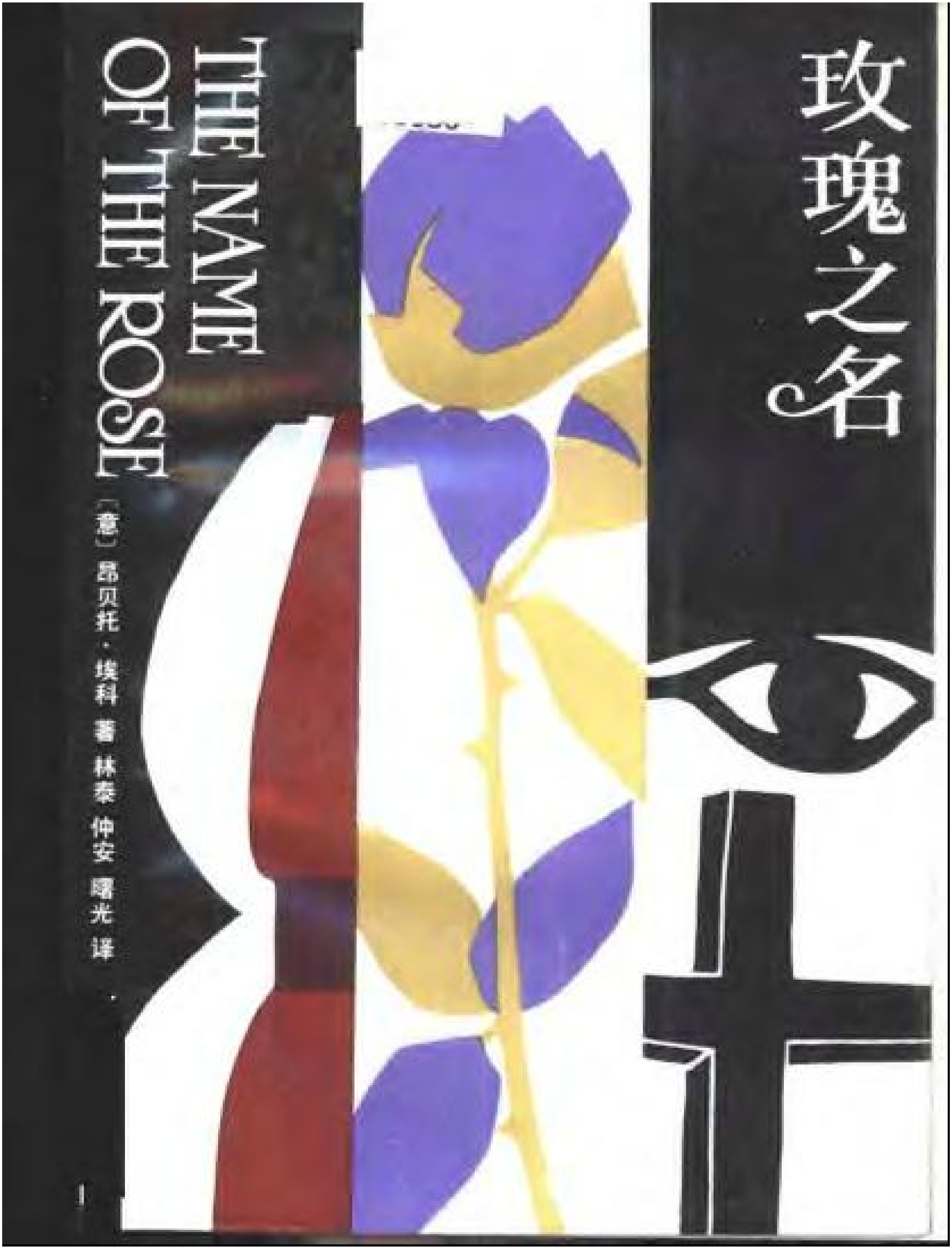

玫瑰之名
THE NAME OF THE ROSE
[意] 昂贝托·埃科 著
林泰 仲安 曙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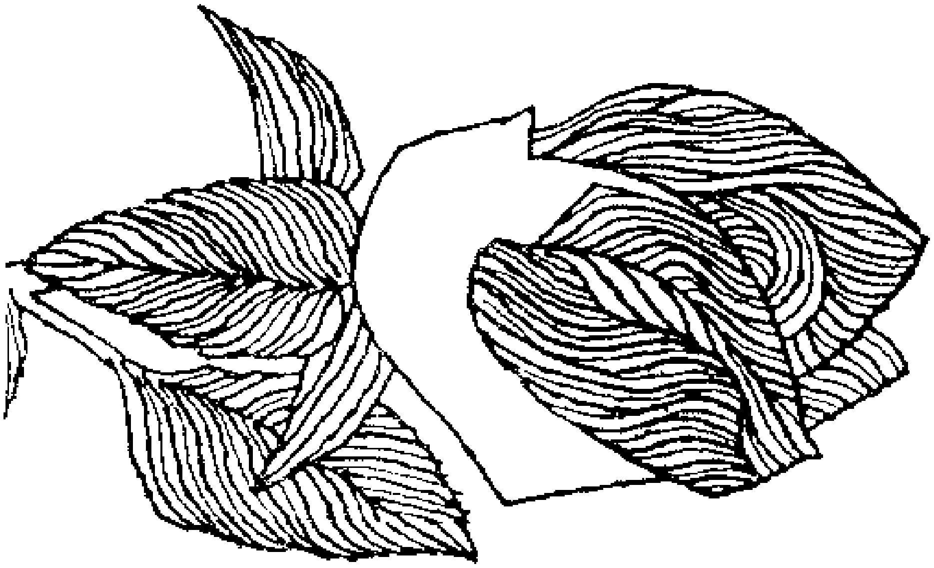
THE NAME OF THE ROSE

UMBERTO ECO

玫瑰之名

[意]昂贝托·埃科 著

林泰 周仲安 戚曙光 译



UMBERTO ECO

THE NAME OF THE ROSE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W. Weaver

本书根据Warner Communications Company. New York. 1984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张敏生
封面设计：克 利
技术设计：聂丹英
插 图：乔 楠

〔意大利〕昂贝托·埃科 著
林泰 周仲安 戚曙光 译
玫瑰之名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875 插页11 字数420千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8,200

ISBN 7-5366-0013-5

I·4
书号：10114·328 定价：4.75元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以中世纪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故事发生于1327年。意大利一修道院的修道士们被怀疑有秽行异端。英国教士威廉奉奥匈帝国皇帝之命被派去调查。但威廉的调查被发生在七昼夜的七起谋杀案中断。一名淹死在浴室，另一名修道士惨死在一满桶猪血中，还有一名从窗户掉下来后被扼死……整个修道院是一片血雨腥风。威廉教士成了侦探。但凶手是谁？现场已被作案者破坏，一本厚厚的怪书被洒上了毒药，院内是迷宫般的建筑并装有神奇的防范措施。坚毅、刚强、目光犀利、精力过人的威廉行事极其巧妙。他手中运筹的武器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阿奎那的神学、罗杰·培根以经验为根据的洞察力，他搜集证据、破释暗语，探究修道院生活的秘密，在与凶残的对手周旋的过程中，目睹了难以置信的罪恶。

本书内容涉及了神学、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学，书中充满了各种学问，妙趣横生，被认为是近年来写法最妙，内容最有趣的小说。1985年由德、意、法三国合作，以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巨资将其搬上银幕。

出版说明

《玫瑰之名》是意大利当代作家昂贝托·埃科1980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曾获意大利两个最高文学奖和法国“梅迪西奖”。1980年意大利文第一版时只出了4000册。六年之后，在全世界出版总数达400万册，其中，意大利：60万册；美国：160万册；西德：50多万册；英国：100多万册。民主德国最近也出版了这本书。总计现已译成十多种语言。此书在美、加、英、法、德各国均被誉作“最佳小说”，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交口赞扬。意大利《再生》周刊称它是“最高级的惊险小说”。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说，这是“近年来写法最妙，内容最有趣的小说”。法国《世界报》认为，“这部小说出奇制胜，使人产生非一口气读完不可的愿望”。美国《观察家报》指出，本书的出版使“各国文学界普遍感到高兴”，因为它表明，“高质量和畅销并不互相排斥”。

现这部小说已被改编成了电影，拟以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巨资将其搬上银幕，由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让·雅克·阿努达执导，影片主角威廉由影星肖恩·康纳里扮演。洋洋五十万字

的原著究竟有何魅力能如此吸引名导演，以致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也许这正如欧美读者所赞誉的那样，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侦探—哲理—历史小说。除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外，书中充满了各种学问，涉及神学、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学，在政治上表现了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冲突，在宗教上反映了圣经中有关罪恶的预言，还涉及亚里斯多德、阿奎那、培根等不同的思想。阅读全书，犹如通过意大利来欣赏欧洲文艺复兴初期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一、关于书名

书名《玫瑰之名》是什么意思？作者原想用《隐修院的罪行》或《梅勒克的阿德索》作书名，但后来都没用。作者所持的观点是“书名应该把读者搞糊涂，而不是给他们定框框”，因而用了带有象征意义的现名。作者喜欢这个书名，他认为玫瑰是一种象征，具有多种含义。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玫瑰的含义是什么？那被我们叫做玫瑰花的东西，改称别的名字，闻起来也一样芳香。”因此，书名到底象征什么，读者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判定。

二、作者和英文版译者简况

小说作者埃科1932年1月5日生于意大利

西北部皮埃蒙特地区阿莱山德里亚城。他在都灵大学哲学系学习时,中世纪文化使他入了迷。1954年,他获都灵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六十年代他曾是新先锋派“63年集团”的理论家,现任欧洲最古老的高等学府——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语义学教授。

埃科于1956年即发表作品,但都是文艺理论和语言学著作,在著作中他赞赏背离传统的文学形式,主张作家应勇于标新立异,独辟蹊径,用新的表现手段来反映生活和社会。七十年代末,埃科“发现心中有许多话无法用理论表述,必须求助于小说”,于是便搞起了文学创作,《玫瑰之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第一部小说。此外,他的论著有《圣托马斯(阿奎那)著作中的美学问题》(1956),《中世纪美学的发展》(1959)。他随后又写了关于比耶巴纳的贝阿图斯的长篇评论;他研究基督教圣经的《启示录》,研究中世纪学者对《启示录》的注释。他研究中世纪长达三十年,所得的成果大量地用在《玫瑰之名》的写作上。为了写《玫瑰之名》,他还反复阅读中世纪编年史,熟悉编年史写作的节奏。正因为作者有如此深厚的根底,所以,他才能以敏锐的眼光来

观察并分析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用历史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来反映时代精神和风貌。

埃科认为中世纪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为了探究以往的病症，必须常常回顾这个时代。埃科在回答一个记者的访问时说，在比较过去和现在时，自然总是要寻找类似之处。但他认为寻找的结论应该由读者自己做出，作家无法包办代替。

《玫瑰之名》的此中译本是根据美国纽约沃纳出版公司1984年英文版本翻译的。英文译者是年过六旬的杰出翻译家威廉·维弗。多亏有了他，使用英语国家的读者才能读到这部不可多得的名著。维弗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人，但他长期住在意大利从事翻译工作。为了防止自己的英语意大利化，他每年都回纽约生活一段时间，并与对他最有帮助的出版者探讨翻译问题。维弗在翻译之余喜欢阅读美国侦探小说，同时还为伦敦的《金融时报》撰写侦探小说评论。他认为“看侦探小说是使自己在语言上与祖国人民保持一致的好办法”。维弗与其他翻译家不同，他不愿意向原作者提问，甚至连自己正在翻译的稿子也不愿向他们公开，除非原作者精通英语。

编　者

故事梗概

这是一个与现已失传的一本怪书，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卷二》有关的离奇故事。

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1327年。风光绮丽的意大利北部有一所富有的修道院，修道士们被怀疑有秽行异端。方济各会的英国教士威廉奉奥匈帝国皇帝之命前往调查，他的学生阿德索与他同行。五十岁上下的威廉目光犀利、精力过人。踏着闪光的积雪，他们来到依山修建、气势雄伟、金碧辉煌的修道院。院长阿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从院长口中他们得知几天前，这里一位年青英俊的修士，书籍的插图装帧师阿德尔莫奇怪地死在主楼东面的万丈悬崖下，他那血肉模糊的尸体是天亮后被羊倌发现的。头天夜里狂风卷着雪，雪片硬得象冰雹一样……

威廉答应协助院长破案，但他要求在修道院内有通行无阻的权利。院长同意了他的要求，只是不让他进图书馆。院长认为馆内藏书甚多，有的揭示真理，有的散布谬误，而真理未必都可以告诉给人，虔诚的教徒也不是都能辨别谬误的。他警告威廉，图书馆是神界迷宫，它的

自卫能力无法估计，进去也许就出不来了。

人命案接踵而至，第二天晨祷时，在猪血桶里又发现了一具尸体；这是精通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的修士维南蒂乌斯。从雪地留下的一道足迹威廉判断出死者是被扔进猪血桶里的。威廉检查死者书桌时，发现了一本怪书，前半部是奸淫、宿娼、同性恋等"异端邪说"，后半部是希腊文写成的《诗学·卷二》，这是亚里斯多德的世间孤本。维南蒂乌斯还留下了一句暗语："镜上有四，其一其七"，不一会儿，怪书不见了。

当天晚上，第三个人又丧生，是图书馆馆长助理贝伦加。那已被冷水泡得发白的尸体是第二天才在浴缸中发现的，尸体无外伤，验尸结果表明，死者舌头、指尖乌黑，是中毒身亡。再返回检查维南蒂乌斯尸体，结果相同。但第一位丧生者已入殓，无法验尸。

人们议论他们是服毒自杀，但药剂师塞维里努斯及阿德索都排除这种可能性。最老的修士阿利纳多警告威廉，还会不断出事，这是上帝按《圣经·启示录》七个喇叭手的预告在进行惩罚。他说："第一个天使吹喇叭就有冰雹与火夹着血从天而降——阿德尔莫不就是死在

下冰雹的暴风雪之夜吗？第二个天使吹喇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维南蒂乌斯正是倒插在猪血桶中。第三个天使吹喇叭，就有烧着的火星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贝伦加刚好是死在浸满水的浴缸里。第四个天使吹喇叭，太阳，月亮，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第五个天使吹喇叭，就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好象地上的蝎子一样。第六个天使吹喇叭，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第七位天使吹喇叭，我就走到天使那里，让他把小书给我，他说，你要把它吃尽了，便叫你肚中发苦……"

洞察一切的威廉在调查中发现，这里的修士并不都是潜心修道，他们把农家女作为娼妓偷带进院内，还有的搞同性恋，年轻的阿德尔莫就是被迫与贝伦加搞同性恋而悔恨自尽的。其余两人之死则和怪书有关，那本怪书可能就藏在图书馆的密室"非洲的终结"里，但密室四面无门，只有一面大镜嵌在墙上。

第五天药剂师塞维里努斯告诉威廉，说他在药房里发现了那本怪书……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年过八十的瞎子修士约尔格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他们面前。约尔格是四十年前的馆长.

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即使现任馆长和院长有事也还得向他请教。就在约尔格突然到来后三小时，塞维里努斯在药房里被人用浑天仪砸死了，这又验证了第四个天使吹喇叭的预言。怪书又再次不翼而飞。原来它被新任命的馆长助理拿去交给了馆长马拉奇。

第六天凌晨得到这本怪书的马拉奇又死于非命。临死前，呼吸艰难，发黑的舌尖隐约可见，他有气无力地说出："真是这样……象一千条蝎子一样毒……"这又使人想起了第五个天使吹喇叭。

这一桩桩目不忍睹的惨案使威廉意识到非揭开图书馆和怪书的奥秘不可。为此，必须找瞎子约尔格。但约尔格已不知去向，几个钟头后，院长也失踪了。这预示着新的惨案又要发生。

在阿德索的帮助下，威廉破释了维南蒂乌斯的暗语，"镜上有四，其一其七"这正是打开图书馆密室的方法：按动拉丁语"四"的第一和第七个字母，密室门就打开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奔向密室，刚上楼，就听见墙内传出猛烈的插墙声，这又验证了第六个天使吹喇叭的惩罚。进入密室后，他们在黑暗中发现瞎子约尔

格端坐在那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正是他。现在他已把院长窒息在秘密的通道中，而且拽断了秘密机关的绳子，使得谁也不能再把院长救出来。原来是院长知道了这本怪书的内容，所以他必死无疑。

真相大白了，约尔格在这本违反教义的怪书上涂了剧毒药物，谁想翻阅就必须用唾液润湿指头才能一页页揭开。就这样，他杀死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修士。至此，负隅顽抗的约尔格甚至还想以这样的手段置威廉和阿德索于死地。但机智的威廉是不会上当的。

为了不让这本违反教义的怪书为世人所知，以免宣传真理的“异端邪说”散布出去，最后瞎子约尔格把书撕成了碎片塞进口中，想把自己连同书一同带进坟墓，实现第七个天使的预言，并想将威廉等二人反锁在密室里。他们三人在密室中争斗起来。争斗中瞎子将蜡烛扔向书堆，一场大火随即而起，连续烧了三天三夜。窒息而死的院长，中毒身亡的约尔格，以及那本被约尔格吃了一半的怪书《诗学·卷二》都随同巍峨壮观的修道院一起化为灰烬，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不复存在了。

负有特殊调查使命的威廉终于从约尔格身

上悟出了反基督徒的存在。透过约尔格那因痛恨哲学而变得丑陋的嘴脸，威廉看到了反基督徒的尊容。但约尔格并不是象他的告密者所说的那样，来自犹大部落或某个遥远的国度。相反，象他这种反基督徒正是从对真理或上帝的极度热爱和虔诚中诞生，正如异教徒是从圣人中产生，着了魔的人是从占卜者中产生一样。约尔格作出这样残暴的事情是因为他狂热地热爱他的真理，直至敢于做出任何事情来推翻谬误。他惧怕亚里斯多德的怪书，唯恐这书教导人们重新认识真理而使基督教历经几百年的教义毁于一旦。

怀着对预言者的敬畏，怀着对为真理而献身的人的敬畏，威廉和阿德索怅然离开了断墙残垣的修道院。

自然，是一部手稿

注 释

阿德索的手稿分成七天，每天分成对应于礼拜仪式时间的若干时段。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表述的小标题，大概是瓦耶加的。但由于小标题有助于给读者指引方向，又由于这种用法在许多当时的当地文学中也不乏其例，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小标题删去。

我对于阿德索的宗教时辰概念，曾苦苦思考过，因为它们的意义随着地点和季节的不同而不同；并且，圣者本尼迪克特在《教规》中列出的规示，在十四世纪并未得到绝对严格的遵守，这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以下的时辰说明作为给读者提供指南，我认为是可信的。这部分是由文本推断、部分是把《教规》原文跟爱德华·施奈德在《本尼迪克特教派的时辰》（巴黎，1925年格拉塞版）中对修道士生活所作的描写加以比较的结果。

Matins（缩写为M）①（阿德索有时用较

①这是作家埃科特设的时辰表。一般没有现成的汉语可以对译。好在他在每个时辰后都有说明。在以后的译文中，采用时间说明的译法，如：午夜两点半到三点之间，就等于Matins
——译者

古的字眼“Vig iliae”指称之）午夜两点半到三点之间。

Lauds（缩写为L)(远古时称为“Mat utin i”或“Matins）晨五点到六点,东方呈鱼肚色。

P rim e（缩写为P）七点半左右，天刚亮。

Terce（缩写为T）九点左右。

Sext（缩写为S ）中午（修道院中的修道士此时不在地里干活；这也是在冬季进午餐的时间）

Nones（缩写为N ）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V espers（缩写为V）四点半左右，这时日落（ 教规 规定在天黑以前吃晚饭）。

Com pline（缩写为C）六点左右（ 7点之前，修道士上床就寝）。

在意大利北部的十一月底，太阳在早上七点半左右升起；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日落。以上说明就是根据这一事实计算出来的。

著 者

主要人物表

威廉（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五十岁上下，目光犀利，身高超过常人，方济各会有进步思想的英国教士，皇帝派往修道院调查秘行异端的使者。

阿德索（梅勒克的阿德索）——本尼迪克特派见习修道士，威廉的学生。

阿博——意大利北部某一富有的修道院院长。

乌伯蒂诺（卡萨列的乌伯蒂诺）——修道院高级教士。

阿德尔莫（奥特朗托的阿德尔莫）——装帧经书的年青修道士。

维南蒂乌斯（萨尔维米克的维南蒂乌斯）——精通希腊文的修士。

贝伦加（阿伦德尔的贝伦加）——修道院图书馆馆长助理。

马拉奇（希尔德谢姆的马拉奇）——修道院图书馆馆长。

塞维里努斯（桑克特·文德尔的塞维里努斯）——修道院里的草药修士。

约尔格（布尔戈斯的约尔格）——八十多

岁的瞎子修士，四十年前的图书馆馆长。

本诺（乌普萨拉的本诺）——贝伦加死后的馆长助理。

雷米吉奥（瓦拉金的雷米吉奥）——修道院里的生活总管，密室管理员。

阿利纳多（格罗塔费拉塔的阿利纳多）——修道院里最老的修士。

尼科拉斯（莫里蒙多的尼科拉斯）——修道院里的玻璃工，后提升为修道院里的生活总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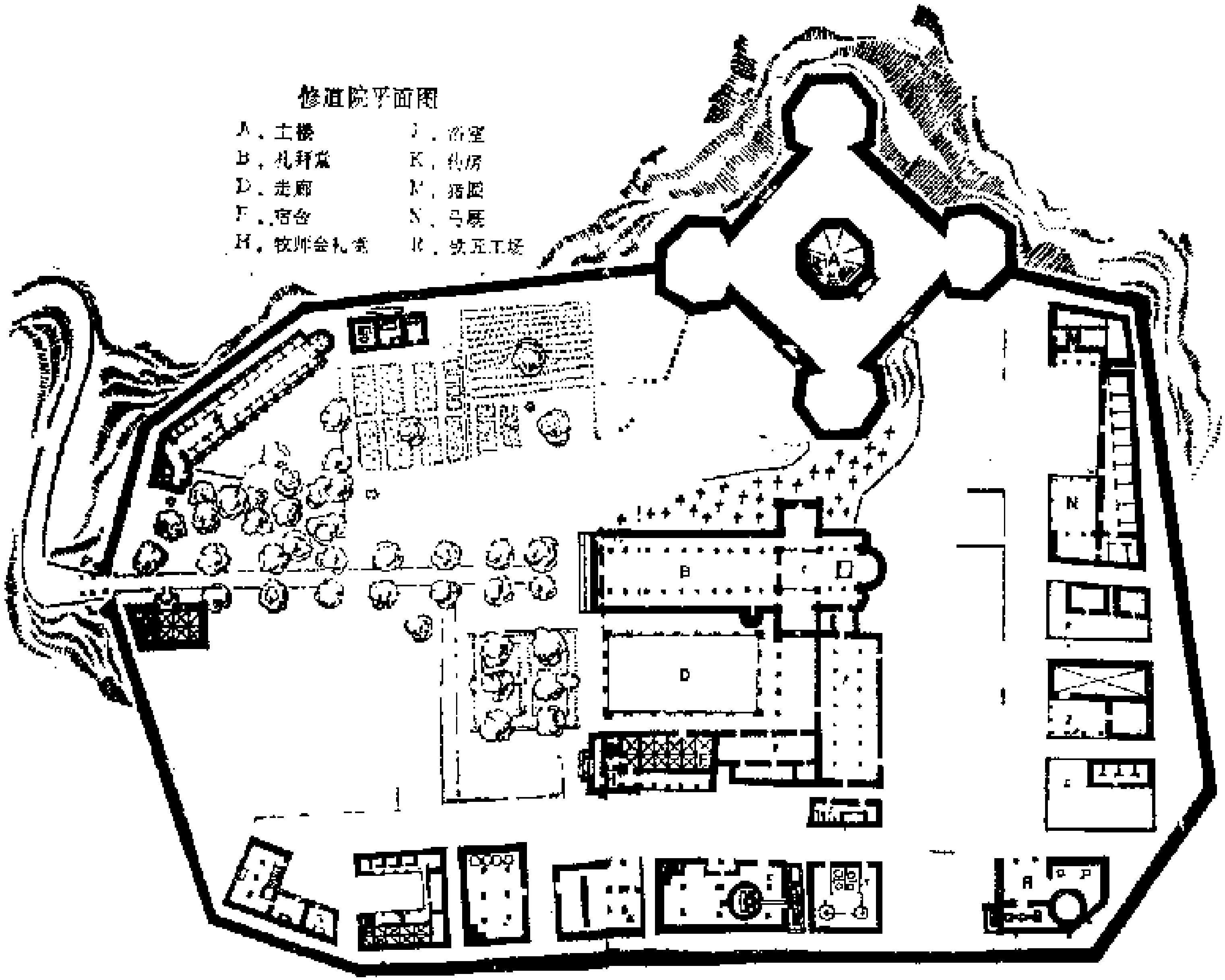
萨尔瓦托——流浪修道士。

贝尔纳德·古伊多尼—宗教裁判官。

多尔西诺（诺瓦拉的多尔西诺）——异教徒首领。

伯特兰（波吉托的伯特兰）——红衣主教。

（本书的人名均由该人的名字和他家乡的地名两部分组成。）


修道院平面图
A、主楼
B、礼拜堂
D、走廊
F、宿舍
H、牧师会礼堂
J、浴室
K、伙房
M、猪圈
N、马厩
R、铁匠工场

序幕

开篇伊始是圣经，祈祷圣经，圣经即上帝。开篇是上帝，每一个虔诚的修道士的本分是每天以唱圣歌的谦卑，重复从不变化的活动。可以说这种活动具有无可辩驳的虔诚。但我们现在透过模糊不清的玻璃观察，在真相大白于世之前，我们看到世界邪恶的碎片(哎呀！多么难以辨认)，这样即使在我们看来修道士本性虔诚的标志模糊不清、好像混有完全邪恶的意志时，我们也必须讲清楚这些标志。

我现在满头白发。我垂老矣，世界也如是。我不幸罪人的一生行将结束，等待着消失于无声无阒的神威无底的深渊中，分享天使的智慧之光。现在拖着沉重的病躯，我于此梅勒克的修道院的密室中闭门不出，准备把青年时碰巧看到的惊人可怖事件留在羊皮纸上。现在我要逐字复述所看到、听到的一切，不敢添枝加叶，好像要留给寻求符号的符号的人阅读(要是魔鬼起初不出现的话)，以便可以做译解这些符号的祈祷。

愿上帝把恩典赐给我，让我充当坦率的证人，叙述公元1327年年底发生于此修道院(今隐其名，我认为是正当而虔诚的)的事情。时值路易皇帝按照上帝的意旨驾临意大利，恢复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尊严，使邪恶的篡位者、西门的门徒、信奉异教的元凶卡奥尔的雅克惨遭失败。雅克即为异教徒尊为

约翰二十二世者，此人于阿维尼翁发难，玷污了传道者神圣的名字。①

也许，为了使我已陷进去的事件更易于理解，我应把当时所理解、所经历并且是现在记得的本世纪过去几年中所发生的大事讲一讲，再补充以后听到的其他故事——如果我的记忆力证明还能把如此多而混乱的事件的线索联系起来的话。

该世纪初，教皇克莱门特五世把教皇都城迁到阿维尼翁，使罗马成为地方封建领主争夺的牺牲品。这座基督教的圣城逐渐沦为马戏场和妓院，被领主间的争斗撕得四分五裂；虽称为共和国，却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武装匪帮经常袭击罗马，大肆掳掠抢劫。巧妙地逃避世俗管辖的教士，统率歹徒匪帮，明火执仗地进行抢劫，经营并且组织贩毒和卖淫。怎能阻止这个罪恶之都再次成为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的目标呢？这个人要获取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恢复罗马皇帝世俗统治的尊严。

这样，五位日耳曼君主1314年聚会于法兰克福，推选巴伐利亚君主路易为帝国最高统治者。但同日于美因河对岸，莱因的帕拉丁伯爵和科伦的大主教推选奥地利腓烈德里克任同样皇位。两位皇帝，但只有一个御座；一位教皇要为两个皇帝加冕。这种情况的确引起了大混乱……

两年之后在阿维尼翁，卡奥尔的雅克当选为新教皇。他当时已为七十二岁的老人，正如我说过的，他号称约翰二十二世。从那以后上天意旨昭示任何教皇都不取那个为正直人

① 这里的路易皇帝当指神圣罗马帝国的路易四世。西门为西门·彼得，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约翰二十二世先前为法国阿维尼翁地方大主教，后为教皇。文中所说的这场斗争，起因为争夺世俗王储的隶定权。作者对这段历史以下有较详细的叙述。——译者

士所不齿的称号。法国这块腐败的土地上的人，总是想增进自己的利益，不能把全世界看作他们的精神家乡。雅克是奉献给法王的法国人，他支持公正的菲立普反对圣殿骑士团。①国王指控骑士团犯有最卑鄙可耻的罪行（我相信这一指控绝非正当），这样跟那位背教者共谋，就可以攫取骑士的财产。

1322年，巴伐利亚君主路易击败其对手腓烈德里克。约翰不怕有两个皇帝，倒担心起只有一个皇帝来，于是把胜者逐出教会，后者反过来谴责教皇为异教徒。我也必须回想起方济各会在佩鲁贾开例会的情况。切泽纳的迈克尔是教长，他接受了教徒的恳求（我将有机会谈到教徒的情况），宣布基督的贫穷是一种信条。如果基督跟使徒们共有某物，基督只把它当作使用之物。这本是一个旨在保卫该教派的美德，同时又是廉洁的有价值的决议，但这却使教皇大为不悦。他作为教会首脑，曾主张剥夺帝国选举主教的权利，声称相反的主张，教皇有立皇帝的权利。他从方济各会的决议中看出教规危及他这一主张。约翰出于这些或其他原因，于1323年颁布教令，谴责方济各会的主张为居心叵测。

我想路易正是在这一点上把教皇的敌人方济各会修道士看做自己潜在的盟友。他们因为肯定基督的贫穷，就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帝国神学家帕多瓦的马西留斯和詹丹的约翰的思想。最后，在我现在叙述的事件发生不几个月之前，路易跟被击败的腓烈德里克达成协议，驾临意大利，在米兰加冕。

① 骑士团：这是1118年为保护圣墓及朝拜圣地的信徒而在耶路撒冷组织的骑士团体。它在十字军东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迅速发展，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地积累了大量财富，影响很大。又，这里所说的公正的菲立普，是指法国国王菲立普四世。——译者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这时我是梅勒克修道院中本尼迪克特教派年轻的见习修道士，父亲是跟随路易作战的随从，他是有相当地位的贵族。是他把我从修道院的和平生活中拖了出来。他认为带着我是明智的，这样我可以了解意大利的大千世界，而当皇帝在罗马加冕时我可以在场。但当时围攻比萨之役，使他深深陷于军务之中。我只能自己关照自己；部分是出于无所事事，部分是出于要学点东西的愿望，我就在托斯卡纳的各个城市中漫游。但我的父母想：这种自由散漫对于一个献身于青灯黄经生活的青少年来说，并不适宜。他们根据马西留斯(他喜欢上了我)的劝告，就决定将我送往威廉教士手下。威廉教士是巴斯克维尔人，是一个有学问的方济各会修道士。当时他行将执行一项使命，为此将访问各地名城和古寺。这样我就成了威廉的抄写员兼徒弟，对此我从不后悔，因为跟他在一起，我目睹了值得传于后世的事件，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我当时并不知道威廉教士在探索什么，说真的，现在也不知道。我认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行动着，好像只是想探明真相，只是出于怀疑。我能看出他总是有怀疑——任何特定时间内出现的表面现象他都认为不是真相。也许在那些年代里他为世俗责任分了心，无法进行他心爱的研究。在我们旅行时我仍然不知道威廉身负的使命，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来也不把他的使命告诉我。只是从无意中听到他跟沿途各修道院(我们在那些地方停留)院长谈话的片言只语中，我才多少知道这一任务的性质。但直到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前，我并不完全理解任务。我很快就要谈到这一点。我们的目标是向北，但我们不直线旅行，而是在各个修道院歇脚。这样，话

说我们的最后目标是往东，我们却折向西，几乎沿着山脉线前进，按香客旅途的方向，从比萨向圣地亚哥进发。我们曾在一个地方停留，在那里发生的可怕事件使我不敢较为仔细地确定其位置。但当地的封建领主是忠于帝国的，我们教派的修道院院长都一致反对那个持异端的、腐败的教皇。我们的旅行持续了两周，目睹了各种盛衰荣辱。在这段时间内，我有了机会了解（我仍然相信，这远远不够）我的新导师。

在以下的篇幅中，我不沉溺于描写人——除非面部表情或者手势，看上去是表示无言却是意味深长的语言时——因为正如波厄休斯说的，外部形式最易消失，外部形式就像田野上的鲜花，秋天一降临就要枯萎，就要变形。今天如要说修道院院长阿博眼光严峻，脸颊苍白，但时而又说他和他周围的人都是尘土，他们的躯体是必死的，都是灰色的尘土（只有他们的灵魂，上帝恩典，却闪烁着永不熄灭的光芒），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我倒愿至少描写威廉一次，他非凡的相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年轻人和一位聪明的长者关系密切，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谈吐有魅力，思维的敏锐，而且也因为他身体的外形；这是青年人独有的心理。他的身体外形，就像父亲的形象一样，我们观察到他的举止、一颦一笑，都证明他是非常可亲的，——但又丝毫没有玷污肉体爱的形式（也许只有这个，才是纯真的）。

过去的人们仪表堂堂，身材魁梧，而现在则十分丑陋，身材矮小。许多事实表明病态世界中瘟疫盛行，此仅为其一端。青年人再也不要学习什么，学问正在衰退；整个世事颠倒，盲人领着瞎子走，使他们堕入深渊。鸟还不会飞就离窝，

公驴弹琴，笨牛跳舞。玛丽不再爱过那种她打算过的生活，玛莎不再爱热闹的日子；丽娅不能生育，拉谢尔好色淫欲。卡托常逛窑子，露可丝沦为妓女。世事全非。感谢上帝，我在那些日子里从导师那里获得了学习的愿望和正义感。即使道路崎岖曲折，这些品性犹在。

威廉教士的外表当时是如此吸引人，即使是最冷漠的人也为之动心。他身高超过常人；又因为瘦削，反显得更高。眼光敏锐，入木三分；薄薄的略呈钩形的鼻子，显出为人的机警。只在某些时刻才表现出懒散和迟钝，这些场合以后将有所叙述。他的下巴颏也表明他意志坚强，虽然满是雀斑的长脸偶而可以流露出犹豫不决和困惑不解的神情。在希伯尼亚和诺森布里亚①之间地区出生的人中我常看到这种雀斑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认识到似乎缺乏信心的品性，那只是好奇心，但开始时我对于这一优点所知甚少，那时我想，这毋宁说是一种强烈的贪婪精神。我认为，合理的精神不该放纵这种热情，只能从真理那里吸取营养。我想人们从一开始就应懂得这一点。

我那时真是未经世面的年轻人，对他耳中窜出的几撮淡黄色的毛，和淡黄色的浓眉印象很深。他也许已度过了五十个春秋，因而很老了。但他不知疲倦，动作敏捷，我本人常常比不上他。一旦他行动起来，精力就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但有时他像龙虾，不再显得生气勃勃；我看见他躺在我房间的地铺上，一连几个钟头也没说上几个单音节词，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在那些场合，他眼中流露出发呆、茫然的神色，

---

① 希伯尼亚(Hibernia)——诗歌用词，指爱尔兰。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不列颠群岛上一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译者

如果不是他生活明显节制，使我不这样想的话，我会怀疑他吃了什么草药，能产生幻象。但我不愿否认他在旅途中，有时在草地端头。树林边缘，停下来采集某种草本植物（我相信总是同一种草），然后全神贯注地咀嚼起来。他随身保存一些.在情况非常紧张时（在修道院我们有许多这样的时刻!）就吃一些。我有一次问他那是什么，他笑着说，好的基督教徒有时从异教徒那里也能学到东西；当我要他让我尝尝，这时他回答说：对方济各会老修道士是好的药草，对年轻的本尼迪克特教派的教徒来说，却没有用。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过过很有规律的生活：即使在修道院我们还是在夜里起来活动，白天拖着困乏的身体去睡觉；参加每日的祷告也没有规律。但在旅途中他在晚祷后很少不去睡觉的，他行为俭朴。在修道院里，他有时整天在菜园中行走着，把植物当作绿宝石那样仔细观察。我看见他在地下储藏室中走来走去，看着外面镶着碧玉的保险箱，好像那是一堆长刺果。在别的时候他会整天呆在图书馆的大厅翻阅各种原稿，好像在享受某种乐趣，而不是寻找材料（在此同时，在我们周围，可怕地遭暗害的修道士的尸体在日益增多）。一天我发现他在花园中溜达，没有什么明显的目标，好像不必向上帝说明他的行动。在我的教派中人们教给我另一种非常不同的打发时光的方法，我把这一点告诉他。他回答说，宇宙之美不仅来自多样性的统一，而且也来自一致中的多样性。对我说来，这似乎是来自起码常识的回答，但我后来得知：他国家的人在观察和处理事务的过程中，理智方面的启发开导似乎常常很少起作用。

我们在修道院期间，他的双手总是满是书籍灰尘，不是

仍在闪闪发光的金末就是他在西弗里纳斯[①]药房中接触到的淡黄色的物质。他似乎不用双手就不能思考，我当时认为这是更堪称为技工的特征；在我看来，甚至他的双手接触到最脆的东西，例如刚刚被照明的古书抄本和不含酵素的脆面包，也显得非常灵巧，就像在使用他手中的器械时所表现的那样。实际上我要说，这位奇人在包里带有我当时从未见过的工具，他称之为奇妙的器械。他说，器械是一种技术手段，是自然界的模仿；器械不是再创造自然界的形式，而是再现自然界的作用。他就是这样向我解释时钟、星盘和磁铁的奇妙之处。但起初我怀疑这是巫术，在晴朗的夜晚他手中拿着一个奇怪的三角形站在那里观察星辰时我假装睡着了。我所知道的意大利和我国的方济各会修道士，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常常是目不识丁；我对他说，他如此博学，使我感到惊奇。他微笑着对我说，他的岛国中的方济各会修道士是另一个模型中铸造出来的人："我尊奉为导师的罗杰·培根教导说，神学的方案有一天将把器械的科学包括进来，这门科学是自然而健康的巫术。有一天人们可以利用天赋创造出航海仪器，船只借此可以用比帆船或木桨船快得多的速度在全世界行驶；将出现自我推进的车辆，'以及这种形式的载人的飞行器，转动一种装置就可以拍击着人工翅，随意进行飞行'。小器械将举起很大的重物；将有海底车，在那里旅行。"

我问他哪里有这些器械，他对我说古代就曾有过，甚至在我们时代也有一些："除了飞行器以外。我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有人见过飞行器，但知道有一位学者曾设想过。跨江河

① 罗马教皇。死于640年8月2日。——译者

修桥，可以没有桥墩或其他支撑物；也可以造出其他闻所未闻的器械。你不必担忧现在还没有，因为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也没有。我跟你说上帝希望有这些器械，就肯定存在于上帝的心灵中，即使我那位来自奥卡姆的朋友[1]否定思想的这种存在方式也罢。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们能决定神的性质，而是恰恰因为我们不能给它确定任何限制”。我听他说的互相矛盾的话，还不光是这些；甚至现在我老了，比当时聪明些了，也并不完全理解他如何信任他那来自奥卡姆的朋友，同时他习惯于行动的时候总是对培根的话深信不疑。在那些黑暗的年代里，博学的人也不得不相信互相矛盾的事物。

瞧，关于威廉教士，我说的也许没有道道，只是说说一开始他给我互不关联的一些印象。他是什么样的人，正在干些什么，我亲爱的读者，你也许将从我们在修道院的日子里他的行动中更好地推断出来。我也不能向你保证有完整的构思，毋宁说这是一个奇妙而可怕的案件(是的，是案件)。

这样，随着时光的流逝，我逐渐了解了我的导师，在旅途中我们作了长谈，花了许多时间(在适当的时候，我将把谈话一点一点告诉你们)。然后我们来到一座山脚，这座修道院就在山顶上。当我们当时接近修道院时，也就是故事开始的时候了。我准备叙述所发生的事时，愿手不要颤抖，要镇定。

① 指奥卡姆的威廉。大约生于1300年，大约死[redacted]家。他的哲学是唯名论的复兴。——译者

第一天

七点半左右，天刚亮

叙述到达修道院脚下的情景，威廉表现出他的敏锐。

十一月底一个美好的早晨。夜里曾下过雪，但只是小雪。大地铺上了白色的地毯，但不超过三指厚。凉气逼人。在破晓前苍茫的曙色中，传来山谷中的村庄在作弥撒的声音。接着我们向山岭进发，这时太阳刚刚露脸。我们费劲地爬上蜿蜒而险峻的山路时，看见了修道院。修道院四周都围着高墙，这不奇怪，因为基督教世界其他修道院也是这样；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雄伟的建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修道院主楼。主楼是八边形的结构，远看像四边形（这是至善至美的形式，表明天堂的坚不可摧）。南面是修道院的高台，北靠险峻而陡峭的大山。可以说从低处的某些角度向上看，悬崖岩石黑森森的颜色，一直伸向天外；悬崖的某处有一座有瞭望塔的监狱（这是对天地非常熟悉的巨人的作品）。三排窗户显示了崇高的三位一体律，这样，那些肉体上在人世间被清算的，就可在天上实行精神上的三三制了①。我们走近些，就可以知

① 许多基督教徒信奉的教条中，上帝被认为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据《新约》中的一段话，信徒们认为这是三位一体的。——译者

道四边形的每一角都有一个七角塔，从外面可以看到七角中的五个角——然后较大的八边形中的四边都有四个小七角，从外面看这小七角像是五角形。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神圣的数字绝妙的和谐，每个神数都显露出微妙的精神意义。八，是每个四边形的完美无缺数；四，是福音书的数目；五，指世界分为五界；七，是圣灵的才能数。就其体积和形式来说，主楼像意大利半岛南部的乌西诺城堡或蒙德城堡（后来我曾到那里观光）。但因其位置不易接近，所以比上述两座城堡更吓人；它能使逐渐走近它的旅客产生畏惧。但幸运的是今天是晴朗的冬晨，最初看到的建筑物，不像在暴风雨的日子里的样子那么可怕。

我无论如何都不愿说，大殿使人产生欢乐的感觉；我感到恐惧，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天晓得这些是不是我未成熟的灵魂中的妖魔鬼怪；我正确地解释了在巨人们开始其工作的那天就刻在石头上明确的预兆，在修道士们将受到有意欺骗之前，我冒险揭示了这建筑物之秘从而保持了神意。

小骡子吃力地爬上山路最后一个拐弯处。这里大道变成三叉路：两条小道。这时我的导师勒住骡的缰绳，呆了一会，环看四周。看看路的两旁，看看路以及路的上空：一溜常青松向前伸展，构成自然的遮荫。树冠上是堆积的白雪。

“这座修道院有钱啊，”他说。“院长喜欢在公众场合大肆炫耀。”

他常故作惊人语，这我已经习惯了，就不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不问他，也是因为又走了一小段路之后，我们听见前面人声鼎沸；在下一个拐角处有一队修道士和雇工走来，他们都显得焦虑不安。其中有一人看到我们就迎了上来，样子

非常热诚亲切。他说："欢迎欢迎，教兄。如果我猜对你是谁，不要感到奇怪。因为院方已告诉我们你将要来访。我是瓦拉金的雷米吉奥，修道院的生活总管。如果你正如我猜想的那样是从巴斯克维尔来的的威廉教士，我们就通知院长。你"——他命令同行中的一人——"上去告诉他们：我们的客人就要进院了。"

"谢谢你，教兄"，我的导师有礼貌地回答说："我越发感谢你的好意，因为你为了迎接我，竟中断了你的搜索。但是别担心，那匹马是这么来的，从右边那条路走了。马不会走得很远，因为它走到粪堆前就必定要停下来。马很机灵，不会掉进陡崖……"

"你什么时候看见那匹马的？"总管问道。

"阿德索，我们压根没看见那匹马吗？"威廉转向我，问道。样子很逗人。"如果你是在找布鲁纳勒斯①，那匹马只能在我所说的那个地方。"

总管犹豫不决，看着站在路上的威廉，最后问道："布鲁纳勒斯？你怎么知道的？"

"得啦，得啦，"威廉说道，"很明显，你是在找院长心爱的马布鲁纳勒斯。马的前腿健壮，这是你们马厩中跑得最快的马。它浑身像一团炭，威武的尾巴，小圆蹄；小马头流露出坚毅，尖耳朵，大眼睛。马像我所说的，往右跑去了，不管怎么样，你应该赶紧找。"

总管犹豫了更长一阵子，然后向那小伙子打了个手势，就沿着右边的路奔去，这时我们的骡子又开始向上爬去。我

① 这个名字跟西欧一良名昭著的大盗的名字相近。——译者

产生了好奇心，刚要问威廉，但他示意我等一等。实际上过了一会我们听到了欢呼声。在路的转弯处修道士和雇工又出现了，其中有人牵着马的缰绳。他们从我们身旁走过，都看了我们一眼，露出某种惊奇的神色，然后在我们的前边向修道院走去。我认为威廉也把他的坐骑的速度减慢了下来，让他们有时间说说所发生的事。我已经知道，导师在任何方面都是有至高美德的人，但当临到是表现他的敏锐的事情上时却摆脱不出虚荣心的恶习。我已学会正确评价他作为敏锐的外交家的才能，所以不难理解他是要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要树立起他有学识的好名声。

"现在请告诉我"——最后我忍不住了——"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好阿德索，"导师说，"在整个旅途中我一直教你要认识迹象，世界就是通过这种迹象像大部头的书告诉我们情况那样。因苏里斯的阿拉纳斯①说：世间万事万物/在我们的镜子中/表现为书为画。他是在思考无穷无尽的表象，上帝以这些表象通过上帝的创造物，把永恒的生命告诉我们。但宇宙比阿拉纳斯所想的更富于表现力，它不仅述说终极的事情（在这方面它总是说得很含混），而且也说较近的事（这方面说得很清楚）。要再一次对你说应该知道什么，我几乎感到为难。在交叉路口的新雪上有很匀称的马蹄印；在我们左边的路上一直有这些印记。印记的间隔匀称，又小又圆，很有规律——这样我推断马的性质；事实不像是狂兽的疯跑。

① 实际上是里尔的阿兰（Alain de Lille）。大约生于1128年，死于1203年。法国修道士，神学家，经院哲学家。Alanus de Insulis 是他拉丁化的名字。——译者

在松树形成自然的遮荫处，五英尺高的地方一些细枝刚折断不久。这牲口必定在一黑莓丛处转上右边的路，骄傲地摆动漂亮的尾巴，结果让黑莓棘枝勾住了一些长长的黑马毛……最后，你不要说不知道哪条路通向粪堆，因为我们经过底下拐弯处的时候，看见有粪便散落在东边大塔下的陡峭的悬崖下，玷污了白雪。从交叉路的情况来看，路只能通向那个方向。”

“是这样的，”我说，“但小马头，尖耳朵，大眼睛……呢？”

“我不能肯定那匹马有那些特征，但毫无疑问修道士们坚信那匹马是这样的。正如塞维利亚的伊西多①说的，马之美要求‘头要小，皮毛洁亮，骨架匀称，短而尖的耳朵，大眼睛，鼓起的鼻孔，挺直的脖子，密密的鬃毛和尾巴，圆圆而结实的蹄子。’我推断这匹马奔跑的速度，如果它不是马厩中的良驹，马夫会出来追它，但现在是总管亲自承担寻找任务。修道士看上了一匹马，认为它是骏马良驹，就不管它天生的体形如何，只要说客把它描述得天花乱坠，他也信以为真了。更何况”——他狡诈地朝我这边笑笑——“说客是本尼迪克特教派有学问的教徒。”

“好吧，”我说，“但为什么说叫布鲁纳勒斯呢？”

“孩子，愿圣灵使你变得聪明起来！”我的导师喊了起来。“这匹马还能有什么别的名字呢？嗨，就连伟大的布立丹，也将要成为巴黎的校长了②，他在讲解逻辑学举例要说到马时，

① 大约生于560年，死于636年。西班牙百科全书编纂者，从公元600年起为塞维利亚主教。所编的百科全书《始源》对中世纪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译者

② 布立丹，死于1358年之后。法国唯名论哲学家，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巴黎大学校长。——译者

也总是管它叫布鲁纳勒斯。”

这就是我的导师的方法。他不仅懂得怎么阅读伟大的自然著作，也知道修道士阅读基督教《圣经》的方法，以及他们是怎样通过《圣经》思考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这是对他来说有用的才能。还有，在我看来，他在这一点上的解释是如此清楚，使我对自己没有发现这种解释感到丢脸。我现在成了跟他共享这种解释的人，对此我感到骄傲。骄傲的心情超过了羞辱，我现在几乎在对我的洞察力进行自我庆贺。真理的力量就是这样，真理像好事一样，是它本身的传播者。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上帝赐给我这极好的启示。

但言归正传。次要的事情我说得太多了，让这位年迈的修道士久等了。话说我们来到了修道院的大门，院长站在门口，旁边两个见习修道士捧着盛满清水的金盆。我们下骡子时，他给威廉洗了手，接着拥抱他，吻他，对他表示圣洁的欢迎。

“谢谢你，阿博”，威廉说：“来到长老的寺院，万分高兴。贵院盛名已传遍穷乡僻壤。我以上帝的名义作为香客来此，你已给我香客的荣誉。但我也是以皇帝的名义来此，现在我把信件给你。信件将说明一切。以皇帝的名义我也谢谢你的欢迎。”

院长接过盖有御玺的信件，回答说，不管怎么说，在威廉到达之前，他的同道也已来过信函（我以某种骄傲的心情自言自语：要使本尼迪克特教派的长老吃惊，大不容易）；然后他要总管带我们到住宿处，这时马夫已把我们的骡子牵走。院长期待着过一会儿再和我们叙谈，这时我们已恢复过来了，走进大庭院，院中的建筑物在平缓的旷野上向四面八方伸展。

这片旷野犹像是山峰变钝了而形成的一个圆形天地。

我将有机会不止一次更详细地讨论修道院的布局。大门(这是外墙唯一的出口)之后有一条两旁都是树的大道，通向修道院的礼拜堂。大道的左边有一大片菜园，我后来知道，这是植物园；中间有浴室和药房两幢建筑，园子随着蜿蜒的围墙而伸展。主楼耸立在礼拜堂的左后方，它们之间有一庭院；庭院中有座座墓地。礼拜堂的北门面对着大殿的南塔，正在走近的来客可看见大殿西塔的正面。在左边，主楼跟围墙相连，似乎从塔顶向深渊一泻而下；北塔看上去向深渊倾斜，凸出。在礼拜堂的右边、在其遮荫处有一些建筑物，另一些建筑物围绕着走廊而修：无疑是宿舍、院长卧室和香客住房。我们朝香客住房走去的途中，穿过一个漂亮的花园，我们来到了住地。在右边宽广的草坪后面，一排农民的房屋、马厩、磨坊、榨油坊、谷仓和地窖，以及我认为是见习修道士住处的房屋，沿着南墙一直向东，伸展到礼拜堂的后面。这里地面只稍有起伏，一般算作平坦，比霍诺留斯·奥古斯托都宁西斯或吉龙·都兰特所要求的更好，这使古代建筑者修建这座修道院时能尊重定方向的规则。从当天那个时辰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我注意到礼拜堂的大门向正西开，这样，合唱队和圣坛正好朝东；在晴朗的早晨，初升的太阳能直接唤醒宿舍中的修道士和马厩中的牲口。我从未见过比这更漂亮、方位更完善的修道院；我后来参观过的圣格尔、克鲁尼和丰特内① 以及其他修道院，即使也许大些，但在布局的均衡

① 圣格尔修道院，在瑞士。为爱尔兰传教士塞拉赫(约550—约645)所建。克鲁尼修道院，在法国东部。作家在这里当指建于910年的本尼迪克特教派的修道院。该修道院在11、12世纪很出名，现仅存残迹。丰特内修道院，在法国。——译者

方面却稍逊一筹。这座修道院不像别的，它的主楼极其雄伟，这最引人注目。我没有大建筑师的经历，但也立即认识到这座大殿比周围的建筑要古老得多。也许它原来有其他用场，后来修道院的其他建筑和场地围绕着它而展开，营造的方式使大殿的方向跟礼拜堂的定向互相配合，极其和谐。因为在所有的艺术中，建筑学是最大胆地在其格律中企图再现世界的次序的一门艺术。古人称之为“科斯摩”，即装饰，因为就像一头大兽，闪烁着其所有部分的完美和均衡。赞美上帝，上帝规定了天地万物的数量、重量和尺寸。

九点左右

叙述威廉跟院长一次有启发性的谈话。

修道院总管显得很结实，相貌平庸但很风趣，满头白发但是健壮，身材矮小但动作敏捷。他领我们来到香客住房，或更确切地说，领我们到给导师安排的房间。他答应我说，第二天也给我整理出一个房间，因为我虽是见习修道士，却也是他们的客人，因而应受到款待。那天夜里，我可以睡在房间里长而宽敞的壁龛里了。总管已在壁龛里铺上了新干草。

接着修道士给我们捧来酒、乳酪、橄榄、面包和妙不可言的葡萄干，请我们食用。我们吃着喝着，胃口很好。导师没有本尼迪克特教派简朴的习惯，不喜欢静静地吃东西。在这件事上，他总是讲述十分动听而明智的话，就好像修道士在向我们朗读圣者的生平。

那天我禁不住进一步问他那匹马的情况。

“反正”，我说，“你辨认雪地上的印痕和树枝的痕迹时，还不知道布鲁纳勒斯。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马，或至少哪种品种的马都有哪些印痕。那么难道不应该说，自然的书本只告诉我们本质吗？许多杰出的神学家就是这样教导我们

的。"

"并不尽然，亲爱的阿德索，"导师回答说。"的确，如果你喜欢的话，哪种印痕表示那是'马'的观念，是脑中的词；我在什么地方找到这种印痕，也都向我说明这一点。但那个地方、那天那一时刻的印痕却告诉我，在所有可能的马中至少有一匹跑过这条道。这样我就处于关于'马'的概念的知觉和得知一匹马的中途。无论如何，那些痕迹给我提供的关于普遍的马的概念，而那些痕迹是独特的。我可以说我当时的状态是感到那些痕迹的独特和我的无知。这种无知采取了普通想法中非常完美的形式。如果你远远看见某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那么你会满足于把它确定为具有某种尺寸的物体。你走近些，就会认定它是动物，即使你还不知道是马还是驴。最后更近些，你就能说那是马，即使你还不知它是布鲁纳勒斯还是尼格尔。只有在适当的距离，你才能看见它是布鲁纳勒斯（或更确切地说，是这匹马而不是另一匹马，不管你叫它什么）。这将是完全的知识，对独特的东西的了解。一个钟头以前，我只能说是马，但这不是因为我才智的渊博，而是因为我推断的贫乏。只当我看见修道士牵着它的缰绳的那匹马，我智力上的追求才充分得到满足。只在那时我才真正知道以前的推理使我接近于真理。这样，我早些时候用来想像还没有看见的马的观念的思想，纯粹是符号，就像雪地上的马蹄印是'马'的观念的符号一样；只当我们缺少事物时才使用符号和符号的符号。"

在其他时节他说话时，表现出十分怀疑一般的思想，却非常尊重个别事物。以后他也有这种表现。我想：他之所以有这种倾向，是因为他是英国人，同时又是方济各会修道士。

但那天他没有正视神学上的争论的力量，这样我就缩进给我安排的铺位，裹着毯子，睡熟了。

任何进来的人都会误认我是一包东西。当院长在快到三点来拜访威廉时就这样认为的。这样我就能未被人注意到，听了他们第一次的谈话。

阿博来了。他说打扰了，十分抱歉。一再对威廉的到来表示欢迎，说他必须和威廉私下谈论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他一开始就祝贺客人在马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技能，并询问：他从来没见过那匹马，怎么能提供这么有信心的信息。威廉简短而超然地向他解释了他所遵循的途径，院长盛赞他的敏捷。他说，威廉博学广智，在到来之前盛名已如雷贯耳；他对这样的人期望甚殷。他说他已收到法尔法的院长来函。来函不仅说及威廉所担负的使命(他们在来日将讨论这一点)，还补充说，我的导师在英国和意大利，在一些审讯中担任调查官，导师在这些审讯中表现得极其敏锐，同时非常谦卑。

“我很高兴地得知，”院长继续说，“在无数的案件中你断定被告是无辜的。我相信在人的事务中魔鬼经常存在，这一信念从来不像在这些悲伤的日子里这么强烈过”——他环顾四周，表情微妙，好像敌人就在四道墙间鬼鬼祟祟地活动着——“但我也相信魔鬼经常通过非天生的原因起作用。我知道他可以迫使受害人以这样一种方式干坏事，以致正直的人负罪责。魔鬼对正直的人在恶魔般的宗教法庭审问官面前被烧死欢喜若狂。宗教法庭审问官为了显示其热情，常常不惜以任何代价歪曲信徒的忏悔，认为找到替罪羊来结案的调查官，才是唯一好的调查官……”

“调查官也可以被魔王驱使，”威廉说。

“那是可能的，”院长非常谨慎地承认。“因为上帝的设计是不可测知的；我毫不怀疑这样有价值的人。的确，我今天需要的有价值的人，正是你。这座修道院出了事，要求像你这样敏锐和谨慎的人留心和提供意见。发现时要敏锐，掩盖时（如果必要的话）要谨慎。如果牧羊人犯了错误，必须把他和其他牧羊人分开；但如果羊开始不信任牧羊人，那就岂非哀哉！”

“我明白你的论点”，威廉说。我已经有机会观察过，当他说话如此干脆而文雅时，他通常是在以老实的方式隐瞒着自己的异议或困惑。

“因此”，院长继续说，“我认为任何涉及牧羊人的错误的案件，只能委托给像你这样的人处理。你不仅能分辨善恶，而且也能分辨权宜之计和不是权宜之计。我乐于认为你宣布了有罪的判决，只当……”

“……被告犯有罪行，是毒害、腐蚀天真无邪的青年，或我不敢开口说出的其他邪恶……”

“……你宣布判决，只当”，院长继续说，不理睬威廉打断他，“魔王的存在对所有的人来说是如此明显，以致只能这么办，否则仁慈的存在比罪行本身更丑恶可耻。”

“当我发现某人有罪时”，威廉解释说，“他的确犯有如此严重的罪行，我一定把他交给世俗权力处理。”

修道院院长感到迷惑不解，过了一阵子才问道：“啊唷，难道你坚持在不考虑恶魔的原因的条件下谈论罪行吗？”

“因为就原因和结果进行推理是很困难的事，那方面唯一的审判者只能是上帝。我们已经从事于在树被烧成炭这样明

显的结果和使树着火的雷电之间建立关系的工作，这样在我看来，要追溯有时候是无穷无尽的因果关系的链条，就像要建造触天的高塔那样愚蠢。

“让我们假设有一个人被人毒死。这是一个已知的事实。面前是一些无法否认的迹象，我可以想象毒死人的是某一第二者。关于这种原因简单的链条，我的脑子可以以某种信心在智力的范围中进行思考。但我怎能想象促成这种邪恶的行为的，还有另一种因素的介入，这次不是人的因素，而是恶魔，从而使链条复杂化呢？我不是说这不可能，魔王也像你的马布鲁纳勒斯一样，通过清楚的印痕说明他的行迹。但我为什么一定要寻找这些证据呢？我知道罪人是哪个人，我把他交给世俗的权力，难道这还不够吗？不管怎样，将惩罚他以死刑。上帝宽恕他。”

“但我听说三年前在基尔肯尼①举行的审判中，某些人被指控犯有令人恶心的罪行，你当时并不否认恶魔的介入——一旦罪人被确定之后。”

“说了许多话，我也没有公开证实这一点。诚然，我并不否认恶魔的介入。”他接着补充说，似乎要坚持以下理由：“特别是，提出进行调查的人：主教、市政长官和全体老百姓，也许还有被告本人，都真正要求感到魔王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出对魔王阴谋的判断，我算什么人呢？好啦，表明魔王存在的唯一真正的证据，是人们那时愿望的强烈程度，他们都想知道魔王在作祟……”

“那么你是说，”院长说话时声调中流露出烦恼，“在许多

① 在爱尔兰的东南部。——译者

审判中魔王不仅在罪人而且也许首先是他在审判官身上作祟？”

“我能够这样说吗？”威廉问道。我注意到他提问的口气使院长不能证实他能这样说。这样威廉就利用了院长沉默的时机改变话题。“但这些毕竟是遥远的事情了，我已不再从事那种高尚的活动；如果我是洗手不干了，那是因为上帝希望如此……”

“当然，当然”，院长承认这一点。

“……现在，”威廉继续说，“我关心其他微妙的问题。我乐于处理那个使你感到苦恼的问题，如果你愿意将情况告诉我的话。”

我感到院长很高兴能结束那种讨论，回到他的问题上来。接着他精心斟字酌句，开始叙述几天前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后果，使修道士们感到极其苦恼和悲痛。他跟威廉谈论这件事。他说，由于威廉深深懂得人的精神和魔王的诡计，所以阿博希望他的客人能贡献出部分珍贵的时间，解开一个痛苦之谜。事情是这样的：奥特朗托的阿德尔莫，虽然还年轻，但已是出名的装帧书稿的师傅了。他一直在图书馆做装帧手稿的工作，装帧得十分精美。一天早上，羊倌在主楼下面的悬崖底发现了他。其他修道士在晚祷时看见他在唱诗班的席位上，在晨祷时却没有看见他，因此，他很可能是在深夜掉下悬崖的。因为夜里暴风雪猖獗，狂烈的南风卷着雪片，像冰雹而下，锋利如刀刃。阿德尔莫的尸体在悬崖脚处；他掉下来的时候碰在岩石上，因此尸体血肉模糊。积雪掩盖了尸体，最初雪花溶化，后来又冻成冰碴。脆弱的可怜人，上帝宽恕他。因为接连遭到痛打，阿德尔莫已多处受

伤，他就是这样掉下悬崖的。从哪里掉下去的，其确切地点不易确定。但可以肯定：是从面临深渊的塔的三面、第三层一排窗户中的一个窗户掉下去的。

“你们把可怜的尸体埋在哪里？”威廉问道。

“自然是埋在墓地里”，院长回答说。“也许你已经看到了：墓地在礼拜堂、大殿和菜园的北侧”。

“我明白了”，威廉说，“我知道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那位不幸的青年自杀——上帝禁止这样做——，第二天你们会发现那些窗户中必有一扇是开着的，但实际上所有的窗户都关着；任何窗户脚下，又都没有水的痕迹。”

我已经说过，院长为人非常老练沉着，严肃高尚，俨然是亚里斯多德。但这次他却做了一个惊讶的动作，完全失去了原来的体面：“谁告诉你的？”

“你。”威廉说。“如果窗户是开着的，你会马上想到他是从窗户跳出去的。从外面来看，我可以说这些都是不透明的大玻璃窗。这种窗户通常不按人的高度在这么大的建筑中安装。这样，即使有一个窗户是开着的，那位倒霉的人探出身去，失去平衡，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可以设想的解释是自杀。如果是自杀，你不会允许把他埋在圣地。但你们为他举行基督教徒的葬礼，因此可以断定窗户是关着的。如果窗户是关着的——甚至有人耍魔法，我也从来没碰见过这种事：上帝或魔王允许一个死人从深渊中爬上来，抹掉罪行的痕迹——那么很明显，自杀是推测的，毋宁说是人的手或恶魔的力量把他推下去的。你在问谁能这样做呢，我不愿说是把他推下深渊，而是说把他吊升到了窗台。你很苦恼，因为一种邪恶的力量，不管它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正在修道院中作祟。”

"正是，正是……"院长说。不清楚他是在证实威廉的话呢，还是在接受威廉如此令人钦佩而合情合理地阐述的道理。"但你怎么能知道任何窗户脚下都没有水呢?"

"因为你告诉我当时刮的是南风；水不能刮进朝东开的窗户。"

"你真行！他们没有充分把你的才能告诉我，"院长说。"你说得对，窗户脚下没有水，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没有水。事情正如你所说的那样。现在你知道我的忧虑。我的一个修道士，要是自杀，那是犯了可恨的罪，玷污了自己的灵魂，这已经是够严重的了，但我有理由认为：他们中的另一个人，也犯了同样可怕的罪。如果事情只到此为止那就好了……"

"首先，为什么只是修道士中的一个呢?修道院中有许多其他人，马夫，羊倌，雇工……"

"诚然，本修道院虽小，但是富有"，院长自满地表示同意。"六十位修道士，有一百五十个雇工。但一切活动都在大殿中进行。在那里，也许你已经知道了，虽然第一层是厨房和餐厅，上面两层是经堂和图书馆。晚餐后大殿就上了锁，一条很严格的教规禁止任何人进入大殿。"他猜测到威廉的下一个问题，马上补充，虽然很清楚是勉强补充的："自然包括修道士，但是……"

"但是?"

"但我绝对——是绝对，你知道——排除雇工在夜间闯入大殿的可能性。"他微笑着，眼睛中流露出挑战的神色，虽然像闪光或流星那样短暂。"让我们说他们会害怕的，你知道……有时候向头脑简单的人下的命令，要伴之以威胁、提示才能加强效力，说对不服从命令的人，要采取可怕的措施，必要

时采取超自然的措施。相反的，一个修道士……”

“我理解。”

“而且，修道士可以有别的理由冒险进入禁地。我的意思是说……合情合理的理由，即使是违反教规……”

威廉注意到院长的不安情绪，问了一个也许是意在转变话题的问题，不料却引起更大的不安。

“谈到一桩可能的谋杀，你说，‘如果事情只到此为止那就好了’，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这样说了吗？唉，一个人要谋杀别人，总是有原因的，不管原因是多么反常。一想到反常的理由竟然驱使一个修道士杀死一位兄弟修道士，我就发抖。你瞧，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没有别的了？”

“没有了。我能对你说的就是这些。”

“你的意思是说，你有力量说的，就是这些了吗？”

“请你别说了，威廉教士，威廉教士，”院长把“教士”二字强调了两次。

威廉的脸通红通红的，说：“你将永远是圣徒。”

“谢谢”，院长说。

哦，上帝！我那不谨慎的长者们当时把怎样可怕的神秘事件提出来讨论。一个出于忧虑，另一个出于好奇。因为作为一个接近神圣的基督教教士中间发生的神秘事件的见习修道士，虽然我当时阅历未深，也清楚地懂得了院长掌握的某种原委，但他是在保证严守秘密的情况下得知此事的。他必定从某个人的口中得到跟阿德尔莫悲剧性的终结有关的犯罪细节。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恳求威廉教士揭露他本人所

怀疑的秘密，他却无力向任何人揭露真情——他希望我的导师以自己智慧的力量使他，院长，必须加以掩盖的事情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院长是出于博爱这一庄严崇高的法则而掩盖事情真相的。

“很好”，威廉接着说，“我可以问问修道士吗？”

“可以。”

“可以在修道院各处走动走动吗？”

“我授予你这种权力”。

“你愿在全体修道士面前委托我这个任务吗？”

“就在今天晚上”。

“但在修道士知道你要我承担什么任务之前，我在白天就开始行动。此外，我很想——这是我在这里逗留的重要原因——上你们图书馆去看看；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修道院都羡慕你们的图书馆”。

院长站了起来，惊愕不已，脸部表情非常紧张。“你可以像我所说的那样，在整个修道院中自由活动。但大殿的顶层，即图书馆，肯定不能去。”

“为什么呢？”

“本来先前是要告诉你的，但我想你已知道了。你明白我们的图书馆不像别的图书馆……”

“我知道它的藏书比基督教任何其他图书馆的多。我知道，博比奥或庞波萨，克卢尼或弗勒里的图书馆跟你们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知道一百多年以前诺瓦利萨修道院夸耀有六千册古书抄本，这跟你们的相比较，算不了什么，也许其中许多古书现在就在你们馆中。我知道，巴格达有三十六个图书馆，维兹·伊本·阿尔卡米有一万册古书抄本，

你们的修道院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基督教明灯；开罗值得骄傲的是它有两千四百卷《古兰经》，你们的《圣经》数与之相等，异教徒多年以前宣称（他们是撒谎大王的密友）：的黎波里的图书馆富有六百万卷藏书，有八万名注释家和二百名抄写员，你们的真实情况，是驳斥这一骄傲传说的光辉证据。”

“你说得对！赞美苍天吧。”

“我知道：在你们中间生活的修道士中，有许多人是来自遍布世界各地的其他修道院。一些修道士在这里短期逗留，为的是抄写别处没有的手稿，然后把抄本带回自己的修道院；作为交换，他们也给你们带来你们所没有的手稿，你们将抄写这些手稿，补充你们的珍藏。另一些修道士逗留很长时间，偶尔有至死未归者，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使他们的研究摆脱偏见的著作。这样，你们中间有德国人、达西亚人①、西班牙人、法国人、希腊人。我知道腓德烈皇帝许多许多年以前请你们为他把梅尔林②的预言编纂成册，然后译成阿拉伯文，作为礼物送给埃及苏丹。我最后还知道：在那些可悲的时期内像穆尔巴赫这样光荣的修道院再也没有一个抄写员；圣格尔修道院懂得书写的修道士，只剩几个了；现在在城市中都有尘世俗人组成的行会，它们为大学服务，只有你的修道院日复一日得到补充，或者——我在说什么呢？——它使你们教派的光荣名传四海……”

“无书之修道院”，院长沉思地背诵道，“犹如无智之政治，无财之城堡，无佐料之烹调，无佳肴之餐桌，无香草之

① 达西亚人是古代达西亚王国的居民。该王国后来变成罗马帝国在东南欧的一个省，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罗马尼亚。——译者

② 梅尔林：传说中的布立吞族诗人，六世纪的预言家。据说他写了许多诗。布立吞族为住在不列颠群岛的古凯尔特人。——译者

园，无花之花坛，无叶之树……我们的教派是在工作和祈祷的双重指挥下发展起来的，它是整个已知世界的灵光，知识的仓库；当古代学问在火中、历次洗劫和地震中濒于消失之际，它成了古代学问的拯救者，新写作的锻炉，古代经典的增殖者……哦，正如你很清楚的，我们现在生活在非常黑暗的时代，如果不是很多年以前维也纳宗教会议不得不重申每个修道士都必须接受命令，我这样对你说的时候不禁脸红……两百年前，我们的修道院都是崇高庄严，圣洁穆肃，灿烂辉煌，而现在成了懒汉的庇护所的，不知有多少？命令仍然是强有力的，但城市的腐败空气正侵蚀着我们的圣地，上帝的子民现在倾向于从商、从事分裂战争；在下而新的大居民区中，圣洁的精神毫无立足之地，他们不仅以粗俗的语言高谈阔论（对俗子凡夫是不能期望有什么别的内容），也用这种语言写作，虽然这些书籍一本都不能传进我们修道院，但它们却不可避免地成为煽起异端邪说的根源。因为人之罪，世界正步履踉跄地走在深渊的边缘；深渊套着深渊，深渊引出深渊。正如洪诺留斯所说的，未来人的身躯将比我们矮小，犹如我们的身躯比古人矮小那样。Mundus senescit（垂老的世界）。如果上帝现在已把一项使命交给我们教派，那就是要保护、发扬并保卫我们的先辈传给我们的智慧的宝藏，借以反对这种竞相奔赴深渊的行动。上帝已命令说，宇宙间最高统治在世界开创之时是在东方，随着时间接近于结束，应该逐步西移，以便警告我们世界的末日正在到来，因为事件的进程已经到达了全人类的边缘。但在幸福一千年肯定降临人间之前，反基督这一邪恶的畜生的胜利不管多么短暂，也要靠我们来保卫基督教世界的珍宝和上帝的教诲。上帝把话口授

给先知和使徒，神父一字不易地复述着上帝的教诲，经院努力去注解上帝的话，那怕在今天的经院中，骄傲、妒忌、愚蠢的毒蛇成窝。值此落日夕阳之际，我们仍然是火炬，是光明，高立在地平线上。只要这些围墙屹立着，我们就是圣经的看守人。”

“阿们！”威廉以虔诚的语调说。“但这一点，跟不让人看图书馆有什么关系呢？”

“你知道，威廉教士，”院长说，“为了完成使本修道院富裕起来的巨大而神圣的任务，”——他向那雄伟的大殿点头示意，从小房间的窗户看去，主楼隐约可见，巍然屹立于修道院的礼拜堂之上——“虔诚的人们遵守着铁的教规，辛勤工作了几百年。图书馆据以安排布局的设计图，几百年来仍然模糊不清，也并不要求任何修道士知道这个图样。只有图书馆长从前任馆长那里接过这个秘密；馆长在世时又把它告诉给馆长助理，这样即使他突然死去，整个修道院也不至于没有人知情。从这两个人的口中，秘密绝不外传。除了得知秘密之外，只有馆长才有在书的迷宫中走动的权利；只有他，才知道在哪里找到书，把书重放到哪里；他独自一人对收藏书的安全负责。其他修道士在经堂中工作，可能知道图书馆所藏书籍的书单。但书目单常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只有图书馆长从书籍的上下文和可理解的程度才知道书籍包含着什么秘密、什么真理和谬误。修道士要求阅读某书时，只有图书馆长才决定怎样、什么时候、是否把书给他；有时候他先来跟我商量。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是可以告诉一切人的，虔诚的教徒并不能辨别一切谬误；最后，经堂中的修道士要执行严格确定的任务，即要求他们阅读某卷某卷书而不应该读

别的，要不为愚蠢的好奇心所动，不管是出于智力上的弱点还是出于骄傲，还是因为恶魔的唆使，都要不为之所动。”

“这样说来，在图书馆中也有含有谬误的书啰！”

“妖魔鬼怪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是神意的一部分，在这些妖魔鬼怪狰狞可怕的面目中，也透露出上帝的威力。也是根据神意，馆中还有术士写的书，犹太人写的希伯来神秘哲学著作，不信教的诗人写的寓言，异教徒的谎言。那些建立并维持这座修道院达数百年之久的长老持有坚定而神圣的信念：在圣人看来，甚至在谬误的书中也可以依稀闪烁着神的智慧。所以图书馆也包罗这些书。正是因为这一点，你知道，不能让任何人都上图书馆去。还有，”院长补充说，好像是为这一最后的论点的软弱道歉，“书是脆弱的东西，日侵夜蚀，它经不起耗子的光顾，害怕风雨，笨重不堪。如果长期让人随便摆弄我们的古经文抄本，那么其中大多数都不复存在了。这样，图书馆长不仅要防人，还要抵抗自然的因素，毕生跟真理的敌人——湮没——的力量作斗争。”

“这样，除了两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准进大殿的顶层……”

院长微微一笑。“任何人都不应该进，他也不能进。任何人，即使他希望成功，也决不会成功。图书馆的自卫能力，就像它所藏的真理那样无法计量，就像它所保存的谬误那样虚虚假假。它是神界的迷宫，也是人间的迷宫。你可以进去，但也许就出不来了。说了这么一些话，我希望你遵守修道院的教规。”

“但你没有排除阿德尔莫从图书馆的一扇窗户掉下来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看看他的死的过程，也许那里是开始的地

点，我怎么能调查他的死呢？”

“威廉教士，”院长以一种抚慰的口吻说，“对于没有看见我的马布鲁纳勒斯却能描写它的人来说，虽然他对阿德尔莫之死实际上毫无所知，但他研究他无法接近的地点时将毫无困难。”

威廉点点头。“你既是严格的，又很聪明。事情将如你所希望的那样。”

“要是我算作聪明的话，那是因为我懂得如何严格，”院长回答说。

“最后一件事。”威廉问道：“乌伯蒂诺呢？”

“他在这里，也在等你呢。你将在礼拜堂里见到他。”

“什么时候？”

“任何时候都可以，”院长说，接着微微一笑。“你必须知道，他虽然很有学问，但不是欣赏图书馆的人。他认为图书馆是世俗的诱饵……他大部分时间呆在礼拜堂里。沉思、祈祷……”

“他年纪很大吗？”威廉问道，踌躇不决。

“你上次看见他，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许多年了。”

“他消沉，对世事非常冷淡。六十八岁了。但我相信他还有青年时代的精神。”

“我将马上出去找他。谢谢你。”

院长问他是不是要参加全体修道士午后的便餐。威廉说他刚吃过——也好——他更乐于马上去看看乌伯蒂诺。院长便告辞了。

他正在走出房间，这时从院子中传来一声使人断肠的惨

叫，好像有人受了致命伤。接着又是一声同样可怕的惨叫。“什么事？”威廉问道，仓皇失措。“没什么，”院长微笑着回答说，“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杀猪，猪倌干的活。你应该关心的，不是血。”

他出去了，但他走错了一步，损害了他作为聪明人的声誉，因为第二天早上……但请读者耐心点，我的话也暂时打住。因为在我正在叙述的那一天，到夜晚之前，又发生了许多最好应该叙述的事。

中午

叙述阿德索赞赏礼拜堂的大门；威廉再次遇见卡萨列的乌伯蒂诺。

礼拜堂不像我后来看到斯特拉斯堡、夏尔特尔、班贝格，和巴黎的那样雄伟壮丽。更确切地说，它跟我在意大利见过的相像；意大利的礼拜堂缺乏高耸入云、使人头晕目眩的倾向；它们的确牢牢地屹立在地上，宽度常常超过高度。但这座礼拜堂像堡垒，第一层有一系列的方城垛；在这一层上面盖起另一个建筑，与其说是塔，不如说是坚固的第二个礼拜堂，沥青屋顶，开着许多扇简式窗户。这是一座牢固的修道院礼拜堂，跟我们的祖先在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①修建的相仿佛；它远不是那种放恣横溢和有过分窗花格的（我认为：放恣横溢，是现代风格的特点，只是在最近才时新起来），在唱诗班的席位上端有一个小尖塔，挺拔地指向长空。

入口两旁有两根没有装饰物的圆形直柱；入口处初看像一扇单式的大拱门。但从圆柱开始有两扇漏斗形边墙，边墙之上又有边墙，从复式弓形结构向门口看去，就像看着深渊的

---

① 这两个地方都在法国。——译者

中心。门口之上有一个大门楣，在这中心的两旁有两个拱墩支承着，门口中央有一根有雕刻的柱子支撑着，柱子把入口分成两个洞口。洞口掩以镶有金属的栎木门。在当天的这一时刻，微弱的太阳几乎直射在屋顶上，光线斜落在礼拜堂的正面，没有照亮门楣中心；这样，我们走过两根圆柱后，就发现自己突然处于弓形结构的拱顶之下，俨然处于森林之中；弓形结构跨过一系列小圆柱，小圆柱按一定的间隔支撑着漏斗形边墙。我们的眼睛最后习惯于暗处时，一看到雕像，任何人只要想像（因为形象是俗人的文学），就可以理解到雕像无声的言语；雕像使我眼花缭乱，陷于梦幻境界，这种情况甚至时至今日，也几乎无法用我的语言加以描述。

我看见一个宝座置于空中，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坐着的人（上帝）铁板的面孔，毫无表情；睁大眼睛，盯着已走到其历史尽头的尘世人类。威严的垂发，威严的胡须，象江水那样，从脸部、头部均匀地流淌而下，对称地分为两绺。王冠上满是珍珠玛瑙，紫色的御袍到膝，有宽宽的褶痕，御袍上绣金描银，饰以花边。左手持有一本合上的书，放在一个膝盖上，右手抬起来作祝福，或者——我说不准——作告诫的姿势。极美的光环把他脸部照亮；有一个十字架，装饰以鲜花；在宝座周围和坐着的人的脸的上面，我看见一串宝石，象雨后的长虹，闪闪发光。宝座前，坐着的人脚下，水晶饰品组成的海洋在荡漾着；宝座的旁边和上端，我看见四个可怕的人——在我看来很可怕，他们都万分激动，但对坐着的人却温顺而和善，他们不停地朝坐着的人唱赞美的颂歌。

或者更确切地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称为可怕，因为在我看来还有一位长相清秀，和善的人，就是在我左边（坐

着的人的右边)、捧着一本书的那个人。但在另一边有一只鹰，我发现它很吓人：鹰喙张开，密密的羽毛就像胸甲，强有力的利爪，巨大的翅膀展开。在坐着的人脚下，在先前那两个人的下面，有两个塑像：公牛和狮子。每只兽用蹄或爪抓住一本书；躯体要离开宝座，但头却向宝座伸过来，好像上背部和颈部猛烈地扭曲着；胁腹紧张，前后腿像垂死的动物的前后腿，颈部胀大，蛇状的尾巴蜷曲，扭动着，最后是顶部火红的舌头。二兽都有翼，头上都有光环：尽管它们形状可怕，但它们却不是地狱而是天堂之兽。如果它们似乎可怕，那是因为它们咆哮着，表示对将要到来的上帝以及会判断生者和死者的判官的崇拜。

宝座周围，四个人物的旁边和坐着的人的脚下，看来好像透过水晶饰品的海洋透明的水，又好像填充幻象的整个空间，根据门楣中心的三角柜架作出安排，从地基起七加七、接着是在三上加三、然后是在二上加二，在大宝座的两边，在二十四个小宝座上有二十四个老年人，他们都身着白袍，头戴金冠。一些老者手持琵琶，有一位手持香水瓶，只有一位弹着乐器，所有其他老者都心醉神迷，脸向着坐着的人；他们向坐着的人唱赞歌，他们的腿象那两只兽的一样，都扭曲着，这样，人们可以看到坐着的人。不管他们的眼珠朝哪里看，他们并不任性，而是以欣喜若狂的舞蹈动作，——正如大卫必定在方舟前手舞足蹈那样——违背支配身高的法则，会聚在同一光辉灿烂的地点。哦！怎样一种放纵、冲动的和谐！不自然的，然而却是优美姿态的和谐！在这种和谐中，腿脚神秘的语言奇迹地摆脱了肉体的重负，明显的重量注入了新的实体形式，好象神圣的一班人被狂风所击倒；生命的呼吸、

狂喜、颂扬的欢歌奇迹般地从歌声中变成了形象。

躯体中圣灵无所不在，为神的启示所照亮，满脸惊奇的神色，眼睛闪烁着热情的光芒，脸颊因热爱而通红，眼睛因欢乐而睁大；这一位因欢乐的惊奇而变得呆如木鸡，那一个被惊奇的欢乐搞得不知所措；有一些因奇迹而变成美人，而另一些却因狂喜而返老还童。他们全都在这里了，唱着赞美歌，脸部充满了表情，长袍束带，脚腿紧张；他们唱着一首新歌，嘴张开，微笑着，反复地颂扬着。在老者的脚下，排列着一帮帮人。宝座之上，他们的头顶，是弓形结构。他们排列对称，几乎分辨不出彼此，因为艺术家的技能使他们都互相成比例，多样性中得到统一，统一中又有多样性；多样化的独特，恰当的汇合中有多样。各部分令人愉悦的芳香奇迹般地一致，各种歧异的声音不可思议地和谐一致。一班人像齐特拉琴弦那样排列着，通过深沉的内部力量继续认识，达到一致的协力。这种力量单义地以同样交替运用多义的方式，在归结为交替和缩减的交替之后，进行装饰和拼凑生物的工作。既是天上又是人间的法则支持着恋爱结合的事业(这是和平、爱情、美德、政权、权力、秩序、起源、生命、光明、光辉壮丽、物种，和形象结合力稳定的纽带)。通过形式对物质各对称的部分的照耀，得到光辉灿烂的性质———切鲜花和绿叶，攀藤牵蔓，灌木和小花都在那里交织在一起；装点地上、天上花园的香木鲜花中，有紫罗兰、百里香、百合花、女贞、水仙、芋头、莨菪、锦葵、没药，和麦加凤仙花。

当我的灵魂被人世间之美和崇高的超自然的象征那种和谐迷住了，行将以欢乐的圣歌表现出来时，我的视线追随着在老者脚下盛开的玫瑰之窗的韵律，落在支撑着门楣中心的

中央柱子上交织而成的图形。图形是什么?是三对互相交错的跃立的狮子，像弓形结构；每只狮子的后腿立在地上，前腿搭在另一只狮子的背上，鬃毛卷曲成蛇状，嘴部紧张，成吓人的咆哮状，这些狮子都是用湿粘土或一窝卷须草固定在柱身上。这些狮子传达什么象征意义呢？为了使我的精神不至于紧张，好像要有人去驯服狮子的兽性，把狮子变成代表更高的事物的象征，所以在柱子的旁边有两个人的形象，异常之高，跟圆柱一般高。从有装饰物的拱墩看，柱子的两边各有两个人物对立着。在拱墩处，每扇栎木门有其侧柱。这些形象是四个老人，从他们的随身用具来看，我认出是彼得和保罗，耶利米和以赛亚[1]。他们也弯着腰，像是踏着舞步；他们抬起瘦削的长手，手掌张开像翼。他们被预言之风吹动着的胡须和头发也像翼；长腿处的长袍有褶痕，这些褶痕使石刻上的波纹和漩涡饰显得更有生气。他们面对着狮子而立，但跟狮子一样，都是同样材料构成的。我迷住了，后来我的眼光从圣者的手脚和恶魔的肌肉不可思议的混合景象移开，这时我看到了深深的弓形结构下门旁的其他幻象。这些幻象画在细长的圆柱间的边墙上(这些圆柱支撑并且装饰边墙)，也画在每根柱子柱顶茂密的叶饰上。叶饰从这里向复式弓形结构黑乎乎的拱顶伸展。这些幻象想起来可怕，只是因为它们具有寓言意义和比喻力，或它们所表示的道德教训才证明它们出现在这里是有道理的。我看见一个瘦弱而赤身露体的妖娆的女人，肮脏的癞蛤蟆在咬她，毒蛇缠着她吸血；旁边有一大腹便便的好色之徒，他的怪腿上全是硬毛，他从肮脏的喉咙中嚎叫出骂娘声。我看见一个吝啬鬼临死时僵硬地躺

① 都是《圣经》中的初期教会的主要领袖。——译者

在豪华的、有圆柱子的床上；没有人来帮助他，他现在成了一班小鬼折磨的对象，一个小鬼从垂死者的口中硬拖出一个婴儿，这是吝啬鬼的灵魂(哎呀！再也不能获得永生了)。我看见骄傲者，小鬼拖住了他的肩膀，把爪子凿进他的眼睛；而两个饕餮在令人厌恶的肉搏中互把对方撕裂；还有其他动物，公羊头，狮子皮，豹子爪，陷于熊熊烈火中的一切囚犯，我几乎能感到他们被烧灼时的呼吸。在囚犯周围、囚犯中间、他们的头顶和脚下，有更多的脸孔和手脚；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互相揪着对方的头发，两条毒蛇吞吮着一个该死者的眼睛；一个人龇牙咧嘴，用他似钩的手，把蛇腹撕开。撒旦的兽册上的所有动物都在庄严的集会上集合起来，宝座的王冠面对着它们，它们守卫着，它们是失败者，但仍高唱颂歌。半人半羊的农牧之神，他们是半男半女，手有六指的畜生。半人半鸟的海妖，半人半马的怪兽，以蛇为头发的女妖，鸟身女妖，梦魔，半人半牛的怪物，山猫，豹，狮头羊身蛇尾的女妖，鼻孔喷火的狂犬，鳄鱼，毛茸茸的多尾蛇，火蛇，长角的蝰蛇，乌龟，各种各样的蛇，背上长牙齿的双头兽，鬣狗，水獭，长着锯齿形的角的水中动物，青蛙，鹰头狮身带有翅膀的怪兽，猴子，狗头，秃鹫，鼬鼠，龙，怪鸟，猫头鹰，蛇怪，催眠兽，普雷斯特毒蛇，蝎子，蜥蜴，鲸，两端有头的蛇，迪普萨毒蛇，绿蜥蜴，舟鰤，鳗鲡，和海龟。阴间的全体居民似乎都集合在这里了。作为前厅，作为黑暗的森林，令人绝望的排外的荒原；他们是阿马格登① 战役的战

① 阿马格登为《圣经》中的地名。根据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善的力量和恶的势力将在上帝的最后审判日之前在此地最后决战。——译者

败者，他们跟门楣中心上帝的神奇现象恰成鲜明的对照，上帝最终会来把生者和死者分开。我看到这种景像，几乎晕了过去，不知道在这里是身处友好之地呢，还是处在最后的审判的峡谷中。我害怕极了，禁不住流下泪来，似乎听到（还是真的听到？）那个声音。我看到的那些幻象，眼前浮现了在我作为见习修道士的青年时代，第一次读圣经时，在梅勒克修道院唱诗班上沉思之夜。我在神智不清的状态中听到势若洪钟的声音说："把你现在所看到的写进书中"（我现在正是在这样做）；我看见了七座金烛台；在这些烛台中，有一座像是附在人子上。人子胸前佩带金带，满头白发像最纯的羊毛，眼光如电火，脚蹬精黄铜，就好象站在火炉中；他的声音如琮琮之清泉，右手握七星，从口中吐出两刃剑。我看见天门打开了，坐着的上帝出现了，像碧玉，像玛瑙；宝座周围有彩虹升起，宝座之外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上帝手拿着锋利的镰刀，喊道："执汝镰刀，收汝成果；因汝等收获，此其时矣！因大地之收获期到矣！"上帝坐于云端，把其镰刀插在地上；大地于是成熟收获。

正是在这一时刻我认识到幻象所表示的，恰恰是这座修道院所发生的事，恰恰是我们从修道院院长言不尽意的口中得知的事——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知有多少次我回想起礼拜堂门口的景象，相信我正在经历着它所叙述的事件。我知道我们已行进到那里，以便目睹一场神圣的残杀。

像是被冰冷的冬雨淋成落汤鸡，我直发抖。我又听见另一个声音，这次来自后边，是不同的声音，因为它来自地上，而不是来自我的幻象中使人眼花缭乱的核心。这个声音的确粉碎了幻象，因为直到这时仍陷于沉思中的威廉（我又意识

到他的存在了），也像我一样，转过身来。

站在我们身后的人显然是个修道士，虽然他衣着褴褛、肮脏，看上去像流浪乞丐；他的脸像我刚刚在柱头上看到的怪物。我不像许多修道士，一生中从未见过魔鬼；如果有一天魔鬼要在我眼前显现，即使他执意要装扮成人，但天意也会禁止他完全藏其本性，因此当时跟我们交谈的那个人，恰恰具有这种魔鬼的面目特征。他没有头发，那不是他为了苦苦修行剃光的，而是过去患某种胶粘湿疹的结果。额头很窄，要是有头发的话，那就跟浓密的粗眉混在一起。小圆眼，眼珠滴溜滴溜地转；目光是天真无邪的呢，还是恶意的，我说不上，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同的目光表示他喜怒无常。鼻子不像鼻子，因为在眼睛之间只是一根骨头，从脸部隆起，马上就又陷进去，只变成两个黑孔：宽大的鼻孔里有密密的鼻孔毛。嘴和鼻之间有疤，嘴大而部位不正，歪向右边；没有上唇，下唇却突出，肥大多肉；唇间一口黑牙突出，参差不齐，尖锐如狗牙。

那人微笑着（或至少我认为他微笑着），伸起一只手指好象在告诫我们，说：

“当心！注意那只蜥蜴要下来咬你们的灵魂。死就在我们头上！祈求圣主来给我们解邪祛罪！哈哈哈，你们喜欢主耶稣基督的巫术吗？把魔鬼赶走！它总是躲在某个角度，伺机出来咬我。但萨尔瓦托并不愚蠢！修道院顶好，食堂不错。其余的不如粪便。阿们，唔？”

随着故事的继续发展，我将不得不再次而详尽地谈及这个人，记录下他的话。我承认要录下他的话，很困难，因为

我现在说不上、当时也从未听懂他说的是哪国话。既不是拉丁语（修道院有学问的人说话用拉丁语），也不是那一带的土话，更不是我曾听过的任何语言。我认为我只模模糊糊叙述他说话的方式，现在就我能记得起来的，报道我最初听到他说的话。后来我又了解到他充满冒险的生活，他在许多地方生活过，但没有在一处扎下根，至此我才认识到萨尔瓦托会说一切语言，但又不会任何语言。或更确切说，他自己发明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运用了他以前接触过的各种语言的主要成分——我以前一度认为：他的语言不是幸福的人类讲的亚当的语言，人类从世界的始创期到没有建成的通天塔时期都是由一种语言联结起来的。他的语言也不是语言的不幸分化而成的一种语言，而恰恰是上帝惩罚发生后最初日子里的巴别塔语言，①即原始混乱的语言。就这件事说来，我也不能把萨尔瓦托的话叫做一种语言，因为每一种人类语言中都有规则，每个词根据不变的法则都确定地表示一个事物，因为人不能把狗一次叫做狗，另一次叫做猫，也不能发出没有根据大家的一致意见确定意义的声音。如果有人说“blitiri”，这个词就没有确定的意义。但我或多或少确能理解萨尔瓦托的意思，别人也理解。这就是以下事实的证明：他不是说一种语言，而是说一切语言，但却不能正确地说任何语言，有时候从这种语言借词，有时候从那种语言借词。后来我还注意到他可能先用拉丁语指称事物，接着用普罗旺斯语说话；我认识到与其说他自己编造句子，毋宁说他根据面前的情况

① 巴别塔语言。基督教《圣经》中提到的巴别塔，据说是为到达天堂而建。这使上帝发怒，上帝于是惩罚建造者，使他们的语言不能互通。
——译者

和要说的事情，使用以前某个时候听到别人说的句子的现成成分。例如他能说说食物，那只是使用跟他一起进餐的人说的话语；在他表示高兴时，就只使用他听到的、跟他同乐的欢乐的人们所说的句子。他的言语多少像他的脸，把其他人的脸上的成分拼凑在一起；如果我可以把恶魔的事物跟神圣的事物相提并论的话，他的话也多少像一些我见过的、其他神圣的东西的碎片做成的圣骨盒。当时，我第一次遇见萨尔瓦托的时候，在我看来，因为他的脸和说话的样子，他很像我刚刚在正门下看到的有毛、长蹄的杂种。后来我知道这个人也许心地善良，幽默风趣。后来还……但故事现在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方。特别是因为，他说话的那个时候，我的导师非常好奇地问他。

"你为什么说'Penitenziagite'（苦修赎罪）呢？"他问道。

"上帝害怕邪恶，"萨尔瓦托回答说，微微鞠躬。"耶稣表示，人必须当心。唔？"

威廉严峻地看了他一眼。"你是从方济各会的修道院来这里的吗？"

"不懂。"

"我在问你是不是在圣弗朗西斯①的修道士中间生活过；我问你是不是知道所谓的传道者……。"

萨尔瓦托脸色刷地白了，或更确切地说，他晒得黑黑的、粗糙的脸变得灰白了。他深深一鞠躬，从半闭的嘴中挤出声"再见"，虔诚地在自己胸前划十字，逃走了，还不时往后看

① 即意大利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方济各教派的创立者。——译者

看我们。

“你问他什么来着？”我对威廉说。

他沉思了一阵子。“没什么。以后我告诉你。现在让咱们进去。我要找乌伯蒂诺。”

刚刚过第六个钟头①。软弱无力的太阳转到了西边，所以它只能通过几个窄窄的窗户，射进礼拜堂内。细长条的光线还照在主圣坛上，圣坛的正面发出金色的光辉，旁边的中殿一片阴暗。

圣坛之前、最后一个小教堂附近的左边中殿，有一根细圆柱，柱上有一圣母玛利亚的石像。石像按新式样雕刻而成，带着永不消失的微笑，腹部凸出，服装美丽，外加一件紧身围腰，抱着小孩。在圣母玛利亚的脚下，有一个身穿克鲁尼亚教会②道袍的人在祈祷，他几乎拜倒在地。

我们走近他，那人听见了我们的脚步声，抬起头来。他年纪大了，秃顶，光洁无毛的脸，淡蓝色的大眼睛，薄薄的红嘴，肤色皙白，头部只是皮包着骨，就像泡在乳状物中的木乃伊的脑壳。手是白色的，逐渐萎缩的长手指。他像夭逝了的少女。起初他迷惑地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打扰了他，使他不能出神入化；后来他脸上露出了喜色。

“威廉！”他喊了起来，“我最亲爱的兄弟！”他吃力地站了起来，向我的导师走来，拥抱他，吻他的嘴。“威廉！”他再次叫道，眼睛湿润了。“好久好久没见面了！但我仍然认得出

① 这不是通常所说的六点钟，因为这段故事正如本节标题所示的，都是在中午发生的事。可能这是该修道院计算时辰的说法。——译者

② 克鲁尼亚为拉丁文译音，德语中叫做Feldkirch（费尔德克赫）。此为奥地利一城市，中世纪时为罗马天主教主教所在地。——译者

你！多长时间了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上帝的考验真是够多了啊！”他哭泣了。威廉还之以拥抱，显然是深受感动。现在，我们来到了卡萨列的乌伯蒂诺面前。

甚至在我来到意大利之前就已经听到许多关于他的谈论；我经常访问朝廷的方济各会神父时听到的就更多了。有人告诉我：几年前才逝世的、那一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写的一首诗（我不能读这首诗，因为此诗是用通俗托斯卡纳语写成的），其中有许多诗句，跟乌伯蒂诺所写的“圣教生命之树”有些段落相差无几，只是说法不同而已。这位著名人物值得称赞的地方决不止于此。但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这次会见的重要性，就必须就我在意大利中部短暂逗留期间，以及听到威廉在我们旅途中跟修道院院长和修道士的谈话所得到的理解，尽量叙述那些年代所发生的事件。

即使我不肯定能否恰当地解释这些事件，但仍然努力说说对这些事情的理解。我在梅勒克的导师经常对我说，北方人对于意大利宗教和政治变化，很难得出任何清楚的概念。

亚平宁半岛上教士的势力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强大，半岛上的教士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都要更明目张胆地炫耀权力和财富；至少两百年以来已形成了倾向于穷人的仁人志士的运动，反对腐败的教士；他们甚至拒绝接受腐败的教士所施行的圣礼。他们聚集在独立的社团中，封建主、帝国，和市执政官都对这样的社团恨之入骨。

后来出了个圣弗朗西斯。他传播以清贫为上这一跟教会的戒律并不相悖的信条；经过他的努力后，教会接受了整顿那些旧运动的行为的命令，把潜伏在他们中间的腐败分子清

除掉。接着应该有一个中庸而神圣的时期，但随着方济各会的发展，并且又吸引了最优秀分子，它就变得太强大了，插手世俗事务太多，许多方济各会教士想要恢复它早期的纯洁性。方济各会在我当修道士时已有教士三万多名，遍及世界各地；对于这样一个教派来说，要恢复其早期的纯洁性，是很困难的事。情况是这样，所以圣弗朗西斯的许多修道士反对该教派所确立的教规；他们说，教派至今已具有了它自己的性质，即它来到世上是为了要对基督教机构惯例进行改革。他们说，还在圣弗朗西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已经背叛了他的话，他的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发现了一位名叫约钦姆的西斯特西亚①修道士于十二世纪初写的一本书；约钦姆②被誉为具有预言家的精神。他实际上预见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早已因冒牌的传道者的行动而弄得腐朽不堪的基督精神，将在大地上重新获得新生。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宣布某些将来事件，以致使大家都似乎明白：他无意中是在谈论方济各教派。因此，方济各会许多教士兴高采烈，甚至兴奋异常。事情似乎是，因为那时，大约该世纪中期，索邦③的学者们谴责修道院院长约钦姆的教条。很明显，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方济各会教士（以及多明俄会④的修道士）在巴黎大学变得越来越强有力，越来越有

① 罗马天主教教会一教派。——译者

② 约钦姆，意大利神秘主义者，大约死于1200年。所创立的约钦姆教派，在13世纪有许多信徒。——译者

③ 指巴黎大学，尤指文学和科学的教师活动的场所；巴黎大学为路易九世的牧师罗伯特·德·索邦（1201—1274）所创建，故此地以他的姓氏命名。这里指13世纪中在巴黎建立的神学院。——译者

④ 多明俄（大约生于1170年，死于1221年）所创立的教派。在现代，此教派仍然是罗马天主教的大教派。——译者

学问，索邦的学者们要把他们当作持异端者消除掉。但这个计划并未得到执行，因为多亏当时教会认为：传播托马斯·阿奎纳和巴尼奥列吉奥的博纳文蒂①的著作肯定不是异端。由此很清楚，在巴黎，思想也混乱，或者说，有人出于自身的目的也希望把思想搞乱。这就是异端邪说强加于基督教徒身上的邪恶，把人的头脑搞得糊里糊涂，煽动人们只调查自己的个人利益。因为我当时在修道院看到的（现在要加以叙述的）使我想到：常常是调查者制造异端。制造异端不仅是表现在以下意义上：他们想象出乌有之异端分子，而且调查者对异端邪说的腐化作用约束得这么厉害，以致有许多人被驱使去后也持有异端，也同样仇恨审判者。的确，这是魔王设想的循环。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在说的是约钦姆教派的异端邪说（如果它是异端邪说的话）。在托斯卡纳有一位方济各会修道士，即博戈圣登尼诺的杰拉德，他重申约钦姆的预言，给同教派的修道士印象很深。因此，他们中间出现旧教规的一帮支持者，他们反对伟大的博纳文蒂所进行的重新组织教会的工作；但博纳文蒂已成为该会的会长。在上一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里昂宗教会议从要废除方济各会的人手中把该会拯救出来，允许它使用所拥有的财产（适用于老教派的法律就已经是这样）。但马尔凯地区的一些修道士起来反抗，因为他们认为教规的精神已永远被出卖了；根据原来的教规，方济各会不管是个人，或修道院还是整个教派，都不应拥有任何财产。这些反叛分子被处以终身禁闭。在我看来，他们所宣扬的，跟福音书并不

① 意大利经院哲学家。生于1221年（或1222年），死于1274年。1253年成为巴黎神学院的教授。——译者

矛盾，但一旦涉及到占有世俗财富的问题，人们就很难公正地说理了。在后来的年代中人们告诉我：该会的新会长雷蒙德·哥弗列迪在安科纳发现了这些囚徒，就将他们释放一事说成是："愿上帝作证，这样一个罪过给我们大家、给整个教派抹黑。"至今仍有至善美德的人在教会中生活，这就是表明持异端者所说的话并不真实的证据。

在这些被释放的囚徒中，有一位名叫安格鲁斯·克拉列努斯的人，他当时遇到来自普罗旺斯的修道士皮埃尔·奥里埃，后者宣讲约钦姆的预言。接着他遇到了卡萨列的乌伯蒂诺，有关基督教的精神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在那些日子里，一个最圣洁的隐士，即穆龙的彼得，登上了教皇的宝座，号克里斯蒂安五世；精神领袖对他表示欢迎，松了一口气。他们奔走相告："圣人出，他将遵循基督的教导，他将过天使般的生活；发抖吧，你们这些腐败的教士"。也许克里斯蒂安的生活太天使化了，或者他周围的高级教士太腐败了，也许他忍受不了跟皇帝、跟欧洲各国国王没完没了的斗争的严峻考验，反正事实是克里斯蒂安宣布退位，回去过隐居生活。但在他不到一年、短暂的统治期间，精神领袖的希望全都实现了。他们上克里斯蒂安那里去，后者跟他们在一起建立"克里斯蒂安修道士及贫民圣村"的社团。另一方面，当教皇在罗马最有势力的红衣主教之间充当调解人的时候，却有一些像科隆纳家族和奥西尼家族[①]那样有身分的人，秘密支持新的贫民运动；这对于过着金银珠宝、豪华奢侈生活的、有势力的人来说，真是一个奇怪的选择。我从未懂得，他们是

① 这两个家族都是意大利封建制时代的豪门望族。——译者

出于自身的政治目的而利用精神领袖呢，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支持基督教精神的潮流，可以证明他们淫逸的生活是正当的呢。从我对意大利事务所知甚少来判断，也许两种成分都有。举一个例子：红衣主教奥西尼把乌伯蒂诺提升为教士，其时前者已是精神领袖中最受尊敬的人物，他这样做是冒着被指控为异端分子的风险的。红衣主教本人在阿维尼翁[①]也曾保护过乌伯蒂诺。

然而，在这些情况中正如所发生的那样，一方而安格鲁斯和乌伯蒂诺根据教规布道，另一方面，许多普通教友接受了他们自己的讲道并超越一切控制在全国传播开来。这些弗拉蒂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行乞僧，就这样进入了意大利；许多人认为这种修道士很危险。这时候很难把这些高僧同其单纯的信徒区别开来，前者跟基督教会当局保持着接触，而后者现在却是生活在教会之外，没有任何财产，乞求施舍和靠双手的劳动度日。这些老百姓称之为弗拉蒂僧的修道士，跟法国的行乞僧完全相同，后者从皮埃尔·奥里埃那里吸取灵感。

克里斯蒂安五世的继位者为博尼费斯[②]八世，这位教皇突然表现出对精神领袖和一般弗拉蒂僧几乎不能容忍的态度。在行将终结的上一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他签署了一项称为"慎身"的教皇训令。在训令中教皇一举谴责托钵僧，谴责他们到处流浪行乞，是在方济各会的遥远的边缘上徘徊，也谴责精神领袖本人。此时，精神领袖们已把教派的精髓保存下来，退居过隐修生活了。

① 阿维尼翁为法国东南部、罗纳河畔一城市。——译者
② 这个词的意思是"旅馆老板"。——译者

博尼费斯八世驾崩，精神领袖们企图使一些继位者，其中有克雷门特五世，允许教派和平地留下来。我相信：要不是约翰二十二世的登基使他们的一切希望归于破灭，他们本来是会成功的。他当选于1316年，马上就给西西里国王写信，对国王说西西里已成了许多修道士的庇护所，要国王把那些修道士从西西里赶走。于是，约翰已把安格鲁斯·克拉列努斯和普罗旺斯的精神领袖囚禁起来。

并不是一切都能顺利地进行的，许多人在法庭上进行反抗。事实是：乌伯蒂诺和克拉列努斯想方设法争取获准离开该教派，而前者为本尼迪克特教派所接受，后者为克里斯蒂安教派所收容。但对那些继续过自由生活的修道士来说，约翰却毫不留情；他对这些修道士进行审讯，迫害他们，许多人被判处火刑烧死。

但是他认识到：要把威胁着教会权威基础的弗拉蒂僧斩草除根，就需要谴责作为他们宗教信仰的基础的概念。他们宣称基督及使徒，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没有任何财产，教皇把这一思想谴责为异端邪说。奇怪的立场！因为一个教皇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认为说基督是贫穷的概念是邪恶的。仅在一年以前，方济各会佩鲁贾例行大会支持了这个观点，教皇谴责这一个，也就是在谴责另一个。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佩鲁贾例行大会是教皇反对皇帝的斗争中的大逆转，这是事实。这样，在这以后，许多对帝国、对佩鲁贾大会一无所知的弗拉蒂僧，都被活活烧死了。

当我看着乌伯蒂诺这位传奇人物的时候，这些思绪不由涌上心头。导师把我介绍给他，老人用手抚摸着我的面颊，他的手温暖，几乎是烫人的。在他的手的触抚中，我懂得了

这位圣人和其他圣者的许多东西；我听过许多关于他们的事，我在阅读“圣教生命之树”的篇章时也了解了他们。我懂得了从他青年时代起就消耗他的精力的神秘主义之火；其时他虽然在巴黎学习，已从神学的沉思中撤了出来，把自己想象为已变成悔罪的从良的妓女；他跟福利尼奥的圣安格拉有很深的联系，后者最早使他领略到丰富的神秘生活，崇拜上帝；懂得了为什么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长为他热情的布道感到震惊，终于有一天他被撤回到拉维纳去。

我仔细看着他的脸：相貌就像圣母那样亲切和蔼，他跟圣母友好地交流着深沉的神圣的思想。我意识到他在1311年必定会采取更严厉得多的说法的，那时维也纳宗教会议因为有罗马教皇的教令“天堂的出路”，就把敌视精神领袖的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免职，但责令后者在教派中默默地生活；这位自我克制的斗士没有接受这一算计精明的妥协，而是为建立一个其基础是最严格的原则的独立教派而斗争。这位伟大的斗士那时战败了，因为在那些日子里，约翰二十二世倡议对皮埃尔·奥里埃的追随者（乌伯蒂诺本人也在追随者之列）进行讨伐，并宣称纳尔榜和贝齐埃尔[1]的修道士有罪。乌伯蒂诺毫不犹豫地反对教皇，保护了他已故朋友的名声。约翰为乌伯蒂诺的圣洁感到烦恼，不敢谴责他（虽然约翰当时谴责了其他人）。当时他的确向乌伯蒂诺提供了一条自救的道路：先是劝他，接着命令他参加克鲁尼亚会。乌伯蒂诺表面上怒气全消，软弱无力，但同时却非常灵活地在教皇的宫廷中争取到保护人和盟友。实际上他虽同意进住在佛兰德的格

① 这两个地方都在法国。——译者

姆布拉赫修道院，但我相信他从未到过那里；他仍留在阿维尼翁，在红衣主教奥西尼的旗号下，保卫方济各会的事业。

只是在最近（我所听到的风传含混不清），他这位在朝廷中的明星变得暗淡了，他不得不离开阿维尼翁。教皇把这位不可屈服的人说成是个到处流浪、地地道道的异端分子，命令手下追捕他。后来据说他踪迹全无。那天下午我从威廉跟修道院院长的谈话中得知，他就藏在这个修道院里。而现在他就在我面前。

“威廉”，他说，“你知道吗，他们差一点就把我杀害了。我不得不三更半夜逃走。”

“谁要杀害你？是约翰吗？”

“不是。约翰从来都不喜欢我，但他向来尊敬我。十年以前，毕竟是他，向我提供一条避免遭受审判的出路，命令我加入本尼迪克特教派，这样堵住我的敌人的嘴。他们长期以来咕咕哝哝，挖苦说，一个主张贫穷的斗士，竟然参加富有的教派，在红衣主教奥西尼的庭院里生活……威廉，你知道我蔑视人间的这些东西！但这是留在阿维尼翁，保护我的教友的方法。教皇害怕奥西尼，他从来不会伤害我一根毫毛。远不过三年以前，他曾把我作为他的使者，派往阿拉贡的国王那里去”。

“那么谁希望你倒霉呢？”

“他们全体。朝廷。他们企图暗杀我两次，他们企图使我不说话。你知道五年前发生的事。两年前他们宣告纳尔榜的行乞僧有罪，贝伦加·塔洛尼虽是审判者之一，仍然向教皇上诉。那是困难的时刻。约翰已颁布了两项反对精神领袖的训令，甚至切泽纳的迈克尔也认输了——顺便问一下，他

什么时候到达?”

“两天后将来到这里。”

“迈克尔……我们好久未见面了。现在他绕道来了，他知道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佩鲁贾例行会议确认我们是对的。但那时候，仍然是在1318年，他屈服于教皇，把普罗旺斯五名不屈服的精神领袖交给教皇，被烧死了，威廉……啊，真可怕!”他用双手掩着脸。

“但在塔洛尼上诉后，情况到底如何?”威廉问道。

“约翰不得不重开辩论，你知道吗?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朝廷上也有人疑团重重，即使朝廷中的方济各会会员——伪君子和伪善者，都乐于为了俸禄而出卖自己，但他们疑团重重。正是在这时，约翰要我起草一份关于贫穷的请愿书。这是完美之作，威廉，愿上帝原谅我的骄傲……。”

“我读过大作，是迈克尔给我看的。”

“甚至在我们自己的人中，也有犹豫不决者，例如：阿奎泰因大主教、圣维塔尔红衣主教，卡法主教……”

“一个白痴，”威廉说。

“愿他安息吧。他两年前见上帝去了”。

“上帝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同情心。那是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讹信。他仍活着，有人告诉我，他将成为使节。愿上帝保佑我们!”

“但他是赞成佩鲁贾例会的”，乌伯蒂诺说。

“的确是这样。他是这样一种人，他总是其对手的最好的斗士。”

“说真的，”乌伯蒂诺说，“甚至在那时，他对事业也不具有很大的帮助。事情结果毫无所获，但至少思想并未被宣布

为异端，而这一点很重要。这样别人就决不会忘记我。他们企图以种种手段陷害我，说我三年前曾在萨克森豪森，那时路易宣布约翰为异端。然而他们都知道当年七月我跟奥西尼在阿维尼翁……他们发现说，皇帝的声明中有几部分反映了我的思想。多么疯狂！”

“不那么疯狂”，威廉说，“我已经把从你的阿维尼翁声明和从奥里埃的一些段落中得到的思想告诉了他。”

“你？”乌伯蒂诺喊了起来，又惊又喜，”那么你同意我的意见！”

威廉似乎感到为难。“对当时的皇帝来说，那些是正确的思想，”他说得含糊其词。

乌伯蒂诺猜疑地看着他，“啊！但你并不真的相信这些思想，是吗？”

“告诉我”，威廉说，“告诉我：你是怎样逃脱那些狗的迫害的。”

“啊，的确是狗，威廉。疯狗。我发现自己甚至跟博纳格拉蒂亚也有冲突，你知道吗？”

“但博纳格拉蒂亚站在我们一边！”

“在我跟他做了长期的谈话后，他现在是这样了。当时他被说服了，他反对根本的教规。教皇将他关了一年。”

“我听说他现在跟我的一位朋友过往甚密，此人就是朝廷上奥卡姆的威廉。”

“我了解他不深，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没有热情，只有头脑，没有心肠。”

“但他那个头脑很聪明。”

“也许是吧，但那将断送他。”

"我将在那边再次会见他，我们将辩论逻辑问题。"

"嘘！威廉，"乌伯蒂诺说，微笑着，带有深切的慈爱，"你比你们的哲学家更好。只要你以前想要……"

"什么？"

"当我们上次在翁布里亚见面时——记得吗？——那位了不起的妇女……蒙特法尔科的克拉尔为我祈祷，治好了我的病，"他咕哝着，喜颜于色。"克拉尔……女性本质上是邪恶的，但当女性通过神圣活动就变得崇高庄严时，只有在这时它才能是神的恩典最崇高的媒介。你知道最纯洁的贞洁怎样给我的生命以灵感，威廉，"——他抓住我的导师的胳膊，全身颤抖——"你知道我多么强烈地——是的，是强烈地——渴望苦修的心情，努力克制我情欲的冲动，使自己的全身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爱所照透……但是，我生命中的三个妇女，对我来说，是天国的使者。福利尼奥的安格拉，卡斯特洛镇的玛格丽特（当我只写完一本书的三分之一时，她就把全书的结尾说出来），最后是蒙特法尔科的克拉尔。这是天赐之物，我，是的，我应该研究她的奇迹，在圣母堂移动之前把她的圣洁向芸芸众生宣布。你当时在场，威廉，你本来是能帮助我采取这一神圣的行动的，可你却不愿——"

"但你邀我参与的神圣行动是把本蒂文加、贾科莫，和吉奥凡努丘送往火刑柱，"威廉温和地说。

"他们以自己的堕落糟蹋了我对她的回忆，而你是裁判者！"

"这恰恰是我请求他们解除我的职务的原因，我不喜欢干这种差事，也不喜欢——坦率地说——你引诱本蒂文加供认罪过的方式。你假装想参加他异端的教派（如果是这样的教

派的话)，你从他那里偷走了秘密，就让人逮捕他。”

“但那是对基督的敌人起诉的方式！他们是持异端者，假使徒；他们散发出多尔西诺的臭气！”

“他们是克拉尔的朋友。”

“决不是，威廉。在克拉尔给人留下的回忆中，你不应该投入哪怕丝毫的阴影。”

“但他们跟她有联系。”

“他们是方济各会教派教士，自称为精神领袖；实际上他们是那个社团的修道士！但你知道：在审判中古比奥的本蒂文加明白清楚地自称为传道者。那时候他和贝瓦尼亚的吉奥凡努丘勾引修女，对她们说地狱并不存在，肉欲的满足可以不冒犯上帝；说上帝的躯体(主啊！原谅我！)可以在人和修女睡觉后得到；说在上帝眼中，从良的妓女比处女亚格尼斯更值得宠爱；说俗子凡夫称作魔王的，就是上帝，因为魔王是知识，而根据定义，上帝也是知识！正是有福的克拉尔在听了这些话后产生幻象，上帝显圣，告诉她那些人是自由之魔鬼邪恶的追随者！”

“他们是方济各会教派修道士，心中燃烧着跟克拉尔的相同的幻象：欢喜若狂的幻象跟邪恶的疯狂之间常常只有一步之遥，”威廉说。

乌伯蒂诺绞着手，眼睛又充满着泪水。“别说了，威廉。你怎能把欢喜若狂的爱的时刻跟感情的疯狂混为一谈？前者在心中燃烧，流涌出芳馥幽雅的清香，后者则散发着臭气。本蒂文加怂恿别人去触抚人家裸露着的手臂；他宣称：男人和女人赤身露体躺在一块，这是从感情的压抑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办法。”

“Et non commiscebantur ad invicem (但没有交合)”。

“撒谎！他们寻求欢乐，而他们找到了。如果肉欲刺激强烈，为了满足肉欲，如果男女躺在一块，处处触抚和吻着，裸露的肚子接触着裸露的肚子，他们也认为那不是罪恶！”

我承认乌伯蒂诺污辱别人犯罪的方式，并不使我产生有德行的思想。我的导师必定意识到我感到不安，就打断了那位圣洁的人的话。

“乌伯蒂诺，你热爱上帝，痛恨邪恶，精神都是强烈的。我的意思是说：天使般的人的热情和魔鬼的热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二者都总是愿望极端激动的产物。”

“哦，有差别，我知道这种差别！”乌伯蒂诺说，灵感上来了。“你说想好和想坏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因为它总是指引愿望的问题。这是对的。但不同在于目的，目的是清楚的，上帝在此，而魔鬼在彼。”

“我担心我不再知道如何区分，乌伯蒂诺。你的福利尼奥的安格拉不是说过吗？那天她万分激动，发现自己是在耶稣的墓中。难道她不是说，她怎样起初吻他的胸部，看见他闭着眼躺着，接着她吻他的嘴，从唇间涌出一股无法名状的甜蜜；停了片刻，她把脸颊贴在基督的脸颊上，基督把手放在她的脸颊上，搂紧了她——正如她所说的——她的幸福变得庄严崇高起来……”

“这跟感官的冲动有什么关系？”乌伯蒂诺问。“那是神秘的经验，并且躯体是上帝的躯体。”

“也许我习惯于牛津的思想，”威廉说，“在那里甚至神秘的经验是具有另一种……”

“一切都在心灵中。”乌伯蒂诺微笑着。

“或者说在眼中。上帝在镜子反映的影像中，太阳照射出次序分明的各部分反射在颜色的扩散中、照射到湿叶的反光中看到了光辉……当弗朗西斯赞美上帝的创造物、花、草、水、空气时，难道这种爱对他来说不是更可亲吗？我认为这种爱不会产生任何陷阱。但我怀疑那变成跟上帝的谈话的爱，会成为肉体接触所感到的震颤……”

“你是在亵渎上帝，威廉！那不是一码事。在热爱十字架上的上帝的心灵的出神入化，同蒙特法尔科的假使徒卑鄙而腐朽的勾魂之间有巨大的深渊……”

“他们不是假使徒，他们是自由神灵的教士；你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有什么不同吗？你没有听到审判的情况。我怕在克拉尔在那个地方所创造的圣洁的气氛中哪怕暂时撒下魔王的阴影，自己从来都不敢记录下一些忏悔。但我知道一些事情和一些情况，威廉！他们夜里聚集在密室，抱来初生婴儿，在他们之间互相抛来抛去，直到婴儿被打死……或因其他原因致死……谁最后抓住还活着的婴儿，挟住他致死，就成为那个教派的头头……婴儿的尸体剁成肉泥，和面粉揉在一起，制作亵渎神明的烙饼！”

“乌伯蒂诺，”威廉坚定地说，“许多世纪以前，亚美尼亚的主教就说保罗教派①是这么干的，还说波哥密尔兹异端②

① 基督教一教派。据说为叙利亚的君士坦丁于七世纪下半叶所创。他们拒不承认《旧约》和宗教仪式的权威。据说此教派于13世纪归于消灭。——译者

② 为10—15世纪基督教一异端教派。据说巴锡尔所创，也许是保罗教派的一个分支。按照教义，他们是摩尼教徒或信奉基督幻影说的人。此教派在保加利亚甚盛，从那里传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译者

也是这么干的。”

“那有什么关系？魔王顽固执拗，他设圈套、诱引人，都遵循一定之规，千年万年都一再实行他的仪式；他总是老样子，这恰恰是我们把他看作敌人的原因！他向你发誓：他们在复活节之夜点烛，把姑娘带进密室，然后把烛吹灭，向姑娘扑去，即使姑娘是血亲他们也这么干……如果从这交合中生出婴儿，就举行地狱的仪式：众人围着一小酒坛而坐，他们管这叫小桶，喝得酩酊大醉，就把婴儿剁成肉泥，把婴儿血倒进无柄酒杯；或者把活着婴儿烧死，把婴儿骨灰和着婴儿血，一饮而尽！”

“但那是三百年前迈克尔·普塞鲁斯在书中这么写的，说的是魔鬼的行径！谁告诉你这些事的呢？”

“他们呀。本蒂文加和其他人，在严刑拷打下说的！”

“有唯一一种比欢乐更能唤起动物的感情，那就是痛苦。在严刑拷打下，你就像处身于产生幻象的草原上。我听过的一切事，又像是有人在告诉你；你读过的一切，又重新涌上心头；你好像在被人运走，但不是运向天堂，而是堕入地狱。在严刑拷打下，你不仅说出审判员所需要的东西，也说出你想象为可能取悦于他的东西，因为你和他之间建立了一种契约（这真正是魔鬼的契约）……这些事情我知道，乌伯蒂诺；我也属于相信用炽热的烙铁能叫他们说真话的那类人。好啦，让我告诉你，炽热逼出来的真话来自另一种火焰。在严刑拷打下，本蒂文加可能说出最荒谬的假话，因为说话的，不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欲望——他灵魂中的魔鬼。”

“欲望？”

“是欲望。正像有代表崇拜的欲望一样，也有代表痛苦的

欲望，甚至代表谦卑的欲望。如果几乎毫不费力就使反抗的天使把其崇拜从对骄傲和反抗的崇拜和谦卑中转移开的话，那么对一个人还能期望什么呢？瞧，现在你知道，在我从事裁判时想到的就是这一点。这就是我洗手不干的原因。我没有审查邪恶者的弱点的勇气，因为我发现邪恶者的弱点跟圣洁者的完全相同。”

乌伯蒂诺听完威廉的话，好像并不理解。老人的表情好像充满着深情的怜悯，我从他的表情中知道他认为威廉是应受到处罚的感情的牺牲品；他原谅了这一点，因为他很爱我的导师。乌伯蒂诺打断他的话，以痛苦的声调说：“没有关系。如果你感到的就是这样，你不干了，这是对的，必须跟诱惑作斗争。我还是没有得到你的支持，要是有了它，本来是可以把那伙人打垮的。而代之而来的，你知道现在情况怎样了。我本人被指控为对他们软弱无力，被怀疑为异端。你在跟邪恶作斗争中也是软弱无力的。邪恶，威廉！这种谴责永远不会停止，这种阴暗、这种泥潭将阻挡我们，使我们不能到达神圣的源泉吗？”他向前挪挪，更加挨近威廉，好像怕有人偷听。“这里，甚至在这座专门从事祈祷的院子里也有，你知道吗？”

“知道。院长已经跟我说了；实际上他请我帮助他揭露真相。”

“那么你就观察，就调查吧！以山猫的眼睛观察两个方向：欲望和骄傲。”

“欲望？”

“是的，欲望。死去的年轻人身上有某些……女性因而是魔鬼的成分。他有想跟梦魔交合的少女的眼睛。但我说在

这座骄傲至上、奉献给智慧的幻觉的修道院，还有‘骄傲’，智力的骄傲。”

“如果你略为知情，请帮助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的，就是毫不知道。但心灵感到一些事情。让你的心灵说话，观察人们的脸部表情，别听信言词……得啦得啦，为什么定要说这些糟透了的事，吓唬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呢?”他淡蓝色的眼睛看着我，长长的白手指抚抚我的脸颊，我本能地要后退，但我控制住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后退是要得罪他的，而且他的意图很纯洁。“毋宁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他说，再次转向威廉。“从那时以来你干了什么呢？已经——”

“十八年了。我返回祖国，在牛津从事研究，研究大自然。”

“大自然很好，因为她是上帝的女儿，”乌伯蒂诺说。

“上帝必定也是好的，因为上帝产生出自然，”威廉微笑着说。“我研究，我遇到一些很博学的朋友。后来我结识了马西留斯①；他关于帝国、人民、关于大地上各王国的新法则的思想吸引了我，这样我最后参加了向皇帝②提出建议、意见的那个教士集团。但你知道这些事，我写信告诉你了。当他们告诉我你在这里时，我在博比奥欢喜雀跃。我们原先以为你消失了。但由于你现在跟我们在一起，你几天后可以帮很多忙，到那时迈克尔也到达这里了。跟佩伦加·塔洛尼将有一场严重的冲突，我的确认为我们将有某种消遣。”

乌伯蒂诺看着他，露出勉强的微笑：“我从来都不能说你

① 意大利学者和政治理论家。生于1270年，大约死于1342年。他是劝国王（巴伐利亚的路易）反对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理论家。他的思想甚至影响到后来的宗教改革家路德。——译者

② 这里的皇帝就是指巴伐利亚的路易。——译者

们英国人什么时候说话认真。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可消遣的。教派的生存危若累卵，那是你的教派，在我的心灵中那也是我的教派。我将恳求迈克尔别上阿维尼翁去。约翰在要他，找他，太固执地邀请他。别相信那个法国老家伙。啊，上帝，您的教会已落入谁之手！”他把头转向圣坛。“教会变成了妓女，为奢侈所削弱；她像蛇一样在炽热的欲望中游荡着。贝特勒厄姆①马厩无掩饰的纯洁，就像十字架的生命一样都是木质的，朴素无华，如今堕落到金银珠宝的狂宴作乐！看啊，看这里：你已看见门口！偶像的骄傲无法逃脱！魔王的日子最后迫在眉睫，我担心，威廉！”他环顾四周，睁大眼睛看着中殿，好象魔王随时都将出现，我实际上期望看一看他。“魔王的代理人已经在这里了，魔王派他们来，就像基督把使徒派到世界上来一样！他们在蹂躏天堂，通过欺骗、伪善、暴力进行引诱。正是在这时上帝不得不派出他的仆人伊利贾和埃诺克②，上帝使他们在人间乐园活着，以便有朝一日挫败魔王。他们将穿着粗布麻衣预言未来，将以言行宣讲赎罪的苦行……”

“他们已经来了，乌伯蒂诺，”威廉说，显示出其方济各会道袍。

“但他们还没有取得胜利；正是在这一时刻，魔王大发脾气，要指挥杀戮埃诺克和伊利贾，并把他们的尸体示众，从而使众人害怕，不敢模仿他们。正像他们要杀害我……”

① 巴勒斯坦一市镇，在耶路撒冷以南约5英里处。现代阿拉伯语名称为贝特拉姆（Beit Lahm）。根据基督教《圣经》，此为耶稣基督诞生地。——译者

② 伊利贾，9世纪希伯来预言家。在《新约》中叫做伊利亚斯。据说他为人民造福。埃诺克，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早期的主教之一。据说他活了365岁，“后来肉身不死而升天。”——译者

那时我很害怕，我想乌伯蒂诺近乎一种神圣的疯狂，因此我感到害怕。现在已天长时远，明白了我所知道的事——即两年之后他在一个德国城市中被人神秘地暗害，凶手却从未发现——现在我更不寒而栗，因为很明显，乌伯蒂诺在那天夜晚正预言到这一点。

“修道院院长约钦姆道出了真理，你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了人类历史的第六个时代，这时两个魔王出现：神秘的魔王和真正的魔王。在弗朗西斯出现，以自己的肉身接受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五处伤口之后，现在在第六个时代正发生着这样的事。博尼费斯是神秘的魔王，克里斯蒂安的退位没有经过正当的手续。博尼费斯是海怪，他的七个头代表着犯死罪，十个角代表着冒犯圣训；他周围的红衣主教是蝗虫，身躯为阿玻里昂[1]！这怪物的型号，如果用希腊字母来表示的话，就是本尼迪克特！”他盯着我，看看我是否理解，接着伸出一个手指，告诫我说：“本尼迪克特十一世是真正的魔王，大地上产生的野兽！上帝允许这样一个罪恶的妖怪统治基督教教会，以便使其继任者的美德因天福而大放光彩！”

“但是，神父，”我鼓起勇气，声音低微地回答说，“他的继任者是约翰！”

乌伯蒂诺把一只手搁在额头上，好像要驱散令人烦恼的梦。他艰难地呼吸着，他累了。“确实，那些深谋远虑是错误的，我们仍在等待着天使般的教皇……但同时弗朗西斯和多明俄已出现了。”他眼睛望着上天，好像在祈祷(但我肯定他

① 专司毁灭的天使。阿玻里昂为希腊语译音，希伯来语的名称叫做阿巴顿，原意为无底深渊的守护神。英国作家班扬在《天路历程》中把阿玻里昂称为反基督教分子。——译者。

是在引述他论生命之树的伟大著作中的一段），说："香火缭绕，要迎来纯洁的天使；富有成果的预言，驱散天空中的阴霾，阳光照耀，光洁明亮……是的，这些是前景：天使般的教皇必定出现。"

"就那样吧，乌伯蒂诺，"威廉说。"在此同时，我来这里是要防止人间的皇帝被废黜。多尔西诺也在布道，祈求你的天使般的教皇出现……"

"别再提那个阴险毒辣的家伙的名字了！"乌伯蒂诺喊道。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悲哀变成愤怒。"他已经玷污了卡拉布里亚的约钦姆的话，并使这些话带来死亡和污秽。如果说魔王有一个使者的话，他就是！但是你，威廉，说出这种话，因为你并不真的相信魔王的出现，你在牛津的大师们教你把理性当作偶像崇拜，使你心灵中的预言才能干涸了！"

"你错了，乌伯蒂诺，"威廉很严肃地回答说，"你知道在我的导师中，我更尊敬罗杰·培根……。"

"就是痴心妄想说出飞行机器的那位，"乌伯蒂诺痛苦地咕哝说。

"此人清楚而安详地谈论魔王，深知世界的腐化和学术的堕落的含义。但他教导说：准备抵制魔王的到来，只有一条路：研究大自然的秘密，运用知识以便为人类造福。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草药治病的特性，研究石头的性质，甚至通过设计使你发笑的飞行机器，做好准备跟魔王作斗争。"

"你的培根所说的魔王是培养知识骄傲的借口。"

"这是神圣的借口。"

"任何借口性的东西都不是神圣的。威廉，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很相信你。克制你的知识吧！学会为上帝的伤

口而哭泣，抛弃你的书本吧！”

“我愿只献身于你的事业，”威廉微笑着说。

乌伯蒂诺也笑了，向他摇动一个手指，作出威胁的样子。“愚蠢的英国人，不要太讥笑你的对手。你不能爱的人，你倒应该害怕。在修道院这里要提防着点。我并不喜欢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要更好地了解这座修道院，”威廉说，向乌伯蒂诺告辞。“走吧，阿德索。”

“我告诉你它不好，你却回答说你要更好地了解它。唉！”乌伯蒂诺说，摇摇头。

“顺便问一下，”威廉说，他已经走到中殿的一半，“样子像野兽、说的话是巴别塔语言的那个修道士，是什么人？”

“萨尔瓦托吗？”乌伯蒂诺已经跪下了，转过身来说。“我认为他是我送给这座修道院的一个礼物……连同那位修道院的生活总管。当我脱下方济各会的道袍时，我回到老地方卡萨列修道院逗留一段时间，发现那里的修道士处境困难，因为社团指控他们是我的宗派（他们是这么说的）的信徒……，我为了帮助他们而竭尽全力，努力争取让他们学我的样（即表面上脱离方济各会）。萨尔瓦托和雷米吉奥，我去年到这里时就已发现他们两个。萨尔瓦托……他样子的确像野兽，但他乐于助人。”

威廉犹豫了一阵子。“我听他说过Penitenziagite（苦修赎罪）。”

乌伯蒂诺不说话了。他挥了挥一只手，好像要驱除一种讨厌的思想。“不，我不相信情况竟然如此。你知道那些在这里做杂役的僧侣是怎样一种货色。都是些乡下佬。他们也

许听到某个云游的传道士说的话，但并不懂得话的意思。我倒有其他事情要责备萨尔瓦托的：他是贪婪的野兽，欲望强烈。但没有，没有违反正统的地方。而这座修道院的弊病却是另一回事。在那些了解深情的人中去探求真相，不要到一无所知的人中去打听。不要只根据片言只语，就筑起怀疑的城堡。”

“我决不会干这种事，”威廉回答说。“我不当裁判者，正是为了避免干这种事。但我也乐于听别人的言语，然后加以考虑。”

“你想得太多了。孩子，”他说，后来转而对我说话，“别学你的导师那么多的坏榜样。必须思考的只有一件事——这是在我生命行将结束时认识到的——那就是死亡。死亡是人生跋涉者的安息——是万事万物的归宿。让我现在祈祷吧。”

下午两、三点钟左右

叙述威廉跟草药师塞维里努斯间富有学识的谈话。

我们又走下中殿，从我们进去的门走出来。我还听见乌伯蒂诺的话，所有这些话在我头脑中嗡嗡作响。

“那个人真……怪，”我竟然敢于对威廉说。

“他在许多方面是，或者曾经是伟大人物，正是因此他才怪，只有微小的人才正正常常。乌伯蒂诺本来会成为他帮助烧死的异端分子，或成为神圣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他非常接近于这两个反常情况。我跟乌伯蒂诺交谈时有这种印象：地狱是从另一方面看的天堂。”

我不懂他的意思，就问：“从哪方面？”

“啊，真的，”威廉承认这是问题。“这是要懂得是否有几个方面，是否有一个整体的问题。但别想我的话了，别看那大门口了，”当时我被大门的雕像（进来时我已看到了）所吸引，转过身去看，他轻轻拍着我的颈背这样说，“这些雕像今天把你吓坏了，所有这些雕像。”

我转回身来走向出口，这时看见我的前面有另一个修道士。他也许跟威廉年纪一般大，他微笑着，亲切地招呼我们。

他说他是桑克特·文德尔的塞维里努斯，是草药僧，负责管理浴室、药房和园子。如果我们要熟悉修道院整个大院的道路的话，他唯我们之命是从。

威廉谢谢他，说，从进来时他就注意到那个精心管理的菜园，那里好像不仅栽种可食用的植物，也种着药用植物，即使那时有雪，他也能看出来。

“这个园子在春天或夏天，植物繁茂，鲜花盛开，真是比造物主的颂扬还美妙。”塞维里努斯接着有点道歉地说：“但现在是冬天。甚至在现在，种草药的人也能从枯枝上看到将来的植物，能告诉这个园子比任何草药谱所收的内容都要更加品种繁多，更加色彩缤纷，像那些书籍的装帧那样美观、悦目。还有，奇妙的草药在冬天也可以栽培，我保存一些采集到的草药，随时准备投入我实验室的锅中提炼。我用酢浆草根治疗粘膜炎，用锦葵属植物的草熬成膏药治皮肤病，用草药治疗湿疹；把蛇草根剁了碾碎，治疗腹泻和妇女病。胡椒是助消化良药，款冬可治咳嗽。提炼的龙胆也帮助消化，我用甘草和刺柏做有奇效的浸剂，用接骨木茎皮熬膏，治疗肝病。皂草根浸在冷水中的浸剂可治疗卡他病，至于拔地麻，其性质你是肯定知道的了。”

“你的草药，种类繁多；不同气候下生长的你都有。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一方面这是因为上帝的仁慈，上帝把我们这一高地置于这样的地区，南临大海，受到温暖的微风的吹拂，北边是高山，有高山的树林作为屏障。另一方面是要感谢我的技艺；技艺虽然微不足道，我是按照导师的愿望学会的。一些植物甚至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也能生长，如果你照顾到它们的土壤、

养分和生长情况的话。”

“但你也种只是为了食用的植物吗?”我问道。

“啊，我的馋小伙，这里的植物，只要你吃用适量，没有一种是不可以当作粮食的，没有一种是对身体没有好处的。只有食用过量才引起疾病。拿南瓜来说吧。南瓜性凉湿，止渴，但要是吃烂南瓜，就会泻肚，就必须把咸芥末酱绑在你的肚子上。而葱头呢?它性温温，少量吃用会增强性欲(自然这是对那些不像我们一样立誓的人说的)，但吃用太多会头昏，饮用牛奶和醋可解之。”他狡诈地补充说:“年轻的修道士应该总是少吃葱头，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吃用大蒜作为代用品，大蒜性温干，有很好的解毒作用。但不要吃用过量，因为它使脑子中产生许多古怪的念头，要驱除掉不容易。相反，豆类生尿，养人。这两样都是好东西。但它们使人生恶梦，然而要比某些其他植物好得多。有一些实际上会引起邪恶的幻象。”

“哪些呢?”我问道:

“啊哈，我们的见习修道士想知道的太多了。有一些东西是只有草药家才必须知道的，否则任何没有头脑的人都可以对幻象进行分类，换句话说，都可以用草本植物制造谎言。”

“但你只需要一点荨麻或罗伊布草或奥利雷巴斯草就可以防止这些幻象的出现，”威廉接着说，“我希望你有一些好草药。”

塞维里努斯斜瞥了我的导师一眼，说:“你对草药感兴趣?”

“有点兴趣，”威廉谦逊地说，“从我读了巴尔达奇的乌布伯舍西姆的《健身术》以来……”

“是阿布·阿桑·阿尔—穆奇塔·伊本—波特兰。”

“或如你们爱用的名称，是埃鲁卡西姆·埃利米塔。不知道在这里能否找到一本。”

“这里有最漂亮的一本，它有许多帧精美的插图。”

“赞美上天！有普拉蒂亚留斯的《草药精粹》吗？”

“也有。还有亚里斯多德的《植物书》，译者是萨里谢尔的阿尔菲雷德。”

“据说亚里斯多德实际上没有写这本书，”威廉说，“正如后来发现他不是《原因篇》的作者那样。”

“不管怎么样，那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塞维里努斯评论说，我的导师乐于同意他的说法，也不问那位草药专家说的是《植物书》呢，还是《原因篇》。这两部著作我未读过，但从他们的谈话看来，它们必定很伟大。

塞维里努斯作结论似地说：“跟你就草药做坦率的交谈，感到高兴。”

“我将更高兴”。威廉说，“我认为你们教派有保持沉默的教规，我们不能突破这一教规吗？”

塞维里努斯说：“几百年来已经根据不同的集团对这条教规进行修改。教规规定是对《圣经》、神谕说的，不涉及学习和研究。但你知道我们教派的研究已发展到多深的程度，现已进入对神事和人类事务的研究了。教规还规定要集体住宿，但正像我们这里的情况那样，修道士经常有在夜里冥思苦想的机会，那是允许的；所以每个修道士都有自己的小房间。教规在保持缄默的问题上是很严格的，在这一点上，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从事手工劳动的、而且进行研究的修道士都不能跟他们的师兄弟交谈。但本修道院首先是学者的集体，

修道士交换他们学业中积累的财富，常常是有益的。关于学习和研究所进行的一切交谈都认为是合法的、有利的，只要不在食堂或祭礼、祷告时进行交谈就行。”

“你跟奥特朗托的阿德尔莫交谈的时候多吗？”威廉突然问道。

塞维里努斯并不感到惊讶。“我知道院长已经跟你谈了，”他说。“不，我并不经常跟他交谈。他的时间都用来装帧书稿。我的确偶尔听到他跟其他修道士，萨尔维米克的维南蒂乌斯或布尔戈斯的约尔格交谈他的工作的性质。此外，我并不在经堂里度过时光，而呆在实验室里，”他向药房那边点点头。

“我懂了，”威廉说。“这样你并不知道阿德尔莫是否有幻象。”

“幻象？”

“举例来说，像你的草药所引起的那些幻象。”

塞维里努斯强硬起来，“我告诉过你：我贮存危险的草药非常经心。”

“我的意思不在这里，”威廉赶紧澄清，“我是说一般的幻象。”

“我不懂，”塞维里努斯寸步不让。

“我是在想有一个修道士在夜里在大殿里行走。根据院长的说法，那些在禁辰进入大殿的人……要陷入可怕的情况……哦，我是说，我是在想他可能产生魔鬼的幻象，幻象使驱他堕下悬崖。”

“我告诉过你：我平常不上经堂，除非需要一本书时才上那里去；一般来说我有自己的植物标本集，我把标本集保存在药房里。我说过，阿德尔莫跟约尔格、维南蒂乌斯……

自然还有贝伦加非常接近。”

甚至我也感到塞维里努斯的声音中有犹豫不决，我的导师当然不会不觉察到这一点：“贝伦加？为什么说‘自然还有’？”

“阿伦德尔的贝伦加。他是图书馆馆长的助手。他们都是同龄人，一起入院当见习修道士的。他们交谈问题，是完全正常的。那就是我的意思。”

“啊，那就是你的意思，”威廉重复一句。出乎意外的是他并不追问下去。实际上他断然话锋一转，说：“但也许现在让我们也来看看大殿吧，你愿意当我们的向导吗？”

“很高兴”，塞维里努斯说，很明显松了一口气。他领着我们从园子边走过，来到了大殿的西面。

“面对着园子的是通往厨房的大门，”他说，“但厨房只占第一层的西半部，另一半是食堂。从礼拜堂的唱诗班的席位后面可来到主楼的南口，南口有两个门，通往厨房和食堂。但我们可以从这里进入，因为从厨房可以走到食堂。”

当我走进大厨房时，就意识到主楼的整个高度围起一个八边形的空间；我后来知道这是一种高大的井，没有任何通路；井壁上开着宽大的窗户，像在外墙上开着的那样。厨房是烟雾缭绕的通道大厅，许多雇工已在忙于做晚饭。在一张大桌旁，两个雇工在做三麦（大麦、燕麦、黑麦）菜饼，切萝卜、水芹和胡萝卜。附近另一个厨工的蒸鱼做好了（散发出酒味），正在往鱼上浇洋苏叶、欧芹、香菜、大蒜、胡椒咸汁。

西塔下有一大烤面包炉，炉中跳动着微红的火苗。南塔中有一巨大无比的壁炉，炉上几个大锅的汤滚开着，烤肉叉

子在翻过来，又翻过去。通过向礼拜堂后面仓前空场开着的门看到有几个捎着猪肉的猪倌正在走进来。我们从同一个门出去，发现自己是在高地的极东端的场地上，靠墙盖起许多建筑物。塞维里努斯向我解释说，第一排是谷仓，接着是马厩，然后是牛栏、鸡笼，有篷顶的是羊圈。在猪圈外，猪倌在搅动着一大罐刚宰的猪的猪血，防止猪血凝结。如果均匀而有力地搅动猪血，那么猪血因寒冷天气在以后几天内仍将保持液态，然后可以用来做血肠。

我们又进入主楼，穿过食堂时浏了食堂一眼，向东塔走去。食堂占两个塔之间的空间；两个塔之中的北塔有一壁炉，另一个塔有一环形楼梯，通往设在第二层楼的经堂。修道士每天从这个楼梯上去工作，要不就利用另外两个楼梯；这两个楼梯为螺旋形，一个外面为这里的壁炉，另一个外面为厨房的烤炉，所以很暖和，但不那么方便。

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威廉问今天在经堂里是否会找到人。塞维里努斯微微一笑，说，对本尼迪克特教徒的修道士来说，工作就是祈祷。星期天的祷告延续的时间长些，但分派去研究经书的修道士仍然可以在经堂呆上几个钟头，通常是交流观察、探讨、思考《圣经》的成果。

三点以后

叙述参观经堂的情况，遇到许多学者、抄经师和校订师，以及一个期望魔鬼到来的盲叟。

当我们往上爬时，我看到导师在观察窗户，光线从窗户透进来，照亮楼梯。也许我在变得像他一样聪明，因为我立刻注意到窗户的位置，人是难以够着它的。另一方面，食堂的窗户（这是第一层楼唯一的俯瞰着悬崖正面的一些窗户）也似乎不容易够着，因为窗户下面没有任何家具。

当我们爬完楼梯时，就走过东塔进入经堂；一进入那里我就禁不住惊呼起来。这一层不像下一层那样隔为两间，因此在我看来它的空间很大。坚固的柱子支撑着的天花板成弯状，不太高（比教堂的天花板矮，但比我所见过的牧师会议室的高），这些天花板围起来成了光线最充足的空间，因为光线透过八边形的中央天井、透过每条较长的边上开着的三个大窗户、每个塔的五条外边的边条上开着的小窗户和八个高而窄的窗户射进来。

窗户如此之多，就意味着即使在冬季的下午，这个大空间仍然有光线不断地照射进来。窗格玻璃不像教堂的窗户那样是有色玻璃，铅框方形的玻璃是透明的，这使光线以尽可能

纯的色调射进来，不受到人工的任何影响，这样就能满足读书写作照明的要求。我在别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参观过许多经堂，但没有一个像这个经堂的光线这样好的。自然光的泻入，使经堂明亮异常；光亮所体现的精神原则，光辉灿烂，是一切美好事物和学问的源泉，是这个经堂所体现的匀称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因为三个因素同时起作用才能创造美：首先是完整或完善，因此我们认为一切不完整的事物都是丑恶的，然后是匀称或和谐；最后是明晰和光亮。实际上我们把那些有明快色彩的事物称为美。因为美的事物意味着和平，因为和平、善和美能消弭我们的欲望，所以我感到在这里得到很大的安慰，由此想到这里工作必定是很愉快的。

那个下午我的视线所及使我感到那是可以快乐地做学问的场所。我后来参观过圣格尔的经堂，它同样比例适当，也是跟图书馆分开的（在别的修道院，修道士在藏书的地方工作），但不像这个经堂的布置这样完美。古经师、图书馆管理员、校订师和学者，每人都有自己的书桌；每个窗户下都有一张书桌。因为有四十个窗户（此数甚确，从四乘十得出，就像基督教十诫乘以四种基本美德那样），所以有四十个修道士可以同时工作，虽然当时在工作的也许只有三十个修道士。塞维里努斯向我们解释说，在经堂工作的修道士可以不参加九点左右、中午和下午两三点钟所作的祷告，这样在白天的时辰他们无须丢下工作，只在下午四点半左右日落时才停止干活。

最亮的地方是给古经师、最有经验的书籍装帧师、校订师和抄经师预备的。每张书桌都备有装帧和抄写所要使用的一切物品：墨水角瓶、一些修道士用薄刀削尖的鹅毛笔、用

来磨光羊皮纸的轻石、给书写划线的直尺。每个抄经师的面前，斜面的书桌的顶端有一个小台架，要抄的经书就放在这个小台架上，书页用挖出空格的薄板压住，露出那时正在照抄的那一行。一些修道士有金色和各种颜色的墨水。其他修道士只是在读书，他们在个人笔记本上或书板上记下注解。

但我没有时间观察他们工作，因为图书馆馆长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希尔德谢姆的马拉奇。他的脸部表情，装作欢迎的样子；但我一见到如此怪异的相貌，就禁不住发抖。他个子高，很瘦，手和脚大而笨拙。他身着黑袍，大步大步走过来时，他的样子真叫人倒胃口。他从外面进来，头巾未除，这在他苍白的脸上投下一道阴影，使他大而忧郁的眼睛带有某种痛苦的神情。他的相貌似乎只剩许多种感情的痕迹，因为意志惩戒了这些感情，但五官再也流露不出感情来，所以他脸上失去了生气。脸上皱纹充分表现出他的悲哀和严厉。眼光是如何锐利，一眼就能猜透跟他说话的人的心事，洞察隐秘的思想，这样人们就受不了他眼睛的询问，不想再一次看他的眼睛了。

图书馆馆长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当时正在工作的修道士。马拉奇还告诉我们每个修道士都担负什么工作；我钦佩每个修道士对知识、对研究经书的献身精神。这样我认识了萨尔维米克的维南蒂乌斯，他是把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译过来的译者，亚里斯多德的译者。亚里斯多德无疑是所有的人中最博学者。乌普萨拉的本诺，一位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修道士，正在研究修辞学。亚历山大里亚的埃马罗，他当抄经师只有几个月，正在抄图书馆从别处借来的书；然后是一些来自各地的装帧工：克龙马克诺瓦斯的帕特里克，托莱多的拉巴诺，

爱奥纳的马格努斯，赫里福德的瓦尔多。

名单肯定能继续列出来；名单是精彩而生动的描写手段，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奇妙的了。但我必须言归正传，谈谈我们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出许多有用的痕迹，说明修道士中存在着微妙的不安，以及对我们的所有谈话仍有一些无言的关注。

我的导师开始跟马拉奇谈话时赞扬了经堂的完美和工作的勤奋，询问了那里工作的程序，因为（他说得极其尖锐）这座图书馆名闻四海，他想看看那里的图书。马拉奇重复了院长已经说过的话，向他解释说：修道士向图书馆馆长要他想参考的书，如果该项要求是有道理的并且是虔诚的，馆长就去上面的图书馆把书取出来。威廉问：怎样才能找出楼上书架上所保存的书的书名呢，马拉奇指给他看：由一条小金链固定在他自己书桌上的厚厚的抄本，上面密密麻麻写了许多书名。

威廉把手探进道袍里，在胸前鼓起像袋状的地方掏出一件东西（这东西我在旅途中曾见过），戴起来。这是一个分叉的小玩意儿，构造正好架在鼻梁上（至少可以架在他高高的鹰钩鼻梁上），就像骑士双腿分开坐在马背上，鸟栖息在栖木上双翼下垂那样。两边有两个椭圆形的金属框，中间有两个杏仁般的玻璃，其厚度像无脚酒杯的平底。威廉喜欢戴着这小玩意儿阅读，说这会使他比自然视力看得更清楚，否则，他上年纪了，特别是当白天光线暗淡时，视力就不太行了。这小玩意儿不适合于远视，只用于近视；远视时威廉的眼睛很好使。戴着这些镜片，他可以阅读字迹模糊不清的手稿，这些字迹，即使是我要读懂也有困难。他向我解释说，人过

中年，即使视力一直很好，眼睛也变硬了，眼珠也变得不听使唤了，这样，许多有学问的人过了五十个春秋之后，就阅读和写作来说，他实际上已经死亡。对于本来可以再工作多年，贡献其智力的最好成果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不幸。现在要赞美上帝，因为有人发明并且制造出这种器具。他对我说，这支持了罗杰·培根的思想，培根说过，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延长人的生命。

别的修道士非常好奇地看着威廉，不敢问他问题。我注意到：甚至在如此热诚和自豪地从事阅读和写作的地方，还没有这样奇妙的工具呢。我为能在这样一个人身旁而感到骄傲，他有足以使智慧的世界中著名的人物惊讶得发呆的东西。

威廉戴着这对小玩意儿，弯下腰来仔细看抄在册中的书目单。我也看。我们发现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书名，也发现该图书馆藏有其他最著名的书。

"《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所罗门①的五边形，辩术和智术；金属篇》，赫里福德的罗杰著；《代数学》，阿尔库瓦里兹米著，罗伯图斯·英格利库斯译成拉丁文；西留斯·伊塔里库斯的《迦太基国》；拉巴努斯·毛鲁斯的《弗朗克的业绩》、《神恩浩荡》；和弗拉维·克劳德·吉奥丹《人与自然全书》，"我的导师读道。"都是很好的书。但你按什么次序排列这些书名呢？"他从我不知道但马拉奇肯定熟悉的书中引了一段话："'图书管理员必须有仔细按主题和作者顺序排列的书目，分类上架，以数字标示'。要找一本书，你是怎样知道它放在哪里的？"

马拉奇指给他看每个书名的一些旁注。我看到是这样的：

① 所罗门：以色列王国国王大卫之子，以智慧著称。——译者

"iii, IV gradus, V in prima graecorum", "ii, V gradus, VII in tertia anglorum", 等等。我懂得第一个数字表示书在架上的位置，第二个数字表示架号，第三个数字表示箱子号；我也懂得剩下来的词组表示在图书馆的第几室或第几地段。我冒昧地问这第几室、第几地段是怎样划分的。马拉奇严厉地看着我："也许你不知道，或者是忘记了：只允许馆长进入图书馆。因此只有馆长才懂得怎样理解这些词组，这就够了"。

"但这些书按什么顺序记入书单的呢？"威廉问道。"我看不像按主题。"他不说是按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因为我知道这是近年来才采用的系统，那时很少使用。

"图书馆有很古老的历史"，马拉奇说，"书籍是按获得该书、别人赠送或入库的时间先后次序登记的。"

"那样书籍就难找了，"威廉评论说。

"馆长只要记住这些书，知道书是什么时候入库的，那就够了。至于其他修道士，他们能根据自己的记忆。"他说话好像是在谈论别人，而不是说自己；我认识到他当时说担任这个职务他是不称职的，但任此职的，已故的已有百人了，都把自己的所知从一个传到另一个。

"我懂了"，威廉说。"如果我要探讨所罗门的五边形（因为我不懂），你就会告诉我，你馆藏有我刚刚读过那本书名的书，你能确定这本书在楼上的位置"。

"条件是你的确要学习所罗门的五边形"，马拉奇说。"但我还要请示院长之后才能把书给你。"

"听说你们一位最优秀的装帧工最近已死去"，威廉接着说，"关于他的技能，院长跟我谈了很多。我能不能看看他所

装帧的抄本?"

"奥特朗托的阿德尔莫，因为他年轻，"马拉奇说，猜疑地看着威廉，"所以只干次要的活。他想像力很活跃，从见过的事物可以画出未见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例如可以把人身接在马头上。他装帧的书就在那边，没人动过他的书桌。"

我们走近阿德尔莫的工作台，装帧得绚丽多彩的诗篇稿仍然摆在台上。都是一页页精制的羔皮纸——羊皮纸中的上品——最后一页仍然固定在书桌上。它刚用轻石擦过，用白垩使它变软，又用刨子刨平；从尖锐的尖笔在两旁所针刺的小眼来看，可以找出工匠要划的线。上半页已经写满了字，修道士已开始在旁边画上插图。其他各页都已装帧完毕，看着这些书页，我和威廉都惊叹不已。在诗篇的四周画着跟我们的感官所熟悉的世界全完相反的世界。好像是在确定为真理的讲道过程的旁边，紧接着一个过程；通过谜一般的奇妙的暗示，讲述乱七八糟的世界的荒谬。在那个世界中狗在兔子面前惊跑，鹿追赶狮子。头上长着小鸟的脚、背上长着人手的动物；从多毛的头上长出脚来、带有斑马条纹的龙；有蛇脖子的四足动物，蜷缩成无数不可解开的结；猴子生出鹿角，半人半鸟的海妖；没有胳膊的人背上却长出别的人身来，象是驼背；肚子上有满是牙齿的嘴的人物；长着马头的人和长着人腿的马；长着鸟翼的鱼和长着鱼尾的鸟；单身两头的怪物和一头两身的妖怪；长着鸡尾和蝴蝶翅膀的母牛，头部长着鱼鳞的女人；双头人怪跟蜥蜴纠缠在一起，口中和鼻上飞着蜻蜓；半人半马的怪物，龙，象，长角的人头、狮身、龙尾的怪物，它们有的卷在树枝上；鹰头狮身带有翅膀的怪兽，它的尾巴在列阵中变成弓箭手。有时候同一页上画着有无数

脖子的魔鬼般的怪物，一连串具有人形的动物和有动物形状的侏儒。还有乡村生活的景象，画面给人逼真的印象，你可以看到人物栩栩如生，田野的生活，扶犁人、采果实者、收割庄稼的人、纺纱妇、播种者，旁边有带着石弓的狐狸和貂攀登猴子守卫的塔城的城墙。这里有一个首字母弯成“L”，在下半部分变成一条龙；有一个大“V”，此字母是“verba”（词；项目）的首字母，顺其字势，画成从其躯干处窜出的一条蛇，蛇盘绕蜷曲；这条蛇又引来别的蛇，作为叶子和叶串。

紧挨着诗篇的是一本精致的时辰册。很明显它刚完成不久，它是异常之小，只有手巴掌大。字迹甚小；乍一看，几乎看不出天头、地脚，要仔细观看才能看出装帧之美（你自问装帧能手用什么超人的器械来作画，才能知道怎样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取得如此逼真的效果）。书的整个空白都是小书写体字母，一个生出另一个，好像是自然的扩展，字写得很潇洒；海怪，惊跑中的牡鹿，狮头、羊身、蛇尾的女怪，没有胳膊的人体躯干，都从诗歌的正文中奔出来。在一个地方，好像要继续三次重复，即在不同的三行中一再说“圣者，圣者，圣者”，你看到三个凶恶的有人头的图形，其中两个弯腰（一个向下，一个向上），在一起接吻；如果人家不说服你相信深沉的（即使并不是明显的）神意必定证明这里的插图是有道理的话，你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是不正经。

当我看这些诗篇时，心中暗暗钦佩，有时又笑了起来，因为插图自然使人产生愉快感，虽然它们是给神圣的典籍作注。威廉牧师仔细观看，微笑着说：“在我的岛国上，管这些叫做Babewyn。”

“高卢人管它们叫做Babouins（据即猴精），”马拉奇说，

"阿德尔莫在你的国家中学到这种技能，虽然他也在法国学习过。Babouins即Baboons：从非洲来的猴子，那是想象中的世界的形象，在那里房子盖在塔尖上，大地在天空上。"

我想起听说过的用我们国家的语言写成的一些诗句，禁不住背诵起来：

所有的奇迹是如此神奇，
大地超越天堂，
啊，一个神奇的奇迹。

马拉奇引述了同一诗篇的诗句：

大地在上，天堂在下，
脚在手之上
这是奇迹中的奇迹。

"阿德索，说得好！"馆长继续说；"实际上这些意境说的是一个你骑着蓝鹅可以到达的国度，在那里鹰在小溪中啄吃小鱼，熊在天空追逐雄鹰；大虾与鸽子齐飞，三个巨人同落陷阱，公鸡啄着巨人。"

他嘴角上挂着淡淡的一丝微笑，有点羞怯地听着我们的谈话的其他修道士这时却开怀大笑起来，好像他们一直在等着馆长的允许。别人继续大笑时他皱皱眉头，赞扬不幸的阿德尔莫的技能，展示出一张又一张更加想入非非的图画给我们看。正当大家都在笑的时候，我们听到背后传来一个庄严而严峻的声音：

"笑并不是雄辩，实为空虚之形式也。"

我们转过身来。说话人是一位年迈的修道士；他因年老而腰弯背驼，苍白如纸，不仅是皮肤，而且脸色和眼珠也是苍白的。我看清楚了他是一个瞎子。即使他身体因年老而萎缩了，声音仍然是威严的，手脚有力。他盯着我们，好像能看见我们。以后我见他总是像还可以看见东西那样行动和说话，但他的语调是那种有预言才能的人才有的语调。

"你看见的那个人"，马拉奇指着新来者，对威廉说，"是布尔戈斯的约尔格。他因年迈和智慧而得到人们的敬重。在本修道院生活的人中，除了格罗塔费拉塔的阿利纳多之外，他比任何人都老。他是这里许多修道士在秘密忏悔时向他吐露罪过的人之一。"然后他转向老人说："站在你面前的是我们的客人、巴斯克维尔的威廉牧师。"

"我希望我的话不至于使你生气"，老人简短地说。"我听到人们笑那些可以发笑的事情，就提醒他们注意我们教规的一条规则。正像圣诗的作者说的，如果修道士出于自己保持沉默的誓言，少发善言，那么他应该不出恶言，这乃至理名言。因有恶言之故，就有恶的形象。恶象在造物的形式周围，表示世界的倒像，实为世界万世万代应具、将具形象的颠倒。然而你来自另一个教派，据说贵教派纵容欢乐，甚至是最乖张之乐，也在放任之列。"他是在重复本尼迪克特教派关于阿西西的圣人弗朗西斯的怪僻所说的话。最近从方济各会中产生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派别，这也是这些派别的修道士和牧师的古怪想法。但威廉显示出丝毫没有懂得这些暗示的迹象。

"脱离中心的形象常常使人发笑，但有助于理解的目的"，

威廉回答说。“诚如在布道时，为了激发信徒听众的想像力，就有必要讲讲一些例子（常常是一些打趣、寻乐的例子），这样，关于形象的讲道也必须允许有这些小插曲。每一种美德、每一个罪过，都有来自野兽、动物王国的例子与之相对应；动物是例子，可以说明人类世界。”

“啊！是啊，”老人嘲弄地说，但他并不笑，“任何形象于灌输美德，都是妙方良策，设使造物的杰作，颠倒黑白，才将成为可笑的杰作。如是现在，蠢驴弹琴，猫头鹰用盾牌耕地，公牛耙犁，江河倒流，大海着火，恶狼变成美女，凡此都可用来阐发上帝之言！请以公牛猎野兔，令猫头鹰教授文法，狗啄跳蚤，独目龙保卫哑巴，哑巴向人乞食，蚂蚁生牛仔，烤鹅飞翔，屋顶上长出蛋糕，鹦鹉主持修辞课；母鸡使公鸡受精，车架公牛（意即车在前而公牛在后），狗栖于华褥，人人都倒立而行走！凡此胡言乱语，其目的为何？诚假借宣扬神意之名，颠倒上帝所确定之世界秩序也！”

“但正如阿里奥派盖特①所教导的，”威廉谦卑地说，“只有通过完全歪曲的事物才能说明上帝。圣维克托的休提醒我们说，类似之物越是变成不相似的，越是在可怕而不雅的外形下向我们泄露真情，想像力就越不能耽于世俗的欣赏，这样就一定能悟出隐藏在堕落的形象下面的玄义……”

“我熟谙此推理的路线！我羞惭地承认：克鲁尼亚克的修道院院长反击西斯特西亚派时，这是我等教派的主要论点。我信圣贝尔纳之言为然。他说，人绘画性情之妖魔鬼怪，以阐发上帝隐秘的意旨，必定逐渐堕入欣赏他所创造的妖魔鬼

① 名字为迪昂尼休斯，为古希腊雅典学者。——译者

怪，为之悦目欣心，结果非通过魔鬼而不能认识世界。你现在还目明耳聪，只要看看你们修道院的柱头便可。”他用手指指窗外的礼拜堂。“在要进行严肃思考的修道士看来，那些荒谬离奇的怪模怪样以及匀称成形的妖怪，其意义何在？那些污秽的猿猴呢？那些狮子，那些半人半马、半人半兽、嘴长在肚子上、单脚、耳朵像帆的怪物呢？那些肮脏的老虎，那些正在打仗的斗士，那些吹着号角的猎人，和那些单头多身和多头单身的怪物呢？有蛇尾的四足动物，有四足动物的脸的鱼；这里有前身为马、后身为公羊的动物，那里有长角的马，等等等等。修道士现在是看大理石石雕比读手稿更有趣，欣赏人的作品比思考上帝的法则更惬意。可耻！你们的眼睛的愿望和你们的笑，难道你们不为之而感到惭愧吗？”

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停了下来。我钦佩他好记性，多亏他记忆力强，才尽管他眼瞎多年了，还能记得他大声疾呼反对其邪恶的形象。这使我怀疑：他以前看见这些形象时，是否深深为它们所诱惑，因为他现在还能以如此大的激情描述这些形象。事情常常是：我发现正是在有最不易被腐蚀的美德的人的记录上，有关于罪过的最诱惑人的图画，这些人表面上谴责这些图画的迷惑力和作用。一个迹象是：这些人非常渴望为真象作证，出于对上帝的爱，就毫不犹豫地把诱惑的罪过加在邪恶身上；而邪恶又以诱惑为外衣。因此著作家总是告诉人们：要谨防魔王用魔法迷惑他们的方式。实际上，约尔格的话使我很想看看修道院的老虎和猴猿，这些我以前还未欣赏过。但约尔格打断了我的思路，因为他又开始说话了，这次语调要平静得多。

“上帝无须采取给我们指出狭窄的通道这样的蠢着。上

帝的寓言中无一事是笑柄，是惧怕的根据。你们现在哀悼阿德尔莫之死；阿德尔莫就是如此醉心于他所画的妖魔鬼怪，以致看不见妖魔鬼怪所要说明的终极事物。他全完了，我是说全完了”——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预示着不祥——“一条可怕的道路，上帝知道如何惩处他。”

沉重的沉默笼罩一切。萨尔维米克的维南蒂乌斯大胆地打破了沉默。

“可尊敬的约尔格，”他说，“你的美德使你变得不公正。阿德尔莫死前的两天，就在经堂这里举行一次学术辩论会，你参加了。阿德尔莫专心致志地搞的艺术虽然沉溺于稀奇古怪、想入非非的形象，却旨在颂扬上帝的光荣，把它作为显示神意的工具。威廉师兄刚刚提到阿里奥派盖特说要通过被扭曲的事物进行学习。阿德尔莫那天引用另一个崇高权威、诞生于阿基诺的学者①的话，当时阿德尔莫说，神圣的事情用邪恶的躯体的形象阐发比用崇高身躯的形象，会更清楚、恰当些。首先，因为人的精神更容易不犯错误；很清楚，实际上一些特性不能归因于神意，如果用高尚的肉体来刻画，那就变得不确定的了。第二，因为这种谦卑的图画更适合我们知道上帝是在这块大地上；与其说是在居中，不如说并非居中，上帝显示其存在，因而跟上帝毫无相干的形象使我们得到关于上帝更准确的概念，因为这样我们就懂得上帝在我们所说的、所想的之上。第三，因为这样上帝的意图就不易被卑劣的傢伙发现。换句话说，我们那天是讨论理解如何通过邪恶而不可思议的奇怪图画揭示真理的问题。我提醒他说，

① 指圣·托马斯·阿基纳斯。他是中世纪教会的重要哲学家。阿基诺为意大利一市镇，位于那不勒斯西北55英里处。——译者

在伟大的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我已找到了关于这一点的非常明智的话……。”

“我记不得了”，约尔格一下子打断他的话，“我已是垂暮之年，记不得了。我也许太严厉了。现时间已晚，我必须走了。”

“你居然记不得了，真奇怪，”维南蒂乌斯毫不让步；“那是学问高深的、很好的讨论，本诺和贝伦加也参加了。实际上问题是这样的：诗人仅仅出于逗乐想出的隐喻、双关语和谜语，是不是能使我们以新的、令人惊奇的方式对事物进行思考呢，我说这也是要求聪明人应具有的一种美德……并且马拉奇也在场……”

“如果可尊敬的约尔格记不得了，那就尊重他的年纪，原谅他心境厌倦吧……否则总是很鲜明的，”注意着讨论的一个修道士说。这话说得焦虑不安——至少开头是这样，因为说话人一旦意识到敦促别人尊重这个老人，实际上是引起人们注意一个弱者，就放慢了自己插话的速度，最好是几乎听不清的道歉。说话人是阿伦德尔的贝伦加，图书馆长助理。他年轻，但脸色苍白；看着他，我想起了乌伯蒂诺对阿德尔莫的描写：他的眼睛是淫妇的眼睛。他有戒心，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着他；他绞着手指，好像要压抑内心的紧张。

维南蒂乌斯的反应异乎寻常。他盯贝伦加一眼，这使后者低下头来。“很好，师兄”，他说，“如果记性是上帝所赐，那么忘性也可以是好的，必须得到尊重。我尊重我与之说话的长者的忘性。但我期望你鲜明记起我们在这里跟你的一位亲爱的朋友在一起时所发生的事……”

维南蒂乌斯是不是用他的语调强调“亲爱的”这个词，我

拿不准。事实是我感到在场的人都窘迫不堪。人人都东张西望，就是不看贝伦加。贝伦加脸红耳赤。马拉奇果断地开了言，要让人服从他："喂，威廉牧师，我要让你看看其他有趣的书。"

大家散开了。我看见贝伦加满怀着敌意瞪了维南蒂乌斯一眼，后者也盯他一眼，沉默而富有挑战意味。我看见老约尔格正在离去。为尊重威望的感情所动，我弯下身去吻他的手，老人接受我的亲吻，把手放在我的头上，问我是何人。当我把名字告诉他时，他脸上露出了喜色。

"你有一伟大而甚美之名，"他说。"你知道蒙蒂埃昂德尔的阿德索为何人？"他问道。我承认说不知道。这样约尔格又说："他是《魔王书》的作者。此为一伟大而令人生畏之作。他在书中预见到将来发生之事，但世人并不充分注重他。"

"这本书写于千年以前，"威廉说，"并且那些事并未发生过……"

"只有有眼无珠者才会说出此言，"这个瞎子说。"撒旦的道路崎岖而曲折。撒旦会不期而至：并且不是因误解了使徒所提出的算计，而是因为我们并未学会此技。"他接着仰面大声喊了起来；使经堂的天花板发出回声："撒旦即要到来！别浪费你们最后的日子，去讥笑秽皮曲尾的小怪物！别浪费最后的七日！"

四点半左右，这时日落

叙述参观修道院的其余部分：关于阿德尔莫之死，威廉得出某种结论：跟装玻璃的僧人交谈，谈了玻璃对阅读照明的作用，谈到读了很多书的人会看见鬼怪显现。

这时晚铃响了，修道士准备离开自己的书桌。马拉奇清楚地向我们表示：我们也应该离开。他要和助理贝伦加留下来归置东西(这是他的话)，整理图书，迎接夜晚的到来。威廉问他：门是否都要上锁。

"从厨房和食堂到经堂，从经堂到图书馆，都没有防人进入的门。比门更牢靠的，必定是院长的禁令。到晚祷时为止，修道士都需要厨房和食堂。晚祷时，为了防止外人或畜生进入主楼(对于这些，禁令是无效的)，我本人给厨房和食堂的外门上锁。从这时起，主楼里就空无一人了。"

我们下去了。当修道士向自己的座位走去时，我的导师认定如果我们不去祈祷，上帝是会宽恕我们的(在紧接着的几天中上帝有许多宽恕我们的原因!)；他提议我跟他到庭园走走，以便能熟悉这个地方。

天气越来越坏，寒风骤起，天空一片朦胧。能意识到太阳的存在，但太阳已落到菜园子之后了。我们向东边走时，天正在变暗，太阳扫过礼拜堂的两侧，射到庭园的后部。外

墙连接主楼的东塔，几乎靠着外墙有一排厩栏；猪倌正在把盛着猪血的坛子盖住。我们注意到马厩后的外墙矮些，这样人可以看到墙外的东西。墙陡然跌落处的后边，很快斜落的地段上堆着乱七八糟的污物，雪没能把它完全盖住。我知道那是从这个地方扔到墙外的烂草堆，它一直延伸到拐弯处；从这里起是条路，布鲁纳勒斯就是从这条路逃走的。

在附近的厩栏里，马夫在领着牲口到槽头去。我们沿着路走去，路伸向墙边，路旁是各种栏厩。右边靠着礼拜堂的，是修道士的宿舍和厕所。这时东墙转向北去，在石带的角落处有铁匠工场。最后一批铁匠在放下家伙，灭火，准备去做祷告。威廉好奇地向铁匠工场的一个部分走去，这一部分几乎和工场的其他部分分开。那里一个修道士在收拾工具和东西。在他的台上有各色各样的玻璃，很美，也很小，但靠着墙有较大的框架。他面前有一个还未完成的圣骨盒；只有圣骨盒的框架，很清楚，他一直在用工具把玻璃和宝石弄成珠状，然后嵌在框架上。

我们就这样遇到修道院的装玻璃工师傅、莫里蒙多的尼科拉斯。他向我们解释说，在铁匠工场的后一部分他们也吹玻璃，而在铁匠干活的前一部分，他们给铅框安装玻璃，制成窗户。但他补充说，装饰礼拜堂和主楼的着色玻璃的大工程，完成于至少两百年以前。现在他和别人仅限于干小活，修理随着时间的逝去所引起的损坏。

“很难很难”，他补充说，“因为现在不可能找到旧日的颜色，特别是那种非凡的蓝色。现在你在礼拜堂中还可以看到这种颜色；它是如此清澈，当太阳升到空中时，光线透过它，天堂的光线就泻到中殿。中殿西边的玻璃是不久前修复的，

但质量跟以前的并不相同，在夏天的日子里你能看得出来。毫无办法。"他继续说，"我们再也没有古人的 学问 了，巨人的时代已成过去！"

"我们是矮子"，威廉承认，"但站在巨人 肩上的矮子尽管很小，有时努力观看，也能比他们看得更远。"

"告诉我：我们能做的，什么能比他们能干得更好"，尼科拉斯痛苦地大声说道，"如果你到修道院保藏珍宝的地下室去看看，就会发现那里圣骨盒做工之精细，我现在鼓捣的小玩意儿"，——他向台上自己的制品点点头——"简直可笑！"

"书上并未写着装玻璃工师傅一 定要 去做窗户，金匠要去做圣骨盒，因为过去的能工巧匠能制出如此精美的东西，注定要经历数百年之久。否则，在圣者(应收其遗骨的)如此之少的时代，大地上到处都会是圣骨盒了，"威廉打趣说。"窗户也不一定接合得经久不坏。但在一些国家中我见过玻璃的新制品，表明在未来的世界中玻璃不仅服务于神的事业，也有助于弥补人的不足。我要向你出示我们时代的一个创造，我荣幸地有这方面一个非常有用的物件。"他探进道袍，掏出那两片镜片；这使我们的交谈者惊呆了。

尼科拉斯兴致很浓，拿过威廉递给他的分叉的器具。"有框架的玻璃眼！"他喊了起来。"我听到在比萨遇到的约尔丹师兄说过这种器具！他说发明这种器具以来还不到二十年。但我是在二十多年前跟他说话的。"

"我相信这种器具的发明，要早得多"，威廉说，"但制作这种器具很难，要有技术精湛的装玻璃工师傅，费时费力。十年前这种有助于阅读的镜片，卖六个博洛涅克朗。十多年前，一位大学者阿尔马蒂的萨尔维努斯给我一副，我总是小

心翼翼地保存着，过去和现在都把它们当做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希望你让我在某天仔细看看这种器具；要是能制造出一些相似的器具，我将高兴万分，”尼科拉斯激动地说。

“当然可以，”威廉同意了。“但要注意，玻璃的厚度必须随着眼睛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你必须测试许多镜片，让人带着看看，直至找到适当的厚度为止。”。

“真是一个奇迹！”尼科拉斯继续说，“但许多人会说那是巫术和魔鬼的阴谋……。”

“你肯定可以说在这种器具中有魔术，”威廉承认说。“但有两种魔术：一种是撒旦的魔术，旨在通过无法说出的诡计使人堕落；另一种是神的魔术，其中神的知识通过人的知识表现出来，它用于改造自然，其目的之一是要延长人的生命。这是神圣的魔术，有学识的人必须日渐献身于这种魔术。这不仅是为了发现新事物，也是为了重新发现自然界的许多秘密。神的智慧已经把这些秘密揭示给希伯来人、希腊人和其他古代民族，甚至现在的异教徒（我说不清异教徒的书上关于眼科和视力科学有多少奇妙的说法！）。基督教徒的知识必须重新包括这种学问，把这从异教徒的占有中全部拿过来。”

“那些具有这种学问的人为什么不把它传递给上帝所有的子民呢？”

“因为并不是上帝的所有子民都乐于接受这么多的秘密的。事情常常是：有这种学问的人被误认为是跟魔王相勾结的行妖术者，他们为他们希望跟其他人分享其知识财富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本人在审讯某人被怀疑跟魔王有交往的案件中，不得不小心谨慎，不使用这些镜片，而求助于急切

想把我所需要的文字材料读给我听的秘书。否则，在到处都说有魔王存在，人人都能闻到硫黄的气味的时刻，我本人会被认为是被告的朋友。最后，正象伟大的罗杰·培根所警告的，科学的秘密永远都不要传入所有人之手，因为一些人能把这些秘密用于邪恶的目的。有学识的人常常必须使不是魔术的书看上去像是魔术而不是单纯的科学，这样不聪明的人就不会注意这些书了。"

"那么你担心头脑简单的人把这些秘密用于邪恶的目的啰?"尼科拉斯问道。

"就头脑简单的人而论，我唯一的担心是：他们可能被这些秘密所吓倒，把它们跟魔王的行径混为一谈；而魔王的行径，他们的传道士讲得太多了。你知道吗？我恰巧知道一些医术极其高明的大夫，提取一些药，能药到病除，他们把药膏或泡剂给头脑简单的人时，伴之以神圣的话并且哼哼哈哈，听上去像是祈祷。并不是因为这些祈祷有治病的能力，而是因为头脑简单的人相信祈祷能治好病，就把泡剂吞下去或抹上药膏，这样病就好了，但他们几乎没注意到药的效力。同样，信仰上帝的处方所引起的精神力量，为药疗法起物质作用准备了更好的条件。但防卫知识的宝库，常常不是要提防头脑简单的人，而是要提防其他有学问者。现在可以制造出奇妙的机器(将来我要向你介绍这些)，用这些机器可以准确地预见到自然界的进程。但有人要用这些机器扩展其世俗权力，满足其占有欲；如果这些机器竟然落入这些人手中，那真是不幸！听说卡塞地方有一圣者，合成一种粉末，它一见火就会发出强烈的隆隆声，产生大火，摧毁方圆数里外的一切东西。如果它用来移山填海，制造耕地，那的确是了不

起的好东西。但如果有人要用它来损害其私敌，那情况将怎样呢？”

“也许那很好，如果他们是上帝子民的敌人的话，”尼科拉斯虔诚地说。

“也许是吧，”威廉承认说“但今天谁是上帝子民的敌人呢？是皇帝路易还是教皇约翰呢？”

“哦，天啊！”尼科拉斯说，吓得魂不附体。“我的确不想解决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

“你知道吗？”威廉说，“有时候用密语掩盖一些秘密，那更好。自然的秘密不是写在羊皮上来传播的。亚里斯多德在密书中说，把自然和人工的秘密传送得过多，这就打破了神圣的密封，许多邪恶就会随之而发生。这并不是说不要揭示秘密，而是说有学识的人必须判定什么时候、如何揭示。”

“为此呆在像这里这样的地方最好。在这里并不是所有的书每个人都可阅读的，”尼科拉斯说。

“这是另一个问题，”威廉说。“话多可以说是一种罪过，过分寡言也可以说是罪过。我的意思不是说必须掩盖知识的来源；相反，我认为这是大罪过。我是说，因为这些是既可派生出善也可派生出恶的秘密，有学识的人有权，还有责任使用难以理解的语言，仅为他的伙伴所理解的语言。学习的生活很难，难以区分善恶。我们时代有学识的人往往只是站在矮子肩上的矮子。”

这样推心置腹的交谈，必定使尼科拉斯信任我的导师。因为他对威廉眨眨眼睛（好像是说：你我彼此互相了解，因为我们说到一块去了），他暗示说：“但是在那里”——他把头点点主楼那边——“魔术的行径把学问的秘密防守得严严实实的……”

“是吗？”威廉说，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猜想是上闩的门，严厉的禁令，威胁。”

“哦，不，比这更甚……”

“例如，什么呢？”

“唉，我知道得不确切；我关心的是玻璃，不是书。但修道院里谣言四起……奇怪的谣言……”

“什么谣言？”

“奇怪的谣言。说是有一个修道士，他决定在夜间冒险闯入图书馆，寻找马拉奇拒不给他的东西；说他看见了毒蛇，没有脑袋的人，双头人。说他从迷宫中出来时都快疯了……”

“你为什么说是魔术，而不是魔鬼幻象的出现呢？”

“因为即使我只是个穷装玻璃工，我也不是那样无知。魔王（上帝拯救我们！）并不以毒蛇和双头人来诱惑一个修道士。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那是用淫荡的幻象进行诱惑，就像他诱惑沙漠中的神父那样。还有，如果处理某些书是罪过，那么魔王为什么使一个修道士分心而不能继续犯罪呢？”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省略三段论，”我的导师承认说。

“最后一点，我修理药房的玻璃时，就翻翻塞维里努斯的一些书，觉得好玩。那里有一本密书，我相信是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写的；一些插图吸引了我，我读了几页。上面写着，可以涂油脂于油灯的灯芯，接着引起的烟能使人产生幻象。你必定注意到了——或者相反，你还没能注意到，因为你还未曾在修道院中过夜——在天黑的时辰里，主楼的上层是亮着的。在一些地方，有透过窗户射出的微光。许多人不知道那是什么。有人说是鬼火，有人说是已故的馆长的灵

魂回来访问其故地。这里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些说法。我认为那些是用来使人产生幻象的灯。你知道，如果从狗的耳朵上刮下耳垢，然后涂在灯芯上，那么受那盏灯的灯烟所熏的人就认为自己有狗头；如果他跟别人在一起，那么别人就见一个狗头。另有一种药膏，可使灯附近的人感到巨大如象。你抠下蝙蝠眼和两种我记不得其名称的鱼的眼睛，以及狼的毒腺，涂在灯芯上，当它点燃时，就使你看见上述动物。要用蜥蜴的尾巴涂的话，你会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银制的；点燃黑蛇的油脂和寿衣的碎片的话，就会觉得房间里都是蛇。我知道这些。图书馆的人很聪明……”。

“但不可能是已故的馆长的灵魂玩这些魔术吧？”

尼科拉斯仍然迷惑不安。“这我没有想过。也许是吧。上帝保佑我们。天晚了，日已落了。再见。”他向礼拜堂走去。

我们沿着南边继续走去：我们的右边是香客住房和牧师会议室以及它的园子；左边是橄榄油榨坊、磨坊、粮仓、地窖、见习修道士宿舍。人人都匆匆向礼拜堂走去。

“你认为尼科拉斯所说的话怎样？”我问道。

“我还不懂。但图书馆中必有名堂，我并不相信是已故的图书馆馆长的灵魂……”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象他们是如此有德行的高僧，今天仍在天国中凝视神的面部表情，如果这样回答会使你感到满足的话。至于灯，我们要看看是否在那里有灯。至于玻璃工师傅所说的药膏，存在着引起幻象的更容易的方法，塞维里努斯很清楚这些方法，正如你现在所认识的那样。可以肯定的是：在修道院中他们不让任何人夜间进入图书馆，而许多人则已尝

试或正在尝试在夜间闯入”。

“我们所调查的罪行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罪行。我越是考虑，就越相信阿德尔莫是自杀”。

“为什么呢?”

“今天早晨我评论过这烂草堆，你记得吗?当我们爬上东塔下的拐弯处时，我注意到那里有塌方的痕迹，或更确切地说，塔下地块的一部分(那里附近有垃圾的堆积)松动了，然后滑落下去。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从上面看下去，见草堆上积雪甚少的原因;积雪是最后下的、昨天的雪，而不是过去几天下的雪。至于阿德尔莫的尸体，院长告诉过我们:尸体有叫岩石划破了的痕迹。东塔下建筑物与陡坡交接处，长着几棵松树。岩石紧挨着墙外的底下，成为一种台阶，后边就是烂草堆。”

“然后呢?”

“然后，想一想这样设想是不是少费——我怎么说来着?——哦，少费心思:阿德尔莫出于还有待于确定的原因，自愿跳出墙外，碰在岩石上，他当时或死或伤，掉进草堆。然后那天夜里的暴风雪引起塌方，把草堆和一部分地块连同可怜的小伙子的躯体陷到东塔下。”

“为什么你说这种解答是少费心思的?”

“亲爱的阿德索，不应该把解释和原因搞成那么多，除非绝对有必要这样做。如果阿德尔莫从东塔掉下去，他必定已进入图书馆，有人必定先打他，打得他毫无反抗的能力，然后这人必定找到一种方法，背着没有活动能力的躯体，爬上窗户，打开窗户，把那不幸的修道士扔下去。但根据我的假设，只需要有阿德尔莫，他的决定，和塌方。用较少的原因，

一切都解释了。”

“但他为什么自杀呢？”

“为什么有人要害他呢？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找出原因。在我看来，原因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主楼里有言不尽意的气氛；他们都将某事保密。我们已经搜集到一些迹象，表明阿德尔莫和贝伦加之间有某种奇怪的关系——当然这些迹象还很模糊不清。这意味着我们要注意观察馆长助理。”

我们这样谈着谈着，这时晚祷结束了。雇工开始回去干活，然后才能准备吃饭。修道士都向食堂走去。天现在黑了，开始下起雪来。是小雪，柔软的小雪花。我猜这场雪必定下了大半夜，因为第二天早上，庭院处处都铺上了一层白毯，我将要叙述这些。

我饿了，心里轻松下来，想起了吃饭。

六点左右

叙述威廉和阿德索受到修道院院长令人愉快的款待以及约尔格愤怒的谈话。

明亮的火炬把食堂照得通明。修道士坐在一排餐桌旁，席首是院长的餐桌，放在宽宽的高台上，跟修道士的餐桌垂直。对面有一布道坛，要在晚饭时念诵经文的修道士已经入座。院长在小喷泉旁等我们，拿着一块白巾，在我们作洗手礼时用来擦我们的手，这是遵循圣·帕科米乌斯①的古训。

院长邀请威廉到他自己的餐桌入座，并说，这次晚餐因为我也是新来的客人，可以享受同样特权，虽然我只是本尼迪克特教派的见习修道士。他父亲似地对我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可以在修道士席入座；如果我的导师要差使我干什么，我可以在饭前饭后呆在厨房内，在那里厨师们会照顾我的。

修道士现在站在桌旁，纹丝不动；他们僧衣的头巾下垂，笼罩着脸孔；手放在无袖外衣下。院长走近自己的餐桌，宣布"祝福大家"。领诵僧从布道坛吟诵"节食省饮"。院长给予

---

① 约生于292年，死于348年左右。也许生于下埃及。被教会正式承认为圣者。为基督教寺院制度的奠基人之一。——译者

祝福，大家便坐下来。

我们教派的奠基人的教规规定节食，但允许修道院院长决定修道士实际需要的食量。但现在的修道院，都沉溺于吃喝，以美酒佳肴为乐事。我不愿提那些已不幸变成了暴吃暴饮者的巢穴的修道院，就是那些遵循苦修和善行标准的修道院，也给几乎总是担负着繁重的智力劳动的修道士提供营养少得可怜的饭菜。另一方面，院长餐桌上的食品总是丰盛而精美的，重要的是因为贵客经常光临，并且修道院要骄傲地显示其土地出产之丰饶，仓廪之殷实，以及厨师技术之高超。

跟往常一样，修道士静静地吃饭；要交流思想，他们通常用手势语。紧接着给院长餐桌上各人上大盘小盘后，就给见习修道士和年轻的修道士端饭菜。

跟我们同在院长的餐桌旁入座的，有马拉奇，总管，和两个最老的修道士：布尔戈斯的约尔格和格罗塔费拉塔的阿利纳多；前者是那位可尊敬的盲叟，我曾在经堂中遇见他，后者很老了，几乎是百岁老人了，跛脚，样子虚弱，我还觉得他糊里糊涂。院长告诉我们：阿利纳多从来本修道院当见习修道士时起，就一直生活在这里，能记起几乎八十年来修道院发生的事。院长开头跟我们耳语、告诉我们这些事，因为后来他遵守了我们教派的惯例，静静地听着领诵僧读经。但正如我说过的，院长的餐桌上可以有某些自由，当院长赞美他的橄榄油和酒的质量时，我们也称赞给我们端来的饭菜。的确有一次，他给我们斟酒时，他使我们回想起教规中的那一段，在那里神圣的奠基人说，修道士的确不宜饮酒。但因为不能说服我们的时代的修道士不饮酒，他们应该至少不要喝足量，因为正如师祖提醒我们的，酒甚至使贤士也背教。

本尼迪克特教派说的“我们的时代”，指的是他自己的时代，离现在很遥远了。你可以想像，在行为如此堕落之后（我不说我在写这部手稿的时代，只说在梅勒克这里，修道士狂饮啤酒！），我们在这座修道院慢饮浅酌时的情景。总之，我们喝得不过量，但有乐趣。

我们吃在炙叉上烤的烤肉，是刚宰的猪肉。我后来知道在烧别的菜时，他们不用动物油或菜油，而是用上等的橄榄油；橄榄油来自修道院的领地，这块地座落在山脚处，伸向大海。院长让我们尝尝仅供他食用的小鸡，我刚才在厨房里见大师傅在烧小鸡。我看见他也有一把金属叉，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它的形状使我想起导师的玻璃器具。我们的主人出身高贵，不让食物弄脏自己的手，而是用他的器具劝我们吃菜，至少用它从大盘中叉起肉放进我们的碗中。我谢绝了，但我看见威廉愉快地接受，并且若无其事地用了用伟大人物的那种器具，也许这是为了向院长显示，并不是所有的方济各会会员都是受教育不多、出身低微的。

所有这些菜肴都很精美，我吃得正来劲（在几天的旅行中我们逮住什么就吃什么，在这样的日子以来情况就是这样），就顾不上听读经了，实际上这时读经师仍在虔诚地读经。约尔格表示赞同的有力的咕哝声提醒了我，我认识到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种情况，这时是例行朗读教规的这一章的。我知道约尔格感到如此满意的原因；因为我当天下午听到他的话。读经师读道：“让我们仿照先知的榜样。先知说：我已经决定了，我将严守我的立场，莫以言犯罪。我在嘴上贴上封条，我哑了。我感到自卑，甚至是简单的真事我也不说。如果在这段中先知教导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对沉默的热爱应该使我

们甚至连正当的事都不说，我们多么不应该做不正当的谈论，以避免这种罪过的惩罚！”他接着继续读下去：“对于无论在何处出现的粗俗语、毫无意义的话，和俏皮话，我们宣布永远禁闭；我们不允许门徒开口说这类话。”

“这支持了我们今日所讨论的次要议题，”约尔格禁不住低声评论道，“约翰·克里索斯托姆①说过，耶稣基督从来就没笑过。”

“人性中没有任何东西禁止笑，”威廉评论说，“因为笑，正如神学家所教导的，是人所特有的。”

“人之子会笑，然而典籍并未写明此点，”约尔格引用彼特鲁斯·康托尔的话，尖刻地说。

“吃，菜烧得很好。”威廉咕咕哝哝地说。

“什么？”约尔格问道，以为他指的是正在端给他的菜。

“根据安布罗斯②的说法，这是圣者劳伦斯③在烤柱上说的话，当时他请执刑人把他翻翻。普鲁登蒂乌斯④在《边缘之歌》中关于此事也有叙述，”威廉说，样子像个圣徒，“圣者劳伦斯即使是在使敌人出丑的时候，也懂得如何笑，说笑话”。

“此恰为明证，表明笑跟死亡、跟身体的腐烂非常接近”，约尔格咆哮着回答说；我必须承认他说话像个优秀的逻辑学家。

① 约生于347年，死于407年。希腊教的神父之一。死后被教会正式承认为圣者。——译者

② 约于340年在德国现在的特里尔出生。死于米兰。罗马教的神父之一，米兰主教。一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译者

③ 死于619年2月2日。早期英国教会的一个主教，后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

④ 约生于348年，拉丁诗人。写了许多关于宗教题材的诗，为早期教会的重要诗人。——译者

这时院长好心地请我们保持安静，不管怎么样，晚饭就要吃完了。院长站起来，把威廉介绍给各位修道士。他赞扬威廉的智慧，详细介绍他的名望，通知说，已邀请客人对阿德尔莫之死进行调查；院长还下令修道士们回答威廉的任何问题，并要他们告诉其全体下属都要这样做。

吃过晚饭，修道士准备到礼拜堂去做晚祷。他们再次把头巾拉下来罩住脸孔，在门边排成一行，然后鱼贯而行，穿过墓地，从北门进入礼拜堂。

我们跟院长一起走出去。"主楼的门，就是在这个时辰上锁的吗?"威廉问道。

"一俟雇工把食堂和厨房打扫完毕，图书馆馆长就亲自把所有的门关上，从里面把门闩上。"

"从里面上闩？那么他从哪里出来呢？"

院长瞪着威廉一阵子。"显然他并不在厨房里睡觉"，他粗暴地说。然后他开始加速步伐。

"很好，"威廉跟我耳语，"这样，就还有一个门，但他们不让我们知道它的所在"。我笑了，为他的推断感到骄傲；但他骂我："别笑。你没看见吗，在这座修道院里笑的名声不好。"

我们走进礼拜堂。沉重的三脚铜架上有一盏灯，已点着；三脚架有两人那么高。修道士静静地在长排座椅上入座。

院长做了一个手势，领诵僧就吟诵起来："上帝怜悯我等"，院长回答道："我等听从上帝"，众人和以"上帝造天创地"的合唱，然后转面唱赞美诗："我呼天喊地时，哦，正义的上帝，是您做出反应"；"我将衷心感谢您啊，上帝"；"你

们，上帝的所有奴仆，都来赞美上帝吧”。我们并不在长排座椅上入座，而是退到中殿去。从中殿我们忽然瞥见马拉奇出现在旁边祈祷处的黑暗地方。

“仔细观看那个地点，”威廉对我说，“那里可能有到主楼去的通道。”

“在墓地下面？”

“为什么不可以呢？实际上，我考虑一下，那里某个地方必定有藏尸骨室，他们不可能把几百年内死亡的修道士全都埋在那块地”。

“但你真要在夜间到图书馆去吗？”我问道，感到很害怕。

“要进入有死亡的修道士、蛇和神秘的光的地方吗？我的好阿德索。不，我的孩子。我今天所进行的思考，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因为我在思考阿德尔莫怎么死的问题。我告诉你：现在我倾向于一个更合乎逻辑的解释；考虑一切因素之后，我宁愿尊重这个地方的惯例”。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想了解死因？”

“因为学识不仅在于懂得必须做或能够做的事，而且还在于懂得可能做和也许不该做的事。”

第二天

午夜两点半到三点之间

叙述那几个钟头不可言传的幸福，接着发现了最残忍的案件。

公鸡有时候是邪恶的象征，有时候是神圣的象征，没有任何动物比公鸡更不值得信任的了。我们知道一些懒惰的公鸡在日出时从来不啼鸣，而另一些鸡当夜色茫茫、万物都在睡觉之时，特别是在冬天，却执行起司晨的职能来。修道士必须摸黑起床，对着苍茫的夜色做长时间的祈祷，等待着曙光的到来，用虔诚信神的光辉照亮黑暗。因此，一些守夜者获得了聪明的习惯，当他们的师兄弟去睡的时候他们却不睡，整夜抑扬顿挫地背诵圣诗；他们根据诗歌的节奏就知道时间过去了多少，这样，到那些修道士该醒的时候，他们就给出催醒的信号。

这样，在夜间，宿舍里总是有人走来走去，香客招待所的铃声不断，有某个修道士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喊道：“祝福上帝”，众人就回答说：“上帝庇护我们！”我们于是未能入睡。

威廉和我遵守本尼迪克特教派的惯例：用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做好迎接新的一天的准备，然后我们进入礼拜堂；

礼拜堂的修道士匍伏在地，在背诵着开头的十五首圣诗，直至导师把见习修道士带进来才起身。然后修道士坐在自己的座椅上，唱诗班唱道："上帝！我全身心颂扬您！"这声音就象孩子的恳求，冲击着礼拜堂穹形的天花板。两个修道士向布道坛爬去，吟诵第九十四首圣诗："Venite exultemus(来欢唱)"按规定的其他修道士接着唱起来。我感到了又一种新的信仰的温暖。

修道士坐在长排座椅上，道袍、头巾一模一样，使六十个人分不出我你；从大三脚架泻出微弱的光，照在六十个人身上，六十个声音一起颂扬上帝。我自问道：这座修道院是否真是藏私隐秘之地，是否有人企图违法地去揭示这些神秘的事，但有冷酷无情的威胁。因为现在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这里是圣洁的人的住所，有德行的人的餐厅，学问的载体，谨慎精明的方舟，智慧之塔，中庸之道的地盘，力量的保垒，圣洁的香炉。

唱完六首圣诗之后，就开始朗诵《圣经》。一些修道士打瞌睡，有时头就瞌下来。一个守夜僧拿着小灯在长排座椅间溜来溜去，弄醒又要打瞌睡的修道士。如果某一修道士瞌睡起来，那么作为赎罪的苦行，他要拿起灯，执行任务，溜来溜去。又唱起另外六首圣诗。接着修道院院长祝福大家，第七长老做祈祷，大家向圣坛鞠躬，反省、冥想，这种冥思苦想的甜蜜，没有经历那些神秘热情和深刻的内心平静时刻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最后，众人把头巾拉下来盖住脸孔，坐下，庄严地吟诵道："Te Deum(赞美上帝！)"我也赞美上帝，因为上帝驱散了我在这座修道士逗留的第一天心中充满的疑虑和不安。我自言自语：我们脆弱，魔王甚至在这些有学问而虔

诚的修道士中间也散播偏狭的妒忌，煽动难以捉摸的敌意，但所有这些，在以上帝的名义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刻，都被信仰上帝的劲风吹得烟消云散了，而耶稣基督来到了他们中间。

在午夜到拂晓这段时间内，即使这时还是天黑，修道士也不回房间去。见习修道士随着导师到牧师会议室去研究圣诗；一些修道士仍呆在礼拜堂中整理礼拜用品，但大多数修道士在礼拜堂走廊上踱来踱去，静静地沉思着；威廉和我也是这样。雇工都在睡觉，天还是黑的，我们回到礼拜堂去做晨祷时他们还在睡。

又开始唱圣诗，规定在礼拜一唱的圣诗中，特别有一首又使我恐惧起来：“邪恶者之所言侵入我心：上帝不足敬畏。他口中吐出之言是邪恶。”我觉得教规那一天竟然确立这样一个告诫，是凶兆。在赞美诗唱过之后通常是朗诵《启示录》，这并不把我内心一阵阵的不安和苦楚消除掉；我又想起大门处的画像，昨天使我惊心动魄的那些雕像。但轮流吟唱的祈祷、圣歌和短诗之后，随着朗诵福音书的开始，我瞥见了圣坛的正上方、礼拜堂窗户的窗格玻璃上透出一股微光，形成斑烂的色彩，在此之前那里还是黑乎乎的。天还未破晓，要到七点半左右天才刚亮，那时我们会唱“上帝，您神圣而光辉灿烂，您是奇迹的化身”和“您是启明星，众星拱奉的北斗”。还只是一股微光，报导冬日破晓的先驱，但这就够了；中殿里沉沉的黑夜现在正在淡化，这就足以使我的心灵得到宽慰了。

我们吟唱了圣歌，就像太阳以其光辉即将照射到这座寺庙一样，圣经将教导一切人，我们正在证明这一点。天仍然

未亮，但我觉得在礼拜堂拱顶的拱之间赞美歌那不可思议却散发出盛开的百合花般芳香的词语在闪烁着光辉。“我感谢您啊，上帝，因为这时我感到说不出的欢乐”，我默默地祈诗道，然后对我的心灵说：“愚蠢的心灵，你怕什么呢？”

忽然间从北门的方向传来喧闹声；准备干活的雇工，竟然以这种方式打乱神圣的祈祷，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时有三个猪倌进来，惊慌万状；他们径直走向修道院院长，对他窃窃耳语。院长起初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安静下来，好像他不愿中断祈祷；但又进来别的雇工，喊声越来越响。“一个人！一个死人！”一些雇工说道。别的雇工补充说：“是一个修道士。看见他的便鞋了吗？”

祈祷中止了，院长冲了出去，示意总管跟着他走。威廉跟在他们后面；但到那时其他修道士也离开座椅，急急忙忙向外边走去。

现在天亮了，地上的雪使院子变得更亮。昨天有一个盛着猪血的大缸立在礼拜堂后、猪圈前的空地上；一件像是十字形的奇怪的东西架在那只大缸的口上，好像是两根包着破布条以便把鸟吓走那种打进地里的木桩。

但那是人腿，一个被人倒插进血缸露出来的腿。

院长叫人把那具尸体（因为没有活着的人能在那种令人厌恶的情况下呆着）从那可怕的液体中拔出来。犹犹豫豫的猪倌走近缸边，拔出那可怜而满是血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溅了满身血。正如已经向我解释的，猪血紧接着宰猪流出来之后就均匀地搅动，所以并未凝结；跟尸体接触的那层血现在开始凝固；底下的猪血浸泡着道袍，使得死者的面目没法辨认。一个雇工提来一桶水，往可怜的死者的脸上泼一些水，另一

个雇工弯下腰去用布擦擦脸部。在我们眼前出现萨尔维米克的维南蒂乌斯的面孔，他就是我们昨天下午在阿德尔莫的抄本旁与之交谈的那位希腊文学者。

院长走了过来。“威廉师兄，你看见了，这座修道院里有人正在干着某种勾当，要求你付出全部智慧去进行调查。我恳求你快点行动！”

“在做祷告的时候他在礼拜堂吗？”威廉指着尸体问。

“不在”，院长说。“我看见他的座位是空着的”。

“其他人中，有没在礼拜堂的吗？”

“似乎都在场，我没发现什么”。

威廉要问下一个问题，欲言却止，然后怕别人听到，他低声地问：“贝伦加那时坐在他座位上吗？”

院长不安而惊奇地看着他，好像是表示他看到我的导师竟然也怀着他本人出于更可以理解的原因有一段时间也持有的怀疑，对此他印象很深。接着他很快就说：“他当时在场，坐在第一排，几乎在我的右手边。”

“自然啰，”威廉说，“所有这些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我认为任何人进入礼拜堂，都不会经过后殿的后面，所以尸体可能在那里已有几个钟头了，至少从人们去睡觉时起就在那里了”。

“的确是那样，第一批雇工在黎明时起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是到现在才发现尸体的原因。”

威廉弯身、蹲下来，好象他常跟尸体打交道。他把放在附近的布蘸了蘸桶中的水，进一步擦干净维南蒂乌斯的脸孔。在此同时，其他修道士围成一圈，都很惊恐，不停地在窃窃私语；院长向他们示意，要他们别说话。从其他修道士中

现在走上前来的是塞维里努斯，他负责修道院的医疗事务；他在我的导师身旁蹲了下来。为了听到他们的对话，为了帮助威廉(他需要浸泡在水中洗干净的布)，我也蹲下来，压抑着恐惧和嫌恶的心情。

“你见过淹死的人吗?”威廉问道。

“多次见过，”塞维里努斯说。“如果我猜透你的意思，淹死的人的脸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脸肿。”

“那么这个人已经死了才被人扔进缸中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他为什么要弄死他呢？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一个扭曲了的心灵的行为。但现在我们必须看看死者身上有没有伤痕。我提议把尸体抬到浴室去，把衣服剥开，洗洗尸体然后检查。我马上就上那里去参加你的工作。”

塞维里努斯得到院长的允许，就叫猪倌把尸体抬走，在此同时，我的导师请求院长对修道士说，他们要沿他们走过的路回礼拜堂，雇工回去时也要走原路，这样，场地可以保持原样。这样就只剩下我们两人，旁边是大缸；在把尸体拔出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操作中，血从缸里溢出来。周围的雪都红了，融化在几个水坑中(这些水坑是泼水造成的)；展开尸体的地方有一个大黑印。

“一塌糊涂”，威廉望了望修道士和雇工在周围留下杂乱的脚印，这样说。“亲爱的阿德索，雪是极好的羊皮纸，人的躯体在上面留下的痕迹，是非常清楚可解的。但这块雪地上的脚印零乱，也许我们从中将看不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这里到礼拜堂之间，是许多修道士奔走的地段；这里跟谷仓、跟厩栏之间，是成群的雇工奔走的通道。唯一没踩过的场地

是谷仓到主楼的地区。让我们看看是否能找到有意思的东西。"

"你希望找到什么呢?"我问道。

"如果他不是自己投入缸中，那么我想必有人把他(已死的)弄到那里去。背着一个尸体的人必定在雪地上留下深印。这样，看看，看是不是能在周围地段找到一些在你看来不同于那些喧闹的修道士的脚印，那些修道士已经毁了我们这张羊皮纸。"

于是我们找起来。我要马上就说(上帝作证：我可不是出于虚荣心)，我就是发现大缸和主楼之间有疑迹的人。在没有经过的地区有一些人的脚印，相当深的脚印。我的导师马上评论说，比修道士和雇工留下的脚印还清楚些，这表明又下了一些雪，脚印是在前一些时间留下的。但在我们看来，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痕迹中间有一条连续不断的残迹，像是一个人拖着东西留下的印迹。总之，从大缸到食堂的大门之间有脚迹，而食堂在主楼的一边、即南塔和东塔之间。

"食堂，经堂，图书馆，"威廉说，"又是图书馆。维南蒂乌斯死于主楼，最有可能死于图书馆。"

"为什么恰恰在图书馆?"

"我自己试着置身于凶手的地位。如果维南蒂乌斯死于、被杀害于食堂、于厨房、或于经堂，为什么不把尸体留在那里?但如果他死于图书馆，那么尸体必须运往别处，因为尸体留在图书馆中就永远也发现不了(也许凶手特别有意于让人家发现尸体)，并且因为凶手也许不希望别人注意图书馆。"

"为什么凶手有意让人家发现尸体呢?"

“我不知道。我可以提出一些假设。我们是怎么知道凶手杀害了维南蒂乌斯，是因为他恨维南蒂乌斯的？为了留下一种符号，为了表示别的意思，他会把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干掉的。”

“世上万事万物，表现为书为画…”我咕咕哝哝地说，“但那个符号是什么呢？”

“这正是我所不知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也有一些像blitiri或bu-ba-baff这样的符号，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说bu-ba-baff，就杀害一个人，那未免太残暴了，”我说。

“甚至为了说‘我信仰上帝……’就把一个人弄死，那才残暴呢，”威廉评论说。

这时塞维里努斯也来到我们这里。洗净了尸体，进行了仔细检查。没有伤痕，头部也没受伤。

“你的实验室里有毒药吗？”在我们前往药房途中威廉问道。

“毒药和别的药品并存。但这取决于你所说的毒药是什么。有一些物质，小剂量使用，则于身体有益；使用过量则导致死亡。我像一切好的草药专家那样保管这些物品，我用药谨慎。例如我在园子里栽培拔地麻，如果心律不齐，在其他草药的浸液中加几滴拔地麻浸剂，那可安神补心；剂量过大则使人头昏甚至死亡。”

“你注意到尸体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吗？”

“没有。但许多种毒药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我们来到了药房。维南蒂乌斯的尸体在浴室洗过之后已抬来这里，放在塞维里努斯实验室的大桌上。蒸馏器、许多

玻璃器皿和陶器使我想起了炼丹术士的炼丹房（虽然我只是从间接的叙述中知道这些事）。在门旁靠墙立着一些长架子，架上摆着许多瓶子、安瓿、有柄小口的大壶、各种罐子和锅，盛着不同颜色的物质。

“草药收集得真全，”威廉说。“都是在你的园子栽培的吗？”

“不是，”塞维里努斯说，“许多稀有药材，或在这里的气候条件下无法栽培的草药，是这些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修道士带来给我的。我有许多不易找到的珍贵药品，也有从当地植物中容易得到的药草。你看……这种药来自卡塞，是一位阿拉伯学者送给我的；印度芦荟，是极好的促使伤口愈合药。这种药可以起死回生，或使失去知觉的人苏醒过来。砒霜非常危险，吞服可致死。琉璃苣，治肺病的良药；水苏可治头部骨折。乳香安肺、治令人烦恼的卡他病。没药……”

“是向初生基督朝圣的东方三大博士的礼物吗？”我问道。

“同是一种东西。是从一种凤仙花属没药树上采集的，现在用来保胎。这是稀有的香料精，从分解木乃伊得到，现在用来配制许多几乎有奇效的药品；曼德拉草根，能催眠的良药……”

“还能引起性欲，”我的导师评论说。

“他们是这样说的，但这里不用于这个目的，你可以想到这一点，”塞维里努斯微笑着说。“请看看这个”，他拿下一个安瓿说道，“这是达提①，治眼病有奇效。”

① 实际上是未经加工的氧化锌。——译者

“这是什么?”威廉抚着架子上的一块石头，喜形于色地问道。

“那个吗？是一些时候以前人家送给我的。它显然有治疗的功效，但我还没发现它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知道,”威廉说,“但我并不把它当作药。”他从道袍中掏出一把小刀，慢慢地把刀伸向那块石头。他的手极其灵巧地把小刀伸向前方，我看见刀身突然向前运动，好像威廉抖动了手腕，但实际上手腕并没有动。刀身碰击着石头，发出微弱的金属撞击声。

“你看,”威廉对我送，“它吸引铁。”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我问道。

“它有多种用途，关于这些，我将来告诉你。但目前我想知道，塞维里努斯，这里有没有毒死人的东西。”

塞维里努斯想了一阵子——我要说他想得太久了——考虑答话的明晰性:“有许多东西。我已经说过，毒药和一般药品的界线非常微妙，希腊人统称之为‘pharmacon’”。

“最近什么东西都没有动过吗?”

塞维里努斯又想了起来，然后好像在斟字酌句地说:“最近什么东西都没有动过。”

“过去呢?”

“谁知道呢？我记不得了。我在这座修道院已三十年了，而有二十五年是呆在药房。”

“时间太长了，超过了人的记忆能力,”威廉承认说。接着他突然说:“昨天我们说到可以引起幻象的植物，是哪些植物呢?”

塞维里努斯的动作和脸部表情表明他强烈希望回避这个

题目。“我要想一想，你知道。我这里有那么多奇药，但我们倒不如谈谈维南蒂乌斯之死。关于这件事，你的看法如何?”

“我要想一想，”威廉回答说。

七点半左右，天刚亮

叙述乌普萨拉的本诺吐露了一些事，阿伦德尔的贝伦加吐露了其他一些事；阿德索懂得了真正忏悔的意义。

这一可怕事件打乱了修道院的生活；发现尸体所引起的混乱打断了祷告。院长迅速地把修道士召回礼拜堂，去为死者的灵魂祈祷。

修道士的声音是沮丧的。威廉和我选择一个能仔细观察修道士的脸部表情的位子坐下来；这时的礼拜仪式并不要求他们拉下头巾盖住脸孔。我们马上看见了贝伦加的脸孔：苍白、脸拉得老长老长，满头大汗。

我们注意到靠近他的是马拉奇：阴郁、皱着眉头、冷淡。马拉奇身旁的是瞎子约尔格，脸部表情同样是冷淡的。另一方面我们观察到：昨天我们在经堂遇见的那位修辞学学者、乌普萨拉的本诺动作紧张不安，还看到他很快看了马拉奇一眼。“本诺紧张不安，贝伦加吓坏了，”威廉评论说，“必须马上讯问他们。”

“为什么？”我天真单纯地问道。

“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威廉说，“调查者的任务很艰难，所以必须打击最弱者，在他们最软弱的时候下手。”

实际上一俟祷告结束，本诺就要上图书馆去，我们是在途中赶上他的。当听到威廉喊他时，这位年轻人似乎很苦恼，轻声含糊地借口说，有一些工作要做。他似乎急于要到经堂去。我的导师提醒他说，他是执行院长的命令进行调查，于是把本诺带到礼拜堂的走廊。我们靠着内墙、在两根柱子之间坐着。本诺不时朝主楼那边看，等威廉说话。

“喔，这个”，威廉问，“那天你跟贝伦加、维南蒂乌斯、马拉奇，和约尔格讨论阿德尔莫的花边装帧的时候，各人都说了些什么？”

“你昨天听说过了。约尔格当时说，用荒谬的图画装饰包含真理的书籍是不合法的。维南蒂乌斯说，亚里斯多德本人说过：用打趣话和双关语作为工具可以更好地揭示真理，因此笑不能是这么坏的事，如果它能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的话。约尔格说，就他所能记得起来的，亚里斯多德是在讨论比喻的说法时在《诗学》中这么说的。这些事本身是两种扰乱人心的情况，首先是因为《诗学》这本书，长期以来都不为基督教世界所知，只是通过异教徒摩尔人①才传给我们，这也许是出于天意……”

“但这本书是由天使般的学者阿基诺的一位朋友译成拉丁文的，”威廉说。

“我对他也是这么说的，”本诺回答说，马上振作起来。“我希腊文程度很差，实际上只能通过默尔伯克的威廉的译文学习那本伟大的著作。是的，我就是这么说的。但约尔格又说，引起不安的第二个原因是：那个斯特吉拉人②所谈论

① 泛指公元八到十三世纪进入并统治西班牙等地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译者

② 斯特吉拉为古马其顿的一个城市；这里特指亚里斯多德。——译者

的诗学，是不足信的说教，只靠臆造的事物才能生存。维南蒂乌斯说，圣诗也是诗作，也使用比喻的说法；约尔格大怒，因为他说圣诗是神的灵感的作品，使用比喻的说法，那是为了表达真理，而异教徒的诗人的作品则使用比喻的说法去表达谬误，他们使用比喻，目的只是为了取乐。这种说法，使我很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研究修辞学的学者，读了许多异教徒诗人的作品。我知道……或者说我相信他们的词语也表达了基督教性质的真理……总之，在这一点上如果我回忆无误的话，维南蒂乌斯谈到其他书，约尔格很生气。”

“哪些书呢？”

本诺含糊其词，“我记不得了。谈到那些书跟你的调查有什么关系呢？”

“有很大关系，因为在这里我们正努力了解在书中间、研究书、从书出发的人中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关于书说了些什么，也是重要的。”

“的确是这样，”本诺说，第一次笑了，人近乎容光焕发了。“我们为了书而活着。在这个世界上，一项惬意的使命被混乱和衰败所支配。也许你将了解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维南蒂乌斯从来……当时的希腊语很好，当时说亚里斯多德奉献出《诗学》的第二部，是专门讨论笑的，如果一位如此伟大的哲学家用整整一部书去谈论笑，那么笑一定是重要的。约尔格说许多神父用整本书去讨论罪，罪虽然重要却是邪恶的。但维南蒂乌斯说，就他所知，亚里斯多德说笑是善，是表达真理的工具，约尔格接着傲慢地问他是否也许读过亚里

斯多德这本书，维南蒂乌斯说没有人可以读过这本书，因为从来发现这本书，也许永远佚落了。实际上，默尔伯克的威廉从来得到这本书。约尔格接着说，如果没有发现，那就是因为从来没有写，因为造物主总是不让人歌颂无用的东西的。我要使他们的情绪平静下来，因为约尔格易怒，而维南蒂乌斯说话是故意挑逗他。于是我说，《诗学》的部分章节中的确有、《修辞学》中也有许多关于诙谐的谜语的明智的说法，维南蒂乌斯赞同我的话，又说，我们有蒂沃利的帕西菲库斯，他很熟悉异教徒的诗人，他说，就这些诙谐的谜语而论，谁都比不上非洲诗人。他实际上引了西姆福休斯的谜底为鱼的谜语：

家向大地，回跳的声音清脆。

从自己的家传回回响，主人客人不做声则静寂。

在明亮的讲坛上奔跑，众多的客人跟主人相似，只有一个家。

“这时约尔格说，耶稣极力主张我们说话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因为魔王还会说出什么来呢。要是提到鱼，说‘鱼’就够了，不必在不达意的声音下隐藏着这个概念。他又说在他看来，拿非洲人当作楷模，那是不明智的……接着……”

“接着呢？”

“接着发生了我不理解的事情。贝伦加开始笑起来。约尔格申斥他，后者说他之所以发笑，是因为他想到如果要在非洲人中仔细寻找，那么会找到非常不同的谜语，不像关于鱼的那个谜语那样容易的谜语。马拉奇当时也在场，他大发雷霆，抓住贝伦加的僧衣头巾一甩，叫他去干活……你知道，贝伦加是他的助手……”

“在这之后呢？”

“在这之后，约尔格走了，这就结束了这场争论。我们都各自去干自己的活。当我工作时，我看见先是维南蒂乌斯、接着是阿德尔莫走到贝伦加那里去，向他问点事。我远远看见他挡开他们的问题，但在那天中间两人又到贝伦加那里去。然后那天傍晚我看见贝伦加和阿德尔莫在礼拜堂走廊上闲聊，然后才走进食堂。嗅，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你实际上是知道：最近在神秘的情况下死去的那两个人，曾向贝伦加问了点事，”威廉说。

本诺不安地回答说：“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你，因为你要我……”他想了一会，然后急忙补充说：“但如果你要了解我的意见，贝伦加跟他们谈了图书馆的事，那里是你应该细细检查的地方。”

“你为什么想起了图书馆？贝伦加说在非洲人中间寻找，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是说，应该广泛阅读非洲诗人的作品？”

“也许是吧。事情似乎是那样。但马拉奇为什么要大发雷霆呢？毕竟，一部非洲诗人的作品是否可对外借出阅读，他是裁定人。但我知道一件事：任何人翻阅图书目录，常常会发现在只有馆长才懂的排列中，有一项叫做‘非洲’；我甚至还发现一项叫做‘非洲的终结’。有一次我要求借阅有着这一书名的书。我记不清是哪本书了，虽然书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马拉奇对我说，有着那个标志的书丢了。这是我所知道的一点。这就是我说你是对的的原因：对贝伦加进行检查，当他上图书馆去时进行检查。谁也没法预料！”

“谁也没法预料，”威廉最后说，让本诺回去。然后他开

始跟我在走廊上溜达起来，他说，首先，贝伦加再次成为他的师兄弟暗地里议论的对象；其次，本诺似乎渴望把我们引到图书馆去。我说，也许他希望我们在那里发现他也想知道的事情；威廉说，情况也许是那样，也有可能他想把我们引向图书馆，这样我们就不会注意其他某个地方。哪个地方？我问道。威廉说他不知道，也许是经堂，也许是厨房，或是礼拜堂，或者是宿舍，或者是药房。我评论说，昨天他，威廉，被图书馆吸引住了；他回答说，他对他所选定的东西感兴趣，而不是跟着别人的意见走。但应该观察图书馆，他又说，在这节骨眼上努力以某种方法进入图书馆，倒是不坏的主意。在礼貌和尊重修道院的惯例和法规的范围内，情况使他有权利进一步探索他感到奇怪的事情。

我们离开了走廊。雇工和见习修道士在作弥撒后正在从礼拜堂中走出来。我们沿着礼拜堂的西边走时，瞥见贝伦加正从交叉通道的门走出来，他正穿过墓地向主楼走去。威廉喊他，他停了下来，我们追上了他。他比我们在礼拜堂中看见他时更加心神错乱，威廉显然决定利用他这种精神状态，就像他对本诺所做的那样。

“好像你是最后一个看见活着的阿德尔莫的人，”他说。

贝伦加摇摇晃晃的，好像要昏倒。“我么？”他问道，声音微弱。威廉只是随便问问而已，也许因为本诺已告诉他，看见他们两人日落后在走廊上交换意见。但这必定是击中要害，显然贝伦加想到另一次、实际上是最后的见面，因为他开始以迟疑不决的声调说话。

“你怎么能那样说呢？我像其他人一样，也是在睡觉前看见他的！”

威廉认定得穷追不舍，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不，你又看见他了。你知道的事情比你愿意承认的要多。这里涉及到两个人死了的问题，你再也不能沉默了。你很清楚，要想使一个人说话，有许多办法呢！"

威廉常常对我说，甚至当他在宗教裁判所的时候，总是避免用刑；但贝伦加误解了他的意思（或者威廉希望别人误解他的意思）。不管怎么样，这一招很灵。

"是的，是的，"贝伦加说，突然大哭起来。"我那天晚上看见阿德尔莫，但我看见时他已经死了！"

"怎么？"威廉问，"在山脚看见的吗？"

"不是，不是。我是在墓地这里看见他的，他当时正在墓间游荡，他是鬼中间的鬼。我遇见他，马上就意识到面前的并不是活人：他的脸是死尸的脸，他的眼睛已见到永恒的惩罚。当然啰，只是到第二天早上我听说他死了时，才知道我遇见了他的灵魂。但甚至在那时我也认识到我当时产生幻象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糟透了的灵魂，一个夜游的幽灵……喔，上帝，他向我说话的时候，声音是多么阴森可怕啊！"

"他说了什么呢？"

"'我该死！'这是他对我说的话。'当你在这里看见我时，你是看见从地狱回来的鬼，我还必须回地狱去。'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我向他喊道：'阿德尔莫，你真的来自地狱吗？地狱的痛苦象什么呢？'我直发抖，因为我刚刚做完晚祷，在晚祷时听到众人读了上帝发怒的可怕段落。他对我说，'地狱的痛苦比我们的语言能表达的要大得不知多少倍。你看见我直至今天仍然披着的这件诡辩的斗篷吗？'他说，'它像巴黎最

高的塔、世界之山重压在我身上，我永远也不能把它卸下来了。因为我有虚荣心，相信我的躯体是享乐之所在，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又因为我欣赏妖魔鬼怪，我的想像力中有这些妖怪，就在灵魂中生出更加荒谬的东西——现在我必须与这些东西永远纠缠在一起了。因为这些，所以神圣的正义叫我受苦。你看见这件斗篷的衬里吗？衬里就好像是炭，是熊熊烈火；烈火在烧着我的躯体。我犯有肉欲欺诈之罪，我自己作孽，深知罪恶深重，所以受到惩罚。这烈火现在燃烧着，烧着我！把你的手给我，我的好导师。'他进一步对我说：'我这次跟你相见可能是有用的教训，作为跟你以前给我许多教训的交换吧。你的手伸过来，我极好的导师！'他抖了抖他满是火的手的手指，他的一小滴汗掉在我的手上，好像穿透了我的手。许多天以来我都有这一印记，只是我掩盖着，不让人看见罢了。然后他在墓地里消失了。他的躯体把我吓得要死；第二天早上我才得知他已死在悬崖脚下。"

贝伦加哭得喘不过气来。威廉问他："他为什么称你作极好的导师呢？你们年纪一般大啊！也许你教过他？"

贝伦加缩头，把头巾拉下来罩住脸孔，跪了下来，抱住威廉的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叫我，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他突然哭起来，说："我害怕，神父。我要向你忏悔。可怜可怜我吧，魔鬼在吞噬着我的五脏六脏！"

威廉用力推开他，伸手把他拉起来，"不，贝伦加，"他对他说，"不要请我听取你的忏悔，不要借忏悔之名来封着我的嘴。我要从你这里了解的，你要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如果你不告诉我，我自己要去查明。你可以请求我悯怜你，但却不能叫我保持沉默。这座修道院里不吭声的人太多了。你还

是告诉我吧：黑夜沉沉，你是怎么看见他苍白的脸孔的；那夜风雪交加，他是怎样烫你的手的。你当时在墓地上都干些什么。喂！嗨！”——威廉粗暴地摇他的肩膀——“你至少也要说说这些啊！”

贝伦加手脚都在发抖：“我不知道我当时在墓地都在干些什么。我记不得了，我不知道是怎么看见他的脸的，也许我带着灯，不……是他有灯，他带着一盏灯，也许我借着火光看见了他的脸……”

“当天夜里又下雨，又下雪，他怎么能带着灯的？”

“那天晚祷后，紧接着晚祷之后，还没下雪呢，雪是后来才开始下的……我记得我向宿舍跑去时，天开始下起阵阵小雪。我正在向宿舍逃去时，那个鬼往相反的方向去了……以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请别再问我了，如果你不愿意听取我的忏悔的话。”

“很好，”威廉说，“现在去吧，上礼拜堂去，向上帝讲，因为你不愿跟人讲；或者去找愿意听你忏悔的修道士，因为从那时以来你还没有忏悔你的罪恶呢！你的行为已亵渎了神明。走吧！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贝伦加跑了，一会儿不见影了。威廉搽搽手，我多次见过他高兴时都是这样做的。

“好，”他说，“现在许多事情都清楚了。”

“我的导师，清楚了？”我问他，“由于我们也有阿德尔莫的鬼魂，事情就清楚了？”

“我亲爱的阿德索，”威廉说，“在我看来，那个鬼并不像鬼；不管怎么样，他所朗诵的那一段，是我在讲道用的书中也读过的。这些修道士也许读得太多了，他们兴奋时，他们

从书本中了解到的幻象就生动地浮现在脑海中。我不知道阿德尔莫是不是真说了这些话，还是贝伦加一人听到这些话，因为他需要听。事实是这段故事证实了我的一系列推测，例如：阿德尔莫是自杀。贝伦加的叙述告诉我们，阿德尔莫死前团团转，非常焦虑不安，对自己做过的某件事悔恨不已。他因自己的罪过而焦虑不安，吓坏了，因为有人吓唬他，也许还把他向贝伦加背诵的那段地狱幻象的情节告诉他，怪不得阿德尔莫背诵时所说的幻象那么活灵活现呢。他正穿过墓地走去，因为他刚离开礼拜堂；他在礼拜堂向某人吐露(或忏悔)某事，后者吓唬他，他于是悔恨自己。他就像贝伦加告诉我们，向跟宿舍相反的方向走去。向主楼走去，但也(可能)向厩栏后边的墙外走去。我推测他必定从那里自己投入裂口；他是在风雪到来之前这么干的，他死于墙脚处，尸体是后来才随着塌方陷于北塔和东塔之间的地段的。”

“但火烫的汗珠呢?”

“这已经是贝伦加听到的和重复说的故事的一部分；或者是贝伦加在焦虑不安和悔恨中想像的东西，因为对于阿德尔莫的悔恨，作为一种反应，贝伦加自己也产生悔恨的心情，这是你听得出来的。如果阿德尔莫是从礼拜堂中出来，他也许拿着细长的蜡烛，而滴在他朋友手上的只是一滴蜡。但贝伦加感到它烫得厉害，因而阿德尔莫肯定管他叫导师。这是一个迹象，表明阿德尔莫在责备他，因为他教阿德尔莫干了某件事，阿德尔莫因此感到绝望，于是自导死路。贝伦加知道这一点，他痛苦万分，因为他知道他让阿德尔莫干了他不该干的事，从而导致阿德尔莫的死亡。可怜的阿德索，在我们听了这一切以后，就不难想像助理馆长的情况了。”

"我相信我懂得了两人之间的勾搭,"我说,自己也不知道何以那样聪明。"但难道我们大家不都信仰仁慈的上帝吗？你说过阿德尔莫也许忏悔了；为什么他找一个肯定比他的初罪更大，或至少同样严重的罪过去惩罚自己呢?"

"因为某人对他说了使他绝望的话。正像我说过的,现时代的传道士必定能促使人重复说那些把阿德尔莫吓坏了的以及阿德尔莫用它去吓唬贝伦加的话。为了激发民众的虔诚和恐惧和狂热，对人间和神界法律的顺从，过去几年中传道士使用了令人苦恼的词语、叫人毛骨悚然的威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从来没有像我们时代那样，在自行鞭笞以赎罪的宗教信仰者的行进中，听到早祷神圣的赞美歌，而这些是由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不幸引起的；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决要求通过描写地狱的惨酷刑罚以加强无知者信仰上帝的信念。"

"也许这是需要忏悔,"我说。

"阿德索,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听到那么多要求别人忏悔的号召，而在这个时代，传道士也好，主教也好，甚至是我的师兄弟精神领袖也好，再也不能引起真正的忏悔了……"

"但第三时代，那位天使般的教皇，佩鲁贾的宗教会议……"我说。我弄糊涂了。

"那是怀旧!忏悔的伟大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教派的宗教大会也能谈论忏悔。一百年、二百年以前，曾经有一股更新的劲风。有过一个时期不管是圣僧还是异教徒，谁要讲更新就烧死谁。现在什么人都在讲更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教皇也在讨论更新。当礼拜堂和法庭谈论更新时，别相信人类会得到更新。"

"但多尔西诺呢,"我斗胆地说,非常想知道昨天我听见几次提到的那个人的详细情况。

"他死了,正像他生活悲惨一样,也死得很惨,因为他来得太晚了。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他一些情况吗?"

"毫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我问你……"

"我宁可永远不要提他。我不得不跟一些所谓的使徒打交道,仔细地观察了他们。说起来真是糟透了!你听我的叙述会感到心烦意乱,总而言之,这会使我心烦意乱。尤其因为我不能判断是非,你就更加烦恼了。这是一个人因实行许多高僧所宣讲的事,反而干了极其愚蠢的事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再也不能理解到底是谁的过错:有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是宣扬忏悔的高僧,另一方是实行这种说教的罪人,任何一方都以牺牲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但这二者之间洋溢着一种亲属的气氛,我像是被这种气氛弄得茫茫然……但我是在谈论另一件事,但也许不是这样。我实际上是在说这一点:现在忏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对忏悔者来说,要为赎罪而苦修的话,就成了要付出生命。杀害了狂热的忏悔者的人,为了挫败真正的忏悔,就使人得以死来偿还死,这样就导致了死亡;他们用对意象情景的忏悔取代灵魂的忏悔,使忏悔人想像到受折磨、血淋淋的阴间幻象,称这些幻象为真正忏悔的'镜子'。对于无知者、有时甚至是对有学识者的想像来说,地狱的折磨是使人清醒的镜子。于是——据说——就没有人敢犯罪了。他们希望恐惧可防止灵魂犯罪,希望恐惧能取代反抗。"

"但他们就不犯罪了么?"我焦急地问道。

"这取决于你所说的犯罪是什么意思,阿德索,"导师说。

"我在这个国家中已经住了一些年头，不愿对她的人民不公正；在我看来，要是说意大利人出于对某个偶像（虽然他们可能称之为圣人）的恐惧而避免犯罪，那么他们一般绝少有这种品德。基督跟西伯斯蒂安圣人或安东尼圣人①相比，意大利人更怕后面两个圣人。如果你要保持一块地方干净，不让人在这里撒尿（意大利人像狗一样到处撒尿），只要在这里画一个带有木头尖顶的安东尼圣人像，这就可以把将要撒尿的人赶走。这样，意大利由于他们的修道士的讲道，冒险回归到古老的迷信；他们不再相信肉体的复活，只是怕肉体上的受损害和不幸，因而他们怕安东尼圣人，比怕基督更甚。"

"但贝伦加不是意大利人，"我指出。

"这没有什么不同。我所说的，是指教会和布道团在整个半岛散播的气氛，又从这里传播到各国去的气氛，它甚至也传到了这里，有着有学问的修道士的可尊敬的修道院里。"

"但如果只要他们不犯罪，"我固执己见，因为我准备单单满足于这一点。

"如果这座修道院是世界的镜子，那你就会已经得到答案了。"

"是那样吗？"我问道。

"为了要有世界的镜子，世界就要有形式，"威廉最后说。对我这个年轻的心灵来说，他的哲学家气质太浓了。

---

① 西伯斯蒂安圣人：罗马士兵和基督教烈士；后被奉为反对邪恶的斗士。据说他被公元三世纪的罗马皇帝迪奥克里蒂安命人用箭射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上，他常被画成中箭的年轻人。——译者
安东尼圣人：约生于251年，死于350年。据说他在尼罗河附近的一座山上修道，经常为魔王所折磨。他建立了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座寺院。安东尼圣人以及引诱他的妖魔鬼怪，一直是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文艺中的热门题材。——译者

九点左右

叙述客人观看下人在吵架，亚历山大里亚的艾马罗不明言地提及一些事；阿德索思考圣洁和魔王的丑恶。后来威廉和阿德索回到经堂，威廉看到了有意思的东西并第三次就“笑”的正当性进行交谈，最后没能看到他希望看到的地方。

在爬上经堂之前，我们在厨房停了下来，吃点喝点东西，恢复精力，因为从起床到现在我们还没吃东西。我喝了一碗热奶，顿时精神大振。南边大火炉里炉火熊熊，烧得正旺，炉里烤着白天吃的面包。两个牧人在放下刚宰的羊。在做饭的人当中我看见了萨尔瓦托，他张开狼嘴，向我笑笑。我看见他从桌上拿起昨晚剩下的一块鸡，偷偷地递给牧人；牧人把鸡块藏在羊皮紧身短上衣里，高兴得咧开嘴笑。厨子看见了，就骂萨尔瓦托。“总管，总管”，他说，“你要看好修道院的东西，别糟蹋了东西！”

“他们穷，”萨尔瓦托说，“耶稣说过：你奉献给他的，也分一点给这些可怜人。”

“你这个肮脏的弗拉蒂行乞僧，方济各派的狗屁！”厨子向他喊道，“你以为你还是跟你们那些满身是虱子的行乞僧在一起吗！院长的东西是要给上帝的孩子吃用的！”

萨尔瓦托变得严厉起来，他气得摇摇晃晃，“我不是方济各会的行乞僧！我是本尼迪克特圣人的修道士！肮脏的小人，

污秽的波哥密①之徒！"

"你他妈的才是波哥密！用你那邪乎的屌跟婊子夜里胡搞去吧！你这猪猡！"厨子喊道。

萨尔瓦托把牧人推出门外，走近来看着我们，显得很焦虑。"牧师，"他对威廉说，"你为之奋斗的不是我的教派；告诉他这个法国佬不要这么张牙舞爪！"然后他挨到耳边低声说："他只会撒谎。呸！"他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厨子走过来粗暴地把他推出去，然后把门关上。"牧师，"他尊敬地对威廉说，"我不是说你的教派或属于这一教派最神圣的人的坏话，我是在跟那个假方济各会教派、假本尼迪克特教派说话，他既不是人，又不是禽兽。"

"我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威廉调解说，"但现在他跟你一样，都是修道士；你应该待他如兄弟，尊重他。"

"但在跟他无关的场合他总是插手，到处插手，只是因为他得到总管的保护，并把自己也看作总管。他利用修道院，就好像修道院是他的，日日夜夜都是如此。"

"在夜里怎么利用？"威廉问道。厨子作了个手势，好像是表示他不愿意说不道德的事。威廉不再问下去，就把奶喝了。

我的好奇心变得越来越强烈。跟乌伯蒂诺的相遇，关于萨尔瓦托的过去和总管含混的叙述，我在这些天来听到的谈话中提到弗拉蒂行乞僧和异教徒方济各会教派的时候越来越多，导师不愿意谈多尔西诺……一系列情景开始涌上心头。例如，我们在旅途中至少有两次遇到自行鞭笞以赎罪的宗教

① 波哥密教派为保加利亚一秘密教派，信仰二元教，认为造物主有二：基督与撒旦。——译者

信仰者的行列。有一次，当地民众把他们看作圣人，而另一次却又窃窃私语，说他们是异教徒。然而都是同样的一些人。他们两两一排行进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只遮住阴部，好像已不知羞耻为何物。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皮鞭，打自己的肩膀，直到出血为止。他们泪流满脸，好像亲眼看见救世主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景象；他们唱着哀痛的圣歌，乞求上帝的宽恕，恳求圣母代为祈祷。不仅在白天，而且在夜晚，在严冬，他们手拿已点着的细长蜡烛，大群人大群人从教堂走到教堂，恭顺地拜倒在圣坛之前；队伍的前面走着拿着蜡烛举着旗子的教士。他们不只是一般老百姓，还有贵夫人和商人……接着将看到赎罪的伟大行为：偷东西的归还赃物，另一些则忏悔其罪过……

但威廉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对我说这不是真正的忏悔。接着他说了许多，说不久以前，就在今天早晨，大的忏悔净化的时期刚刚结束，一些布道者以这样一些方式组织民众的礼拜，就是要使他们不屈从于赎罪的愿望，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的的确确是邪门歪道，把所有的人都吓住了。但我无法理解其不同之处，如果实际上有什么不同的话。在我看来，不同并不在于这种或那种行动，而在于教会判断这种或那种行动时的态度。

我想起了跟乌伯蒂诺的讨论。威廉无疑是在巧妙地暗示，竭力对他说明：他的神秘的（和正统的）信仰和异教徒扭曲了的信仰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乌伯蒂诺作为把这种不同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听后很生气。我个人的印象是：他之所以不同，恰恰是因为他是能看出这种不同的人。威廉不当宗教裁判所的调查官，因为他再也不能看出这种不同。因此他不

能跟我谈谈那位神秘的多尔西诺。那么很明显(我自言自语)，威廉已失去了上帝的帮助；上帝不仅教导如何看出这种不同，而且也把这种分辨的能力赋予他的选民。乌伯蒂诺和蒙特法尔科的克拉尔(然而她被罪人所包围)之所以是圣人，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去分辨。这一点，并且只有这一点才是圣洁。

但威廉为什么不知道如何分辨呢？他是如此敏锐的人，就自然界的事实而论，他能觉察出事物之间的最小差异或最小的密切关系……

我陷于沉思中，威廉正在把奶喝完，这时我们听到有人跟我们打招呼。这人是亚历山大里亚的艾马罗；我们曾在经堂遇见他。他脸部表情给我很深的印象：老是带着冷笑，好像他永远不能容忍所有人的愚昧，但又把这种宇宙的悲剧看得不太重要。“噢，威廉牧师，对于这座疯人窝，你习惯了吗？”

“我认为这是值得钦佩的、圣洁而有学问的人的地方，”威廉谨慎地说。

“从前是这样，那时院长举止像院长，馆长像馆长。现在你已经看见了，在上边”——他用头点点上一层楼——“那位瞎了眼的半死的德国人，诚惶诚恐地听着那位有着死人的眼睛的西班牙瞎子胡言乱语，好像魔王随时都要降临。他们刮着、擦着羊皮纸，但几乎没有新书进来……我们呆在上边这里，他们在下面城里活动。从前我们的修道院统治世界，现在你看到的是这种情况：皇帝利用我们，派他的朋友到这里来会见他的敌人(我略知你的使命，修道士整天谈啊说着，他们没有别的事可干)；但如果他要控制这个国家的事务，他就

呆在城里好了。我们在忙于收获谷物，饲养家禽；他们在下面大做买卖，用丝绸换取亚麻布制品，用亚麻布制品换取成袋成袋的香料，又卖掉赚大钱。我们保护我们的珍宝，但他们在下面囤积珍宝，还有书，比我们的更漂亮的书。”

“当然，世界上正发生许多新事。但你为什么认为该责备院长呢？”

“因为他把图书馆交给外国人，把修道院变成为保护图书馆而构筑起来的堡垒。这个意大利地区的本尼迪克特教派修道院应该是意大利人决定意大利问题的地方。今天意大利人连教皇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做买卖，制造这制造那；他们比法国国王更有钱。这样，让我们同样干起来吧；既然我们懂得如何弄出漂亮的书籍，就应该弄了卖给大学，关心下面峡谷中所发生的事——我不是说涉及到皇帝的事；威廉牧师，你的使命理当受到尊重——而是说要关注博洛涅人或佛罗伦萨人所做的事。我们从这里可以控制香客和商人来往于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通道。我们的图书馆应该向用各国文字写成的文本开放，那些不再用拉丁文写作的著作家在图书馆中也应有其位置。但现在情况正相反，我们被一班外国人所控制，他们管理图书馆的方法仍然是老一套，好象那位绝妙的克隆尼的奥多① 仍在当院长似的……”

“但你们的院长是意大利人，”威廉说。

“院长在这里等于零，”艾马罗说，仍然冷嘲热讽。“他床头有一个书箱，但近于腐朽。为了表示他对教皇的怨恨，他就让弗拉蒂行乞僧住进修道院……，牧师，我是说邪门歪道

① 克隆尼是法国一市镇；奥多为法国人。——译者

的弗拉蒂行乞僧，那些已经抛弃你们最神圣的教条的行乞僧……为了取悦于皇帝，他向北方所有的寺院邀请修道士，好象我们国家都没有懂得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优秀的抄经师和人物似的，好像佛罗伦萨或比萨都没有富裕而慷慨大方的商人的儿子似的；如果教会提供提高这些人的父亲的地位和权力的可能性，这些人是会高兴地信教的。但这里还没有认识到已沉溺于世俗事务，只当允许德国人干……哦，天啊，该打嘴巴，因为我快说出不该说的事了！”

“修道院里发生着越轨的事吗？”威廉心不在焉地问道，再给自己倒点牛奶。

“修道士也是人”，艾马罗说，接着又补充：“但他们在这里比在别的地方更不被当作人看待。我所说的，是要记住我并没有说过。”

“很有意思，”威廉说，“这些是你的个人意见呢，还是有许多人也像你这样看的？”

“许多许多。许多人现在为失去可怜的阿德尔莫而感到哀痛；但如果另一个人（他不应在图书馆内活动那么多）竟然掉进深渊，那么许多人不会不高兴的。”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讲得太多了。在这里我们讲得太多了，想必你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一方面，在这里任何人都不再尊重沉默了；另一方面却又过分尊重沉默。在这里，我们不应高谈阔论或保持沉默，而是要行动。在我们教派的黄金时代，如果修道院院长没有院长的性情，那末一杯毒酒就为继任者开路。威廉牧师，我对你说了这些事，显然不是散播院长或其他师兄弟的流言蜚语。上帝拯救我，我幸而没有散播流言蜚语的恶

习；但如果院长请你调查我或其他一些人，像蒂沃利的帕西菲库斯或者圣奥尔本诺的彼得的情况，我会是不高兴的。关于图书馆的事，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我们要说一点点。请你揭露出这窝毒蛇，既然你已经烧死过许多异教徒。”

“我从来没有烧死过人，”威廉尖锐地回答说。

“那只是个比喻的说法而已，”艾马罗开朗地笑着承认说，“十分有益的搜索，威廉牧师。但夜里要当心。”

“为什么在白天不用当心呢？”

“因为在白天这里的身体都用好的草药照料着，在夜里就用坏的草药使人的思想得病。别相信有人用手把阿德尔莫推入深渊，或者有人把维南蒂乌斯倒插进血缸中。这里有人不让修道士自己决定上哪里去，干什么和读什么书。使用了地狱的力量，或者地狱的朋友巫师的力量使好奇者精神错乱……”

“你是说草药僧？”

“桑克特文得尔的塞维里努斯是好人。当然啰，他跟马拉奇一样，都是德国人……”再次表示他讨厌散播流言蜚语之后，艾马罗上去干活了。

“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问道。

“想告诉一切但又什么都没告诉。修道院总是这样一块地方，修道士在那里互相斗智斗力以获得对整班人马的控制权。梅勒克修道院也是这样，但也许你作为见习修道士，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在你们国家，获得对一个修道院的控制，意味着得到可以直接跟皇帝打交道的地位。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家，情况完全不同；皇帝是遥远的，甚至他走了许多路来到罗马也是这样。没有法庭，现在甚至连教皇的法庭都没有。

只有城市，你将来会看到这一点的。”

“那是肯定的；城市给我印象很深。意大利的城市跟我国的不同……，它不仅是居住的地方，而且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地方。人们总是在广场上，市行政官比皇帝或教皇重要得多。许多城市就像……许多王国……”

“国王就是商人，他们的武器是货币。货币在意不利的作用跟在你的国家或我国的不同：货币流通到每个角落，别的地方支配并且调节大部分活动的，仍然是以货易货的交易，鸡啊、一捆捆麦子啊，长柄大镰刀或四轮运货马车啊，等等，货币只起获得这些货物的作用。而在意大利城市，你必定已注意到了：货物起获得货币的作用。连教士、主教，甚至宗教团体都必须考虑金钱。这自然是对权力的反抗以致采取发出清贫的号召这一形式的原因。对权力的反抗者是那些被剥夺了任何金钱来源的人，这样，清贫的每一个号召都引起很大的紧张不安和争论；整个城市，从主教到市行政官，都把极力宣扬清贫的人看作私敌。宗教裁判所的调查员在有人对魔王的粪便的恶臭作出反应的场合闻到了魔王的恶臭。现在你也能懂得艾马罗在想什么了。一所本尼迪克特教派修道院在教派的黄金时期是这样一个地方：牧羊人从那里控制信教的羊群(指信徒)。艾马罗要回归到这个传统去。只是人群的生活改变了。只有修道院接纳人们的新方式，变得不同于以前的修道院，它才能回归到传统去(恢复以前的光荣和权力)。由于现在支配人群的，不是武器，也不是礼拜仪式的壮观场面，而是对金钱的控制，所以艾马罗要把修道院的整个结构，以及图书馆本身都变成赚钱的作坊、工厂。”

“这跟许多罪行或这桩罪行有什么关系呢？”

“我还不知道。现在我想上楼去。走吧。”

修道士都已经在工作，经堂里一片寂静，但那不是出自所有人勤奋工作、内心安谧的寂静。贝伦加窘迫地接待我们，他只比我们先到一会儿。其他修道士从手上的工作抬起头来看，他们知道我们是要发现关于维南蒂乌斯的一些事，他们的视线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张没有使用的书桌上，这张书桌放在朝里开的中央呈八边形的窗户下。

虽然今天天气很冷，但经堂内相当暖和。这不是偶然如此，它是在厨房的上面，厨房充足的热量源源而来，特别是下面两个炉子的烟道通入支撑着西塔和南塔里的环形楼梯的柱子中。至于在这间大房间对面的北塔，它没有楼梯，但有一个生着火的大炉子，散发出令人愉快的温暖。还有，地板上铺着稻草，我们走起来都没有脚步声。换句话说，最不暖和的角落是东塔那一角；实际上我注意到，在这里工作的修道士的人数多，几乎没有什么空位置，虽然如此，所有的修道士都尽量躲开某一部位的书桌。我后来才知道东塔的环形楼梯是向下通往食堂、向上通往图书馆的唯一通道，这时我自问道：精明的盘算是不是这样调节房间的热量，以便使修道士对那块地方不感兴趣，使馆长得以更容易控制图书馆的入口。

可怜的维南蒂乌斯的书桌背向大火炉，也许是最理想的书桌之一。可惜那时我一生在经堂中度过的时间还非常少，但后来在经堂中呆的时间多了，就知道经堂工作对抄写员、花边装帧师和学者是怎样一种折磨，他们拿尖笔的手指都麻木了（甚至在正常的温度下，一连写了六个钟头之后，手指就产生可怕的痉挛和麻痹，拇指痛得象挨人踩了似的）。这

就是我们在手稿抄本的边缘常常发现抄写员为了证实他的痛苦和不耐烦而留下的话的原因，例如说："感谢上帝，天快黑了，"或者"哦，要是能喝一杯，那多好，"或"今天天气冷，光线暗淡，羔皮纸净是毛茬，出了毛病了。"正如古代谚语说的，三指把笔，但全身都在使劲，并且痛。

且说维南蒂乌斯的书桌。书桌象沿着八边形的空间安放的其他书桌一样，都相当小，因为它们是为学者准备的；而放在外墙窗下的大桌是给图案装帧师和抄经师准备的。维南蒂乌斯也有一个读经台，因为他也许要查阅修道院借来的手稿，他要从中抄点什么。书桌下有一套矮架子，上面堆着未装钉的书页；因为书页上都是拉丁文，我推断这些是他最近做的译文。字写得很潦草，不成一本书的一页一页的格式，因为这些还需交付给抄写员和图案装帧师整理加工。因此这些书页很难读通。书页中间有几本希腊文的书。另一本希腊文的书籍打开放在读经台上，这是过去几天中维南蒂乌斯运用其翻译技巧要翻译的书。那时我不懂希腊语，但导师读了书名，说这是某个名叫卢西安①的人写的，说的是一个人变成驴子的故事。我当时想起阿普列伊乌斯②写过一个类似的寓言；一般都强烈要求见习修道士不要阅读这本书。

"维南蒂乌斯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威廉问站在我们旁边的贝伦加。

"修道院是应米兰领主的要求办这件事的，从中可以获得东边一些农户生产酒的优先权。"贝伦加用手指指那边，但

① 公元二世纪人，希腊讽刺作家。——译者

② 大约生于125年。罗马修辞学家，著作家。他最著名的小说《变形记，或，金驴》，对后世西欧作家有一定的影响。——译者

很快就补充说："修道院并不是为了钱替俗人做事。给我们特权的领主费了很大劲才从威尼斯首相那里替我们借来这部珍贵的手稿。威尼斯首相是从拜占庭皇帝手中接受这本书的。维南蒂乌斯翻译完后，我们就要搞两个抄本，一本送给米兰领主，一本我们图书馆收藏。"

"图书馆因而屈尊收藏这种异教徒的寓言，"威廉说。

"图书馆乃验证真理和谬误的试金石，"我们后面，一个声音传了过来。原来是约尔格在说话。对于这位老人突然而意外的出现我再次感到惊奇(我在以后的几天中还将感到惊奇)，好像我们没看见他，他却看见我们似的。我也想知道经堂内到底为什么让瞎子来，但后来我认识到约尔格在这座修道院内是无所不在的。他经常来经堂，坐在炉旁的凳子上，似乎关注着房间里所做的一切。有一次我听见他从座位上大声问："正在上楼的是谁？"原来是马拉奇正在上图书馆去；他转向马拉奇，马拉奇踩在稻草上，并不发出响声。修道士都非常尊敬约尔格，常常求助于他，给他念难懂的段落，请教他如何作注，或者就如何画野兽或圣人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用他那没有效能的眼睛盯着前方，好像在盯着脑海中活生生的一页一页，然后回答说，虚假的预言家衣着要像主教，嘴中吐出青蛙；或者说天国的耶路撒冷的城墙要用什么宝石来装饰；阿里马斯皮人①应画在靠近普列斯特·约翰②的国家的图上——极力主张前者的畸形怪状不要弄得过分吸引人，象征性地画画他们，认得出来就够了，不要画得太理想

① 在古代神话中居住在西徐亚的一个独眼民族。西徐亚为古代一地区，在东南欧，中心地带为黑海北岸。——译者

② 传说中的中世纪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据说他统治远东或埃塞俄比亚。——译者

或让人嫌，以到发笑的地步。

有一次我听见他告诉一个做旁注的人，要怎样根据奥古斯丁圣人的思想解释蒂康尼乌斯文本中的概要的重述，才能避开多纳教派①的异端邪说。另一次我听见他告诉别人，在做评注的时候怎样把教会分立论和异端邪说分开。又有一次，他告诉一个感到为难的注经师，要在图书目录中找哪本书，大概在哪一页上会找到所列出的书，向他保证说，馆长肯定会把书给他，因为它是根据上帝灵感产生的著作。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下我听见他说，不要找某本书了，因为虽然目录中的确有这本书，但五十年以前耗子早把它咬坏了，现在任何人的手指只要一碰，它就要变成碎片粉末。换句话说，他是图书馆的大脑，经堂的灵魂。他听到修道士在闲聊的时候就告诫说："快点，给真理作证，因为时间快了！"他指的是魔王即将到来。

"图书馆乃验证真理和谬误的试金石，"约尔格说。

"毫无疑问阿普列伊乌斯和卢西安都被认为是术士，"威廉说，"但在虚构故事掩盖下的这个寓言，也包含着良好的道德教训，因为它教导我们怎样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还有，我认为人变成驴子的故事表示堕落入罪恶的灵魂已经变质。"

"或然也，"约尔格说。

"现在我懂得了：维南蒂乌斯在人们告诉我的昨天的谈话中，为什么对喜剧的问题这样感兴趣。实际上这类寓言也可以看作跟古人的喜剧同源。二者都像悲剧那样，说的都不

① 多纳图斯主教于四世纪在北非创立的基督教一教派，该教派对纯洁和圣洁，持极端的宗教观点。——译者

是实际存在的人，正象伊西多尔说的：都是虚构故事。接着，他用拉丁文说'写寓言的诗人只是借事物之名，虚构叙述，而不是描写事实……'"

起初我不明白威廉为什么跟一个似乎不喜欢这些题目的人进行如此深奥的讨论，但从约尔格的答话中我知道导师是多么敏锐。

"那天我们不是探讨喜剧，而只是探讨'笑'是否正当，"约尔格严厉地说。我记得非常清楚，维南蒂乌斯什么时候提到那次讨论，即只是在昨天提到的，约尔格则声称记不得了。

"啊，"威廉漫不经心地说，"我想你谈到了诗人的谎言和精巧的谜语……"

"我们议论笑，"约尔格断然说道。"异教徒撰写喜剧，是为了使观众嬉笑，你们的行为，荒谬无理。我主耶稣从来不说及喜剧或寓言，只是比喻清楚地说教，此乃讽喻，教导我们如何去获得天堂。如此而已。"

"我不明白，"威廉说，"你为什么那样反对这种想法：即耶稣可能笑过。我认为笑象洗澡一样，是陶冶性情、消除身体的其他苦恼、特别是忧郁症的良药。"

"洗澡固然好，"约尔格说，"所以阿奎纳本人视之为驱除悲哀之手段。悲哀若不诉诸邪恶，那就是不佳的感情，而勇敢能驱除邪恶。洗澡可以恢复性情的平衡，笑摇晃身躯，扭曲面部五官，使人类似于猿猴。"

"猴子不会笑；笑是人类所特有的，它是人的理性的标志，"威廉说。

"言语也为人类理性的标志，然则人用言语，可以亵渎

上帝。并非人所特有，件件都必定为善。凡笑者，必不信其所笑者，也非信其所恨者。因而讥笑恶者，意味着自己不准备跟邪恶作斗争；讥笑善，意味着否定善通过它进行自我宣扬的力量。所以教规说：'最劣之谦卑都不敏感于笑，诚如所写道：'蠢笑于事无补'。"

我的导师打断他说："奎因蒂利安①说，在颂扬的场合，为了庄严起见可以压抑住笑，但在其他许多情况下要鼓励笑。小普利尼②写道：'有时候我笑，我开玩笑，我打趣，因为我是人'。"

"这都是些异教徒，"约尔格回答说。"教规以严厉的措词，禁止这种不拘小节：'引人发笑之粗话俚语，无论何处哪在谴责之列；禁止说打诨逗趣的话'。"

"但以前基督的话在大地上取得胜利的时候，昔兰的西尼休斯③说神德可以和谐地揉合喜剧和悲剧；埃留斯·斯巴蒂安努斯④谈到哈德里安皇帝时说，他行为崇高并且具有真正的基督精神，他可以把欢快的要素和严肃的要素混合起来。最后，奥索尼乌斯⑤建议严肃和幽默兼而用之。"

"然而诺拉的包利努斯和亚历山德里亚的克莱门令我等提防着，毋做此等蠢事；苏尔皮修斯·塞维路斯说从来没人见过圣者马丁陷于狂怒或溺于狂欢。"

"但他复述了生性敏锐的圣徒的一些答复，"威廉说。

---

① 约生于公元35年，约死于95年。罗马修辞学家。他的名作《辩术》，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译者
② 小普利尼（公元62年—113年），罗马著作家。——译者
③ 约生于378年，约死于414年。基督教新柏拉图派哲学家。——译者
④ 罗马历史学家。他的活跃时期为公元三世纪末。——译者
⑤ 约生于310年，约死于394年。罗马基督教诗人。——译者

"这种答复是直截了当而明智的，不是滑稽可笑。圣者埃菲莱姆撰写了一篇劝世文章，要修道士毋笑；而在《论修道士的衣着与交往》中，著作家视猥亵和打趣、戏谑为毒蛇，强烈要求人们回避！"

"但希尔德伯图斯说，'堂堂正正的人，可允许做诙谐的动作'；索尔兹伯里的约翰①认可考虑周到的欢闹；最后，在你们的教规所提到的一段话中，教规说笑对傻瓜才是适当的，但就在你所引证的那一段话中，教祖至少允许心情安详地不出声地笑。"

"唯心灵思考真以及对取得善感到愉悦时，心情才安详，而真与善是不应讥笑的。所以基督不笑。笑扇动怀疑。"

"但有时候怀疑是对的。"

"我看不出有何种理由。你生疑时，必定转向权威，听取神父或博学者之言，彼时生疑之一切理由则烟消云散。我疑你象巴黎的逻辑学家，浸泡于可争论的教条中。阴人阿贝拉②要把所有的问题交付给未经《圣经》启蒙的理智，毫无生气的、冷冷的检查，宣布你是对，还是错，但圣者贝尔纳很懂得如何处理。我可断定接受危险思想者，也能欣赏无知者之打诨逗乐；无知者讥笑人所应该知道的唯一真理，因为此真理已经一劳永逸地阐明。蠢货一笑，就等于心中暗言：'上帝并不存在'。"

"可尊敬的约尔格，在我看来你管阿贝拉叫做阴人，这是

① 约生于1115年，死于1180年。英国教士、学者、著作家。——译者

② 阿贝拉(1079—1142)，法国逻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教师。二十多岁时受雇于巴黎福尔伯特家，当家庭教师。阿贝拉引诱其学生。后来福尔伯雇待了几个打手，深夜闯入阿贝拉家，将他阉割。阿贝拉的主要哲学观点是理性超乎信仰。——译者

不公正的，因为你知道他是因为别人的邪恶才遭到阉割……”

“皆因他的罪过。皆因他相信人的理性的傲慢自大。于是嘲笑单纯者的信仰，抽去上帝玄理的精华（或至少他们尝试为之，作此尝试者，皆蠢货也），肆无忌惮地处理有关最崇高的事物的问题，又嘲弄神父，因为神父认为应该抑制而不是提出这些问题。”

“可尊敬的约尔格，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圣经》把模糊不清的事情留待我们自由决定，上帝要求我们把我们的理性运用于这些事情。有人让你相信一个命题，你必须首先检查一下，看看它是否可以接受，因为我们的理性是上帝所创造，任何使我们的理性感到高兴的事情只能使神的理智感到高兴。就神的理智而论，我们只知道运用类比并且常常是运用否定法从我们自己的理性过程中推断出来。因此，你看，要破坏触犯理性的荒谬命题的虚假权威，‘笑’有时候也是一个适当的手段。‘笑’有助于挫败坏人，使他们的愚蠢变得明白可见。这里有一段圣者莫路斯的故事：异教徒把他放进滚烫的水中时，他抱怨说水太凉了，异教徒总督愚蠢地把手放进水中试试，结果烫伤自己。这是个绝妙的事实，表明了殉道的圣者是怎样嘲弄了上帝信徒的敌人。”

约尔格发出冷笑：“甚至在传道士所讲的插曲中，也有许多愚蠢之谈。被投入开水锅的圣者为上帝而受折磨，绝对不哭不喊，何必跟异教徒玩这些孩童的把戏？”

“是吗？”威廉说。“你认为这个故事触犯理性，指责它为荒谬可笑。虽然你在控制着自己的嘴唇，可你是在默默地对某事发笑，你也不希望我认真看待这种笑。你在讥笑‘笑’，

但你是在笑。”

约尔格做了个被激怒了的手势。“你这是就笑打诨逗趣，借此把我拖入无聊的争论之中。然而你知道基督并不笑。”

“我不能肯定这一点。当基督邀请法利赛人① 掷第一块石时，他问谁的形象是刻在进贡的硬币上时，他作文字游戏并说‘你被变形了’时，我相信他是在说打趣的话，以使罪人惊惶失措，使自己的门徒保持着高昂的情绪。当基督对基埃费斯②说，‘你说过了’，这时基督也是在说打趣话。你清楚地知道：在克鲁尼亚克教派和西斯特西亚教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前者指责后者没穿裤子，为的是使后者显得滑稽可笑。在《愚人镜》中叙述驴子布鲁纳勒斯，驴子想知道要是夜里风把毯子掀开了，修道士看见自己的阴部那么情况会怎样……”

修道士围了过来，笑了，约尔格大怒：“你这是让我的师兄弟们享受蠢货之乐。我知道方济各会修士中，惯于用这种无聊的货色拍民众的马屁，但对于这些把戏，我要用我从你们之一个传道士口中听到的短句的意思回敬你：‘你口中吐出的是可怕的恶臭。’”

这一谴责太重了些。威廉一直是傲慢的，但现在约尔格在指责他口中放屁。我不知道一位年长的修道士说出如此严厉的话，是不是请客人离开经堂的表示。但是我看见威廉，刚才还显得非常神气，现在却蔫了。

“可尊敬的约尔格，请你原谅，”他说。“我怎么想的，就

① 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该派标榜墨守传统礼仪。基督教《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译者

② 基埃费斯：根据基督教《圣经》，他是高级教士，宣判对耶稣的审判就是他主持的。——译者

怎么说。我不是对你表示不敬。也许你说得正确，我错了。”

约尔格面对着这种高雅的谦卑的行动，哼了一声，这可以看作不是满意就是原谅对方的表示；他只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而那些在这场争论中逐渐聚拢过来的修道士，也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威廉又跪在维南蒂乌斯的书桌旁，又在文件中翻阅起来。威廉用恭顺的回答，赢得了几秒钟的安静，而他在这几秒钟中看见的东西，使他产生了在即将到来的夜晚进行调查的念头。

但这确实是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本诺装作他走过来听威廉跟约尔格的谈话时把笔尖忘在书桌上了，不一会儿就走了过来；他跟威廉耳语说，他有事急于跟威廉讲，见面的地方定在浴室的后面。他要威廉先走，不久他也赶过来。

威廉犹豫了一会，然后喊马拉奇。马拉奇从靠近目录的馆长书桌上，一直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威廉对马拉奇说，出于领受了院长的命令（他着重强调这一特权），请他派人看好维南蒂乌斯的书桌，因为威廉认为：直到他本人可以回来之前，整天不让人接近这张书桌，这对于他的调查来说是重要的。他大声地说这些话，这样就不仅使马拉奇看着诸修道士，而且也使各位修道士看着马拉奇。馆长只好答应照办，威廉和我就告辞了。

当我们穿过园子走近浴室时（浴室就在药房隔壁），威廉说：“许多人似乎怕我在维南蒂乌斯的桌子上、桌子下发现点东西。”

“那能是什么呢？”

“我有这种感觉：甚至那些害怕的人也不知道。”

“这样，本诺没有什么东西要告诉我们，他只是把我们从经堂中拖出来吗？”

“我们很快就会探明，”威廉说。实际上本诺不一会儿就赶来跟我们见面了。

中午

叙述本诺讲了一个怪诞的故事，从中可以知道修道院生活的阴暗面。

本诺告诉我们的事情很乱。实际上看来 他把 我们拖来这里，只是为了把我们从经堂引开，但也可能是他编不出似乎有道理的借口，就告诉我们一些事实片断，而事实的范围，比他所知道的要大得多。

他承认那天上午他言不尽意，但认真考虑之后，他觉得威廉应该知道全部真相。在众所周知的关于笑的谈话中，贝伦加提到“非洲的终结”。那是什么？图书馆充满着秘密，特别是充满着那些从来没借给修道士阅读的书。本诺对威廉所说的要对建议和命题进行理性分析的话印象很深；他认为修道士——学者有权知道图书馆藏书的一切情况，他强烈批评宣告阿贝拉有罪的索瓦松委员会。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这个修道士还年轻，他喜欢修辞学，内心充满着向往自由的激情，由于接受了修道院戒律强加在他智力上的好奇心的限制过着艰难的生活。我学会了每时每刻总是怀疑这种好奇心，但我清楚知道这种态度并不使我的导师感到高兴．我看见他同情本诺，信任本诺。总之，本诺告诉我们：他不知道

阿德尔莫、维南蒂乌斯，和贝伦加讨论了什么秘密，但如果作为这一悲惨故事的结果，把图书馆管理中更多的秘密揭露出来，那么他不会感到遗憾。他希望我的导师不管怎样解开调查的死扣，都有理由强烈要求院长放松压抑修道士智力的戒律，——他补充说，一些修道士正像他一样，是怀着想从图书馆这一巨大的发源地所收藏的宝贝中吸取思想营养的特殊目的，才不远千里来到这里的。

我相信本诺真诚希望调查要搞成他所说的那样，但正如威廉所预见的，他心中是如此充满好奇，也许他是要给自己保留首先由他仔细检查维南蒂乌斯书桌的权利；他准备给我们提供一些情况，作为我们不接近书桌的交换条件。以下就是这些情况。

正像许多修道士现在知道的，贝伦加对阿德尔莫怀着强烈的情欲，神意对这种情欲的邪恶感到愤怒，在索多姆和冈莫拉城①惩罚了这些邪恶。本诺这样隐绰其词，也许是出于对我还是幼弱未成熟的人的考虑。但凡是在寺院度过其青春期的人，即使他保持着纯洁，也经常听到有关这些情欲的谈论；他不时还得提防着点，免得落入被这些情欲征服的人所设下的圈套。俗人常常把诗卷奉献给女人，但尽管我是小见习修道士，在梅勒克，我不是也收到年纪大点的修道士送的这类诗卷吗？修道士的誓言使我们远离女人身体这一罪恶的阴沟，但常常也把我们带到犯其他错误的边缘。甚至时至今日，在礼拜堂中我的眼睛碰巧在见习修道士细嫩的脸孔，像少女那样洁净而白里透红的脸孔上停留时，我这个老家伙也

① 索多姆和冈莫拉，都是《圣经》中提到的地名。二者都是西迪谷中的城市，后来因其邪恶一起毁灭。——译者

为春意所动。难道我能向自己隐瞒这一事实么？

我说这些话，不是对我自己做出献身于修道士的生活的选择表示怀疑，而是为许多人所犯的错误辩护；这种神圣的负担对他们来说是沉重的。也许是为贝伦加可怕的罪过辩护。但按照本诺的说法，这位修道士显然用一种更卑鄙的方式犯罪；他使用逼取的武器，从别人那里获得德行和体面的人不应给出的东西。

阿德尔莫看上去很标致，贝伦加常对他投以温柔亲切的目光，修道士一段时期以来对这种现象总是讽刺挖苦。阿德尔莫只迷恋于自己的工作，他的工作似乎是他的唯一乐趣，所以他几乎没有注意到贝伦加的热情。但也许——谁知道呢？——他不知道他的精神已秘密地走向相同的丑恶的泥坑。本诺说，事实是：他无意中听到阿德尔莫和贝伦加之间的一次对话，在对话中贝伦加提到阿德尔莫要他吐露的一个秘密，就提议做一桩令人作呕的交易。这桩交易是什么，这甚至是最天真的读者也能想象到的。本诺听到，似乎从阿德尔莫的口中说出同意的话，而且似乎是以宽慰的心情说出来的。本诺大胆表示说，好象阿德尔莫心底里并不希望得到别的什么，为了表示同意，找个不是出于肉欲的借口，对他来说就够了。本诺争辩说，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贝伦加的秘密必定是关于学问方面的奥秘，这样阿德尔莫就可以抱着一种幻想；把肉体上的犯罪归因于为了满足知识上的愿望而采取的行动。本诺笑着补充说，他受到如此强烈的知识上愿望的冲动，为了满足愿望，不知有多少次险些违反自己的天生倾向，答应干满足别人肉欲的事。”

他问威廉：“为了弄到多年来寻找的书，你是不是也有不

惜干出差事来的时候?”

“几百年以前,博学而品德高尚的西尔维斯特二世[1]为了换取一部手稿,把一部最珍贵的浑天仪作为礼物送给人家,我相信是为了交换斯特蒂乌斯[2]或卢康[3]的手稿,”威廉说,接着又补充说,“但那是浑天仪,而不是他的美德。”

本诺承认他被激情冲昏了头脑,接着又重新开始叙述故事。阿德尔莫死前的那个晚上,本诺被好奇心所驱使,跟在这对人的后而,他看见他们在晚祷后一起到宿舍去。他的房间离他们的不远,他就把门半开着,等了很久。到诸修道士已入睡、寂静笼罩着一切时,他清楚看见阿德尔莫溜进贝伦加的房间。本诺不能人睡,仍然醒着,后来听见贝伦加的门又开了,阿德尔莫逃出来,几乎是跑出来的,他的朋友企图把他挡回去。贝伦加跟着阿德尔莫下到下面一层楼。本诺蹑手蹑脚跟在他们后面,在下一层楼走廊的进出口处,他看见贝伦加在发抖,卷缩在角落里,盯着约尔格房间的门。本诺猜测:阿德尔莫已跪在这位可尊敬的教士脚下,忏悔自已的罪恶。贝伦加在发抖,因为他知道:即使庄严的诺言保证不告诉别人,但秘密已被泄露。

然后阿德尔莫走出来,脸色苍白;贝伦加想跟他说话,他用力把贝伦加推开,冲出宿舍,沿礼拜堂后殿的后面从北门(此门夜里仍是开着的)走进礼拜堂。也许他要做祈祷。贝伦加跟着他,但不进礼拜堂;他绞着手在墓地的坟墓间走来走去。

---

① 罗马教皇,从999年到1083年在位。——译者

② 约生于45年,约死于96年。罗马诗人。——译者

③ 生于39年,于65年自杀。罗马诗人、散文家。——译者

当本诺意识到第四个人这时也在附近活动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也跟着那对人，肯定没有注意到本诺的在场，因为本诺贴在墓地边缘栎树的树身上。这个第四者是维南蒂乌斯。贝伦加一见维南蒂乌斯，就蹲伏在坟墓间，这时维南蒂乌斯也走进了礼拜堂去。此刻，本诺担心别人发现他，就回自己房间去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在悬崖脚下发现了阿德尔莫的尸体。再多的情况，本诺就不知道了。

现在快到吃饭的时候了，本诺走了，我的导师没有进一步问他什么。我们仍在浴室后面呆了一会，接着在园子里短时间蹓达蹓达，思考着那些怪异的透露。

“这种草药”，威廉忽然说，弯下身来观察一种植物；他在那个冬日，从稀稀落落的灌木丛中认出了这种植物。“用它的树皮制作浸剂，是治痔的良药。而那一种草药，把它的鲜根捣碎成糊状，涂上可使湿疹长痂。”

“你比塞维里努斯更有学问，”我对他说，“但告诉我：在听了本诺的话以后，你有什么想法呢。”

“亲爱的阿德索，你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本诺跟我们说的，也许是真话。他的叙述跟贝伦加早晨告诉我们的相吻合，尽管贝伦加说的是幻觉。贝伦加和阿德尔莫一起干了邪恶的勾当，这一点我们已经猜到了。而贝伦加不得不向阿德尔莫吐露的秘密，唉啊，还仍然是秘密。阿德尔莫在犯了不贞洁并且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过之后，只想向能够为他解罪的人吐露，于是他跑去找约尔格。我们从经验中知道，约尔格的性格是非常严厉的，他肯定以令人痛苦的词语大肆谴责阿德尔莫。也许他拒不宽恕，也许他强加不可实行的赎罪苦行于阿德尔莫：他是怎么说的，我们不知道，约尔格也从

来不愿告诉我们。事实是阿德尔莫冲进礼拜堂，拜倒于圣坛之前，但仍不能消除其懊悔的心情。这时维南蒂乌斯向他走来。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说了什么。也许阿德尔莫向维南蒂乌斯吐露了贝伦加作为礼物(或作为报酬)而告诉他的那个秘密；这个秘密对阿德尔莫来说再不是要紧的了，因为他现在有一件可怕得多、恶劣得多的不可告人的事。维南蒂乌斯的情况呢？他也许满脑子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现在也充满了我们的朋友本诺的头脑)，对他已得知到情况心满意足，就让阿德尔莫懊悔去。阿德尔莫看见自己被人抛弃，就决心自杀，绝望地来到墓地，在那里遇到贝伦加。他向他说了可怕的话，把罪责归咎于他，称他为教唆人堕落的导师。我相信：剥掉贝伦加的叙述所有幻觉的外衣，它实际上是确切的。阿德尔莫向他复述了他必定从约尔格那里听来的那些绝望的话，于是贝伦加沮丧万分，从一个方向走了，阿德尔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自杀。接着发生的其余情况，我们都是目击者。大家都认为阿德尔莫是被人暗害，这样维南蒂乌斯产生这种印象：图书馆的秘密比他所认为的更加重要，于是他自己继续探索这个秘密，直到后来有人阻止他，这时他已经发现或尚未发现他所需要的东西。”

“谁杀害了他？贝伦加吗？”

“也许是。或者是马拉奇，他必须保卫着主楼。或者是别人。贝伦加是可疑分子，因为他吓坏了，他知道到那时候维南蒂乌斯掌握了他的秘密。马拉奇也可疑，因为他是图书馆的不可侵犯性的捍卫者，他发现有人破坏了这种不可侵犯性，就把他杀害了。约尔格知道所有人的一切情况，掌握着阿德尔莫的秘密，不让我去了解维南蒂乌斯可能已经发现的情

况……许多事实都指向他。但你说说，一个瞎子是怎能把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杀害的？而且一个老人，即算他强壮，是怎能把尸体弄到缸那里去的？最后，凶手为什么不可能是本诺本人呢？他被不能吐露的原因所驱使，可能向我们撒谎。还有，为什么我们怀疑的对象仅限于那些参加关于笑的讨论的人呢？也许这桩罪行有别的动因，这些动因跟图书馆毫无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两样东西：要知道在夜里如何进入图书馆，以及一盏灯。你提供灯。在吃晚饭时间呆在厨房里，拿一盏……”

“偷吗？”

“是借。这样做是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看我的吧。”

“好。至于进入主楼的问题，我们昨晚已看见马拉奇出来的地方。今天我要去礼拜堂看看，特别要看看私人祈祷处。一小时以后我们去吃饭。之后我们将会见院长，你将得到允许参加会见的，因为我已经要求带一个记录员，以便记下我们所说的话。”

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叙述修道院院长对修道院的富有深感得意以及对异教徒的恐惧；阿德索越来越怀疑他来到世上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发现院长呆在礼拜堂的主要圣坛旁。他在仔细欣赏一些圣餐器皿、圣餐杯、盘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图象；这是见习修道士从一个秘密地方拿出来的，我在晨祷时并未看见这些圣餐具。这些圣具之美令人眼花缭乱，我禁不住惊叹不已。这时正是午间，太阳光从教士席的窗户、更多的从礼拜堂正面的窗户倾泻进来，形成白色的小瀑布，象神圣的物质奇妙的溪流，在礼拜堂的各点上互相交错，笼罩着圣坛。

那花瓶，那酒杯，每件都是珍品；黄金的璀璨，象牙的洁白，水晶的透明晶莹，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珍宝闪闪发光。我认得出有红锆石、黄玉、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金黄宝石、缟玛瑙、红玉，和碧玉和玛瑙。同时我认识到那天早晨，我先是被祈祷搞得很激动，接着恐惧万端，所以不能注意看许多东西：圣坛的正面和其他三个侧面整个都是金镶的，结果无论从哪个方向看，整个圣坛仿佛都是金做的。

院长看到我惊愕的样子，微微一笑。“你们看到的这些珍宝，”他对我和我的导师说，“以及将要看到其他珍宝，是几百

年来虔诚信徒捐赠的积累，是本修道院的力量和神圣的见证。大地上的王公贵族，大主教和主教把他们受封的疆土的象征的戒指、把作为他们之伟大的标志的黄金和珍宝献祭于这里的圣坛和圣象；这些献祭，为了上帝及圣殿的光荣而融化在一起。虽然现在有另一件悲惨的事使本修道院感到苦恼，这使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脆弱，但我们不应忘记上帝的力量和威力。耶稣诞生节的庆典就要到来，我们正在恭擦圣餐具，以便以圣诞节所该有的、所要求的一切豪华壮丽去庆祝救世主的诞生。务必使一切都要光彩夺目，华丽壮观，"他紧紧看着威廉，我后来懂得了他为什么这样得意地坚持说明他的行动是有道理的；他补充说："因为我们相信不要掩盖、相反的要宣扬上帝的宽宏大量是有用的、恰当的。"

"那是肯定的，"威廉有礼貌地回答说，"如果长老觉得应该这样赞美上帝，那么你的修道院已经得到这种颂扬的最大报答了。"

"事实是必定如此，"院长说。"如果习惯上根据神的意志和预言家的吩咐，所罗门的寺院要用金的两耳细颈酒罐和小酒瓶去盛山羊或小牛或小母牛的血，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应该用黄金、珍宝和人所创造的最有价值的瓶子，以永恒的尊敬和完全的忠诚承接基督的血！如果在第二次投生中我们的实体仍将跟天使的相同，那么为这样因神圣而不容称呼的献祭品所做的礼拜仍将是毫无价值的……"

"阿门，"我说。

"许多人提出异议说，一颗有虔诚悟性的心，纯洁的心，信神的意志对于礼拜神圣来说就够了。我们是最先明确而绝对地宣布这些是本质的东西，但我们也相信必须通过圣具的外

形装饰来表示敬神，因为把一切整体地奉献给救世主是完全正当并且是恰当的，上帝毫无保留地、整个地给我们提供了一切。”

“这一直是你们教派中大人物的看法，”威廉同意说，“我想起了非常伟大而可尊敬的苏吉尔院长写在教堂的礼拜用品上的佳句。”

“的确是那样，”院长说，“你看这个十字架圣像，它还没有完成……”他怀着无限敬爱的心情把十字架圣像拿在手中，看着它，感到无比的幸福，容光焕发。“这里还缺几颗珍珠，因为我还没找到大小合适的。从前圣者安德鲁向戈尔格塔[1]的十字架圣象讲话，说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手脚都像是用珍珠做成的，而珍珠必须装饰那一伟大奇迹的谦卑的模拟物。我还发现在这里，就在救世主的头上，嵌上你们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钻石，那是非常适当的。”他的虔诚的手，苍白的手指，抚摸着圣木，或更确地说，圣象牙的最宝贵的部分，因为十字架就是用这种高贵的材料做的。

“当我醉心于这一圣殿的一切美妙时，当多色彩的宝石使我超脱对外界的关注，把有形的变成无形的有价值的沉思从而使我想到各种圣德时，我仿佛置身于宇宙的奇异地区，不再完全陷于世俗的泥潭，也不完全在天国的纯粹中自由飞翔。在我看来，承上帝的恩惠，用对《圣经》所作的解释，我可以从这个低下的世界进入较高的世界……”

他说话时，把脸转向中殿。太阳特别仁慈，一道道光线从上面射进来，照亮着他的脸部。他的手先前成十字形向前

① 戈尔格塔：据《圣经》的说法，耶稣就是在这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译者

微伸，后来紧抱起来，热情洋溢地说：“每一件创造物，不管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都是光，是光之父生成的光。这块象牙，这缟玛瑙，还有我们周围的宝石，都是光，因为我们看出这些圣物好而美，它们是按自己匀称的规律而存在的，它们的种类跟其他一切种类都有所不同。它们是由自己的数目所规定的，它们遵守自己的秩序，依自己的重量寻求自己独特的位置。我越是领悟到这些道理，我凝视着的物质就越是接近于它的宝贵的性质，造物的神力就得到越好的说明，因为如果我必须努力去理解原因的庄严崇高（通过效果的庄严崇高是不能充分理解这一点的），人们怎样才能用像黄金和钻石那样奇妙的效果向我说明神的诱发性呢？只有粪便或虫子才能对我说明这一点。接着，当我从这些宝石中看出这些优越之处，灵魂就快乐得流泪。这不是因为世俗的虚荣心或喜好珍宝，而是因为纯粹热爱晨祷，这是没有原因引起的原因。”

“这真正是神学的最美妙之处，”威廉以至善至美的谦卑态度说。我想他是在使用修辞学家称为反话的狡诈的修辞手法。反话的前面必定总是有表示说反话的信号和这样说是有道理的预言——但威廉从来不提示这种预言。更倾向于使用修辞手法的这位院长，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竟然把威廉所说的仍当作正话，仍然激动得神魂颠倒地补充说：“神显现的事情便是使我们跟上帝接触的最直接的道路。”

威廉有礼貌地咳了一声，说：“呃……唔……”。当他要引出一个新话题时，总是这样表示的。他竭力做得优雅些，因为这是他的习惯——我相信这是他们国家的人们典型的做法——他习惯于在说话之前先来不短的“呃呃唔唔”声，做为准备，好

像开始要把复杂的思想说出来很费一番脑力似的。但是我现在相信，他在说话之前哼的“呃呃唔唔”声较多，他对自己所表达的主张的正确性就越有把握。

威廉继续“呃……唔……”，然后说：“我们应该来商谈商谈有关会谈和组织关于贫穷的辩论的事。”

“贫穷……”院长说。他仍然陷于沉思中，珍宝把他带到宇宙中美妙的境界里，而现在要把他从中拉下来似乎很难。他接着说：“啊，是啊，会谈……”

于是他们开始激烈地讨论一些事，这些事情，有一部分是我已经知道了的，我听着他们的谈话时努力去理解另一部分。正像我在这部忠实的记事的开头部分所说的，事情涉及一场双重的争吵，这场争吵一方面是皇帝反对教皇，另一方面是教皇反对方济各会；方济各会在佩鲁贾宗教大会上（虽然那只是在许多年以后的事）信奉神学精神领袖们关于基督清贫的理论。当方济各会站在帝国一边时，出现的情况就比较混乱了：由于圣者本尼迪克特教派的干预（这一点对我来说仍然非常模糊），原先对立和同盟的三角关系现在变成了四角关系。

我从来都理解不清楚：本尼迪克特教派的修道院院长，在他们自己教派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信奉神学精神领袖学说的方济各会员的观点之前，为什么会庇护并且保护他们。因为如果说神学的精神领袖宣讲抛弃一切世俗财物，那么我的教派的修道院院长则恰恰相反，走的是另一条路，——今天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证实——这条途径也是很道德的。但我认为修道院院长们觉得教皇的权力过大，就意味着主教和城市的权力过大，而我的教派几百年来所实行的，恰

恰是反对寺院外的教士和城市商人，恰恰是把自己确定为人间和上天的中介，君主的顾问。并借此来保护自己的权力完整无损。

我常常听到教士一再说的一句格言：根据这句格言，上帝的子民分成牧羊人(即：教士)，狗(就是武士)，和羊（平民）。后来我知道这句话可以有好几种说法。本尼迪克特教派经常说的，不是三个等级，而是两大类，一类管理人间事务，另一类管理天国事务。在世俗事务的范围内，正常地区分为牧师、世俗封建领主，和平民。但支配着这三类人的是独断层，它是上帝子民和天国直接联系的纽带。僧侣跟世俗的牧羊人没有什么联系，无知而腐败的教士和主教，现在俯伏于城市的权利之前。城市中的羊不再是善良而忠诚的农民，而是商人和工匠。把治理平民的任务委托给寺院外的教士，本尼迪克特教派并不感到遗憾，只要这些教士建立起这种治理的权威性的法规就行了。这些教士和一切世俗权力的源泉直接接触，正像他们跟天国一切权力的源泉直接接触那样。我相信：这一点是许多把尊严归还给反对城市政府(这是主教和商人的联合)的本尼迪克特教派修道院院长，同意保护信奉神学精神领袖学说的方济各会会员的原因。他们没有方济各会会员的思想，但后者的存在对他们有用，因为它向帝国提供了反对夸大了的教皇权力的冠冕堂皇的诡辩。

我当时推断：这些就是院长阿博现在准备跟皇帝的使节威廉合作、充当方济各会教派跟教皇之间调解人的原因。实际上，在如此威胁到教会的统一的激烈的纠纷中，教皇约翰几次要把西塞纳的迈克尔召到阿维尼翁，迈克尔最后准备接受邀请，因为他不愿看到自己的教派跟教皇的冲突达到不可挽

回的地步。作为方济各会教派的教长，他要马上看到方济各派的观点取得胜利并且得到教皇的赞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推测：没有教皇的同意，他就不能长时间保住本教派教长的地位。

但许多人拍着胸脯对他说，教皇在法国等着他，是要诱捕他，指控他信奉异教，把他交付审判。因此他们建议：迈克尔应该先进行一系列谈判，然后再在阿维尼翁露面。马西留斯有一个更好的主意：让一位皇帝的使节跟迈克尔前往，使节要向教皇陈述皇帝支持者的观点。迈克尔作为皇帝的一名使节前往，并不是为了说服那位老卡奥人①，而是为了加强迈克尔的地位，迈克尔就不会那么容易成为教皇报复的牺牲品了。

但这个想法有许多不利之处，并且不能马上实行。因此就产生以下想法：皇帝的使节跟教皇的一些使节举行预备性会见，以便试着阐述各自的立场，拟订进一步会见的协议，保证意大利的客人在会见时的安全。为了组织这第一次会见，巴斯克维尔的威廉被任命为使节。如果他认为旅途没有危险，可以前往，那么以后他会在阿维尼翁陈述帝国神学家的观点。这远不是简单的事业，因为据说教皇是要迈克尔单独前来，以便更容易地使他就范，这样教皇就会把一个使团派到意大利来，指示他们使皇帝使节计划中的到教皇宫廷的旅行尽可能地归于失败。威廉到现在为止行动极其巧妙。在跟本尼迪克特教派各修道院院长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之后（这就是我们在旅途中在许多处逗留的原因），威廉选中了我

① 卡奥为法国南部一城市。12世纪时，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在这里有宫殿。这里就用老卡奥指称教皇约翰。——译者

们现在所在的修道院，就是因为据说这位修道院院长是忠诚于帝国的，但因为他巧妙的外交手腕，教廷方面仍喜欢他。因此这个修道院是两种势力的使节可以在这里会见的中立地区。

但教皇的抵抗手段还没有用尽。他知道，他的使节一踏上修道院的土地，就要归院长的管辖；因为他的一些使节是寺院外的教士，他不会接受这一控制，声称担心皇帝有阴谋。因而他提出一个条件：由教皇信任的人指挥下的法国国王的一班弓箭手来负责教皇使节的安全。当威廉跟教皇的使节在博比奥讨论这件事时，我模模糊糊听说，事情是确定规定这班弓箭手的责任的准则——或更确切地说，是确定保证教皇使节的安全是什么意思。最后接受了阿维尼翁方面提出的准则，因为它规定："凡以任何方式危及教皇使节团的成员的生命者，或试图以暴力手段影响使节的行为或判断者，"武士及其官长将有权对他们采取行动；这样的规定似乎是合理的。那时，条约似乎出于纯粹形式上的偏见制订的。现在，在修道院最近出事之后，院长心神不安，他把疑虑透露给威廉：如果使节团来到修道院时，仍未获知两件罪行的凶手是谁（次日院长的焦虑还要加剧，因为罪行要增加到三桩），那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修道院之内有人在活动并能以暴力行动影响教皇使节的判断和行为了。

企图掩盖已发生的罪行于事无补，因为如果将来又出事，教皇的使节会怀疑有反对他们的阴谋。这样只有两种解决办法：或者是威廉在使节团到达之前把凶手找出来（说到这里院长死死地盯住威廉，好象无言地责备他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坦率地通知教皇的使节跟他合作，想办法在

谈判的过程中把修道院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院长不喜欢第二种解决办法，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他的一部分统治权，并把自己的修道士拱手让给法国人控制。但他不能冒险。威廉和院长两人都对事情所发生的变化伤透脑筋，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他们因而提出次日才做出最后的决定，在此期间，他们只能求助于神恩和威廉的洞察力。

“长老，我将尽我所能去做，”威廉说。“但另一方面，我看不出这件事怎么能真正危及这次会见。甚至教皇的使节都懂得疯子或一个残忍的人或只是迷途的人行动之间是有区别的，因而正直的人可以在会见时讨论重大问题。”

“你这样看的吗？”院长问道，凝视着威廉。“要记住：阿维尼翁人知道他们要会见方济各会教派分子（这是接近于弗拉蒂行乞僧的非常危险的人物）和比弗拉蒂行乞僧更疯狂的其他危险的沾染着罪行的异教徒”——说到这里院长放低声音——“这些罪行跟这里所发生的事件相比（虽然这些事件也可怕），后者只象太阳光下的薄雾那样苍白而已。”

“这不是一码事！”威廉尖锐地喊道。“你不能把佩鲁贾宗教大会上的方济各会教徒跟一些异教徒帮伙混为一谈；异教徒误解了《福音书》的预言，把反对豪富的斗争变成一系列族间血仇的私斗或残忍好杀的蠢事……”

“不几年以前，离这里不远，有一帮伙异教徒（正如你这样称呼他们的）火烧了维切利地方的主教的庄园和诺瓦拉后边山地的庄园，刀戮交加，”院长简短地说。

“你是说多尔西诺和使徒们……”

“假使徒，”院长纠正他。我又一次听到有人用小心谨慎的语调提到多尔西诺和假使徒，语调中几乎有恐惧的迹象。

“假使徒，”威廉乐于同意。“但他们跟方济各会教派教徒没有关系……”

“他们是跟谁共同公开声称敬重卡拉布里亚的约钦姆的，”院长坚持说，“你可以问问你的师兄弟乌伯蒂诺。”

“我必须向长老指出，现在他是贵教派的一员了，”威廉说话时微微欠身并且微微一笑，好象祝贺院长由于吸收一位如此有声誉的人，自己的教派有了收获。

“我知道，我知道，”院长微笑道。“你知道神学的精神领袖激怒教皇时，我们教派是以怎样的兄弟情谊欢迎他们的。我不只是说乌伯蒂诺，而且还包括其他许多人：几乎不知名的更谦卑的教士，也许我们应该更了解他们。因为事实是我们接待了以身穿方济各会教派服装的样子出现的逃亡者，后来我得知：他们在生活中饱经沧桑，这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非常接近于多尔西诺分子……”

“这里也有？”威廉问道。

“这里也有。我要向你透露一些事；说真的，对于这些事我所知甚少，不管怎么样也不足以提出指责。因为你在调查这个修道院的生活，最好你也要知道这些事。我要进一步告诉你：根据我听到或推测的情况，我怀疑——请注意，只是怀疑——修道院总管的生活经历中有很肮脏的劣迹。他实际上是随着方济各会教派教徒的大量退出该教派，两年之前来到这里的。

“总管？瓦拉金的雷米吉奥是多尔西诺分子？他给我的印象是最温和的人；就这点而论，他是我所看见的对贫穷修女会最不感兴趣的人……”威廉说。

“我对他不能有什么非议，他为本院服务得很好，为此全

院都感谢他。但我提出这点是为了使你理解：要找我们的修道士和弗拉蒂行乞僧之间的关系，那是非常容易的事。”

“你的宽宏大量又一次用得不是地方，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威廉插话说。“我们谈论的是多尔西诺教派，不是弗拉蒂行乞僧。可以充分讨论多尔西诺教派，而无须真正知道所提及的人是谁，因为有许多种这样的人。他们仍然不能称为残忍，最多可以责备他们没有经过充分考虑，就把神学的精神领袖出于对上帝的真正的爱的激情，带着很大的克制宣讲的道理付诸实施罢了。而且在这里，我同意一派跟另一派的界线是很细微的……”

“但弗拉蒂行乞僧是异教徒！”院长尖锐地打断他的话。“他们并不仅限于证实基督和使徒的贫穷，而这是一个可以有效地用来反对阿维尼翁傲慢无礼的教义——虽然我不能赞同这个教义。弗拉蒂行乞僧从这一教义中得出实用的演绎推理：指明革命、抢劫、行为堕落的权利。”

“但哪个弗拉蒂行乞僧呢？”

“所有的弗拉蒂行乞僧都是如此。你知道他们犯有无法说出口的罪恶，他们无所谓婚姻不婚姻，他们不承认地狱的存在，他们盛行鸡奸，他们信奉保加利亚教派和德里冈蒂教派的波哥密异端……”

威廉说：“请不要把不同的事物混在一起！照你的说法，仿佛弗拉蒂行乞僧、帕塔连教派、瓦尔登西亚教派、卡萨教派①，以及保加利亚的波哥密和德拉哥维萨的异教徒都是相同的！”

① 上述几个教派，从当时正统的教会观点来看，都是异端。但实际上各派并不相同。——译者

"他们都是同样的货色,"院长尖锐地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是异教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危害着文明世界的秩序,也危害着在我看来你是支持着的帝国的秩序。一百多年前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追随者纵火烧了贵族和红衣主教的宅邸,而这就是帕塔连教派的隆巴德① 异端邪说的成果。"

"阿博,"威廉说,"你孤立地生活在这座庄严而神圣的修道院中,远远脱离地界的邪恶。城市生活要比你所想象的复杂得多,你知道,错误和邪恶,也有程度上的不同。某一类人比起对上帝派来的天使同样也抱着肮脏的思想的同伴来说并不见得罪恶滔天;犹大出卖耶稣跟彼得的背叛相比,简直不算什么,但的确人们原谅这一个而不原谅另一个。你不能把帕塔连教派和卡萨教派同等看待。帕塔连教派是在圣母教教规的范围内改革行为的运动,他们从来都是要完善教士的行为。"

"坚持不从不纯洁的教士手中接过神圣的东西……"

"他们被人误解了,但这是他们教义上的唯一的错误。他们从来没提出要改变上帝的法则……"

"但帕塔连教派两百多年前在罗马宣讲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神学理论,结果导致乌合之众去火烧贵族和红衣主教的宅邸。"

"阿诺德试图把城市行政官员拖进他的改革运动,他们不跟他走,他却在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大众中得到支持;他要求城市不要那么腐败,穷人和无家可归者报之以暴力和愤怒。

① 隆巴德:约生于1100年,约死于1160年。意大利神学家。他的着作是中世纪神学的主要文献。——译者

阿诺德对这种暴力没有任何责任。”

“城市总是腐败的。”

“城市是现在上帝的子民在其中生活的地方，你，我们都是牧羊人。城市也是产生丑事的地方，丑事包括富有的高级教士向穷人和饥饿的人群宣讲德行。帕塔连教派的混乱就是由这种情况产生的。他们是可悲的，但不是不可理解的。卡萨教派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基督教教义之外的东方的异教。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犯着或已经犯了据说他们所犯的罪行。我知道他们摒弃婚姻制度，否认地狱的存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只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想法（肯定是说不出口的想法），就说他们干了许多他们实际上并未干过的事。”

“你是说卡萨教派跟帕塔连教派并未混杂在一起，二者并不简单地就是同一恶魔现象的两面、无数面孔中的两面，是这样吗？”

“我说这些异教中的许多异教，所宣称的教义是互不相干的，它们赢得了无知者的支持，因为它们向这些人提出了过一种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我说无知者对教义常常所知无多，我说无知的人群常常把卡萨教派的讲道跟帕塔连教派的讲道混淆起来，又把二者的混合跟神学精神领袖的讲道混淆起来。阿博，无知者并未受到学问以及对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的各种差异活生生的感觉的启发和教育；疾病和贫穷经常缠着他们，无知使他们变得结结巴巴。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参加某种异教集团，常常只是喊出他们自己的绝望心情的另一种方式而已。你可以火烧红衣主教的宅邸，因为你要改善牧师的生活，但也因为你相信他所宣讲的地狱并不存在。火烧红衣主教的宅邸总是因为在大地上的确存在地狱，羊群

（指教徒）在地狱中生活，而我们不再是牧羊人。但你清楚知道：正象他们不分辨保加利亚教会和里普兰多牧师的信徒那样，帝国当局及其支持者也不分辨神圣的信徒和异教徒。帝国的军队为了反对其对手，就常常在平民中间扶植卡萨教的倾向。在我看来，他们的行动错了。我现在知道的是：就是这些军队为了干掉这些活动着的、危险的和太'简单的'对手，常常把其他集团的异端邪说说成是这个集团创造的，然后把他们都抛在柴堆上烧死。我已经看到——阿博，我向你发誓，我亲眼看到——过着有德行生活的人，贫穷和贞洁的信徒，但因为他们是主教的敌人，主教就把他们推入世俗权力之手；而世俗权力是不管你是服务于帝国还是自由城市的，于是就指控这些人男女乱交、鸡奸以及许多说不出口的罪行，但也许不是他们，而是别人才犯有这些罪行。无知者是供宰割的肉，当他们可用来给敌对势力引起麻烦时是被人利用的对象，当他们再也用不着时就被人一脚踢开，当牺牲品。"

"因而，"院长怀着明显的恶意说，"多尔西诺和他的疯子，格拉多·塞加列里和那些罪恶的凶手，邪恶的卡萨教派的教徒或有德行的弗拉蒂行乞僧，实行鸡奸的波哥密派或帕塔连教派主张改革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啰？威廉，请你告诉我，你如此熟悉异教徒，以致你似乎是他们中的一员，真理何在呢？"

"有时候不知道在哪里，"威廉悲伤地说。

"是吗？你自己再也不能把这个异教徒同那个异教徒分开。我至少有一条准则。我认为异教徒是那些危及支撑着上帝的子民的秩序的人。我为帝国辩护，因为帝国替我担保着这种秩序。我反对教皇，因为他在把精神权力交给城市的主

教；主教是跟商人和公司结盟的，不能够维持这种秩序。我们几百年来维持了这种秩序。对待异教徒，我也有一条准则。当有人问西托的主教阿诺德·阿马拉里库斯对贝齐埃尔的居民如何处置时，主教回答说，把他们通通杀掉，上帝会认出自己的子民。我的准则就是概括在这位主教的答话中。”

威廉眼睛下垂着，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说：“贝齐埃尔城被攻陷，我们的军队不分妇孺孩童，几乎两万人通通被杀死。大屠杀之后，全城洗劫一空，然后纵火烧之。”

“神圣的战争仍然是战争。”

“因此，也许不应该有神圣战争。但我在说什么了？我来这里是为了替路易的权利辩护，而他也正在把意大利置于兵戮之下。我发现自己也在玩奇怪同盟的游戏；奇怪在于这是神学的精神领袖和帝国之间的同盟，奇怪在于帝国跟寻求统治人民的马西留斯结盟，奇怪在于我们思想和传统如此不同的两个人竟然结成同盟。但我们有两个共同的任务：使会见取得成功和把凶手找出来。让我们争取和平地进行吧。”

院长伸出胳膊，“请给我和平之吻，威廉师兄。我可以跟你这么一位有知识的人，就神学和伦理道德的细微之处进行无休无止的争论。但我们不要象巴黎的大师那样，沉溺于进行争论的乐趣。你说得对：我们面前有重要的任务，必须协调一致地去做。我这样说，因为我相信有某种联系。你理解吗？在这里已发生的罪行和你的师兄弟们的罪行之间可能有联系——或更确地说，别人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这就是我告诫你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必须防止阿维尼翁人提出任何怀疑或暗讽的原因。”

“我是不是可以猜想：长老你已向我提出了一条进行调

查的路线？你是不是认为：在某个修道士过去当异教徒的生涯里某个模糊不清的故事中，可以找到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根源？”

院长沉默了一会，看着威廉，但脸上不露出有任何含意的表情，然后说：“在这桩悲惨的事件中你是调查者，你的任务是提出怀疑，甚至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怀疑。我在这里只是牧师长。我愿意补充说，如果我知道了我院中某个修道士的过去有助于确立有充分根据的怀疑，我本人会去拔掉那病态的苗子的。现在我所知道的，你也知道。我不知道的，你的智慧应该恰当地揭示出来。”他向我们点点头，离开了礼拜堂。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亲爱的阿德索，”威廉皱着眉头说，“我们寻求一部手稿，我们对一些过分好奇多问的修道士的谩骂讽刺感兴趣，对其他贪欲好色的修道士的行动感兴趣，而现在却出现一条完全不同的线索，并且越来越逼人注意。修道院总管，……伴随着修道院总管，那位奇怪的动物萨尔瓦托也来了……但现在我们必须去休息，因为我们计划在夜里活动。”

“那么你仍然想要在今天夜里进入图书馆吗？你不放弃第一条线索吗？”

“绝对不。不管怎么样，谁说过两条线索互不相干的？最后，修道院总管的事只能是院长的怀疑而已。”

他开始向香客住所走去。走到门槛时，他停了下来说，好象是继续说先前说的话：

“毕竟，当院长认为年轻的修道士中间存在着某种不健康的东西时，他要求我调查阿德尔莫之死。由于维南蒂乌斯

之死引起了别的怀疑，也许院长感到了这一神秘事件的关键在于图书馆，他不希望对图书馆进行任何调查。这样他就把总管抛了出来，好把我对主楼的注意引开……”

“但为什么他不要——”

“别问那么多的问题。院长开头就告诉过我别接触图书馆，他必定有自己充分的理由。事情可能是他被卷入他认为跟阿德尔莫之死没有关系的某件事，现在他认识到丑闻正在散播开来，也有可能把他也带上。他不让真相被人发现，或至少他不让我是发现真相的人……”

“那末我们现在生活的场所，是上帝抛弃的地方，”我沮丧地说。

“他发现有什么地方，上帝会把它当做家的?”威廉从他很高的高度看下来问我。

接着他打发我去休息。当我躺在简陋的小床上时，我得出结论说，父亲不应该把我送到世上来；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学到的东西太多了。

“主啊！拯救我于豺狼虎豹吧!”我祈祷着祈祷着，睡着了。

四点半左右日落之后

这一章虽然短，但叙述了老阿利纳多很有意思的话：他谈及迷宫以及进人迷宫的途径。

快到敲晚饭钟时我醒了。我懒洋洋的，感到困倦，因为白天睡觉是肉体受罪：睡得越多越想睡，感到不快，不仅腻味人而又使人感到不满足。威廉不在房间里，很明显他早早就起来了。我找了一会，发现他从主楼走出来。他告诉我他早些时候在经堂，翻阅图书目录，观看修道士工作，同时试图走近维南蒂乌斯的书桌，重新开始检查一下。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每个修道士都集中全力干扰他，不让他检查那些书稿。先是马拉奇向他走过来，让他看看一些珍贵的插图和装饰；接着是本诺让他忙乎于无聊的琐事。到后来，他已蹲下来重新开始检查，这时贝伦加就开始在他周围转悠，说要帮他的忙。

最后，看到我的导师真的决心要查查维南蒂乌斯的东西，马拉奇直率地对他说，他也许要获得院长的许可，才能翻阅死者的书稿；他本人即使是图书馆馆长，出于尊敬和受到纪律的约束，也不看死者的东西。并且也正象威廉所要求的那样，无人走近书桌；院长给出指示之前，任何人都不得

接近书桌。威廉认识到不值得跟马拉奇较量，虽然维南蒂乌斯书稿使修道士感到激动和恐惧，这当然加强了他想了解这些书稿的愿望。虽然他仍然不知道如何在夜里回到那里去，但他要这样做的决心非常大，以致他决定不让枝节问题发生。但他怀有报复的思想，如果这些思想不是含有渴望探明真相的成分，那么它们就是非常执拗的，也许是应该受到责备的。

在进入食堂之前，我们又在走廊上溜达，让寒冷的晚间轻风驱散困意。一些修道士仍在那里散步，沉思着。我们瞥见格罗塔费拉塔的老阿利纳多呆在走廊那边的园子里，他现在身体虚弱无力，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林木间呆着，不去礼拜堂祈祷。他似乎没觉得冷，他现在坐在外边的门廊处。

威廉向他致意，老人见居然有人肯花时间跟他聊聊，似乎很高兴。

“微风轻拂的天气啊！”威廉说。

“靠上帝的恩典，”老人回答说。

“上天轻风徐徐，地上残酷无情。你很了解维南蒂乌斯吗？”

“维南蒂乌斯，谁？”老人说。接着眼睛亮了起来，“啊，那个死孩子。野兽正在修道院里游荡……”

“什么兽？”

“从海中来的那只大兽……七个头、十只角，角上有十个花冠，头上有三个亵渎的名字。那兽是豹身、熊脚、狮嘴……我见过这兽。”

“你在哪里看见的？在图书馆吗？”

“图书馆？为什么在那里？我许多年没上经堂去了，我

从来没见过图书馆。谁也不上图书馆。我知道谁准上图书馆去……”

“谁？马拉奇？贝伦加？”

“哦，不是……”老人说，窃窃私笑。“以前。马拉奇之前的图书馆馆长，许多年以前……”

“那是谁？”

“我记不得了；马拉奇还年轻时他就死了。在马拉奇的导师之前来的那个人，我年轻时他是年轻的馆长助理……但我从来没踏进图书馆。迷宫……”

“图书馆是迷宫？”

“那是大地上的迷宫，”老人心不在焉地背诵道，“内部迂回曲折，非常狭窄。图书馆是大迷宫，世界的迷宫的符号。进去你就不知道是否走得出来了，你不要越过海格立斯①的柱子……”

“这样说来，你不知道主楼关门时怎样进图书馆了？”

“哦，我知道。”老人笑着说，“许多人都知道。你取道藏尸骨室去。你能穿过藏尸骨室，但你不想穿过。死去的修道士正在看着呢。”

“那些死去的正在值班的修道士——莫非是夜里拿着灯在图书馆里走来走去的那些修道士？”

“拿着灯？”老人似乎感到奇怪。“我从未听到这么说的。死去的修道士就搁在藏尸骨室内；骨头逐渐从墓地掉下来，堆在那里，守着通道。你没看见通到藏尸骨室的那个私人祈祷处的圣坛吗？”

① 海格立斯：罗马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穷。——译者

"是不是十字形耳堂之后、左边第三个圣坛？"

"第三个？也许是吧。是圣坛的石板刻有一千具骷髅的那个圣坛，按右边的第四个颅骨的眼睛……藏尸骨室的门就开了。但别上那里去；我从来也没去过；院长不希望人去。"

"那只兽呢？你是在哪里看见那兽的？"

"那只野兽吗？啊，那魔王……他要来了，千年盛世[1]已经过去，魔王就要来临……"

"在三百年以前是太平盛世，后来魔王并未出现……"

"在千年过去后魔王并不来。当千年过去时正义开始统治人间，这时魔王就来了，他要挫败正义，接着将有最后的争斗……"

"正义要统治一千年，"威廉说。"要不然它从基督之死到第一个一千年结束时统治人间，这样魔王就不应该来；要不然正义还没有统治人间，魔王的到来还远着呢。"

"一千年不是从基督之死那日算起，而是从三百年之后捐赠君士坦丁[2]时算起，到现在一千年了……"。

"这样，正义的统治即将结束了吗？"

"我不知道……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我累了。计算是困难的。利巴纳的比图斯计算过。去问问约尔格吧，他年纪还不很大，记性好……但时机成熟了，你没听说过七个喇叭手的说法吗？"

"为什么是七个喇叭手呢？"

"你没听说另一个孩子，装帧插图师是怎么死的吗？第一个天使吹响第一个喇叭，冰雹和火夹着血从天而降。第二个

---

① 据《圣经·启示录》，耶稣将再来统治人间一千年。——译者
② 君士坦丁：地名；在阿尔及利亚。——译者

天使吹响第二个喇叭，大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第二个孩子不是死于血海么？请你密切注视第三个喇叭！海中的三分之一生物要死。上帝惩罚我们。修道院周围的世界异教臭气熏天；他们告诉我在罗马的宝座上坐着一个邪恶的教皇，他用许多人来施行妖术，然后把他们喂鱼……在我们中间，有人违反了禁令，破坏了迷宫的封印……”

“谁告诉你这些的？”

“我听到的。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说：罪行已经走进这座修道院。你有鹰嘴豆吗？”

对我提出这个问题，使我惊愕不已。“没有，我没有鹰嘴豆，”我说，我弄糊涂了。

“下次给我带点来。我含在嘴里——你看见我可怜的嘴吗？牙全掉了——把豆含软。鹰嘴豆促使分泌唾液，唾液乃生命之泉。你明天给我带点鹰嘴豆来好吗？”

“明天我捎点来给你，”我对他说。但他却打起瞌睡来了，我们离开他，上食堂去了。

六点左右

叙述进入主楼的情况，发现一位神秘的客人；发现带有巫术符号的秘密手稿，还发现了一本书，但书马上就不见了，在以后的许多章中还要寻找这本书；威廉珍贵的镜片被盗，这还不是诸多变化中的最后一桩。

晚饭吃得不快活，没有人说话。从发现维南蒂乌斯的尸体时算起，整整十二个钟头过去了。众人偷偷看了看他餐桌旁的空位。到做晚祷的时候，走进礼拜堂的行列就像送葬的队伍。我们站在中殿注视着众人做祈祷，并且也看了看第三个私人祈祷处。灯光暗淡，我们看见马拉奇从暗处冒出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时，简直说不上他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闪进暗处，躲在中殿边，这样当祈祷结束时任何人都看不见我们呆在后面。我把晚饭时在厨房偷来的灯藏在无袖道袍下。我们晚些时候将在通宵燃着的大三脚铜架上点这盏灯。我已设法弄到新的灯芯和许多油，这足够我们点好长时间的了。

对于即将进行的冒险活动，我太兴奋，不注意到祈祷的进行，所以我几乎还没注意到，祈祷就结束了。修道士把僧衣的头巾拉下来盖住脸孔，慢慢地鱼贯而出，回自己的房间去。人走光了，礼拜堂里只剩下三脚架的火光在闪烁。

“现在”，威廉说，“动手干吧。”

我们走近第三个私人祈祷处。圣坛的底部的确象藏尸骨

室，一排颅骨安在一堆刻成胫骨的极妙的浮雕上，颅骨有深深陷进去的眼窝，看上去怪害怕的。威廉低声重复着从阿利纳多那里听来的话（右边第四个颅骨，按它的眼睛），他用手指去按那骷髅的眼窝，我们立刻听到嘶哑的吱吱嘎嘎声。圣坛在一根暗轴上转动，隐约可见一道黑暗的隙缝。我把灯举起照亮隙缝时，我们辨认出有一些潮湿的台阶。在讨论是否又把通道关上之后，我们决定走下台阶。不关较好，威廉说：我们不知道关上后是不是能再开开。至于有被人发现的危险，如果有人在这时候来摆弄这个机关，那意味着他知道如何进来，那么把通道关上也阻拦不了他。

我们下了大约十二节台阶，来到一个走廊处；走廊两边有一些卧式的壁龛，就像后来我在许多地下墓穴中所看到的那样。我现在是第一次进入藏尸骨室，我很害怕。几百年来修道士的骨骼都集中在这里，骨骼从地里挖出来，堆在壁龛里，不管成不成人的体形都行。一些壁龛里只有细小的骨头，另一些壁龛里只有颅骨，颅骨整齐地摆成金字塔状，这样颅骨就不至于滚来滚去。这的确是很吓人的景象，特别是当我们往前走时灯影摇曳时更使人害怕。我看见一个壁龛中只有手，许多手，手指纠结在一起，根本没有办法分开。我有一会感到在这死者的地方，上面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吱吱作响，然后迅速跑动，我禁不住惊叫一声。

“老鼠，”威廉说，让我放心。

“老鼠在这里干什么？”

“像我们一样，也是穿过这里，因为藏尸骨室通往主楼，然后通往厨房，通往图书馆美味可口的书。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马拉奇老板着脸孔，他的责任迫使他如此，每天早晨晚上

两次经过这里。真的他没有什么好笑的。”

“《新约》福音书为什么不说基督笑过呢?”我问道,但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约尔格说得对吗?”

“许多学者都想知道基督是不是笑过。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很感兴趣。我相信他从未笑过,因为上帝之子必然无所不知,他是知道我们基督教徒要怎样举止表现的。到了。”

实际上走廊走完了,感谢上帝!新台阶开始。爬了这些台阶之后,我们只要推开装上铁甲的木门,就到了厨房炉灶的后面,也就是恰恰在通往经堂的环形楼梯的下面。我们往上爬时,好像听到头上有响声。

我们静静呆了一会;然后我说:“不可能有的事,在我们前面没有人进来啊……”

“假定只有这条路可以进入主楼,那是过于自信了。过去几百年来这是一座堡垒,必定有一些秘密入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将慢慢上去;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如果我们把灯吹灭,就看不见前进的道路;如果让灯点着,就会把楼上的人吓一大跳。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如果的确有人在那里,他要怕我们。”

我们从南塔上来,来到经堂。维南蒂乌斯的书桌恰恰在对面。房间是这样大,以致我们往前走时,灯光一次只能照亮几码远。我们希望庭院里没有人,就不致于透过窗户看见灯光。书桌上的东西似乎摆得整整齐齐,但威廉马上弯下身去检查下面书架上的书页,他沮丧地喊出声来。

“丢了东西了么?”我问道。

“今天我看见两本书摆在这里,其中一本是希腊文的,就是这本丢掉了。有人拿走了,是匆匆忙忙拿走的,因为有一

页掉在这里的地板上。”

“但书桌是叫人看着的呀……”

“那当然。也许有人刚刚把它抓走，也许他还在这里”。他转向暗处喊道：“如果你在那里，当心点！”他的声音在柱子间回荡着。在我看来那是个好主意：正如威廉说过的，吓唬我们的人也怕我们，那总是好些。

威廉把在书桌下找到的那页书放下来，把脸贴近它。他要我给他更多的光亮，我就把灯凑近些，看见书页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写满了小字，我相当费劲才认出是什么文。

“是希腊文吗？”我问。

“是。但我并不清楚理解，”他从道袍取出镜片，把它牢牢架在鼻梁上，然后低下头来看。

“是希腊文，好手笔，但写得很乱。即使有镜片，我读起来也有麻烦。我需要更多的光亮，靠近些……”

他捡起那页羊皮纸，拿到眼前来看；我没走到他的后面，把灯举过他的头顶给他照明，我显得很蠢，竟站在他面前，跟他正对着。他叫我站到旁边，我这样办了，这时我灯光的火焰掠过羊皮纸的背面。威廉把我推开，问我是不是要给他把手稿烧掉。然后他叫了起来。我清楚地看出书页的上端有一些棕黄色的模模糊糊的符号。威廉把我的灯要过去，把灯光靠近羊皮纸的背面的表面，烘热它但火焰又不至于把羊皮纸烧着，这样地来回移动。当威廉把灯来回移动，火焰顶端的黑烟熏黑羊皮纸的正面时，我看见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写“Mane, Tekel, Peres”，又看见一些符号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在羊皮纸的白边上；这些符号不像任何文字符号，只

像巫术师的符号。

“怪事！”威廉说。“越来越有意思了！”他看了看四周，又说：“最好别让伴随着我们的人通过计谋探知我们这一发现，如果他还在这里的话……”他脱下镜片，把它放在书桌上，然后小心谨慎地把羊皮纸卷起，藏在道袍里。这一系列事件真是不可思议，我感到惊愕不已，正要要求进一步的解释，这时我们忽然听到了尖锐的响声。响声来自通往图书馆的东边楼梯脚处。

“那个人就在那边！追！”威廉喊道，我们向那个方向赶去，他动作快些，我慢些，因为我提着灯。我听到了有人绊倒、摔倒的咚咚声。我跑着，发现威廉在楼梯脚处；他正在观看一本沉重的书，书是捆着的，再加上大头钉钉着。同时我们又听到我们从那里过来的方向传来响声。“我真傻！”威廉喊道，“赶快！维南蒂乌斯的书桌！”

我懂了：藏在我们后面暗处的那个人，抛出一本书来把我们引开。

威廉再次比我快，先跑到书桌。我跑在他后面，瞥见柱子间有一个在跑开的黑影；那黑影踏上了西塔的楼梯。我被尚武的热情所支配，把灯塞在威廉的手里，就鲁莽地冲向楼梯，那个逃走的人已下了楼梯。那时我感到像跟地狱的一切军团打仗的基督的战士一样，心里燃烧着抓住那个陌生人的愿望，把他交给导师的愿望。整个楼梯我都是跌跌撞撞走下来的，脚踩在道袍摆脚上（我发誓：我一生中只有这时候后悔不该进寺庙当修道士！）；但同时我想到——这是瞬间的想法——我的对手也有同样的累赘，我就这样自己安慰自己。还有，如果他拿了书，必定占着手。我从面包烤炉后几乎是冲进

厨房；在微弱的星光下巨大的入口隐约可辨，我看见我追赶的那个黑影闪过食堂的门，然后把门拉上。我很费劲地摆弄了几秒钟才把门打开，进去了，看了四周，没有看见人影。外边的门仍然是上了闩的。我转身回来看，只见黑乎乎的一片，没有声响。我注意到一团白光从厨房那边过来，赶紧把身子贴在墙面上。借着灯光，我看见一个人出现在两个房间通道的门槛上，我喊出声来。原来是威廉。

“周围没人吧？我早知道了。他不是从同一个门出去吧？他没走穿过藏尸骨室的通道吧？”

“是的，他不走那条道，而是穿过这里出去的，但我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我告诉过你：肯定有其他通道，对我们来说，找这些通道没用。也许那个人这时正在远处冒出来呢，他还拿走了我的镜片。”

“你的镜片？”

“是的。我们的朋友不能把那页书拿走。但他跑过的时候很沉着，从书桌上把我的镜片抓走了。”

“为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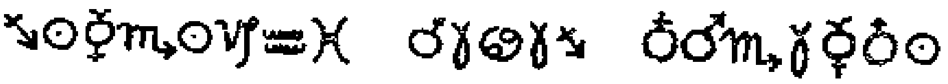
“因为他一点也不傻。他听到了我读的那几个提示词，他认识到这些词重要，他假定没有镜片我就不能译解，毫无疑问知道我决不会委托给别人译解。现在实际上就好像我什么都没拿到一样。”

“但他是怎么知道你的镜片的？”

“得啦，得啦，昨天我们跟玻璃工匠谈了这副镜片，除此以外，今天早上在经堂里我又戴上镜片检查维南蒂乌斯的书稿。这样，有许多人都能知道这些镜片对我来说多么有价值。

实际上，我可以读正常的手稿，但这个手稿则不行。”他又把那张神秘的羊皮纸展开，“用希腊文写的那部分字迹太小，上端模糊不清……”

在灯光的烘热下那些神秘的符号好像魔术似的又出现了，他指这些符号给我看，说：“维南蒂乌斯要把一个重要秘密隐藏起来，就用一种墨水书写；这种墨水书写时不留下任何痕迹，但受热时字迹就会显现出来。要不然他就是用的柠檬汁。因为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东西，符号可能又会消失掉，所以你眼睛好，就赶快马上尽可能忠实地把它们描下来，也许稍微放大一点。”我这样做了，但不知道我在描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一连四五行符号，真正是巫术；我将只重新写出最初一些符号，以便使读者对我眼前的谜有个概念：



我描完了，威廉拿起来看，遗憾的是没有镜片，就把双手伸直远远地看。他说，“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我们必须译解的暗语。符号画得不好，也许你描得更糟了，但这肯定是一种黄道文字。你懂吗？第一行”——他拿着书页的双手又一次伸直，眯住眼睛，努力把眼光集中——“人马宫①，太阳，水星，天蝎宫②……”

“什么意思？”

“如果维南蒂乌斯天真单纯的话，就会使用通用的黄道文字：A等于太阳，B等于朱庇特③……那么第一行的意

① 人马宫：拉丁文书面意思为弓箭手；在天文学为位于天空南方的一星座。也是黄道第九宫，白天的符号。——译者

② 天蝎宫：位于天空南方的一星座，为黄道第八宫。——译者

③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译者

思是……你把这个转写下来：RAIQΛSVL…。”他突然停住不说了。“不，这个词没有什么意思。维南蒂乌斯并不天真单纯。他按另一条线索重新创制文字，我要发现这条线索。”

“可能吗？”我问道，感到畏惧。

“如果你懂得一点阿拉伯人的学问，那就有可能。关于密码学最好的论文是信奉异教的学者写的作品，我在牛津时请人读一些给我听过。培根说，通过学会语言从而获得学问，他说得对。阿布·巴克尔·阿马德·本·阿里·本·瓦希亚·安-纳巴蒂几百年以前写了《虔诚的人狂热地希望学会难以译解的古代文字法》，他详述了构成和译解各种难以理解的文字的规则，这不仅对巫术有用，而且对军队之间、国王和他的使节之间的通信也有用。我看过其他阿拉伯书籍，书中列举了一系列很有独创性的方法。例如：你可以用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可以倒写词，可以隔一个字母取一个字母构成逆序词，然后又翻转过来重写；可以像这张羊皮纸的情况那样，用黄道符号代替字母，把其数字值寄于秘密的字母中，然后，按照另一种字母表，把数字变成另一些字母……”

“这些系统中，维南蒂乌斯可能使用哪一个呢？”

“我们将不得不把所有这些系统都试一下，并且还有其他系统也试一下。但译解一个信息的基本规则是猜它的意思。”

“那就没有必要译解了！”我笑了。

“不完全是那样。可以根据信息可能有的最初一些词做出一些假设，然后看看你从这些假设推断出来的规则能否应用于全文的其余部分。例如：在这里维南蒂乌斯肯定记下了

识破'非洲的终结'(finis Africae)的线索。如果我不妨设想这个信息是关于这方面的，我忽然就受到一种节奏的启发……试看最初这三个词，不考虑词的字母，只考虑符号的数目……IIIIIII IIIII IIIIII……再试着把它们分成每个至少含有两个符号的音节，并且大声念起来：ta-ta-ta，ta-ta，ta-ta-ta……你想到什么吗？”

“没有。”

“我可想到了：是'Secretum finis Africae'(非洲的终结的秘密)……如果这种想法正确，那末最后一个词中的第一个字母应该跟第六个字母相同，实际上正是这种情况：地球的符号在那里出现两次。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即S，应该跟第二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相同，哎，真的，室女星座的符号出现两次。也许这是正确的途径。但那也可能只是一系列巧合而已，必须找到对应规律……，”

“哪里去找呢？”

“在我们的头脑中找，想出它们的对应规律，然后看看它是不是对。但试验这个又试验那个，这套做法可以耗费我一整天的时间。仅仅是因为——要记住这一点——只要有耐心，那就没有不能译解的秘密文字。但那样我们就要冒失去时间的风险，并且我们要上图书馆去。特别是因为我没有了镜片，就绝不能阅读信息的第二部分，你又不能帮助我，因为在你看来，这些符号……”

“'是希腊文，无法理解'”，我把他的话说完，感到丢脸，又说：“对于这些符号我可一窍不通。”

“的确是那样；你懂得培根是对的了。要学习！但我们不要失去信心。让我们把羊皮纸和你的书本收起来，上图书

馆去，因为今天夜晚那怕是地狱的十个军团也不能把我们阻挡在外。

我在胸前画十字。“在这里在我们前面来的那个人，能是谁呢？本诺吗？”

“本诺怀有强列的愿望，想知道在维南蒂乌斯的书稿间有什么东西，但我看不出他是有那种勇气的人，敢于在夜间闯进主楼。”

“那么贝伦加呢？还是马拉奇？”

“我认为贝伦加敢于这么干。他毕竟是图书馆长的副手；他因泄露了图书馆的某个秘密而懊悔异常，认为维南蒂乌斯拿了那本书，也许他要把那本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他不能上楼去，现在他在把书藏在某个地方了。”

“出于相同的动机，也可能是马拉奇。”

“我要说不是这样。当马拉奇一个人留下来关闭主楼的门窗时，他要搜维南蒂乌斯的书稿的话，有的是时间。我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没有办法防止。现在我们知道他没有这样做。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马拉奇知道维南蒂乌斯进过图书馆并且动了东西。贝伦加和本诺知道此事，你我也知道。在阿德尔莫忏悔之后，约尔格可能知道此事，但他肯定不是如此疯狂地冲下环形楼梯的那种人……”

“那么既不是贝伦加也不是本诺……”

“为什么不会是蒂沃利的帕西菲库斯或我们今天在这里见到的其他修道士呢？或者知道我的镜片的玻璃匠尼科拉斯呢？或者那位古怪的家伙萨尔瓦托呢？他们告诉过我们：此人夜里到处晃荡，干着天才知道的差事。我们必须仔细，不要只是因为本诺的透露把我们引向另一个方向，就限制了怀

疑对象的范围；也许本诺要把我们引入歧途。”

“但他对你似乎是真诚的。”

“当然；但是要记住一个优秀的调查者的首要责任，是要特别怀疑那些对他是真诚的人。”

“当调查者，怪别扭的。”

“这就是我弃而不当的原因。现在正像你所说的，我被迫又继续干起来了。走吧，上图书馆去。”

夜间

叙述迷宫最后变大了，闯入者有奇异的幻象：正象在迷宫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迷路了。

这次我们沿着东楼梯爬回到经堂去，东楼梯也通往禁止人进入的那一层楼。我把灯在前面高高举起，想着阿利纳多关于迷宫的叙述；我料想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当我们在我们不该进入的地方出现时，发现房间并不很大，成七边形，没有窗户，房间里——也就是整层楼——都充满着一股强烈的停滞或发霉的气味，这时我感到意外。没有任何吓人的东西。

正像我说过的，房间有七面墙，但其中只有四面有通道；通道两边为筑在墙里的两根小柱。通道相当宽，顶部为圆头的拱。靠着没有通道的墙立着大架子，书籍整齐地堆满了架子。每个架子都有写着一个数字的纸卷，每个搁板也有这样的纸卷；很明显这些数字跟我们在目录册中看见的相同。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上面也堆满了书。所有的书籍上都有薄薄一层灰，这种迹象表明有人经常掸拂这些书籍。地板上也没有任何脏物。一个拱道的上面有一个画在墙上的大漩涡饰，上面有几个字："耶稣基督的启示"。即使刻上字的年代

已经久远，但字仍未褪色。我们后来也注意到：其他房间里的漩涡饰实际上是在石块上刻的，刻得相当深，正像画匠给教堂作壁画时所干的那样，也经常有人给刻下去的条纹上色。

我们穿过一个通道，来到另一个房间，这里有一个窗户窗格间没有玻璃，而是填之以雪花石膏板。房间有两面堵死的墙和一条窄道，就像我们刚刚穿过的那条那样。窄道通往另一个房间，此房间也有两面堵死的墙，另一面墙有一个窗户，另一条通道正对着我们开着。在这两个房间中都有漩涡饰，其形状跟我们已看见的第一个漩涡饰相似，但上面的字不同。第一个房间的漩涡饰上的字是："座上的二十四位长者"，第二个房间的漩涡饰上的字是："擅入者死"。即使这两个房间比我们从那里进入图书馆的房间小些（实际上那个房间是七边形的，这两个房间是长方形的），其余的家具陈设相同。

我们进入第三个房间，那里没有书，也没有漩涡饰，窗下有一座石圣坛。有三个门，一个是我们由此进来的门，另一个门通往已经到过的七边形房间；第三个门通往另一个未到过的房间，除了漩涡饰上的字不同外，跟其他房间没有什么不同；这个漩涡饰上写着："日暗气浊"，宣布太阳光越来越暗淡，空气变得越来越混浊。从这里进入未到过的房间，漩涡饰上写着："动则乱而有大火"，威胁说有混乱和大火。这个房间没有别的窄道：一来到这里，就不能再前进了，必须转回去。

"让我们再想一想。"威廉说，"五个四边形或近乎梯形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窗户），围绕着一个没有窗户的七边

形房间排列，楼梯通到这个七边形房间。这对我来说是基础知识。我们现在在东塔。从外边看，每个塔有五个窗户，有五面。这是计算出来的。空房间是朝东的房间，跟礼拜堂的唱诗班席位同一方向；黎明的太阳照耀着圣坛，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是出于敬神的意愿。在我看来，唯一高妙的想法是使用了雪花花纹石膏板。白天石膏板只透过微光，夜间甚至月光也射不进来。现在让我们看看七边形的另外两个门通向哪里。”

我的导师错了，图书馆的建造者比我们想像的要精明得多。我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当我们离开塔房时，房间的次序更乱了。一些有两个门，另一些有三个门。所有的房间中，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窗户，甚至我们从有窗户的房间进入有窗户的房间，也感到好像是在向主楼的内部走去。每个房间总是有相同种类的架子和桌子，排得整整齐齐的书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这肯定无助于我们粗粗一看就能确定位置。我们试着借助漩涡饰确定我们的位置。有一次我们穿过写着“在那些日子里”的房间，走来走去我们像是又走回这个房间来了。我们记得，跟窗户正对着的门通往漩涡饰上写着“死者的初生”的房间，而现在我们踏进的，却是另一个写着“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房间，但这不是我们从那里开始行走的七边形房间。这一事实使我们相信不同房间的漩涡饰有时候重复着相同的字。我们发现两个相挨着的房间写着“启示”，紧挨着它们的一个房间，却写着“巨星从天堕”。

漩涡饰上的这些话的来源很清楚——这些话是约翰启示录上的诗句——但为什么写在墙上、它们的安排根据什么逻辑，却一点也不清楚了。我们还发现有一些漩涡饰(不是很多)，

着红色而不是着黑色，这就更使我们感到茫然。

在某一段时间，我们又发现自己在原来的七边形房间（因为楼梯从那里开始，所以容易确定），我们又开始向右边走，试图从房间到房间直穿过去，穿过三个房间，发现面前是一堵没门没窗的墙。唯一的通道通往另一个房间，这房间只有另一个窄道；我们穿过窄道，然后走过另外四个房间之后，又发现面前有一堵墙。我们回到原来的房间，这房间有两个出口，我们走以前未试过的那个出口，进入一间未到过的房间，然后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七边形房间。

“最后一个房间，即我们从那里开始顺原路返回的那个房间，叫什么名字？”威廉问道。

我拼命回想，好像有一个白马的幻象，就说：“白马。”

“好，让我们再找到这个房间。”谈何容易！从那里，如果我们不要像以前那样转回来，就只能穿过叫做“用你的恩宠以取得和平”的房间，从那里沿着右边走，我们认为找到了一条新的通道，这条通道并未到达我们原来的地方。实际上我们又来到“在这些日子里”和“死者的初生”（它们是刚才走过的房间吗？）；最后我们来到一个以前似乎未到过的房间：“大地的三分之一火光熊熊”。但甚至当我们知道地球的三分之一被烧掉了的时候，仍然不知道我们位于东塔的何方。

我把灯举在前面，冒险闯入近旁的一些房间。一个大得吓人、拍着翅膀的东西向我走过来，象一个鬼。

“魔鬼！”我叫了起来，转了个个，躲在威廉的怀里，这时我手中的灯几乎掉了。他从我手中把灯夺过去，猛地把我推到一旁，果断地向前走去；在我看来，这种果断令人崇敬。他也看见了某种东西，因为他粗暴地往后走几步。然后他又往

前探探身，把灯举高，他突然笑起来。

“真妙。一面镜子！”

“镜子吗？”

“是镜子，我的勇敢的武士。刚刚你在经堂里如此勇敢地向实际存在的敌人猛扑过去，现在却被自己的映像吓坏了。镜子把你的形象反射出来，成为放大了的歪曲了的映像。”

他携着我的手，领着我走到正对着房间进口的墙前。在一块凹凸镜上，由于灯更近地把它照明，我看见了我们两人的映像，完全是奇形怪状，其形状和高度随着我们走近镜子或后退而变化。

“正像这个图书馆的创建者肯定读过光学论文那样，”威廉逗乐地说，“你也必须读一点。最好的论文是阿拉伯人写的。哈桑写过一篇论文，叫做《论镜子》；他在这篇论文中以准确的几何论证，说明了镜子的放大率。一些镜子可以将东西放大或缩小（我的镜片不是这样么？），另一些镜子的映像是倒立的，或是歪的，或把一件东西反射成两件，两件反射成四件；还有另一些镜子，就像这面镜子一样，把矮子变成巨人，或把巨人变成矮子。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如何去测量镜子的表面。”

“老天爷！”我惊叫起来。“那么，这些就是一些人说的，他们在图书馆所看见的幻象么？”

“也许是吧。真正是巧妙的想法。”他读镜子上方墙上漩涡饰上写着的字，“意思是‘座上的二十四位长者’，我们以前看过这一条雕刻文字，但那个房间没有镜子。并且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又不是七边形的。这是哪儿啊？”他看了四周，向一个架子走过去。“阿德索，没有那些奇妙的‘阅读的眼睛’，

我无法断定这些书上写的是什么。你给我读一些书名、篇名。”

我随便拣起一本书，说：“老师，不是写的！”

“什么意思？我能看见是写着的。上面写着什么？”

“我不懂。这些不是字母表中的字母，又不是希腊文。我会认出希腊文。这些像虫、像蛇，龙飞凤舞……”

“啊，是阿拉伯文。其他的都是一样吗？”

“有几本是一样，但有一本是用拉丁文写的，感谢上帝。阿尔……阿尔-库瓦里兹米的《表格》。”

“阿尔-库瓦里兹米的天体表，巴思的阿德拉德翻译的。非常罕见的著作！继续念下去。”

“伊萨·伊本-阿里《眼科学》；阿尔金迪《论星光》……”

“现在看看这部文献。”

我翻开放在桌子上的一大卷书《兽类》，恰巧翻到精心画出花边的那页，上面画着很好看的似牛的双角兽。

“画得很好，”威廉评论说，他能清楚地看到插图。“那一本呢？”

我读道：“《各种妖魔鬼怪》，也有极妙的图，但对我来说旧了点。”

威廉把脸凑近书本看，说：“至少是五百年以前爱尔兰修道士画的花边；另一方面，有双角兽的那本书在年代上要近得多，在我看来是按法国风格画的。”我又一次羡慕导师的博学。我们走进下一个房间，又穿过它之后的四个房间，这些房间都有窗户，都堆满了不知用什么语言写成的书，还有一些眼科学的书。然后我们前面又是一道墙，我们不得不折回，因为刚走过的五个房间一个接着一个，没有别的可能的出口。

“从墙的角度来判断，我猜我们现在在另一个塔的五边形中，”威廉说，“但这里没有中央的七边形房间。也许我们弄错了。”

“但窗户呢？”我问道。“怎能有那么多窗户？不可能所有的房间都是朝外的。”

“你忘了中央的井。我们看到的窗户中有许多是俯瞰着八边形的井。要是在白天，不同的光线会显示出哪些是外窗，哪些是内窗，也许甚至会显示出一个房间位于太阳的何方。但黄昏之后就没有不同的感觉了。让我们回去吧。”

我们回到有镜子的那个房间，前往第三个门口，我们想我们以前未走过这个门口。前面是一系列的三四间房，我们注意到最后一排处有一亮光。

“那边有人！”我压住声音叫起来。

“如果有人，他已经看见我们的灯了，”威廉说，但是他用手遮住灯光。我们犹豫了一会。微弱的亮光继续闪烁着，没有显得更亮或暗些。

“也许那只是一盏灯，”威廉说，“安放在那里以使修道士相信死者的灵魂居住在图书馆里。但我们必须探明情况。你在这里呆着，遮住灯光，我小心走过去看看。”

我对自己在镜子前所表现出的那副狼狈相还感到羞愧，就想在威廉的眼中挽回自己。“不，让我去，”我说。“你呆在这里，我小心前往，我小些，也轻些。我一确定那里没有危险，就叫你。”

我走了。我紧贴着墙，穿过三个房间，象一只猫（或像潜入厨房从藏食物处偷走干酪的见习修道士，这种行当我在梅勒克修道院干得最拿手）。我来到了微弱的灯光从那里射

出来的房间的门槛，沿着墙悄悄走到右侧柱旁，往房里仔细观察。没有人。桌子上放着一种灯，是点着的，在冒烟，闪烁着。它不像我们的灯，倒是像未加盖的香炉。没有火舌，只是熏烧什么东西成灰产生的光亮。我鼓起勇气走进去。在香炉旁的桌子上放着一本色彩鲜明的书，那本书打开着。我走过去，看见书页上有四道不同的颜色：黄、朱红、青绿，和深褐色。那里画着一只看上去很可怕的野兽，又有一条十头的巨龙拖着天空的星星，龙尾把星星打落，掉向大地。忽然间我看见出现许多许多龙，龙皮上的鳞片变成闪闪发光的碎片的森林，从书页上飞奔而出，在我头顶上盘旋。我猛仰头，看见房间的天花板变弯了，向我压下来；接着听见千条蛇的嘶嘶声，但这回并不可怕，而几乎是诱人的，一个女人出现了，她沐浴在光线中，把脸贴在我的脸上，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我张开手把她推开，我的手似乎碰到对面架子上的书，或者变得很不相称了。我再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地在哪儿、天在哪儿了。我看见贝伦加在房间中央盯着我，露出讨厌的微笑，似乎流露出淫欲。我用手捂住脸，但手似乎是癞蛤蟆爪，又粘又像长了蹼似的。我叫呀喊呀，我相信嘴中有酸味。我堕入无界限的黑暗之中，底下的黑暗越裂越大；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又醒了过来，觉得像过了好几百年，脑袋瓜中卜卜作响。我伸开手脚躺在地板上，威廉拍着我的脸颊。我不再在那个房间里了，眼前是一个漩涡饰，上面写着："愿他们停下工作休息一下"。

"喂，喂，阿德索，"威廉低声对我说，"没有什么……"

"许多东西……"我说，仍然在说胡话，"在那边，野兽

……"

"没有野兽。我发现你在放着一本漂亮的莫察拉布教派①启示录的桌子底胡言乱语，启示录翻到的一页，画的是鱼怪跟巨龙斗法。但我从气味知道你已吸入危险的气体，就马上把你抱了出来。我头还痛着呢。"

"但我看见了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看见。事实是那里正在烧着能使人产生幻象的一些物质。我辨认气味得知那是阿拉伯出产的东西，山岭老人在把行刺者派去执行使命之前，让他们吸进的也许就是这种东西。这样我们就解释了产生幻象的秘密。有人在夜里把巫术的药草放在那里，以便使强行进入图书馆的不速之客相信：有魔鬼防守着图书馆。顺便问问，你经历了什么呢？"

紊乱中我尽我所能记得起的，告诉他许多幻象，威廉笑着说："一半你是把从那本书中看见的东西发展了，另一半是你的愿望和恐惧的流露。这是某些药草所起的作用。明天我们必须跟塞维里努斯谈谈这一点；我相信他知道的，比他要我们相信的都要多。是药草，只是药草，不需要玻璃匠僧对我们说的那些巫术准备措施。药草，镜子……这个禁锢知识的地方由许多最精巧的装置防守着。知识用来掩盖而不是摆脱偏见。我不喜欢这一点。一颗反常的心主持着图书馆神圣的防守。但今天夜晚我们累了，现在必须离开这里。你太激动了，需要喝点水，呼吸新鲜空气。要想打开这些窗户是徒劳的：太高了，也许关闭了几十年了。他们怎能认为阿德尔

① 莫察拉布：获准在摩尔人统治区传道的西班牙基督教徒。他们的宗教跟正统的基督教多少有些不同。——译者

莫是从这里投身自杀的？”

离开这里，威廉说了。好像很容易似的。我们知道只能从一个塔，即从东边的塔进入图书馆。但我们现在是在哪儿？我们完全丧失方向感了。我们走来走去，担心永远再也不能走出那个地方，我走路仍跌跌撞撞的，感到一阵阵恶心；威廉多少为我担心，也对自己学识的不足感到恼火。但这么一溜达，使我们，或者说使他对于次日怎么办，有了主意。假定我们出去了，我们将带着烧焦了的木头或能在墙上留下记号的某种其他东西，再上图书馆来。

“要找到迷宫的出路，”威廉背诵说，“只有一个方法。遇到以前未见过的每一新的交叉点，在我们走过的路处标上三个记号。如果因为交叉点的路有以前标出的记号，你就明白以前已经到过这个交叉点，你在所走过的路上标一个记号。如果所有的通道都标过了，那么就必须顺原路返回。但如果交叉点的一个或两个通道仍然没有记号，就要任选一个，标上两个记号。穿过只有一个记号的通道，你要添加两个记号，这样通道现在就有了三个记号。如果你走到一个交叉口时，你永远也不会走标有三个记号的通道（除非是其他通道中没有一个现在是没有记号的），那么迷宫的所有部分你都必定已经走过了”。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迷宫专家吗？”

“我不是迷宫专家。我在引用以前读过的古书。”

“按照这条规则去做，你能走出去吗？”

“就我所知，差不多还没有可能。但我们要试试，反正都是一样。另外，在明天或晚些时候我就有镜片了，就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书籍。事情可能是，在漩涡饰的顺序使我们感

到混乱的地方，书籍的安排将指示出规律。”

“你又有镜片了？你是怎样又找到镜片的呢？”

“我说我将有镜片，我将让人替我做新的。我相信玻璃匠渴望有这样一种机会，试做新玩意儿的机会。只要他有磨玻璃片的合适工具，至于玻璃片，他作坊里有的是。”

当我们走着找路时，在一个房间的中央我忽然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抚摩着我的脸颊，同时非人非兽发出的呻吟声，在这个房间和隔壁的房间引起回声，好像鬼从一个房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我本来是应该对图书馆的突然事变有所准备的，但我又一次被吓得往后跳。威廉必定也有跟我一样的体验，因为他在把灯举起来看看四周时，也抚抚自己的脸颊。

他举起一只手试试火舌，火舌现在更亮了；他接着弄湿一个手指，把手指直指前面。

“事情很清楚，”他接着说，指着相对的两面墙在一个人高处的两点给我看，那里有两个狭长的裂缝。如果把手放在那两点处，就可以感到从外面吹进来的冷风；侧耳听听，可以听到瑟瑟沙沙声，这是风在外面吹动的结果。

“当然，图书馆一定有通风系统，”威廉说，“否则空气会令人窒息，特别是在夏天更是如此。还有，那些裂缝提供适量的湿度，这样，羊皮纸就不会变干。但建造者的聪明才智并不止于此。在某些角度上开裂缝，就能确保在有风之夜，从这些缺口吹进的阵风会跟其他阵风相撞，在一系列房间里旋动，产生我们所听到的声音。这一点，加上镜子和药草，加剧了不很了解这个地方而进入这里的莽撞汉的恐惧，就像我们的情况那样。就是我们，也一时认为有鬼向我们脸上发出呼声。我们只是现在才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刚刚才起风。

这样，这个秘密也解决了。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怎样出去！”

当我们说话时，就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现在给弄糊涂了，没费脑筋去读漩涡饰上的字，因为似乎都是相似的。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七边形房间，穿过附近的房间，发现没有出口，就顺原路返回。我们走了几乎一个钟头，不再为发现我们在哪里努力了。在某个时间上威廉断定我们失败了，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去某个房间里睡觉，希望第二天马拉奇会发现我们。当我们悲叹我们的冒险行动糟糕的结局时，忽然又发现楼梯从此下去的房间。我们热烈地感谢上天，兴高采烈地下去了。

我们一踏进厨房，就奔向壁炉，进入藏尸骨室的走廊。我发誓：我觉得那些无肉的头颅死样的张牙咧嘴，都好像是亲爱的朋友的微笑。我们再次进入礼拜堂，穿过北门出来，最后幸福地坐在墓石上。舒适的夜风是神圣的安慰，群星闪烁着，我感到图书馆的幻象离我们遥远了。

“世界多美，迷宫是多么讨厌可憎”，我说，心中感到宽慰。

“如果有走通迷宫的办法，那么世界该多美啊！”我的导师回答说。

我们沿着礼拜堂的左侧走去，经过大门（我侧眼而看，不看《启示录》中的长者：“座上的二十四位长者”！），穿过走廊来到香客招待所。

院长站在房屋的门前，严厉地盯着我们。“我整夜都在找你，”他对威廉说，“在你的房间里找不到你，在礼拜堂里找不到你……”

“我们在跟踪……”威廉含混地说，窘迫之情可见。院长

长久地看着他，然后声音缓慢而严厉地说："晚祷之后我马上就找你了。贝伦加不在他的座位上。"

"你说什么啊？"威廉说，说得很快活。实际上他现在很清楚：贝伦加夜里就埋伏在经堂里。

"做晚祷时他不在他的座位上，"院长重复了一遍，"又没有回到他的房间去。就要敲晨祷钟了，现在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重新露面。要不的话，我担心已发生了某种新灾难。"

在晨祷时，贝伦加缺席。

第三天

从晨五点到晨七点半左右

叙述在贝伦加的房间里找到了血衣；贝伦加失踪了；事情就这样了。

在记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感到厌倦，就像那夜——或者更确切地说，那天早晨我也感到厌倦一样。能说什么呢？晨祷后院长派出大部分修道士(现在他们都心惊肉跳)到处找，但毫无结果。

快到五六点钟的时候，一个修道士搜贝伦加的房间，在小床下发现一件沾着血的白衣。他拿给院长看，院长从血衣中得出最悲惨的预兆。约尔格在场，他一听到此事就说，“血？”好象那件事在他看来，未必确实似的。他们告诉阿利纳多，他大摇其头，说：“不，不。第三个喇叭手应该死于水……”。

威廉检查那血衣，然后说：“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贝伦加在哪儿？”他们问他。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艾马罗听了他的话，仰望天空，对圣奥尔本诺的彼得说：“典型的英国式。”

快到七点半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就派雇工到悬崖脚下、修道院附近去找，他们九点左右才回来，没有任何发

现。

威廉对我说，我们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干，只得等待。然后他上铁匠作坊去，跟玻璃匠尼科拉斯作深刻的交谈。

在作弥撒的时候，我坐在礼拜堂里靠近中门处，这样我虔诚地打起盹来，并且瞌睡了很久，因为年轻人似乎需要比老年人多睡些，老年人已经睡那么多了，并且正在准备去永眠。

九点左右

叙述阿德索在经堂里思考自己教派的历史以及书籍的命运。

我从礼拜堂里出来，感到不那么疲劳了，但思想很乱；身体只是在夜间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我走上经堂，得到马拉奇的允许后，我开始翻阅目录册。我心不在焉地翻着翻着，实际上是在观看修道士。

他们的镇静，他们的平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专心致志于工作，似乎忘记他们的一位师兄弟失踪了（人们正在周围场地里焦急地寻找呢），也忘记了其他两个修道士在可怕的情况下消失了。我对自己说，这正是我们教派的伟大之处，因为几百年几百年来，像这样的人目睹野蛮人的侵入，洗劫他们的修道院，把各个王国投入火的深渊，但他们仍继续珍爱羊皮纸和墨水，继续喃喃念着几百年传下来的书卷，他们将把这些书籍传给后代。他们过去当千年庆典快到来时都继续在读着抄着，现在为什么不应该继续这样干呢？

昨天本诺说过，他为了得到一本罕见的书，准备犯罪；他不是在撒谎，也不是开玩笑。一个修道士的确应该谦卑地爱书，希望从中得到好处而不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凡夫俗

子受到通奸的诱惑，寺庙外的教士渴望得到财富，修道士渴望得到知识。

我翻着目录册，眼前享受着神秘的书名、篇名给我的快乐：《奎因·塞伦论医学》、《现象》、《伊索动物寓言》、《亚当故事集》、《希拉里昂论世界的起源》、《太阳》、《全书》……无怪乎犯罪的秘密涉及到图书馆。对那些献身于抄写的人来说，图书馆同时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哈得斯①的阴间世界；图书馆、图书馆的美好前景和禁令支配着他们。他们跟图书馆生活在一起，为了它，或者是反对它而活着，邪恶地希望有朝一日侵犯它所有的秘密。他们为什么不该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什么不该用死罪来防止别人盗用自己的、并且谨慎戒备防守着的秘密呢？

诚然是诱惑，但也是智力上的骄傲。我们神圣的创教人把抄写修道士想像成能抄写但不理解内容，向上帝的意志投降，抄写就好像在做祈祷，因为他在抄写，所以祈祷，但抄写修道士非常不同了。为什么不再是那样了？哦，我们教派的堕落的确并不仅限于此！教派变得太强大了，它的院长们跟国王竞争、对抗，阿博难道不是君主的化身吗？他举止俨然君主，试图去解决君主之间的争端。正是修道院所积累的知识现在用来作交易的货物，骄傲的源泉，夸耀和显赫的原因；正像骑士炫耀盔甲和旗标那样，我们的修道院院长炫耀装帧漂亮的手稿……现在的情况更甚（多么疯狂！），现在我们的寺院也失去了在学问上的领导地位，经院、都市里的社团、大学都在抄书，也许比我们抄得更好，生产新书，这也许

① 哈得斯：主宰阴间的冥王。——译者

是许多灾祸的根源。

我现在呆在那里的修道院，也许是最后一个可以夸耀卓越地产生学问和再现学问的修道院。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修道士不再满足于抄写这一神圣的工作；他们为追求新奇的渴望所驱使，也要推出关于自然的新的补充物。他们哪里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其优越地位的破产（我当时模模糊糊感到这一点，现在我年纪大了，经验多了，就清楚知道这一点），因为如果这种他们要产生的新学问要在修道院外自由流传，那么这一圣地跟一个经院或一所城市的大学就再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另一方面，修道院仍与世隔绝，就能维持其声望，保持其力量完整无损，不受到争论和微妙争论中的个人意见所侵蚀，否则争论起来，是要详细研究每一件神秘事物、每一个伟大之处，以确定其是非的。我对自己说，有许多原因需要在图书馆问题上保持沉默和无知；是保护学问，但只有使任何人，甚至是修道士本人根本无法接近学问，才能保持这种学问不受污染。学问不象硬币，硬币甚至经过最肮脏的交易，外形上也保持完整；学问倒像很漂亮的服装，学问经过使用和卖弄是要耗尽的。书籍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如果触抚它的次数过多，书页就要破碎，书墨和烫金就要褪色。我看见蒂伏利的帕西菲库斯翻一本古书，因为潮湿，书页已经粘在一起了。他用舌头弄湿大拇指和食指以便翻书；书页一接触唾沫，这一部分就失去了活力。打开书页意味着把书页又迭起来；打开书页，就把书页置于空气和灰尘的严厉作用之下，这会侵蚀羊皮纸微细的皱纹处，使唾沫软化并且使变软了的边角处长霉。正像过分的亲切温柔使武士软弱无能那样，过分的占有欲和好奇心会使书易受损伤，注定要

把书毁了。

该怎么办？停止阅读，只保存起来吗？我的担心对吗？我的导师会说些什么呢？

在附近我看见一位装饰书籍僧、约纳的马格努斯用浮石把羔皮纸刮完了，接着用白垩使它变软，然后用尺子把它弄平。他身旁的另一位修道士、托莱多的拉巴诺把羊皮纸固定在书桌上，在羊皮纸的两边的边缘处刺了许多小孔，他现在正用金属尖笔在小孔之间划横线。这两页很快将上色、画上各种图形，这张羊皮纸将变成一种圣物箱，使得将成为虔诚抄写的文本上的美玉宝石闪闪发光。我对自己说，那两位师兄在尘世正过着天堂的生活。他们正在生产新书，就像那时有些人想无情地破坏一样……因此图书馆不能听任任何世俗力量所威胁，它是活生生的东西……但如果是活生生的，为什么它不能冒着知识受到损害的风险而开放呢？这是不是本诺所要求的和也许是维南蒂乌斯曾经要求的呢？

我感到混乱，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害怕。也许这些想法对一个见习修道士来说不合适，见习修道士只应该在将来的岁月里严格认真而恭顺地遵守教规——我以后就是这样做的，不进一步自己向自己提出问题，而我周围的世界却越陷越深，堕入血和疯狂的风暴。

早餐的时候到了。我上厨房去，我现在成了厨师们的朋友了，他们给我一些最好吃的食物。

中午

叙述阿德索听了萨尔瓦托说的知心话；这些知心话是几句话概括不了的，这引起了阿德索久久的沉思。

我正在吃东西时，我看见萨尔瓦托呆在一个角落里，他显然跟厨子和好了，因为他兴高采烈地狼吞虎咽似地吃着羊肉馅饼。他吃着，好像他一生中以前从未吃过东西似的，甚至不让一丁点掉在地上。他似乎就这异乎寻常的大事在感谢上帝。

他向我使眼色，用他希奇古怪的语言说，他这样吃，是为弥补他饿了这么多年。我向他提出问题。他告诉我他在乡下的童年非常痛苦，乡下空气龌龊，经常下雨；田地涝淹，瘴气逼人。一个季节接着一个季节都有洪涝，或者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这样的，田地板结，播种一石，只收一斗；你播种一斗，则颗粒未收。萨尔瓦托评论说，甚至封建领主的脸色也跟穷人的一样苍白，虽然穷人死亡的要比绅士多（他微笑说）因为穷人多啊……四分之一斗谷要十五便士，一斗谷要六十个便士，传道士宣布这是世界的末日；但萨尔瓦托的父母亲和祖父母记得过去情况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得到结论说，世界总是快完了。在把能找到的死鸟和肮脏的动物都吃光之

后，乡下又有谣传说，有人开始挖死尸了。萨尔瓦托用他那出色的戏剧才能、像个演员一样解释那些“恶毒的人”是怎样行动的，那些令人厌恶的家伙是怎样用手在刚埋下死人的墓地里扒拉着、寻找着的。他咬了口羊肉馅饼，说声“唔！”，但我在他的脸上却可以看到因绝望而不顾一切的人咬吃死尸时那副痛苦而厌恶的怪相。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坏，不满足于挖圣地，就去当拦路的强盗；他们蹲伏在树林里，冷不防地把旅客捉住。“咔嚓！”萨尔瓦托把刀挨近自己的喉咙，说：“嗯！”坏中最坏的是用个鸡蛋或苹果勾引小孩，然后把小孩吃了，萨尔瓦托很严肃地对我解释说，虽然总是把小孩煮熟了再吃。他说有一个人为了得到几个铜板，来乡下卖熟肉，人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不知如何是好，但牧师说那是人肉，愤怒的人群就把那人撕得四分五裂。但同一夜晚，村里有一个人去挖那个被打死了的人的墓，吃这个食人肉者的肉。那人被人发现了，因此也被老乡打死。

但萨尔瓦托告诉我的，并不仅限于此。他用蹩脚的语言（这使我想起我所知甚少的普罗旺斯语和意大利语各种方言），告诉我他出逃故乡、流浪于世界的故事。在他的故事中我识别了许多我在路上已见而或遇到过的人，我现在认识了许多那时遇到的人，这样我在所有这些日子之后，就可以把属于以前和以后的他人的冒险活动和罪行归到他身上；现在这在我厌倦了的心境上，压平成一个形象。这实际上是想象力，想象力把关于金和关于山的记忆结合起来，构成金山的概念。

在旅途中我常听见威廉提起“无知的人”，一些教士用这个词，指的不仅是平民大众，同时也指没有学识的人。我总

觉得这一说法是一般称谓，因为我在意大利城市中遇见的商人和工匠，他们虽不是教士，却并不是没有学识，即使他们的知识是通过使用民族语言、地方方言表达出来的。就这一点而论，当时统治意大利半岛的一些君主并没有神学、医药、逻辑和拉丁文的知识，但他们肯定不是愚昧无知的。所以我相信，甚至是我的导师在说到无知的人时，他是在使用相当简单的概念。但毫无疑问萨尔瓦托是无知；他从农村来，而农村几百年来一直处于饥荒之中，处于傲慢自大的封建领主的统治之下。他无知，但不是傻瓜。他渴望见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我猜想他从家里跑出来的时候，渴望有一个安乐乡，那里树上长着一盘盘乳酪，一串串香肠，流淌着蜂蜜。

萨尔瓦托为这样一种希望所驱使，他好像不承认这个世界是泪谷（正像他们教训我的：为了保持事物的平衡，上帝已预先注定好要有非正义，我们常常不理解上帝的意图），就长途跋涉，从家乡蒙特费拉经过许多地方，北上经过普罗旺斯，进入法国国王的领地。

萨尔瓦托在世界上云游，行乞，小偷小摸，装病，暂时为某个领主服劳役，然后又充当绿林好汉。从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中，我想象他是属于我在以后的年代里越来越经常地看到的浪迹于欧洲各地的游民之一：假修道士、江湖大夫、诈骗犯、骗子、流浪乞丐和衣衫褴褛的人、满身癣癞者和跛子、玩杂耍者、伤病的外国雇佣兵、丧魂落魄地逃避异教徒而到处流浪的犹太人、疯子、被驱逐的逃亡者、被割去一只耳朵的犯罪分子、鸡奸者，以及跟他们在一起的流浪工匠、织补者、补锅匠、修椅工、磨刀匠、编篮工、泥瓦工，以及各类流氓无赖、伪造者、恶棍、顽假牌者、无赖、暴徒、

堕落者、变节者、欺诈犯、地痞、买卖圣职和贪污公款的牧师、靠别人的轻信为生的人、伪造教皇训令和教皇印玺的人、坏习气的传播者、躺在礼拜堂门口的装麻痹病者、从修道院逃出来的流浪者、卖圣物者、售卖天主教免罪符的人、占卜者、算命先生、巫师、用迷信方式治病者、冒领施舍物者、各种各样的通奸犯、诱奸、强奸尼姑或少女的犯人、装浮肿病者、装羊癫疯者、装有痔疮、痛风者、无病呻吟者以及忧郁的疯子。有在身上贴着膏药，假装患有无法治愈的溃烂的人，另一些人嘴中含有血红的东西，假装是肺病发作吐血。假装手脚有伤有病的流氓无赖，拄着没必要的拐棍，装作癫痫发作，有疥疮、腹股沟腺炎、痛肿；同时用番红花的色泽染红绷带，手上带着镣铐，头上绑着布条，满身恶臭溜进礼拜堂，或假装忽然晕倒在广场上，口吐白沫，眼睛瞪大，鼻孔流血(实际上是莓子汁和硃砂的混合物)，这副模样去向被吓坏了的人索取食物或钱财。人们回忆起神父们的告诫：跟饥饿的人分享你的面包，把无家可归的人带回家中；我们探望基督，我们把房子给基督住，我们把衣服给基督穿，因为正如水可以清除火那样，施舍也可以清除我们的罪过，于是人们都纷纷拿出施舍物。

就在我所叙述的事件好久之后，多瑙河沿岸过去有、现在仍然有许多这些骗子，有名有姓的，像魔鬼一样成群地存在着。

这是掩没了我们世界的道路的泥潭；这些人跟基督教传道士，寻找新的受骗者的异教徒，煽动不和的分子混杂在一起。正是教皇约翰——他总是害怕可能宣扬和实行贫穷的无知者的运动——申斥行乞的传道士，因为他说，那些修道士举着画

着数字的旗子传道，勒索钱财，以此吸引好奇者。那个买卖圣职、贪污腐败的教皇把宣传贫穷的行乞修道士跟流浪者和强盗同等看待对吗？在那些日子里，我在意大利半岛做短暂的旅行后，在这个问题上不再有坚定的看法，我听说阿尔托帕西奥的修道士在传道时，答应只要交钱，犯有抢劫、弑兄杀弟（或姊妹）的人、做假证的人都可以免罪或得到宽恕，否则就要开除教籍；他们要人们相信：在他们的旅客招待所里每天做上百次的弥撒，为此他们收集了赠品捐款，他们说用他们的收入已经给两百名少女做了嫁妆。我听说过保罗·佐波教士的故事，他在里埃蒂过隐士生活，夸口说已直接得到圣灵的启示：性行为不是罪过——所以他诱奸了他称为姊妹的受害者，他迫使她们裸体忍受鞭打，使五个女子向十字架曲膝，然后他把她们引见上帝，要求对她们做和平之吻。但这是真的么？那些据说得到这种启示的隐士和那些云游半岛各地、的确是在苦修、过着穷困生活的修道士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这些穷苦的修道士痛骂教士和主教的罪恶和盗窃活动，教士和主教不喜欢他们。

从萨尔瓦托的叙述中（它跟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已经知道的事情混在一起）不能清楚看出这些差别；任何事物看来都跟别的事物一样。在我看来，他时而就像都兰的跛脚的乞丐，正如他故事中所叙述的那样，这类乞丐一看见圣马丁不可思议的尸体出现时就跑，因为他们怕圣人要把他们的伤残治好，这时就剥夺了他们收入的来源；圣人在他们到达边界之前就无情地挽救了他们，惩罚了他们的邪恶，方法是使他们恢复使用手脚。但当这位修道士告诉我这段故事时他凶恶的脸上却流露出甜蜜的光彩；跟那班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听着

方济各会传道士所说的话，他虽然是被遗弃的人，却也懂得他所过的贫穷的流浪生活，不应看作是必需做的冷酷无情的事，而是一种献身的乐事；他加入了苦行赎罪的小组和团体，这些团体的名称他说不上来，其教义他也说得不清不楚。我推断他遇过帕塔兰教派和瓦尔登西亚教派的教徒，也许还有卡萨派、阿诺德派，和乌米里亚蒂派教徒；他在云游世界的过程中，从一个团体转到另一个团体，逐渐把自己的流浪生活看作一项使命，一如继往地为上帝服务，然后才为自己的肚子干活。

但怎样干，干了多长时间？就我所能说出的，大约在三十年以前他就已进入托斯卡纳一所方济各会教派的修道院，穿起了圣弗兰西斯式的道袍，但没有成为牧师。我相信，他是在那里学会他现在说的简单的拉丁语的，这种简单的拉丁语又跟他作为一个贫穷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所到过的一切地方的活、跟他所遇到的一切流浪伙伴的话混杂在一起，他的流浪伙伴中既有我国①的雇佣兵又有达尔马提亚②的波哥密分子。他说，他在这座修道院里过着苦修赎罪的生活（苦修赎罪他说成Penitenziagite，说时眼睛发亮，我又一次听到这一引起威廉的好奇心的说法），但他与之相处的修道士们显然也思想混乱；因为邻近的教堂的牧师犯有盗窃和其他罪行，他们对此感到愤怒，有一天他们就冲进该牧师家，罪恶的牧师仓皇从台阶摔下来，死了；接着他们洗劫了牧师家。为此，主教派出他的武装卫队，修道士作鸟兽散，萨尔瓦托最后跟一班弗拉蒂行乞僧和行乞的方济各会教派教徒一起在

---

① 指德国。——译者
② 南斯拉夫一地方。——译者

意大利北部流浪，这时既没有规矩又没有纪律。

从那里他躲藏于图卢兹地区，又开始了一段奇怪的冒险经历，因为他听到了关于十字军参加者干大事业的叙述，就极端激动。一群牧羊人和许许多多贱民在某天聚集起来，渡海去跟基督教的敌人打仗。他们被称为牧羊人，实际上他们要从自己的悲惨的土地上逃走。有两个领袖，领袖用谬误的理论充塞他们的头脑。一个领袖是因其行为不端而被教会开除的牧师，另一个是圣本尼迪克特教派的背教修道士。这两个人如此疯狂地驱使着无知的人们，以致他们大群大群地跟着那两个人跑。甚至是十六岁的少年就违反父母的意愿，只背着背包和拿起木棍，身无分文，离乡背井，像羊群一样跟着领袖；他们结成乌合之众。这时他们不再注意什么理性或者正义，只关注于权力和自己想入非非的怪念头。他们凑在一起，最终自由自在了，朦朦胧胧怀着希望之乡①的期望，他们如醉如痴。他们在乡下、城市中横冲直撞，见什么拿什么，如果他们之中有人给别人抓住了，他们就攻打监狱，把那人夺出来。他们在这里或那里碰见一个犹太人就杀死一个，碰见俩就杀死俩，抢走他们的财产。

"为什么这样对待犹太人？"我问萨尔瓦托。他回答说："为什么不要这样呢？"他向我解释说，在他的一生中传道士都告诉过他：犹太人是基督教的敌人，犹太人积累起贫穷的基督教徒所否定的财富。但我问他，封建领主和主教通过农产品什一税积累起财富，此事是否也是真的，这样，牧羊人并不

① 原文为Promised lands，从the Land of Promise脱胎而来。后者在基督教《圣经》中指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后来转喻为希望之乡。——译者

是跟其真正的敌人斗争着。他回答说，当你的真正的敌人太强大时，你必须选择较弱的敌人下手。我想，这就是无知的人之所以叫做无知者的原因吧。只有强有力的人才总是很清楚懂得谁是他们的真正敌人。封建领主不愿牧羊人使他们的财产受到损失，而牧羊人的领袖散播犹太人拥有最大量的财富这一概念，这对于封建领主来说，真是好运气。

我问他是谁把袭击犹太人这一念头灌输给人们的，萨尔瓦托说记不起来了。我相信，这些被有希望的前景和迫切需求所诱惑的乌合之众聚集在一起，那就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之中谁发言了。我想起他们的领袖是在修道院和教会学校中受教育的，他们使用贵族的语言，即使翻译成牧羊人听得懂的话也是那样。牧羊人不知道教皇在哪里，却知道犹太人之所在。不管怎么样，他们围攻了法国国王一座高大而坚固的堡垒，堡垒里躲着被吓坏了的、成群结队前来避难的犹太人。犹太人从堡垒墙上出击敌人，投掷木头和石块，英勇无情地进行自卫。牧羊人纵火燃烧堡垒的大门，用浓烟和烈火折磨那些被阻塞的犹太人。犹太人因为不能打败进攻者，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入非犹太教教徒之手，就请求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把自己都杀死。此人答应了，杀了近五百个犹太人。然后他带着犹太儿童走出堡垒，请求牧羊人给他施洗礼。但牧羊人对他说，你已经屠杀了你的人，现在你想逃避死亡吗？然后他们把他碎尸万段，但饶恕了儿童，给儿童施洗礼。接着他们前往卡尔卡松，沿途大肆掳掠抢劫。法国国王于是警告他们说，他们走得太远了；命令法军在他们所经过的城镇抵抗他们；法国国王宣布，甚至犹太人也被看作是法国国王的臣民而加以保护……

为什么国王这时如此体谅犹太人呢？也许因为他开始认识到牧羊人在整个王国中的所作所为；他感到关注，因为牧羊人的队伍也正在迅速壮大。还有，他对犹太人表示亲切友好，既因为犹太人对王国的贸易有利，又因为现在有必要打败牧羊人，并且一切有良心的基督教徒都一定有充分的理由悲叹他们的罪行。但许多基督教徒不服从国王的意旨，认为保护犹太人是错误的，因为犹太人一直是基督教的敌人。许多城市中不得不受到犹太人高利贷剥削的平民，现在看到犹太人因为拥有财产而受到牧羊人的惩罚感到高兴。国王于是命令：不得给牧羊人任何支持或帮助，违者处死。国王聚集大军，进攻他们；他们许多人被杀，另一些人逃跑，躲在森林里，但都死于艰难困苦。他们很快都被消灭了。国王的将军俘获他们，一次就把二三十人吊死于最高的高树上，这样他们的尸首就做为永久的儆戒，任何人都不敢再扰乱王国的和平。

异乎寻常的是萨尔瓦托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像是在叙述最善良的事业。实际上他仍然相信这群牧羊人的目的在于经过奋战后占领基督的墓，把它从异教徒的手中解放出来；我不能使他相信在隐居者彼得和圣伯纳德的日子里，在法国圣路易的统治下已经实现了这种美好的占领。不管怎么样，萨尔瓦托没到过异教徒那里，因为他不得不匆忙离开法国的土地。他告诉我，他进入过诺瓦拉地区①，但对这时所发生的事印象非常模糊。最后他来到卡萨列，其时由于教皇的迫害，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改穿别的道袍，躲藏在别的教派

① 在意大利。——译者

的寺院里，以免遭受火刑，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卡萨列的方济各会教派的修道院收容了他（我相信他就是在这里遇到了列米吉奥的）。情况的确正像乌伯蒂诺告诉过我们的那样。由于他长期以来熟悉各种体力上的活计（当他自由流浪时他出于不正当的目的干体力活，当他流浪寻求基督的爱时他出于神圣的目的干体力活），所以马上被修道院总管雇用为私人助手。这就是他对此教派的浮华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却在这里呆了许多年的原因；其实他感兴趣的地方是地窖和藏食物处，在那里不用偷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吃一顿，随意赞美上帝又不会被烧死。

我好奇地看着他，不是因为他的经历奇特，而是因为在我看来，他的经历是使意大利成为当时迷人和无法理解的国家的许多事件和运动的缩影。

从那些叙述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这是一个过着冒险生活、甚至能把一个伙伴杀了而不认识到自己的罪行的人的写照。虽然对神的规则的一种触犯那时对我来说，跟对神的规则的另一种触犯是一样的，但我已开始理解了我听到别人所讨论的一些现象；我明白了：一大群人狂乱入迷了，把魔王的规则误当作上帝的规则而进行大屠杀，这是一回事；而一个人蓄意静悄悄地残酷犯罪，则又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萨尔瓦托不大可能犯有这样一种罪行而沾污了他的灵魂。

另一方面，我要去发现院长的暗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老是想到有多尔西诺这个人，对于他我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在我过去几天来所听到的许多谈话中老是出现他的阴影。

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萨尔瓦托："在你的多次旅行中你遇

见过多尔西诺吗?"

他的反应太奇怪了：睁大眼睛，好像到了不可能再睁大的程度，不断地在胸前划十字，咕咕哝哝说出一些不完整的短句；这回他的话我的确不懂了。但我觉得这些话表达否定的意思。到那时以前他一直怀着好意的信任感看着我，可以说是友好的，但从那以后他几乎是生气地看着我。接着他编出一个借口，走了。

现在我再也忍不住了。这位修道士，使人一听到提起他的名字就产生恐惧感，他到底是何许人？我断定：我想要知道的愿望再也控制不住了。有了，我忽然想到了乌伯蒂诺！他本人在我们遇见他的第一个傍晚就说过这个名字，他对过去这些年来修道士、行乞修道士和其他各种修道士公开的和秘密的变化史瞭如指掌。这个时候我上哪里能找到他呢？他肯定在礼拜堂里，沉浸于祈祷中。因为我还有点空闲时间，便上他那里去。

我没找到他；的确，傍晚之前我都没找到他。这样我的好奇心仍然未能得到满足，此时，因为发生了别的事件；我不得不来叙述这些事件。

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叙述威廉跟阿德索谈了异教的大河，谈了无知者在教会中的作用；威廉怀疑是否能懂得这种普遍规律；几乎是作为附带的说明，他叙述了怎样译解维南蒂乌斯所留下的巫术符号。

我在铁匠作坊找到了威廉，他正在跟尼科拉斯一起干活，两人都专心致志。他们在台子上摆出许多小玻璃圆面，那也许原先是想用来拼凑成窗户玻璃的；他们用工具已把一些玻璃圆面磨成所要求的厚度。威廉把玻璃圆片举到眼睛前面，试试。尼科拉斯则告诉铁匠怎样怎样干，才能做成合适的镜片将安在其上的框架。

威廉在咕咕哝哝地抱怨，烦躁不安，因为到目前为止最感到满意的镜片是绿宝石色的；正像他说的，他并不想要羊皮纸在他眼前显得像草地一样。尼科拉斯出去监督铁匠工作。当威廉试看各个圆镜片时，我把我跟萨尔瓦托的对话告诉他。

“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他说，“也许他实际上跟多尔西诺分子在一起呆过。这个修道院实际上是个微观世界；当教皇约翰的使节和迈克尔师兄来到这里的时候，那就全了。”

“导师，”我对他说，“我不理解。”

“什么事呢？阿德索。”

“首先是关于各异教团体之间的差别。但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问你。现在，差别本身这一问题就使我感到烦恼。当你跟乌伯蒂诺谈话的时候，我有这种印象，你当时试图向他证明一切（不管是圣人还是异教徒）都是一样的。然后你跟院长谈话时，却竭力向他解释一种异教同另一种异教、异教同正统宗教间的差别。换句话说，你责备乌伯蒂诺，说他把那些基本上是相同的人看作有差别，你责备院长，说他把那些基本上有差别的人看作是一样的。”

威廉把镜片放在桌子上，沉思了一会。“我的好阿德索，”他说，“我们现在将试着做一些区分，在我们进行区分的时候还是采用巴黎学派的说法为好。这样，他们说凡是人都有相同的实质类型，对吗？”

“当然对，”我说，对自己的知识感到骄傲。“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的特点是会笑。”

“很好。但托马斯不同于博纳凡蒂；前者胖而后者瘦；事情甚至是休夫坏而弗朗西斯好，奥尔德玛迟钝冷淡而阿吉鲁夫暴躁易怒。我说得对吗？”

“对，那是实际情况，毫无疑问的。”

“那么这就是说，就其实质类型而言，不同的人是同一的，就偶然因素或表面形状而论是不同的。”

“正是如此，那没有问题。”

“当我对乌伯蒂诺说人性本身通过其复杂的作用支配着善的爱和恶的爱时，我是试图使乌伯蒂诺相信人性的同一性。但当我对院长说卡萨教派跟瓦尔登西亚教派有差别时，我是坚持其偶然因素的多样性。我坚持这一点，因为一位瓦尔登西亚分子在别人把卡萨分子的偶然因素加在他身上后可能被

烧死，反之亦然。把一个人烧死，就是烧掉他个人这个实体，把他化为乌有；个人实体是存在的形式，因此存在本身是善，至少在上帝看来是善，因为上帝使他得以存在。在你看来，这是不是坚持有差别的充足理由呢？”

“麻烦在于，”我说，“我分辨不出下面这些人的偶然因素上的差别：瓦尔登西亚派教徒、卡萨派教徒、里昂的穷人、乌米里亚蒂派教徒、乞丐僧、约钦姆派教徒、帕塔莱因派教徒、使徒、贫穷的龙巴德派、阿诺德派教徒、威廉派教徒、自由精神的信徒以及卢西费莱因派教徒。我该怎么办呢？”

“哦，可怜的阿德索，”威廉说，笑着深情地在我的后颈上拍了一下，“你的确没错！你看，过去两百年中，甚至更早一些，我们这个世界受到偏执、希望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风暴的冲击……不，那不是恰当的比喻。想象有一条宽阔而浩浩荡荡的大江，向前奔流着，不知有多远；大江两旁是坚固的堤岸。大江因为奔流的时间太长了，水势太大了，因为它快到大海了（大海以其宽广的胸怀容纳一切江河），因为疲倦，就在某个地方变得跟以前不同了，失去了同一性，出现了大江的三角洲。可能仍然有干流，但分出了许多支流，向各个方向流去；一些支流又汇合在一起。你就说不上哪条生出哪一条，有时说不上哪个仍然是大江，哪个已经是大海了……”

“如果我懂得你的比喻的话，大江就是上帝之城，或者说是正义的王国；大江正在奔向一千年，在这种不安定的状况下大江不再是无忧虑的了；有真的预言家，也出现了冒牌的预言家。一切都奔向那个大平原，在那里将进行阿尔马格登①

① 阿尔马格登之战：根据基督教《圣经》，在世界的末日之前，善与恶两大势力将在这里进行决战。——译者

之战……”

“确切地说，我所想的并非如此。我试图向你解释：教会这一主体几百年来也是全社会的主体，即上帝的子民。它怎样变得太富有、太广泛了；它在各国传播，也夹带着各国的渣滓，它已失去了自身的纯洁性。三角洲的支流，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是江水想尽快流入大海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想尽快达到纯化的境界。我的比喻只是想告诉你：异教的支流和更新的运动怎样变得很多、怎样纠缠在一起，这时大江不再是未经触动的了。要补充我可怜的比喻，你还可以想象：有人发疯似地试图修补大江的岸堤，却办不成。三角洲的一些支流淤塞了，另一些支流通过人工渠道重新注入大江，另一些支流仍然奔流着，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不能限制的；对大江来说，最好是让一部分江水失去而保持着自己的轨道，如果它想有认得出来的轨道的话。”

“我越来越不明白了。”

“我也是那样。我不擅长于类比攀附。别提大江的比喻了。设想你提到的运动中有许多运动产生于至少两百年以前，现在已经死亡了，但另一些运动是最近才发生……”

“但当讨论异教徒时，都是把他们放在一起提的。”

“确实是如此，这是异教传播开来的一种方式，也是它被消灭的一种方式。”

“我又不懂了。”

“天啊，多么难啊！很好。设想你是道德伦理的改革家，结伴住于高山之顶，过着清贫的生活。一段时期后你看到许多人投奔于此，有些甚至来自远方；他们把你看作是预言家，新使徒，他们跟随你。他们真的是信奉你或你所说的话而来

到这里的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如此。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因为从他们的父亲那里他们已听过其他改革家的故事，以及关于多少是完善的团体的传说。他们相信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

“这样，每一个运动都继承了其他运动的结果吗？”

“当然是这样的，因为成群地跟随改革者的人中，大多数都是无知者，他们没有教义上的敏感。而道德改革运动产生于不同的地方，产生的方式不同，教义也不相同。例如，人们常常把卡萨教派和瓦尔登西亚教派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是有很大差别的。瓦尔登西亚教派鼓吹在基督教内进行道德改革，而卡萨教派则宣扬不同的宗教，宣扬不同的神和道德观。卡萨教派认为世界分裂成善与恶两大对立的势力，他们建立一种教会，在这种教会中完善的信徒和无知的信徒是区分开的，他们有自己神圣的东西和仪式；他们建立起很严格的等级制度，它几乎像我们的圣母教的等级制度那样，他们永远不想破坏任何形式的权力。这就向你解释了：为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地主、封建领主也参加卡萨教派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改造这个世界，因为对他们来说，善与恶的对立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相反，瓦尔登西亚教派（还有阿诺德教派，或者贫穷的龙巴德派）要在贫穷的理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这就是他们接收被遗弃的人并且在双手干活的人中间生活的原因。”

“但为什么人们总是把他们混为一谈，把他们说成都是毒草呢？”

“我告诉过你，使他们生存的，也是使他们致死的因素。

各种运动发展着，把无知者聚集在运动之中；而这些无知者是被其他运动唤醒的，他们相信人人反抗和希望，都有相同的冲动力；宗教裁判的调查者把那个人的错误归咎于这个人，如果一个运动的分裂教派的一员犯了罪，那么这个罪行就归咎于每个运动的每个分裂教派的成员，就这样毁了他们。从道理上说来，调查者错了，因为他们把互相矛盾的教义混为一谈；按照别人的不合理性，调查者又是对的，因为例如说阿诺德教派的运动吧，它出现于某一城市时，大量在别处会成为或已经成为卡萨教派或瓦尔登西亚教派教徒的人就参加进去。多尔西诺的传道者鼓吹从肉体上消灭教士和领主、贵族，并且采取了许多暴力行动；瓦尔登西亚是反对暴力的，弗拉蒂行乞僧也是这样。但我确信：在多尔西诺的全盛时期，许多以前追随弗拉蒂行乞僧或瓦尔登西亚教派的说教的人参加了他的团体。阿德索，无知者无法选择个人的异教；谁穿乡过街，在他们的土地上、广场上传教，他们就依附谁。这就给他们的敌人提供可乘之机。一个宗教可能同时提出抛弃肉体享乐和群交的主张，人们却把它说成是单一的异教，这是很妙的传教方法：它把异教徒说成是违反常识、具有魔鬼般的矛盾的混乱的一伙。”

“这样说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是魔王的骗术，使想成为约钦姆派教徒或神学的信徒落入卡萨教派之手，或者相反情况的吗？”

“不，事情并非完全如此。阿德索，让我们再试着从头开始。但我向你保证：我正在试图向你解释的事情，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是否掌握了它的真理。我想：错误在于认为先出现异教，然后是无知者信奉异教（他们因此而该死）。实际上是

先出现成为无知者的条件，然后出现异教。”

“什么意思？”

“关于上帝的子民，你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一大群羊——好羊和坏羊——被猛犬管得服服贴贴；猛犬是武士，或者说世俗权力。接着是皇帝，和封建领主，最后是指导他们的牧羊人，即教士，圣经的解释者。这幅图画是简单易懂的。”

“但是谬误的。牧羊人同狗打架，因为各方都觊觎对方的权利。”

“说得对，这恰恰是使羊群的性质不稳定的原因。狗和牧羊人只关注于怎样撕裂对方，就不再照看羊群了。一部分羊就被留在外面了。”

“你说的外面是什么意思？”

“在边缘。农民：只是他们并不真正是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或他们虽有土地，却喂不饱肚子。市民：只是他们并不是市民，因为他们并不属于任何行会或社团；他们是微小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捕食的对象。你有时候看见过乡下成群成群的麻风病患者吗？”

“见过，有一次我一下子就看见一百个。他们都成了奇形怪状，肉都烂得发白了，拄着拐杖一拐一拐的，眼睑浮肿，眼睛出血。他们既不说话也不喊，只能象耗子那样吱吱地叫。”

“对基督教徒来说，他们是异己，是仍然呆在羊群边缘的异己。羊群恨他们，他们也恨羊群，羊群希望麻风病患者喜欢他们的话，那就会死。”

“是这样。我想起了国王马克的故事。国王必须处罚美人伊索达，将要把她送上火刑柱，这时一班麻风病患者走了过

来，对国王说，火刑惩罚轻了，还有一项更重的刑罚。麻风病患者大声对国王说道：把伊索达给我们，这样她就是我们大家的了；我们的病燃烧起我们的情欲，把她给你的麻风病患者。看看我们的破旧衣服吧，都粘在伤口上了，我们疼得直哼哼。她在你的身边衣着珠光宝气，貂皮大衣，请她看看我们麻风病人的庭院吧！她不得不踏进我们的草屋并跟我们躺在一起的时候，她将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后悔没上这荆棘堆做成的火葬场！"

"我知道对一个圣本尼迪克特的见习修道士来说，你读的书有点出格了，"威廉评论说。我脸红了，因为我知道见习修道士不应该读传奇故事，但这些书在梅勒克修道院我们年轻人当中流传着，我们在夜间借着烛光读这些书。"但这不要紧，"威廉继续说，"你已经懂得了我的意思。被遗弃的麻风病患者想要把一切都拖住，跟他们同归于尽。你越是抛弃他们，他们就变得越坏；你越是把他们描写成要毁灭你们的青面獠牙的怪物，就越要抛弃他们。圣弗朗西斯认识到这一点，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到他们中间去生活。直到被遗弃的人返归宗教的正宗，上帝的子民才能保持完整无缺。"

"但上面你是在说其他被遗弃的人；构成异教运动的，并非一定是麻风病患者。"

"羊群就像一系列的同心圆，从最广系列的羊群到紧挨着圆心的圆圈。麻风病患者是排斥一般的象征。圣弗朗西斯懂得这一点。他并不只要帮助麻风病患者；如果他的愿望是这样，他的行动就会变成很可怜而软弱无力的慈善事业。他要表示别的意思。你听过他向鸟讲道的故事吗？"

"啊，是的，我听过那个美丽的故事，我钦佩那位喜爱跟

上帝那些温柔的动物作伴的圣人，"我极其热烈地这样说。

"咳，他们告诉你的是错误的，或更确切地说，是那个教派今天修改过的故事。弗朗西斯对市民、城市行政官员讲话，看见他们不懂他的意思时，便出去，上墓地去，开始向啄食死尸的乌鸦、秃鹰等猛禽讲道。"

"多可怕!"我说，"那么不是善鸟!"

"它们都象麻风病患者那样，是牺牲品，是被遗弃的鸟。弗朗西斯肯定想到《启示录》中的以下短句：'我看见天使站在日光中，大声地向所有在天空中飞翔的鸟喊道，快来跟伟大的上帝会餐，这样你们可以吃国王的肉，首领的王，强有力的人的肉，马肉，坐在马上的人的肉，一切人(自由人和奴隶，渺小的和伟大的人)的肉!"

"这么说，弗朗西斯要煽动被遗弃的人起来反抗?"

"不；如果有什么人要这样做的话，是多尔西诺及其追随者要这么办。弗朗西斯要把乐于反抗的被遗弃的人召回到上帝的子民中。如果羊群要重新聚集起来，那么在那里也必须有被遗弃者。弗朗西斯没有成功，我说到这点时极其痛苦。为了挽回被遗弃的人，他必须在教会内采取行动，而要在教会内行动，就必须使他的统治得到承认。一个教派将从他的统治中出现；这个教派出现之后将重新组织被遗弃的人仍在其边缘的圆圈的形象。这就是弗拉蒂行乞僧和约钦姆教派那班人又把被遗弃的人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原因，现在你懂吗?"

"但我们不是说弗朗西斯，而是在谈论无知者和被遗弃的人怎样形成异教。"

"是的，我们在谈论羊群中的被排斥者。几百年来教皇和皇帝争权夺利，互相撕打闹得不可开交时，被排斥者像麻风

病患者那样继续生活在边缘。真正的麻风病患者只是被排斥者的例证，上帝提出这种例证，为的是使我们理解这一奇妙的道德说教。这样我们说‘麻风病患者’时，就可以理解成‘被遗弃的、贫穷无知的、被排斥的、被从乡下赶走的、在城市中蒙受耻辱的人。’但我们还是不懂，麻风病的秘密继续把我们缠住，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征兆的性质。尽管他们被排斥在羊群之外，他们都乐于听每一次讲道，并把每次讲道归结到基督的话；他们会谴责狗和牧羊人的行为，断言有一天要惩罚他们。有权有势的人从来都知道这一点。把被遗弃的人包括进来，这要求减少有权有势的人的特权，所以必须在意识到自己被排斥的人身上打上异教徒的标记，而不管其宗教信仰如何。从他们这方面来说，他们因被排斥而丧失了判断力，的确对任何教义都不感兴趣。这是关于异教的错觉：人人都是异教徒，人人都是正统宗教的信徒。一个运动所公布的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希望。一切异教都是一种现实、都是一种被排斥的旗帜。扒开异教就会发现麻风病患者。每一次反对异教的斗争只要求这一点：使麻风病患者保持原样。至于麻风病患者，你能要求他们什么呢？要求他们在三位一体说中和圣餐的定义中分辨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吗？得啦，阿德索，这些把戏是我们有学问的人要的。无知者有其他的问题。听着，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错误的。这就是他们变成异教徒的原因。”

“但一些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

“因为这对他们的目的有利；他们的目的很少涉及到宗教信仰问题，更多的是如何猎取权力。”

“这是不是罗马教会指责其所有的对手为异教的原因？”

“这是原因，也是它将它能把那个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异教承认为正教的原因，也是因为异教变得太强大不得不加以接受的原因。但没有明确的规则，它取决于个人，取决于环境。世俗君主的情况也是如此。有时候城市行政官鼓励异教徒把《福音书》翻译成本国语：本国语现在成了城市的语言，拉丁语是罗马和寺院的语言。有时候地方行政官支持瓦尔登西亚教派，因为他们宣布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贵贱，都可以教诲人和讲道，当了门徒的工人十天以后就去找另一个人，这个工人可以成为后者的导师……”

“这样他们就消除了使教士成为不可替代的人的特性！但同一城市的行政官跟异教徒相对抗，帮助教会烧死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因为他们认识到异教徒的发展也可以危害讲本国语言的俗人的特权。1179年于拉特兰大教堂[①]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你看，这些问题上溯到一百五十年以前），沃尔特·马普发出警告说，如果信任瓦尔登西亚教派教徒这些愚蠢而无知的人，将有怎样的结果。他说过，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他们光着脚到处晃荡，身无分文，把一切东西看作大家所有，光着身子跟随着裸体的基督；他们就是这样卑贱地开始活动的，因为他们是被遗弃者，如果你给他们提供太多的住处，他们将把其他人都赶出来。这就是城市喜爱行乞僧、特别是喜爱我们方济各会的原因：我们在苦修的需要和城市的生活之间、在教会和关注于自己的贸易的自治城市的自由民之间培养起了一种和谐的平衡……”

① 在罗马。——译者

"那么我们已经取得上帝的爱和贸易的爱之间的和谐了么?"

"还没有。宗教上的更新运动被阻塞了;它们在教皇所承认的教派的范围里才是畅通无阻的,但还未为下面流传的东西开辟道路。它一方面流入并不危害任何人的自行鞭笞以赎罪的宗教信仰者的运动,或变成多尔西诺之流的武装帮伙,或变成乌伯蒂诺所谈及的蒙特法尔科的修道士的巫术仪式……"

"但过去谁对?现在谁对?过去谁错呢?"我问道,弄糊涂了。

"他们按自己的方式都是对的,但他们又都是错的。"

"你,"我叫了起来,几乎要跟他对抗了。"你为什么不持一个立场?为什么你不愿意告诉我真理在哪儿?"

威廉沉默了一会,拿着他一直在对着光摆弄的镜片,然后把它放低,让我透过镜片看一件工具。"看,"他对我说,"你看见什么了?"

"工具,稍为大些了。"

"喂,最好是再靠近点看。"

"但工具仍然是原样的!"

"当我借助于这个镜片能够阅读维南蒂乌斯的手稿时,它将仍然是原样的。但也许我读手稿时,我将更好地了解到部分真理。也许我们将能够使修道院的生活变得好些。"

"但那还不够!"

"阿德索,我现在所说的,比我觉得要说的还多些。我跟你提到罗杰·培根,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也许他不是历史上最博学的人,但那种鼓舞他去热爱学识的希望,则永远把我

迷住了。培根相信无知者的力量、需要、和精神上的发明。如果他没有认为穷人、被遗弃者、极端愚蠢的人和文盲常常说出上帝的意思，那他就不会成为优秀的方济各会会员了。无知者具有的，比有学问的学者所具有的还要多，后者探求一般法则时常常迷失方向。无知者具有个人感，但这种个人感本身是不够的。无知者掌握自己的真理，也许比教会的学者的真理更真实，但他们接着用无思想的行动摧毁了真理。应该怎么办？把学问给无知者吗？太容易，或者太难了。方济各会的导师考虑过这个问题。伟大的博纳凡蒂说过：博学者必须把体现在无知者的行动中的真理提高成清楚的概念……”

“就象佩鲁贾宗教会议和乌伯蒂诺博学的记忆那样；它们把无知者关于要清贫的号召变成神学上的决定，”我说。

“是的；但正像你已经看到的，这已为时太晚。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无知者的真理已变成有权有势的人的真理，对路易皇帝比对过着贫穷生活的修道士更有用。我们怎样继续靠近无知者的经验，怎样保持着，比方说，他们实践的美德，为改造并且使他们的世界更加美好而工作的能力呢？这就是培根所涉及的问题。他说，无知者的经验有充满野性的并且无法控制的结果。甚至在处理实际事物时，不管是农业、机械，还是管理城市，都需要一种神学。他认为新自然科学应该是有学问的人新的伟大事业，通过自然过程不同的知识把代表着无知者期望的堆集的基本需要协调起来；无知者的期望虽然是歪曲了的，但在自己的方式上却是真实的、正确的。按照培根的观点，这种新科学，这种新的自然魔术，这个事业应该由教会来指导。但我相信：他这样说，是因为在他的

时代，教士界就是学者界。现在的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寺院之外、权威学校甚至大学之外，也出现了有学问的人。所以我认为：既然我和我的朋友现在相信，为了管理人的事务，不应是教会而应该是人民会议来立法，那么在将来，学者界将不得不提出这一新的人道的神学，它是自然科学和实在的魔术。”

“真是一项极好的事业！”我说，“但有可能吗？”

“培根认为有可能。”

“你呢？”

“我也认为有可能。但要相信能做到，就必须确保无知者正确地具有个人感，即只是良好的个人感。但是，如果个人感只是良好的，那么科学怎样能通过个人感、解释个人感成功地重新组合普遍规律呢？良好的魔术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呢？”

“是啊，”我说，“怎样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不知道了。我在牛津跟我的朋友奥卡姆的威廉争论过，他现在在阿维尼翁。他已在我的心中播下了怀疑。因为如果个人感只是正义的，那么相同的原因有相同的结果这一命题就难以证明。一个物体在某处可以是冷的，或是热的，甜的或苦的，湿的或干的，但在另一个地方则不是这样了。如果我一抬起手指，就引出无数的新实体，那么怎能发现把一切事物安排得秩序井然的普遍契约？因为随着这样一种运动，我的手指和所有其他客体之间的位置的一切关系都变了。这些关系是我的心灵领悟到各个单个实体之间的联系的方式，但什么是普遍而稳定的保证呢？”

“但你懂得玻璃的某一厚度跟某种程度的视力相对应，正是因为你懂得这一点，所以现在你能制造出像以前丢掉了的

那种镜片，否则你怎么能制造呢？"

"回答得真尖锐，阿德索。实际上我已作出这一命题：相等的厚度必定跟相等的视力相对应。因为我在其他场合下也得到个人同样的洞察力，所以断定这一命题是正确的。的确，试验药草的治疗特性的人懂得：同类的个别的药草对病人都有相同性质的相等效果，因而研究者提出以下命题：某类的任何草药都可退烧，或者说这样一类的任何镜片都把眼睛的视觉放大到相同的度数。培根所说的科学，毫无疑问建立在这些命题之上。阿德索，你知道我必须相信我的命题可以成立，因为这是我从经验得知的命题；但要相信这一点，我就必须假定有普遍规律。然而我不能谈论普遍规律，因为说存在着普遍规律和既定的秩序，这种概念会暗示上帝是普遍规律的囚徒，而上帝是绝对自由的，所以如果上帝想要那样做的话，上帝以其意志的单个作用，就可以使世界变得不同。"

"这样说来，如果我没错误理解你的意思的话，你行动，你知道你行动的原因，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你懂得干什么的原因。是这样吗？"

我必须自豪地说威廉钦佩地看了我一眼。"也许是那样。不管怎么样，这告诉你即使我相信自己的真理，我对它还是感到那样没有把握的原因。"

"你比乌伯蒂诺更加不可理解！"我怀有恶意地这样说。

"也许是吧。但正如你看到的，我不断地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中，我不想知道谁好谁坏，而是要知道昨天夜里在经堂里的是谁，谁拿走了眼镜的镜片，谁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躯体拖着另一个躯体的痕迹，以及贝伦加在哪里。这些是事实。然后我将试着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

——如果可能的话，因为很难说什么原因产生什么结果。一位天使的干预就足以改变一切，所以不能证明某件事是另一件事的原因，那是不足为怪的，即使像我现在正在做的那样，但人们总是试图要加以证明罢了。”

“你的生活令人费解，”我说。

“但我发现了布鲁纳勒斯，”威廉想起两天前马的插曲，叫了起来。

“那么世界有一种秩序！”我喊道，得胜了。

“那么在我可怜的头脑中有一点秩序，”威廉回答说。

这时尼科拉斯拿着几乎完成了的眼镜镜框，胜利地把镜框举起。

“我可怜的鼻子上架着这个镜框，”威廉说，“也许我可怜的头脑将更有秩序一些。”

一个见习修道士走来说院长想见威廉，正在园子中等他。当我们动身走时，威廉拍拍额头，好像只在这时才想起已忘记的事。

“顺便说一说，”他说，“我已译解了维南蒂乌斯神秘的符号。”

“全部符号吗？什么时候译解的？”

“在你睡着了的时候。它取决于你所说的‘全部’是什么意思。我已译解了火舌所显现的、你写下来的那些符号。用希腊文写的那些注释要等到我有新镜片后才处理。”

“是吗？是不是关于‘非洲的终结’那个秘密？”

“是的，答案是相当容易的。维南蒂乌斯手中有黄道十二宫和其他八宫可以支配（用来表示五个行星、日、月和地球）。一共二十个宫。把这些宫跟拉丁语字母表中的字母连用，是

够用了，因为你可以同一个字母表示‘unum’和‘velut’这两个词的首字母的语音。字母的顺序，我们知道。那么符号的顺序能是什么呢？我想到了天上的顺序，把黄道扇形放在远端，那么就是：地球、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等等，然后按塞维尔的伊西多的划分法，黄道十二宫的传统顺序开始是白羊宫和春分点，最后是双鱼宫。现在你顺着这条线索思考的话，维南蒂乌斯所写的符号就有意义了。”

他把羊皮纸拿给我看，他已把那条暗语用大大的拉丁文字母转写在羊皮纸上了：“Secretum finis Africae manus supra idolumage primum et septimum de quatuor.”

“明白吗？”他问道。

“‘非洲的终结’的秘密是：“镜上有四，其一其七”手手在那个四的第一和第七上不断工作……”我重复了一遍，摇摇头，“根本不明白。”

“我懂了。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维南蒂乌斯所说的‘idolum’是什么意思。偶像，幽灵，画像，塑像，是不是？然后有一个‘第一’和一个‘第七’的‘四’会是什么呢？所谓不断工作，是移动它，推它，还是拉它？”

“所以说我们仍然一无所知，我们仍然处在我们的出发点，”我说，非常灰心丧气。

威廉停了下来，没好气地看着我。“我的孩子，”他说，“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贫穷的方济各会会员，他以其朴素的学问和微不足道的技能（但还应归功于上帝的无穷威力），在几个钟头内成功地破择了一个暗语，而暗语的作者满有把握除了他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是理解不了的……而你这个讨厌而无知的淘气鬼，却敢说我们仍然处在我们的出发点！”

我很笨拙地道了歉，我已伤害了导师的自负，但我知道他对自己推断的迅速和准确感到多么自豪。威廉真的做了一项值得钦佩的工作，如果狡猾的维南蒂乌斯不仅把自己的发现藏在难以理解的黄道字母表中，而且还进一步设计出无法译解的谜语，那可不是他的过错。

“不要紧，不要紧，别道歉，”威廉打断我的话，“你毕竟说得对，我们仍然知道得太少。快来吧！”

四点半左右，这时日落

叙述修道院院长再次跟客人谈话，威廉有一些译解迷宫之谜的想法令人震惊，他以最合理的方式取得成功。然后威廉和阿德索喝乳酪汤。

院长在等我们，神色严厉而焦虑，手中拿着一封信。

“我刚刚收到康克的修道院院长的来信，”他说，“他向我透露了教皇约翰委任指挥法国士兵和负责使节团安全的那个人的名字。他不是军人，也不是朝臣，但他同时还将是使节团中的成员。”

“一身兼有不同身份的人，罕见啊！”威廉不安地说。“谁？”

“贝尔纳德·古伊，或者叫做贝尔纳德·古伊多尼，你愿意怎么称呼他都行。”

威廉用他自己的语言忽然喊了起来，我不懂、院长也不懂这种语言。也许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这样最好，因为威廉说出的话中有猥亵的嘶嘶声。

“我不喜欢这件事，”他马上补充说。“多年来贝尔纳德是图卢兹地区异教徒苦难的根源，他写了《关于鼓吹清贫的异教的正式调查》，供那些一定要迫害和除灭瓦尔登西亚派教徒、行乞僧、弗拉蒂行乞僧，和多尔西诺派教徒的人使用。”

“我知道。我熟悉那本书；博学，卓越。”

“博学，卓越，”威廉让步地说，“他是忠于约翰的。近年来约翰委任他为使节，多次派他到佛兰德①和意大利北部这里执行使命。他甚至在被提名为加利西亚②的主教时，也从未到任，而是继续充当宗教裁判所的调查者。我想他现在已隐退回到洛代夫③的主教管区。但很清楚，是约翰现在把他召回，让他在意大利北部这里执行任务。但在一切人中为什么单单选中贝尔纳德，为什么让他指挥士兵……？”

“有一个答案”，院长说，“并且它进一步证实了我昨天对你说的一切忧虑。你清楚知道——即使你不愿向我承认这一点——佩鲁贾宗教会议所认可的（然而没有许多神学上的论据的支持）关于基督和教会清贫的立场，跟许多异教运动以很不慎重、很不符合正统宗教的方式所认可的立场是一路货色。用不着花很大气力就可以说明西塞纳的迈克尔的立场，虽然得到皇帝支持，但它跟乌伯蒂诺和安杰鲁斯·克拉伦努斯的立场是一路货色，这两个使节团将在这一点上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古伊的能量更大，并且也有技巧，他将试图坚持说明：佩鲁贾宗教会议的论点跟弗拉蒂行乞僧或假使徒的完全相同。”

“这是已经预见到了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甚至贝尔纳德不来，事情也将会演变到这一步。贝尔纳德至多比法庭上那么多无能的人行动起来更有力些罢了，而跟他辩论一定是更微妙的。”

---

① 在比利时。——译者
② 在西班牙。——译者
③ 在法国。——译者

"是那样。"院长说,"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碰到昨天所提出的问题。如果到明天我们还没发现暗害了两个人,也许是三个人的凶手,那我必须让贝尔纳德控制本院事务。我不能向一个拥有贝尔纳德将具有的那种权力的人隐瞒(而且因为我们互相之间的谅解,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我们修道院这里已经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莫名其妙的事情。否则,他发现了的时候,新的神秘事件发生的时候(但愿上帝禁止其发生),他将有一切权利叫喊背叛……。"

"的确是那样,"威廉咕咕哝哝地说,显得焦虑不安。"但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也许那是好事:忙于跟暗杀者周旋的贝尔纳德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参加辩论了。"

"忙于寻找凶手的贝尔纳德将是我的权威的最大障碍,请你记住这一点。这件朦朦胧胧的事使我第一次把我主持修道院的权力部分地拱手交给别人,这不仅是这座修道院而且也是克鲁尼亚克教派本身历史的新转折。我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避免这一点。贝伦加在哪里?他出了什么事?你在干什么呢?"

"我只是好久以前曾当过某些宗教调查效力的修道士罢了。你知道两天的时间是不能发现真相的。然而你给我什么权力呢?我可以进入图书馆吗?可以提我要问的一切问题吗?我能总是得到你的权力的支持吗?"

"我看不出这些罪行跟图书馆之间有什么联系,"院长生气地说。

"阿德尔莫是插图装帧工,维南蒂乌斯是翻译,贝伦加是图书馆馆长助理……,"威廉耐心地进行解释。

"在这种意义上六十个修道士都跟图书馆有关系,这正象

你跟教会有关系一样。那么为什么不去调查教会?威廉牧师,你是在我的训谕和我所确定的限度之内进行调查的。至于其他,在大墙围绕的范围之内,借助上帝的恩典我是仅次于上帝的主人。这对于贝尔纳德同样适用。无论如何”、他以较温和的语调补充说,“贝尔纳德来这里,不一定是专门为了会谈。康克的修道院院长来信说,教皇请求波吉托的伯特兰大主教从波洛尼亚北上,率领教皇的使节团。也许贝尔纳德来这里,那是为了会见大主教。”

“从更广的角度看,那只会更糟。伯特兰是意大利中部异教徒苦难的根源。两个反异教徒的斗士这次短暂的会见,可能预示着对意大利、最终对整个方洛各会运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即将来临……”

“我们将赶快把这一点通知皇帝”,院长说,“但在这种情况下,危险将不是直接的。我们将保持警觉。再见。”

当院长离去时,威廉静静地呆了一会,然后对我说:“首先,阿德索,我们必须要沉着,不要仓促。当这么多小的、一个一个的经验有待于整理时,事情是无法迅速得到解决的。我要回玻璃匠那里去,因为我没有镜片,除了不能看手稿以外,没有镜片今天夜里回图书馆去,对我来说将变得毫无意义。”

那时莫里蒙多的尼科拉斯向我们跑来,带来很不好的消息。当他试图把那副威廉寄以厚望的、最好的镜片磨得更好些时,镜片破了。当他试图把另一副镜片(也许可以代替那破了的)安进框架时,它又破裂了。尼科拉斯郁郁不乐地指指天空。现在已是四点半左右了,夜幕将笼罩着大地。又失去了一天,威廉痛苦地承认说,(后来他承认)当时恨不得把玻

骑匠扼死，虽然尼科拉斯已经够羞愧的了。

我们让他去自己感到丢脸，走了。我们去打听贝伦加的下落。当然，没有人找到他。

我们觉得已走进了死胡同。我们在走廊中溜达了好一会，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我很快看见威廉陷于沉思，盯着前方，好象什么东西都没看见似的。刚才他从道袍中掏出一根细药草(几周前我见他采集的)，放进嘴中嚼着，药草好象起着安神作用。实际上他似乎心不在焉，但他眼睛不时亮起来，好象脑中酝酿着新的想法，然后他又陷入那种奇怪而有活动力的感觉迟钝状态之中。忽然间，他说，“当然，我们能……”

“能什么?”我问道。

“我在想确定我们进迷宫后的方向的方法，方法并不简单，但会是很灵验的……出口毕竟是在东塔，这一点我们知道了。现在假定我们有一部告诉你哪里是北的装置，情况将怎样?”

“我们自然只要转向我们的右边，朝前走就是东了。要不然只要走相反的方向就够了，那就是走向南塔。但是甚至假定有这样的魔术存在，迷宫实际上还是迷宫；我们一向东走去，就碰见一堵墙，就不能一直向前走了，又迷路了……”我说。

“是那样的。但我现在所说的装置即使我们改变路线，也会永远指向北，并且在每一点上告诉我们该转上哪条路。”

“那真是妙极了。但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装置，要在夜间和屋里，在不能看见太阳或星星的情况下能辨认出北面来……。我相信甚至你的培根也未必有这样一种装置。”我笑了。

“但你错了”，威廉说，“因为这种装置已经造出来了，一些航海家已用过这种装置。不需要星星或太阳，因为它利用一种奇妙的石头、就像我们在塞维里努斯的药房中看见过的吸引铁的那种石头的力量。培根研究过这种装置，一位皮卡术士、马里科特的皮埃尔也研究过，他描写了这种装置的多种用途。”

“但你能造出这种装置吗？”

“就装置本身来说，并不难。可以用这种石头来产生许多奇迹，包括制造出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永远移动着的装置，一位阿拉伯人贝雅克·阿尔-扎巴雅基描写过最简单的发现。在一个容器里盛着水，放一个软木塞在水面上，木塞上安插着一根铁针。然后拿着磁石在水面上来回转悠，直到铁针也获得磁石的性质。这时铁针会转而指北——如果磁石能安在一个支点上转动的话，它也会指北——，如果你把这个装置连同容器一起晃动的话，铁针会永远指向北风的方向。很清楚，如果你记住北是哪个方向，并且在容器的边棱上标出东、南、西的方位，就能永远知道在图书馆中转向哪条路，才能走到东塔。”

“多么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啊！”我喊了起来。“但铁针为什么总是指向北呢？那块石头吸引铁，这一点我看到了；我想象有大量的铁吸引着石头。那么……那么在北极星的方向，在地球的极限处有大铁矿！”

“有人实际上提出过这种看法。铁针并不正指着太阳的方向，它指向天体子午线的交叉点。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正如古人所说的：‘磁的两极接受天空两极而不是地球两极的引力’。这是一个适例，说明运动不是由直接的物质原因而是

远距离引起的；这也是我的朋友詹顿的约翰正在研究的问题，那时皇帝并不要求他使阿维尼翁沉入地壳下面……”

“那么让咱们去把塞维里努斯的石头拿过来，然后要一个容器、一些水，和一个软木塞……”，我兴奋地说。

“等一等”，威廉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哲学家描写得头头是道的装置，其机械功能也是完善的。它不像农民修枝用的钩刀，虽然哲学家从来没描写过，可它总是起它应该起的作用……我担心一只手拿着灯，另一只手端着里面满是水的容器，在迷宫中走着，那……。但等一等！我有另一个想法了。那个装置即使我们在迷宫外，也会指北，是不是那样？”

“是的，但那时它对于我们将毫无用处，因为我们会有太阳和星星……”，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但如果这个装置室内室外都起作用，为什么我们的头脑就不起作用了呢？”

“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头脑当然在室外也起作用；实际上在室外我们非常清楚主楼的设计！但问题是我们在里面时就转向了！”

“的确是那样。但现在不理会这部装置了。想象有一部装置使我们思考了自然法则和思想法则。要点在于：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从外面描写（正如从里面描写）主楼的方法……”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将利用数学科学。正如阿维罗埃斯①所说的，只有在数学科学中，我们知道的事物才跟绝对已知的事物同一。”

---

① 生于1126年，死于1198年。西班牙-阿拉伯哲学家和医生。西班牙卓越的穆斯林文化造就的著名人物之一。——译者

“你看，你到底承认有普遍概念了。”

“数学概念是我们的智力以这样一种方法想出的命题，以致使它们总是作为真理而起作用，不是因为它们是内在固有的，就是因为数学在其他科学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了。而图书馆是人的智力通过利用数学建造出来的，因为没有数学就不能建造迷宫。因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数学命题跟建筑师的命题加以比较，从这种比较中可以产生出科学，因为它是术语加上术语的科学。不管怎么样，别把我拖进形而上学的讨论中去。今天什么鬼跑进你的头脑中去了？你倒是眼力好，就拿羊皮纸、写字板，拿着你可以在上面记下符号的东西，和一支尖笔……好，你有吗？阿德索，真运气！趁现在还有点亮时，让咱们去绕着主楼转转。”

就这样，我们绕着主楼走了一大圈，也就是说，我们远远地仔细观看着东、南、西塔，以及把这些塔连结起来的墙。其他的墙耸立在悬崖上，虽然为了对称，这墙不可能跟我们正在看到的有多大不同。

当威廉让我在写字板上做记录时，他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东墙上有两个窗户，每个塔有五个窗户。

“现在想一想，”导师对我说，“我们看到的每个房间都有一扇窗户……”

“那些七边形的房间没有窗户，”我说。

“这些七边形的房间自然是在每个塔的中央。”

“还有，我们发现其他一些不是七边形的房间，也没有窗户。”

“暂时不理这些。让咱们先找出规律，然后才试着解释例外情况。这样从外面看每个塔有五个房间，每道直墙有两

个房间，每个房间有一扇窗户。但如果从一个有窗户的房间向主楼内部走去，那就遇到另一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这表明有内窗。现在你说说，从厨房、从经堂看，内部天井是什么形状的？”

“是八边形”，我说。

“很好。八边形的每条边上很可能有两扇窗户，这是不是意味着八边形的每条边上有两个内房呢？我说得对吗？”

“对。但没有窗户的房间呢？”

“这样的房间总共有八个。实际上每个塔的内房都是七边形的，其中有五道墙，每道墙都通向塔的五个房间中一个房间。另外两道墙紧接着什么呢？不是跟沿着外墙隔开的、有窗户的房间相接，也不是跟沿着八边形隔开的、有窗户的房间相接，因为那样一来房间就太长了。试着画出图书馆的鸟瞰图，你看到每个塔中必定有两个跟七边形房间相接的房间，并且这两个房间通向跟八边形的内井相接的两个房间。”

我试着按导师所说的画出图来，禁不住喊出胜利的叫声。“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让我数数……图书馆有五十六个房间，其中四个是七边形房间，五十二个多多少少是正方形的；在这五十二个房间中，有八个房间没有窗户，而二十八个是朝外的房间，十六个房间朝内！”

“并且四个塔中每个塔都有五个四边形的房间，一个有七道墙的房间……。图书馆是根据天界和谐的原则建造的，各种奇妙的意思都可以归结到天界和谐……”

“真是极妙的发现，”我说，“但为什么那么难于确定我们的方位呢？”

“因为通道的安排并不跟任何数学法则相对应。从一些

房间你可以进入另一些房间，一些房间只能进入一个房间，并且我们必须自问有没有房间不能通往别处的。如果你考虑到这方面的情况，再加上没有灯光也没有太阳的位置所提供的任何线索(如果你再加上幻象和镜子)，你就理解了这座迷宫怎样把闯进来的人(特别是在他被犯罪感所折磨着的时候)弄得糊里糊涂。还要想一想我们昨天夜里再也找不到路时多么焦急。最完善的秩序引起了最大的混乱，这真是卓越的计算。图书馆的建造者是大师。”

“那么我们怎样确定自己的方位呢?”

“这时候就不难了。你画的图多少跟图书馆的平面图相对应，我们拿着这张图一进入第一个七边形房间，马上就要走进一端不通的房间中的一个房间。然后，总是转向右边，走过二三个房间后我们应该又走进一个塔，这只能是北塔；然后一直走，直到左边另一个一端不通的房间为止(这个房间跟七边形房间相接)。我们接着沿右边走，就可以又发现一条跟我刚才说过的相类似的路线，一直走就可以来到西塔。”

“如果所有的房间都通入所有其他的房间的话，那么是这样的……”

“实际上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你的图，以便在上面标上没有窗或没有门的墙，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拐的都是些什么弯了。不会是困难的。”

“但这样做一定能行吗?”我迷惑不解地问道；在我看来这太简单了。

“能行，”威廉回答说。“但遗憾的是，我们所知道的，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已知道了怎样才能不迷路，现在还必须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规则，规定哪个房间放什么书的。从

《启示录》中摘出的短句中，我们几乎看不出什么意思，尤其是因为有许多这种情况：不同的房间使用着相同的短句……。”

“而在使徒书中他们本来是可以找到比五十六句多得多的短句的！”

“毫无疑问是那样的。因此只有一些短句才是适合的。奇怪！好象所采用的短句少于五十句，只有三十句或二十句的样子……哦！用默林的钩刺！”

“谁的钩刺？”

“别管他了。我国的一位魔术师……字母表中有多少个字母，他们就用多少个短句。当然就是那样！短句的正文不算数，重要的是短句的首字母。每个房间都标以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合起来构成某句经文。我们必须把这句经文找出来！”

“象十字形或鱼那样的图形诗！”

“多少是那样的诗；也许在修建图书馆的时期这种诗很行时。”

“但经文从哪里开始呢？”

“从入口塔的七边形房间中比其他漩涡饰大的漩涡饰开始……要不然……噢，当然是从用红色字母写成的句子开始！”

“但这样的句子那么多！”

“因此必定有许多句经文，或者说许多句话。你现在照样画一张好些、大些的图；我们上图书馆去的时候，你就用尖笔在图上标下我们经过的房间、门和墙（以及窗户）的位置，并标下出现在房间漩涡饰上的短句的首字母。你就象优秀的

花边装帧师那样，把这些字母弄成红色的，把它们放大些。”

“你在图书馆里面的时候不能揭穿图书馆的秘密，而从外面看着图书馆，却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怎么搞的？”我钦佩地说。

“上帝就是这样熟知世界的，因为上帝在自己的心中、像是从外面那样把世界构想出来，然后才造出世界，我们不懂得世界的规律，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中，发现世界已经造成了。”

“这样说来，可以通过从外面看事物的方法去懂得事物了！”

“因为我们在心中重复发明者的操作，所以叫做艺术的创造；因为它们不是我们心灵的作品，所以不是自然的创造。”

“但对图书馆来说，这就够了。不是这样吗？”

“是的，”威廉说，“但只是对图书馆说来是够了。现在让我们去歇一歇。我希望，明天早晨将得到我的镜片，在此之前，我什么都干不了。我们还是去睡觉、明天早起为好。我将努力想一想。”

“晚饭呢？”

“啊，当然吃晚饭啰。现在时间过了，修道士已经在做晚祷了。但也许厨房还开着。去找点东西吃。”

“偷吗？”

“去要。向萨尔瓦托要点吃的，他现在是你的朋友了。”

“但他还是偷！”

“也许你是你的兄弟的看守人？”威廉借用该隐①的话来

① 基督教《圣经》中亚当的长子，曾杀害他的弟弟阿贝尔。——译者

问我。但是我明白他是在开玩笑，意思是说上帝是伟大而仁慈的。于是我去找萨尔瓦托，发现他呆在马厩旁。

“真是好牲口”，我把头向布鲁纳勒斯点点，作为开口进行谈话的一种方式，这样说道，“我想骑它。”

“不行，那是院长的坐骑。但你不想试试那匹漂亮的马来拼命骑骑吗……”他指出一匹骠壮但烈性的马，“那一匹马也够劲……那边那一匹，第三匹马……。”

他要给我指出的是第三匹马。我对他滑稽的拉丁语感到好笑。“你用那一匹马来干什么？”我问他。

他告诉我一件奇事。他说，可以使任何马，甚至最老最弱的马，跑得同布鲁纳勒斯一样快。你只要把一种叫做萨蒂里昂的药草和燕麦混在一起，剁细，然后和着雄家禽油抹在马大腿上。你骑上马，先拨马头朝东，靠近马耳朵说：“尼堪德、默尔昔埃，默尔昔扎”，说三次，然后用踢马刺促马前行。那马就会飞跑起来，它跑一个钟头的路，布鲁纳勒斯要跑八个钟头。如果你把这匹马踩死的狼的牙齿挂在马脖子上，牲口跑起来就毫不费劲。

我问他是不是试过这招。他小心谨慎地走过来向我耳语说(他的嘴实在是臭)，很难很难，因为现在只有主教和他们的贵族朋友栽培萨蒂里昂，他们用来提精壮阳。接着我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今天晚上我的导师要在房间里读一些书，希望在那里吃饱喝足。

“我来弄”，他说，“我来弄乳酪汤。”

“怎么做法呢？”

“容易。拿不太老、不太硬的乳酪，切成你所喜欢的形状，方块状或条状，然后放点肠或放点肉，在火上热热。又

放进两块乳酪，等它变软了，再次变成淡黄色以后，就马上端去餐桌，因为必须趁热吃。”

“乳酪汤就这样做成了”，我对他说。他告诉我等一等，然后消失在厨房的方向。他半个钟头以后又回来了，手中端着一个盘子，上面盖着餐巾。

“给你”，他对我说，还递给我一盏大油灯。

“干什么使?”我问道。

“我知道”，他狡猾地说，“也许你的导师今天夜里要去暗处。”

萨尔瓦托知道的事，明显比我猜他知道的为多。我就不再问他，只是把饭给威廉端去。我们吃了晚饭，我回到我的房间去。或者说至少我是这样暗示的。我要再次去找乌伯蒂诺，又偷偷回到礼拜堂去。

六点左右之后

叙述乌伯蒂诺告诉阿德索关于多尔西诺的故事；之后，阿德索回想起别的故事，他独自在图书馆中阅读，后来他遇见一位美丽的少女，但她象严阵以待的军人那样令人畏惧。

我发现乌伯蒂诺跪在圣母玛利亚的塑像下，于是我也静悄悄地在他身旁跪了下来，装做祈祷的样子(我承认这一点)好一会才冒昧地对他说："神父，请你开导开导我，好吗？"

乌伯蒂诺看着我，携着我的手，站了起来，领着我走到长凳处；我们两人都坐在长凳上。他紧紧地拥抱着我，我脸上能感到他的呼吸。

"最亲爱的孩子"，他说，"你有什么事，我这个可怜的罪人都乐于为你服务。什么使你感到苦恼？渴望吗？"他问道，几乎是渴望知道原委。"渴望情欲了？"

"不是"，我回答说，脸红了。"如果我心灵上有什么渴望的话，那就是想懂得很多很多事情……"

"那就糟了。上帝无所不知，我们必须只有崇拜上帝的知识。"

"但我们必须区分善恶，懂得人的感情。我现在是见习修道士，但将来要成为修道士和牧师。我必须知道恶在哪儿，恶是像什么的，以便将来有一天辨认恶，并且也教别人辨认

恶。”

“真的是那样，我的孩子。那么，你要知道什么呢？”

“是异教的稗子，神父，”我满怀信心地这么说。然后一口气说出：“我听说有一个坏人已把别人引入歧途，此人就是多尔西诺。”

乌伯蒂诺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对，你听到了威廉牧师和我前天傍晚提到他。但那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故事，谈起来我感到悲痛，因为它教导你（是的，在你应该懂得，应该从中吸取有用的教训这一意义上说的）——因为，我是说它教导你：对苦修的热爱和使世界变得纯净的愿望，怎样可以引起流血和屠杀。”他变了变坐在长凳上的姿势，不抱着我的肩膀了，但仍抱着我的脖子，好像要把他的知识或思想感情的强烈性（这一点我说不上是不是这样）传送给我。

“故事开始于多尔西诺之前，”他说，“开始于六十多年以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在帕尔马①有某个叫做格拉尔多·塞加利里的人开始讲道，规劝人人都要过苦修的生活；他沿途喊着‘Penitenziagite!’这是没有文化的人表达以下这句话的说法：‘苦修，就可以进入天堂’。他嘱咐自己的门徒模仿传道士，他执意把自己的团体叫做使徒教派，其门徒就象可怜的乞丐那样走遍各地，靠别人施舍为生……。”

“就像弗拉蒂行乞僧那样”，我说。“这是不是上帝和你自己的祖师爷弗朗西斯的命令呢？”

“是的”，乌伯蒂诺承认，但声音中稍有犹豫不决，叹了一口气。“但也许格拉尔多夸大了。这样，他及其追随者就被指

① 在意大利。——译者

控为否定牧师的权威、否定作为公共的宗教仪式的弥撒和忏悔，他们被指控为无所事事的懒汉”。

“但方济各会教徒也遭到了同样的指控。方济各会教派现在不是说不应该承认教皇的权威么?”

“是这样说的。但他们承认牧师的权威。我们是方济各会教派教徒，我们自己就是牧师。孩子，要区分这些事情是困难的。善与恶的分界线是那样微妙……格拉尔多在某一方面犯了错误，他犯了信奉异教罪……他要求加入方济各会教派，但我们的师兄弟不愿接纳他。他在我们教派的教会中生活，在那里看到使徒的画像，脚着便鞋，肩上裹着斗篷，他于是蓄发蓄须，穿上便鞋和方济各会行乞修道士式的道袍。因为要建立新团体的人总是从神圣的弗朗西斯的教派中吸收点东西。”

“那么他是对的了……”

“但在某个方面他却错了……。他身穿长达膝盖的短袖束腰白外衣，外面罩住白色的斗篷，蓄着长长的头发，就在无知的人中间获得了圣洁的好名声。他卖掉了自己的小房子，就站在古时候城市行政官习惯于从那里作高谈阔论的演说的石头上，手中拿着一小袋金币；他不把金币撒给或分给贫人，而是把在附近掷骰子的流氓无赖召在一起，然后把钱抛给他们，说‘谁愿意拿就拿吧’。那些流氓无赖捡起钱，就去把钱赌光了，又来辱骂这位活着的神。他作为一个把钱给他们的人听了，并不脸红。”

“但弗朗西斯也抛弃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还从威廉那里听到说他去向乌鸦和秃鹫以及麻风病患者——即去向自称为被有道德的人抛弃了的渣滓讲道……”

“是那样，但格拉尔多的做法有错误；弗朗西斯本人从未跟神圣教会发生冲突，而且福音书说要把东西给穷人，不是给流氓无赖。格拉尔多给出了钱财，但毫无回报，因为他给了坏人；他有一个坏的开端，坏的继续，坏的下场，因为他的团体没有得到教皇格雷戈里十世的许可。”

我说，“也许这位教皇比起赞成弗朗西斯的教规的那位教皇说来，没有那么宽宏大量……。”

“格雷戈里十世是那样的，但格拉尔多做法上有错误；相反的，弗朗西斯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孩子，最后，那些看管猪牛的人，忽然因为出现了这样的假传道者，就想舒舒服服地、有福气地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而这些人，正是方济各会行乞修道士以这样的劲头、以这样关于清贫的英雄的榜样教诲的！但这还不是要害，”他很快就补充说：“要害在于类似的传道者，他们仍就是些犹太人，格拉尔多本人也是接受了割礼的，这跟保罗对格拉西亚人所说的话①背道而驰——你知道，许多圣人宣告未来的魔王将来自犹太民族……但格拉尔多做得更糟：他到处把无知的人集中起来，说：‘跟我一起进入葡萄园’，那些不知他的底细的人就跟他进入别人的葡萄园，以为是他的葡萄园，就把别人的葡萄大嚼起来……”

“方济各会教派肯定也不保护私人财产，”我鲁莽地说道。

乌伯蒂诺严厉地盯着我。“方济各会教派要求自己贫穷，但从来不要求别人贫穷。你不能以暴力侵犯善良的基督教徒

① 格拉西亚：古代一王国，在小亚细亚中部。约公元前25年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这里指使徒保罗对格拉西亚的基督教徒所说的话。见《新约》中关于格拉西亚人的《使徒书》。——译者

的财产而不受到惩罚，善良的基督教徒会把你叫做土匪。格拉尔多恰恰是这样。他们最后说到他时说，为了考验自己意志的力量和节制力，他跟女人睡在一起而没有跟她们性交；但他的门徒试着模仿他的时候，却得出非常不同的结果……哦，这些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事，女人是魔王手下的人……他们中间为争夺这个异端教派的控制权而争吵，邪恶的事情就发生了。但许多人，不仅有农民，也有市民、各个行会的会员，都来投奔格拉尔多。他让他们剥光衣服，赤身露体，以便可以跟随着裸体的基督；他把他们派往各地讲道。他本人却穿着一件无袖的、长达膝盖、坚实布料做的束腰白外衣；他这副打扮活象小丑，而不象修道士！他们在屋外生活，但有时候也爬进礼拜堂的布道坛，干扰正在听着布道的虔诚的信徒，把传道士赶出去。有一次他们把一个小孩放在拉文纳的圣奥索教堂主教的宝座上。他们宣称自己是弗洛里斯的约钦姆教父的继承者……”

“但方济各会也是这样的，”我说。“波尔戈·圣多尼诺的杰拉德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我喊了起来。

“孩子，你安静点。弗洛里斯的约钦姆是伟大的预言家，他第一个懂得弗朗西斯会开始使教会获得新生。但假传道者用他的教义去证明他们愚蠢的行动是有道理的。塞加列里把一个名叫特丽皮娅或丽皮娅的女使徒弄来，跟她混在一起；此女人自称有预言家的天赋。一个女人，你懂吗？”

“但是，神父”，我试图反击，“前天晚上你本人说过蒙特法尔科的克拉尔和福利尼奥的安卡拉的圣洁……”

“她们是圣人！她们过着谦卑的生活，认识到教会的威力；她们从来不自称有预言家的天赋！但假传道者断言女人

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讲道，就像许多别的异教徒也说过的那样。他们没认识到已婚和未婚的差别，任何誓言对他们来说也并不是永久的。总之，不要说那么多很坏的故事使你感到厌烦了，这些故事的微妙之处你无法清楚理解，反正帕尔马的奥比佐主教决定给他戴上脚镣手铐。但这里却发生一桩怪事。它告诉你人性是多么软弱，作为毒草的异教是多么阴险狡诈。因为到最后主教把格拉尔多放了，在餐桌旁接待他，跟他说笑，让他充当主教的小丑。”

“那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恐怕我不是真的知道。主教是贵族，不喜欢城市的商人和工匠。也许他对格拉尔多用自己关于贫穷的言论进行反对商人和工匠的讲道并不在意，也不在乎格拉尔多从乞求施舍进而从事抢劫。最后教皇干预了，主教恢复了自己适当的尊严，格拉尔多作为顽固的异教徒被惩以火刑。这是本世纪初的事。”

“多尔西诺跟这些事有什么关系呢？”

“他跟这些事是有联系的，这向你说明了甚至在异教徒消灭之后，异教又是怎样延续下来的。这个多尔西诺是一位牧师的私生子，住在诺瓦拉主教管区，就在意大利的这一地区，稍为往北一点。他是头脑机警的年轻人，受过教育，他住在一个牧师家，后来从那里潜逃出来，跑到东边的特兰特市。他在那里重新开始格拉尔多式的讲道，但异教的意味更浓，宣称他是上帝唯一的真传道士，宣称在爱的问题上一切都应该共有，不加区分地跟一切女人睡在一起都是正当而合法的，不能因此而指控他们非法同居，即使他跟母女胡搞……”

“他真的宣讲那些东西，还是仅仅是人们指控他宣讲那些

东西的？我听说像蒙特法尔科的那些修道士一样，俾学上的信徒也被指控为犯有类似的罪行……”

“够了！”乌伯蒂诺一下子打断我的话。“他们再也不是修道士了，他们是异教徒，是多尔西诺本人玷污了的异教徒。还有，听我说，只要知道多尔西诺以后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明白管他叫做恶棍的原委了。他是怎样熟悉假传道士的教诲的，我都不知道。也许他还是个年轻人经过帕尔马时听到了格拉尔多的讲道。现在知道在波洛尼亚地区他在塞加列里死后跟那些异教徒保持着接触，现在还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特兰特市开始讲道。在那里他诱奸了一位非常美丽的贵族少女玛格丽特，或者是她勾引了他，就象赫洛伊斯勾引了阿贝拉那样，因为——千万别忘记——正在通过女人，魔王才得于渗透进人的心灵！这时特兰特市主教把他赶出主教管区，但多尔西诺到这时已聚集起一千多名信徒，他开始长途旅行，回到他出生的地区。沿途其他一些被他的言词所诱惑、上当受骗的人加入了他的宗派，也许他经过山区时，居住在那里的许多瓦尔登西亚异教徒也参加了，或者他本人要参加北边地区的瓦尔登西亚教派。当多尔西诺来到诺瓦拉地区时，发现一种有利于他造反的情况，因为以维西利的主教的名义治理加蒂纳拉市的封臣已被民众赶走，民众当时欢迎多尔西诺的亡命之徒，把他们看作有价值的同盟军。”

“主教的封臣干了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并且这不是我下判断的地方。但正如你所看到的，异教在许多情况下跟反对封建主的造反结下不解之缘，这就是异教徒为什么开始总是宣讲贫穷的圣母马利亚，然后堕落成权力、战争、暴力的诱惑的牺牲品的原因。维西利市

一些家族之间有冲突，假传道士利用了这种情况，这些家族也利用了假传道士所造成的混乱。封建主雇了雇佣军去抢劫市民，市民则寻求诺瓦拉主教的保护。"

"情况真是复杂得很！但多尔西诺站在哪一边呢？"

"我不知道；他总是倾向于自己的小宗派；他介入所有这些纠纷，把这些纠纷看作是一种机会，以贫穷的名义宣讲反对私人所有制的斗争的机会。多尔西诺及其追随者现已超过三千，在诺瓦拉附近名叫秃山的小山上安营扎寨；他们修建茅舍，挖沟筑壕。多尔西诺统治着一帮帮的男男女女，这些男女过着最无耻的乱交生活。他从那里给其信徒发出信件；他在信中阐述了他的异教教条。他说并且他写道，他们的理想是贫穷，他们不受服从外界的任何誓言的束缚；他，多尔西诺，是上帝派来揭开预言的秘密、理解《旧约》和《新约》这些著作的。他把寺院之外的教士——传道者和方济各会教徒修道士——称作魔王的代理人，把人们服从教士的责任免除掉。他把上帝的子民的生存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是《旧约》、创始者和先知、基督还未降生的时期，此时结婚是好事，因为上帝的子民必须繁殖。第二个是基督和使徒的时期，也是圣洁和贞洁的时代。然后第三个时期来到了，此时教皇开始接受世俗财富以便统治人民，但当人类开始偏离上帝之爱时，本尼迪克特教派出现了，宣讲反对一切世俗财产。当本尼迪克特的修道士也走回头路，也积聚财富时，圣弗朗西斯和圣多明俄的修道士出现了，他们在宣讲反对世俗权力和财富的说教中甚至比本尼迪克特更严厉。最后，当那么多高级教士的生活现在又跟所有那些良好的戒律相矛盾时，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时期的结束点，现在有必要遵循使徒们的教导。"

“那么多尔西诺当时所宣讲的东西，是方济各会已宣讲过的教义，而你本人，神父，是方济各会、特别是神学上的信徒中的一员！”

“啊，是的。但他从这些教义中得出背信弃义的诡辩！他说，为了结束这个腐败的第三时期，所有的教士、修道士，和行乞修道士都必须残酷地处死；他说，教会所有的主教和高级教士，所有的教士，尼姑，男修道士和修女，所有那些属于讲道教派的修道士，隐士，甚至是教皇博尼费斯，都必须由他，多尔西诺，所挑选出的皇帝去处死，而这位皇帝将是西西里的弗雷德里克”。

“但不正是这同一个弗雷德里克怀着好感，在西西里收容了被从翁布里亚[1]驱逐出去的神学上的信徒吗？难道不是方济各会教派请求国王（虽然现在的国王是路易）摧毁教皇和红衣主教的世俗权力吗？”

“使最正直的思想变形，并使这些思想得到违反上帝和人的法则的结果，这正是异教或者称之为疯狂性的特点。方济各会教徒从来请求皇帝去杀害其他牧师。”

我现在知道他错了。因为几个月后那位巴伐利亚人在罗马建立了自己的秩序的时候，马西留斯和其他方济各会教派教徒对忠于教皇的修道士的做法，跟多尔西诺请求皇帝干的，完全一模一样。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多尔西诺是对的；如果有什么意思的话，那就是说马西留斯同样是错的。现在，特别是在那天跟威廉谈话以后，我开始怀疑无知的人能否跟着多尔西诺走下去，把神学上的信徒的诺言和多尔西诺关于

① 意大利一地方。——译者

这些诺言的规定区分开。也许他的罪过在于他是以一种纯粹神秘的方式把大概是正统宗教的人所宣讲的东西付诸实施，是这样吗？或者，也许那就是差别之所在吧？等待上帝给我们他的圣人允诺给的东西，而不是诉诸通过世俗的手段以获得这种东西，这才是神圣么？现在我懂得了情况正是如此，懂得了多尔西诺为什么是错的；不应该改变事物的秩序，即使我们必须热烈地希望改变它也罢。但那天傍晚我思想上矛盾重重。

"最后"，乌伯蒂诺在对我说话，"你会发现异教总是非常骄傲的。多尔西诺在1303年的第二封信中，自命为使徒团的最高首脑，任命背信弃义的玛格丽特——一个女人——和贝加莫的隆吉努斯，诺瓦拉的弗雷德里克，阿尔伯特·卡伦蒂努斯和布雷西亚的瓦尔德里克为副手。接着他开始痴心妄想地编出一系列未来的教皇，两个好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两个坏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第一个是克里斯蒂安，第二个是博尼费斯八世，关于他，先知说，'你心中的骄傲自大，这使你蒙受耻辱。哦，你，生活在悬崖的裂缝上。'多尔西诺没有说出第三个教皇的名字，但关于他，据说耶利米① 说过，'瞧，象一只狮子'。——真出丑！——多尔西诺在西西里的弗雷德里克身上看出那只狮子。对多尔西诺来说，谁是第四个教皇，仍未得而知，他应该是圣洁的教皇，修道院院长约钦姆所说的天使般的教皇。这位教皇将由上帝选出，然后多尔西诺及其所有门徒（这时已达四千之众）将一起接受圣灵的恩典，这将使教会获得新生，直到世界的末日。但在这位教皇出现

① 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公元前六、七世纪时希伯来预言家。——译者

之前的三年中，必须使一切邪恶达到顶点，这位多尔西诺就是拼命这么做的，把战争引向一切地方。第四个教皇实际上是克莱门特五世，他宣布讨伐多尔西诺，在这里你看到魔王是怎样嘲弄其故旧相知的。但这样做很对，因为多尔西诺在这个时期的信中所支持的理论，是跟正统宗教无法调和的。他宣布罗马教会是娼妓，而说服从，不是牧师应尽的责任，一切精神力量现在都转入传道士团的手中，只有传道士才是新教会的代表，传道士能够废除婚姻；除非他是我宗派中的一员，否则不可救药。任何教皇都不能赦免罪过；不应该交纳农产品什一税，没有誓约的生活比有誓约的生活更美好；神圣的教堂不值得祈祷，它并不比马厩好，既可以在教堂也可以在林地里礼拜基督。”

“他真的说过这些话？”

“当然，那是肯定的。他写的。但不幸的是，他做的更坏：在秃山上安顿下来后，就开始洗劫峡谷中的村庄，袭击附近城镇以卤获必需品——总之，对附近城镇进行彻头彻尾的战争。

“所有的人都反对他吗？”

“我们不知道。也许他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我告诉过你，当地的各种纠纷缠结在一起，成为死扣，他利用了这种情况。同时冬天降临了，1305年的冬天，是近几十年来最严酷的一个冬天，同时周围地区都发生大饥荒。多尔西诺向其追随者发出第三封信，有更多的人参加他的队伍；但山上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他们是这样饿，以致吃马肉和其他兽肉，煮干草充饥。许多人都死了。”

“这时他们跟谁打仗呢？”

"维西利的主教向克莱门特五世发出了呼吁；于是发动了一场讨伐异教徒的宗教战争。参战者可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萨瓦[1]的路易、伦巴第[2]宗教裁判所的调查者、米兰的大主教都迅速采取行动。许多人，甚至有从萨瓦、普罗旺斯、法国来的人，都拿起十字架，来帮助维西利人；维西利的主教任最高统帅。两军前锋经常交战，但多尔西诺的沟壕壁垒是攻不破的，恶人一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帮助。"

"从谁那里得到的？"

"我相信，是从乐于制造混乱的其他坏人那里得到帮助。但到1305年年底，这个异教徒的首领被迫弃下伤员和病号，放弃秃山，转入特里维罗地区，他在那里一座叫做朱贝洛的山上挖壕据守。这座山后来叫做乱山，因为它已成为教会反叛者的堡垒。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告诉你那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次可怕的大屠杀，最后，反叛者被迫投降；多尔西诺及其手下被抓住了。他们罪有应得，被处以火刑。"

"那么美丽的玛格丽特也受了火刑吗？"

乌伯蒂诺看着我："这么说来，你还记得她是美丽的？他们说，她过去是美丽的，当地许多贵族都试图娶她为妻，以便使她免上火刑柱。但她不愿这样做，她跟她顽固的情人在一起死去，毫无悔悟之意。愿这件事成为你的教训：要提防巴比伦的妓女，别让她最优美高雅的外貌迷惑了你！"

"但是，神父，现在请你告诉我：我已知道这座修道院的生活总管，也许还有萨尔瓦托，遇见过多尔西诺，并且在某方面跟他有联系……"

---

① 法国一地方。——译者

② 意大利一地方。——译者

"住嘴！别说这些不顾后果的话。我是在方济各会教派的修道院中见到修道院总管的，不知道在此以前总管列米吉奥在什么地方呆过，我知道他总是一位好的修道士，至少从正教的观点来说是这样。至于其他嘛，哎呀，人性是软弱的……"

"什么意思？"

"这些是你不应该知道的事，"他又把我拉过去，抱着我，指着圣母玛利亚的塑像说："必须向你介绍纯洁无瑕的爱：她就站在那里，她是女性最理想的体现。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称她为美丽、象《歌中之歌》① 中的可爱的人儿的原因。在她身上，"他说，脸部表情因内心销魂而流露出不能自制，这就像院长昨天说到珍宝和金光闪闪的器皿时的情况那样，"在她身上，甚至身段的优美也体现了天国之美，这就是雕塑家把女人所有的优美雅致都雕塑在她身上的原因。"他指向圣母玛利亚苗条的身躯：圣母高高的胸部为交叉系结的内衣绷紧，基督的小手抚弄着圣母的内衣。"你看到吗？正如博学者说过的：美也体现在胸部，乳房只是稍为耸出，稍为隆起，而不是大得不得了；含蓄而不是受到压抑……你看到这种最甜美的形象，感觉如何？"

我脸红得厉害，感到自己内心好像燃烧着一团烈火。乌伯蒂诺必定知道这一点，或者也许他瞥见我脸红了，因为他很快就补充说："但你必须学会把超自然的爱的烈火同醉心于感官的享受区别开。甚至对圣人来说也难以做到这一点。"

"但怎样才能辨认出良好的爱呢？"我问道，感到自己在

① 歌中之歌：也叫做《所罗门之歌》，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一卷书，是抒情而内容曲折的爱情诗集。传统上说它是献给所罗门的。——译者

发抖。

“爱是什么？世界上，人或者是魔鬼或者任何东西中，我怀疑没有什么东西能像爱那样存在的，因为爱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渗透入灵魂。存在的东西中，没有什么比爱那样充实而吸引心灵的了。因此，除非你有克制爱的武器，否则灵魂总是通过爱堕入无边的深渊。我相信：假使没有玛格丽特的诱惑，多尔西诺就不会那么该死；假使没有乱山上不顾一切的男女乱交生活，被他造反的诱惑所吸引的人会要少些。听着，我对你说这些话，并不只是针对邪恶的爱！邪恶的爱当然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把它看作魔鬼的东西而加以回避的；我怀着很大的担心说这些，也涉及到神与人、人与人之间善良的爱。常常有这样的事：二三个男女十分诚挚地相爱着，彼此都怀着特殊的好感，都想永远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一方希望的，也是另一方所想的。我承认：对像安卡拉和克拉尔这样最有德行的女人我也怀有同样的感情。唉，即使那只是精神上的并且是以上帝的名义设想的，但那也应该受到责备…… 因为灵魂感受的爱不是预先做好准备的。如果它是温暖地感到的，那么甚至是这种爱也要堕落，或者导致混乱。哦，爱有各种特性：先是灵魂变得温柔，然后厌倦……。毋宁说然后感到神圣的爱的真正温暖，大声呼喊，呻吟，变成石头扔进窑中烧成的石灰，或者劈劈啪啪地烧着，冒出火舌……”

“这是善良的爱吗？”

乌伯蒂诺抚摩着我的头；我看着他时，看见他眼睛中充满着泪水。他说：“是的，最后这是良好的爱。”他把手从我的肩膀上拿开，补充说：“但要把这种爱同另一种爱分开，是多

么难啊！多么难啊！有时候魔鬼引诱你的灵魂，你感到自己像被从脖子处吊起的人似的，他双手绑在背后，蒙住眼睛，吊在绞刑架上但还活着，没有帮助，没有支撑物，没有补救办法，只是在空中摆动着……”

他泪流满脸，而且泪中夹杂着微汗。“现在你走吧，”他很快地对我说，“你想要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这边，是天使的席位；那边，是地狱张开的大嘴。走吧，赞美上帝！”他又一次匍伏拜倒在圣母玛利亚之前，我听到他轻轻地啜泣着，他在祈祷着。

我没离开礼拜堂。跟乌伯蒂诺的交谈在我的精神上、我的五脏六脏点燃起一团奇怪的烈火，激起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产生出违抗的念头，决定一个人回图书馆去。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我要自己去探索未知的领域；没有导师的帮助，要能够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被这个想法迷住了。就像多尔西诺爬上了乱山那样，我爬上了楼梯。

我带着灯（为什么我带着灯——也许我心中已有这一秘密计划？）进入藏尸骨室时我几乎闭上了眼睛。不久我便到了经堂。

我相信：这是决定命运的夜晚，因为我在桌子中间走着的时候，瞥见了在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本一位修道士正在抄写的打开着的手稿：《异教首领多尔西诺牧师传》。我相信这是圣阿尔巴诺的彼得的桌子；我听说他当时正在写一部关于异教的不朽史书（在这座修道院发生变故之后，他自然不写这本书了——但这是后话，在此暂时不提）。因此手稿放在那里完全

是正常的，内容关于同性质的题目、关于帕塔莱因教派、关于自行鞭笞以赎罪的宗教信仰者的其他手稿也都摆在一起。我把这种情况看做不可思议的奇迹；究竟是神圣的还是魔鬼的奇迹，我还说不上。我急切地弯下腰去阅读其内容。全文不太长，在这里我也发现了乌伯蒂诺没有告诉我的内容：这些，显然是目睹了一切的一个人描述的，这些事件仍然激发着这个人的想象力。

我当时得知，在1307年三月神圣的礼拜六，多尔西诺、玛格丽特、和龙吉努斯怎样被俘获，带往比埃拉城，交给主教；主教正在等待着教皇的决策。教皇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信把这一消息传送给法国国王菲立普："顷接最受欢迎的消息，这消息带来莫大的欢乐和喜悦。多亏了我们尊敬的师兄弟、维西利主教兰尼埃，我们得以在上帝神圣的晚餐的日子俘获异教首领多尔西诺。我们经历众多危险、长期的苦斗和杀戮、频繁的战争，最后才使这个贝利埃尔①之子、最可怕的恶魔及其追随者锒铛入狱。许多受其异端邪说所感染、并跟他一起的人，同日皆死于刀下。"教皇对囚徒毫不留情，命令主教将他们处死。接着在同年的七月一日，这些异教徒交给世俗军队。随着该城响起欢乐的钟声，异教徒被押上牛车，车上周围都站满了刽子手，又有民团壮丁在后面跟着；囚徒游城示众，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用火红的铁钳夹罪犯的肉。玛格丽特在多尔西诺面前先被烧死，多尔西诺对此不动声色，正像热烫铁钳夹他的手脚时他一声不哼那样。接着囚车继续往前走，这时刽子手把镣铐插入满锅烧得火红的煤炭

① 贝利埃尔：这个词的希伯来语词源词的意思为"毫无价值。"贝利埃尔在基督教的《旧约》中为邪恶的势力。在《新约》中就为魔王撒旦。——译者

中。多尔西诺经受了其他折磨，仍然一声不哼，但当他们割掉他的鼻子时，他稍为耸耸肩；当他们挖掉他的阴器时，他发出一声长叹，像是呻吟一声。他最后说的话听上去毫无悔改之意，因为他警告说在第三天他就会站起来。然后他被烧死，骨灰随风撒去。

我用发抖的手把手稿合上。人们告诉我，多尔西诺犯了许多罪行，但他被烧死的情况，太可怕了。在火刑柱旁，他表现……怎样呢？是殉道者的坚定不移，还是该死的罪人的傲慢？当我摇摇晃晃走上楼梯上图书馆去时，我认识到我为什么那样心烦意乱了。我忽然想起没有很多个月以前、即我到达托斯卡纳后不久所看到的一幕。我的确不明白为什么直到那时我都几乎把这件事忘了，好像我混乱的灵魂要把那象恶梦一样压住我的记忆抹掉似的。或更确切地说，我没忘，因为每次我听到别人讨论弗拉蒂行乞僧时，眼前就出现那一事件的情景，但我马上就把那情景推到灵魂的深处，好像看着那种可怕情景是罪过。

我第一次听见别人谈论弗拉蒂行乞僧，是在佛罗伦萨的时候，当时我看见一位弗拉蒂行乞僧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那是我在比萨遇到威廉牧师之前不久发生的事情。他推迟了到达佛罗伦萨的日期，我父亲许可我去参观该城，听别人说，佛罗伦萨的教堂是最美的。我在托斯卡纳到处逛荡，为的是更好地掌握当地的意大利语。我最后在佛罗伦萨呆了一个星期，因为我听到了关于该城的许多议论，很想了解一下。

话说我一来到该城，就听说将举行震撼全市的大审判。一个信奉异教的弗拉蒂行乞僧被指控犯有反对宗教罪，在主教和其他教士前面硬拖着走去。当时正对他进行严厉的裁

判。我随着告诉我这桩事的人走去，来到正在举行审判的地方，因为我听说这个名叫迈克尔的行乞僧，真正是非常虔诚的信徒，他宣讲苦修和清贫，重复着圣弗朗西斯的话。之所以要审判他，是因为一些女人的恶意。她们装作要向他忏悔，然后说他散布异端邪说；而他确实是被主教的手下人在这些女人的屋子里抓到的。这一事实使我感到惊愕不已，因为教士永远不应该到这样不合适的地方去执行圣事；但这似乎是弗拉蒂行乞僧的一个弱点，即对于适当不适当的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考虑。一般人认为他们不仅是异教徒，而且行为上也可疑（正像人们总是说卡萨教派的信徒是保加利亚人，是鸡奸者那样），这种看法中也许多少有点真实性。

我来到审讯正在那里进行的圣萨尔瓦托教堂，因为外面挤着一大群人，我进不去。但一些人爬到窗栏旁、抓着窗栏，可以看到并且听到正在进行的情况，就把情况传给下面的人。调查官在给迈克尔牧师啥他昨天所做的供词，迈克尔在供词中说基督及其使徒“个人或共同都没有什么财产”，但他抗议说，公证人现在已添加了“许多谬误的推论”，喊道（我从外面听到这喊声）：“你们必须在世界的末日为你们自己辩护！”但调查官继续啥他们写出的供词，最后问他是不是要恭顺地遵循教会和该市所有人的意见。我听见迈克尔大声喊道他要遵循他的信念，也就是他“要保持基督清贫和抑制情欲的形象；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是异教徒，因为他进行相反的说教。”接着进行大辩论。辩论中调查官（他们当中许多是方济各会会员）竭力使他懂得《圣经》没有说过他正在说的话，而他则指责他们否定了他们教派的教规；他们攻击他，问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比他们这些大师更好地理解了《圣经》。

迈克尔牧师的确非常执拗，反驳他们；他们于是对他进行挑衅，提出以下这样的断言："那么我们要你把基督看作是拥有财产的人，教皇是天主教教徒，是圣人"。迈克尔毫不畏缩，说："不，他是异教徒"。他们说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坚持邪恶的人。但我在教堂外面的人群中听到许多人把他比作站在法利赛人面前的基督，并且我认识到人群中有许多人相信行乞修道士迈克尔的圣法。

最后，主教的手下人给他戴上脚镣手铐，将他押回监狱。当天傍晚人们告诉我，主教的朋友、许多修道士去辱骂他，要求他让步，但他坚信自己的真理，回答了他们。他对每个来者都重复地说，基督贫穷，圣弗朗西斯和圣多明俄也是这么说的；如果因为承认这一正直的意见他不得不遭受火刑，这样更好，因为他很快就能看到《圣经》所描写的情景，看到启示录中的二十四位长者，耶稣基督、圣弗朗西斯和光荣的殉道者。有人告诉我他说过："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热情阅读一些圣洁的修道院院长的教义，那么我们希望列身于他们中间的热情与欢乐该有多大呢？"在他说这种话以后，调查官离开了监狱，脸色冷酷无情，愤怒地喊出声来（我听见他们喊了）："他是魔鬼的化身！"

第二天我们得知已宣布了判决；我便到主教邸宅去，在那里我能看到在羊皮纸上写着的判决，我把一部分判决书写在写字板上。

判决书一开始就写道："以上帝的名义赞同下述声明。兹判处该罪人……，"等等；判决书进而以严厉的措辞叙述了该迈克尔的罪过和罪行。在所罗列的罪状中，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最令人作呕的，（考虑到审判的程序）即使我不知道他是否

真的证实了这一点，但总之据说上述方济各会教派教徒声称：圣托马斯·阿奎纳不是圣人，也并未获得永生，相反的，他被上帝惩入地狱，处于永灭状况！判决书最后说要判刑，因为被告不愿改过自新：

> 因此，遵循教皇约翰的意旨，把邪恶的异教徒迈克尔牧师带往惯常的地方——木柴堆上，纵火烧之，执行火刑，俾使其灵魂与肉体分开。

在判决公布之后，更多的教士来到监狱，预先通知他事态的发展；我听说当时他们说："迈克尔牧师，僧帽和斗篷式长袍都做好了，上面画着跟魔鬼作伴的弗拉蒂行乞僧，"这样说是为了吓唬他，迫使他最后畏缩。但迈克尔牧师跪了下来，说："我相信在木柴堆旁有我们的神父弗朗西斯，我进一步相信将有耶稣和使徒，还有光荣的殉道者巴托洛穆伊和安东尼。"这是最后一次拒绝调查官所提供的机会的一种方式。

第二天早上，我也在主教邸宅前的桥上，审判官、调查官就聚集在那里；迈克尔仍戴着脚镣手铐，这时被押到他们面前。他的一位忠实的信徒跪在他面前，想接受他的祝福；军士就把这个信徒抓住，马上送进监狱，审判官又向这个已被定罪的人宣读判决，再次问他是不是希望忏悔。判决书每次说到他是异教徒的地方，迈克尔都回答说："我绝不是异教徒；我是罪人，但我是天主教徒。"当判决书上称"最受尊敬的、神圣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时，迈克尔说："不，他是异教徒。"接着，主教命令迈克尔过来跪在他面前，迈克尔说

人不应该在异教徒面前下跪。他们硬按他下跪，他咕咕哝哝地说："上帝将饶恕我"。在他穿着教士的道袍和衣服被领出去之后，一个仪式开始了：他们一件接着一件剥掉他的衣服，直到只剩下一件小袍(佛罗伦萨人管这叫做"西奥巴")。按照惯例，当牧师被剥掉法衣时，就有人用热铁烫烙他的指头肉，把他剃成光头。接着把他交给狱卒长和狱卒，他们对他非常苛刻，给他上脚镣手铐，押回监狱去，这时他对人群说："我为上帝献身。"我探知，只要到第二天就把他烧死。这一天他们也去问他是不是想向神父忏悔，领受圣餐。他拒绝了，说从一个罪人那里接受圣事是一种罪过。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错了，表明他被帕塔来因异教腐蚀了。

最后，行刑的那天到了。地方官来了，看上去很友好，因为他问了迈克尔是什么样的人后，问他为什么只要他证实一下全城民众已经证实的东西，接受圣母教的观点时，他要那么顽固，迈克尔非常严厉地说："我相信基督清贫并且抑制情欲。"地方官于是离去，做出毫无办法的样子。接着狱卒长带着狱卒来了，把迈克尔押到庭院中；主教的副手在那里向他重复了供词和判决。迈克尔又打断他的话，反驳说有些是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些的确是非常微妙的事情，我现在记不得了，当时我也没弄清楚。但这些确实是决定迈克尔之死和迫害弗拉蒂行乞僧的罪名。我不懂教士和世俗军人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反对那些要求过清贫生活、认为基督不应有任何世俗财产的人，因为，我对自己说，若要说要存戒心的话，他们应该担心的是那些希望生活在财富中的人，那些希望从别人那里攫取财富、把教会引入罪恶、把教会变成买卖圣职的地方的人。我跟站在身旁的人谈了这一点，因为我再

也忍不住了。他嘲弄地笑了，对我说，这清贫生活的修道士给民众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无法接受不这样做的修道士了。他又说，宣讲贫穷，那会使人们产生错误的念头，他们会把自己的贫困看作骄傲的本钱，而骄傲可以导致许多妄自尊大的行动。最后，他说我应该知道，由于一些他也不清楚的诡辩，修道士要清贫的说教使你站到皇帝那边，而这一点并不使教皇感到高兴。我觉得即使这些话出自几乎没有什么学识的人之口，但却是很好的理由，除了那时我有一点不明白：迈克尔牧师为什么要如此可怕地死去，以便讨好皇帝，或者使各教派间的论战固定化呢？实际上一些在场的人说：“他不是圣人；路易派他来挑起民众间的不和，弗拉蒂行乞僧是托斯卡纳人，但他们受到皇帝的代理人的指使。”别的人说：“他是疯子，是鬼迷心窍，妄自尊大，邪恶的骄傲意识使他要扮演殉道者。他们叫这些修道士读圣人的传记读得太多了，让他们讨个老婆，那会好些！”另外一些人补充说，“不，基督教徒都不应该学他的样：随时准备好宣布自己的信念，就像在异教徒的时代那样。”我听见这些声音的时候，再也不知道自己该想什么了，碰巧我正看着被定了罪的人的脸孔，刚才站在我的前面的人群常常遮住了他的脸。我看到的，是一个凝视着不是这个大地上的事物的人的面孔，我所看到的就象我有时候在圣人的塑像上看到的出神入化的脸孔。我懂得了：不管他是疯子还是先知，他是有见识的，他要死去，因为他相信他一牺牲，那就将打败敌人，不管敌人是多么强大。我知道他的榜样将使其他一些人死亡。我永远对如此坚定不移的人感到惊愕不已，只是因为我甚至到现在也不知道：充满他们心胸的，是对他们坚信并为之

而献身的真理自豪的热爱呢，还是为宣布真理（不管这种真理触犯什么人）而献身的自豪的愿望。我充满着钦佩而敬畏的心情。

还是让我们回到行刑的情况来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向将在那里被处死迈克尔的地方走去。

狱卒长和狱卒把他押出大门。他只穿一件小布衫，一排钮扣解开了。他大步走着，低着头，做着祷告，象个殉道者。人异常多，许多人喊道："不要去死，不要去死！"他总是答应："为了基督，我要死去。""但你现在不是为基督而死，"他们对他说；他说，"是的，为了真理而死。"当他们走到总督角处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他为他们大家向上帝祈祷，他为大家祝福。

在施洗礼者教堂，他们向他喊道："救救你的命吧！"他回答说，"希望你们别犯罪！"在旧市场他们向他喊道："你将获得永生！"他回答道："挽救你们免下地狱；"在新市场他们喊道："忏悔！忏悔！"他回答道："对你们的高利贷感到后悔。"来到圣十字大教堂，他看见自己教派的修道士站在台阶上，就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遵循圣弗朗西斯的教规。其中一些修道士耸耸肩膀，但另一些把僧衣头巾拉下来盖住脸孔，感到羞愧。

走向正义门时，许多人对他说："公开认错吧！公开认错吧！别执迷不悟了。"他说，"基督是为我们而死的。"他们说，"但你不是基督，你不应该为我们而死！"他说："但我要为上帝而死。"在正义场，一个人对他说他应该像他的上司、某个修道士所做的那样，公开放弃自己的信仰，但迈克尔回答说他决不这样做；我看见人群中有许多人表示赞同，激励

迈克尔要坚强起来。这样我和其他许多人就辨别出那些是他的追随者，我们就躲开他们。

最后我们到了城外，面前出现火刑用的柴堆，他们管这叫做"小屋"，因为木柴堆成小屋形状，四周有执枪持戈的骑兵，他们不让人们太靠近了。在那里他们把迈克尔绑在火刑柱上。我又听见有人向他喊道："你这样死去，那是为了什么呢？"他回答说，"为了我心中的真理，我只能用死来宣布的真理。"他们纵火烧柴堆，迈克尔牧师起初唱"使徒信经曲"，后来唱"上帝的子民"。他大概唱了这首歌的八个短句，然后头就耷拉下来，好像要打喷嚏，后来就倒在地上，因为捆绳烧断了。他已经死了，在躯体完全燃烧起来之前，使心脏爆裂的剧热和令人窒息的浓烟已经把他热死呛死了。小屋整个烧着了，像一把火炬，烈火熊熊。如果不是因为烧得发白光的木炭中依稀可以看见被烧得焦黑的迈克尔的尸体的话，我会说我面前的是一堆正在燃烧着的小灌木丛。我站得那么近，可以看到这种情景（当我爬上图书馆的楼梯时，我这样回忆起来），使我自然而然地说出关于出神入化的话；我曾在圣希尔德加德的书中读过这些话："火焰多么壮丽清彻透明，它有异乎寻常的活力，似火的激情；火光熊熊，晶莹透明；烈火熔熔，似火的豪情。"

我想起了乌伯蒂诺关于爱所说过的话，迈克尔在柴堆中的形象跟多尔西诺的混同起来，多尔西诺的形象跟美丽的玛格丽特的混同起来。我再次感到在礼拜堂中体验到的那种不安。

我竭力不想这些，一直向迷宫走去。

我单独走进这个迷宫，这是第一次。灯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就象昨天夜里看到的幻像那样使我感到害怕。每时每刻我都怕面前会出现另一面镜子，因为镜子的魔力是这样大，甚至使你不知道那是镜子，还是自己觉得心烦意乱。

另一方面，我并不试图确定自己的方位，也不回避有引起幻像的香味的房间。我好像受到狂热的支配，继续往前走去；我也不知道要上哪里去。实际上我从出发点没有走出多远，因为不久后我发现自己又在从那里进来的七边形房间内。这里，在桌子上放着几本我昨天夜里似乎没见到的书。我猜，这些是马拉奇从经堂收回来的、还没有重新放到该放的架子上去的书。我不知道我离有香味的房间多远，因为我感到脑子昏昏然，这可能是某种臭味传到那个地点所起的作用，要不然就是我直到那时都在默想着的一些事情的结果。我打开一卷装璜华丽的书；根据书的风格，我觉得它可能来自天涯海角的寺院。

在上面，写着《马可福音书》的开始的那一页上，我被一只狮子的形象吸引住了。即使我从来没见过活狮子，我也可以肯定那是狮子。画工也许从怪兽之国爱尔兰的狮子的形象那里得到灵感，真实地再现了狮子的特征。我相信这只兽，正如《生理学》就狮子所说的，本身集中了同时是最可怕和最庄严的东西的所有特点。这样，那狮子的形象使我想起魔王和上帝基督的形象，我也不知道根据什么样的象征线索去读这本书；出于恐惧，也因为风从墙上的裂缝吹过来，我浑身打抖。

我看到的这只狮子，张开大口，全是獠牙，狮子头密密层层都是鳞片，象是蛇头。支撑着它庞大的躯体的，有四只

脚，脚上有锐利而令人害怕的爪子。皮毛像我后来看到的从东方带来的小地毯，上面画着红色和祖母绿色的鳞状物，像黑死病的黄色的、可怕而强韧的骨头的盔甲。尾巴也是黄色的，从臀部向头部扭曲过去，最后是一卷黑白相间的兽毛。

我对这只狮子已经十分敬畏(我不止一次环看四周，好象是期待这种模样的野兽忽然出现)，这时我决定再翻看翻开其他各页，眼光就落在《马太福音》开头的地方一个人的画像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画像比狮子更使我感到害怕：脸是人脸，但这个人包着一种硬十字褡，一直包到脚部；这身十字褡，或者说铁甲衣，镶饰以红黄次等宝石。头部不可思议地从红宝石和黄玉的城堡中出现，这头部像是正在接受难以识别的审判的神秘凶手的人头(多么渎神的恐怖感才使我这么想的！)。我认识到我把这只野兽和穿铁甲衣的人如此紧密地跟迷宫联系起来的原因了：两个插图像那本书中的所有插图一样，都出自一个模式，即犬牙交错的迷宫，两个插图编玛瑙色和艳绿色的轮廓，绿玉色的线条，绿玉色的条带，都似乎表示了我所在的地方，房间和过道的犬牙交错。书页变得模糊不清了，只依稀看见微微发光的小路；我脚跟觉得轻飘飘的，图书馆的房间似乎一个接着一个地坍塌下去。我似乎在羊皮纸中走来走去，这使我感到不安，使我相信每本书都通过神秘的狂笑告诉我目前的故事。“把故事告诉你”，我对自己这样说，并且想知道这些书页中是不是已经有关于未来事件的故事要告诉我。

我打开另一本书，这似乎是西班牙学派的书。色彩强烈，红颜色暗示着血或火。这书是使徒《启示录》，我碰巧又翻到昨天夜里翻到的那页，即孤独、平和的女人那页。但不是同

一本书，花边装饰不同。画工着重画那女人的胳膊。我把她的脸、胸部、大腿的曲线跟我同乌伯蒂诺一起看到的圣母玛利亚的塑像相比较：线条不同，但我觉得这个女人也很美。我想不应该沉溺于这些想法，就翻过几页。我发现另一个女人，但这次是巴比伦的妓女。她的外形没有引起我的多少注意，我却深深想到：她也像另一个，同样都是女人；但这个女人是一切邪恶的载体，而另一个则是一切美德的体现。但这两种情况下外形都是女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再也不能懂得把她们区分开的东西。我心中再次感到激动不安，礼拜堂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跟美丽的玛格丽特的形象复合在一起了。“我该死!”我对自己说。或者说，“我疯了。”我决定离开图书馆。

幸运的是我离楼梯不远。我冒着可能绊倒和灯可能弄灭的危险，冲了下来。我又来到了经堂宽广的拱顶下，甚至在那里也没停留，就从通向食堂的楼梯冲了下来。

我在食堂停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月光透过窗户射进来，明亮而皎洁。灯，在房间和图书馆的过道中非得有不可，在这里则几乎用不上了。但我让灯仍然点着，好像是为了寻找安慰。但我仍然气喘吁吁，就决定喝点水，使情绪安定下来。因为厨房就在近旁，我就穿过食堂，慢慢打开通往主楼第一层的第二部分的一个门。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恐惧不是减少，反而加剧了。我马上意识到厨房里靠近面包炉的地方有人——或至少我认识到那个角落里有灯光。我很害怕，就把灯吹灭。虽然我害怕，但也使对方感到害怕；实际上那个人（或那些人）立刻也把灯灭了。但这无济于事，因为月光照亮了厨房，我看见地上有一

个或更多的混乱的影子。我呆住了，既不敢缩回去，又不敢前进。我听见结结巴巴的说话声，我想我听到了女人柔和的声音。接着从炉旁依稀可辨的那堆鼓鼓囊囊的东西中，一个黑乎乎矮胖矮胖的人挣脱出来，向那显然半开着的外门奔去，出去后又把门关上了。

我仍然站在食堂和厨房的门槛处，一堆模模糊糊的东西仍在面包炉附近。模模糊糊的——怎样描述它呢？——发出呻吟声的东西。实际上从阴暗处传出呻吟声，一种抑制着的哭泣声，出于恐惧的有节奏的啜泣声。

没有什么东西比另一个人的恐惧更加鼓起感到害怕的人的勇气的了，但不是这种恐惧使我向那个黑影走去，毋宁说是当我看见幻象时支配着我的那种昏然欲醉的心情驱使我这样做的。厨房里有类似于昨天夜里把我熏倒于图书馆的那种烟气的气味。也许东西不同，但作用于我过度兴奋的感官上却有相同的效果。我嗅出厨师用来使酒变得芳香的酒料刺鼻的气味。或者，也许像我后来知道的，在那些年代他们酿造淡酒（酿酒业在亚平宁半岛的北部受到相当的敬重），是使用我国[1]的方法，用石南属植物、爱神木和野迷迭香一起制作的。所有这些东西不仅刺激鼻子，而且使我的神志昏昏然。

我的理性要喊出“往回走！”离开那个呻吟着的东西——那肯定是魔王给我召来的女魔，但我的一种欲望的力量却竭力催促我走上前去，好像我要参与某种令人惊奇的事情似的。

这样，我向那个黑影走去，直到借着从高窗照进来的月光看出那是个女人为止。那女人在打抖，双手捂着胸前，一

① 指德国。——译者

只手拿着包裹；哭泣着，向面包炉口缩去。

但愿上帝、圣母玛利亚，和天堂中所有的圣人帮助我叙述所发生的事。我的地位（到现在我是这座可以安宁而平静地进行沉思的天堂，这座堂皇的梅勒克修道院的老年修道士）的节制和尊严告诉我要最虔诚地谨慎从事。我应该只简单地说发生了邪恶的事件，要叙述那是什么事，那是不合适的，这样我既不会使读者、也不会使自己感到心烦意乱。

但我已决定叙述那些遥远的事件，整个真相，而真相是不可分割的；真相是透明晶莹的；不允许我们的利害关系或我们的羞耻心缩小真相。问题倒是在于不要以现在的眼光或记得起来的样子叙述这件事（即使我现在还无情的清楚鲜明地记住每一个细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后来的忏悔已把这些情况和思想深深地印在记忆中，还是同一个忏悔的不足之处仍然折磨着我，使我最微小的羞愧之心在我被压抑的心境中一再出现），而要如当时所见所感来叙述这件事。我能够以记录者的忠实性这样做，因为闭上眼睛我都能不仅复述我在那些情况下所做的，而且也能叙述我所想的，好像我在把当时写在羊皮纸上的抄下来那样。我必须这样做，圣迈克尔·阿冒吉尔保护我，因为为了使将来的读者得到教诲，为了痛责我的罪过，我现在要叙述一个年轻人怎样陷入魔王的罗网，把魔王的阴谋诡计公诸于世，以便使任何人在未来遇到这些阴谋时可以击败之。

言归正传。这是个女人，或更确切地说是姑娘。直到那时为止（并且从那时以来，感谢上帝）我几乎跟女性没有什么亲密的接触，所以说不上她可能多大了。我知道她年轻，几乎还是个少女，也许她只度过了十六七个春秋，或二十个春秋。

从那个外形散发出来的活生生的人性给我很深的印象。这不是幻象，在我看来，不管怎么样她是实实在在的。也许因为她像小鸟在冬天的季节中那样发抖，哭泣着，怕我。

想到任何好的基督教徒的责任是救助世人，我就走过去，很有礼貌，用漂亮的拉丁语对她说不要怕，因为我是朋友，不管怎么样不是敌人，肯定不是她也许在担心的敌人。

我想，这个人因为我眼光柔和，就变得安静了，她向我走过来。我感到她不懂我的拉丁语，就本能地用我的母语德国话对她说话，这把她吓了一大跳。是因为语言刺耳、那些地方的人不熟悉这些语音呢，还是因为这些语音唤起她跟德国兵在一起的其他某种体验。到底是哪个原因我就说不上了。考虑到用手比划和脸部表情，比话语更通用，我就笑了笑，她放心了。她也对我笑笑，说了几句话。

我几乎听不懂她的地方话，她的话跟我在比萨学会的那一点点意大利语不同。但我从她声调知道她在对我说亲昵的话，似乎在说“你年轻，俊秀……”之类的话。对一个在寺院中度过整个童年的见习修道士来说，听到别人说他俊秀，那是罕有的经历。的确，教规总是告诫我们说肉体美是短暂的，必须看作是卑鄙的。但魔王的圈套魔法无边，我承认这种赞扬我标致的话虽然虚虚假假，我听了却美滋滋的，使我生起无法克制的感情。特别是因为这姑娘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伸出手，直到手指尖抚摸着我那时年轻细嫩的面颊时我更加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我陷入一种谵妄状态，但那时我心中无法感到任何罪过。当魔王要考验我们，并把对神的皈依的体现从我们心中驱除出去时，就体现了他的力量。

我感到什么了？看到了什么？我只记得最初时刻的感情

是无法言述的，因为我的嘴和脑子不知怎样说出那种感觉。直到后来我才想起在别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听到肯定为了别的目的而说出的内心的话，但这些话似乎奇妙地跟我当时的欢乐相吻合，好像是跟这种欢乐同时产生以表达这种欢乐的。压缩进我的记忆中的话语，现在又上升到我嘴唇（无言的）表面；我忘记了：《圣经》和圣人的书中也有这些话，用来表达非常不同的、更加光辉灿烂的现实。但是，在圣人所说到的乐事跟在我搅动了的心灵当时感到的乐事之间，真的有所不同吗？那时我区别不同的警惕感完全消失了。我觉得，这正是对同一性的深渊出神入化的迹象。

忽然间，这位姑娘像《歌中之歌》所说的那位黝黑但很标致的处女出现在我面前。她穿着穿旧了的粗布紧身女衫，女衫在她胸前开着，袒胸露臂。脖子上戴着小的有色钻石项练，我相信那些钻石很平常。但她的脸部显得傲气，脖子白如象牙塔，眼睛清澈如赫兹朋池水，鼻子象黎巴嫩塔，紫色的头发。是的，在我看来，她的长而未束的头发象一群山羊，牙齿象刚刚浴罢的绵羊群，成双成对的，没有一个在它的伙伴的前面。我禁不住咕咕哝哝起来："瞧啊！你多美，我的情人；瞧啊！你多美：头发像躺在吉里德山畔的山羊群；唇像红线，鬓角像一串石榴，脖子像大卫的塔，挂着一千个圆盾。"我害怕，我销魂，我问自己：她是谁，像黎明一样出现在我面前，像月亮那样美，像太阳那样光辉灿烂，像凶神的武器那样可怕。

这女人更靠近我了，把她直到此刻仍紧抱在胸前的黑色包裹扔到角落里去。她抬起手来抚摸着我的脸，一再说着我已经听过的话。我不知道是要逃开她，还是要更挨近她一些，

我的头感到一阵阵的震动，好像约书亚①的喇叭声就要推倒耶利哥城②的城墙似的，这时候她很高兴地笑了，发出感到快活的母山羊的压抑着的叹气声，然后把系着胸前小衣的带子解开，束腰外衣就从身上滑了下来；她就这样站在我面前，就像夏娃在伊甸园出现在亚当③面前的那个样子。“美是胸前微微隆起，有曲线”，我咕咕哝哝地说，重复着从乌伯蒂诺那里听来的话，因为她的乳房象牝鹿那在百合花丛中找食物的一对小仔，她的肚脐眼象可盛清纯的佳酿的无柄酒杯，肚子像放在百合花丛中的麦堆。

“哦，你皮肤像光洁的星星”，我向她喊道，“哦！警卫着的大门，勇气之源泉，光滑雕梁画柱的房间！”我身不由己的发现自己的身体跟她的身体贴在一起，感到她身体的温暖，闻到从来未闻到的强烈的润滑的香气。我记起了这样的话：“小伙子，狂热的爱到来的时候，人是无能为力的！”我懂得了：不管我感到这是魔王的圈套还是天堂的礼物，现在我没有力量抵抗驱动着我的刺激。我喊道：“啊，我销魂得都快昏过去了！”还因从她唇间透出玫瑰花的香气，她脚着便鞋，显得更美；她的腿像柱子，她大腿的会聚处是珍珠宝贝，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的作品。哦，爱，你是欢乐之女，国王一触到你的头发，就成了你的俘虏，我自己这样咕咕哝哝地说。她抱住我，我们一起倒在厨房光秃秃的地上。是我自己的主动呢，还是因为她的手段，反正我感到自己见习修道士的衣

① 约书亚，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继摩西之后的犹太人首领。——译者
② 耶利哥城，西亚死海以北的古城。——译者
③ 亚当，基督教《圣经》中所谓的人类的始祖。夏娃也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亚当之妻。伊甸园是他们居住的地方。——译者

服脱掉了；我们赤身露体，并不感到羞愧，真是幸福！

她的嘴吻着我，她的爱比酒更美妙，她身上涂着的油脂有醉人的芳香，她脖子戴着珍珠链、耳上戴着耳环，真美！瞧，你真俊俏！我亲爱的；瞧，你有多美！眼睛像鸽子（我说）。让我看看你的脸，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多么悦耳，你的容貌使人心醉。小妹妹，你已经夺去了我的心；你的眼睛和粉颈，已把我的灵魂勾去。你的嘴唇像蜜蜂窝，你的舌下是蜂蜜和鲜奶。你的呼吸呼出苹果的芳香，两只乳房是两串葡萄；你的臀部是容易使人陶醉的醇酒，那酒直浇我的爱，沾满我的嘴唇和牙齿……泉水断了；甘松和番红花，菖蒲和樟属植物，没药和芦荟，我喝了蜂蜜，吃了蜜蜂窝；我喝了奶，也喝了酒。她是什么人？她像黎明那样出现，像月亮那样美，像太阳那样清彻明亮，像举着旌旗的大军那样可怕，她到底是谁？

哦，上帝！当人万分激动时，唯一的德行就在于爱你所看到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最大的幸福在于获得你所有的东西。极乐的生活是在其源头度过的（人们不是这样说过吗？），你经历过的生活，只有在这个尘世间的生活过后，你才将在天使间永远过着那种生活……。这就是当那个姑娘慷慨地给我以难以形容的甜蜜时我所想到的，我觉得预言最后实现了。事情好像是我的整个身体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忽然能看到周围的一切事物。我懂得了：一致和温柔体贴一起从这种生活中、从爱中创造出来，美好和热吻和完成也是这样，就像我以前听人说过的。我相信别人也正在告诉我别的事。当我的欢乐要达到高潮时，我有一会想起来了：也许当时和在夜里所经历的是中午的魔王的法术；魔王注定最终是要向入了迷

的并问"你是谁"的灵魂显示自己真正的魔鬼的本性的；魔王懂得掌握住（人的）灵魂并哄骗肉体。但我立刻就相信：我的顾虑的确是太过分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我当时正在经历的，更正确、更美好并且更神圣了，那种经历的甜蜜与分俱增、与秒俱增。正像加在一定量的酒中的一小滴水，马上就完全扩散开，并且带有酒的色味；正像炽热的铁熔化成火、已失去它原来的形式，正像空气被太阳光照射，变得极其壮丽清澈再也认不出它是被太阳光照射着的，它本身就似乎是光那样，我自己也因温柔的液化作用而陶醉入迷，只剩下咕咕哝哝地说圣诗中一些诗句的力量了："瞧啊！我的胸像封闭着的新酒，这新酒要把新容器撑破。"忽然间我看见耀眼的光，光中一个番红花色的东西在燃烧着，生成甜蜜的、耀眼的火；耀眼的火发出壮丽的光，金色的东西生成耀眼的火；整个东西生成耀眼的光和耀眼的火。

我处于半昏迷状态，就倒在我所接触的身体上，这时我知道，以最后一次充满生命的喷射，那火焰壮丽清澈，有不寻常的活力，这样它可以光芒四射，燃烧出似火的热情。接着我知道那是深渊，那是它用魔法召出来的更深的深渊。

既然我用发抖的手（不是因为对我正在叙述的罪过感到恐惧，就是因为对我所回忆的事情自觉有罪的怀旧感使我的手发抖）写下了这几行，我就认识到：我在这里描写我当时那恶的陶醉入迷所使用的词句，跟先前数页描写把殉道者迈克尔行乞僧烧死的那场大火的词句完全相同。我的手——是灵魂的消极工具——对于两种根本不同的经历竟然写出了完全相同的叙述，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也许我当时亲身经历体验这两件事的方式相同，并且因为我也以这种方式在羊皮

纸上活生生地把这两件事叙述出来。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智慧，使用这种智慧可以用相似的名字去称呼根本不相同的现象，就像神界们事物可以用人间的词去描述一样。通过多义的代号，上帝可以叫做狮子或豹子；死亡可以叫做刀剑；欢乐叫做火焰，火焰叫做死亡，死亡叫做深渊，深渊叫做永灭，永灭叫做疯狂，疯狂叫做情欲。

我作为一个青年，为什么用圣人描写对(神圣)生活的心醉神迷所使用的词，去描写给我深刻印象的殉道者迈克尔对死的心醉神迷呢？为什么我禁不住用同样的措辞描写对世俗欢乐(是有罪的，并且是短暂的)的心醉神迷呢？我在后来就马上自然觉得这种世俗的欢乐是死亡和毁灭的感觉。我现在将努力思考以下几种观察问题的方式。我以一种方式观察相隔几个月的两个体验，发现它们同时是高尚和痛苦的；在那天夜里，在修道院里，我有意识地记住那个体验①以及我以自己的感官感到另一个经历，这两个体验只相隔几个小时，我观察这两个体验的方式是相同的；现在我重现这些经历，写下这几行字的方式，以及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我给自己背诵不同经历的叙述的方式，我觉得这些方式都是相同的，但圣人从神圣的观点看，这些经历都是乌有之物。也许我亵渎了神明？(当时？现在？)在迈克尔要献身的愿望中，在我看到烈火把迈克尔化为灰烬时所感到的万分激动中，在我想跟那位姑娘性交的愿望中，在神秘的羞愧感中(我只能采用比喻的说法表达这种感情)，在促使圣人为了自己的所爱而献身以便永存的欢乐的毁灭的愿望中，有什么类似之处呢？

① 指阿德索跟乌伯蒂诺那天夜晚的谈话。——译者

有这么多种意义的事情用单义词去表达，可能吗？事情似乎是：这就是所有博学者中最伟大的学者圣托马斯留给我们的教导：一个比喻越是有多种解释，类比就越是不同，就越不是字面意思，隐喻就越能显示出它的真义。但如果火焰的爱和深渊的爱是上帝的爱的隐喻，那么它们可以是死亡的爱和罪过的爱的隐喻吗？可以的，就象狮子和蛇都代表基督和魔王那样。事实是只依靠神父们的权威才能建立起正确的解释，而在那样一种折磨着我的情况下，我不是一个有顺从头脑可以支配的作者，我在怀疑中激动不安（火的形象似乎再次确定真理的空虚和把我毁灭掉的错误的充实！）。哦，上帝！由于我好像要摆布星星的顺序和它们运行的次列，就把不同的年代熔化在一块了，所以我的思想经历着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肯定是在超越着我有罪而病态的智力的范围了。现在让我们回到我谦卑地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即叙述那天我感到完全迷惑不解的心情。上面我已经说了那种情况下能记得起的事情，那么就让我软弱无力的笔——忠实而真实的记录工具——在这里打住吧。

我躺在姑娘的身旁，躺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她的手轻轻来回移动，触抚着我微微出汗的身体。我心中感到狂喜，这不是平静，而是像已没有火焰的最后摇曳不定的微弱火光，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在余烬下完全熄灭。（我好像在睡梦中咕咕哝哝地说），谁要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幸经历类似于此的非常罕见的生活（实际上我只经历这一次），那我将毫不犹豫地称他为有福气的人。好像什么人都不复存在了，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或者是感到往下沉，几乎毁灭了：如果某个凡人（我对自己这样说）只是片刻并且很快享受着我已经享受

过的感觉，他会马上以邪恶的眼光观看这个反常的世界，会对日常生活的祸根感到心烦意乱，会感到死亡的躯体的沉重……难道这不是人们教导我的吗？使我整个灵魂丧失关于极乐生活的记忆的，肯定是(现在我懂得了)永恒的太阳的光辉，它所产生的欢乐使人开展、伸展、扩大，而人身上带有的正在加大的裂口又不是那么容易弥合的，因为这是爱之刀剑砍割所留下的伤痛；这里下面也没有什么更甜蜜、更可怕的东西。但这是太阳的权利，它以其光线折磨着受伤的人，所有的伤口都在裂开，人在舒展和伸开，血管敞开着。人的力量现在不能服从它所接受的秩序，只被愿望所驱动着；精神在燃烧，堕入它现在正在接触的深渊，看到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真实被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现实所超越。人们看着自己的胡言乱语，惊讶得发呆。

我心中充满说不出的欢乐的感觉，打起盹儿来了。

我后来睁开眼睛；也许因为有云，月光暗淡得多了。我伸展身边的一只手，接触不到姑娘的身体了。我转过头来，她已经走了。

使我产生愿望和满足我的渴望的人不在了，这使我忽然认识到那种愿望的空虚和那种渴望的反常。我们都是销魂之后感到悲哀的动物。我意识到我犯了罪。现在在许多年以后我仍然悲叹自己的错误时，无法忘记那天夜晚我所感到的极乐。如果我不承认在那两个罪人之间所发生的关系，本身当然也是善和美，那么我就是对创造了善和美的万物的上帝不公平。但也许现在我是老年人了，这使我有罪地感到我的青春是多么美好，就像我现在应该想到死，死亡正在向我招手

呢。当时我作为青年人，并不想到死，而是热烈地、诚挚地为自己的罪过哭泣。

我站了起来，直打抖，这也是因为我在厨房冰凉的石板上躺了很久，全身都麻木了。我几乎狂热地穿上衣服，接着瞥见姑娘逃走时扔在角落里的包裹。我弯下身去仔细看看那包东西：原来是一包卷起来的布，像是厨房的东西。我把包裹打开，起初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一是因为光线不足，二是因为所包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后来我懂得了：面前的是松弛的、白瓷瓷的一堆肉，周围是血块和油脂，粘乎乎的，仍在跳动着，上面有青黑色的神经：这是一个死去了的动物的内脏，巨大的心脏。

我眼发黑，口吐酸水，惊叫一声，像死人似的倒在地上。

夜

叙述异常激动的阿德索向威廉忏悔，思考女人在造物中的作用，后来他发现一具尸体。

我发现有人用水擦我脸，我醒了过来。在那里举着灯的，是威廉牧师；他让我枕着东西。

“阿德索，发生了什么事？”他问我，“你夜里一直在转悠，想偷厨房的下水么？”

总之，威廉醒了，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找我；因为找不到我，就怀疑我上图书馆去干某种冒险勾当。他走近主楼的厨房边时，看见一个黑影从门里闪了出来，向植物园子走去（那是姑娘离去，也许因为她已听见有人走过来的声音）。他竭力辨认出那是谁，跟着她，但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黑影，因为她对他来说是黑影）向大院的外墙走去，不见了。威廉于是搜索了周围地方之后走进厨房，发现我昏倒在那里。

我仍然感到害怕，向他提起那包着内脏的包包，脱口说出那可能是另一桩罪行，这时他开始笑起来：“阿德索，什么人能有那么大的一颗心？那是母牛、或者公牛的心脏。事实是他们今天宰了一只牲口。但你告诉我，这心脏怎么跑到你手中来了？”

这时我感到万分懊悔，还害怕得不知所措，泪流满面，请他主持忏悔的圣事；他办了，我就把一切、毫无隐瞒的告诉了他。

威廉牧师诚挚地听我叙述完毕，带有免罪的意思。当我说完时，他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说："阿德索，你已经犯了罪，那是肯定的了；你违背了不准你跟女子私通的戒律，也违背了你作为见习修道士的责任。你辩解说，事实是你当时所处的情况，甚至在荒芜时代的神父碰到这种情况也会毁掉自己的。关于女人是诱惑的根源，《圣经》已说得足够多的了。祖师爷论及女人时说，跟她性交象烧着的火，《旧约全书》的《箴言》说，女人夺去男人宝贵的灵魂，最坚强的人也毁在她的手中。祖师爷进一步说，"我发现女人比死亡更厉害，女人的心是圈套和罗网，手象镣条"。其他教士说女人是魔王的人。亲爱的阿德索，我在证实了这一点之后，无法相信上帝故意造出这样一种恶人，而不赋予她某些美德。我禁不住想到：上帝授予女人许多特殊的荣幸和显赫的动因，其中三点的确是很伟大的。实际上上帝在低下的世界中、在泥地里造男人；女人是上帝后来在天堂中造出来的，用高贵的人的材料造成。他不是按亚当的底部和内脏而是按肋骨捏成女人的。第二、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直接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变成人形，但他不那样做，却故意寓于女人的子宫中。这就表明女人根本就并不那么肮脏。他在复活节后出现时，就是出现在女人面前的。最后，按照天福，任何男人都不能成为天国的国王，但王后则是从来没有罪过的女人。如果上帝对夏娃本人及其女儿表现出如此的恩宠，难道我们被女性的优雅和崇高所吸引，就是那么不正常的事吗？阿德索，我要对你说的意思，是当

然你不应该干这种事了，但你受到诱惑而干了这种事，那也不是什么元凶极恶。就这种事而论，对一个修道士来说，在他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肉体情欲的经验，这样在他将来规劝和安慰罪人时就可以有宽容心和理解的心情……好啦，亲爱的阿德索，这不是事情发生前希望它发生的事，但一旦发生了，也不是什么值得大骂特骂的事。这样，让它见上帝去，今后别提这件事了。的确，最好应忘掉的事我们就别考虑太多了，如果可能的话，”——我这时觉得他的声音逐渐弱下去，好像他又想到了什么——“让我们问问：今晚所发生的事，是什么意思，那姑娘是什么人，她遇到的又是谁。”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当时没看请跟她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

“很好；但我们可以从许多肯定的线索中推断出那个人是谁。首先，这个人年纪大了，丑陋不堪，是姑娘、特别是漂亮的姑娘不愿跟他去的人。你说姑娘很美，但在我看来，她不过是准备找些美味的食物的小狐狸精罢了。”

“为什么说他年纪大了，又丑陋不堪呢？”

“因为姑娘跟他去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为了一点残羹剩饭。她肯定是乡下女孩子，她也许不只一次因为饥饿就满足了好色的修道士的欲望，然后得到了回报，她和她的家人也有了点吃的。”

“妓女！”我说，吓坏了。

“是贫穷的农家女，阿德索。也许要养小兄弟。如果她有能力，她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爱情，而不是为了肮脏的回报，像她昨天夜里所做的那样。实际上你告诉我说，她发现你年轻俊秀，就出于爱情无偿地委身于你，而对别人她这样做是

要换取牛心牛肺的。她觉得自由委身于你，是如此有道德、如此高尚的事，以致她没拿任何东西作为交换就跑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她把你跟另一个人相比，认为那人既不年轻又不俊秀的原因。”

我承认：尽管我的忏悔是多么深刻，但导师的解释却使我感到自豪，心中美滋滋的。但我不说话，让导师继续讲下去。

“这个丑老人必定是有到乡下去和农民打交道的机会的，也许这样做是出于跟他们职务有关的目的。他必须知道怎样把外人弄进修道院来，又怎样出去；知道厨房里有内脏下水什么的（也许明天会传说门打开了，狗进来把下水什么的叼走了）。最后，他必定有某种经济感和利害关系，他要保证不让别人从厨房拿走更宝贵的食物；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他就会给她一块牛排，或割下姑娘选中的东西给她。这样你就看到：陌生客的画像就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并且有一个实体很适合所有这些特点或者说偶然因素，我毫无怀疑地确定他就是我们的总管瓦拉金的列米吉奥。或者如果我推断不对的话，那么是我们神秘的萨尔瓦托——就这件事情来说，因为他来自那些地方，就能很容易跟当地人说上话，会懂得怎样劝一位姑娘干他强迫她干的事，如果你没来的话。”

“这当然都是对的，”我信服地说，“但现在知道这一点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好处，或者大有好处，”威廉说，“这段事可能跟我们正在调查的罪行有关，也可能没有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总管是多尔西诺的追随者，那就解释了这件事；反之亦然。最后，我们现在知道，这座修道院是夜间发生许多希奇古怪事

件的地方。我们的总管和萨尔瓦托如此自由自在地夜间在整个修道院中逛来逛去，谁能说他们所知道的，不管怎么说并不比他们告诉我们的多？”

“但他们愿意把事情告诉我们吗？”

“如果我们不表现出有同情心、不计较他们的罪过的话，他们是不愿说的。但如果我们真的要想知道某种情况，那么我们就会有说服他们说话的方法。换句话说，如果需要，总管和萨尔瓦托就会是我们的人。但愿上帝原谅我们这种骗术，既然上帝宽恕了其他那么多的事，”他说，狡猾地看着我。我不忍心对他的这些想法是否正当做任何评论。

“现在我们应该去睡觉，因为一个钟头以后就是晨祷了。但看得出你仍然焦虑不安；我的可怜的阿德索，你因为自己的罪过仍在忧心忡忡……什么都不如礼拜堂的良好魅力那样能起安定精神的作用。我已赦免了你的罪过，但不让任何人知道。去向上帝行坚信礼。”他在我头上相当有力地拍了一拍，也许表示父亲般的、男性的爱，也许是宽容赎罪。或者也许（我当时是带罪才这么想的）是作为好意的妒忌的表示，因为他是一个如此渴望经历新的、有关生命的活动的人。

我们上礼拜堂去，走通常走的路线。我闭上眼睛匆匆跟着走，因为所有那些骨头很明显地提醒我：那天夜里我是尘土，我对自己肉身的自豪感是多么愚蠢。

当我们来到中殿的时候，看见主坛前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我想那又是乌伯蒂诺吧。但不是，是阿利纳多。他起初认不出我们；他说睡不着，就决定来这里度过夜晚，为那位失踪的年轻修道士（他甚至都记不上名字了）祈祷。如果此人已死，他为他的灵魂祈祷；如果此人生病，现在一个人躺

在某处，他则为他的身体祈祷。

"死的太多了，"他说，"死的太多了……但这是使徒书上写着的：第一个喇叭吹响时，冰雹从天降；第二个喇叭吹响，大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这样你们发现一具尸体埋于冰雹下，另一个在血中……。第三个喇叭警告说一颗燃烧着的火星将掉进江河的三分之一。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第三个兄弟失踪了。担心第四个啊，因为太阳、月亮和星星的三分之一将受到重重的打击，于是天地间几乎完全暗下来……"

当我们走出交叉通道时，威廉自问道，老人的话中是不是有些真实的成分。

"但是"，我向他指出，"这就是说，假定有一个魔鬼般的心，用《启示录》作为指导，已安排了三次失踪事件，还假定贝伦加死了。但事情恰恰相反，我们知道阿德尔莫的死，是出于自愿……"

"是那样，"威廉说，"但这一个魔鬼般的或病态的心灵也许会从阿德尔莫之死中得到鼓舞，就以象征的方法安排另外两个人的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在江河或泉水中找到贝伦加。但修道院内没有江河，也没有泉水，至少没有淹死人者被人淹死的地方……"

"只有洗 澡的地 方，"我评 论说，几乎 是偶然脱口而出的。

"阿德索！"威廉说，"你知道那可能是大发现吗？对了，浴室！"

"但他们必定看过那里了……"

"我看见雇工今天早上寻找时，只是打开浴室的门，往里面瞧瞧，没有仔细查看。他们不可能找到仔细藏起来的东西，

他们希望尸首戏剧性地放在某个地方，像维南蒂乌斯的尸体插在缸中那样……我们去看看。不管怎么样天还是黑的，而我们的灯似乎燃得很好。”

于是我们走了，毫不困难就把浴室的门打开了，隔壁就是药房。

浴缸之间用厚帘子隔开，我记不得有多少个浴缸了，修道士用这些浴缸在教规规定的日子沐浴，塞维里努斯用浴缸给人进行治疗，因为什么都比不上沐浴，能更好地使身体和精神得到恢复的。角落里的炉子很容易就把水加热了。我们发现炉子很脏，有许多新灰；炉子前有一只大锅，底朝天地放着。水可以从另一个角落处的泉眼中汲取。

我们看看第一批浴缸，它们都是空的。只有最后一个浴缸拉上帘子遮住，缸里全是水，缸旁放着一堆衣服。借着灯光的射线，乍一看脏水的表面似乎是平滑的，但举灯正照水面，我们瞥见缸底有一具裸体的尸首，就慢慢把尸体拉出来：原来是贝伦加。威廉说，这个尸体的脸，才真正是淹死的人的脸。五官都肿了，躯体发白，肌肉松弛，没有毛，除了松弛的阴部这一猥亵的样子以外，很像女人的躯体。我脸红了，接着发抖。当威廉为尸体祈祷时，我在胸前用手划十字。

第四天

晨五点到六点，东方呈鱼肚白

叙述威廉和塞维里努斯检验贝伦加的尸体，发现舌头发黑；这在溺死的人来说是异常的迹象。接着他们讨论了剧烈的毒物以及过去的一桩被盗事件。

我们是怎样通知院长的，整座修道院怎样在规定祈祷的时刻前都醒了，到处都可听到惊叫声，见到恐怖而悲戚的脸孔；这个消息是怎样传给大院中每个人的，雇工不停地在胸前划十字，嘴中喃喃地说着千篇一律的话，诉说不忍看着那种惨状；所有这些，我都不去说它了。我也不知道修道院是不是按规矩作晨祷、哪些人参加作晨祷，我只看着威廉和塞维里努斯叫人把贝伦加的尸体包好，让人抬出去，放在药房的长桌上。

院长和其他修道士走了，这时草药僧和我的导师以医生冷淡而超然的态度，仔细检验了尸体。

“毫无疑问是溺死的，”塞维里努斯说，“脸发肿，肚子绷紧……”

“但他不是被别人按在水中致死的”，威廉评论说，“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会反抗凶手的暴力的，然而那里的一切却整整有条，没有别的迹象，就好像贝伦加热好水，把水放满浴缸，自己躺进缸中去的。”

“我感到这一点也不奇怪，”塞维里努斯说，“贝伦加常犯惊厥的毛病。我本人常常告诉他温水浴可使肌肉舒展，镇静精神。有好几次他叫我离开，自己把浴室的炉子点着。昨天夜里他也许就是这种情况……”

“是前天夜里，”威廉说，“因为尸体——正如你所看到的——在水中至少泡了一天了……”

威廉把那天夜里的一些事情告诉他，不跟他说我们当时偷偷摸摸闯进经堂，而是隐瞒了各种情况，只告诉他有一个神秘人物从我们手中偷走一本书，我们便追赶这个人。塞维里努斯知道威廉所告诉他的，只是部分真情，但他也不再多问。他说，如果那个神秘的贼是贝伦加的话，当时的激动会使他想洗个澡，借以安定情绪。他说，贝伦加生来过于敏感，着急或感情冲动时就会发抖，满头冷汗，眼珠突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不管怎么样”，威廉说，“他到浴室去之前，一定去过某个地方，因为在浴室里我没看见那本被偷走的书。这样看来，他在别的地方呆过。我们设想，后来他为了安定情绪，或者是为了逃避我们的追赶，就溜进浴室中来，泡在水里。塞维里努斯，你认为他的病能使他昏得不省人事竟致于溺死吗？”

“那有可能，”塞维里努斯含含糊糊地说，有好一阵子他查看死者的手，说：“这里有一个疑点……”

“什么？”

“前天我观察过维南蒂乌斯的手，当血迹洗去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但当时我认为无关紧要。维南蒂乌斯右手两个手指尖是黑的，就好像涂上了黑色的东西。恰恰跟现在贝伦

加的两个手指尖一模一样。你看见了吗？实际上第三指也有这种痕迹。我当时想也许是维南蒂乌斯在经堂中摆弄墨汁……”

“有意思，”威廉沉思地说，更仔细地观看了贝伦加的手指。天色即将破晓，屋里的光线还暗，导师显然为没有镜片所苦。“有意思，”他又说了一遍，“左手，至少是在大拇指和食指上也有不那么明显的痕迹。”

“如果只是右手，那么就是用来抓住小或长而薄的东西的手指……”

“像拿着铁笔，像拿着食物，或虫或蛇。像拿着盛圣餐的容器，或者一根长棍。太多了。但如果另一只手上也有痕迹，那么也可能是拿着无柄酒杯，右手紧拿着杯，左手扶着，这样较省力……”

塞维里努斯现在轻轻揉着死者的手指，但黑色并未褪去。我注意到他已戴上手套；他处理毒物时也许都戴上手套的。他用鼻子吸吸气，但闻不出什么气味。“我可以给你举出许多植物（还有矿物）都是留下这种痕迹的。一些致人死命，另一些不那么严重。装帧工的手指有时候沾有金粉……。”

“阿德尔莫是装帧工，”威廉说，“我猜他的尸体早已腐烂，你不想检查他的手指吧。但这两个人的手指可能接触了阿德尔莫接触过的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塞维里努斯说。“两个死人，两个人的手指都发黑，从这里你得出什么推论呢？”

“我推断不出来：两个零相加仍然等于零。两个人的情况都证实了一条规律。例如：存在着一种物质，谁接触到这种物质手指就要变黑……”

我成功地完成了三段论法："……维南蒂乌斯和贝伦加手指发黑，因此，他们是接触到了这种物质！"

"好，阿德索。"威廉说，"可惜你的三段论法不能成立，因为不是首项就是中项要带有普遍性，而这里的三段论法中，中项从来都不是普遍成立的。这是一个迹象，说明我们大前提没有选好。我不应该说所有接触某种物质的人手指都发黑，因为也可能有没接触到这种物质，手指也发黑的人。我应该说所有那些而且仅仅所有那些手指发黑的人肯定接触到某种物质。维南蒂乌斯和贝伦加，等等。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初具三段论式的格，绝妙无比。

"这样我们就有了答案了"，我高兴地说。

"哎呵！阿德索，你太相信三段论法了！我们得到的，又一次只是问题而已，即我们大胆假设维南蒂乌斯和贝伦加接触到了同样的物质，这是毫无疑问合理的假设。但我们设想在所有的物质中，单单有一种物质能导致这种结果（这仍然有待于证实），这时仍然不知道这种物质是什么，他们从哪里找到这种东西，为什么要接触这种东西。请注意：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物质，他们一接触，就会致死。设想有一个疯子，他要杀害一切接触金粉的人，能说是金粉杀害了人么？"

我心烦意乱了。我以前总认为逻辑是万能的武器，现在认识到逻辑是否成立，取决于使用逻辑的方法。还有，因为我跟随导师，我开始意识到：当你进入逻辑中然后又出来时，逻辑才特别有用，这在以后的日子中我就更加清楚了。

塞维里努斯肯定不是逻辑学家，他这时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思考。"正象自然界的秘密包罗万象那样，毒药的世界

也是多种多样的，”他说。他又指着整整齐齐摆在靠墙的架子上的瓶子、罐子（这些瓶罐我们已经欣赏过），还有许多书，说：“正像我以前告诉过你们的，许多草药适当混合，制成药汁或药膏，人服用了一定量的药，即可致死。看看那边，那些是曼陀罗叶、颠茄、毒芹，它们可使人昏昏欲睡，或令人兴奋，或两种作用兼而有之。使用得当是很好的药，若服用过量可致死。”

“服用这些东西，在手指上都不留下痕迹吗？”

“我相信决不会。有些草药，只有当口服时才有危险，而另一些在皮上就起作用，如藜芦可使人呕吐，如果有人把它抓住并且把它拔起来的话。牛至和白藓，种园子的人接触到它的话，就像喝了酒似的，醉熏熏的。黑藜芦，只要一接触到它，就会引起腹泻。还有一些植物使心脏跳动加快，另一些使头部突突地跳动，再有一些可使人变哑。但毒蛇的毒液，只是皮肤接触，不让它进入血液，那只会引起轻度发炎……有一次，别人给我看一种混合物，在狗的外阴部附近的大腿处注入狗身，不一会狗就猛烈地抽搐起来，腿逐渐变硬，死了……”

“你懂得的毒药真多呀！”威廉说，声音中流露出羡慕的意思。

塞维里努斯盯着威廉，过了一阵子才说：“我懂得的，不过是一名医生、草药专家、研究人体健康的学者必须懂得的而已。”

威廉有一阵子陷于沉思，然后请塞维里努斯扳开死者的嘴，看看舌头。塞维里努斯也产生了好奇心，就拿起一件医疗器具——薄薄的压舌板，照威廉的话去做。他不禁惊叫起来：

"舌头发黑！"

"这样看来，"威廉喃喃地说，"他用手指捏着东西，放进嘴中咽了下去……。这排除了你上面所说的毒药，那些毒药都是透过皮肤使人致死的。但这并不使我们的推论更容易些，因为现在必须假设他和维南蒂乌斯都是自愿这样做的。他们捏着某种东西，放进嘴中，完全是自觉的行动……"

"吃了、喝了某种东西吗？"

"也许是。但也许是——为什么不呢？——把像长笛那样的乐器……"

"简直是荒唐可笑，"塞维里努斯说。

"当然是荒唐。但我们不应该排除任何假设，不管它是多么不着边际。现在让我们再继续讨论毒药吧。如果有像你一样懂得毒药的人，闯进这里，他会不会用你的一些草药配成致人死命的药膏，人服用了就在手指和舌头上引起那些痕迹呢？会不会在饭菜里下药，或涂在匙上或某种食具上呢？"

"有这种可能，"塞维里努斯承认说。"但谁呢？此外，即使我们接受这个假设，他怎么会对我们两位可怜的师兄弟下毒药呢？"

坦率地说，我本人不能想象，维南蒂乌斯或者贝伦加，怎能听人摆布，人递给他莫名其妙的东西，让他吃、喝，他就吃、喝下去。但威廉对这种不可能性并不感到心烦意乱。"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考虑"，他说，"因为我请你努力回忆你并不把它放在心上的往事，例如，关于草药的性能，有没有人问过你，有没有容易进入药房的人……"

"等一等，"塞维里努斯说，"许久以前，多少年了，我在那些架上放着一种剧毒的毒药，这是从远方来的一位修道士

送给我的。他没能告诉我这药是什么合成的，肯定是草药，但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草药。看上去粘乎乎，黄滋滋的；但那位师兄弟告诫我别碰这药，因为只要嘴唇碰上这药，一会儿就致死。他告诉我，即使口服微量，在半个钟头的时间内就会引起极端困乏的感觉，四肢慢慢不能动了，最后死亡。他不想带着这种毒药，就把它送给我。这药我保存了很长时间，因为我要以某种方式试验试验。有一天这里骤起风暴。我的一位助手，他是见习修道士，原先把药房的门开着，大风把药房（就是我们现在所呆在的地方）刮得乱七八糟；瓶子碎了，药液满地流，草药和药粉撒满地。我忙了整整一天，才把东西归拢整齐；我只让人帮我把不能再用的破瓶、破罐和脏草药扫走。最后我意识到我跟你说的那个瓶子丢了。起初我很担忧，后来我认定瓶子是打破了，跟其他废物混在一起了。我把药房门仔仔细细洗刷过，又把架子……”

“风暴前你见到那个瓶子吗？”

“见到……或者我现在想起来，没有这个印象。我把那个瓶子小心藏在一排罐子的后面，我不是每天都查看的……”

“因此在你看来，可能是在风暴之前好久就被人偷走了，但你没发现，是这样吗？”

“我——想——想，觉得毫无疑问是那样的。”

“会不会是那个见习修道士把瓶子偷了，借风暴之机，故意把药房门开着，制造混乱的假象呢？”

塞维里努斯看上去很兴奋，“当然会的。不仅如此，而且就我所记得的情景来说，大风尽管很猛烈，我纳闷何以把那么多东西搞得乱七八糟的。很可能有人利用风暴之机混水摸

鱼，把药搞得一团糟，本来单刮大风，房间不至于那么乱的。”

“那个见习修道士是什么人？”

“他名叫奥古斯丁，去年跟其他修道士和雇工洗刷礼拜堂正面的雕塑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了。实际上我想起来了，他横竖发誓说，风暴之前他没把门开着，是我发怒之中把丢了东西的责任栽在他头上的。也许他的确没罪。”

“这样说来有第三者，此人远不是见习修道士，要老练得多。他知道你有罕见的毒药。你告诉过谁了？”

“这个，我的确记不得了。院长当然知道了，因为我要得到他的允许，才能保存这种危险的东西。也许还有图书馆里几个人知道，因为我当时在找某些植物标本集，以便了解一些情况。”

“但你不是对我说过吗；你把对你的专业最有用的书都保存在这里了？”

“是的，许多这样的书，”他说，指着房间的一个角落，那里一些架子上摆着许多书。“但那时我是在找并不保存在这里的一些书，马拉奇实际上很不愿意让我看这些书。事实上我不得不去请求院长批准。”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他几乎羞得不让我听见他的话。“你知道，他们把关于巫术、妖术，和春药处方的书放在图书馆的秘密部分。我因为工作需要，获准看了其中一些书；我希望找到关于那种毒药的描写及其功能，但没找到。”

“这样你跟马拉奇讲了这种药。”

“当然肯定跟他讲过，也许还有贝伦加，因为他是助理馆长。但你不能匆忙得出一些结论。我记不清了，也许当时我

说话的时候别的修道士也在场，你知道，经堂时常人都是很多的……”

“我现在不是乱猜疑人，只是努力了解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你对我说这是多年前发生的事，奇怪的是偷毒药的人竟然这么晚才用毒药。这表明一颗邪恶的心在暗地里郁闷地思考着一项杀人的计划。”

塞维里努斯用手在胸前划十字，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上帝宽恕我们大家！”他说。

没法作进一步的评论了，我们又把贝伦加的尸体盖上；尸体必须准备安葬了。

七点半左右，天刚亮

叙述威廉先是引诱萨尔瓦托，接着引诱修道院总管坦白其过去；塞维里努斯找到了被偷走的镜片，尼科拉斯带来新镜片，威廉现在有了六只眼睛，就去破释维南蒂乌斯的手稿。

我们走出药房的时候，马拉奇正进来。他发现我们在那里，似乎很烦恼，又想走开。塞维里努斯从房里看见他，就说：“你是找我吗？莫非是为了——”他忽然停住不说了，看着我们。马拉奇不知不觉地向他打了个手势，好像是说：“我们以后再谈……”我们走出时他正在进来，这样我们三人都站在门口。

马拉奇说话有点拖泥带水：“我找草药专家修道士……我……我头痛。”

“必定是图书馆禁闭，空气不流通引起的，”威廉对他说，声调显示出相当的同情，“你应该吸进点东西。”

马拉奇嘴唇歪歪，好像又要说话，但接着放弃了这个念头，点点头，继续往里面走去，这时我们走了出来。

“他来找塞维里努斯干什么？”我问道。

“阿德索，”导师不耐烦地对我说，“要学会用你的脑子思考。”接着他换了话题：“现在我们必须询问一些人，至少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他补充说，一边用眼睛探路。“顺便说一

下，从现在起，我们吃呀喝的，必须小心谨慎。总是要从公盘里取食物；别人从大水罐里盛汤，咱们也从那里盛汤。贝伦加之后，知道得最多的，就要算我们了，当然，凶手除外。”

“现在你要询问谁呢？”

“阿德索，”威廉说，“你已经观察到了：这里最有意思的事情都发生在夜里。他们死在夜里，他们在经堂里走动，也在夜里，把女人弄进修道院里来，也是在夜里……。我们有白天的修道院和夜晚的修道院，不幸的是夜晚的修道院更有意思。这样，对在夜晚走动着的任何人，例如，包括昨天夜里你看见跟那个姑娘在一起的那位，我们都感兴趣。姑娘的事也许跟毒死人没有任何关系，但也许有关系。不管怎么样，我心中知道昨天夜里的那个人是谁，他必定是知道这个神圣的地方的夜生活的其他情况的人。说到他，他就到了，朝这边来了。”

他指着萨尔瓦托，后者也看见了我们。我注意到他脚步有点犹豫迟疑，好像想避开我们，他正要转身走去。但那只是瞬间的事，很明显他认识到无法躲开了，就继续朝我们走过来。他满脸笑容跟我们打招呼，假殷勤地说了声“上帝保佑你们！”导师几乎不让他把话说完，就锐利地对他说：“你知道宗教裁判团明天就要到这里吗？”

萨尔瓦托对这个消息似乎并不高兴。“我么？”他问道，声音微弱。

“放聪明点，把你的朋友、跟你一样一度都是方济各会派修道士的人真实情况告诉我，比等到明天才对你很熟悉的人说好。”

萨尔瓦托遭到如此突然的抨击，似乎放弃一切抵抗的企图。他看着威廉，神情温顺，好像表示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乐于回答。

“昨天夜里厨房里有一个女人。谁跟她在一起？”

“哦，把自己像货物那样出卖的女人，不可能是什么好东西，”萨尔瓦托回答说。

“我不想知道那姑娘是不是纯洁，我要知道谁跟她在一起！”

“天呀！那些坏女人可鬼着哩。她们想方设法在夜里勾引男人……”

威廉一把揪住他的胸口：“谁跟她在一起？是你还是总管？”

萨尔瓦托知道不能继续撒谎了，就开始叙述不可思议的故事。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故事中知道，他为了取悦于地窖管理人，就给后者介绍乡下来的娼妓，并把她们夜里引到修道院中来，但所经过的路径却隐瞒不说。但他发誓说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好心并滑稽地表示懊悔说，他自己的欲望无处发泄，就让妓女先满足了总管的欲望后，再满足他的要求。他讲述这一切时，谄媚地笑着，淫荡地眨眨眼睛，好像表示他是在跟有肉欲、惯于干这种勾当的人说话。他偷偷看了我一眼，我却不能正面看他，因为我感到跟他一样，都有相同的秘密，都犯有同样的罪过。

这时威廉决定孤注一掷，就突然问萨尔瓦托：“你是在跟随多尔西诺之前还是之后认识雷米吉奥的？”

萨尔瓦托跪了下来，哭着恳求威廉，别将他交付宗教裁判，救他一命。威廉庄严地起誓不把他得知的情况告诉

任何人，萨尔瓦托于是毫不犹豫将总管送进我们手中。原来这两个人加入多尔西诺一伙时已在乱山相遇；萨尔瓦托和地窖管理人一块逃命，并进入卡萨列修道院，又在一起加入了克鲁尼亚克教派。他结结巴巴恳求威廉宽恕他，这时事情已很清楚：从他口中再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威廉就决定值得向雷米吉奥也来个出其不意，于是把萨尔瓦托放了，后者赶忙跑向礼拜堂藏起来。

地窖管理人这时正站在修道院对面的粮仓前，跟从山谷中来的农民讨价还价。他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们，竭力装作很忙的样子，但威廉坚持要跟他讲话。

“我猜想，出于跟你的职务有关的原因，甚至在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你显然也不得不在修道院里到处走动着，”威廉说。

“那要看情况而定，”雷米吉奥回答说，“有时候有些小事要处理，就必须牺牲些睡眠时间。”

“在这些情况下你没遇到什么情况吗？例如说，有人没得到你的认可，就在厨房和图书馆之间溜来溜去？”

“我要是看见异常情况，我会向院长报告的。”

“当然，当然，”威廉表示同意，但忽然语锋一转：“下面的村庄不太富吧？”

“说富也富，说不富也不富，”雷米吉奥回答说。“一些享受俸禄的牧师住在那里，他们是修道院的部属，在年成好时分享我们的财富。例如，在圣约翰节时他们得到十二蒲式耳① 麦芽，一匹马，七头公牛，一匹牲口，四头小母牛，五

① 在英国等于36.368升。——译者

只小牛，二十只羊，十五口猪，五十只鸡，十七箱蜂。还有二十只熏猪，二十七桶猪油，半缸蜂蜜，三缸肥皂，一张鱼网……”

“知道了，知道了，”威廉打断他的话。“你必须承认刚才你说的，等于没告诉我那个村子的情况。居民中有多少人是接受教会俸禄的，没有俸禄的，自己有多少耕地……”

“哦，就这个问题嘛，”雷米吉奥说，“下面一般家庭有多到五十塔布土地的。”

“一塔布有多大？”

“当然是四平方特拉。”

“平方特拉？那有多大？”

“三十六平方英尺是一平方特拉，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八百直线特拉等于一皮蒙英里。你就算算吧：北边的农家能种至少收半袋油籽的橄榄。”

“半袋？”

“是的。一袋等于五厄姆，一厄姆等于八杯。”

“明白了，”导师说，感到泄气。“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衡量制度。例如，你们是用大酒杯来量酒的么？”

“或用路比奥量酒。六个路比奥等于一布伦塔①，八个布伦塔等于一小桶（克格）。如果你喜欢的话，一路比奥等于六品脱减去两大酒杯。”

“我相信现在我清楚了，”威廉顺从地说。

“你还想知道什么吗？”雷米吉奥问道。我觉得他以挑衅的口吻发问。

---

① 一布伦塔约等于100升。——译者

"当然还想。我问你的，是山谷中农民的生活怎样，因为今天在图书馆我在思考罗马的亨伯特对妇女的讲道；特别是对乡下贫穷妇女的讲道这一章，我的感触颇深。亨伯特在这一章中说，因为贫困，她们比别的妇女更禁不住要犯出卖肉体的罪过；接着他说得更妙，这些妇女向俗人卖淫，已是不可饶恕的大罪，向教士卖淫，罪过就更加不可饶恕，而向修道士卖淫，那简直是罪大恶极了，因为修道士是不染红尘的。甚至在像修道院这样神圣的地方，情欲的诱惑从来都是存在的，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在你跟乡下人接触的过程中，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些修道士——上帝禁止我这样说——勾引良家妇女跟其私通。"

导师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语气几乎是不在意的，但读者可以想象这些话使可怜的修道院总管感到多么狼狈。不能说他面如土色，但我要说我是如此期望他脸色变了，结果他脸色确实是更苍白了。

"你问我的事，如果我知道的话，那我早已告诉院长了，"他低声下气地回答说。"不管怎么样，我想，如果这种消息对你的调查有所帮助的话，只要我知道的，就决不保持沉默。真的，既然你提醒了我，关于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可怜的阿德尔莫身亡的那个夜晚，我正在院子里走动……母鸡的问题，你知道……我听到有人说，一个铁匠夜里从鸡笼中偷……是的，那天夜里我的确碰巧看到——远远看见，我不能发誓说看得很清楚——贝伦加好像从主楼那里来，沿着礼拜堂回宿舍去……我并不感到奇怪：修道士中间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议论贝伦加。也许你已听到了……"

"没有。告诉我。"

"哎……怎么说呢？人们怀疑贝伦加怀有情欲……一位修道士不该有的情欲……"

"你是不是因为我问你这方面的情况，就想向我说明他跟乡下妓女发生过关系？"

总管咳了一声，感到左右为难的样子，露出一丝有点猥亵的微笑，"哦，不是……那是更不正当的情欲……"

"那么，奸淫乡下妇女的修道士，他的纵欲反而是正当的了？"

"我不是那么说。但你会同意：腐败堕落也像美德一样，是分等级的……肉欲的诱惑，是根据天性而来的……而违反天性的……"

"你是说，贝伦加是被出于对自己同性的人的肉欲所驱使？"

"我是说流言蜚语就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你这些事，以证明我的真诚和良好愿望……"

"这要谢谢你了，并且我同意你的看法：鸡奸罪比其他形式的淫欲都要恶劣得多，但对于鸡奸罪，坦率地说，我不想去调查……"

"可悲而可怜的事，即使这些是证明要发生的事，"总管说，哲学意味甚浓。

"是的，雷米吉奥。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我从来都不在师兄弟身上寻找瑕疵，因为我非常担心自身有大缺点。如果将来你向我指出什么大缺点的话，我要谢谢你。这样我们就抓住了大西瓜，而把鸡毛蒜皮搁在一旁，让它去。你说一平方特拉等于多少来着？"

"三十六平方英尺。但你别浪费时间了。你想知道某件

具体事时，就来找我吧。请把我看作忠实的朋友吧。”

“我的确把你看作这样的人，”威廉热情地说。“乌伯蒂诺告诉过我：你一度属于我的教派。我决不会出卖以前是我的师兄弟的人，特别是在由一个大宗教裁判长率领的教皇代表团即将到来的时刻我更不会那样做。此人烧死了许多多尔西诺分子，因此出名。你说过，一平方特拉等于三十六平方英尺，是吗？”

总管决不是傻瓜。他认定不值得再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特别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是老鼠。

“威廉牧师，”他说，“我明白你知道的事，出乎意外地多。救救我，我愿为你效劳。的确，我这一可怜的血肉之躯，耽于淫欲。萨尔瓦托告诉我说，你或者这个年轻修道士昨天夜里在厨房中捉住他们。你到过许多地方，威廉；你知道甚至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也不是具有美德的典范。我知道你不是因那些讨厌的小罪过而讯问我，也知道你已了解了我的过去。像许多方济各会修道士一样，我一生道路坎坷不平。多年以前我信仰清贫的理想，脱离群居而过着流浪者的生活。正像其他许多像我的人那样，我们都相信多尔西诺的讲道。我虽受任圣职，但弥撒却几乎说不上来①。我对神学，几乎毫无所知；理想也许的确对我不起什么作用。你知道，我以前竭力反抗领主们，现在却为他们服务；为了这些土地的领主的利益，我对像我这样的人发号施令。背叛还是反抗，我们这些愚民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愚民有时候比有学问的人更懂得事理，”威廉说。

① 说弥撒，类似念经。——译者

“也许是吧，”地窖管理人耸耸肩膀说，“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我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你看，对萨尔瓦托来说，他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父母是奴隶，他是从苦难而多病的童年中走过来的……多尔西诺代表着反抗，意味着封建领主的毁灭。对我来说事情却不同，我来自市民家庭，不是因饥饿而出逃的，而是出于——我不知道怎么说——纯粹的逗乐，极好的狂欢……和多尔西诺在山上的日子里，在我们还未达到吃战死的伙伴的人肉的地步，还没吃困死苦死的人的肉，把死人扔到乱山山坡上去喂猛禽、野兽的时候……也许在这时候……有一种气氛，我可以说是自由的气氛吗？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传道士对我们说：‘真理将使你们获得自由’。我们那时感到自由，认为那就是真理，认为我们当时所干的一切，都是对的……”

“于是在那里，你开始……跟女人自由结合吗？”我问道。我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发问，但从前夜以来，乌伯蒂诺的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我也常常想起在经堂读过的手稿以及以前遇到的事。威廉好奇地看着我，他也许没想到我这么大胆，直言不讳。总管盯着我，感到我像是奇怪的动物。

“在乱山上，”他说，“有许多人从孩提时候起，就十几人——兄弟姐妹、父亲女儿——挤在一间小屋里睡觉。你想这种新情况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前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出于需要，现在却是出于选择。在夜间担心敌兵来临，就紧紧贴近身旁的人；我们是在地上睡的，这样做也是为了御寒……你们从城堡中出来而在修道院中了却此生的可怜的修道士认为异教邪端是一种魔王的信念，但它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过去是……一种新经历……再也没有什么主人，我们

被告知，上帝跟我们在一起。我不是说我们当时就是对的，威廉，实际上我今天之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我好久之前就放弃了这些信念。但我从来都不真正懂得博学者的争论，他们就基督是否清贫、所有制和权利问题争论不休……我跟你说，那是一种大狂欢，在狂欢时期，一切都反拨而行。你变老了，不是变得聪明了而是贪婪了。唆，我就是一个贪食者……你可以宣判异教徒死刑，但你会给贪食者判刑吗？”

“够了，够了，雷米吉奥，”威廉说，“我不是问你那时的情况，而是问最近发生了什么事。跟我说实话，我一定不会坏你，不能、也不会审判你。但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修道院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你日日夜夜到处转来转去，不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谁杀害了维南蒂乌斯？”

“我向你庄严起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时间、在哪里死的。”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呢？”

“我将告诉你。那天夜里晚祷后一个钟头，我进入厨房……”

“你怎样进入、为什么进入厨房的？”

“从种草药的园子那边的门进入厨房。我有一把铁匠好久以前给我锉的钥匙。厨房门是唯一不从里面上锁的门。我进入厨房的原因……那不重要；你自己说过你不想谴责我好色的弱点……”他笑了，感到窘迫。“但我也不是要你相信我整天都在干那种勾当……那天夜里我要找点吃的，以便给萨尔瓦托将带到厨房的那个姑娘……”

“从哪进来？”

“哦，外墙除了大门以外还有其他几个入口。院长知道，

我也知道……但那天傍晚姑娘没进来，正是因为我发现了情况就送她回去。情况我就要告诉你。这就是昨天夜里我竭力让她回去的原因。如果你当时晚来一会儿，就会发现那是我而不是萨尔瓦托了；是萨尔瓦托警告我说主楼里有人，于是我回到我的房间去……"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礼拜日到礼拜一之间的那个夜晚的情况。"

"好吧。我走进厨房，看见维南蒂乌斯倒在地上，原来是死了。"

"在厨房里吗？"

"是的，就在水池附近。也许他刚刚从经堂下来。"

"没有任何打斗的迹象吗？"

"没有。但尸体旁边有一个碎了的杯子，地上有水的痕迹。"

"你怎么知道那是水的？"

"什么理由，我不知道。我想那是水。除了水那还会是什么呢？"

正像后来威廉向我指出的，杯子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意思。或者是有人就在厨房那个地方给维南蒂乌斯一杯毒药，让他喝下去；要不就是这位可怜的青年已吃了毒药（但在哪儿？什么时候？），全身烧痛、痉挛，五脏六腑和舌头烧痛（他的舌头肯定像贝伦加的舌头一样发黑），为了减轻烧痛，他下来喝水。

不管怎么样，我们暂时只能了解到这么多了。且说雷米吉奥看见尸体，很害怕，就自问该怎办呢。后来决定什么行动都别采取。要是把人喊来，就等于承认自己夜里在主楼周

围转来转去，这样对他已死去的师兄弟也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他决定让一切原样不动，让别人天亮开门时发现尸体。这时萨尔瓦托已经把妓女带进修道院，他就匆匆忙忙赶来叫萨尔瓦托把妓女放回去，然后他及其同谋就回去睡觉，如果他们焦虑不安地守夜也能叫做睡觉的话。在晨祷时，猪倌给院长送信的时候，雷米古奥以为是在他发现的原处发现尸体的，但却看见尸体插在缸里，他惊呆了。谁迅速而神秘地把尸体弄出厨房？对此，雷米古奥没能提供任何解释。

“可以在主楼里自由走动的，只有马拉奇，”威廉说。

总管的反应强烈：“不，不是马拉奇。也就是说，我不相信……不管怎么样，我并没跟你说马拉奇的任何坏话……”

“不管你欠马拉奇什么债，都尽管放心。是他知道你的一些底细么？”

“是的。”总管脸红了。“此外，他为人小心谨慎。我要是你的话，就会注意观察本诺。他跟贝伦加和维南蒂乌斯有奇怪的关系……但我向你起誓：我没看见别的东西。如果我知道情况，我将告诉你。”

“对目前来说，这就行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再把你找出来。”总管显然如释重负，就回去做他的交易。他激烈地责骂一些农民，因为这时他们显然是把谷袋调换了。

这时塞维里努斯来找我们。他手中拿着威廉的镜片——前夜被偷走的镜片。“我在贝伦加的衣服里找到这副镜片”，他说。“前天我看见你在经堂里鼻子上架着这镜片，是你的吧？”

“赞美上帝！”威廉快活地叫了起来，“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镜片回到我手中，还有，我最后确知在经堂里抢走我们

东西的，就是贝伦加!”

话音刚落，莫里蒙多的尼科拉斯跑过来了，样子比威廉更得意，他手中拿着制好的镜片，已装上框架了。“威廉”，他喊道，“我自己把镜片做好了，全是我自己干的！我相信镜片会起作用！”他看见威廉鼻梁上架着另一副镜片，大吃一惊。威廉不想使他扫兴，就把旧镜片脱下来，戴上新的。“这副比那副更好”，他说，“这样我将把旧镜片留作备用，老是用你做的镜片。”接着他转向我，对我说：“阿德索，现在我要回房间去读你知道的那些手稿。终于能这么办了！在什么地方等着我。谢谢你，谢谢你们大家，最亲爱的师兄弟。”

第三时① 的铃声响了，我上礼拜堂去，跟其他修道士一起背诵赞美诗、圣诗，和唱“应歌”。另外一些修道士为死去的贝伦加的灵魂祈祷，我则感谢上帝，让我们找到不是一副而是两副镜片。

在那种伟大的安宁中，我把所有的丑恶的见闻抛在脑后，打起盹来了。到祈祷结束我才醒来。我意识到那天夜里我没睡觉；想到我怎样耗尽了多大力气，就很悲伤。这时我走出来吸吸新鲜空气，就开始发现我老是在想着那位姑娘。

我竭力想摆脱这种思想，就开始在地上大步快走起来。我感到有点头昏眼花，就拍拍冻得麻木的手，在地上跺脚。我仍然有困意，但我是清醒的，充满活力，我不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

① 天主教的礼拜制度，上午九时举行的第三次每日祈祷。——译者

九点左右

叙述阿德索受着爱的情感折磨；威廉拿着维南蒂乌斯的手稿回来了；甚至在破释之后，仍无法理解这个手稿。

说真的，跟那位姑娘相遇这一有罪过的事情之后发生的其他可怕事件，使我几乎忘记了那件事。当我向威廉神父忏悔后，精神上就摆脱了我犯罪之后醒来所感到的懊悔，好像我用言语把那个重担卸给了那个神父，而言语是这个重担在声音上的表示。如果忏悔不是把罪过的重负、它所引起的懊悔卸给宽大为怀的上帝，让罪过得到赦免，于是获得轻松愉快的新灵魂，从而使我们忘记被罪恶所折磨的肉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忏悔的神圣的洗涤作用目的何在呢？但我不是一切都释然了的。现在当我步入冬晨冷冷而苍白的太阳光中时，周围是人和牲口的热气，我就想起我的经历，不过觉得那是另一个样子的罢了。从已发生的事情来看，我的忏悔和表示灵魂洗涤的慰安的话，都好像不再存在了，有的只是尸体和人手人脚的幻象。贝伦加的鬼魂忽然闯入我狂热的心灵，他被水泡得全身浮肿的形象，使我全身震颤，嫌恶但同情心油然而生。接着好像要驱走那只猴子，我又想 到 其他形象（我的记忆中新近存贮了这些形象），眼前（灵魂的眼睛，但也活像

出现在我肉眼前)清楚地浮现了那个姑娘的形象：美丽而又像严阵以待的千军万马那样可怕。

我作为一个直到现在还未写出的手稿的年老的抄经师(虽然故事在漫长的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的心中诉说着)，发誓要当历史的忠实记录者，这不仅是出于酷爱真实，或出于要给未来的读者提供教训的愿望(虽然这个愿望是有价值的)，而且是出于清理记忆、清理干涸了的、一生折磨着我的幻象的需要。因此，我必须体面地倾诉一切，而不感到羞耻。我现在必须清楚地讲述我当时的思想活动；而当时我几乎是竭力隐瞒的。我心头怦怦作跳，走在路上有时就跑起来，我把心头的剧跳说是跑动造成的；或者有时停下来欣赏佃农的劳作，欺骗自己说这样的思考分散了我的思想负担，深深地吸进寒冷的空气，就像人为了消愁和驱除恐惧心理，拼命去喝酒一样。

但徒劳无功。我想着那个姑娘。跟她交合所引起的狂欢，是有罪的，易逝的(卑鄙的)，我的肉体已经体验不到了，但我的灵魂并没有忘记她的脸孔，怎么也不能做到认为这种回忆是堕落的。相反，我的记忆跳动着，好像那张脸孔闪烁着创造的喜悦。

我思绪万端，感到(我几乎不相信我的感觉是真实的)那位贫穷、肮里肮脏、冒冒失失的姑娘，卖身于其他罪人(谁知道她是多么执拗地这样做)的姑娘，她是夏娃之女，跟姐妹一样瘦弱，经常出卖肉体，但她却是天生尤物。根据理智我知道她是诱人犯罪的祸水，但在感情欲望上却把她看成是一切优雅美好魅力的化身。要叙述我当时的感情，那是困难的。我可以竭力写下来的是：我有罪过，我希望她随时出现。

我暗中监视着做工的人的劳动，看看从茅屋的角落或从昏暗的牲口棚中那个诱惑我的身影能否再现。但我这里写的不是真相，或更确切地说，我努力在真相上蒙上一层薄纱，借以减弱其力量，使它变得模糊起来。因为真相是我“看见了”那位姑娘；落了叶的树摇曳着，一只冻得不太灵活的麻雀飞上枝头，我在树枝上看见了她；我在从牲口棚中走出来的小母牛的眼睛中看见了她，在穿过我飘忽不定的路径的羊群的咩咩叫声中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觉得天地间的造物都是她的体现，我希望跟她再次相逢，真的；但我准备接受这种想法：即永远别再碰见她了，永远不再跟她睡在一起，只要我能品味到那天早上充满我心田的欢乐，纵令她永远身处远方也犹近在身旁吧。现在我努力去理解，好像——就像整个世界肯定像上帝手指写成的一部著作，其中的一切都向我们诉说着造物主无边无际的仁慈，每个生物都是生死的描写和反映，最谦卑的玫瑰都成为世间进步的注释——换句话说，就好像万事万物都只对我诉说着我在厨房芳香的身影上努力看到的脸孔。我沉浸于这些幻想，因为我对自己说(或更确切地说，那时我并未形成可翻译成话语的思想)：如果整个世界注定要对我诉说造物主的力量、仁慈、和智慧，如果那时整个世界都对我诉说那位姑娘，她(尽管她是罪人)却是造物这部伟大著作中的一章，全世界唱的伟大的赞美诗中的一首赞美诗——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在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那只能是支撑着世界的上帝伟大设计的一部分，神把世界安排成一把七弦竖琴，共鸣和谐的奇迹。我如醉如痴，我在所看到的东西中欣赏她的存在，希望她存在于我所见的东西中，看着它们，我尽情享受着。

但我感到某种悲哀，因为我茫然若有所失，虽然我庆幸有许多存在的幻象。我难以解释这种矛盾的神秘，这是一种痕迹，表明人的精神是脆弱的，永远不会直接沿着神性指引的道路前进。神性把世界建成完善的三段论法，而我们只抓住这个三段论法中孤立而常常是支离破碎的命题，这样较省力气，但图省力，我们就堕落成魔王欺骗的牺牲品。那天早上使我如此动情的，是魔王的欺骗么？我现在认为是魔王的欺骗，因为我是年轻的见习修道士，但我认为使我激动起来的人的感情本身并不坏，但只是对于我的情况说来是这样。因为正是出于这种感情，男人去寻找女人，这样，这个就跟另一个结婚，就像非犹太教的使徒所要求的那样。二者合而为一，在一起生儿育女，互相帮助，从青年直至白发苍苍。只有使徒对那些寻找治疗色欲的药方、不想生育的人才这么说的。但回想一下，贞洁的条件更可取得多，这个条件是我作为一个修道士要为之献身的。因此我那天早上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坏事，但对别人来说也许是好事，好事当中的特大好事。这样我现在懂得了，我的不幸不是我思想的堕落造成的，而是由于我的思想和我发出的誓言之间隔阂扩大而造成的。因此，我作恶就在于我享受在一种情况下是好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坏的事情的乐趣，我的过错就在于我试图把自然的欲望跟理性的命令调和起来。现在我知道我当时正经受着理性的不正当的欲望和感情的不正当的欲望之间的冲突，在前一种情况中意志应起规范作用，在后一种情况中人的情欲在起支配作用。实际上，正如阿奎纳说的，感性欲望的行动叫做情欲，就是因为它涉及到身体上的变化。我受情欲支配的行动照它的过程来说，伴随着全身颤动，身体的冲动，喊出声

来，翻滚扭动。天使般的学者说：情欲本身并不坏，但情欲必须由理性所引导的意志来支配。但我的理性那天早上因为困乏而变得茫茫然；困乏使易怒的欲望（它作为征服的条件而诉诸善和恶）受到限制，但不使性欲（它作为已知的实体而诉诸善和恶）受到限制。为了说明我当时不负责任、不顾一切是有道理的，我现在要说我那时毫无疑问是被爱支配了，而爱是情欲，是世界的法则，因为身体的力量实际上是自然的爱。我自然被这种情欲所诱惑，我懂得了天使般的博学者这样说的原因了：爱情作为认知来说，是最伟大的认知，我们通过爱情，比通过知识能更好地懂得事情的本质。实际上我现在比昨夜更好地看清那姑娘了，彻里彻外地理解她了，因为在她身上我理解了自己，在我身上也理解了她。我现在想知道我的感情是友谊之爱呢，还是性爱。前者只要求别人得到好处，后者要求自己得到好处；得不到的话就要完成它。我相信那次夜间的爱是性爱，因为我要从姑娘那里得到我从来没有的东西；但早上我不要求从她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我希望她得救，她不要为了一点点食物而去卖身，我希望她幸福。我对她也别无所求，只是想她，要在羊群、牛群、树林中、在愉快地笼罩着修道院庭院的一片明朗的光线中看到她。

现在我懂得了：那种善意是爱的根源，所谓善意，是由知识确定的。你只能爱你已探明是美好的事物，而我的确已探明那姑娘有的是使人激动的魅力，没有邪恶的意愿。但我怀着如此多、如此互相矛盾的感情，因为我当时感到的，正是博学大师所描写的那种最神圣的爱。这种爱在我身上引起一种狂喜，在这种狂喜中爱者和被爱者提出同样的要求（神

秘的启蒙使我当时懂得：那姑娘，不管她在哪里，都提出跟我同样的要求）。我对她感到妒忌，但不是保罗在《科林斯书》（第一册）[1]中所谴责的那种恶意的妒忌，而是迪昂尼休斯在《圣名》中说到的那种妒忌。那本书说上帝是妒忌的，因为上帝对一切造物显示出伟大的爱（我爱那姑娘，就是因为她存在；对她的存在我感到高兴，不是恶意的妒忌）。我感到妒忌，是那种妒忌，是天使般的博学者所说的：妒忌是爱的动因的那种妒忌，是友好的妒忌。这种感情使我们进而反对损害被爱者的一切所为（当时我只想把那姑娘从那个人的淫威下解脱出来，那个人正在买她的肉体，以他无耻的情欲沾污她的肉体）。

现在我懂得：正如博学者说的，爱如果太过度，那可能损害施爱者，而我的爱太过度了。我努力解释我当时的感觉，一点也不想说明它是正当的。我现在所说的，是我青春有罪过的狂热。狂热固然不好，但我要说实话，那时我感到这种狂热很好。让这点作为任何像我一样陷入诱惑的罗网中的人的教训吧！现在我已是老人，会懂得逃避这种引诱的一千种方法。我不知道为此我该怎样自豪，因为我摆脱了色魔的诱惑，但不是摆脱了其他诱惑，这样我就自问：我现在正在做的，是不是有罪地屈从于对人世间情欲的回忆，是不是愚蠢地企图逃避时光的流逝，逃避死亡。

后来，我好像借助创造奇迹的直觉救了自己。那位姑娘在大自然中、在我周围的人的劳作中出现在我面前。多亏我的灵魂幸福的直观，我凝视着那些劳作，沉思着，心情安宁。

① 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中的两卷书，是使徒保罗对科林斯市市民讲道的使徒书。这里的科林斯，为古希腊一城市，位于科林斯湾。——译者

我注视着把公牛牵出牛棚的放牛者，喂猪的猪倌，吆喝狗去集拢羊群的羊倌，背着碾碎的麦粒、小米粒到磨坊去、捎着磨好的一袋袋粮食出来的农民。我陷于对大自然的沉思中，茫茫然只看着目前的情景；看着情景，欢乐地忘了自己。

这块没有被人常常是违反常情的智慧所触及的大自然，其景象是多么美丽！

我看到了羔羊，给羔羊起这个名字，好像是承认它的纯洁和善良。实际上"羔羊"这个名词来自以下事实，这种动物生性特灵，它认得母羊，在羊群中认得母羊的声音；而母羊在许多同一形状的羔羊、在同是咩咩叫的羔羊中总是认出自己的羊羔，喂养羊羔。我看到了绵羊；绵羊此词来自"献祭"，因为从远古时代起，绵羊就用于献祭的仪式，绵羊的习性是当冬季到来之时，总是在冰霜封住草原之前，就拼命吃草，吃草料吃个饱。羊群由猎狗看管，狗这词来自动词"哼哼"因为狗总是吠叫。狗是动物中完美的动物，天性感觉特灵；狗认得主人，它被训练来追逐森林中的野兽，保护羊群免遭狼群的袭击；狗保护主人的住宅及主人的孩子，甚至有时在执行保卫任务时牺牲。国王加拉曼被敌人押往监狱，就是由二百只狗搭救的；这些狗穿过敌阵，把国王送回祖国。雅森·利西亚斯的狗在主人死后，拒不吃食，以至饿死。利西马诸斯王的狗扑向主人火葬的柴堆，跟主人一起化为灰烬。狗有用舌头舔伤口治愈伤口的能力，小狗的舌头可治愈肠病。狗天性惯于吃食物后又吐出来重新咀嚼；正像狗的舌头的奇效是通过忏悔和苦修净化罪恶的标志那样，狗的清醒克制是精神完善化的标志。但狗的反刍也是一个象征，即我们忏悔后，又重犯以前同样的罪过；当我那天早上欣赏大自然的奇迹时，

这个教训对我来说特别有用，起了警告我的作用。

在这时候我不禁向牛棚走去，赶牛人把许多牛牵出来。牛的样子马上出现在我眼前，它是友好而善良的象征，因为任何在耕田的牛都会转过身来寻找在拉犁的伙伴；如果伙伴偶然当时不在场，牛会发出亲切的哞哞的叫声，招呼伙伴。下雨时牛顺从地自己回到牛棚去；在牛棚中躲雨时常常把头伸过槽头，看看坏天气是否过去，因为牛急于要去拉车耕地。那时跟牛一起走出牛棚的还有小牛，小牛此词来自“幼嫩”或“纯真”，因为这么大的小牛仍然是幼嫩的、纯洁的。我对自己说，在小牛优美的行进中我看到那位姑娘（她已不是纯洁的）的形象，那是有罪过的，并且还在做错事。我再次在世界和自己心境的安宁中想到这些事，观察着早上人们欢乐的劳作。我不再想那位姑娘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努力把对她炽热的感情变成内心的幸福感和虔诚的安宁感。

我自言自语：世界是多么美妙。正像亨诺留斯·奥古斯托东尼昂西斯解说的，在最可怕的野兽身上也体现了上帝的仁慈。诚然，有巨大无比的蛇类，它们能吞食牡鹿，穿洋过海；有驴身、野山羊的长而弯的羊角的怪兽，它有狮子的胸膛和咽喉，有马蹄却又像牛蹄那样分趾，嘴延伸到耳边，发出几乎像人声的声音，没有牙齿，只有一块坚硬的骨头。有曼蒂科鲁，此兽人脸、三排牙齿、狮身、龙尾，深灰蓝色的眼睛，全身赤红，像蛇那样发出嘘嘘声，好吃人肉。还有许多怪兽，有八趾，狼嘴、钩爪、绵羊的毛皮、狗背；它们衰老时就变成黑色，而不是变成白色，它们生存的时间比我们的寿命要长得多。有些动物眼睛长在肩膀上，胸前有两个孔，没有鼻孔，因为它们没有头；另一些动物生长在恒河沿岸，

只靠闻某种苹果的气味维持生命，没有这种气味就死亡。但甚至就是这些恶兽，也像狗和牛、羊和羔羊和山猫那样，以不同的声音赞美造物主及其智慧。我对自己重复着文森特·比洛瓦森西斯的话说，这个世界最谦卑之美是多么伟大；考虑到在整个世界如此井然地确立起来的万事万物的样子、数目和秩序，而且也考虑到通过连续和中断不断展开的时间周期（其标志是生生灭灭），这对理性来说，是多么愉快的事。我承认：尽管我是罪人，但我的灵魂只是有一会儿受到肉体的束缚，我对造物主和这个世界的规律怀着美好的感情；我以欢乐的崇拜的心情，欣赏造物的伟大和稳定。

在我心情正好时我遇到了导师。我信步走着，不知不觉中几乎绕了修道院一圈，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两个钟头前从那里开始出发的地方。威廉就在面前，他对我说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又把我的思想引到修道院难以理解的秘密上来。

威廉似乎很高兴。他手中拿着维南蒂乌斯的羊皮纸，他最后译读出来了。我们到他房间去，躲开别人的耳目，他把他看过的给我翻译出来。在用黄道字母写成的句子（“非洲的终结”的秘密是在四的第一和第七个字母上按动）之后，希腊文的原文是这样的：

可怕的毒药可净化……

摧毁敌人的最佳武器……

利用谦卑的人，卑鄙和丑陋，用他们的缺陷来取乐……他们不应该死……不是在有权势的人的宅邸中，而是来自农民的乡村，在丰盛的美餐和祭酒之后……蹲着的身体，变了形的脸孔。

他们强奸处女，跟妓女睡觉，不感到是罪恶，心安理得。

不同的真理，不同形象的真理……

道貌岸然。

无耻的石头在平地上滚动着……在眼前。

欺骗是必要的，在欺骗中出其不意，说公理的反话，

说这个，却是声东击西。

蝉从地上向他们鸣叫。

这就完了。在我看来，意思太少，几乎没有什么意思。这些话似乎是疯子的胡言乱语，我把这些看法告诉了威廉。

"也许是吧。由于我的翻译，这些话的疯味肯定更浓了。我的希腊语知识相当贫乏。但是，即使我们假定维南蒂乌斯疯了，或那本书的作者是疯子，这并不告诉我们：何以那么多人(他们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疯子)甘愿冒很大的风险，先是把书藏起来，然后去发现……"

"但这里所写的东西都是来自那本神秘的书吗？"

"这些毫无疑问是维南蒂乌斯写的。你自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不是一张旧羊皮纸。这些必定是他读那本书时记下的字句，否则他不会用希腊文写的。他必定是扼要地抄下他从'非洲的终结'那个地方偷来的书的一些句子。他把那本书带到经堂，开始读那本书，记下他认为值得写下的东西。接着发生了某件事。不是他犯病了，就是听到有人上来。于是他把书连同他的记录放在桌子下，也许打算第二天晚上再接着干。不管怎么样，这一页是我们领悟那本神秘的书的性质唯一可能的出发点，只有从那本书的性质我们才能推断出谋杀事件的性质。因为在所有为了占有一件东西而犯罪的案件中，东西的性质应该为我们提供关于凶杀的性质的概念。如果是为了一些金子而杀人，那么凶手是贪婪的人；如果因

为一本书而杀人，那么凶手是急于保护那本书的秘密使它不致泄露。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那本书，但必须想方设法知道那本书的内容"。

"而从这几行东西，你就可以知道那本书的内容了？"

"亲爱的阿德索，这些字句跟天书一般，其意思远不是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的。今天早上在我们跟总管谈话后来读这些字句，我有这样的印象：这里也有一些地方提到愚民和农民，称他们拥有一种不同于聪明人的真理。总管暗示：有某种同谋关系把他和马拉奇捆在一起了。莫非马拉奇藏有雷米吉奥交给他的有危险的异端邪说的书本么？维南蒂乌斯可能读了这个书本，就作了一些难懂的教训性的注解，说有一个反对一切事情、一切人的粗汉下人集团。但是……。"

"请说下去。"

"但是有两个事实反驳我的这一假设。首先是维南蒂乌斯对这些问题并不感兴趣：他是希腊文翻译，不是异教的传道士。其次，像说到服装和石头和蝉这样的句子，用这个第一个假设就解释不通……"

"也许这些是有另一种意思的谜语，"我大胆说道。"或者你有另一个假设？"

"有，但这个假设仍然模糊不清。在读这一页的时候，我觉得以前曾读过其中一些词，回想起来，一些话以前曾在别处见过，几乎完全一样。的确，我感到这一页所讲的一些事，在过去几天中曾谈过……但想不起是什么事了，我必须想一想，也许要读另一些书。"

"为什么呢？为了要知道一本书说些什么，就必须读另一些书吗？"

"事情常常可能是这样。书常常谈及别的书。一本无害的书常常像一颗种子，在一本危险的书中开花；或者是相反的情况：苦茎长出甜果。在读阿尔伯特的著作时，不是可以知道托马斯会说什么吗？在读托马斯的时候，不是也知道阿维罗埃斯说的内容吗？"

"真的，"我说道，感到惊愕不已。直到那时为止，我都认为书都是讲人事或神事、讲书之外的事。现在我认识到书常常是谈论书，好像书在书中间说话似的。根据这种想法，图书馆就更使我感到心烦意乱。图书馆是长期、千百年以来窃窃私语、一张羊皮纸跟另一张羊皮纸不知不觉地进行对话的场所；是一个有生命的事物，一个人脑不能支配的力量的贮藏所；是许多心灵发出的秘密的财富，它在发出秘密、传送秘密的人死后仍然能保持下来。

"那么"，我说，"如果从没藏起来的书那里你能知道藏起来的书的内容，那把书藏起来还有什么用呢？"

"从长远来看根本没用，在短期内有点用，你看，实际上现在已把我们弄得糊里糊涂。"

"那么图书馆不是散播真理的工具，反倒是阻碍真理出现的手段了？"我问道，惊讶得发呆了。

"并不总是这样，也没有必要。但这里的情况却正是这样。"

中午

叙述阿德索去找块菌，看见方济各会教士到来；他们跟威廉和乌伯蒂诺详谈，得知约翰二十二世极其悲惨的故事。

在这些考虑之后，导师决定暂不进一步工作。我已经说过：他偶尔有完全不活动的时刻；好像不中止的星体循环已经停止那样，他的活动也停了下来。那天上午情况就是这样。他伸开手脚躺在小床上，茫然地凝视着前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嘴唇几乎动也不动，好像在背祈祷，但那是不合规矩、没有诚意的祈祷。

我想他是在思考，就决意尊重他这个习惯。我回到院子中来，看见太阳光弱了；早晨曾是美丽而晴朗的，现在（随着快到中午了）却正在变得潮湿而朦胧。从北边飘来浓云，浓云正侵袭到山顶，山顶笼罩着浅色的雾霭。似乎是雾，也许雾正在从地上升起，但在那个高度难以区分是从下面升起的薄雾呢，还是从上而下来的薄雾。要辨别较远地方建筑物的形状，越来越困难了。

我看见塞维里努斯愉快地把猪倌和所放的猪集召拢来。他告诉我他要沿着山坡到谷底去找块菌。我不熟悉采集下层林丛果实的活计，但这在意大利半岛却很普遍，特别是在本

尼迪克特教派区是典型的作业，不管是在诺尔恰地区——那里是黑色块菌——，还是在这里——采集白色、更芳香的块菌——都是如此。塞维里努斯向我解释块菌是什么，说吃法多种多样，味道鲜美。他还告诉我：很难找到块菌，因为它藏在地下，比蘑菇长的更隐蔽，只有猪凭自己的嗅觉，找到并且把块菌拱出来。但猪一找到块菌，就要吞吃块菌，所以你要马上把猪赶跑，才能下去把块菌挖出来。我后来知道：许多领主老爷并不认为参加寻找块菌的行列有损于自己的身分，他们跟在猪的后面，好像跟着最高贵的猎狗，接着后面跟着掮着锄头的仆人。我记得很清楚：我国的一位领主因为知道我熟悉意大利，就问我为什么那里的领主老爷去放猪，这是他亲眼看到的。我笑了，知道他们不是去放猪，而是去找块菌。但当我告诉他这些老爷希望找到地下的块菌来吃时，他却以为我说他们去寻找魔鬼①，就惊愕地看着我，虔诚地在胸前划十字。等到解释清楚、误解消除后，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这就是人类语言的魔力：借助人的约定俗成，相同的声音有不同的意思。

塞维里努斯的准备工作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决定跟他去；这也是因为我认识到他此行是为了把压抑着每一个人的那些悲惨事件忘掉；我想，在帮助他摆脱一些想法的过程中，我如果不能摆脱，至少也使我不要老想着那些事。因为我决心永远写真实并且只写真实，所以我不否认一个念头秘密地吸引了我，那就是走下山谷去，也许能看见我不愿提及的那个人。我对自己几乎是大声地宣称，由于那两个代表团预定今

① “块菌”的发音跟德语的“魔鬼”的发音相近。——译者

天到达，我也许会看到其中一个代表团。

当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慢慢走下去时，天空变得晴朗些了。并不是太阳又出来了，因为天空的上半部仍然多云，是阴沉的，而是因为景物显得轮廓鲜明些了，即使我们头上仍是薄雾缭绕。实际上，当我们走了一段路以后，我转回头来看着山顶，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在半路处往上看，山顶、高坡、主楼——一切的一切都被云遮雾裹着。

我们来到这里的那天早晨，那时我们已置身于诸山之间，在一些拐弯处可以看见大海，大海不出十英里之遥，也许更近些。我们在旅途中处处看到奇景；有时发现置身于高山的台地上，有些台地陡跌，前面是美丽的海湾；不久突现深谷，其间山峦迭起，远方海岸隐而不见，深谷幽然，几乎不见天日。我在意大利的这一地区看到的美景，实在是我从来未曾见过的，高山跟大海犬牙交错，海岸之后高山美景如画，给人欣慰的海风，和山间冰冷的风，互相冲击，构成一首和谐的交响乐，在峡谷中演奏着。

但那天早上一切都是灰濛濛的，几乎是乳白色的，甚至当峡谷豁然开阔，远处是大海时，也看不到地平线。耐着性子阅读的读者，我这里所说的，几乎是没有意义的遐想。这样，我就不再叙述我们寻找"魔鬼"的经过，倒是要说说方济各会修道士代表团。我是第一个看见他们的，就马上跑回修道院通知威廉。

导师一直等着，等到他们进修道院来。院长按照仪式欢迎他们。威廉接着跟那一行人见面，有一系列兄弟般的拥抱和亲切的寒暄。

午饭的时间已过了，但给客人准备了饭菜；院长考虑周

到，让我们跟他们一起进餐，他们和威廉在一起，就不受教规的束缚，自由自在地用餐，同时自由交谈印象。这毕竟是像——上帝宽恕我作这样不愉快的比喻——敌军，即阿维尼翁代表团，可能到来之前尽速举行的军事会议。

不用说，新来者也很快就会见了乌伯蒂诺，他们向后者致意，表现出惊讶、快乐和尊敬的心情。他们之所以有这种复杂的感情，不仅是因为乌伯蒂诺长期以来不知去向，他们为此感到担忧，而且也是因为乌伯蒂诺品格高尚，这位勇敢的斗士几十年来一直同他们并肩战斗。

关于代表团各位修道士的情况，在稍后叙述第二天的会议的时候我才介绍。关于会议，尽管威廉、乌伯蒂诺、和切泽纳的迈克尔三人会谈时我也在场，但起初我很少跟他们谈话。

迈克尔必定是真正的怪人，对方济各会怀着最强烈的热情(他在神秘激动的时刻经常有乌伯蒂诺的姿态、特点)；有很强的世俗人情味，生性快活；真正是罗马尼阿地方的人，善于品尝美味佳肴，乐于结交朋友。他老谋深算，难以捉摸，当接触到有权有势的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时，他可以忽然变得象狐狸那样狡猾，像鼹鼠那样难以捉住；可以发出哈哈大笑声，使人感到极度紧张，他的沉默胜过雄辩；他跟人谈话时，如果对方提出的问题要避而不答时，他会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熟练地把眼光从对方身上移开。

上面我说了他的一些情况，是我听说的情况，也许是跟他谈过话的人告诉我的。另一方面，我现在才了解到他许多互相矛盾的态度和政治策略的忽然改变，近年来这些态度和变化使他自己的朋友和追随者感到惊愕不已。他作为方

济各会教派的教长，原则上是圣弗朗西斯的继承人，是圣弗朗西斯旨意的阐释者的实际继承人。他必须跟巴尼奥列吉奥的博纳文蒂这样的前任的神圣和智慧对抗，必须尊重教规，同时保护教派多得不可胜数的财产；必须密切注视着朝廷和城市行政官员的态度，因为教派从它们那里接受了大量馈赠（虽然这些馈赠是以施舍的形式提供的），这是教派财富的来源；同时必须确保苦修的要求不致使更热烈的神学信徒抛弃教派，不致在众多的异教徒中瓦解那个他身为教长的极好的团体。他必须取悦于教皇、皇帝，贫穷生活会的修道士，还必须取悦于肯定从天上看着他的圣弗朗西斯，从地上看着他的基督教信徒。当约翰宣布所有的神学信徒为异教徒时，迈克尔就毫无犹豫地把五名最难控制的普罗旺斯地区的修道士拱手交给约翰，让教皇把他们烧死于火刑柱上。迈克尔认识到（乌伯蒂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种认识）教派中有许多人同情福音派新教会朴素单纯教义的信奉者，就采取了某种行动，使四年后召开的佩鲁贾宗教大会接受了被烧死的人的要求，自然企图把异教的要求同教派的方式和惯例制度调和起来，企图把教派的愿望同教皇的希望协调起来。迈克尔一方面忙于使教皇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没有教皇的允诺他就无法干下去，另一方面他也愿意接受皇帝和帝国神学家的恩惠。我看见他两年以前那天，他在里昂的宗教大会上还命令自己的修道士，在谈论到教皇时要有所节制和尊重（在教皇提到方济各会教徒时抱怨说："他们狂妄，他们有错误，他们愚蠢疯狂"，在教皇这样说了几个月以后迈克尔还作过上述表示的）。但在这里，迈克尔却跟提到教皇时表示出极端蔑视的人一起友好地进餐。

我已经叙述了故事的其他情况。约翰要求他去阿维尼翁。他本人要去又不想去；第二天的会议将决定此行的形式和保证，使此行显得既不是屈从又不是挑衅。我相信迈克尔从未亲自会见过约翰，至少约翰当教皇时未会见过。不管怎么样，他很久没见到约翰了，而迈克尔的朋友赶紧用最阴暗的色彩描画那位买卖圣物的贩子的形象。

“你必须知道的一点是：”威廉对他说：“永远也不要相信他的誓言，他总是口头上遵守誓言而实质破坏誓言。”

“谁都知道，”乌伯蒂诺说，“在选举教皇时所发生的事……。”

“我不会把那叫做选举，而应看作是强加于人！”饭桌上一个人喊了起来，我后来听到他们管他叫纽卡斯尔的休乌，他的口音像我的导师的口音。“就这件事而论，克莱门特五世之死从来都不是很清楚的。国王永远不原谅他，因为他在博尼费斯八世死后还要对后者进行审判，并且尽其所能去否定他的前任。没有人真正知道克莱门特在卡彭特拉斯是怎么死的。事实是：当红衣主教在卡彭特拉斯举行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时，新教皇还没有定下来，因为（很正确地）争议点转向是选择阿维尼翁呢，还是选定罗马。我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听说那是一场大屠杀——，红衣主教们受到已故的教皇的侄子的威胁，他们的忠实门徒横遭杀戮，宫殿烧成瓦烁。红衣主教们向国王呼吁，国王说他从来都不让教皇舍弃罗马，红衣主教们应该耐心，很好地进行选择……接着公正的菲立普[①]死去，又是只有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

① 法国国王。1285-1314年在位。——译者

"或者魔王知道，"乌伯蒂诺说，在胸前划十字；所有的人都模仿他划十字。

"或者魔王知道，"休乌表示同意，冷笑一声。"不管怎样，另一个国王继位，只活了十八个月就死了，他刚生下不久的继承人几天后也死了，于是摄政者，国王的兄弟登上了王位……"

"这就是菲立普五世①。就是这个人，当他还是普瓦蒂埃②伯爵的时候，就阻止红衣主教们逃出卡彭特拉斯，"迈克尔说。

"是的"，休乌继续说，"他又把他们集中在里昂的多明俄会修道院中开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起誓说他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是囚禁他们。但他一旦控制了各位红衣主教，就不但把他们锁起来(这毕竟是习惯的做法)，而且每天减少送去的食物，直到他们做出决定。每个人都答应支持他继承王位的要求。他真的登王位时，红衣主教们已过了两年的铁窗生活，感到很厌烦，害怕遭到终身监禁，而且吃得很糟，就一切都同意了，那些贪食鬼！他们把那个侏儒捧上彼得的宝座，侏儒现在已七十多岁了……"

"侏儒，是的，真是侏儒，"乌伯蒂诺说，笑了。"他样子像害肺痨病的，却出人意外地强健而精明！"

"补鞋匠的儿子，"一位代表咕咕哝哝地说。

"基督还是木匠的儿子呢，"乌伯蒂诺责备他。"问题的要害不在这里。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蒙彼利埃学习法律，在巴黎学医。他交朋结友的方式使他处于有利地位，当时来

① 法国国王。1316-1322年在位。——译者
② 法国一地方。——译者

运转时他就获得了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职位；他任那不勒斯的聪明的罗伯特的顾问时，就以其敏锐使许多人惊叹不已。当他还是阿维尼翁主教的时候，就向公正的菲立普提出正确的意见，指点菲立普去消灭圣殿骑士(说那些意见正确，是对那桩肮脏的冒险行动的结果来说是正确的)。他选为教皇之后，就想方设法挫败企图杀害他的红衣主教的图谋……但这不是我要谈的内容，我要说的是他背叛誓言，使人们抓不住他的辫子，不能指控他为立假誓的能耐。为了当选，他答应奥西尼红衣主教：愿把教皇驻地迁回罗马；等到他当选了，就在任圣职的仪式上发誓说：他要是不遵守诺言的话，就永远不再骑马。唉，你们知道那只狐狸干了些什么吗？在他在里昂加冕以后(这是违反国王的意志的，国王要求加冕仪式在阿维尼翁举行)，就坐了船从里昂到阿维尼翁去！”

诸教士都大笑起来。教皇是立假誓者，但不可否认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机灵鬼。

“他不知羞耻，”威廉评论说。“休乌不是说过吗，约翰不想掩盖他邪恶的信念？乌伯蒂诺，你不是谈过约翰在到达阿维尼翁的那天对奥西尼说的话吗？”

“的确”，乌伯蒂诺说，“约翰对他说，法国的天空是如此之美，以致他看不出为什么要涉足于像罗马那样充满废墟的城市。因为他是教皇，就像彼得一样，要擒要纵，大权在握，他现在就是在行使这个权力：原来在哪里，现在仍然呆在哪里，他喜爱那里的事物。奥西尼竭力提醒他：在梵蒂冈山上生活，是他的责任，这时他严厉地要奥西尼服从，并且中断了谈话。但关于誓言的故事，我还没有讲完。约翰弃船上岸时，按照惯例，他应骑上白马，后面跟随着骑黑马的红衣主

教。但他不这样做，而是步行前往主教邸宅。我也没有听说过他再骑马。这就是约翰的为人。迈克尔，难道你期望这样一个人遵守他向你做出的保证吗？”

迈克尔沉默了好长一阵子，然后说：“教皇呆在阿维尼翁的愿望，我可以理解，也不想阻止他这样做。但他不能妨碍我们希望清贫的意愿以及我们对基督这个榜样的解释。”

“不要太天真，迈克尔，”威廉清楚而响亮地说，“你的愿望、我们的愿望使他的想法显得非常阴险。你必须认识到：几百年来，贪婪的人从来都不放弃教皇的宝座的。乌伯蒂诺惯于大声斥责的巴比伦娼妓，你们国家的诗人，例如阿利基埃里① 所描写的腐败的教皇，跟约翰相比，不过是温顺的羔羊，还更严肃一些。约翰是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教的惯偷，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在阿维尼翁比在佛罗伦萨做的肮脏交易更多！我后来得知他跟古莱门特的侄子、戈思的伯特兰所作的可耻的交易，伯特兰就是卡彭特拉斯的刽子手（顺便说一下，在卡彭特拉斯的杀戮中，红衣主教们的珍珠宝贝就被掳掠一空）。他攫取了其叔父的财富（这绝不是少量的），约翰没放过伯特兰所窃取的任何东西，在单据中约翰就列出钱币、金银器皿、书籍、地毯、宝石、圣坛、圣杯等……但约翰假装不知道伯特兰在洗劫卡彭特拉斯时曾攫取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金弗罗林②；他问及另外的三万弗罗林，这个金额的钱，是伯特兰承认他的叔父为了‘虔奉宗教的事业’，即十字军东侵

---

① 即意大利13-14世纪伟大诗人但丁。所著《神曲》，为世界文学名著。——译者

② 弗罗林：一二五二年首先在佛罗伦萨铸造的金币，后为英法等国仿造。——译者

的事业而给他的。双方同意伯特兰可保留此金额的一半，用于十字军东侵，把另一半捐给教皇。后来伯特罗没有进行十字军东征，至少到目前还没有进行这种出征，而教皇一个子儿都没得到……"

"这样看来，他不是那么机敏的，"迈克尔评论说。

"在金钱的问题上，只有这一次他是上当受骗了，"乌伯蒂诺说。"你必须清楚了解，你要与之打交道的，是什么样的商人。在其他的情况下，他捞钱的本领，可鬼着哩！他是迈达斯[①]，他点物成金，然后源源不断地流入阿维尼翁的金库。我一走进他的房间，就见到金融商、货币兑换商，堆满金币的桌子，教士在数弗罗林，整整齐齐地把它们堆在另一堆的弗罗林的顶上……你们看看他给自己盖的邸宅，其富丽堂皇，只有以前拜占廷皇帝或鞑靼人的大可汗的宫殿才能与之相比。这样你就理解他为什么颁布那些反对清贫的理想的训令了。你们知道吗？他驱使仇恨我们教派的多明俄教派，把基督的塑像雕塑成头载王冠，身着紫金短袖束腰外衣，脚登豪华的鞋子。在阿维尼翁，他们展示了这样的十字架；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只手钉着，另一只手摸着挂在腰间的钱袋，表示基督允许出于宗教目的可以使用金钱……"

"哦，多么无耻！"迈克尔喊了起来，"这是彻头彻尾的亵渎神明！"

"他在教皇的冠冕上加上了第三个王冠"，威廉继续说，"乌伯蒂诺，是不是这样呢？"

"的确是那样。在至福一千年开始的时候，教皇希尔德布

---

① 迈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弗利治亚国王，他贪恋钱财，请求神迪昂尼索斯教他点物成金的法术；神授以法术。迈达斯果然点物成金。——译者

兰德只戴一个王冠，王冠上写着'上帝手制的王冠'；声名狼藉的博尼费斯后来加上第二个王冠，上面写着'彼得手制的帝冕'；约翰干脆使这个象征更完满：三个王冠，精神权力、世俗权力，和基督教教会的权力。这是堪称波斯王的象征，异教的象征……"

席上有一位教士至今一言不发，只是专心致志地享用着院长送来的佳肴。他心不在焉地看着各种各样的讨论，不时发出对教皇的讥笑声，对其他教士愤怒的呼喊，哼哼地表示赞同。在其他时候，他专注地擦擦下巴，把从无牙但狼吞虎咽的嘴中跑出来的汤汁和肉渣擦掉，他跟邻席说的唯一一句话是赞扬东西好吃。我后来知道他是克法的主教杰罗姆长老，乌伯蒂诺几天前认为他已经死了。（我必须补充：说他已经死亡的消息，被当作实有其事两年以前就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长久地流传着，因为后来我也听说到了这个消息。实际上他在我们的会议后几个月死去，但我老是在想：他是在第二天会议时忿忿不平而死去的；他的身体是如此脆弱，性情是如此暴躁，因此我几乎认为他会立刻暴卒的。）

这时他插进来参加讨论，嘴中塞满着食物，说："你们知道吗，那个恶棍颁布了《求神税》法规，他用这个法规剥削信教的罪人，以便榨取更多的金钱。如果教士犯有跟修女、亲戚，甚至跟平常妇女私通罪（因为这等事屡见不鲜！），只要交付六十七个金币和十二枚钱，就可免罪。如果教士发泄兽欲，那要交付两百多金币；但如果他不是跟妇女私通，只是向青年或兽类发泄，罚款则减少一百金币。在修道院内外、同一时间或在不同时间跟许多男人私通的修女，如果要想当女修道院院长的话，就必须交一百三十一个金币和十五枚

钱……”

“得啦，得啦，杰罗姆长老，”乌伯蒂诺抗议说，“你知道我对教皇几乎不怀敬爱之意，但在这一点上必须为他辩护！那是在阿维尼翁流传的诽谤。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法规！”

“这个法规是有的，”杰罗姆强有力地宣称，“我也没见过，但是有。”

乌伯蒂诺摇摇头，其他人沉默不语。我认识到他们通常不太注意杰罗姆长老的存在，威廉几天前曾称他为傻瓜。威廉竭力使谈话继续进行下去：“不管怎么样，真也罢，假也罢，这个谣传告诉我们阿维尼翁的道德风气：在那里所有的被剥削者和剥削者都知道他们生活的市场中，而不是在教皇的治理下。约翰登上教皇的宝座时，有一种说法：他拥有七万弗罗林的财富，现在有许多人说他积累了一千多万。”

“的确如此，”乌伯蒂诺说，“啊，迈克尔，迈克尔，你无法想象我在阿维尼翁所看到可耻的事！”

“让我们做到公正不偏，”迈克尔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人也做得太过分了，我听说方济各会教徒武装袭击多明我会修道院，抢劫和他们竞争的修道士，使他们沦为贫困……这就是我在普罗旺斯事件发生时不敢反对约翰的原因……我要跟他达成协议；我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使他丢脸，只要求他尊重我们的谦卑。我不想跟他谈论金钱问题，只要求他同意对《圣经》做出完好的解释。这就是明天我们必须跟他的使节讨论的问题。他们毕竟都是神学人士，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约翰一样贪婪。一些明智的人决心解释《圣经》时，他不能——”

“他？”乌伯蒂诺打断他的话。“你还不知道他在神学方面

所说的傻话呢！他真的要用自己的手把天上地下的一切捆绑起来。我们已经看到他在地上所干的事，至于天上嘛……唉，他还没有说出我无法向你透露——至少在大庭广众下无法这样做——的想法，但我的确知道他悄悄向心腹透露了这些想法。他打算提出一些如果不是邪恶的那也是疯狂的主张，这些主张将改变教义的本质，剥夺我们讲道的一切力量！”

“那些主张是什么呢？”许多人问。

“请问问伯伦加；他知道，是他把内容告诉我的，”乌伯蒂诺转向伯伦加·塔洛尼说。在过去几年中伯伦加一直是教皇的朝廷中反对教皇最坚决的人物之一。他来自阿维尼翁，两天前参加了另一些方济各会员的行列，跟他们一起来到这个修道院。

“这是个隐晦而几乎难以置信的故事，”伯伦加说。“事情似乎是：约翰打算宣布公正的人到审判之后才能看到极乐的幻象。一段时期以来他一直在考虑《启示录》第六章中的第九首诗，那里讨论了第五个封印的开启，那里为了证实上帝的意旨而被杀害的人和要求正义的人在圣坛下出现了。每人都得到一件白色长袍，他们被告知要耐心等待更长一段时间……约翰争辩说，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他们在最后的审判完成之前不能看到上帝的本体。”

“他对谁说了这些话呢？”迈克尔问道，感到可怕。

“至今为止他只对几个知己这么说，但话却传出来了；他们说他正准备一个公开声明，不是马上发表，也许要在几年之后。他正在跟自己的神学家磋商……”

“哈哈！”杰罗姆边吃饭边冷笑。

“还有，事情似乎是：他要更进一步，宣称地狱在那一

天以前也不会开门……甚至对魔鬼也不会开门！”

“耶稣，主啊，帮助我们吧！”杰罗姆喊了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威胁罪人，说他们死亡之时就马上进地狱，那么我们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我们现在掌握在一个疯子的手中，”乌伯蒂诺说，“但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免罪的整个教义化为乌有了，”杰罗姆埋怨说，“在那之后，甚至他能出售任何东西也都无济于事了。犯有兽欲罪的教士，为什么要交付那么多的金币以逃避开如此遥乎其远的惩罚呢？”

“并不那么遥远，”乌伯蒂诺坚定地说，“报应就在眼前！”

“你懂得这一点，亲爱的师兄，但无知的人并不懂得。这就是事情的现状！”杰罗姆喊了起来，他似乎不再享用他的美餐了。“要那些讲道的传教士心中必须装有这个想法，那是多么邪恶的念头……啊！”他摇摇头。

“但为什么呢？”切泽纳的迈克尔又提出这个问题。

“我认为没有什么原因，”威廉说。“这是一种他给自己确立的考验，骄傲的行动。他要真正成为决定天上地下一切事情的人。我知道这些悄悄话——奥卡姆的威廉已写信告诉了我。到底是教皇为所欲为呢，还是神学家自主行事，还是整个教会的声音、上帝子民的愿望、主教的愿望得到贯彻，我们将等着瞧……”

“哦，在教义的事情上，他甚至能迫使神学家服从他的意志，”迈克尔悲哀地说。

“不一定，”威廉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那些研究神的学问的学者不怕宣布教皇为异教徒的时代。这些学者以自己

的方式表达基督教徒的声音，现在甚至是教皇本人也无法跟他们抗衡。”

“更糟，更糟了，”迈克尔感到可怕，咕咕哝哝地说。“一边是发疯的教皇，另一边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即使是通过上帝的神学家的话，很快也自称可以自由地解释《圣经》……”

“为什么呢？难道你的人在佩鲁贾的所作所为跟这有什么不同吗？”威廉问道。

迈克尔好像被针刺了一般。“那就是我要会见教皇的原因。如果他不同意，我们将无法动作。”

“我们将等着瞧，我们将等着瞧，”威廉说，声调中流露出莫测高深的意味。

我的导师的确是很敏锐。他是怎么能预见到迈克尔本人后来会决定支持帝国的神学家，并且支持人民谴责教皇的？威廉是怎么能预见到四年后，约翰最初宣布他那不可相信的教义时，整个基督教世界都群起而攻之的？如果极乐的幻象就这样推迟出现，死者怎能为生者说情呢？对圣人的崇拜将成为什么样子？正是方济各会派他们自己在谴责教皇时会开启敌对行动，而奥卡姆的威廉则站在前列，他的论点严峻而不可动摇。这场冲突要持续三年之久，直到约翰临死前做了部分赔罪才终止。我听到有人对他做了这样的描写：若干年以后，他在主持1334年12月教议会上院会议时，显得比以前更瘦小了，因年老而萎缩了；他那时已八十五岁，已是垂死之人，脸色苍白，他要说（这只狐狸，玩弄词藻的老手，不仅违背自己的誓言，而且也否定了自己的固执）：“我们承认并且相信：在天上，在天堂中和天使，和耶稣基督在一起时灵魂才能跟肉体分开，才能得到完全的净化，灵魂才能清楚

地，面对面地看见上帝的圣体……”接着停顿不语——他是因为呼吸困难而停下来呢，还是出于他要把最后的短句作为“但”字来强调，人们永远也不清楚是哪个原因——“但仅限于在同肉体脱离的灵魂的状况所允许的程度上。”第二天，一个礼拜日的早上，他让人扶他躺在一张长靠椅上，接见各位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吻他的手，他死了。

但我又离题了，叙述了我不应该说的事。然而，饭桌上谈话的其余部分对于理解我现在叙述的事件并没有多大帮助。方济各会教派就次日要采取的立场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一个一个地估计了对手的情况，关切地对威廉所说的贝尔纳德·古伊到来的消息进行评论，对阿维尼翁代表团由波吉托的伯特兰红衣主教率领一事讨论得尤其详细。两个宗教法庭审判官是太多了，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他们计划采用异教这个论点反对方济各会派。

“这样更糟，”威廉说，“我们将把他们当作异教徒对待。”

“不，不，”迈克尔说，“让我们小心从事；我们不要做出什么事危及任何可能的协议。”

“就我所见，”威廉说，“虽然我也为实现这次会晤而效力，并且你，迈克尔，知道这一点，但我并不认为阿维尼翁人来这里是为了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约翰只要你一个人到阿维尼翁去，并且不给你提供任何保证。但这次会晤将至少有一个作用：使你理解这一点。如果你在有这种经验之前就前往那里，那就更糟了。”

“这样说来，你许多个月来努力工作，是为了促成你认为没用的成果，”迈克尔悲痛地说。

“我是应皇帝以及你的要求这样做的，”威廉说，“归根结底，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敌人，这从来都不是徒劳无益的。”

这时他们来告诉我们：第二个代表团即将进入院里，方济各会教士站了起来，出去迎接教皇的人。

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叙述波吉托的红衣主教在贝尔纳德·古伊和阿维尼翁其他人员陪同下来到修道院，两人的行动各各不同。

互相认识多时了的人，不认识但也听别人说过的人，在庭院里互相问候，表面上温温顺顺。在院长的身旁，波吉托的红衣主教伯特兰行动俨然像有权势的大人物，好像他本人实际上就是第二个教皇；对所有的人，特别是对方济各会派人士，他都报以亲切的微笑，预示着次日的会议将达成极好的协议，体现着约翰二十二世明确表示的和平和美好（他故意使用这一个方济各会教派感到亲切的说法）的愿望。

威廉太好了，把我介绍给了伯特兰，说我是他的秘书和学生，这时伯特兰对我说："很好。"接着他问我知道不知道波洛尼亚，向我称赞波洛尼亚的美丽、它的美味佳肴以及极好的大学，邀请我去访问该城，而不是等到将来有一天回到那些我的德国同胞中去，这些德国人正在使我们的教皇遭受惨重的损失。然后他对另外一个人微笑时，伸出他的戒指让我吻。

至于那个，我的注意力立刻转向我最近听到议论最多的那个人，法国人称他为贝尔纳德·古伊，别的地方的人管他

叫伯纳纳尔德·古伊多尼或伯纳尔德·古伊多。

他是多明俄教派，七十岁左右，细长个子，腰杆板直。他灰色的眼睛给我很深的印象，眼睛能盯住人而没有任何表示；后来我看到他常常射出模棱两可的眼光，时而掩盖着思想和感情，时而故意表现出来，在这两方面都很精明。

在整个互致问候的过程中，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充满深情或亲切，总是并且仅仅是显示礼仪而已。他看到乌伯蒂诺时（他已经认识乌伯蒂诺），显得必恭必敬；但他盯着乌伯蒂诺的样子，使我感到不寒而栗。他向切泽纳的迈克尔致意时，他的微笑是难以理解的，他冷冷地咕咕哝哝说："让你久等了"，话中的含意是渴望呢，还是略带嘲讽；是责备，就此而论，还是有意的提示，这我可就拿不准了。他遇到了威廉，他得知这就是威廉时，就带着有礼貌的敌意看着他：不是因为他脸部流露出秘密的感情（我肯定感到这一点，即使我根本不能肯定他怀着什么感情也罢），而是因为他肯定要威廉感到他是敌对的。威廉报之以敌意的表示，过分友善地向他微笑，说："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见其名声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其名声告诫我采取许多激励我生活的重要决定的人物。"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这肯定是赞扬、几乎是奉承的话，但伯纳尔德很清楚知道：威廉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放弃了宗教审判官的职务。我得到以下印象：如果威廉十分高兴看到伯纳尔德被囚于帝国的某个土牢，伯纳尔德也肯定乐于看到威廉偶然暴死；因为伯纳尔德在那些日子里手下有精兵锐卒，我就为我的好导师的生命担忧。

伯纳尔德必定已从院长那里得知修道院中所发生的罪行。他实际上不管威廉话中的恶意，对威廉说："事情似乎是，

我现在应院长的要求，为了完成根据把我们大家召在一起来的协议的条款所委托于我的使命，就必须关注一些非常可悲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魔王邪恶的腐臭是明显的。我向你提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在好久以前，当你跟我的关系也许更密切时，你跟我一样——以及那些像我那样的人——在善之力量排开阵势跟恶之势力作战的战场上，曾经战斗过。”

“诚然是那样，”威廉说，“但后来我转到了另一方。”

伯纳尔德结结实实挨了一击，就说：“关于这些罪行，你能告诉我什么有助于破案的线索吗？”

“很遗憾，无可奉告，”威廉客气地回答说，“我没有你关于罪行的经验。”

从那时起，我就没有记录他们言谈的机会了。威廉在跟迈克尔和乌伯蒂诺谈了一会儿之后，就退到经堂去了。他请求马拉奇允许他阅读某些书，但我不能听到书名。马拉奇奇怪地看着他，但又不能不借给他。奇怪，这些书不必到图书馆去找，全都已经放在维南蒂乌斯的书桌上了。导师专心致志地阅读着，我决定不去打扰他。

我下去，到厨房去，在那里看到了伯纳尔德·古伊。他也许要了解修道院的布局，现在正在到处走动观察。我听到他询问做饭的人和别的雇工，他勉勉强强能说一点当地方言（我记起来了：他在意大利北部当过宗教审判官）。他似乎在问收成怎么样，修道院的活计是怎样组织的，等等。甚至在问最不关痛痒的问题的时候，他也会用刺人心肺的眼光看着对方，然后忽然提出另一个问题，这时被问者就会脸色发白，张口结舌。我得出一个结论：他在用某种独特的方式进行审问，在运用每个宗教审判官在执行其职能时拥有并且使用的

可怕的武器：那都是利用别人的恐惧心理。因为每个被审问的人，出于对被怀疑为干了某种事的恐惧，通常什么东西都告诉审判者，这些东西又可能引起别人的怀疑。

在那天下午的其余时间里，我慢慢地溜达来溜达去，都看到伯纳尔德在磨房旁或在礼拜堂的走廊里以这种方式问这问那。但他几乎从不跟修道士谈话，总是跟世俗老百姓或者农民打交道。迄今为止他采取的是跟威廉完全相反的策略。

四点半左右，这时日落

叙述阿利纳多似乎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威廉显示了他通过一系列证据确凿的谬误寻求到可能揭开事情真相的方法。

后来威廉从经堂下来，情绪很好。我们等着吃晚饭时，在走廊上遇到了阿利纳多。我记着他的请求，昨天就从厨房设法弄到一些鹰嘴豆，现在就给他。他谢谢我，就把豆塞进没牙齿的、流着口水的嘴中。“孩子，你看见吗？”他说，“那具尸体也出现在书上所宣布的该在的地方……现在等待第四个喇叭吹响吧！”

我问他为什么他认为一系列罪行的线索在《启示录》中。他看着我，感到奇怪，说：“约翰的书提供一切事情的线索！”他表情辛酸，补充说：“我知道这一点，好久以来我一直这么说的。……你们知道吗，我是向院长提出建议的那个人……收集尽可能多的对《启示录》的注解的那个人。我被内定为图书馆馆长……但那时另一个人想方设法让院方派他到赛洛斯去，他在那里找到了最好的手稿，带着极好的收获回来……哦，他懂得该关注什么地方；他也通异教徒的语言……这样，图书馆就交给他管理，没有我的份了。但上帝惩罚了他，阳寿未终，就把他打发往地狱了。哈哈……”他怀有恶意地笑

了起来，在这以前，这位老人都很安详，他这么一笑，我觉得他像个天真的小孩。

“你所说的这个修道士是谁呢?”威廉问。

他看着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我所说的是谁吗?我记不清了……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上帝惩罚，上帝消弭一切，上帝甚至使记忆变得模糊。图书馆中演出了许多傲慢自大的行动，特别是在它落入外国人之手以后。上帝还要惩罚……”

我们从他那里再也不能得到什么了，就让他静静地处于激怒的谵妄状态中。威廉宣称自己对这段对话很感兴趣:“很值得听听阿利纳多说话;他每次说话，都讲出一些有意思的事。”

“这次他讲了些什么?”

“阿德索，”威廉说，“解决一个秘案不等于从最初的原则中进行推论，也不等于单纯收集若干具体材料，从中推断出一般规律。毋宁说它意味着:面对着一个或两三个表面上没有共同点的具体材料，努力设想这些材料是否能代表你还不知道的、并且也许从未宣布过的一般规律的那么多的例子。诚然，如果你知道，正如哲学家说的，人、马和骡子都没有坏脾气，都活得很久，你就可以大胆提出一条原理:没有坏脾气的动物的寿命都很长。但拿有角的动物来说，它们为什么有角?你忽然认识到:所有的有角动物，上颚都没有牙齿。如果你不考虑到其他情况，那会是一个很好的发现，但哎呀，上颚没有牙齿的动物中也有没有角的，只举一个例子，骆驼就是这样。最后你认识到:上颚没有牙齿的动物都有四个胃。好，那么你可以假设不能很好咀嚼的动物必须要有四个胃，以便更好地消化食物。但角呢?角有什么作用?你接着努力

给角设想一个物质原因——比如说，没有牙齿，使这种动物的骨质成为多余的，它必须在某个部位长出来。但这种解释充分吗？不充分，因为骆驼没有上齿，有四个胃，却没有角。你还必须设想最后的原因。只在没有其他防御手段的动物身上那些骨质才长成角，但骆驼皮很厚实，不需要角。这样，规律可以是……”

“但角跟这里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耐烦地问道。“你为什么关心有角的动物呢？”

“我本人对有角动物从未关注过，但林肯的主教追随亚里斯多德的一个思想，对这些动物很感兴趣。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们结论是否正确，我也不检查一下，看看骆驼的牙齿长在哪里，骆驼有几个胃。我在努力告诉你：寻求自然事实的解释性的规律，要经历曲折的过程。面对着一些费解的事实，你必须努力设想许多一般规律，这些规律跟你的事实的联系，是你没有注意到的。然后，你在一个结果、一个具体情况跟那些规律中的一个规律未曾料到的联系中，领悟到一个似乎比其他方法更令人信服的推理方法。你努力把这种方法应用于一切类似的情况，用它去进行预测，并且你发现你的直观是正确的。但直到你到达终点以前，永远也不能知道哪些属性要引进你的推理中，哪些要省略去。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我排列了那么多不连贯的成分，就大胆提出一些假设。我必须大胆提出许多假设，其中许多假设是如此荒谬，以致我都愧于把它们告诉你。你看，就布鲁纳勒斯这匹马的情况而论，当我看到一些线索时，就推测许多互相补充又互相矛盾的假设：那可能是跑走的马，可能是修道院院长骑它走下斜坡的那匹好马，可能是一匹马，即布鲁纳勒斯，在雪

地上留下的足迹，而灌木丛中的鬃毛，却是另一匹马法维勒斯前一天被勾下来的，树枝可能是一些人折断的。在我看见修道院总管和雇工焦急地寻找马以前，我不知道哪个假设是正确的。接着我懂得了布鲁纳勒斯的假设是唯一正确的，我竭力证明它是对的，就对那些修道士说了一通实际上说了的话。我胜利了，但我也有可能失败。因为我胜利了，别人就以为我聪明，但他们不知道在许多情况中我是愚蠢的，因为我失败了。他们不知道在我胜利前的几秒钟中我还没有把握不会失败呢。现在，对于修道院的事件来说，我有许多好的假设，但没有明显的事实允许我说哪个假设是最好的。所以，为了以后不显得愚蠢，我现在不承认自己似乎很聪明。让我至少到明天之前不再想什么了。”

我那时懂得导师的推理方法了，我认为这种方法跟哲学家的方法很不相同；哲学家用第一批原理进行推理，这样他的才智就几乎接受神的才智的路线。我知道威廉没有找到答案时，就向自己提出许多答案，互相之间非常不同的答案。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那么……，”我大胆地说，“你仍然远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我非常接近于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威廉说，“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因而对于你的问题，你没有单一的答案？”

“阿德索，如果我有单一的答案的话，就会在巴黎教神学了。”

“在巴黎，他们总是有正确的答案吗？”

“从来都不是这样，”威廉说，“他们确实知道自己的错

误。”

“而你从来不犯错误吗?”我天真得离了谱，这样说。

“常犯错误，”他回答说。“但我不只有一种构想，所以不成为任何构想的奴隶。”

我有这种印象：威廉对真相根本不感兴趣，真相只不过是事物和才智之间的调整罢了。相反的，他设想有多少个可能性是可能的，从这种设想中得到乐趣。

我坦白，我那时对导师感到绝望了，陷于沉思：“审判官来了，好事啊。”我渴望揭穿真相，跟贝纳尔德·古伊不谋而合，他也想发现真相。

这种应受谴责的心情折磨着我，比在神圣的礼拜四之夜的犹 大[①]更心神不安；正是怀着这种心情，我跟威廉上食堂去吃晚饭。

---

① 根据基督教《圣经》故事，犹大原为耶稣门徒，后出 卖耶稣。耶稣于一个礼拜四遇难。基督教把这一天定为耶稣升天节。——译者

六点左右

叙述萨尔瓦托讲解一种惊人的咒法。

为代表团准备的晚餐是美味佳肴。院长必定既清楚地知道人的弱点也了解教庭的习惯（我应该说，这一点也并不使迈克尔长老的方济各会派教士感到不悦）。厨师告诉过我们：刚宰的猪要按照卡西诺山修道院①的烹饪法，做出猪血腊肠。但维南蒂乌斯悲惨的结局使他们把所有的猪血倒掉了，虽然他们最终还会宰更多的猪。我相信在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厌恶杀戮上帝的生灵这一念头。然而，席上有当地名酒腌泡的鸽肉片，烤兔，圣克拉尔糕点，山区的杏仁饭——这是斋戒期的素食——琉璃苣小烘饼，夹心橄榄，煎干酪，胡椒汁羊肉，白蚕豆和精美的甜食，圣伯纳饼，圣尼古拉馅饼，圣卢西苹果布丁和各种酒，使每个人（甚至一向是如此严峻的伯纳尔德·古伊）都眉开眼笑的甜酒，柠檬酒，胡桃酒，驱风湿酒和龙胆酒。这好像是饕餮的集会，只是每喝一滴，每

① 为意大利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在意大利中部的卡西诺镇。直到1870年才称为圣赫尔曼诺修道院。1230年，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和教皇格雷戈里九世在这里签订和约。——译者

吃一口，都要虔诚地祈祷一番。

最后大家都很高兴地站了起来，一些牧师含混不清地推说有病，作为不去做晚祷的借口。院长也不生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承担我们教派规定做礼拜仪式的权利和义务的。

当诸牧师离去时，我的好奇心使我在厨房中留下来。他们夜间把厨房锁上。我看见萨尔瓦托腋下夹着一包东西，向园子那边溜去。这更进一步引起我的好奇，就跟着并且把他喊住。他企图躲开我，但当我问他时，他回答说在包中（好像有活的东西动了一下）是可致人死命的怪物。

“巢中刚出的怪物！蛇精，毒汁都溢出身体外的！这家伙，好厉害呀，只要伸出刺来就会把你弄死，毒死……背上有黑点，头像公鸡，一半在地上立着，一半像蛇那样爬在地上。它吃老鼠……”

“吃老鼠吗？”

“哦！好厉害的畜生，只比耗子长一点，也叫做麝鼠。像蛇，像癞蛤蟆那样毒。它咬耗子，耗子又涩又苦；它嚼死耗子，然后舔舔舌头。他们说它是从眼睛中生出来，但大多数人又说不对。”

我问他拿这个怪物干什么，他说办正事。那时我感到很奇怪，就说这些日子里死了那么多人，就不再有秘密的事情了，我要把这事告诉威廉。于是萨尔瓦托强烈恳求别说出去，他把包解开，给我看一只黑猫。他把我拉近一点，露出猥亵的微笑说，当他因为奇丑和精力不济而不能博得那乡下姑娘的欢心时，并不希望总管和我再占有她，总管权力大而我则是年轻俊美。但他懂得使任何女人委身于他的惊人的咒法：必须杀死一只黑猫，挖出眼睛，然后把猫眼放进黑母鸡的两

个鸡蛋中，一个蛋中放一只眼，另一个蛋中放另一只眼（他把两个鸡蛋拿出来给我看，说这蛋取自大小适当的母鸡）。接着必须让鸡蛋在一堆马粪中腐坏（他已经在菜园中一个没人去的角落里准备了一堆马粪），每个蛋中就生出一个小鬼，为你效劳，天下什么乐事他们都可以给你弄来。但是哎呀，他告诉我：为了使这个魔法起作用，就必须让他和跟她睡觉的那个女人往蛋上吐口唾沫，然后才埋进马粪中；这个问题使他好不烦恼，因为那天晚上他必须把这样的女人弄到手，使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这个仪式。

我脸上、五腑六脏、整个身体都忽生燥热，就用微弱的声音问：晚上他是否会把同一个姑娘带到修道院中来。他笑了，嘲弄我，说我真是情欲太重（我说不是，我这样问，纯粹是出于好奇）。接着他说乡下的女子多着哩，他要把另一个、甚至比我喜欢的那一位更漂亮的带来。我猜他是在向我撒谎，让我走开，但不管怎么样，我可以干什么呢？当威廉在等着我干完全不同的事时，我整宿跟着他吗？再看见她（如果真是她的话），情欲就驱使我去接近她，但理智却把我拉开；我的确想再看到她，但我不应该再看到她。就要再看到这样的人了吗？肯定不是。所以我说服自已：在这个女人的问题上，萨尔瓦托说的是真话。也许他说的什么话都是假的。所叙述的咒法，不过是他幼稚而迷信的脑子想入非非，他什么事情也干不出来。

我对他生气了，粗暴地对待他，告诉他晚上最好去睡觉，因为弓箭手正在修道院中巡逻。他回答说他比那些弓箭手更熟悉修道院，并且这样的大雾，谁也看不见谁。他甚至对我说：我现在要逃跑了，你再也不会看见我了，即使我只在咫

尺之遥跟你所想的姑娘寻欢作乐你也看不见。他说着跟我们不同的话，但这是他说的话的意思。我愤怒地走开了，因为我是高贵的见习修道士，不值得跟这样的下等人争论。

我去跟威廉会合，干我们要干的事，即准备在礼拜堂的后排作晚祷，以便祈祷结束时，就准备好向迷宫的腹部作第二次(对我来说，是第三次)探险。

六点左右以后

叙述他们再次访问迷宫，到达"非洲的终结"的门槛，但进不去，因为不知道四的第一和第七个字母意味着什么；最后阿德索的相思病复发了，尽管这是一种知书识礼的人的相思病。

走进图书馆，我们付出了长时间的劳动。我们旨在进行的证明，用话说来很简单，借着灯光，我们一边读说明，一边行进。所经过的地方和没门没窗的墙，都要在图上做上标记，记上首字母；利用通道和障碍之间我们可以通过的各条路径穿过，但这个过程很长，并且使人厌烦。

天气寒冷刺骨。当晚没风，听不到第一个夜里使我心烦意乱的微弱呜咽声，但潮湿而冰冷的空气从箭状的裂缝中吹进来。我们已戴上羊毛手套，这样，手翻着书时不致于变得麻木。但那些是冬季写字用的手套，手指尖是露出来的；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把手伸向灯光的火焰，或冻得半僵时就双脚起跳，把手放在脸颊上，或拍拍手。

这样我们就不能接连不断地完成整个工作。我们停下来在架子旁找书随便翻阅，由于威廉戴上了新镜片，就能不时停下来读读书名了。有些书是他已经知道的，有些是找了很久了的，最后一类是从未听说过的，现在发现这些书，就很兴奋，看见书名就高兴地喊了起来。总之，对他来说，每本

书都像他在异乡所遇到的寓言中的动物。他翻阅一部手稿时，就叫我去找别的手稿。

"看架子中那是什么书！"

我边译解边搬动书籍说："比德①的《英国史》……以及也是比德写的《寺庙建筑》，《论犹太神堂》，《论时、计算、编年史和迪奥尼西循环》，《正字法》，《论推理》，《圣库特伯传》，《韵律》……"

"自然是那位圣徒的全集了……看看那些！《修辞学》、《不同的修辞》、这里有许多语法学家：普里斯西安、霍诺拉图斯、多纳图斯、马克西穆斯、维克托里努斯、欧蒂切斯、福卡斯、阿斯佩……奇怪，我起初认为在这里有来自英格利亚②的著作家……让我们看下面……"

"这是什么？"

"一首希伯利亚③诗歌。大意是：

海浪在翻腾/波涛澎湃/海洋不安地运动着/天边的波光/有时海浪呜咽着/有时像一首奏鸣曲……"

我不懂得诗意，但威廉读起来时，词在口中滚动着，这样你似乎听到大海的波浪声。

"这个呢？马尔默斯伯里的奥尔德海姆。④听听这一页，所有这些词都以同一个字母开始！"

"我的岛国上的人都有点狂热，"威廉自豪地说，"让我们

① 比德：也称圣徒比德，约673年生于英国的达勒姆，735年死于该地。英国历史家，神学家，和科学家，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中世纪编年史家。——译者

② 英格兰的名称。——译者

③ 诗歌用语，指爱尔兰。——译者

④ 约640年生于英国的杜尔丁，死于709年。英国学者和牧师，马尔默斯伯里修道院院长。据说他是第一个用拉丁文写诗的英国人。——译者

看看另一个架子。”

“维吉尔。”

“这里他收了什么书？哪个维吉尔？《格奥基克斯》[①]吗？”

“不是。是《论简洁》。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本书。”

“那是图卢兹[②]的维吉尔。他是修辞学家，生于公元六世纪，被认为是伟大的哲人……。”

“这里书上说人文学科是诗学、修辞学、语法、名学、逻辑、几何学……但他是用什么语言写作的呢？”

“拉丁语，但那是他自己创立的拉丁语，他认为这种拉丁语更美得多。读这一段，他说天文学是研究黄道各宫。”

“他发疯了吗？”

“我不知道。他并不是来自我的岛国。你再听这个，他说称呼火有十二种说法：火，燃烧，炭的燃烧，火舌熊熊，冒烟，红色的火舌，死灰复烧的结果，炭质的燃烧，神发脾气的结果，……等等。”

“但没有人这样说话的！”

“这是幸运。但那时是这样的时代，语法学家为了忘记邪恶的世界，就以研究难以理解的问题为乐趣。听说那个时候，修辞学家加班杜斯和特伦蒂乌斯就‘ego’（我）的呼格辩论了十五天十五夜，最后他们刀剑相见。”

“但这本也是那样，听……，”我拿着一本装帧奇特的书，上面画着猴子和各种各样的蛇在其中隐约可见的植物迷宫。

① 《格奥基克斯》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生于公元前70年，死于公元前19年。跟下文所说的维吉尔是两个人。——译者

② 在法国。——译者

"这些书来自我的岛国，"威廉再次亲切地说。"对远悬海外的希伯尼亚的那些修道士不要太苛刻。也许，如果这座修道院存在，如果我们仍然谈论着神圣罗马帝国，这还多亏了他们。那时候欧洲的其余部分都变成一堆废墟了，有一天他们宣布高卢的某些教士所施加的一切洗礼都是有毛病的，因为他们'以父子的名义'施加洗礼——不是因为他们信奉一种新的异教，并把耶稣看作是女人，而是因为他们不再懂得拉丁语了。"

"像萨尔瓦托那样吗？"

"多少有点像。八至十世纪的北欧海盗从远北地方沿河而下劫掠罗马。异教的寺庙沦为废墟，基督教的寺庙不复存在了，正是希伯尼亚的修道士在修道院中写啊读啊，读啊写的，装璜手抄本，然后跳进兽皮作成的小船，航行到这些国家，好像你们人民都是异教徒，向你们传播福音。你知道吗？你到过博比奥①修道院，那座修道院就是这些修道士中的一位圣哥伦巴创建的。这样，如果他们看到在欧洲人们再也不懂旧拉丁语了，就造出一种新拉丁语，对此不必大惊小怪。他们是伟人。圣布伦丹到达布莱斯特群岛②，沿地狱湾而下，在那里他看到了犹大被铁链锁在岩石上。一天他登上了小岛，去岸边发现了一个海怪。当然他们都疯了"，他心满意足地又说了一遍。

"这些像是……我几乎不能相信眼睛了！这么多的颜色！"

① 在意大利。——译者
② 意即"祝福群岛"。——译者

我说，把它都吸收进去。

“从没有多少色彩的国度中（那里只有一点蓝色和许多绿色）来的人势必这样做的。但我们不要站在这里讨论希伯尼亚修道士了。我要知道的是他们为什么和英格兰人和别国的语法学家并列在这里。看看图，我们现在该在哪里了？”

“在西塔的房间里。我也把刻在漩涡饰上的字抄下来了。这样，离开一端不通的房间，我们就进入了七边形的房间，从那里只有一条通道通往塔的单间房，红色的字母是H。接着我们从房间走到房间，在塔里转圈，然后回到一端不通的房间。各个字母顺序拼起来就是HIBERNI！你说对了！”

“如果我们从一端不通的房间回到七边形房间来，这个七边形房间跟其他的七边形房间一样，都有字母A，代表Apocalypsis（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那么就得到HIBERNIA①.这样，我们就有了天涯海角的作者以及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的作品了，因为布置图书馆内部的人认为：语法学家应该同希伯尼亚语法学家呆在一起，即使他来自图卢兹也罢。这是一个标准，你知道吗？我们开始懂得一些东西了”。

“但在我们进入的东塔的房间里，我们读到FONS…。那是什么意思？”

“仔细读读图，按进入的顺序不断读一个接着一个的房间。”

“FONS ADAEU…。”

“不是，是Fons Adae；我记得U是东边第二间一端不

① 希伯尼亚，即爱尔兰。——译者

通的房间；也许它属于另一个系列。我们在Fons Adae，也就是人间乐园，发现了什么呢（要记住有面对着升起的太阳的圣坛的那个房间就在那里）？”

“那里有许多《圣经》，以及《圣经》的注解。有各种版本的《圣经》。”

“这样，你看，《圣经》跟人间乐园相对应，而人间乐园，正如人们所说的，远在东方。这里的两边是希伯尼亚。”

“所以图书馆的平面图体现着世界的地图了？”

“那有可能。而且书籍根据它出自哪个国家、或作者的出生地、或者在这里的情况中作者应该出生在哪里决定放置的地方。图书馆长们对自己说，语法学家维吉尔生在图卢兹，那是错了的，应该出生在西方的岛国。他们纠正了自然的错误。”

我们继续前进，经过收藏着一系列装帧得光彩夺目的《启示录》的房间，其中之一是我在其中产生幻象的房间。真的，我们远远又看见了火光。威廉捏住鼻子跑过去把火扑灭，往灰上吐唾沫。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赶快穿过这个房间，但我记得在那里曾看过漂亮的、花花绿绿的《启示录》，书中有美丽的女人和龙。我们从最后进去的房间起（这房间红色首字母是Y）编写这些房间的字母系列。往后边读起来是YSPANIA。但最后的A也是HIBERNIA的词尾A。威廉说，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还有放置性质混杂的书籍的一些房间。

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看来，命名为YSPANIA的区域放置着《启示录》的许多抄本，都装帧得精美华丽；威廉认出那是西班牙艺术。我们觉察到，图书馆所收藏的基督教世界中未遗失的使徒书的抄本，数量也许是最多的，并且收藏了大量的

经文注释。利厄巴纳的比亚图斯对《启示录》所做的注解就有许多卷。经文多多少少都是相同的，但我们发现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想入非非的图画，威廉认出那些他认为是阿斯图里亚斯王国①最伟大的装帧大师中的一些人：马基乌斯，法昆杜斯，和其他一些人。

我们做这些和其他观察时，来到了南塔。昨天夜里我们已走进南塔。Yspania系列中的S房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通向一间E房间。之后我们逐个转了南塔的五个房间，来到最后一个、没有其他通道的房间，这个房间带一个红色的L。又往后读起，得LEONES。

"Leones，是南边。根据我们的图，我们现在在非洲，这里是南边。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发现那么多异教作者撰写的书籍的原因。"

"还有一些呢，"我说，在架子中翻找着，"阿维斯纳的'卡农'，这个手抄本的书法很美，但我不认识……"

"从装帧来看，我要说这是一种《古兰经》，但遗憾的是我一点也不懂阿拉伯语。"

"《古兰经》，是异教徒的圣经，邪恶的书……"

"那是包含着跟我们的智慧不同的智慧的书。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古兰经》放在这里、跟猛兽、妖怪放在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那本书上画着怪兽、还有独角兽的原因。被称为LEONES的这个地区放着图书馆的创立人认为都是谬误的书。那边是什么？"

"是用拉丁文写的书，但都是阿拉伯著作家写的。阿尤布·

① 为西班牙西北部以前一王国，现在为西班牙一个省份，濒临比斯开湾。——译者

阿尔-鲁哈威关于狂犬病的论文。这是宝贵的一本书。这是哈桑写的《论动词的体》……"

"你看，他们也把基督教徒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科学著作跟妖怪、谬误并列了。他们在修建图书馆时就是这么想的……"

"但他们为什么也把画有独角兽的书跟谬误相提并论呢？"我问道。

"图书馆的创建者显然有奇怪的想法。他们必定是认为：叙述生活在远方的怪兽的书，是异教徒所散播的谬误的一部分……"

"但独角兽是谬误么？这是最逗人喜爱的动物，崇高的象征。它代表基督，代表贞洁；只有把处女放到森林中才能抓到它；这种珍兽嗅到处女最贞洁的风味，就去躺在处女的膝上，成为猎人圈套的牺牲品。"

"阿德索，据说是那样的。但许多人倾向于认为那是异教徒编出来的一则寓言。"

"多么失望啊。"我说，"穿过树林时要是碰上独角兽，我可高兴死了。否则穿过树林有什么乐趣呢？"

"这种动物是不是存在，还不能肯定。它也许不同于这些书中所说的。威尼斯旅行家长途跋涉，快到达地图上所说的人间乐园，看到了独角兽。但他发现独角兽笨拙，很丑，全身黑毛。我相信他看到了额头上长着独角的真兽，这也许就是古代的大师最初忠实地描写的独角兽。他们从来都不是完全错了，从上帝那里得到看见事物的机会（而我们并未看到）。然后这种描写从一些作者传到另一些作者，通过连续不断的想象活动，就变形了，独角兽变成想象中的动物，全身

洁白而性情温和。所以如果你听说在树林中有独角兽，别带着处女去：这种动物不像这本书中所描写的，而是更接近于威尼斯人的叙述。”

“但古代的大师碰巧从上帝那里得到关于独角兽的真正性质的启示吗？”

“不是启示，而是经验。他们运气好，有幸出生在独角兽出没的土地上，或出生在独角兽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的时代。”

“但是，如果古代的智慧讹传下来，伪书又是如此放肆地解释它，那么我们怎么能相信古代的智慧呢？而你还总是在寻找着它的踪迹。”

“书写出来不是要人相信它所说的，而是要引起人们的探索。考虑一本书时，不要自问关于它的意思它说了些什么，这是经文注释家心中非常清楚的一条戒律。独角兽，正像这些书籍所说的，体现了一种道德真理，或比喻或类比的真理；就像贞洁是一种高尚的美德这一思想仍然是正确的那样，那个比喻的真理仍是对的。但至于支持着另外三种真理的实际真实情况，我们还要看看：产生文字描写，是些什么样的原来的经验。即使实际事物的更高的意义仍然是好的，也必须讨论实际的东西。一本书中写道：只要用公山羊血，就可以劈开金刚石。我的伟大导师罗杰·培根说这并不真实，只是因为他试验了，并未取得成功。但如果金刚石和山羊血之间的关系有更高尚的意义，那会仍然是完整的。”

“那么文字表达是谬误的时候，仍然可以表达更高的真理，”我说。“想到这种独角兽不存在，或从来没存在过，或将来也不能存在，这使我感到悲痛。”

“神的万能是无边无际的，如果上帝愿意，独角兽也能存在。但你自己应感到安慰，独角兽存在于这些书中，而这些书，要是不描述实际的存在的话，也讲了可能的存在。”

“这样说来，我们必须读书而不信书了？而信念，则是神学上的一种美德。”

“神学上还有两种其他的美德：希望（希望可能性变成现实）和博爱（对那些坚信可能性成为现实的人的博爱）”。

“但如果你的智识并不相信独角兽，那么它对你有什么用呢？”

“对我说来，独角兽有用，就像维南蒂乌斯被拖到猪缸处而在雪地上留下痕迹那样有用。书中的独角兽是一种痕迹。如果痕迹存在，那么必定存在产生这种痕迹的某种东西。”

“你是说，不同于这种痕迹的某种东西。”

“是的。痕迹并不总是有跟留下痕迹的本体那样相同的形状，痕迹并不总是得自本体的压力。痕迹常常是再现了本体在我们大脑中所留下的印象；这是思想上的痕迹。思想是事物的符号，图象是思想的符号，符号的符号。从图象中我重新构拟出其他人具有的、关于事物的思想，如果不是构拟出本体的话。”

“你认为这就够了吗？”

“不够，因为真正的学识不应满足于思想（思想实际上是符号），而必须发现事物的独特的真相。所以我要从一个痕迹的这个痕迹回到处于这个系列开端的独特的独角兽上去，就像我要从杀害维南蒂乌斯的凶手所留下的模模糊糊的符号（可以提示许多事物的符号）回到唯一的、具体的凶手身上那样。但短时间内，没有其他符号的配合，那不是总能成功的。”

“那么我总是并且只能谈论告诉我另有他意的某一事物了。但最后的事物，真正的事物一难道从来都不存在吗？”

“也许是存在的：那就是具体的独角兽。不要烦恼，你将看到这样的一天，不管情况是多么黑暗和丑恶。”

“独角兽，狮子，阿拉伯著作家和一般摩尔人，”我到这里才说，“毫无疑问这是那些修道士所说的非洲了。”

“无疑这就是非洲了。但如果是非洲，我们应该发现蒂沃利的帕西菲库斯所提到的非洲诗人。”

实际上，我们沿着原路走回来，又来到房间L时，发现一个架子上收藏着弗洛罗、弗龙托、阿普列尤斯、马蒂安努斯·卡佩拉和福尔根蒂乌斯①的著作。

“这样看来，这里就是贝伦加所说的阐述某种秘密的地方了，”我说。

“几乎就在这里了。他使用了‘非洲的终结’这种说法，而这种说法，使马拉奇怒发冲冠。‘终结’可能是最后这个房间，除非……”他喊了起来：“天呀！你没注意到吗？”

“什么？”

“让我们回到我们从那里开始前进的房间S！”

我们回到第一个一端不通的房间去，那里的漩涡饰上写着这样的诗句“座上的二十四位长者”。这个房间有四条通道。一条通向房间“Y”，此房间有一扇朝着内部八边形开的窗户。另一条通向房间P，此房间接着另一些房间，沿着外面的正面一侧，完成YSPANIA系列。沿着通向塔的通道可进入房间E，我们刚刚已穿过这个房间。然后就有一道没门没窗的

① 这些都是非洲、特别是北部非洲的著名学者、神学著作家。——译者

墙，最后一条通道通向第二个一端不通的房间，此房间有首字母U。房间S是立有镜子的房间—所幸的是镜子就靠在我的右边的墙上，否则又会使我吃惊不浅。

仔细地看图，我认识到这个房间很奇特。像其他三个塔的其他一端不通的房间那样，它应该通到中央的七边形房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通往七边形房间的通道就会在相邻的一端不通的房间U中。但这个房间除了有一个开口，通过这个开口进入房间T外（此房间有一扇开向八边形的窗户，通过另一房间跟房间S相接），其他三道墙都是堵死的，摆满了书架。我们环顾四周，从图上证实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为了合乎逻辑以及严格的对称，那个塔应该有它的七边形房间，但现在却没有。

“没有，”我说，“没有这样的房间。”

“不，事情不是那样。如果根本没有七边形房间，别的房间会大些，但这些房间的形状多少跟其他极端上的房间一样。肯定有这个房间，但我们不能走近它。”

“难道用墙堵死了？”

“也许是吧。那里就是‘非洲的终结’，这就是那些出于好奇心在这里徘徊逗留而现在死于非命的地方。是用墙堵死了，但那并不是说就没有进口了。的确，肯定有一个进口，而维南蒂乌斯发现了这个进口，或者阿德尔莫从贝伦加那里了解到情况后，又把它告诉了维南蒂乌斯。让我们再读读维南蒂乌斯随手记下的便条。”

他从道袍中掏出便条，重新读了起来：“幻象的手作用在四的第一和第七上。”他看了看四周。“噢，当然啰，‘幻象’是镜子中的图象！维南蒂乌斯用希腊语进行思维，在希腊语

中比在我们的语言中更甚，'tidolon'是幻象，也是鬼怪。镜子反映出我们被歪曲了的形象，我们几天前的夜里误把它当作魔鬼！但是四个'在上面的幻象'可能是什么呢？反映在镜面上的东西么？那么我们必须置身于某个角度，看看镜子反映出来的、跟维南蒂乌斯的叙述相对应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试了每个位置，但毫无结果。除了我们的形象以外，镜子只反映出在暗淡的灯光照明下房间其余部分模模糊糊的轮廓。

"那么，"威廉沉思着，"说'在上面的幻象'，他的意思可能是指镜子的后面……这迫使我们要进入隔壁的房间，因为这面镜子肯定是一道门……。"

镜子比正常人还要高，用坚实的栎木镜框安在墙上。我们以各种方式触摸镜子，努力把手指插进镜框和墙之间搬撇镜子，但镜子就像墙的一部分、砖石间的砖石那样，纹然不动。

"不在后面，那么可能是'在上面的幻象'，"威廉咕咕哝哝地说，同时伸出手，踮着脚尖，用手摸摸镜框的上端。他除了摸了一手灰尘外，什么也没有摸着。

"就这件事面论，"威廉忧闷地回想说，"即使在镜子的后面有一个房间，我们正在寻找的、别人寻找过的那本书已不在房间里了，因为起初是维南蒂乌斯拿走，接着是贝伦加拿走，天知道拿到哪里去了。"

"但也许贝伦加已拿回来放在这里了。"

"不会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图书馆中，一切事情表明他在同一个晚上那本书被盗后不久就死于浴室中。否则第二天早晨会看到他的。不管……目前我们已经确定了'非洲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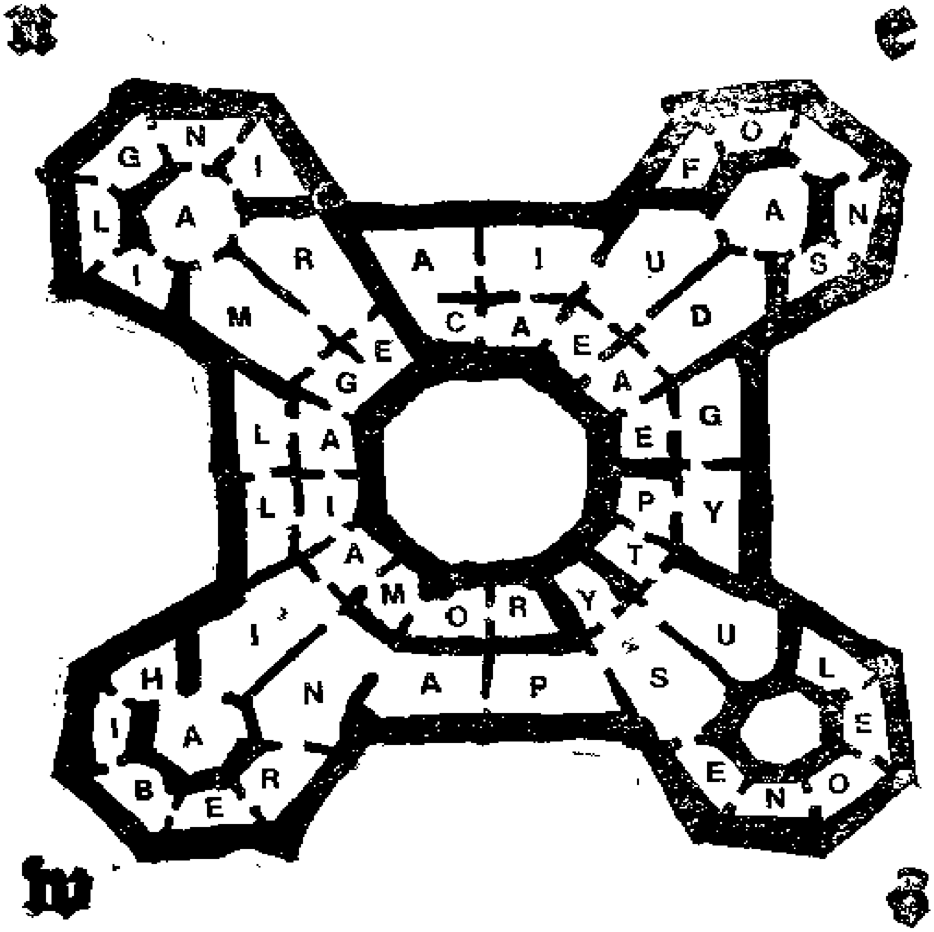
之所在，已经获得了几乎一切必要的材料以完善我们的图书馆平面图。你必须承认迷宫的秘密，现在有许多已经搞清楚了。”

我们穿过其他房间，在图上记下我们所有的发现。我们发现一些房间专门收藏数学和天文学的著作，另一些房间收藏阿拉米文字的著作(我们两人都不懂阿拉米文字)，另一些房间收藏更不认识的文字的、也许是印度来的著作。我们在IUDAEA(印度)和AEGYPTUS(埃及)这两个互相重迭的系列间走来走去。总之，为了使读者不致感到厌烦，就不叙述我们译解的过程了。我们后来肯定地完善平面图时，就深信图书馆的确是根据地球的图象布置和安排的。北边是ANGLIA(英国)和GERMANI(德国)，这些沿着西墙跟GALLIA(盖利亚①)相连，然后转向极西，进入HIBERNIA(希伯尼亚)；转向南墙是ROMA(罗马)(拉丁古典著作之都!)和YSPANIA(西班牙)。然后往南是LEONES(南边)和AEGYPTUS(埃及)，东边是IUDAEA(印度)和FONS ADAE(人间乐园)。东和北之间，沿着墙的是ACAIA，威廉说，这是一个很妙的提喻法，表示希腊。最后，在那四个房间中，秘藏着大量古代异教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

词的系统很奇特。有时它向单一的方向延伸，在别的时候它往后延伸，在另一些时候成环状。我上面说过，常常用同一个字母去组成两个不同的词(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房间收藏一个专题的书，另一个房间收藏另一个专题的书)。但是很明显，要寻找支配这种安排的严格规律，那是毫无意义的。

① 指法国。这里的地理方位不太准确：德国可以说沿着西墙跟法国相连，英国却不能这么说，因为英国在法国的西边。——译者

它纯粹是帮助图书馆长找到某本书的记忆法。说已经在"gu-arta Acaiae"找到的一本书，那就是说，书藏在从带有首字母A的房间算起的第四个房间中。为了证实这一点，大概图书馆长脑中把ACAIA分配给安排在正方形上的四个房间，路



径或者是弯弯曲曲的，或者是直线的，他都要熟记在心，应该顺着路线去取。这样，我们立刻就懂得了没窗没门的墙的把戏了。例如，从东边接近ACAIA，你发现这些房间中没有一个是通向接着的房间的，迷宫在这里结束了。为了到达北塔，就必须穿过其他三个塔。但是当然啰，图书馆长从FONS进来，清楚地知道，例如说要进入ANGLIA，就必须

穿过AEGYPTUS， YPSPANIA，GALLIA，和GERMANI，我们得到这些和别的微妙的发现，对图书馆所做的富有成果的探险就结束了。但在说我们准备心满意足地离开图书馆之前(只是因为陷入其他事情，我很快就要说到这些)，我必须向读者坦白一些事情。我说过，我们进行的探险，原来是要寻找到达神秘地点的关键；但是当我们沿着房间中的路逗留时，就记下了题目和布局，翻阅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好像在探索着神秘的大陆或未知的世界。这种第二种的探索是共同一致进行的：威廉和我都浏览了相同的书，这时我把最奇怪的书指给他看，他向我解释了许多我不能理解的东西。

但在某个地方，就在我们在南塔的房间、被称为LEONES的地方转来转去的时候，导师碰巧在一个房间中停了下来，这房间收藏着许多阿拉伯书籍，都带有奇奇怪怪的眼睛，又因为那天夜里我们不是只有一盏灯，而是有两盏灯，出于好奇，我就走进隔壁的房间。我认识到图书馆精明而谨慎的设计，已经在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集中了肯定不能外借阅读的书籍，因为这些书籍以各种方式探讨了肉体和精神的疾病，并且几乎总是由异教的学者撰写的。我看到一本书，不大，但装饰以小画：奇草异花，成对成双的动物，一些草药，这些都远远脱离了题目(这真是幸运!)。书名是《爱的镜子》，作者为波洛尼亚的马克西穆斯。书中收了来自许多别的著作的引文，都是论述相思病的。正如读者将了解到的：用不了很多时间，就可以使我从早上起就冷如槁灰的心灵再度燃烧起来，那姑娘的形象再度使我的感情激动起来。

我整天已迫使自己消除早晨的思想，一再说：严肃认真、感情和理智平衡的见习修道士不应该有那些思想；并且，又

因为那天的事件很多，很强烈，足以吸引我的注意力了，所以我的欲望暂时消失了，这样我就想：早晨的情绪不过是暂时的不安，到现在我感到坦然了。但是，只要看到这本书我就不得不说："这是天启的故事"，发现自己害着相思病，比所意识到的尤甚。读医书后我知道，人总是相信你感到医书所说的痛苦。这次我只是匆匆看两眼而已，因为担心威廉会走进房间来，问我在研究什么呢，那么用功。正是只读这几页，使我相信我正害着这种病。书中把这病描写得这么充分，如果一方面，（根据那么多患病者确实可靠的证据）我因发现自己害病而感到苦恼，另一方而高兴地看到，人家把我自己的情况描写得那么生动，这就使我相信：即使害病，这么说吧，我的病也是正常的，因为无数人也害这种病，而且所引的作家可能把我本人作为描写的模型呢。

伊本-哈兹姆的书深深打动了我。他说，相思是一种难以控制的疾病，治疗法在于爱情本身，因为病人不要别人给他治病，并且不太愿意把病治好（上帝知道这的确如此！）。我懂得那天早上我看到什么，那么激动的原因了：正如安西拉的巴兹尔也说的，爱情似乎通过眼睛占据了我—而这是确凿无误的症状。害这样一种病的人表现出极端兴奋，同时他希望保守秘密，不与人交往（就像我那天早上的表现那样），作用于他的其他现象都变成了一种强烈的不安，也使他感到可怕，沉默不语……。我恐惧地读到：真心实意的爱者，无法看见所爱的对象时，身体必定逐渐消瘦，常常达到卧床不起的地步。有时这病伤及大脑，病人失去理智，胡言乱语（很清楚我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因为我在图书馆的探险中非常机灵）。我惊恐地读到：如果病情恶化，死亡会接踵而来，

我自问：从想念那个姑娘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欢乐，是否抵得上肉体的这种最高的牺牲，还不去说对灵魂健康一切适当的考虑。

我那天感到忧郁，我归因于因看不见那个姑娘而感到痛苦的思恋感情；从圣希尔德加的一些话中进一步认识到：我那天的忧郁心情，危险地接近于一些人所经历的感情，他们偏离了人在天堂中所经历的和谐而完善的情况；毒蛇的气息和魔王的影响引起了这种“黑暗和爱情”的忧郁。具有同样智慧的异教徒也有这种思想，因为我看到了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伊本-扎卡里雅·阿尔-拉兹的著作，他在《盛书》中把爱情的忧郁确定为变狼狂，害变狼狂的人，就像狼那样行动。他的描写像是掐住了我的脖子：爱者先是外形发生变化，眼神逐渐软弱无力，眼眶凹陷下去，没有眼泪，舌头慢慢干涩，长出小脓疱，整个身体焦干皱缩，经常感到嘴干口渴；到这一阶段他们整天趴着睡，脸上出现像狗咬的胫节斑点，最后病人像狼一样，夜里在墓地上走来走去。

最后，我读到引自那位伟大的阿维斯纳的话时，我不再怀疑我的情况的严重性了。他把爱情定义为忧郁性质的经常存在的、专心致志的思想，是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眷恋着相反性别的人的面貌、姿态，或行为而引起的思想（阿维斯纳的描写，对我的情况来说是多么生动而真实啊！）它原先不是病，当得不到满足时，它就变成摆脱不了的思想，于是就成病了（上帝宽恕我，我已经充分得到满足了，为什么还那么入迷呢？或许是前天发生的事，不是爱情上的满足吗？那么，怎样消除这种病症呢？），这样，眼皮老跳，呼吸不均匀；病人时笑时哭，脉搏激烈地跳动（我的脉搏激烈地跳动着，而读

这儿行文字时，呼吸似乎停止了！）。阿维斯纳劝告人们采纳加兰已提出过的确实可靠的方法。要发现某人是否已堕入情网，只要给对方号脉，同时说出许多相反性别的人的名字，看看有没有人的名字使他的脉搏跳动加快。我担心导师会忽然进来，抓着我的胳膊给我号脉，探知我的秘密，对此我会羞死的……哎呀，作为治疗方案，阿维斯纳建议一对情人结为夫妻，这会使相思病治愈。的确，他虽然精明，却毕竟是异教徒，因为他不考虑到本尼迪克特教派的见习修道士的条件，即被定罪永远不再恢复——或更确切地说，要献身，通过他自己的选择或他的家属明智的选择，永远不要害这种病。幸运的是，阿维斯纳虽然没想到克鲁尼亚克教派，却的确考虑到不能结合的情人的情况，提出洗热水澡，作为根本的治疗法。（贝伦加是不是企图用这种方法治愈他对死去的阿德尔莫的相思病？但人能害对自己的同性的人的相思病么？还是那只不过是兽欲呢？那天夜里我是兽欲吗？不是，当然不是，我马上告诉自己说，那是最甜蜜的——接着立刻补充说：不，你错了，阿德索，那是魔王的假像，那是极端的兽欲，如果你已犯有兽欲罪，那么现在拒不承认这一点，那就罪上加罪了！）我又接着读阿维斯纳的文字：还有其他治疗法。例如，谋取内行的老妇女的帮助，她们花时间在诋毁被爱的对象上——看来老妇女比男人干这种工作更内行。这也许是解决办法，但在修道院中不能找到什么老妇女（实际上年轻女人也找不到），这样我不得不找某个修道士来说那个姑娘的坏话，但找谁呢？此外，修道士能像爱搬弄是非的老妇女那样了解姑娘么？最后的解决方案是萨拉辛提出的办法，此法的确是不正派，因为它要求那不幸的爱者和许多女奴结成夫妇，

这对修道士来说是很不适宜的治疗法。于是，我最后自问：一个年轻的修道士能治好相思病么？真的没有拯救他的法子么？也许我应该去找塞维里努斯，求救于他的草药么？我的确读到维朗诺瓦的阿诺德的一段文字（这是我听到威廉怀着很大的敬意提及的一位著作家），他说，相思病是元气过盛引起的。因为血（血产生传宗接代的精液）流通过盛就增量，就产生过多的精液，“生殖的复合体”，在男男女女身上引起要求性交的强烈愿望，这时人体的组织极端湿热，就害了相思病。据估计在大脑正中室的背部（这是什么？我自问道）有一种力，其目的在于感知感官传来的不灵活的输入。当要求接触感官所感知的对象的愿望太强烈时，估计此器官就变得心烦意乱，它仅以被爱的人的印象为其活力的来源；悲哀和欢乐的感情交替出现，这时整个身心就像烈火燃烧，因为热量（在绝望的时刻，热量潜入身体的最深部分，皮肤凉澈）在欢乐的时刻，跑到身体表皮上来了，使脸部通红。阿诺德提出的治疗法是努力打消病人接近被爱对象的保证和希望，这样相思的念头就会消逝。

呃，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治好自己的病，或近乎痊愈的。我对自己说，因为我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再看到我所想念的对象，即使我见到她，也没有得到她的希望；即使得到她，也没有再次占有她的希望；即使占有她，或把她养在我的身旁，因为我作为修道士的地位以及家人的身分加在我身上的责任，也无法……。我得救了，我对自己说。我合上书，使自己镇定下来，就在这时威廉也走进房间来了。

夜

叙述萨尔瓦托可怜地被贝尔纳德发现，阿德索所爱的姑娘被当作女巫，抓起来了，众人丧气地去睡觉，比以前更加忧心忡忡。

我们正走下来，到食堂去的途中，这时听见有人大声嚷嚷，又看见从厨房的方向飘来微弱的灯光。威廉立刻把灯吹灭。我们贴着墙走近厨房的门，探明嚷嚷声是从外面传来的，但厨房门却开着。后来声音和灯光逐渐离去，有人使死劲砰地一声把门关上。有一场大骚动，预示着令人不快的事件即将到来。我们迅速回去，穿过藏尸骨室，就回到现在空无一人的礼拜堂；我们从南门出去，瞥见走廊上闪烁不定的火炬。

我们走了过去，在混乱中我们必须装作像许多其他在场的人那样，像也是冲到外面来的。这些人不是从宿舍、就是从香客住房中走出来的。我们看见弓箭手死死地抓住萨尔瓦托，他脸色就像眼白那样苍白，还有一个哭泣着的女人。我的心脏收缩了：原来是她，我思念中的姑娘。她看见我时，就认出我来了，投来绝望而恳求的眼光。我一时冲动，就要冲过去放她走，但威廉按住了我，低声说一些远不是亲切的责备话。修道士和客人现在正从四面八方冲进来。

院长来到了，贝尔纳德·古伊也来了。弓箭手队长向贝

尔纳德·古伊作了简短的报告。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根据审判官的命令，弓箭手夜间在整个大院巡逻，特别注意从大门到礼拜堂、园子，和主楼正面的道路。（为什么呢？我自问道。接着我明白了：很明显，因为贝尔纳德从雇工或做饭的那里听到一些传说，说是外墙和厨房之间夜里有人活动。也许不知道到底谁该对此负责，也许那个愚蠢的萨尔瓦托像他把他的意图泄漏给我那样，在厨房或谷仓里对某个卑鄙的人也讲了。那天下午这小人被询问时受到惆怍，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贝尔纳德，作为一种贿赂。）弓箭手小心翼翼地在黑夜的大雾中行动，最后在萨尔瓦托瞎弄厨房门时将他连同那个女人一起抓获。

“在此圣地竟然有一女人！并且跟一个修道士混在一起！”贝尔纳德严厉地对院长说。“最高贵的老爷，”他继续说，“如果这事只涉及违反要保持纯洁的誓言，那么惩罚这个人，会是你的权限内的事。但由于我们还没有确知：这两个卑鄙的家伙的肮脏交易是否跟所有客人的健康有关，所以必须首先揭穿这个秘密。喂！你这个流氓无赖！”他从萨尔瓦托的胸前抓出那显而易见的包包，那个可怜的人还拼命捂捂盖盖的。“你藏的是什么？”

我已经知道了：一把刀，一只黑猫。一打开包包，黑猫就怒叫一声，跑了。还有两个鸡蛋，现在都打破了，粘乎乎的，这些在另外的人看来，像血，像黄色的胆汁，或某种腐烂发臭的东西。萨尔瓦托刚要进入厨房，宰掉猫，挖出猫眼。谁知道他用什么诺言引诱那姑娘跟他走的。我很快就知道什么诺言了。弓箭手对姑娘进行搜身，嘻皮笑脸地笑着，说着淫荡的话。他们在她身上搜到一只小死公鸡，还没拔毛呢。

在沉沉黑夜，当万事万物都没有差别时，得到小死鸡真是倒霉。但我在想，要引诱她，只要鸡毛蒜皮就行了。可怜的饥饿的人啊！她昨天夜里出于对我的爱，放弃了她宝贵的牛心……

“啊哈！”贝尔纳德叫了起来，声调中显得极其关切。“黑猫和公鸡……啊，我知道这些道具……”他注意到威廉也在场。“你不是也认识吗，威廉牧师？三年前，在肯尔肯尼①地方一个姑娘跟在她看来是黑猫的魔鬼性交，你那时不是那里的宗教审判官吗？”

在我看来，导师似乎因为懦弱而保持沉默。我使劲拉他的袖子，摇他，绝望地向他耳语说：“告诉他，告诉他那是要吃的……”

他搬开我的手，有礼貌地对贝尔纳德说：“我认为你不需要我过去的经验才能得出你的结论。”

“哦，是的，是的。有权威得多的目击者，”贝尔纳德微笑地说，“波旁的斯蒂芬在其论述圣灵的七件礼物的论文中叙述圣多明俄在芳约讲道反对异教徒后，如何向某些女人宣布她们会看见一直为之效劳的主人的。忽然一只像大狗那样大小的可怕的猫蹦到她们中间，这畜生有火红的大眼，血红的舌头伸到肚脐处，短尾巴竖立着，这样那猫不管怎么摆尾巴，都露出它那丑陋的屁股。那屁股比什么别的东西都更加恶臭，但撒旦的许多信徒、其中也少不了圣殿骑士，他们遇到这猫的过程中总是惯于吻猫的肛门，所以猫的肛门有恶臭，就是很自然的了。这猫在女人中间转悠一个钟头以

① 在爱尔兰。——译者

后，就跳上钟绳，爬上去，排出它恶臭的粪便。这猫难道不是卡萨教派所喜爱的动物吗？根据因索利斯的阿拉努斯的叙述，卡萨教派的叫法来源于猫，因为他们吻这种畜生的屁股，并且把猫看作撒旦的化身。拉维纳的威廉在《论阅读》中不是也证实了这种令人作呕的做法么？难道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不是说猫是魔鬼的化身么？尊敬的雅克·傅尼埃牧师不是说过吗？他记得：宗教裁判官卡尔卡松的杰弗里临终时，床旁出现两只黑猫。此非别物，实为来嘲笑遗体的魔鬼。”

诸修道士中间发出惊怖的咕哝声，其中许多人在胸前划十字。

“尊敬的院长，尊敬的院长，”贝尔纳德这时用公正的态度说，“也许您不知道罪人惯于用这些东西去干什么！但我知道得很清楚，上帝帮助我！我见过最恶劣的坏人在三更半夜，跟其同伙用黑猫以得到他们求之不得的奇迹，跨坐在某种牲口上，在夜色的掩护下长途行走，拖着奴隶，然后行欢作乐……魔王向他们现形，或者至少他们坚信魔王现形为公鸡或某种别的动物，并且他们甚至跟这动物——别问我怎样——睡觉。这是确有其事的：不久以前，就在阿维尼翁，有人用这种妖术做成药，投入教皇的食物，企图毒死教皇陛下。教皇有神珠异宝做成蛇舌状的食具，食具再镶以奇妙的红绿宝石，通过神力能测出食物有毒，所以能够防身，确定其毒素。法王赠教皇七把这种最宝贵的舌状物，感谢上天，教皇陛下只是靠这些宝物才得以幸免！是的，教皇的敌人还更进一步，人人都知道十年前捕获的异教徒伯纳·德利舍的所作所为；在他屋中搜到妖术的书，上面有最恶毒的语言，

教人如何做腊人，以便加害于人。你会相信吗？在他屋里也发现模仿教皇形象的腊人，身体的要害部位都圈以小红圈。手艺真好呀！人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腊人用线吊起，挂在镜子前，然后用针刺着要害部位，并且……哦，我为什么在这些邪恶的、令人作呕的把戏上讲个没完呢？教皇本人就在去年在《禁止非法活动》法规中讲述过这些做法，并且加以谴责！我真诚希望你们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中有一个抄本，你们可以充分研究这个法规……”

“我们有，我们有，”院长急切地证实，神情极其忧伤。

“很好，”贝尔纳德最后说。“现在这案件在我看来很清楚：是修道士勾引女巫，还有某种法术；所幸的是法术还没祭起来。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我们要探知的东西，我准备牺牲几个钟头睡觉的时间去探明这情况。院长大人是否拨给我一个地方，把这个人关起来？”

“铁匠作坊的地下室有几个小房间，”院长说，“不过不巧的是很少有人使用，多年来一直空着……”

“不管巧不巧，”贝尔纳德评论说。他命令弓箭手让人带路，把两个囚犯带到隔离的房间去；弓箭手要把那个修道士结结实实地绑在嵌进墙中的铁环上，这样，贝尔纳德不久就能下去面对面地审问他。至于这个女子，他补充说，她是什么人，已经是很清楚了，值不得当晚就审问她。在把她当作女巫烧死之前，有审讯她的时候。如果她真是女巫，她就不好说话了。但这个修道士还有可能悔悟，（他怒目注视着打抖的萨尔瓦托，好像要让他放明白点：这是给他一个最后机会），贝尔纳德补充说，他也许会说实话，告发其同谋。

这两个人被拖走，一个沉默不语，失魂落魄，心里七上

八下；另一个哭哭啼啼，直跺脚，像被领往屠场的动物那样尖叫着。不管是贝尔纳德、弓箭手还是我自己，都听不懂她的农民方言是在说些什么。虽然她大叫大喊，却像是哑巴似的。有些话是授予力量，另一些话使我们更加摸不着头脑。无知的人的粗俗语言属于这后一个范畴，上帝还没有施恩惠于无知的人，让他们以知识和力量的普遍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意思。

我又一次禁不住要跟随着她，威廉又一次严厉地拉住我。“别动，傻瓜，”他说，“这个姑娘完了，她要被活活烧死。”

我恐惧地观看着这一幕，盯着那个姑娘，互相矛盾的思想在脑中翻腾着，这时我感到有人轻轻拍着我的肩膀。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甚至在我转过头来之前，就知道那是乌伯蒂诺在拍我。

“你在看着那个女巫，是吗？”他问我。我知道他不可能得知我的故事，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他对人的感情，有惊人的洞察力，他看到了我死死盯着那姑娘的原故。

“不是，”我替自己开脱，“我不是看着她……或者，毋宁说，也许我在看着她，但她不是女巫……我们不知道，也许她是无辜的……”

“你看着她，因为她美。她美，是吧？”他异常热情地问我，压着我的胳膊。“如果你看着她，是因为她美，并且她使你感到心烦意乱（但我知道你已心烦意乱，因为她被怀疑所犯的罪，使你感到她更加迷人），如果你看着她就有所要求，那么单单这一点她就是女巫了。警惕啊，我的孩子……身体之美只是皮毛之美。如果愚钝的人能透过表皮看到内容，那么他一看见女人，就会不寒而栗。一切优美雅致都在于粘液和

血液，体液和胆汁。如果你想想鼻孔、喉咙和肚子里藏着什么东西，那只会发现污秽而已。如果你手指尖接触到粘液或粪便就恶心，那我们怎能想像拥抱那包含着那些粪便的囊袋呢？”

我快要呕吐了，不想再听下去了。导师也听到了这些话，就来救我。他粗暴地责备乌伯蒂诺，抓着他的胳膊，使我挣脱开。

“行了，行了，乌伯蒂诺。”他说，“那个姑娘很快就要受拷问了，接着送往火刑柱。她将变成就像你所说的东西：粘液、血液、体液，和胆汁。但是透过她的皮肤，发掘出上帝要用那层皮肤去保护和装饰的内容的，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回到根本的问题上来说，你很本不比她好。放开这孩子！”

乌伯蒂诺心烦意乱。“也许我犯过罪，”他咕咕哝哝地说，“我肯定犯过罪。一个罪人能做别的什么呢？”

现在人们都边评论着所产生的事件，边往屋里去。威廉跟迈克尔和其他方济各会派成员呆了一会，这些人要威廉谈谈他的看法。

“贝尔纳德现在有了一个论据，尽管论据是模棱两可的。在修道院内有巫术者在活动着，他们的所作所为，跟在阿维尼翁加害于教皇的行径完全一样。但这并不是确凿无疑的证明，首先，它不能用来破坏明天的会议。今天夜里贝尔纳德将竭力从那个可怜的家伙身上榨出某种别的线索，但我肯定，他在明天的会议上不会马上用这个材料。他将保留备用，往后有用处；如果他对讨论的方向感到不悦的话，就用这个材料打乱讨论的进程。”

“他有可能强迫那个修道士说出一些可用来反对我们的

话么?"切泽纳的迈克尔问道。

威廉犹豫不决，说："但愿不会。"我认识到：如果萨尔瓦托把自己的以及总管的过去像告诉过我们的那样跟贝尔纳德说了，如果他暗示他们跟乌伯蒂诺有某种关系（尽管这是转瞬即逝的关系），那么就会出现很窘迫的情况。

"不管怎么样，让我们等着看出现的情况，"威廉平静地说，"至于事情本身嘛，迈克尔，一切都是事先已经决定了的，但你要尽最大努力。"

"我是要尽力，"迈克尔说，"上帝将帮助我。愿圣弗朗西斯为我们大家说情。"

"阿门!"[1] 大家回答说。

"但那不一定是可能的，"这是威廉离题的评论，"圣弗朗西斯可能到某个地方去等待审判日的到来，而没有面对面地看着上帝。"

"约翰那个异教徒该死!"当大家回去睡觉时，我听到杰罗姆咕咕哝哝地说，"如果他现在把圣人对我们的帮助剥夺了，我们将怎么办呢？虽然我们已是可怜的罪人了。"

---

① 意为"诚心所愿。"——译者

第五天

清晨七时卅分

修士间关于耶稣“清贫说”的一次辩论。

昨晚发生的那一幕，真使我担心而忧虑。第五天早晨，威廉使劲把我摇醒时，黎明的钟声已经敲响了。他提醒我：两个代表团马上就要会晤。我朝窗外望去，一片昏沉黯然，下半夜升起的茫茫雾纱，此刻像一床乳色的毛毯，把周围的旷野全都笼罩上了。

我来到门外，眼前的修道院一下变得似乎不认识了：几幢大建筑物——教堂，主楼，牧师会礼堂——远远望去，虽然朦朦胧胧的，却影影绰绰还能见到；其它建筑物，只有到了眼前，才能看得清楚。周围的东西也是这样，仿佛一下在你眼前跳了出来似的；那些雾中人，简直像一具具飘飘忽忽的幽灵，远远望去，全是灰濛濛的，走近了才依稀可辨。

我出生在北方，对这种气候并不陌生，要在往常，我必然会愉快地联想起家乡的原野和城堡。但是，今天早晨，这样的环境同我心灵深处那种惆怅的愁绪实在太吻合了，从而使我在向牧师会礼堂慢慢地走去时，心情越来越变得抑郁和沉重。

礼堂不远处，我看见贝尔纳德·古伊正在和一个人道别，那人是谁，我一时没有看清。当他从我身边侧身而过时，我才认出是马拉奇。他东张西望地，像是犯了什么罪，不愿让人看见。

他没有认出我，走开了。出于好奇，我跟随着贝尔纳德，他正在翻阅手里的一叠纸，也许这都是马拉奇刚才给他的。到了牧师会礼堂门口，只见他一挥手，把门口那个领头的弓箭手叫了过去，对他轻轻地嘀咕了几句。随后，他走进会堂，我依旧在后面跟着。

这地方我是第一次来。外面看上去并不大，但设计得庄严肃穆。我发现，这里原先是一座旧教堂，可能有一部份建筑被大火烧毁了，留下一块废墟，现在的这幢楼是新近从这块废墟上修建起来的。

从外面进去，得先穿过入口处。入口处上方是一个拱起的尖顶，没有任何装饰，只像时下流行的那样开有二扇圆格花窗。再往前，便看见一座门庭，这是原来的入口处。进了门庭，迎面又有一个入口，老式的拱门，门楣呈半月形，上面镌有精美雅致的图案。这一定是从前那座教堂的门廊了。

每个图案都十分精致，而且不像新教堂里镌刻的那样叫人见了就心烦神躁。这里的图案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主，不同的是，在他的四周还有他的十二位门徒，手执各种法器，姿态各异；他们从主耶稣那里接受了使命，准备前往各地传经布道。基督的头顶上，饰有一块拱面，呈弧形排开成十二格，在他脚下，画着一长串人物，代表着世界各地的信徒。这些世人被画在上面，命中注定要永远地聆取主的教诲了。从他们的衣着上，我能辨出都是些希伯来人，开普多

西亚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弗里吉亚人，拜占庭人，亚美尼亚人，西徐亚人以及罗马人。在分成十二格的拱面上头，又有一块拱面，也呈弧形分成三十格，上面画着的图象，我就不知道是些什么地方的人了。关于他们，只有在有关自然学的书籍和一些语焉不详的游记里稍见叙述。有的我认得出，但大部分都不熟悉。譬如，两只手各长六个指节的蛮人；由生长在树皮里的蛆虫蜕变成的羊人；长着鳞状尾巴专门诱惑过路海员的鸟人；全身黝黑，为逃避太阳炙烤而挖地洞的黑人；上身为人，下肢为驴的怪物；眼睛大得像盾牌似的独眼巨人；上身是女人，下身像母狼，长着海豚尾巴的六头女妖；栖居在沼泽地带的埃皮马里德斯河流域的印度毛人；只会吠叫的狗面人；只长着一条腿，但跑起来迅速异常，必要时还可把它伸出来像伞一般遮挡烈日的独脚巨人；不长嘴巴，仅靠鼻孔吸气赖以生存的希腊怪人；长着胡须的亚美尼亚妇人；身躯矮小的俾格米人；嘴巴长在肚子上，眼睛长在肩上生来没有头颅的布伦米亚人；身高十二英尺，头发一直拖到踝骨，尾骨上长着母牛尾巴以及一副骆驼蹄子的红海女巫；脚尖朝后，脚跟在前的倒脚人，谁要是循着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只能是到他们原先出发的地方，可永远到不了他们要去的地方。还有长着三个头的人；长着一双灯泡似的、会闪闪发光的眼睛的人；还有像西尔西岛上的妖婆以及形形色色的兽头人体……

所有这些千奇百怪的东西全都镌刻在那门廊上，然而并没有引起我丝毫的不安，因为它们并不象征着这个世界的种种罪恶或地狱的重重苦难，而恰恰证明了：基督已把教义传遍了整个已知的世界，并正在扩展到未知的世界。因此，

这里展现的正是一个和睦、谐调、同一，像圣经里所希冀的那种灿烂的基督世界。

对即将在这门后召开的会议来说，这画面可是个好兆头！我暗自思忖说。坐在门内准备开会的那些人，由于对圣经福音的诠释不同，彼此成了敌人，也许他们今天能够成功地消除分歧了。在基督教历史将发生如此重大事件的时刻，我却还在为个人琐事而哀怨叹息，我真是个懦弱的罪人。与那幅图象所蕴籍的平静、安谧及雍容大度的气势相比，我个人的悲伤显得更加渺小了。我祈求上帝宽恕我的脆弱。而后，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的心情走了进去。

进了礼堂，我发现辩论的双方都已到齐。他们面对面坐在围成半圆的长凳上，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修道院院长和伯特兰红衣主教。

我跟着威廉进来是为辩论作记录的。由于这场辩论不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之间的舌战，而是方济各会会规的支持派和由正统效忠天主教教廷的那些骨干成员组成的反对派之间的一场辩论，所以他让我坐在方济各会一边。在我们这边就座的有迈克尔及其随员，还有其他阿维尼翁教廷里的方济各会的教友。

和切泽纳的迈克尔坐在一起的有参加过佩鲁贾会议的阿基坦的阿诺尔德修士，纽卡斯尔的休斯修士和威廉·阿尔维克修士，以及卡法的主教，贝伦加，塔洛尼；贝加莫的博拉格拉蒂亚和来自阿维尼翁教廷的其他方济各会的教友。另一边坐着的是阿维尼翁的罗朗斯·德科恩学士，帕多阿的主教和巴黎的神学博士让·德·安诺。贝尔纳德·古伊默默地坐在

那里，在沉思着什么。在他旁边的是多明俄会的让·德·博恩，在意大利他被叫作齐瓦尼·达尔本纳。威廉告诉我，几年前他曾在纳博讷当审讯官，审讯了许多贝格德教徒[1]案件。他指控一篇有关耶稣清贫的论述犯有异端罪，而那个城市的女修道院的读经师贝伦加·塔洛尼起来反对他的指控，还向教皇提出上诉。那时约翰对这个问题还不能准确判断，所以他两人一齐召进宫廷去辩论，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不久以后，正如我前面已经记述过的，方济各会在佩鲁贾会议上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另外，在阿维尼翁人的席位上还坐着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阿尔波里主教。

院长作了开场白，他认为有必要借此机会简述一下当今的几桩大事。他谈到在公元1332年，切泽纳的迈克尔领导了方济各会的教徒在佩鲁贾召开大会。经过慎重的、充分的酝酿和考虑，提出主耶稣和听从他教诲的门徒，为了树立一个完善的生活的楷模，都从来不曾占有过任何财产或采邑。这一事实可以从经文里推断出来，它关系到天主教的教义和信义。因此，放弃对一切东西的所有权是神圣的，应当予以肯定。而且，早期那些嫉恶如仇的基督教的先辈们也都是遵循了这一神圣的教义的。1312年的维也纳会议也承认这一事实。约翰教皇本人在1317年的有关方济各会性质的章程中也把这次会议的审议看作是虔诚的、明晰的、正统的和慎重的。进而考虑到凡是教皇认为正统的学说，总被接受为教义，决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偏离，因此，佩鲁贾会议只是重申了维也纳会议的决议而已。在这个决议上，英格兰的威廉

① 十三世纪出现于欧洲法兰德斯的一派修士，其礼拜仪式等均摹仿十二世纪荷兰等国的女修道者——译者。

修士，德意志的亨利修士，阿基坦的阿诺尔德修士，还有大主教们和教长们都签了名，由威廉·布洛克学士，博洛尼亚的托马斯修士、圣方济各辖区的彼得修士，卡斯特洛的费尔迪南德修士和都兰的西蒙修士亲自盖了章。但是，院长又说，第二年教皇颁布了法令，但贝加莫的博纳格拉蒂亚修士却反对说，这条法令违反了方济各会的会规。于是教皇将公布在阿维尼翁教堂大门上的那条法令取了下来，加以修正。实际上他是越改越严，结果，博纳格拉蒂亚修士被捕，囚禁一年。教皇的严厉统治，容不得任何相左的意见，因为就在同一年，他还颁布了至今仍很著名的法令，断然谴责了佩鲁贾会议的精神。

这时，红衣主教贝尔特兰德彬彬有礼地打断了院长的发言说，大家应当记得，1324年那个巴伐利亚人路易斯是如何抛出了萨克森王室宣言，从而搅乱了一切，激怒了教皇的；在这个宣言里路易斯别有用心地支持起佩鲁贾会议的主张来。伯特兰带着一丝勉强的微笑继续说，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帝国的皇帝竟会如此热衷地推崇起一种与他毫不相干的“清贫说”来。把自己置于教皇陛下的对立面，称他是可恨的，不友好的。还说他在竭力诋毁基督教的名誉，在制造麻烦，最后竟称他自己是异教徒，一个实实在在的异教徒首脑。

“不至于吧，”院长插话，想调和一下气氛。

“实质上就是这样”，伯特兰断然地说。他接着说，正是皇帝这种不明智的干预，迫使教皇陛下发布了法令，最后责令切泽纳的迈克尔前去见他。迈克尔写信给教皇，说自己有病在身——这没人怀疑——所以从佩鲁贾派去了约翰·菲丹

扎修士和乌米莱·库斯托迪欧修士代表他觐见教皇。但是，这位红衣主教继续说，佩鲁贾的格尔夫派已报告教皇，迈克尔修士根本没病，他正在同巴伐利亚的路易斯保持接触。然而，过去的事终究过去了。现在迈克尔修士看来气色不错，既然如此，那么去阿维尼翁觐见教皇自然是义不容辞了。不过，这位主教也认为，去之前先了解一下迈克尔最终将向教皇说些什么才比较妥当。关于这一点，双方中一些审慎的人也正是这么做的。因为大家的目的决非使矛盾激化，相反是为了和平解决发生在一位慈爱的父亲和他忠实的儿子们之间的一场不应有的纠纷，只是由于那些与教会问题毫不相干的非宗教人士如皇帝、总督之类的干预，才致使这场纠纷至今不能收场。

这时院长又发言了，他说，虽然他是一名教会会员和一家享有盛誉的修士会会长（两边座席里发生一阵轻轻的赞许和仰慕的感叹），但他仍感到不应让皇帝回避这些问题，理由很多，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会在适当的时候加以阐述的。院长继续说，然而在辩论之前，先让教皇的使者同方济各会会员在这里会晤并阐述各自的观点，是十分恰当的。光凭他们来这儿参加会晤的诚意，就充分表明他们都是教皇忠实的儿子。接着，他请迈克尔修士或他的代表，略述一下他准备在阿维尼翁提出的观点。

迈克尔说，使他感到极其兴奋和激动的是，卡萨列的乌伯蒂诺今天早上也在座。1322年，教皇本人曾亲自请他写过一份关于清贫问题的详尽报告。因此，让这位观察敏锐，学识渊博，信仰又是那么虔诚的乌伯蒂诺来简述一下现在业已不折不扣地成为方济各会的核心思想是最为合适的了。

乌伯蒂诺站了起来，他一开始说话，我就懂了他何以能激起那么大的热情，因为他既有一名出色的布道者的激情，又有一个廷臣所具有的气质。他举手投足，显得神采飞扬，声音颇为诱人，微笑时也很有魅力。思维清晰，言论切中腠理，人们在自始至终听他侃侃而谈的时候，完全被他征服了。发言开始，他就对佩鲁贾会议所提论点的依据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首先，应该承认这一点：即耶稣和他的使徒们处于一种双重境地。因为他们是新约全书的最高级教士，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拥有把价银分配给百姓和牧师的分配权，就像《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的那样，这是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的。其次，耶稣及其使徒们又必须被看成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人。他们是宗教完美的基础，是鄙薄世俗的典型。谈到所有权，其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非宗教的，世俗的。引用帝国的律法上的语言就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有保护我所拥有的财产的权力，谁要是拿走了我们的财产，我们就有权索回。因此，就世俗意义上讲，人们可诉诸帝国的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他人侵占(而说耶稣和他的使徒们以这种世俗的所有权形式占有财产，那就是异端邪说。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内衣，那么你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路加福音》第六章也是这样说的。耶稣弃绝了他的权力和贵族身份，他还要求他的使徒们也这样做。还是在《马太福音》里第十九章中讲彼得对主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你……)。另一种形式是宗教的。为了博爱和慈善，教会也可拥有财产。据此，耶稣和他的使徒们可以有——某些人称之为“天理”——这样一种当然的权利，完全可以接受财产，以匡贫扶弱，兼济天下。这种没有世人

介入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通过契约获得的权利，在财物最初分配之前，不存在所有权，一切东西不归属于任何人，谁用了，就是谁的；可以说，一切财物都应当是大家共有的。只是在人们犯了原罪之后，才开始把财物划为私有，才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所有权。但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们享用的必需品则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因此他们也有衣，有面包，有鱼。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说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基督和他的门徒并没有以财产拥有者的名义占有这些东西，只是拿着用了；所以，他们这种纯粹是一无所有的精神实质依然是完好无损的。对这一点，尼古拉斯教皇二世在他的法令里已经正式承认。

坐在对面席位上的让·德·安诺站了起来，他说，乌伯蒂诺的观点在他看来不仅在推理上有缺陷，而且在对圣经的理解上也不够妥贴。对于那些像面包和食物等等经不起一用的东西，谈不上什么使用权问题，实际上连使用也谈不上，除非是滥用。根据《行传》第二、三章，信仰基督的人都在一处，凡物都属公用，他们是在每个人都享有相等的所有权的基础上接受洗礼的。使徒在领受所赐的圣灵之后，还拥有在犹大的农庄；遵守诫命、弃绝财产权的誓愿，不是指连使徒赖以生存的物质需要也该放弃。当彼得说他已撇下一切，他并不是说他已弃绝财产权；亚当也有财产所有权；仆人从主人那儿得到金钱以后，当然也不能说只是使用或滥用而已。方济各会的人总是提到尼古拉斯教皇法令，以证明方济各会的人只用了对他们有用的东西，而并没有控制和拥有这些东西的所有权。但是法令里指的物品，事实上决不是一用就被消费完了的东西。如果法令指的物品包括这些浪费品，那么

所谓的不拥有所有权的说法只能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物品使用的性质，无法通过法律来加以区分；每个人在自己权利的基础上获得了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他的这种权利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基督，作为一个凡人，从他还是个胎儿起，就成了人世间一切事物的拥有者；作为神，他从上帝那儿获得了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控制权。他是衣、食、贡金等等的拥有者，也是信徒祭礼的拥有者。假如说，耶稣是安于清贫的，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财产，而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这些财产所给予的结果，因为单纯的所有权，如果脱离了接受物质利益的前提，是不会使所有者富裕起来的。最后，即使法会说的不是这些，但只要是与教义和伦理有关的，罗马教皇都可以取消他前任的决议，甚至还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裁决。

正是听到这里，卡法的主教杰罗姆修士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他按捺不住心底的愠怒，胡须也在颤动，虽然他竭力想使自己的发言婉转一些。尽管这样，他的论点就我听来，似乎还是有点混乱。"我愿意把我要向教皇陈述的内容以及我这个陈述者本人一起交与约翰裁判，因为我真诚地相信约翰是我们天主教的宗宰，也正因我的这一真诚，我还曾被撒拉逊人抓去过。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件由一位大博士记载的事情：有一天，一群修士在争论谁是梅尔基泽德克① 的父亲。当问到院长的时候，科普斯院长摇着头说，可悲啊，科普斯，你只寻求上帝不让你寻求的东西，而忽视了上帝要你去寻求的东西。正像这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很显然，基督和圣母以及使徒们，无论作为个人还是集体，他们实际上一无所有。

① 据《旧约圣经》载，梅尔基泽德是耶路撒冷城的一名大牧师。

照此推断，耶酥是凡人同时又是神，那就令人费解了。然而事实上，谁否定了前者就必然是要否定后者的。”

他说得洋洋自得。我看到威廉抬眼望着穹顶，我怀疑他是在想，杰罗姆的推理是很有点儿毛病的，我认为他这样想是完全对的。但是，紧接着让·德·博恩怒气冲冲的反驳，依我看来似乎毛病更大。他说证明耶酥清贫的人是凭他的眼睛亲眼目睹到（或者没有亲眼目睹到）的东西来证明的；然而，要想表明耶酥具有人性同时又具有神性，这里却有个信仰问题，因此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杰罗姆毫不退让，措词比对方更为尖锐：“噢，不，亲爱的兄弟，”他说，“我认为恰恰相反，因为四部福音里都说，基督是一个人，他要吃，要喝；但是他所行的神迹却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又是神。这是无庸置疑的！”

“魔术师和占卜师也会施行神迹的，”让·德·博恩说道。他显得有点沾沾自喜。

“不错，”杰罗姆答道：“但他们用的是魔术手段。你是否认为基督施行的神迹也是魔术把戏？”下面一阵议论，纷纷指责这种无稽之谈。杰罗姆觉得他的论辩正占上风，快要赢了。他继续说道：“最后，方济各会的教徒们从摩洛哥跑到印度，到处传道，流血殉职，难道波吉托的红衣主教阁下想把作为方济各会会规基础的耶酥清贫学说视为异端吗？”

“愿西班牙的彼得圣灵保佑我们！”威廉口中念道。

“我最尊敬的兄弟，”让·德·博恩大叫着上前一步，“如果你说你的修道士在流血，请别忘了别的教徒也在作出同样的贡献……”

“我十分敬仰的主教大人，”杰罗姆也吊起嗓门说道：“多

明俄会的教徒，恐怕没有一个死在异教徒手里的吧！然而，仅仅在我活着的这些年里，就有九名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已经殉难了哩！”

多明俄会阿尔波里主教，胀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可以证明，在任何一个方济各会的教士去鞑靼里之前，教皇曾派出三名多明俄会的教士去了那儿！”

“是吗？”杰罗姆暗暗地哂然一笑，说道：“据我所知，方济各会的人去鞑靼里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了，他们在那里有四十座教堂；而多明俄会只有五座，而且全在沿海一带，修道士总共也许只有十五个，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阿尔波里主教嚷道，“因为这些方济各会的教士们，像母狗繁殖小狗那样在繁殖着异教徒。他们声称，凡物皆属公有，还大吹大擂说，替天行道，万死不辞；但实际上，他们拥有富丽堂皇的教堂和雍容华贵的法衣，而且像其他教派一样，还干起了买卖一类的勾当。”

“不，我的上帝，不，”杰罗姆断然否认说：“他们自己没有去做买卖，一切都是由教区的地方财政官员经办的。财政官拥有财产，而方济各会的教士只是使用而已！”

“是这样吗？”这位主教冷笑道：“那么你自己究竟有几次出售东西是同财政官不相干的呢？我听说你把几个农庄……”。

“要真是这样，我就得承认错了，”杰罗姆马上打断他说：“没有把出售的东西奉献给教会，也许这就是我过去的弱点！”

“尊敬的兄弟们，”院长发话了，“我们辩论的问题不是方济各会是否清贫，而是我们的主耶酥是否清贫……”。

听到院长这么一说，杰罗姆赶紧提起嗓门使劲喊道：“说

到这个，我可以提出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论据……”

“圣弗朗西斯，保佑保佑你的教子吧……”威廉毫无信心地这么嘀咕着。

“东方人和希腊人，”杰罗姆继续说道：“对基督教教义要比我们熟悉得多，他们对基督的清贫说深信不疑。如果连异教徒和教会分裂分子都能那么公开地坚持这一再也明白不过的真理，而我们却要把它否定掉，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使自己变得比那些异教徒和教会分裂者还不如吗？如果这些东方人听到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布道时反对这一真理，他们就会用石头把这些人砸死的！”

“你说到哪儿去了？”阿尔波里主教讥讽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要在布道中反对这一‘真理’的多明俄会的教士用石头砸死呢？”

“多明俄会的人？哼，在那儿连个人影儿都没见过！”

阿尔波里主教这时脸色都发青了。他嚷嚷说杰罗姆修士在希腊大概不过十五年吧，而他自己从小时候起就呆在那儿了。杰罗姆回答说，多明俄会的阿尔波里也许到希腊去过，但他只是住在主教的殿堂里，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而他，一个方济各会的教徒，在那里呆了不是十五年，而是二十二年，并且还在君士坦丁堡到皇帝面前布过道。这时，理屈辞穷的阿尔波里骂骂咧咧，口吐秽言，其中的内容我不敢重述。甚至他要冲过面前与方济各会座席间隔的那块空地，来扯卡法的主教颏下的胡子。他骂他没有一点男子气，因此决意要以牙还牙，扯下他的胡子以示惩罚。

方济各会的教友立刻冲上组成一堵人墙，以保护他们的兄弟；另一边的阿维尼翁人也觉得应该出来帮阿尔波里的忙。

(主啊！怜悯怜悯你最可爱的儿子吧！)一场争吵开始了，而院长和红衣主教则竭力想平息这场纷争。这时，方济各会的人和多明我会的人，唇枪舌剑，互相展开了激烈的攻击。此时此刻，他们一个个俨然成了正在和撒拉逊人作战的基督教徒。在这场争吵中，双方仅各有一人按兵不动，一边是威廉；另一边是贝尔纳德·古伊。威廉似乎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可是，倘若你认为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是代表快意的话，那么，贝尔纳德此时显然感到有点快活。

"难道没有更好的论据，用以证明或者驳倒基督清贫论了吗？"在阿尔波里使劲拽卡法的主教胡子的当儿，我问我的老师。

"哪里，我的好阿德索，你可以证明他们都是对的，"威廉说："但是单靠四部福音，你永远无法证明耶稣在何种程度上，是否把穿旧衣服看作是他贫穷的表现；一旦这衣服旧得不能再穿时，他也很可能弃之不顾的。其实你可以看出，托马斯·阿奎那的清贫学说，要比我们方济各会的清贫论更为大胆。我们说，我们不占有一切，但我们使用一切。他说，如果别人没有你们拥有的东西，你出于宽怀和博爱而把你们的东西供他使用，那你们就足以视自己为所有者了。但是，问题不在于耶稣是否清贫，而在于教会该不该有所占有。这里的'清贫'主要不是指是否拥有一座华丽的建筑，其实质指的是坚持、还是弃绝管辖世俗事务的权利。"

"怪不得皇帝对方济各会提出的清贫论如此感兴趣。"我说。

"正是这样，方济各会在帮着皇帝反对教皇。但是马西留斯和我则认为这是相互利用。而我们希望皇帝支持我们的观

点，为我们的人道思想服务。”

“那末如果他们要你发言，你会把这些观点说出来吗？”

“如果我这样说了，我来此阐说帝国神学家观点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如果我真的说了，也就辜负了这次使命，因为我还得促成他们在阿维尼翁的第二次会晤。而我感到，约翰是不会同意我在那里陈述这些东西的。”

“所以——？”

“所以，我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像一头驴，不知该吃左边的草还是右边的草。现在时机尚未成熟：马西留斯想搞一场改革，而且希望立刻就搞起来，这不可能；路易并不比他的几个前任强多少，即使他目前还是唯一能够与约翰这样一个败类抗衡的巨头。也许我将非说不可，但他们得停止相互攻击。阿德索，不管怎样，把这一切都记下来吧，至少要让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留下一些痕迹，保存下去。”

在我俩谈话时——我真不知道我们彼此怎么听得清对方声音的——争论达到了高潮。在贝尔纳德·古伊作了暗示后，弓箭手们冲进会堂，把争论的双方隔离开来。他们既像一群围攻者又像一群被围攻者，在坚实的人墙两旁，相互辱骂、诋毁、训斥。这时的我，只管信手记来，反正听到什么就记什么，但没法做到谁说什么我记什么。这是因为他们争论起来不像在我们的国家里，一个一个轮着发言的那样，他们是属于地中海式的，大家抢着发言：一个咒骂声还没落下去，另一个斥责声就蹦了起来，像咆哮的巨浪，一个盖过一个。

“福音里说，耶稣有个钱包！”

“住嘴！亏你们还把那钱包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的主天天晚上从耶路撒冷跑回贝塔尼，这你们又怎样解释？”

“我们的主想回贝塔尼过夜！你有什么资格对他的决定提出疑问？”

“不，你这大傻瓜，我们的主回到贝塔尼去，是因为他没钱在耶路撒冷住旅馆！”

“博纳格拉蒂亚，你自己才是傻瓜呐！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吃什么？”

“为了生存，马从主人那里接受燕麦吃，你能说这匹马就是这燕麦的主人了吗？”

“你瞧，你把基督比成一匹马了……”

“我才不呢。只有你们才会把基督当作你们教廷专门出售圣职的教士哩。真不害臊！”

“是吗？可为了保护你们的财产，罗马教廷不知得受理多少诉讼案件，这你知道吗？”

“那是教会的财产，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使用者而已！”

“是啊，你们用来挥霍浪费，建造豪华的教堂，刻制金质雕像。你们道貌岸然，其实是十足的伪君子，是罪恶的渊薮！你们当然知道，至高无上的生活准则是博爱，决不是你们所谓的‘清贫’！”

“这纯粹是你们的‘饕餮托马斯’的一派胡言！”

“不要放肆，恶棍！你骂的那个‘饕餮’是圣罗马教会的圣徒！”

“圣徒？去你的吧！是你们的约翰把死人捧出来对付方济各会的！你们的教皇‘创造’不出圣徒来，因为他是个异教徒！不，还是个异教徒首领哩！”

---

① 即指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译者

“这话我们从前就听到过！是你们的乌伯蒂诺一手炮制、由那个在萨克森豪森的巴伐利亚的傀儡说出来的！”

“说话当心点，你这头蠢猪，巴比伦王八的子孙！你知道吗？那年乌伯蒂诺还没同皇帝在一起呢，那时他在阿维尼翁，在奥尔西尼主教手下做事。那时教皇还派他当信使去阿拉贡的呢！”

“知道，知道，他在主教的办公室里，立下清贫自守的誓言；如今却跑到这个意大利半岛最富有的修道院来了！乌伯蒂诺，要是你不在那里，那是谁教促路易用你的文章的？”

“路易读我的文章，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当然，他读不了你的文章，你是个目不识丁之徒呵！”

“我？不识字？你们的弗朗西斯跟鹅的对话就算识字了？”

“你在亵渎圣灵！”

“你才是呢！你连最起码的礼仪都不懂！”

“是呀，我是不懂，你倒是懂得很哪！”

“可不？当你偷偷地爬到法尔科山的克拉尔床上时，你不就懂了？你和你们方济各会行乞的修士们都懂得很哪！”

“愿上帝来惩罚你！我当时是审讯官，克拉尔她这时早已带着圣洁的声誉离开了尘世！”

“克拉尔在散发着圣洁的芳馨；而你上修女的晨会课时却在闻别人的香味！”

“说吧，说吧，你会遭到天罚的，就像上帝将惩罚你的师父一样：他同两个异教徒在勾勾搭搭，那个奥斯特罗戈特·埃克哈特和那个你们叫他布兰努切通的巫师！”

“尊敬的兄弟们，尊敬的兄弟们！”伯特兰红衣主教和院长大声嚷着。

晨九时左右

塞维里努斯告诉威廉，他发现了一本奇书；威廉向使者们谈了一种奇特的俗权统治的思想。

正当双方论战进行得不可开交时，一名守在门外的见习修士走了进来。他就像一个穿行在一片被冰雹打得狼藉不堪的田野上的人一般，挤过嘈杂的人群，来到威廉身边，悄悄地告诉他：塞维里努斯急着要同他说话。我们走到门口，那儿挤满了好奇的修士，他们竭力想从传出来的喧闹声中揣测到一点里面的情况。在头一排里，我们看到了亚历山大里亚的艾马罗。他迎上来，向我们打招呼，其神态还是那种好像对世间的荒谬既表示轻蔑又深为怜悯的一副样子。“可以肯定，自从出现了行乞会，基督教就更德高望重了！”他说。

威廉匆匆推开他，然后朝正在一个角落里等着我们的塞维里努斯走去。塞维里努斯显得忧心忡忡，想和我们私下说件事。但周围是那么乱，我们找不到一处清静的地方。我们想出去谈，但这时切泽纳的迈克尔从会堂的门廊里叫住了威廉，吩咐他回去。说是争吵快平息，下面就要一个个发言了。

威廉真是进退两难，他忙催塞维里努斯快说。这位药剂

师竭力想不让旁人听见，只得低声告诉威廉。

“贝伦加在去澡堂之前，一定到过‘配药房’”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们私下的谈话，引起了一些修士的好奇心，他们围了过来，塞维里努斯环视了一圈，声音压得更低了。

“你跟我说过，那个人……身上一定带着东西……嗯，我在配药房的书堆里，发现一样东西……一本书，那不是我的，一本很奇怪的书……”

“这就对了，”威廉一阵欣喜：“快把它给拿来。”

“不行，”塞维里努斯说：“以后跟你解释吧！我发现了……我相信我已经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你一定得来，我要把书……好好地……拿给你看了……”他一下子不说了。我们发现：像往常一样，约尔格又突然蹑手蹑脚、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了。他把手伸向前面，似乎这块地方他一点都不熟悉，一定要靠它们辨别了方向后才能走路似的。一个正常的人是听不见塞维里努斯这样近乎耳语的谈话的；但我们早已听说，约尔格的听觉，像别的盲人一样，特别灵敏。

可是，那老人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事实上他并不是朝我们这边来的。他摸索着走过去，拉住了一位修士，说了些什么。那修士轻轻地搭着他的手，把他领出门外。这时，迈克尔又来催威廉回去了。我老师当机立断：“你，”他对塞维里努斯说，“请立刻回到你来的地方去，把自己锁上等着我。你，”——他对我说——“跟着约尔格。即使他听见什么了，我相信他也不会自己跑到药房去的。但无论如何，你要告诉我，他往什么地方去了。”

他刚要转身回会堂，突然注意到(那时我也注意到了)支

马罗正推开拥挤的人群，紧跟着约尔格出去了。仓促之间，威廉有点失策，他在门廊的这一头，大声地对在门外的塞维里努斯说，"一定要看住那本书……别回到……他们原先的地方去!"当我准备去跟踪约尔格时，我看到修道院生活总管正靠在侧壁上，当听到威廉的说话后，只见他瞧瞧我老师又瞧瞧药剂师，神情顿时变得紧张而惊惧起来。看见塞维里努斯出去了，他也跟了出去。在大门口，我犹豫了：一边是快要被大雾吞没的约尔格；另一边是正朝反方向走的那两个人，他们也快要消失在浓雾之中了。我赶紧在心里盘算起来：威廉要我跟踪那个'瞎子'，是因为担心他去药房。然而，那个修士领着他在朝另一个方向走，他越过走廊，正向教堂或主楼那边走去；与此相反，生活总管肯定是在跟踪药剂师，而威廉怕的就是这位药剂师房间里出事。于是，我决定跟踪那两个人。一边跟着，一边心里在思索：艾马罗怎么不见了？也许他出来与我们这事不相干吧!

我跟在总管后面，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走得很慢，因为他意识到有人在跟踪他。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吃准跟在他后面的那个身影就是我，就像我单凭前面那个模模糊糊的身影也看不准是谁一样。但是，我知道那个身影一定是他，而他却不知道后面的身影就是我。

我迫使他常常回头留神我，这样他就不至于对塞维里努斯追得太紧。所以待到我们透过迷雾看得清药房的大门时，它已经是关上的了。感谢上帝，塞维里努斯已经进去了。总管又回头朝我这边瞅了一眼，我像花园里的一棵树似的，一动也不动站着。于是，他作出决定：去厨房。我想：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就决定回去报告。也许，我这是犯了一个错误。

如果我继续留在那里守着，说不定许多不幸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这一点我是现在才意识到的，当时却一点也没有领悟到。

我回到牧师会礼堂，心想：那个爱管闲事的人，看来不会再挑起什么不祥的事端了。我回到威廉身边，向他简要地汇报了刚才的情况，他点头表示满意，而后示意别声张。争吵已经平息，彼此开始说起好话来了。阿尔波里主教称赞方济各会是正统的，杰罗姆赞扬了牧师们的仁爱精神。大家希望一个教会内部，不要再有什么不和。这边夸奖对方实力强大，那边赞赏方济各会的节制精神。大家都谈到要追求正义，但又要处事谨慎。我从未见到有这么多人被神德的魅力如此真挚地吸引过。

这时，波吉托的伯特兰邀请威廉阐述一下帝国神学家们的观点。威廉站了起来，似乎很勉强。他已感到这次会议将一无所获，而他无论如何得赶快离开这里，因为那本神秘的书在他看来要比这次会议的结果重要得多。但是很明显：他在这里的义务使他无法脱身。

他开始说话，嘴里"嗯"呀、"啊"呀的。有点反常，也有点不合时宜，好像他要表明：对自己要说的东西，实在是毫无把握。一开头他就声称完全理解前面几位发言中的观点；相比之下，他说被别人称之为帝国神学家"学说"的，则无非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看法，谈不上是什么一家之言。

他又说，鉴于上帝在创造人类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度的仁慈和博爱，想到《创世记》里没有提到牧师和国王，考虑到上帝在亚当和他的子孙遵守天规之后，才赋予他们处理世间事

务的权力，我们可以说，上帝也不会不赞成；在世间一切事务里，人应当是立法者和原动力。这里的“人”，他说最好解释为：所有的公民。然而公民包括小孩，也包括白痴、流氓和妇女，因此，把这里“人”的定义说成是“一部分比较好的公民”，可能是恰当的，虽然——他本人也认为现在就去指定谁能成为这部分公民是不妥当的。

他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然后向大家表示歉意，说是空气太潮湿了。他接着建议说，人们能够表达自己意愿的方法，是召开一个选举大会。他说，他认为这个大会应当有权解释、修正或者中止法律，因为如果法律只是由一个人制定的话，他就会由于无知或恶意，构成危害。威廉指出：最近发生的无数事例，已无须在此提醒诸位了。我注意到，那些一开始不十分理解威廉意思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同意他最后说的这几句话了。因为，很明显，每个人都在脑子里想着不同的那个人，而且每个人又都认为自己想到的那个人是坏透了的。

威廉继续说，如果一个人制订不好法律，那末许多人一齐来制订不是更好吗？当然，他强调说，他谈的是关于管理世俗事务的民间法律。上帝告诫亚当别吃善恶树上的果子，那是天规；然后上帝授权，或更确切地说，鼓励亚当去为事物起名。从这一点上讲，上帝给了地上的人自主的权利。虽然，现在有人说，这是一种颠倒了的说法。在这方面《创世记》里实际上写得清清楚楚：上帝把各种动物带到亚当面前，看他把它们叫作什么。亚当怎么叫，于是这个动物就叫什么名字。虽然第一个人能够很聪明地根据实物的不同性质，用亚当的语言，叫出各类事物和各种动物的名称；但其实，当

他在想象他认为最合适的名称时，他是在行使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利。实际上，我们现在都知道，人们硬是用了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一个个概念，即使这些概念，即事物的标记全都是一样的。可以肯定："Nomen"这个词，来自"Nomos"，也即"法律"，这是因为事物的名称本身就是约定俗成的；换句话说，是根据大家习惯上一致认可而形成的。

没有人敢对这一高深的论证提出不同看法。

于是，威廉作出结论说，很明显，行使对世间一切事物，即对城市和王国所有事物的权力，与捍卫和执行圣经的权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后者是基督教会内部所享有的不可转让的特权。威廉说，的确很遗憾，那些不信教的人不享有类似解释圣经这样的权力（在坐的人都为不信教的人表示遗憾）。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他们就不能通过政府，国王，皇帝或苏丹，哈里发（不管你怎么称呼他们吧）来管理他们的事情了呢？难道就可以否定，许多罗马皇帝——譬如图雷真①——真正是在用智慧行使俗权的吗？是谁给了异教徒和不信教的人们这种在政治环境里自然生活和管理的能力的呢？难道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力也是假的？他们肯定存在（或者，无须存在，不管你如何去理解）？当然不是。这只能是万能的主，我们的主耶稣之父，天神上帝所给的。雄辩的事实证明了仁慈的上帝也把裁断政治任务的权力交给了那些不承认罗马教皇的人和那些非基督教徒所信奉的那种神圣、美妙而又非常玄秘的宗教仪式的人！世俗的统治和凡人的司法权与教会无关，与耶稣基督的教诲无关，它们是由上帝定而不

① 罗马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98—117年。——译者

用由教会来认可的，而且甚至在有我们这个宗教之前，它就已存在了。没有什么能比上述这一事实更能说明问题了。

他又咳了一声，但这次不是一个人；许多坐在长凳上的人也都晃动身子，咳嗽起来。我见红衣主教舔了舔嘴唇，作了一个手势，急切而又很有礼貌地敦促威廉言归正传。威廉以他无可辩驳的推论，抓住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不想接受这个观点的人。威廉说，耶稣以身作则的例子就可以为他的推论提供依据。譬如，耶稣降临世上，不是来统率别人，而是使自己受这个世界管辖的，至少是受恺撒法典的管辖的。他不希望他的使徒去掌握统治权和管辖权，因此，使徒的徒子徒孙们回避任何世俗的或强制的权力似乎是明智的。如果教皇、主教和牧师们不受君王世俗的和强制的权力的管辖，那么，君王的统治就将受到挑战；随之，前面已经论证了的那个上帝安排的秩序也将受到挑战。无疑，一些微妙的问题也应当考虑到——威廉说——比如异教徒的问题。对于他们的异端邪说，唯有教会——真理的保护者，才能作出判断，虽然对他们采取行动只能靠俗权。当教会发现有人犯有异端，她必须告知君王，君王当然应该了解他的子民的情况的。但是，君王如何去处置一名异教徒呢？他不是真理的保护者，难道却要以维护神圣真理的名义去审判这个异教分子？如果异教徒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利益，也就是说，如果异教徒在宣传他的异端邪说的同时，干扰或伤害了那些不相信他的学说的人，君王当然可以而且必须对这名异教徒进行判处刑罚。但君王行使的权力也只能到此为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通过严刑峻法来强迫人们接受福音的箴言。不然的话，我们赖以行使的而又受其评判的自由

意志，到了来世又会是怎样的呢？教会可以而且必须警告异教徒，他正在抛弃虔诚的信仰；但是在尘世里，她不能依此来评判他或迫使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如果基督希望牧师掌握带有强制性的俗权的话，他就会像摩西制定古老的律法那样，把这一点具体地留在他的箴言里。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不想这样做。或许有人会认为：基督是想这样做的，只是因为在传道的三年里，他没有时间或精力去这样做罢了。但基督不想要这个权力是对的，如果他想要的话，那么教皇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王。这样，基督教教义就不再是一部自由的律法；而是一部难以容忍的“奴役法”了。

威廉很兴奋地继续说道，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限制最高教皇的权力，而是加强了他的使命；因为上帝的仆人的仆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侍候人的，而不是被人侍候的。简而言之，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教皇有权管辖罗马帝国的事务，却无权管辖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事务，那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众所周知，教皇关于神学问题的论述，对于法兰西国民的臣民和对于英格兰国王的臣民是同样有效的，而且它对不信奉基督教的可汗大帝或苏丹的臣民也一定是同样有效的。他们之所以被认为不信奉基督教，正是因为他们对这种美好的真理不相信。因此，如果教皇设想他——作为教皇——拥有俗权，而仅仅只用于管辖罗马帝国的事务，那么人们的猜疑就会得到证实，那就是俗权和教权是等同的。正因如此，教皇不仅会丧失对撒拉逊人或鞑靼人的教权，而且也会失去对法兰西人和不列颠人的教权——这将是可耻的亵渎神明的行为。我的老师据此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他应当提出，

阿维尼翁教廷正通过支持或者遏止当选的罗马皇帝的权利这一做法在损害全人类的利益。教皇对其他帝国的权力并不比他对罗马帝国的权力更大。因此，既然法兰西王国的国王和苏丹都不受罗马教皇的支配，那么，有什么理由要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皇帝去受命于教皇？这种非要听命于教皇的说法并不是神授的，因为圣经里不曾提到过。它也不在任何国民权利认可的范围之内，这原因已经阐述过了。至于清贫一说，威廉指出，他同马西留斯①和亚敦的约翰等一些人进行过交谈，彼此都有一些设想。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已的看法，对这个问题他的陋见是：如果方济各会的人想保持清贫，教皇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这样一种善良的愿望。诚然，如果耶稣清贫这一假设得到证实的话，这不仅帮助了方济各会，而且也将进一步证明：耶稣并不希冀任何世俗的管辖权。但是今天上午，他威廉听到一些贤明之士在断言耶稣清贫的这一假设绝不能得到证实。这么一来，他似乎只能去考虑另一个结论了。但由于无人证明或者说能够证明：耶稣曾为自己或为他的使徒寻求过世俗权力。那么，耶稣这种避俗的超然态度，似乎可以毫不为过地充分证明：耶稣恰恰是宁受清贫的。

威廉说话时语调平和，在表达确凿无疑的论点时，他又是那么委婉，因此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站起来反驳他。这倒并不是说他们都相信了他说的话，那边的阿维尼翁人就眉峰紧蹙有点局促不安地在窃窃私议着。甚至院长对这席话也似乎不敢苟同，他好像在想，这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教会和帝

① 意大利学者(1200? ——1343)。——译者

国之间的关系。至于这一边的方济各会人，切泽纳的迈克尔深为困惑；杰罗姆感到惊讶，乌伯蒂诺则陷入了沉思。

此时，波吉托的红衣主教满脸微笑，神态安详地站起来打破了僵局。他彬彬有礼地问威廉是否愿意去阿维尼翁，向教皇陛下当面陈述他刚才所说的话。威廉就征求这位红衣主教的意见。主教说，教皇一生中还听了许多有争议的意见，他又是一位对教子们非常慈爱的父亲，毫无疑问，他对这些说法是会感到非常伤心的。

一直沉默着的贝尔纳德·古伊开口了："像威廉教士这样一位那么善于阐释自己的观点，在阐述时又是那样的滔滔不绝的人，如果能把他这些意见提交教皇评判，本人将不胜荣幸……"

"你使我知罪了，贝尔纳德阁下，"威廉说，"我不会去的。"接着，他又不无歉意地对红衣主教说："你瞧，这种气候对我的心脏极为不利，要我在这个时节去作这么长的一次旅行，看来是不行的吧……"

"那么你为什么谈得如此详尽呢？"红衣主教问道。

"为了证明真理，"威廉谦逊地说，"真理将使我们自由。"

"哦，不！"让·德·安诺听到这里一下子从座位上蹦了起来："我们在这里不是谈什么让我们自由的真理，而是那种欲以真理自居的极端的自由！"

"也可以这样说，"威廉以温和的口吻说。

我的直觉突然提醒我：一场比刚才一次更为疯狂的争吵即将爆发了！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正当德·安诺还在说着什么的时候，弓箭手的队长跑来和贝尔纳德咬着耳朵说了些什么。只见贝尔纳德霍地站了起来，举手要求说话。

“兄弟们，”他说，“这场有益的论争本来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可眼下，如果院长同意的话，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迫使我们不得不暂时休会。那里出了一件事……”他含糊地指了一下外面，然后大踏步地穿过大厅，走了出去。许多人尾随而去，威廉走在头里，我紧跟着他。

我的老师看着我说，“我担心塞维里努斯出什么事了。”

正午

人们发现塞维里努斯已被谋杀，但他发现的那本书却再也没有找到。

我们焦虑不堪地快步走着，弓箭队长领着我们朝配药室走去。赶到那里，我们透过灰濛濛的天色，只见众多的人影在晃动；修士们和仆人们匆忙地穿来走去，弓箭手守在门外，不许任何人进去。

“这些弓箭手是我派来的，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可以揭示许多秘密的人。”贝尔纳德说。

“是药剂师？”院长惊诧地问。

“不，你马上就会知道了。”贝尔纳德说着走了进去。

我们一起走进塞维里努斯的配药室，眼前是一片惨象：不幸的药剂师倒在血泊里死去，头部被刀扎得血肉模糊。所有的架子像是被一场风暴袭击过似的，捣腾得不像个样子：损坏了的罐头，瓶子，书本，文件到处都是，混乱不堪。尸体旁有一架浑天仪，它至少有两个人头那么大，由金属精制而成，上面装有金十字架。这架浑天仪被固定在一台带有装饰的低矮的三脚架上。前几次我去那里时，它是放在前门靠左边的那张桌子上的。

房间的另一头，两个弓箭手正紧紧抓住修道院总管，而他还在拼命挣扎着，声明自己无罪。当他看到院长走进来时，声音嚷得更响了："老爷！"他叫道，"冤枉啊！我进来的时候，塞维里努斯已经死了。我望着眼前这幕惨景吓傻了，他们正巧进来看到了我。"

弓箭队长来到贝尔纳德面前，征得他同意之后，当众作了汇报。弓箭手们奉命逮捕了总管，但他们在修道院里足足找了两个多小时。我想，这一定是贝尔纳德刚才进会堂之前下达的命令；这些弓箭手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所以也许东闯西摸，找错了地方。殊不知这位未卜吉凶的总管却正和其他人一起，在这会堂门前的场子里呢！再说，这片浓雾也给他们的搜查带来了困难。不管怎么样，从弓箭队长的话里我已得知，总管雷米吉奥在我离开之后，去了厨房。有人在那里发现了他，于是通知了弓箭手。当弓箭手赶到主楼，雷米吉奥已经离开，前后只相差一会儿功夫。在厨房里，他们遇见了约尔格。约尔格说他刚和总管说完话。弓箭手向花园方向搜索过去，迷雾中像见鬼似地碰上了丧魂落魄的老阿利纳多。正是老阿利纳多告诉他们，方才，他看见总管正往配药室走去。弓箭手赶到那里，发现门开着。到了里面，看到塞维里努斯已经断了气，而总管正疯狂地在翻弄各个架子，把一件件东西往地上扔，好像在寻找什么。弓箭队长最后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很清楚了：雷米吉奥进了屋，袭击了药剂师，把他杀死后，就去寻找自己为之行凶的东西。

一名弓箭手从地上拾起浑天仪，把它交给了贝尔纳德。这架精制的浑天仪上镶有一个个银和铜制成的环，由固定在三脚架底座上的坚固的青铜制成的金属圈把它们连住。凶手

就是用它猛砸被害人的头盖骨的。因此，上面许多精制的金属环都被砸碎，或者歪向一边了。在浑天仪的一边，留有斑斑血迹，上面还粘着几根毛发和一些可怕的脑浆。看来，凶手就是用这一边砸塞维里努斯的头颅的。

威廉弯下身子，细细察看起塞维里努斯的尸体来。这位可怜的人，两眼凝结着从头上流下来的血迹，一动不动地睁着。我在想，是否有可能像一些案子里说的那样：能从定住了的眼球中窥视出谋害者的形象来，窥视出这位受害者的知觉里留下的最后一丝见证来。只见威廉拿起死者的双手，即使他知道这起谋杀案的死因显然与以往不同，但他还是想看看手指头上是否沾有黑污。然而，塞维里努斯却戴着一副皮手套。这副手套，正是我常见他在拨弄有毒草药、蜥蜴和我所不熟悉的昆虫时戴的。

这时，贝尔纳德·古伊正冲着总管在说：

“你叫瓦拉金的雷米吉奥，是吗？因为你犯有其他罪名，而我又想核实另外一些疑点，所以我派了手下的人追踪你。现在看来，我做得很对，虽然很遗憾，晚了一步。院长阁下，”他转而对院长说，“对刚才这起谋杀案，我应承担责任。因为听了昨晚逮捕的那个家伙的交代后，我从今天早上起就知道应当把这家伙拘留起来。但是，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整个上午，我忙于别的任务，而我手下的人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的……”

他把话说得很响，因此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听见(屋里的人越聚越多，连每个角落里都挤满了人。他们一边打量着撒满一地、杂乱不堪的东西，一边指指那具尸体，低声议论着这起谋杀事件)。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瞟了一下正在人群里站

着的马拉奇，他神色严峻地注视着这一切。正要被带走的密室管理员，也往他那儿瞟了一眼，挣脱了弓箭手的手，扑向马拉奇，紧贴着他的脸嘀咕了几句，然后被弓箭手拖开了。但是当雷米吉奥被推推搡搡地往外拉的时候，突然他又转向马拉奇大声喊道："你发誓，我也发誓！"

马拉奇没有立刻回答，好像他在想一句合适的话。直到密室管理员将被拉出门外时，他才叫道，"我不会伤害你的。"

威廉和我对视了一下，不知道他们俩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贝尔纳德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但他却显得很平静，而且还向马拉奇颔首微笑，像是对马拉奇的这句话深表赞同，又似乎两人私下里已作成了一笔罪恶的交易。然后，他宣布，进完午餐后，法庭将立即在牧师会礼堂进行初审，公开审理这一案件。他命令把总管押到锻造间里去，但不准让他与萨尔瓦托说话。说完，他就走了。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本诺在背后叫我们。"我跟你们一起进屋的，"他悄悄地说，"那时，屋子里只有一半人，而马拉奇并不在其中。"

"他一定是后来进来的！"威廉说。

"不！"本诺坚持说，"我一直站在门旁，看着一个个人进来。告诉你吧，马拉奇在那之前就已经……在屋子里了。"

"在什么之前？"

"在修道院总管进屋之前。我不能起誓，但我相信，当这里已有很多人之后，他从那块布帘后面走了出来。"说着，他朝那块宽大的帘帷点了点头。帘帷遮着一张床，那里就是塞维里努斯平时让人服药后躺下休息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不是他杀害了塞维里努斯，然后在总管进来

的时候，到那里躲了起来？”威廉问。

“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一定会从帘帷后面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不然总管为什么苦苦哀求马拉奇不要伤害他；而且作为报答，总管也答应不伤害他呢？”

“说得有理，”威廉说，“不管怎么说，这里有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应当还在这里。因为总管和马拉奇刚才出门的时候，两个人的手都是空的。”威廉从我的汇报里得知本诺也已知道此事；再说，这时他也需要有人帮忙。因此，他跑到了院长那儿。这时院长正悲伤地望着尸体；威廉要求他让其他人都出去，因为他想仔细检查一下现场。院长同意了，离开时还不无忧虑地看了威廉一眼，好像在责怪他总是来得太迟了。马拉奇想留下来，并说了各种理由；威廉声明，这里不是图书馆，马拉奇无权留在这里。威廉说得很有礼貌，但口吻很坚决。这是对马拉奇上次不让他检查维南蒂乌斯的书桌的一次回敬。

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威廉把一张桌子上的碎片和纸张清理掉之后，就叫我把塞维里努斯的藏书一本一本递给他。与迷宫内汗牛充栋的典籍比起来，这点藏书，真微不足道；不过大大小小也只有几十卷。以前它们都整整齐齐地被摆在书架上，现在经总管胡乱翻弄后，已经与其他东西一起撒满了一地。有的已经撕破了，好像被找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件夹在书里的什么东西；有的书页已经被撕落了下来。要把它们一本一本集拢来，迅速弄清都是些什么书，再把它们叠好放在桌子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这一切又必须很快结束，因为院长给我们的时间很少；修士们得进屋，把

惨不忍睹的尸体抬出去埋掉。我们还得在屋内四处去寻找，桌子下，书架后，橱子内，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在那密室管理员翻找时给漏掉的。威廉不让本诺帮我，只叫他站在门口守着。院长虽然下了命令，许多人还是挤着想进来。仆人们被这一消息惊呆了，修士们要为他们的兄弟致哀；见习修士拿来了干净的布块，端来了一盆盆清水，要清洗、包裹尸体……

因此，我们得加快动作。我抓起书后，随即递给威廉，威廉检查完毕，就把它放在桌上。渐渐地我们发觉这样干得化很长时间，于是我们就分开来同时进行：我每拾起一本书，如果是折皱不堪的话，就先捋平，再报出书名，然后放好。有好几次，我拿到的只是零碎的，散落的书页。

"《植物论三卷》。见鬼，不是，"威廉说着，把书往桌上一甩。

"《麦粮仓》，"我念着，威廉立即打断我，"扔掉，我们找的是一本希腊文的书！"

"这本是吗？"我把一本里面印有生僻难认的字母的著作递给他看。威廉说道，"不是，这是阿拉伯语，傻瓜！看来培根说对了：学者头一件事，就是学习语言！"

"可是你也不懂阿拉伯语的呀！"我心里有点恼怒地回敬他。威廉则说："至少我认得这是阿拉伯语！"我的脸顿时绯红起来，因为我听见本诺在背后窃笑。

书很多，更多的是笔记，上面画有天穹的纸卷，也有一些陌生的植物目录，它们大概都是由死者写在活页纸上的。我们化了很长时间，几乎把房间里的各个角落都搜遍了。威廉冷漠地翻动尸体，看下面有没有压着什么。他甚至连死者

的衣服内外也翻检了一遍，但一无所获。

“非得这么做不行，”他说，“塞维里努斯把门锁上后，留在屋里守着一本书；而总管并没有拿到这本书……”

“会不会总管把它藏在衣服里了？”我问。

“不会的，那天早上我在维南蒂乌斯的书桌上看到过那本书，很大的。要真是这样，我们刚才不会不注意到的。”

“它的封面是怎样的？”我问。

“不知道。当时书打开着，我只看了一眼，刚能辨清书是用希腊文写的，别的什么也记不得了。我们继续找吧，总管没有拿走这本书。我相信，马拉奇也没拿。”

“肯定没拿，”本诺断然说道，“当总管抓住他胸口的时候，很明显，他外衣下面不可能有任何东西。”

“很好。但更确切地说，很不妙。假如这本书已经不在这里，那么除了马拉奇和总管之外，肯定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这之前进来过。”

“那么，是第三个人杀死了塞维里努斯？”

“要杀死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威廉说。

“但不管怎样，”我问，“谁会知道这里有那么一本书呢？”

“譬如说，约尔格，如果他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是的，”我说，“但是，约尔格不可能使出这么大的劲去杀害塞维里努斯这样体魄健壮的人的。”

“是的，当然不可能。再说，你是看见他朝主楼方向去的。弓箭手又在他们找到总管之前不久，在厨屋里见到过他。所以，他不可能有时间先来这里，然后又跑回厨房的。”

“让我来假设一下，”我一边说，一边竭力仿效着我老师的推理方式。“阿利纳多当时正在附近走来走去。但是，这

个几乎连站也站不稳的人，他的力气是不可能敌得过塞维里努斯的。总管是在现场，但是，从他离开厨房到弓箭手赶到这里，这段时间很短；他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设法使塞维里努斯开门，然后冲进去把他杀死，再把房间折腾得这么乱，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马拉奇有可能在他俩之前就到了这里；约尔格在门廊里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以后，就去抄经室告诉马拉奇说，图书馆的一本书在塞维里努斯的工作室里。马拉奇便跑到这儿来，说服塞维里努斯开了门之后，就把他杀死。上帝才知道是为了什么。但是，如果马拉奇找的是那本书，他应该一眼就认出来，无须来这么个翻江倒海的折腾，要知道他是个图书管理员！那么究竟是谁拿走了呢？

“本诺，”威廉说。

本诺使劲地摇着头，矢口否认，“不！威廉，我的好奇心实在是太强烈了！这你是知道的。如果我真的来过这里，真的把书拿走的话，此刻我就不会在这里陪你们了；我就会在其他什么地方捧着那宝货在瞧呢……”

“听起来简直无懈可击，”威廉笑着说，“但是或许连你自己也不知道那本书是什么样的，所以你很可能在杀了他以后，想留下来，设法把它查个清楚。”

本诺两颊通红。“我不是凶手！”他抗议道。

“没有犯过罪的当然不是罪犯，”威廉话里带着哲理的意味。“不管怎么样，这部书已经失踪，这足以证明你们已把它弄走了。”

然后，他转身凝视起尸体来，似乎只在此时他才注意到他的朋友业已死去。“可怜的塞维里努斯，”他说，“我甚至怀疑过你和你的毒药呢！你一直提防着有人会用毒药这一手，

不然的话，你是不会戴上手套的。你担心危险来自世俗社会，但它却偏偏来自冥冥苍天……”他又拾起浑天仪，全神贯注地细看起来。“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么个武器……”

“是随手拿到的。”

“也许是。但随手可拿的还有其他东西呀，罐头，园艺工具……可这是一件天体科学和金属加工工艺完美结合的艺术品。现在已经被毁坏了……天哪！”他叫道。

“怎么了？”

“日头的三分之一被击打，然后是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①……”他背诵着。

我太熟悉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的经文了。”……第四位天使吹喇叭了，”我不禁脱口而出。

“事实上，先是雹珠，后是血，然后是水，现在是星辰了……要真是这样，我们的侦破线索得重新理一理；凶手不是随手杀人的，他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但是，请想像一下，一个如此狠毒而又诡计多端的凶手，难道一定要按照《启示录》中说的那样才可以去杀人吗？”

“第五位天使吹喇叭后又会怎么样呢？”我惶恐地问道，接着又背诵起来：“我看见一颗星从天上落到地上；他被赐予了一把通向无底洞的钥匙②……有人会淹死在井里吗？”

“第五支喇叭吹响预示了其他许多东西，”威廉说，“从无底洞里将冒出一股大火炉的浓烟；有蝗虫从烟中飞出，就像蝎子螫人一样，叫人类受苦。蝗虫的形状，好像准备出征的战马一样，头戴金冠，长着狮子的牙齿②……我们的凶手可以

① 见《启示录》第八章——译者
② 见《启示录》第九章——译者

随意按照《启示录》中所提到的方式去行凶……但我们不能捕风捉影。我们还是来回忆一下吧，塞维里努斯告诉我们他发现了一本书时，是怎么说的？”

“您叫他(把书)拿来给您，他说，不行……”

“噢，他是这样说的，然后有人来了，我们就被打断了。他为什么不能拿来给我呢？是书，当然是可以拿来的；再说他为什么要戴手套呢？是不是这书的封面与害死贝伦加和维南蒂乌斯的毒药有关？神秘的陷阱，沾有毒药的手指尖……”

“是条蛇！”我说。

“为什么不是一条鲸？不，我们又在捕风捉影了。另外，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毒药一定要进入嘴巴才起作用。再说，塞维里努斯实际上并没有说他不能把那本书拿来；他是说只能叫我到他这儿来看。后来，他才戴上了手套……由此可见，在拿那本书的时候，必须戴上手套。本诺，如果真像你所想的那样，找到了那本书的话，你也得戴上手套才行。既然你如此乐意帮忙，那么你能帮的忙真还不少，现在就带我去抄经室，盯住马拉奇，看看他在做些什么！”

“行！”本诺说。他走了。在我们看来，他像是很乐意接受这项任务。

我们再也挡不住外面要进屋的修士了，他们一拥而入。午餐时间早已过了，贝尔纳德也许正在牧师会礼堂开庭呢。

“这里再没什么可做的了，”威廉说。

我们离开了配药室，把刚才所作的种种假设也都撇在脑后了。我们穿越菜地时，我问威廉是否真的相信本诺。“不全信，”威廉说，“可是，除了他已经知道的，我们什么也没告诉他，我们已经使他不敢碰这本书了。另外，在派他看住马

拉奇的同时，我们也等于让马拉奇看住了他。显然，马拉奇自己也在找这本书。”

“那密室管理员想干什么呢？”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毫无疑问，他想要什么东西，而且要得很急，用以除掉使他整天惴惴不安的心头之患。这件东西，马拉奇一定也知道；否则，就无法解释雷米吉奥为什么要拼命地向他哀求……”

“不管怎样说，这本书已经去向不明……”

“不会是这样，”威廉说。这时我们已经到了牧师会礼堂的门口。”如果真像塞维里努斯所说，这本书是在那里，那，要么已经被人拿走；要么，还在那里。”

“但既然没在那里，那么，已经有人把它拿走了。”我下结论说。

“或许这个论证应当稍为更换一下前提：既然一切都证明了，没有人把它拿走过……”

“那么它应当还在那里。但是，它并没有在那里呀。”

“且慢，我们说它不在那里，是因为我们没找到；可是，我们没找到，也许是因为它在那里，而我们没看到。”

“我们到处都找了！”

“我们找过了。但是没有看到；或者说，我们看见了，但是没有认出来……阿德索，塞维里努斯是怎样向我们描述那本书的？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他发现了一本不是他的书，是用希腊文写的……”

“不，他没这么说！现在我想起来了：他说是一本奇怪的书。塞维里努斯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对一个有学问的人来说，一本用希腊文写的书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即使这位学

者不懂希腊语，他至少认得希腊字母。一名学者也不会把一本阿拉伯文的书看作是很奇怪的书，即使他不识阿拉伯文……”他忽然停住不说了，“塞维里努斯的配药室里干嘛要有阿拉伯文的书？”

“那为什么他称这本阿拉伯文的书是奇怪的书呢？”

“这是个问题。如果他说它奇怪，那是因为书的外表不同寻常，至少对他来说是不寻常的。他是药剂师，不是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里，会有好几本古时的手稿改装订在一起的情况，即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文本合在一卷里，有希腊语的，有阿拉米语的……”

“……也有阿拉伯语的！”我叫着，几乎被他这样的启发懵住了。

威廉一把抓住我就往门廊外拖，催我赶快去配药室。“你这个日尔曼的牲畜，你这个家伙！笨蛋！你只看了前面几页，却没看后面的！”

“可是，老师，”我气喘吁吁地说，“你刚看了我给你看的那几页后就说：这是阿拉伯语，不是希腊语。”

“是的，阿德索，是这样，我是个蠢货。现在我们得快！快跑！”

我们跑回配药室，但费了很大的劲才挤了进去。因为小修士们这时正抬着尸体出来；另外一些好奇的人则正在屋里东瞧西望的。威廉冲向那张桌子，把书一本本拿起来，又一本本扔掉，直想要找到那本性命攸关的书；在场的人对他的举止则个个不胜惊讶。接着他又把一本书重新打开，翻检了一遍。天哪！那本阿拉伯文的文稿已经不在了。我模糊地记得，那本书的书皮很旧，纸张也并不硬，相当破了，边上用

薄薄的金属镶着。

“我离开之后，谁来过这里？”威廉问一个修士。这位修士耸了耸肩，意思是：这还不清楚！谁都来过；谁都又没来过。

我们设想了几种可能性。马拉奇来过？有可能！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也许他一直在暗地里盯着我们；见我们空着手出去，就非常自信地回来了。本诺？我记得威廉和我在为那本阿拉伯文的书互相嘲弄的时候，他还笑了笑呢。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在笑我无知；可谁知道呢，也许他是在笑威廉太天真了。各种古时手稿会是什么式样，他是很熟悉的，也许他想到了我们当时应当想到却没立刻想到的问题。那就是，塞维里努斯不懂阿拉伯语，因此，他竟把一本他根本看不懂的书放在自己的藏书里，当然就很奇怪了。或许，还有第三个人？

威廉感到极度羞辱和沮丧。我竭力安慰他说，整整三天，他都在找那本希腊文的书，所以检查的时候，看到不是希腊文的就扔开不查了，这是很正常的。他回答说，是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但有的人比别人犯的错误要多，所以就被叫做傻瓜；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怀疑：一个连几本手稿可以合起来装订成册这个事实都想不到的人，是否值得去巴黎和牛津化那么大劲读那么多书。因为，这一点连见习修士都知道的事，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会不知道。要是我们俩到马戏团去演小丑，倒是一对很出色的搭档。那玩意儿才该是我们去干的；而不应该到这里来痴心妄想要寻查什么秘密；何况我们的对手，要比我们聪明几十倍。

“但懊丧也没用，”他最后说：“如果是马拉奇拿的，那他

肯定已经把它放回图书馆了。我们要想找到它，除非我们知道如何进得了迷宫内的暗室"非洲的终结"。如果是本诺拿了，他一定会想到，我迟早会重新怀疑到那本书，然后会回来拿的；因为不然的话，他的行动不会那么神速。因此，他现在一定在藏匿这本书，而他藏匿之地必然不是那个我们马上就会去找的地方。也就是说，不会在他的密室里。所以，我们还是回牧师会礼堂去，看看总管在被审讯的时候，能否吐露一些有用的情况。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清楚贝尔纳德的计划。在塞维里努斯被杀之前，他就在找总管了，还说是为了其他一些原因哩。"

我们回会堂去了。当时要是去了本诺的密室，那就好了。因为，我们以后才知道，这位年轻的朋友并没有威廉那种高见；他根本没想到威廉会这么快就回到配药室，他想一时半刻里决没人会去找他，所以他就直接回到密室把这本书藏了起来。

可是这部分情节，我只能以后再行交代；与此同时发生的戏剧性的慑人魂魄的事件，足以使所有的人忘掉这一本神秘的书，虽然我们并没有忘掉。但是，我们被一些紧急的情势缠住了，因为这关系到威廉终究应该去完成的那个使命。

下午二时至三时

有罪的受到了惩罚，但令人纳闷的是似乎每个人都有罪。

贝尔纳德·古伊坐在牧师会堂那张胡桃木大桌正中。一位多明俄会的人在他一边当公证员；教皇使团里的两名高级神父作为审判员坐在他的两侧。修道院总管就站在桌子前面，两旁各站有一名弓箭手。

院长转身向威廉耳语："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符合法律程序。1215年的拉特兰会议在第三十七条教规中规定：法官在距他住处两尺以外的地方，不能传唤任何人。这里的情况，也许是例外，法官是从千里之外来的，可是……"

"审讯官的权力是不受任何司法权限制的，"威廉说，"他可以不必按照一般的法律条文行事；他享有一种特权，甚至可以不必听取律师的辩护词。"

我看了看总管雷米吉奥。雷米吉奥一副狼狈相，像一只受惊的动物，他左顾右盼的，似乎已经认清他所害怕的某种仪式就要开始了。我知道：他害怕，是出于两个原因，而这两个原因都使他心惊胆战。一个是，他公然作案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当场抓获，另一个是，在前一天，当贝尔纳德开始调

查、收集传闻，听取反映的时候，雷米吉奥已经如坐针毡，害怕他过去的事会被揭露出来。当他看到他们逮捕了萨尔瓦托，他更是惶惶不安了。

如果不幸的雷米吉奥正处于惴惴不安之中，那么贝尔纳德·古伊则懂得如何把他手心里的人的这种不安变成恐惧。当别人正期待他审讯被告时，他却一言不发，只是把手放在前面，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佯装在整理纸张。实际上，他正在凝神注视着被告。这种凝视蕴含着一种虚伪的恩典（好像在说：不要怕，我们是你的兄弟，我们只想要你好）；一种冰冷的嘲讽（好像是说：你还不知道你做了哪些好事呢，让我马上来告诉你吧）和一种无情的威严（好像是说：然而，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审判官，你的主宰，你在我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一切，总管都已感觉到了。但是，这位审讯官的沉默和拖宕，只会使他对这一切更加深感沉重，他越来越觉得耻辱不堪。他的不安会变成绝望，而绝不会是轻松。他会成为审讯官手里任凭摆弄的一团柔软的蜡。

贝尔纳德终于发话了。他说了些常用的套话，告诉审判员，他们可以就两起同样令人发怵的案情开始向被告发问。“其中一起已昭然若揭，但却没有另一起更让人感到痛惜，因为最令被告吃惊的是，正当他行凶杀人之际，我们实际上却因为他犯有异端罪正在追捕他。”

听到这番话，生活总管用手捂住了脸。他手上戴着镣铐，所以动作很费力。贝尔纳德开始提问。

“你是谁?”他问道。

“瓦拉金的雷米吉奥。生于五十二年前。很小的时候，我就进了在瓦拉金的方济各会的修道院。”

“现在你怎么在圣本尼迪克特会的修道院里呢?”

“几年前，教皇颁布了圣罗马训令。因为我怕受弗拉蒂切利派的异端邪说影响……虽然我从来不同它们沾边……我想我这个罪恶的灵魂最好还是逃脱掉那种充满诱惑的环境；所以我提出了申请，后来被这家修道院接收为修士，在此地当了八年多的生活总管。”

“你逃脱了异端的诱惑，”贝尔纳德嘲讽道，“倒不如说，你逃脱了那些决意想发现并铲除左道旁门的人的调查。这里善良的本尼迪克特的修士认为，把你和像你这样的人接收下来是一种善行；但是，你虽然改穿了教衣，可并不足以说明，你已经把信奉异端的腐败堕落的罪污从灵魂中抹掉了。因此，今天我们要看看在你冥顽不化的灵魂深处究竟潜藏着什么，在你来到这处圣地之行究竟干了些什么?”

“我的灵魂是清白的。我不知道你刚说的信奉异端，腐败堕落是什么意思?”生活总管谨慎地说。

“你们瞧，”贝尔纳德向审判员大声说道，“他们全是一个样！他们当中要是有人被逮捕了，到了法庭上总是那么若无其事，毫无悔罪之意。而他们恰恰不知道，这正是他们有罪的最明显的迹象；因为一个正直的人在受审时是忐忑不安的！问问他是否知道，我为何要把他逮捕——你知道吗？雷米吉奥！”

“老爷，”生活总管回答说，“如果您能告诉我，那实在太荣幸了。”

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感到，生活总管似乎是在用同样礼仪性的口吻回答这种礼仪性的问话。好像他对这类的调查和圈套相当熟悉，并且好像曾经过长期训练，专门来应付这种

可能发生的事件似的。

“瞧，”贝尔纳德叫道，“这正是典型的顽固分子的回答！他们像狐狸一样，掩饰自己，让人难以发觉他们的罪孽。这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说谎的权力以逃避他们应得的惩罚。他们常常通过诡秘的回答，企图蒙骗审讯官，而审讯官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同这些可耻的家伙周旋。我问你，雷米吉奥！这样看来，你同那些弗拉蒂行乞僧或是方济各会的修士（或多明俄会的修士），从来没有过接触啰！”

“我参与过方济各会有关‘清贫说’的辩论，但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贝格德宗派！”

“你们看！”贝尔纳德说，“他还不承认自己曾经是个贝格德。贝格德同弗拉蒂行乞僧这两派的异端邪说其实如出一辙。只是贝格德认为弗拉蒂派是方济各会里的一个已经没有生命力的宗派，而认为自己才是更纯洁更完美的呢。其实，这一派同那一派在朝拜时姿势还不都是一模一样。雷米吉奥，人家总看到你在做礼拜的时候，脸贴着墙，身子往下蹲；要不就是头戴兜帽，俯伏而拜。不像其他人十指交迭，拱手跪拜，这你怎么解释？”

“圣本尼迪克特的修士们在特定的时候，也是俯伏敬拜……”

“我不是在问你特定的时候怎么样，而是在非特定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别抵赖，你所做的姿势不管是这种还是那种，还不都是典型的贝格德式的！可是你说你不是一名贝格德……，那么，告诉我，你信奉什么？”

“老爷，我信奉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应当信奉的一切……”

"回答得多么圣洁啊！那么，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应该信奉什么呢？"

"信奉神圣教会所教导的。"

"哪一个神圣教会？是被那些自称是至善完美的假基督徒和信奉左道旁门的弗拉蒂派心目中的神圣教会呢，还是被他们比作是我们大家都虔诚信仰的巴比伦的崇拜邪神的教会呢？"

"老爷，"生活总管不胜迷惑地问，"能否告诉我，您认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教会……"

"我认为我信奉的罗马教会才是唯一的神圣和正宗的教会，它受罗马教皇及其主教的领导。"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生活总管说。

"令人钦佩的奸诈！"审讯官叫道，"令人钦佩的妙语！你们都听见了：他在说他信奉我所信奉的这个教会，可就是避而不说他自己究竟信奉什么！但是，这种奸刁的家伙在耍什么花招，我们都再也清楚不过了！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问你，你相信这圣礼圣事是由我们的主创立的吗？你相信真要苦行赎罪，就必须向上帝的仆人忏悔吗？你相信在天上受到束缚和放纵的一切，在人间只有罗马教会才有权力去放纵去束缚吗？

"难道我不该相信这些？"

"我没问你应该相信什么，而是你到底相信什么？"

"我相信您和其他善良的长官们命令我要相信的。"惊恐的总管说。

"啊！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善良的长官们，可不也许就是指挥你们分裂派的那些人吗？你所说的善良的长官们是不是就

是这个意思？你这骗人的堕落的家伙，是不是就是你认为和你志同道合而去追随他们的人？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那么你就相信我；不然的话，你就只能相信他们！”

“我可没这么说，老爷，”总管结结巴巴地说，“是您在使我这么说的。老爷，如果您教导我该怎么做才好，我就听您的。”

“哦，真是厚颜无耻！”贝尔纳德吼着，在桌上重重地捶了一拳。“你一再玩弄从你的教派那儿学来的这套把戏，真是顽固不化。你说，只有当我认为你们教派是善良的，你才相信我。假基督徒回答起来总是这样的，而你现在也一样，也许自己还没意识到哩！因为，从你嘴皮子里吐出的话就可知道：为了蒙骗审讯官，你还受过训练哩。所以，你用自己的话来谴责自己；而如果我没有长期的审讯经验，我就会上你的圈套了……我们还是回到实质问题上来吧，堕落的人！你听说过帕尔马的盖拉尔多·塞加雷利吗？”

“听别人提起过。”总管的脸瞬时变得苍白起来——如果还可以用“苍白”两字来形容他那张完全变了态的脸的话。

“你听说过诺瓦拉的多尔西诺吗？”

“我听人说起过他。”

“你是否亲眼见过他，并和他谈过话？”

总管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考虑他应当交待出多少事实来。他似乎下了决心，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见过他，还和他说过话。”

“大声点！”贝尔纳德叫道，“让别人也听听你那嘴皮子里终于也吐出了几句真话！你什么时候和他说的话？”

“老爷，”窖室管理员说，“当我在诺瓦拉附近的一家修道院当修士的时候，多尔西诺的人正聚集在那里，他们甚至在我的修道院前走过。起初，没人弄清他们到底是……”

“你撒谎！一名瓦拉金的方济各会的会员，怎么会在诺瓦拉地区的修道院里呢？你不是在修道院里，你那时已经成为弗拉蒂行乞僧里的一员了；像他们一样，在那些地区游手好闲，靠别人施舍度日，后来就参加了多尔西诺集团！”

“您怎么能这样断定呢？老爷！”总管哆哆嗦嗦地说。

“好，我来告诉你，我是怎样，确切地说我为什么必须这样断定的吧！”说着，贝尔纳德命令把萨尔瓦托带进来。

昨晚，萨尔瓦托一定被私下提审过了，而且肯定要比这一次更严厉；瞧他现在这副模样，真让我感到怪可怜的。我曾说过，他的脸，平时就使人毛骨悚然的，而那天早上更像一头狰狞的困兽了。虽然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使用暴力的痕迹，但他带着镣铐的身子挪动起来，由于手腿多处脱臼而步履维艰的模样，又活像是被拴在一根绳子上由弓箭手拖着的猴子。这一切，再也明显不过地表明，对他的审讯是多么的可怕了。

“贝尔纳德拷打过他……”我对威廉低声说道。

“绝不可能，”威廉回答：“审讯官从来不拷打人。监禁被告属于俗权的范围。”

“这还不是一回事！”我说。

“完全不一样。对审讯官来说，这绝不是一回事。因为，如果他两手保持清白，对被告来说，一见到他就会像在突然之间找到了能帮助他减轻痛苦的依靠，于是，就会将内心的隐秘和盘托出。”

我抬头望着老师："你在逗趣吧？"我愕然问道。

"这些事是可以随便逗趣的吗？"他反问道。

贝尔纳德正在质问萨尔瓦托，那人的回答是那么支离破碎——如果还算是回答的话——我的笔实在难以记下。他所说的话，混乱极了，哪里是人的语言，简直同狒狒在胡乱叫唤差不多，旁人实在难以理解。对贝尔纳德的提问，萨尔瓦托回答起来，只能说"是"或者"不是"，根本不可能说一句谎话，而萨尔瓦托说了些什么，读者自能想像。他说了，或不如说重复了他昨晚说的话。其中一部分内容，我拼凑了一下，是这样的：作为一名弗拉蒂行乞僧，牧师和假基督徒，他到处游荡，在多尔西诺为非作歹的日子里，他是怎么在多尔西诺的那伙人里遇见雷米吉奥的；然后怎么跟着他逃走，一起参加乱山之战；屡经兴衰浮沉之后，又如何到了这所卡萨列修道院隐匿起来。接着他又说，异教首领多尔西诺在被打败和抓获之前，曾交给雷米吉奥几封信，而雷米吉奥却不清楚要带到什么地方或交给谁；所以他始终随身带着，一直不敢交出。到了这家修道院以后，这些东西使他担忧，但又不愿毁掉；于是就委托图书管理员，是的，就是马拉奇把它们藏在主楼的密室里。

萨尔瓦托说话时，总管愤愤地瞪着他，有时禁不住吼道："你这条蛇，淫荡的猕猴，我是你的长老，你的朋友，你的保护人，你就这样报答我吗?!"

萨尔瓦托睨了一眼他那位此刻正需要得到他保护的保护人，然后，鼓足勇气回答说："雷米吉奥老爷，只要有可能，我总是你的人。对我来说，你是最亲爱的，但你知道总管的家，无马者步行……"

"疯子！"雷米吉奥又冲着他吼叫起来："你还想拯救你自己吗？作为一名异教徒，你自己也会被处死的，你知道吗？你快说，你是在拷问下被逼着这样说的，你快说，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捏造的！"

"我能说些什么呢，老爷，所有这些异端邪说不过是……我可不是个像他那样的人，我没犯过暴力罪行。这一点，我想贝尔纳德老爷是知道的，但愿贝尔纳德老爷能宽恕我。"

"我们会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宽恕你的，"审讯官说，"我们会以父亲般的仁慈考虑你表白心迹的良好愿望的。你可以走了，去自己的密室再好好反省，祈求上帝的宽恕。现在，我们必须来思考另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雷米吉奥你随身带着那些多尔西诺给你的信件，是把它们交给你的负责图书馆的修士兄弟了吗……"

"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总管咆哮着，好像这样的辩解还是挺管用似的。贝尔纳德当即打断了他："但是，必须证明这一事实的不是你，而是希尔德谢姆的马拉奇。"

他传唤图书馆长，但马拉奇没传到。我想他不是在抄经室里，就是在配药室附近寻找本诺和那本书。他们去找他了，当他出现的时候，只见他神情恍惚，竭力不去正视任何人。威廉见了，不禁有点沮丧："现在本诺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干他想干的事了。"但是，他错了，因为我看见，在礼堂门口站着的那群修士的背后，本诺露着脸，正窥视着这场审讯；我连忙指给威廉看。我们还以为本诺对正在这里发生的事要比对那本书的好奇心更强烈；后来才知道：在来礼堂之前，他已经做成一笔可耻的交易了。

马拉奇来到审讯官面前，对总管始终不瞧一眼。

"马拉奇，"贝尔纳德说，"昨晚萨尔瓦托交代之后，今天早上我要问你，是否收到过现在这里的这位被告交给你的信件……"

"马拉奇！"总管叫道，"你起过誓，说决不伤害我的！"

马拉奇原先是背对被告的，这时微微朝被告方向侧了下身子，用很低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起过誓不假。如果可能伤害你的话，我早已伤害了。今天早上，在你杀死塞维里努斯之前，那些信件已经交给贝尔纳德阁下了……"

"可你知道，你也应该知道，并不是我杀死塞维里努斯的！你知道这一点，因为你在我之前就在那里了！"

"我？"马拉奇反问道，"他们发现了你之后，我才进去的。"

"就算如此，"贝尔纳德打断他说，"你在塞维里努斯的实验室里找什么呢？雷米吉奥"

总管茫然地看了威廉一眼，然后又看看马拉奇，最后又望着贝尔纳德："因为今天早上我……我听到此刻也在这里的威廉教士告诉塞维里努斯，要把那些纸看管好……自从昨晚，自从萨尔瓦托被抓后，我就一直在担心那些信件——"

"那么你是知道这些信件的喽！贝尔纳德得意地喊道。至此，密室管理员终于陷入了圈套。他迫于两种需要而显得非常为难：一方面，要为自己开脱信奉异教的罪名；另一方面，应该消除别人怀疑自己杀害了塞维里努斯。他一定未经抉择，决定回答第二种指控——这纯粹是出于本能，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他已是失魂落魄，慌了神了："我待会儿再谈这些信件……我会解释的……我会告诉你们这些信件怎么会落到我手里的……但让我先说说今天早上的事。当我看到萨尔瓦托

被贝尔纳德老爷抓了以后，我想一定会涉及这些信的；几年来，我一想到那些信，心就如被绞似地疼痛……当威廉和塞韦里努斯说起一些纸的时候……我不知怎的……害怕极了；以为马拉奇已脱手把它们交给塞维里努斯了……我想毁掉它们，所以就去找塞维里努斯……门是开着的，塞维里努斯已经死了，我在他的东西里搜寻那些信件……我只是担心……”

威廉向我耳语说，“可怜的傻瓜，为了避免一种危险，却轻率地陷入了另一种困境……”

“让我们假设，你所讲的也许是——我说，也许是——真的，”贝尔纳德插上说，“你想信在塞维里努斯那里，所以就到他实验室去找了。那么你为什么会认为信在他那里呢？为什么你又先杀了其他几个修士呢？你是否想到，那些信一度曾经过其他许多人的手？难道收藏被焚死的异教徒的遗物或许是这家修道院的习惯吗？”

我见修道院院长全身猛然一震，没有比指控你收藏异教徒遗物这一招更阴险的了。贝尔纳德非常狡猾，他把这几起谋杀事件和信奉异教，以及这家修道院的其他事情全混在一起。总管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他说他和其他罪行毫不相干。贝尔纳德宽容地让他安静下来，说这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现在问的是关于雷米吉奥信奉异教的罪名，他别想(这时贝尔纳德的声音又严厉起来)用提及塞维里努斯或者企图把怀疑的矛头指向马拉奇，来转移别人对他那段信奉异教的历史的注意。因此，他应当回到这些信的问题上来。

“希尔德谢姆的马拉奇，”他对着证人说道，“你并不是作为被告被叫到这里来的。今天早上你回答了我的问题，并答应我，决不试图隐瞒任何事情的。现在，你就复述一下今天

早上对我说的话，不要怕。”

“我重复我今天早上的话，”马拉奇说“雷米吉奥到这里来后不久，开始管理厨房的事，由于工作关系，我们常在一起——作为图书馆长，我负责在晚上关上主楼的门，当然也包括厨房啰。我没有理由否认，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当时也没有理由会对他怀有任何疑心。他告诉我，他身边有一些秘密的文件，是教会委托他保管的，决不能落入坏人的手里；而他自己又不敢留在身边。因为我负责的部门是修道院中唯一不让其他任何人进出的，所以他就希望我来保管那些文件，以远远避开任何好奇者的眼睛。我同意了，也从未怀疑过这些文件同异端有关；在存放的时候也从未去读一下……我把它们放在图书馆密室内最隐秘的地方。以后，我渐渐忘了这件事；直到今天早上，当审讯官阁下向我提及此事时，我才想起来了，后来我把它们取来交给了他……”

院长紧蹙双眉，说话了：“你为什么没把你伙同总管做的事情告诉我？图书馆不是存放修士物品的场所！”院长的话很明显，他的修道院与此事毫无关系。”

“老爷，”马拉奇神色茫然地回答说，“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这一过错是我无意中犯下的……”

“当然，当然，”贝尔纳德的声音里带有一种热诚的语调，“我们都确信图书馆长的陈述是真诚的，他同本法庭合作的坦率态度，本身就是一个证明。我以修士的名义请求尊敬的阁下，不要对他过去这一轻率的过失予以追究。我们是相信马拉奇的。现在只要他起誓证明：我将要给他看到的这些纸就是他今天早上给我的；也就是几年前瓦拉金的雷米吉奥到了这个修道院后托他保管的那些纸。”他从放在桌上的那些纸

里抽出两张羊皮纸来，马拉奇看了一下，口气坚决地说："我向全能的上帝，向最圣洁的圣母，并向所有的圣徒起誓，一点不错，正是它们，这正是当时他给我的这些纸。"

"这就行了，"贝尔纳德说，"你可以走了，希尔德谢姆的马拉奇。"

正当马拉奇低着头走到门口时，从礼堂后挤着看热闹的人堆里传出来一个声音："你给他藏信，他在厨房里给你看见习修士的屁股！"一阵稀稀落落的笑声。马拉奇拨开人群，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会堂。我敢肯定：这句话一定是艾马罗说的，可他用了假嗓子。院长脸色发紫，大叫安静，还威吓说，要狠狠惩罚所有的修士，命令他们滚出礼堂。贝尔纳德奸诈地微笑着；在礼堂一边的伯特兰红衣主教欠身对让·德·安诺咬了下耳朵。让·德·安诺听后用手捂着嘴，低着头，像要咳嗽似的。威廉对我说，"总管不仅自己犯有肉欲罪，还充当了一个拉皮条的角色。但贝尔纳德对此充耳不闻，他只想让这位院长，帝国的调解者感到难堪……"

他正说着，贝尔纳德突然直接冲着他说道："我将很感兴趣地从您——威廉教士这儿知道，今天早上您同塞维里努斯谈起的那些纸是些什么纸？以致密室管理员偷听了之后，误解了。"

威廉瞪了他一眼，"不错，他确实是误解了。我们所说的那几张纸是指阿尤比·阿尔·鲁哈维写的有关狂犬病的论著。这部极为高深的著名论著，想必您一定听说过，对您一定是很有用的吧！阿尤比说：狂犬病大概有二十五种明显的症状……"

贝尔纳德是多明俄会的修道士，多明尼犬乃上帝之犬。

他考虑到此时去作另一番舌战是不合时宜的，所以赶紧说道："这些事与本案无关。"审讯继续进行。

"让我们回到你身上来吧，方济各会的雷米吉奥，你可比一条狂吠的狗危险多了。如果威廉兄弟上几天多注意注意异教徒的活动，而不是狂犬之类的玩意儿，也许他就会发现潜伏在这家修道院里的一条毒蛇了。我们还是谈谈这些信吧！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你拿了这些信，一心想把它们藏起来，好像它们是一件可怕的毒品似的，以致实际上你杀死了"——他抢先作了一个手势以制止想矢口否认的雷米吉奥——"至于凶杀嘛，以后再谈……我刚才说了，你杀了人，想让我永远发现不了它们。你承认这些纸是你的吗？"

窖室管理员没吭声，但沉默等于雄辩。于是，贝尔纳德说："那是些什么纸呢？它们是由异教徒首领多尔西诺在被俘前几天亲手写的两页信纸。他把信纸委托给他的一名门徒，要他把它们带给流窜在意大利各处的，他那宗派里的其他成员。我可以把写在里面的一切内容都念出来，它们写着，多尔西诺是怎样地惶惶不安，他对行将来临的末日是那么惊恐万状，他寄希望于魔鬼！——他对他的兄弟伙们就是这么说的。他安慰他们。早在1305年，他就担保说，所有的牧师都将被弗雷德里克皇帝消灭，而在这些信里，他还在这么声称，说这一时刻已不远了，尽管在这封信里他所说的日期与以前信中所说的日期并不一样。这位异教徒首领又一次撒了谎，因为他说的这些话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而他那居心叵测的预言却没有一项成为现实。但是，我们该讨论的不是这些荒诞不经的预言，而是雷米吉奥持有他的信件这一事实。你这个信奉异教，执迷不悟的修士，你同那个宗派的假基督

徒们在一起厮混过，你与他们是一丘之貉，这难道你还不承认吗？”

至此，总管再也无法抵赖了。“老爷，”他说，“我年轻时的生活的确是充满了可怕的罪孽。当听了多尔西诺的说教后，我这个业已被贫僧派的行乞僧所诱惑的人，就听信了他的话，入了他那一伙。是的，不错，在布雷西亚和贝加莫地区我和他们在一起；在科莫和瓦尔塞锡亚我也和他们在一起；在巴尔德山上和拉沙山谷里避难时，我还是和他们在一起。最后，我还跟着他们上了乱山。可是，我从不参与干任何坏事。当他们进行抢劫，实施暴行的时候，我依然保持了温顺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弗朗西斯教徒的精神实质。就在乱山上，我对多尔西诺说，我觉得再也不能参加他们的战斗了。他同意我走；因为他说，他不想让一个懦夫跟着他。他只要求我把那些信带给博洛尼亚的……”

“带给谁？”伯特兰红衣主教问道。

“带给他的一些宗派主义者，他们的名字我想还能记得起来。待我记起来后就告诉您，老爷！”雷米吉奥急切地说。接着，他吐出了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伯特兰红衣主教好像都知道，只见他满意地微微笑着，同贝尔纳德互相颔首频频，表示嘉许。

“很好，”贝尔纳德说，一边记下了这些名字。然后他问雷米吉奥，“为什么现在你又把你的朋友出卖给我们了？”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老爷，我一直没有把这些信送出去便是证据。真的，我还做过一些其他的事，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把它忘了，可我现在要说给你们听：为了离开那个地方而又不被正在平原上等着我们的韦尔切利主教的军队抓住，

我设法同主教的一些人接触，为了换取一张安全通行证，我告诉他们那些有利于攻破多尔西诺防御工事的通道，所以，教会军队的成功，一部分要归功于同我的合作……”

“这倒挺有意思。但这只是告诉我们：你不仅是一个异教徒，而且还是一个懦夫，一个叛徒。这，并不能改变你的处境。就像今天，为了保全自己，你就指控曾经帮过你忙的马拉奇；还有，也是为了保全自己，你连昔日的犯罪同伙也出卖给了法庭。但是你出卖的是他们的身体，决不是他们的教义。你留着这些信，把它们视为遗物来保存，希望有朝一日有这么个勇气，有这么个不冒一点风险的机会，交给他们，以重新赢得那些假基督徒的宠信。”

“不，老爷，不是的，”密室管理员双手颤抖，全身冒汗，“不，我向你起誓……”

“起誓！”贝尔纳德说，“这是你狡诈的另一个证明。你想起誓，是因为你清楚我知道，华尔多异教徒①宁可使用各种欺诈的手段，甚至冒生命危险，也不愿起誓！假如真的失魂落魄了，他们就假装起誓，但都是些假誓言！不过我很清楚你不是里昂的那个华尔多宗派的人，你这个可恶的狐狸，你想向我证明你不是那号人，以此来企图制止我说你是这号人！你起誓，是吗？为希望得到宽恕，你起誓；可是告诉你，对我来说，光起一个誓是不够的！我可以要你起一个，两个，三个，一百个，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个誓言。我很清楚，你们假基督徒是不会饶恕背叛他们的人的，但他们却会赦免那

① 里昂商人彼得·华尔多(peter waldo)于1179年创立一教派，系背叛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华尔多及其信徒潜心读圣经、布道，以使原始的读经生活得以复活为目标。——译者

些起伪誓的人的。所以你的每一个誓言，只能是你罪孽的进一步证明！”

“那我该怎么办呢？”总管叫着，双膝一屈，跪倒在地。

“不要像贝格德那样来什么俯伏膜拜了！你没什么可以做的。这个时候，只有我知道你必须做什么。”贝尔纳德脸上露出一丝狞笑，“你也只有忏悔。你忏悔了，你要被判罪受谴责，你不忏悔，也要被判罪受谴责。因为，你要作为一个起伪誓者受到惩罚！所以，如果你想要尽早结束这场令人感到极为痛苦的审讯，就忏悔吧！因为这种审讯只会使我们的良心受到折磨，使我们一颗温顺怜悯的心感到不安和忧虑。”

“可我必须忏悔什么呢？”

“有两方面的罪孽：第一，你是多尔西诺宗派的人，你同他们犯有同样的异端思想和异端行为，也同样和他们一起渎犯了各位主教和城市地方长官的尊严。即使那个异教宗派的首领已经死去，宗派已被驱散；但异端并没有被彻底地铲除和消灭，而你仍继续顽固地沉溺于他们的谎言和幻想之中。第二，你的灵魂已深深地被你从那个罪恶的宗派里学来的东西腐蚀了：你亵渎上帝，作恶多端，使这家修道院变得乌烟瘴气。虽然其原因还不甚了了，但也无须彻底弄清楚。一旦查个水落石出（这我们正在做着），使那些反对教皇陛下教义及其训令，而且过去宣扬，现在仍在宣扬清贫论的人的异端邪说，只会导致犯罪的行为，让虔诚的教徒统统知道，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忏悔吧！”

贝尔纳德想干什么已经很清楚了。他对谁杀死了另外的修士没有丝毫兴趣；他只想表明雷米吉奥的思想同帝国神学家提出的思想有共通之处。一旦证明这两者之间有联系，也

就是说，佩鲁贾牧师会议所倡导的思想同弗拉蒂行乞僧和多尔西诺之流的思想有联系；同时一旦证明，在这家修道院里有一个人，赞同所有这些异端邪说，而这正是许许多多罪行的根源，那么，他就等于给了他的对手一个真正致命的打击。

我看了看威廉，知道他已识破其中的机关，但却无可奈何，即使这一切他早已料到。我又看了看院长，只见他脸色阴沉，他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也被拖入了一个陷阱。既然他几乎快要变成那个世纪罪恶集中地的头目了，他作为调解人的权力也就必然要瓦解。至于生活总管，到了这个时候，他再也不知道什么罪还可以努力去开脱了。也许此时他已经无法用心去分析；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呼喊，正是发自他灵魂的呼喊，多年来他长期隐秘的悔恨就在这呼喊声里，并随着这呼喊声一起释放了出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那充满投机、狂热、失望，懦弱和背叛的一生之后，在自己面临着无可挽回的毁灭性的厄运之时，他决定坦白他年轻时的信仰；他不再问自己这样做对还是不对，但似乎要证明他还是能有信仰的。

“是的，是真的，”他叫着，“我是跟着多尔西诺，和他一样犯罪，和他一样放肆；也许我是疯子，我把对我们主基督耶稣的爱戴及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主教的仇恨混淆了起来。不错，我犯了罪，但我起誓，对这家修道院所发生的一切，我是无辜的。”

“现在我们才算取得了一些进展，”贝尔纳德说，”因为你承认你接受了多尔西诺分子、马格丽特女巫及其同伙的异端邪说。你说当他们在特里维罗附近绞死了许多忠诚的基督教徒，其中包括一名十岁的无辜孩子的时候；当别的基督徒因

为不愿屈从那些疯狗的命令，他们就当着这些人的妻子和父母的面，把这些人绞死的时候，你是不是和他们在一起？那个时候，你们的疯狂和放肆是不是已使你们瞎了眼，以至认为：除非加入你们这一伙，否则谁也不能放过？说！”

“是的，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他们抓到了主教的几名随从，使其中的一些人饿死在牢里的时候；当他们砍下了一名孕妇的手臂，然后让她生下婴儿，而这婴儿未受洗礼就死去的时候，你在场吗？当他放火焚烧了莫索，特里维罗，科西里和科里恰的村庄和克雷帕卡里亚地区的其它地方，又焚烧了莫特里亚洛和夸里诺的房子并将所有这些地方踏为平地的时候；当他们在特里维罗玷污圣像，从祭坛上拔掉神主、圣灵的牌位、打落圣母塑像上的一条胳臂，抢劫圣杯、圣器和圣经，摧毁塔顶，砸坏大钟，掠走慈善会的所有器皿和牧师们的财产，然后焚烧教堂的时候，你是不是和他们在一起？”

“是，是，我是在场的。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我们想以此来预示惩罚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们是天国派来的皇上和圣罗马教皇的先锋；我们要加速费拉德尔菲亚天使的降临。到那时候，所有的人将得到圣灵的恩典，教堂将被更新，在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之后，尽善尽美将主宰一切！”

总管像是一下子被什么缠住了又一下子受到了启发似的那道沉默和伪饰的堤坝似乎被冲垮了。往事随着他的表白重新出现在他的眼前，现在他又重温起那种曾经一度使他兴奋异常的情感来了。

“还有，”贝尔纳德继续说，“你忏悔说，你们把盖拉尔

多·塞加雷利尊称为一名殉教者；你们处处否认罗马教会的一切权力，声称不管是教皇还是其他权威人士，都不能为你们规定一种与你们的生活全然不同的生活。你们胡说，什么人也没有权力开除你们的教籍；说什么，在圣徒西尔威斯特之后，除了彼得·莫罗内以外，教会的所有高级教士都是些撒谎家、诱惑家；你们叫人们不要向牧师交纳什一税，说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像耶稣的使徒们所达到的那种至善至美、清贫自守的程度；还说，什一税应当只交给你们宗派的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是基督真正的信徒和行乞者；你们还胡说，在马厩里向上帝祈祷和在祭祀的教堂里向上帝祈祷是一回事。你还要忏悔，你们跑到村庄里，诱惑别人高喊：'悔罪！'你们居心叵测地唱着：'Salve Regina'① 来勾引人们；还当着世人的面标榜自己是过着至善生活的忏悔者，转眼你们就肆无忌惮地过起荒淫无耻的生活来，因为你们不信圣婚，也不信其他任何圣礼。你们自以为比谁都要清白，这样就可以肆意污辱和糟蹋你们自己的躯体和别人的躯体了。是这样吗？说！"

"是，是的，我忏悔，我当时全身心地崇奉这种信念。我忏悔，我们脱掉了衣服，以表示要抛弃一切，而当你们，上帝的犬类，什么也不抛弃的时候，我们却抛弃了所有的一切；打那时起，我们从不接受别人的钱财，身上也一文不名；我们靠施舍度日，不为明日储存丝毫东西；人们接待我们，为我们放上一张餐桌，我们吃完了便离去，凡没吃的都留在桌上……"

---

① 拉丁文：美丽的女神。——译者

"你们焚烧并抢劫了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财物!"

"我们焚烧和抢劫是因为：我们认为清贫是绝对的法则，我们有权占用别人不法的财富，我们想彻底摧毁正在教区间扩展的一个又一个贪婪的网络。但是，我们从不为了占有而去掠夺，或者为了掠夺而去杀戮；我们杀人是为了惩罚，是为了用血去洗净不洁。也许我们因某种要求正义的过度的愿望所驱使，认为一个人因为过度热爱上帝，过度地崇尚完善也可以犯罪。我们是上帝委派的真正的神圣的会众，是命定享有最后审判日之天福的人；我们要加速你们末日的到来，以去天国领受恩赐。只有我们才是基督的使徒，别人都已出卖了他；盖拉尔多·塞加雷利是一株天赐的圣苗；我们的教规，直接来自上帝。为了更快地杀死你们，我们还不得不杀死无辜。我们想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和平、美妙、幸福的世界。我们想消灭这场由于你贪婪而带来的战争，因为当我们为了确立正义和幸福不得不流一点血的时候，你们却在责难我们……事实是……事实是我们这种仓促行事并没有流很多血，而那天在斯诺维洛把卡纳斯科河的水染红是值得的；那里，也有我们自己流的血，我们并不吝惜自己；我们的血和你们的血，转瞬之间流了许许多多，多尔西诺预言实现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们得加快这一进展的过程……"

他浑身战栗，两手擦着衣服，好像要擦掉在他的回忆中正流淌着的鲜血似的。

"这个饕餮算是洗净罪污了。"

"难道这就算是涤罪了吗?"我惊愕地问道。

"当然一定也会有其他形式的，"威廉说，"但不管怎样，这也是一种；它始终让我害怕。"

"涤罪时，什么使你最感到惊惧呢？"我问。

"草率！"威廉回答。

"够了，够了，"这时贝尔纳德说话了，"我们是要你忏悔，不是要你召唤人去厮杀。很好，你不仅过去是个异教徒，现在仍然是个异教徒；你不仅过去是个杀人犯，而且现在你又杀人了。现在，你告诉我们：你究竟是怎样在这个修道院杀死你的同道的，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总管的身子顿时不再颤动了，他左顾右盼，如梦初醒。"不，"他说，"我与这个修道院的罪恶毫无牵连。我已忏悔了我所干过的一切，不要叫我忏悔我没做过的……"

"可是有什么是你没做过的？你是在说你清白无辜？哦，真是天真的羔羊，温顺的楷模！你们听他说了，他曾经两手沾满了鲜血，现在又清白无辜了！也许是我们弄错了，瓦拉金的雷米吉奥该是个善良的典型，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是与基督为敌的人的敌人。他始终尊重教会煞费苦心、竭力推行的村落和城邦的那套制度；他尊重和平贸易，尊重工匠店铺的利益，从不去掠夺教堂的珍宝。他是无辜的，他没犯过一丁点罪孽。来吧，到我怀抱里来，雷米吉奥，让我来安慰你一下吧，因为那些坏蛋告发你犯了罪！"

雷米吉奥两眼茫然地望着他，好像自己真的将被最终赦免似的。贝尔纳德继而转身面对弓箭队长，带着一种命令的口气说：

"我厌恶诉诸种种为俗权采用而始终为教会批评的办法；但是，有一条原则却在支配甚至驾驭着我个人的情感。去向院长要一个可以设置刑具的地方。但不要马上动手，先让他在密室里呆上三天，不要去掉他手脚上的镣铐。然后让他看

这些刑具，只是让他看看。然后，到第四天动手。维护正义，不在于像假基督徒所相信的那样紧迫；维护上帝的正义，几百年不晚。不要急，刑罚要一点一点地加重。总之，记住我一遍又一遍交待过的：避免肢体残缺，不要往死里施刑。这种方式，给予罪犯的一个好处恰恰是：他可以品尝死的滋味，也可以萌生死的念头；但是，死亡决不会在他彻底、自愿和虔诚地忏悔之前降临。”

弓箭手俯身去提总管，可是后者两脚沾地，拼命反抗，表示要说话。经同意之后，他开口了。但他说起来，嘴里的话像是吐不出来似的，如同一个醉汉在咕哝，令人厌恶。渐渐地，他才恢复了刚才忏悔时所具有的那疯狂般的活力。

“不，老爷，不，不要给我上刑。我是个懦弱的人。我还背叛过。在这个修道院的十一年里，我放弃了我过去的信仰，我从种植葡萄的人和农民手里收取什一说，我精心照看马厩和猪圈以使修道院更加兴盛和富庶；其实，我是在为反基督的财产管理而尽力。我富裕了，忘了过去造反的日子，整日耽于肉体的享乐，沉溺于贪婪之中。我是个懦夫，今天我先是出卖了我从前博洛尼亚的兄弟们；然后，我又出卖了多尔西诺。因为我是个懦夫，我把自己乔装成一名十字军士兵，目睹了多尔西诺和马格丽特被捕的情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六，他们被带进了布盖洛的城堡。我在韦尔切利闲逛了三个月，直至克莱门特教皇命令把他们处死的消息传来。我看见马格丽特被当着多尔西诺的面剐成了碎片，她尖叫着，内脏被掏了出来，可怜的身子呀，这身子有一天夜里我也碰过的呢……她那被绑着的身体在燃烧，刽子手们冲向多尔西诺，用烧红的火钳把他的鼻子和睾丸拧了下来。后来别人说

他当时连吭也没吭一声，这不是事实。多尔西诺个头高，结实得很，络腮胡须，头上的红发卷曲着，披落在肩。他很漂亮，指挥我们的时候很威严，头戴一顶插着羽毛的宽边大帽，腰里佩着一把宝剑。多尔西诺真叫男人敬畏，而受女人青睐……但是当他受刑时，却也痛得像女人和小牛一般地失声惨叫了起来。当他们把他从一处带到另一处去示众的时候，他身上的每一块伤口都在流着鲜血。他们继续慢慢地折磨他，让别人看看：一个魔鬼的使者还可以活上多久。他想一死了之，祈求他们把他早点结果掉，可是他迟迟不死，等他来到柴堆上准备受火刑时，只剩一堆血淋淋的皮肉了。我跟在他后面，心里暗暗庆幸自己逃脱了审判，并为自己的聪明而感到得意。那个无赖萨尔瓦托在一旁对我说：我们多英明啊，雷米吉奥兄弟，只有聪明人才干得出来，没有比折磨拷打更叫人恶心了！那一天我真想起誓，什么宗教信仰都不再信了。几年来，好几年来，我一直告诫自己是何等的卑贱，做一个卑贱者又是何等的快乐。可我又一直希望，我能向自己证明，我不是这样的懦夫。今天，您给了我这种力量，贝尔纳德教长！您对于我，就像异教的皇帝对于最最懦弱的殉道者。当我背离了我的信仰时，您给了我勇气去忏悔我灵魂里信奉的东西。但是，别要求我拿出太多的、超出我这个凡人身躯所能承受的勇气。不。不要让我受刑。您要我说什么，我都说。受火刑也许更好，因为身子还未烧着，人就先给浓烟窒息死了。不，不要上刑，不要像多尔西诺那样受刑。不要。你们要索取我的一条命，为了得到它，你们要我承担杀了其他人的罪名。反正我马上就要成为一具死尸了。因此，你们想要我说什么，我都可以说。我杀了奥特朗托的阿德尔莫是因为

我嫉妒他的年轻，还因为他奚落了我这个又老又矮又胖又蠢的怪物的才智。我杀死萨尔维米克的维南蒂乌斯，是因为他太有学识了，他读了许多我全然不懂的书。我杀了阿伦德尔的贝伦加，是因为我妒恨他有个图书馆：我虽通过棒打那些肥胖过度的牧师的办法来研读神学。我杀死桑克特·文德尔的塞维里努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收集药草。我在乱山上待过，在那里我们吃着药草、青草，从未想过它们有什么特性。实际上，我还可能杀其他人，包括我们的院长，不管他赞成教皇还是皇帝，他终究是我们的敌人。我始终恨他，即使他赐给我饭吃，因为那是我伺候了他。这些对您够了吗？噢，不，您还想知道我是如何把这些人杀死的……啊唷，我是……让我想想……依靠了地狱鬼神的力量，在一千支通过萨尔瓦托教我的妖术的训练而归我指挥的军团的帮助下，杀死他们的。要杀死一个人，无须你自己动手，魔鬼会为你去干的，如果你知道怎样去指挥它。”

他狡黠地瞥了一眼周围的人，大笑起来。但这是一个疯子在笑，就如威廉后来向我指出的，这位疯子聪明得很，把萨尔瓦托也拖了进去，从而报了出卖他的一箭之仇。

“你怎么可以指挥魔鬼呢？”贝尔纳德追问着，他是把被告谵妄之语视为合法的供词了。

“你自己也知道：与那些着了魔的人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不可能不学会那么一手！你自己也清楚，使徒的屠夫么！这事不妨这么说，你逮上一个黑猫——身上一根白毛也没有的（这你是知道的），把它的四个爪子缚住，然后半夜里把它带到十字路口，大声叫喊：啊，伟大的魔王，地狱的皇帝，在我现在俘虏了这只猫的时候，我呼唤你，我把你带进我敌

人的躯体内，如果你把我的敌人置于死地，翌日半夜在同一个地方，我将把这只猫作为祭品奉献给你。我现在就根据圣希帕利安的秘笈行使魔法，你要依靠我使出的魔力，按照我所说的去干，以浩浩荡荡的地狱大军之首领亚得米勒①，阿拉斯托②和阿托泽尔③以及他们兄弟的名义，我要向他们祈祷……”他双唇颤栗，眼珠像要从眼窝里突出来似的开始祈祷——或者，确切地说，他似乎在祈祷，实际上，他是在向地狱大军的头目哀求。

“住嘴，住嘴！”礼堂里的人都吼了起来，还不住地在胸前划着十字。“上帝啊，怜悯怜悯我们吧！”

总管这时什么也不说了。他吐出了这些魔鬼的名字以后，脸朝下倒在了地上，从歪歪扭扭的嘴和咬紧的牙齿里溢出了白沫。他的双手，虽然经受了镣铐的折磨，却还在一张一合地抽搐着，双脚在空中乱踢乱蹬。威廉见我惊恐得打起了寒噤，便用手按住了我的头和后颈，搂着我，使我重又平静了下来。“你瞧见了？”他对我说，“在拷打或者拷打的威胁下，一个人不仅会说出他做过的事，而且会说出他原来想做的事，尽管他并没意识到这一点。雷米吉奥现在一心想死了。”

几名弓箭手把还在抽搐的修道院生活总管带走了。贝尔纳德把文件理好，然后严厉地看着在场的人。他脸上毫无表情，但显然非常激动。

“审讯结束了，根据被告自己供认的罪行，他将被带往阿维尼翁，为审慎地维护真理和正义起见，到了那里还将进行

① 据《圣经》载，西法瓦音人所供奉诸神之一。——译者
② 《希腊神话》中人的复仇之神。——译者
③ 伊斯兰教传说中的神怪。——译者

最后的审判，只有在正式审判之后，他才会被判以火刑处死。院长，他再也不属于您了，也不再属于我这个谦卑的维护真理的工具了。任何地方都可以履行正义，牧羊狗已经尽了它的义务，现在必须把染上病菌的羊从羊群里分开，并用火来加以净化。这个人犯下如此残忍凶恶的罪行，可这段不幸的插曲总算结束了。祝愿本修道院平安无事，只是，天下”——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音，对着使者们——“天下并没有太平。异端邪说在搅扰着世界，它们甚至流入帝国宫殿的大厅并在那里避难！我的兄弟们，记住吧：恶魔似的纽带把多尔西诺邪恶堕落的宗派主义分子和佩鲁贾会议尊敬的牧师们系在了一起。我们不应忘记：在上帝的眼里，送交法庭审判的那个坏蛋的一派胡言，同神学家们在被逐出教会的那个巴伐利亚德国人的宴会桌旁所说的胡言乱语如出一辙。异教徒邪恶的根源来自许多说教，它们不仅未受到惩罚，甚至还被人推崇备至。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乃是上帝差来的像我这样的罪人的命运；上帝差他来识别这种奸诈的恶徒，而他们的异端几乎藏身于各处。在真正执行这个神圣的任务时，我们发现：公然信奉邪说的人，并非是唯一的异教分子。异教的支持者，根据表现，可分为五种：第一种，异教徒被捕后，去秘密探监者；第二种，为异教徒被抓而哀叹，并与异教徒关系密切者（事实上，与异教徒长期结伴，不可能对他们的行为一无所知）；第三种，甚至在异教徒犯罪事实确凿的情况下，还为他们鸣冤叫屈者；第四种，对惩罚和反对异教徒的人进行非难并侧目而视者（从他的眼、鼻和企图隐忍的表情里，就可以窥见到他对他的敌视者们的愤慨和对那些因为他们受到惩罚而使他深感痛苦的人的爱惜）；第五种，也就是最后一种，保

存异教徒骨灰以示敬仰者……但是，我最为关注的还有那第六种，就是那些异教徒的公开的朋友们，那些书籍的作者们，异教徒就是用那些书（即使它们没有公然触犯正教）作前提，进行邪恶的推论的。”

他这么说着时，眼睛一直盯住乌伯蒂诺，法兰西的使者们对贝尔纳德的这番话是心领神会的。至此，双方的会晤宣告失败，没有人再敢重提上午的讨论了。因为谁都知道，现在的每一句话，都要同刚才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性的事挂起勾来掂量的。如果贝尔纳德是被教皇派来阻止双方调解的，那么他是成功了。

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夕阳西下时

乌伯蒂诺逃之夭夭；本诺开始奉行守则；威廉对当天见到的种种贪婪行为发表议论。

修士们三三两两地从牧师会礼堂出来。迈克尔来到威廉的面前，乌伯蒂诺也跟着过来了。我们来到户外，在走廊里交谈起来。四周大雾茫茫，非但毫无消散的迹象，相反，由于我们隐映在雾中的影子而显得更浓了。

“我想没有必要再对刚才发生的事件作什么分析了吧，”威廉说，“贝尔纳德已击败了我们。别问我那蠢到极点的多尔西诺分子是否真犯有那些罪；以我看，他并没有，什么罪也没犯。实际情况是，我们空转了一个圈子，迈克尔。约翰只让你一个人去阿维尼翁，这次会谈没有提供我们所要求得到的保证。相反，我你倒是由此知道了：你的每一句话。到了那里会如何地遭到歪曲。基于这一点，我的结论是你不应该去。”

迈克尔摇了摇头：“恰恰相反，我必须去，我不想使教会分裂。你，威廉，今天非常清楚地谈了你的看法，想说的你全说了；但这并不是我需要的。我意识到，帝国的神学家们已经利用了佩鲁贾牧师会议的决定。出现这样的局面并不是我们的本意；我希望方济各会和它宣传的清贫福音能被教皇

接受。教皇必须理解：方济各会如果不坚守清贫福音，它就永远也不可能让持有异端的其他小兄弟会悔过自新。我必须去阿维尼翁，如有必要，我会表示出谦让的姿态。除了清贫这一原则问题，我在所有的其他问题上都可以妥协。”

“你该明白你会有生命危险！”乌伯蒂诺大声说道。

“随它去吧，”迈克尔回答，“这总比玷污我的灵魂要来得好。”

他确实真的冒着生命危险。如果确如约翰所说（对此我个人仍然为之怀疑），迈克尔还丧失了灵魂。正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在距我叙述的这场谈话的一周之后，迈克尔求见了教皇，他与教皇相互争论，长达四个月之久，双方相持不下。到了次年四月，约翰召集了宗教议会上院会议，在会上教皇声称：迈克尔是个疯子，一个草率从事，顽固不化，残暴凶恶的异端邪说的鼓吹者；一个潜伏在教会内部，吃里扒外的奸诈之徒。当然也有人会这样认为，根据约翰分析事物的方法来看，他是对的。因为在那四个月期间，迈克尔成了我老师的一位朋友的朋友。那人也叫威廉，来自奥坎，迈克尔渐渐地赞同起他那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当然，这些观点与我老师和马西留斯的观点以及我老师在那天上午阐述过的并无多大区别。在阿维尼翁，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处境很危险。到了五月底，迈克尔，奥坎的威廉，贝加莫的博纳格拉恰，阿斯科利的弗兰奇斯和亨利·德·塔希姆都逃离了。在教皇手下人的穷追不舍下，他们先逃达尼斯，再逃到土伦，马赛和阿古斯莫尔蒂斯。在那里，皮埃尔·德·阿拉伯雷红衣主教追上了他们，他企图说服他们回去；但由于他们的抵制、他们对教皇的愤懑情绪，以及他们的恐惧心理，他没能如愿。六月，他们到了比

萨。在那里，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受到了帝国军队的欢迎。以后几个月里，迈克尔打算公开谴责教皇，但遗憾的是为时太迟了；皇帝陛下的境遇每况愈下。而这时在阿维尼翁的约翰正密谋派遣一位新的高级将领向方济各会进攻，他率领的部队终于打了胜仗。那天迈克尔如果决定不去求见教皇的话，事情也许不至于这样。他或许可以更直接地指挥方济各会的小兄弟们进行抵抗，而不至于在他的敌人那里白白浪费了这么几个月，以致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也许是因为神明的威力无比强大，安排了世间的一切——我至今还未搞清楚正义到底站在谁的一边。经过这么些年，热情之火熄灭了，随之而去的还有曾被视作真理之光的东西。我们之中有谁能够说出，在为了一个如今已成为尘埃的女人的美色而去厮杀时，到底是阿基里斯①还是赫克托②对；是阿伽门农③还是普里阿摩斯④对？

好了，都怪我把话题扯到那些不幸的事情上去了。现在我得回顾一下：那场悲哀不堪的谈话的最后情况。迈克尔下决心要去，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他的主意。但此刻还有一个问题，威廉丝毫不加掩饰地说了出来：连乌伯蒂诺自己也不见得安全。贝尔纳德刚才针对他说的那番话；教皇对他的仇视；迈克尔仍代表着一支值得与之谈判的力量，而乌伯蒂诺此刻不过是个孤家寡人罢了……

“约翰要迈克尔上法庭，乌伯蒂诺下地狱。如果我没有错

①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希腊英雄。传说他除踵部外，全身刀枪不入。——译者
②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所述特洛伊战争中的一位勇士。——译者
③ 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的最高统帅。——译者
④ 赫克托的父亲，特洛伊王。——译者

看贝尔纳德的话，那么在明天结束以前，大雾会助纣为虐，乌伯蒂诺将遭到暗害。假如有人想知道这是谁干的，那么这家修道院就很容易背上另外一口黑锅。他们会说这是雷米吉奥和他的黑猫召来的魔鬼干的，或者说是潜藏在这高墙之中的一些多尔西诺的残渣余孽干的……”

乌伯蒂诺开始不安了。“那么——”他问道。

“那么，”威廉说，“去同院长商量一下，向他要一匹坐骑，一些干粮，一封介绍你到阿尔卑斯山那一头的边远地区某个修道院去的信。借着夜幕和大雾，马上就上路吧。”

“不是有弓箭手守卫着大门吗？”

“这座修道院还有别的出口，院长知道的。只需派一个仆人，带上一匹马在较远的拐弯处等你。你要迅速通过高墙内的几条过道，然后只需穿过一片树林就行了。你必须抢在贝尔纳德从他那胜利的狂喜中清醒过来之前离开。我还得办些其他事情：此次我身负两项使命，一项没能完成，另一项必须保证完成。我得抓住一个人，拿到一本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我回来找你之前，你就已离开此地了。所以，得跟你‘再见’了。”他张开双臂。乌伯蒂诺深受感动，紧紧拥抱了他：“再见了，威廉，你是一个疯狂而傲慢的英国人，但你的心灵很高尚。我们还会见面吗？”

“会的，”威廉宽慰他说，“上帝会这样祝愿的。”

但上帝并没有这样祝愿。正如我已说过的：两年以后，乌伯蒂诺死了，神秘地被暗害了。死了，他一生充满了艰难的冒险，是个热情奔放而坚毅勇敢的老人。也许他不是一个圣人，但我祈望上帝对他那种期待成为圣者的坚贞不屈的信念给他以应得的报应。随着年事增高，我越来越顺从上帝的意

旨，越来越轻视自己探究事物的智慧和从事实践的意志。我把信念看作是拯救灵魂的唯一要素，它可以使人忍耐，使人消释疑虑。想必乌伯蒂诺对于我们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流的鲜血和承受的折磨是确信无疑的。

也许，当我正在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位神秘的长者已经意识到；或者，已经猜想到，总有那么一天，我会思索这些问题的。他发自内心地笑着拥抱了我，这次并不像前些天他抓住我那样让我透不过气来。这是一位爷爷对他孙子的拥抱；同样，我也以一个孙子对爷爷的那种感情拥抱了乌伯蒂诺。随后，他偕同迈克尔去找院长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我问威廉。

“现在，还得回到我们这个案子上来。”

“老师，”我说，“今天发生了许多事情，许多对基督教来说是严重的事情，我们的使命已经失败了。然而比起教皇和皇帝陛下的冲突来，你似乎对解开这里的谜更感兴趣。”

“疯子和孩子总是道出事实的真相，阿德索。作为一个帝国的顾问，我的朋友马西留斯或许比我强；但是作为一个宗教法庭的审讯官，我比他能干。上帝啊！恕我直言，我甚至比贝尔纳德·古伊更能胜任。因为贝尔纳德·古伊的兴趣并不在于侦破罪案，而是想烧死那些嫌疑分子。而我呢，恰恰同他相反，每每为能解开一个微妙而复杂的谜而感到其乐无穷。这绝非偶然。因为，作为一个哲学家，我一直在怀疑这个世界有何秩序可言；而使我聊以自慰的是，我发现，这个世界虽非井然有序，但也并非不存在有机的联系，至少，在所谓世界风云变幻的某些不显眼的领域里是这样。最后，还有一个理由是，在这个案件里，我们也许正面临着一个要

比约翰和路易之间的斗争更重大的问题，而且也许正危若累卵似的。”

“但这里发生的只不过是些道德败坏的修士之间偷鸡摸狗以及以牙还牙之类的事罢了！”我以怀疑的口吻说道。

“那全为的是一本禁书，阿德索，一本禁书！”威廉回答。

这时，修士们正在吃晚饭。我们刚吃了一半，切泽纳的迈克尔过来挨着我们坐下，告诉我们，乌伯蒂诺已经走了。威廉欣慰地叹息了一下。

快用完晚餐时，我们看见了修道院长，他正在同贝尔纳德谈话。我们没有走过去。我们碰上了本诺。他见到我们，便满脸堆笑，向我们打招呼，然后又急匆匆地想往门外走。威廉赶上前去，强迫他跟着我们来到厨房的一个角落。

“本诺，”威廉问他，“那本书在哪儿？”

“什么书？”

“本诺，你我谁也不是笨蛋。我指的是我们今天在塞维里努斯的实验室里寻找我的那本书。当时我没有认出那本书，但是你却把它认出来了。以后，你又回到实验室把那本书取走了……”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

“我想是你干的，而且你也是这样想的。书在哪里？”

“我不能讲。”

“本诺，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去对修道院长讲。”

“即使院长下命令，我也不能讲，”本诺带着一副正经的神情说道，“今天我们见面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我想你们应该是知道的。贝伦加死后，图书馆长助理这个职位就空

了出来。今天下午，马拉奇提议我接替这个职务。半小时前，院长同意了。我希望，明天早晨就能开始接触图书馆里的秘密。没错，今天上午是我拿走了那本书，但我甚至连看也没看一眼，就把它藏在我密室里的地铺下了。因为我知道，马拉奇在监视着我。最后，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马拉奇提我的名。接着，我就做了一个助理应该做的事，将那本书交给了他。”

我忍不住咆哮了起来：

“但是，本诺，昨天和前天，你说……你被好奇心所驱使，急不可待地想知道一切，并再也不愿让图书馆的秘密继续掩盖下去了。你说一位学者必须知道……”

本诺一声不吭，脸涨得通红，但威廉打断了我：“几小时之前，本诺站到了另一边去了。现在，他已成为他那渴望了解的秘密的守护者了。只要他守护着这些秘密，他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它们。”

“那别人呢？”我问道，“本诺当时是代表所有博学的人讲这话的呀。”

“那是以前。”威廉说着将我拉走了，让本诺自个儿纳闷去。

威廉然后对我说：“本诺是一种强烈的贪欲的受害者。这种贪欲与贝伦加以及修道院总管的不一样，倒类似于许多学者，对知识有着一种贪婪的追求，为追求知识而追求知识。有一部分知识他无法得到，于是就千方百计要得到它。现在他得到了。马拉奇了解这个人，他用最佳的办法寻回了那本书，封住了本诺的口。你可能会问我，如果一个人不打算让别人也分享这一部分知识的话，那么这个人即使掌握了这一

罕为人知的学识又有何用？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谈的贪欲。罗杰·培根对知识的渴求，并不是一种贪婪；他只不过想利用他的学识让上帝的奴仆更为幸福。所以，他并不是为了知识本身而去追求知识。本诺追求知识只是出于他那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或他的恃才傲物的德性，或一名修士为了转移和减轻性欲的纠缠而采取的另一种方式，或者为使另一个人成为笃信基督教或信奉异教的那种强烈的激情所致。贪欲不仅仅表现在肉欲上，贝尔纳德·古伊是个贪欲者，而他的贪欲恰恰是一种诋毁正义的贪欲，也正是一种对权力的贪欲。而我们那神圣的罗马教皇却贪欲财富，所以他再也称不上是个教皇了。作为一名青年，修道院总管怀有一种想证实自己，改变自己，苦修出世，最后一死了之的强烈愿望。本诺贪求的是书籍，他的贪欲像所有的贪欲，包括那位将种子撒在土地上的奥南[1]的贪欲一样，毫无生命力，与爱毫无关系，连性爱都谈不上……”

“我明白了，”我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威廉装作没听见，继续高声谈他的见解。他说，“真正的爱应该希望使被爱者幸福。”

“那么本诺会不会是为了他那些书的价值呢？（现在这些书已由他保管了）他是不是认为只要不让贪婪的手接触这些书，书的价值就有了保障了呢？”

“书的价值在于被人阅读。一本书的内容是由符号构成的，这些符号又能代表其他符号，它们所代表的符号又反映了一定的事物。要是没有人读，一本书的符号就形成不了任

[1] 见《圣经》。他是犹大（亚伯的第四子）的儿子。——译者

何概念；因而这本书就如同一个哑巴。人们建造这所图书馆，本意也许是为了保存它所贮存的书籍，可现在这所图书馆的存在却是为了埋葬它们。那就是为什么说它业已变成一个罪恶的渊薮的原因。修道院总管说他自己曾是个背叛者，现在本诺也重蹈覆辙，他也背叛了。噢，多么令人讨厌的一天呵！我的好阿德索，充满了腥血与祸殃，我可受够了。让我去做晚祷，去吧！”

从厨房出来，我们碰上了艾马罗。他问我们，已在传播的马拉奇提出让本诺做他的助理的消息是否真实？我们只得向他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那可爱的马拉奇今天办成的微妙而棘手的事可不少啊，”艾马罗说道，脸上带着通常所有的鄙夷和放荡不羁的神情：“如果这世上还有公正，那么今天晚上魔鬼就该缠住他。”

晚六时左右

人们听取了关于反基督者到来的布道，阿德索发现了大人物的力量。

晚祷时，人们胡乱地唱着赞美诗。与此同时，对生活总管的审讯还在进行着。好奇的见习修士们避开了他们老师的看管，透过窗户和墙上的裂缝，窥视着牧师会礼堂中所发生的一切。此刻，所有的人都在为塞维里努斯的灵魂升入天堂而祈祷；每个人都期待院长开口说上几句，并揣摩着他会说些什么。在圣格雷戈里①的布道仪式：祈祷文的吟唱以及三首规定必须唱的圣歌完毕之后，院长也确实登上了布道的讲坛。但是，他说的只是：这天晚上修道院里将保持沉默。他说，灾祸接二连三地发生，因此即使我们在天之父也是难以启口对我们进行谴责和劝诫的。现在每个人都应毫无例外地严格审视一下自己的良心。但是既然有必要有个人出来讲几句话，他建议这个劝诫者应是他们中最年长的，必须已进入垂暮之年，一生中最少经受过作为许多罪恶根源的世俗杂念的干扰的。按照年龄排来，格雷塔费拉塔的阿利纳多应该出

① 意大利本尼迪克特修会的牧师和礼拜仪式的改革者，并创立了一套格雷戈里布道仪式。大约生于公元504年，死于公元604年。

来讲话。但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位年高德劭的修士，实在是已经弱不经风了。于是，按照年资高低的顺序，在阿利纳多之后，紧挨着的就是约尔格。这不，院长指派了他。

我们听到从长椅的一角传出了一阵低语声。那里通常坐着艾马罗和其他意大利人。我在想，院长肯定没有与阿利纳多商量，就把这次讲道的机会交给了约尔格。我老师压低了嗓音向我指出，院长决定不作任何发言是明智的。因为，贝尔纳德和其他在场的阿维尼翁人会对他所说的每句话进行评头品足的，可约尔格老者只会作些神秘的预言，而阿维尼翁人对这些预言才不以为然呢。“可我倒要好好听听他讲些什么，因为我相信，约尔格不会同意，也不大可能要求去作一次不带任何明确目的的发言的。”

在别人的搀扶下，约尔格费劲地登上布道讲坛。三脚祭坛上的灯火映在他脸上，也照亮了整个中殿。火焰的光芒更衬托了罩在他那双眼睛周围的黑晕，使他的两眼看上去就像两个黝黑的洞穴。

“尊敬的兄弟们，”他开始说话了，“我们所有的最亲爱的客人们，如果你们还愿意听一听我这个可怜的老人的发言……四条性命业已死去，这一惩罚降临到我们修道院的头上——更不必提那些活着的人中间的最卑鄙的罪恶了，这些罪恶无论是遥远的还是近来的——正如你们所知，这并不归咎于自然的冷酷无情。自然的运行无法抗拒，从我们降生到归天，所有的白昼都是它安排的。毫无疑问，你们都认为，尽管你们悲痛欲绝，这些可悲的事件决不会使你们的灵魂受到玷污。因为，除了一个人外，你们都是无罪的。当这个罪人受到惩罚后，当你们为那些不在人世的人而哀悼时，你们不

必在上帝的审查团面前为自己开脱。你们一定是这样想的，你们这帮疯子！"他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喊道，"你们是疯子和蠢驴！杀人者将背着罪恶的黑锅到上帝那儿去，只是因为当时他自己愿意成为上帝旨意的传播者，这犹如有必要有个人出来背叛耶稣，从而使灵魂的拯救神秘化一样。然而，我们的主却认可了他的背叛者被罚入地狱和受到咒骂。这些天有人犯了新罪，带来了死亡和毁伤。但是，我可以对你们说，这祸殃虽非我们所愿遭受，但至少也是为了降服我们这些人的狂妄而受到主的认可的。"

他突然沉默了，将呆滞的双目转向肃穆的听众，好像他的眼睛能够捕捉住听众们的情感似的。实际上，他是在用耳朵品味着这寂静和惊愕。

"本修道院，"他继续说道，"已被一条狂妄的妖蛇缠住好长一段时间了。但这是什么样的狂妄呢？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中的权力的狂妄？不，肯定不是。是财富的狂妄？我的兄弟们，在那冗长的关于清贫说和所有权的争论声在这个世界上回荡之前，我们的造物主创造了万物之后，尽管我们拥有一切，但实际上可能是一贫如洗。而我们唯一真正的财富，就是遵守教规，祈祷和工作。讲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修会，尤其是我们修道院的工作，其中一部分——实际上也是最本质的——就是研究和保存知识，我说的是保存起来，不是搜寻。因为知识作为一种神圣的东西，是完美无缺的，并一开始就从明白无误的上帝之道中产生了明确的定义。我之所以说保存，而不是搜寻，是因为知识这一财富，作为可供世人所掌握的东西，自从先知们布道到教士们诠释，历几世纪之久，已经有了明确的含义，并日臻完善。知识在其历

史长河中，无发展可言；也不会因漫长的岁月流逝而发生根本的变化。有的至多是连续不断地、壮观地再现它的本身。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却不能停滞，先是上帝创造了万物，再是灵魂得到了拯救，最后是耶稣胜利复归；那时，人们将看到耶稣飞乘云骑来判断生死。但是，人类神圣的知识的发展过程并不遵循此经，它坚如攻之不克的堡垒。当我们能谦卑而又十分灵敏地领悟它的真谛时，它就允许我们去遵循它，允许我们用它去预见人类发展的前景，但它丝毫不会受人类发展的影响。犹太教徒的上帝说，我是上帝。我们的上帝说，我是玄法，真理和生活。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了：知识不是别的，而是对上述两种真理的可畏的评判。无论是先知还是传教者，是教士还是学者，他们所作的一切评论，无非为了使这两种说法更加明瞭。有时恰如其分的评论也会来自无知的异教徒那里，基督教义也吸收进了这些恰如其分的评论。但是，除了上述这些评论之外，就一无所知了。因此，我们只有去继续思考，去评注，去保存。这是，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拥有一个丰富藏书的图书馆的修道院的职责——仅此而已。据说，一位东方的哈里发在一天之间使一个驰名遐迩、充满荣耀和自豪的城市的图书馆陷入一片火海。当成千上万的书被焚毁时，他们说，它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消失了：因为这些书籍不是重复《古兰经》里已经说过的（因而毫无用处），就是与他们这些异教徒的这部圣书相违背，所以是有害的。然而，教会的学者们和我们都不这样认为。一切与经文有关的评论和阐述，都必须加以保存，因为它为神圣的经典增添了荣耀；断断不能摧毁大逆不道的学说。因为，我们只有将它保存下来，它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对立面；那些能够向它反驳

的人才能在我们的天主作出抉择的时候，用我们天主所选择的方法向它挑战。这就产生了几个世纪来我们修会的责任和我们修道院今日之义务：为我们所宣布的真理而自豪；谦卑而小心地保存那些与真理格格不入的词句，而与此同时，又不让它玷污了我们。我的兄弟们，狂妄之罪是何等可怕的玩意儿？它居然能引诱一个学识渊博的修士；它居然视寻求尚未赐与人类的知识为己任，而不是以保存现有的人类知识为职责。好像圣经的最后一篇中最后一位天使并没有说过这番话似的："我向一切所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证，若有人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记载的灾祸加诸于他；若有人在预言上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额。"[①] 那么……你们，我不幸的兄弟们，还没意识到吗？这些话简直就是冲着最近在这高墙之内所发生的事说的；而这些高墙之内的事恰恰又形象地反映了这个世纪中我们人类所经历的盛衰兴亡史。他们处心积虑，急不可耐地以行动表明：他们决心要在城市、城堡、学校和教堂里，找到有关真理的新的解释，企图歪曲早已为人们阐述得很详尽、完备的真理。而这真理，只需要我们毫不畏惧地去加以捍卫，却无须我们再去画蛇添足。就是这样一种狂妄，它过去，而且至今，仍然潜伏在这高墙之内：有人一直在费尽心机，想获得这些藏书，一睹为快。我要对这些人说，上帝就是要惩罚这种狂妄，而且这一惩罚将是连续性的，一直到这种狂妄的气焰被压下去。由于我们的软弱，我们万能的上帝始终而且永远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他复仇的工具。"

---

① 见《新约·启示录》最后一章。——译者

“你听见了吗，阿德索，”威廉低声对我说，“这位老人所知道的远不止他正在说的这些。不管他是否插手了，这件事情他是完全知道的，而且他在警告某些好奇心强的修士：如果他们继续想破坏图书馆的条规，这个修道院将再也不得重获安宁。”

约尔格停顿了好一会之后，又开始讲话了。

“但到底谁是这种狂妄的象征呢？这些狂妄者又是谁的代表和传声筒？是谁的帮凶和马前卒呢？究竟谁在这高墙大院内干了并且还在干那见不得人的勾当，从而警告我们那个可怕的时刻快要来到——并且安慰我们：如果那个时刻一旦降临，我们的苦难虽然必定是无法忍受的，但并非永无止境的，因为宇宙的运行周而复始，这将是一个循环的终结？噢，对这一点你们都很明白，你们不敢说出那个名字，那是因为你们也在其中，所以害怕了。你们害怕，可我却无所畏惧。我要大声地说出这一名字来，这会使你们的五脏六腑因惊恐而颤栗，使你们的牙齿格格作响而咬断自己的舌头。你们的血液会因冷颤而浸润出一层不详的黑纱，笼罩住你们的眼睛……他，就是那个让人憎恶的畜生，那个反基督者！”

他停住不说了。听众们一个个呆若木鸡，整个教堂大厅一片死寂。唯有那三脚祭坛上的火焰好像还有点生气，但甚至连这火焰周围形成的晕影似乎也凝滞了。全场鸦雀无声，唯能听到的只是约尔格那短促微弱的喘息声。他擦了擦从眉际流下来的汗，继而说道：

“你们也许会这样对我说：不，他还没来，他要来的迹象在哪儿？说这话的人是笨蛋！再也明显不过了，那些迹象就在我们的眼前，日复一日，在世界这个硕大无比的竞技场上，

在那相对狭小的修道院里，出现了预言般的灾祸……据说末日快要到来时，一个外来的国王会在西方出现，这位君主不信神灵，杀人成性，擅长于玩弄手段，而且骗术绝伦，他心术不正，恶贯满盈，拼命贪婪地追逐黄金，他是上帝的忠实信徒的仇敌和迫害者，在他统治期间，他甚至连银子都会不屑一顾，而唯独崇拜黄金！我心里很清楚：你们这些正在听我讲话的人，会忙着作出种种揣测，想知道我谈及的那个人是否与教皇相似，或与皇帝，或与法兰西国王，或与任何你们能够想到的某个人相似；这样，你们就能够说，他就是我的敌人，而我是站在正义一边的！但我却没有如此高明，我可不会替你们找出这样一个人来。反基督者一旦到来，他就会无处不有，每一个形象都是他的化身。他会在劫掠城市与乡村的流冠匪帮中出现；他会在天空中前所未见的景观中出现：彩虹突然架起，号角骤地吹响，接着是一片火海。这时，人们就会听见哀鸣之声，海洋也为之沸腾起来。据说，人与动物杂交的后代便是魔鬼，这意味着后代的心脏里充满了不和谐与仇恨。别东张西望地想瞥上一眼那些会使你赞不绝口的画在羊皮纸上的动物的风采！早有传闻，新婚不久的年轻妻子能生下口齿伶俐的婴儿；这些婴儿会对我们说：末日要到来了，并要求我们将他们杀死。已没有必要到我们脚下的村庄里去搜寻他们，过去那些聪明的婴儿早已被杀死在那里了。像那些在预言书中的婴儿们一样，他们具有成人的容貌。在预言书中，他们是四足孩童，他们是鬼，他们是在母亲的肚子里念着魔咒、预言将来吉凶的胎儿。一切都是有所记载的，你们知道吗？记载中有人这样说：他们中许多人会成为贵族、教徒以及教会里不安定的因素；会出现邪恶不正的传

教士，他们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贪婪自私，寻欢作乐，利欲熏心，喜欢敷衍了事，夸夸其谈，妄自尊大，傲气十足，耽于淫荡，企慕虚荣，实为福音书上所列信条之大敌。他们打算截断通向真言的严密的道路，并鄙视真言。他们痛恨每一条表示虔诚的途径，绝不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相反却在众多教徒中蛊惑人心，挑拨离间，散布邪恶。于是，虐待、忌妒、冷漠、劫掠、酗酒、淫乱、肉欲、私通，以及其他种种罪恶便猖獗地泛滥于四处。苦恼将会消失，随之而去的是谦卑，对和平的热爱，清贫，怜悯心和眼泪这一天赐之物……难道，所有在场的人，修道院的僧侣们，法力无边的来访者们，难道你们都没认出自己来吗？”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有一阵轻微的声响，那是伯特兰红衣主教在座椅上动了几下。我在想，约尔格的言行举止真不愧为一个卓越的告诫者。他在嘲讽他兄弟们的同时，连来客都不放过。我极想知道，贝尔纳德的头脑里现在究竟在转些什么念头；那些大腹便便的阿维尼翁人此刻又在想些什么。

约尔格怒吼道：“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恰恰就是在那个时候，反基督者才会以亵渎的样式显灵，因为他要模仿我们主的模样。那时候（也和现在一样），所有的王国会被一扫而光。饥馑和贫困将出现；农作物会歉收，冬天会酷冷异常。那时的孩子们（就像如今的），不再有人为他们分配物品，为他们贮藏食物。他们被带到买卖市场上去，任人折磨、摧残。有福气的是那些不再活着的人，或是那些活着的而且能够生存下去的人。接着，地狱之子将来到。此人夸夸其谈，洋洋得意，时而还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来欺骗世人，压制正义。

叙利亚会崩溃，并为她的儿子们哀悼。西里西亚[1]会抬起她的头，直到她的审判者出现。巴比伦的女儿会从她的宝座上站起，去饮那苦酒。开帕多西亚[2]，里西亚[3]和里考尼亚[4]将变得低三下四，因为在那恶不正的腐化影响之下，大众会被毁灭，野蛮人的营帐和战车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占领土地。在亚美尼亚[5]，在本都斯[6]，以及在比锡尼亚[7]，青年会死于刀剑之下，女孩子会成为俘虏，儿女们会犯乱伦之罪。比西底亚[8]在她得意之际会自命不凡，可她也将被降服。宝剑将刺透腓尼基[9]的心脏，犹地亚[10]会披麻戴孝，等待着那因她不贞而招来的地狱的诅咒。到处都是厌恶和凄凉。这位反基督者将击败西方的文明，摧毁贸易的通道。他将手持宝剑，燃起熊熊烈火。他的力量是对神明的亵渎，他的双手将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右手成为祸根，左手带来黑暗。再看看他头的模样吧：头顶上是一团燃烧着的烈火，右眼布满血丝，左眼有两个瞳孔，透着奸诈的神色。他的眉毛呈白色，下唇肿胀，足踝软弱无力，双脚奇大，拇指破碎细长！”

“真像他自个的一幅肖像画了，”威廉嘿嘿地轻声笑道。这话再尖刻不过了，可此刻他吐出这句话来，真使我感激不尽。因为这时我差不多已吓得快毛骨悚然了。听威廉这么一说，

---

① 小亚西亚一古国，后为罗马帝国一省。——译者
② 东小亚西亚古国，后为罗马帝国一省。——译者
③ 亚洲西南部古国，后为罗马帝国一省。——译者
④ 亚洲南部一古国，后为罗马帝国一省。——译者
⑤ 西南亚洲一古国。——译者
⑥ 东北亚洲一古国，后为罗马帝国一省。——译者
⑦ 西北亚洲一古国。——译者
⑧ 西南亚洲一古国。——译者
⑨ 地中海边一古王国，在今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一带。——译者
⑩ 古巴勒斯坦南部区域，分受波斯、希腊和罗马统治。——译者

我几乎忍俊不禁，可我憋着，紧紧闭住双唇，鼓起腮帮，最后还是扑哧一声，吐出一口气来。在约尔格说话停顿时的这段寂静里，我发出的这个扑哧声听起十分清晰。不过侥幸的是，每个人都以为是有人在咳嗽，或以为是在抽泣，或者是在打冷颤，而这三者的声音听起来是十分相似的。

“这时候，”约尔格又开始说了，“一切天规地法会荡然无存，儿子会动手去打老子，妻子会密谋陷害丈夫，丈夫会与妻子簿对公堂。主人会对仆人变得严酷无情，仆人将不服从主人的吩咐，老人也不再受到尊敬，年轻人要求掌权，人们把工作视为毫无意义的杂务。到处是此起彼伏的歌声，颂赞肆虐、邪恶和放荡的行为。随后，强奸，通奸，伪证以及对自然的亵渎，如同汹涌的巨浪，滚滚而至。疾病，卜辞，咒语，行尸走肉会继之出现在苍穹。在基督教虔诚的信仰者中会出现伪善的预言家，假使徒，腐化分子，骗子，巫术士，强奸者，高利贷者和伪证犯；牧羊人成了恶狼；牧师们会撒谎；僧侣会向往尘世间的一切享乐。贫穷者不再渴求君主的赈济；强者会变得毫无怜悯之心；正义者会袒护不公正。一切城市会因为地震而拼命颤动；处处会出现瘟疫，风暴会袭击整个大地，田间将变得污秽不堪；大海会隐匿怪诞不经的邪恶。月亮上将出现奇异的景观；星星不再按原来的轨道运行；不知名的星星会闯入天空。夏天会降下雪来；冬天会出现酷暑。世间的末日到来了，这世界的末日……第一天的第三个小时，太空会响起一个嘹亮的声音，一片紫色的云彩会从北方飘然而至；继而电闪雷鸣，紧接着将是一阵血雨落地。第二天，地球突然会从它原来的位置上被连根拔起，浓浓的烟火将滚滚地穿过天上的大门。第三天，从宇宙的四角，传来地

下无底深渊的隆隆之声，太空的尖顶将裂开，冒出股股浓烟，在第十小时前，始终可闻到一股硫磺的臭味。第四天清晨，无底深渊将化为液体，引起连锁爆炸，建筑物纷纷倒塌。第五天的第六个小时，光的能量和太阳的运行将被破坏；地球被笼罩在黑暗之中；到了夜间，星月不再发亮。第六天第四小时，太空由东向西将张开一条裂缝，天使们透过这条裂缝俯视着地上的一切，而地上的人也将看到这些天使在往下窥探，于是，他们纷躲进深山，以逃避正义的天使的注视。第七天，基督以其圣父的面目出现，然后判断出谁是正义者，以使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可是，自鸣得意的兄弟们，这不该是你们今天晚上考虑的事情！犯了罪的人，是看不见第八天的黎明的。那一天，一个圆润悦耳的声音将在东方的天空里响起，人们将看到一位天使正指挥着别的天使。众天使和他一起，个个神采奕奕地高坐在掩映于云层中的战车上，从天空迅速驶过，去拯救那些有虔诚信念的有福之徒。然后，天地将为这个世界被摧毁殆尽而一齐欢呼，共同庆贺！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在今晚感到丝毫的自豪，应当让我们这些人今晚去反省、去思考的，恰恰是我们的主要对那些没有资格获得拯救，必须从他旁边赶走的人所说的那番话。他说：离我远远的，你这该诅咒的，走向那魔鬼及其追随者们为你准备的永恒的地狱般的火坑里去吧！你是自食其果，现在该去享受它了！离开我吧，快陷入那无边的黑暗和永不熄灭的火坑里去吧！我创造了你，而你却成了别人的追随者！你成了另外一个主的仆人，快去和他一起居住在黑暗之中吧，那里有一条总是咬牙切齿、永不安息的毒蛇！我给了你耳朵，要你去听圣经中圣明的哲理，而你却用它来

听异教徒们的异端邪说！我赋予你一张嘴巴，让你能够颂赞我们的天主，而你却让它成了诗人说谎和小丑胡言乱语的工具。我赐予你眼睛，使你能够看到我训诫教诲时的灵光，而你却用它们向黑暗投去贪婪的眼色！我是一个仁慈的审判者，但也是一个公正的审判者，我会给每一个人各自应得的赏罚的。我本该怜悯你的，'可你已油干灯草尽'；我本来会情不自禁地对你产生同情的，'可你是那么不可救药'。快离开我吧……我们的主会这样说的。他们……也许我们……会陷入永世的折磨，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阿门！"所有的人异口同声地答诵。

修士们排成一字形，没有一丁点声音，一个个回各自的地铺睡觉去了。方济各会的人和教皇的人丝毫没有彼此进行交谈的兴趣，他们走开了，都希望自个儿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我的心情很沉重。

"上床去吧，阿德索，"在我们迈上朝圣者住所的楼梯时，威廉这样对我说，"今夜可不是游逛的时候。贝尔纳德·古伊大概想借助我们具具尸体来预示世界末日的到来。明天我们一定要出席早课，因为在晨祷之后，迈克尔和其他方济各会的随员就要走了。"

"贝尔纳德也会同他的几个囚犯一起走吗？"我轻轻地问道。

"那当然了，他在此地已无事可做，现在他必定是想赶在迈克尔之前到达阿维尼翁。他会设法让迈克尔正好赶上在阿维尼翁对密室管理员——一个方济各会的行乞修士，异端邪说的信奉者和谋杀犯——的最终审判。从那堆火烧密室管理

员的木柴上燃起的火焰，会像一支调解的火炬，在迈克尔同教皇的第一次会见时始终照耀着。”

“那么萨尔瓦托和……那个女孩会怎么样呢？”

“萨尔瓦托会同修道院总管一起被带走，因为他必须在审判时作证。为此，贝尔纳德也许会让他活下来，以示奖励。但也有可能先让他逃走，然后派人把他杀了。或者他也会真的把他放了，因为像萨尔瓦托这样的人活着与否，对贝尔纳德无关紧要。谁知道呢？也许萨尔瓦托会落得个在兰格多克的森林里被人割断喉管的下场的……”

“那么那个女孩呢？”

“我对你讲过了：她会被活活烧死。她的火刑会在路途中提前执行，因为这可以训诫一些沿海地区清洁派[①]村庄的异端教徒。我听别人说，贝尔纳德要去见他的同事杰克·福尔尼尔（记住那名字：眼下他正在对阿尔卑真塞斯[②]们施行火刑，但他的野心远远不止于此），把一名漂亮的女巫扔到火堆上，将提高他俩的威望和声誉……”

“难道就没有办法救他们了吗？”我喊道：“难道院长也不能干预吗？”

“为谁？为修道院总管？一个低头认罪的犯人！为萨尔瓦托这样一个无耻之徒？还是为了那个你惦念着的女孩？”

“就算我在想她，又怎么样呢？”我斗胆说道，“说穿了，那三人之中，她是唯一真正无罪的！你知道，她不是女

① 中世纪流传于欧洲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基督教异端教派，亦称“卡特里派”。它暂守“清洁”，反对腐化，因而得名。多流行于下层群众中。——译者

② 产生于十一世纪欧洲阿尔卑地区的苦行僧修会的成员，十三世纪被十字军残灭。——译者

巫……”

“你认为院长在经过最近这番波折以后，还会为一个女巫去冒丢失他残存的微屑般的名望的风险吗?”

“可他承担了乌伯蒂诺逃亡的责任!”

“乌伯蒂诺是他修道院的一名修士，而且至少他还没有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再说，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乌伯蒂诺是一个重要人物，贝尔纳德也只能以暗箭伤他。”

“所以那修道院总管还是对的：卑贱者往往得为一切承担后果，甚至为那些替他们说话的人，为那些像乌伯蒂诺和迈克尔这样的大人物当替罪羊。这些人苦口婆心，阐述了苦修之理，最终使卑贱的小人物走上了反抗之路!”我真绝望极了，以至想到那女孩子不是一个村姑，在为与她毫无关系的东西付出代价，而是一个受了乌伯蒂诺神秘的梦幻诱惑的女弗拉蒂行乞僧。

“确实如此，”威廉悲哀地说道，“如果你确实在追求一点正义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总有一天，教皇和皇帝这两条大狗会对为他们效劳而相互残杀的小狗们的尸体视若无睹的，迈克尔和乌伯蒂诺也一定会遭到与这个女孩今天相同的命运的。”

现在我知道了：威廉是在用自然哲学的法则预言——或者说是推断——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这种预言和推断，当时丝毫不能对我有所安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女孩子会被烧死。我感到我有责任，因为似乎她也会在行刑的火堆上同时赎清那个我同她一起犯下的罪。

我羞愧地哭泣起来，逃回自己的密室，整整一晚上咬着自己的草铺，偷偷地绝望地呜咽着，流着泪，因为我甚至不

能——像我和我的伙伴们在梅勒克念到的骑士罗曼史里的人物那样——哀悼死者，喊出心上人的名字。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获得的人世间的爱，无论在那时还是在以后，我都不能够叫出心上人的名字。

第六天

凌晨二时三十分至三时

众人齐唱赞美诗，马拉奇瘫倒在地。

我们下楼去做晨祷。这时子夜已过，新的一天伊始，天空依旧是雾气溟濛。我昨晚一夜没有睡好，此刻，当我穿过教堂旁的回廊时，湿漉漉的雾气直刺骨髓，令我浑身酸痛。尽管教堂里很冷，但因为室内没有那寒气逼人的雾霭，再加上周围人身上的热气，以及因祈祷而得到的慰藉，我在那拱形的穹顶下跪着祷告的时候，心里不禁产生一种解脱感。

赞美诗才唱了个开头，威廉忽然朝对面指了指，约尔格和蒂沃利的帕西菲库斯之间有一个位置空着，那是马拉奇的位子，他总是坐在那盲人身边的。注意到马拉奇缺席的并非只我们两个，我看到在一边的院长此刻目光饱含着忧虑。毫无疑问，他十分清楚：这种缺席往往是一种不祥的预兆。约尔格在另一头，他同样显得异乎寻常的焦躁不安。他的脸本来就因两眼不见双眸而显得深不可测，这会儿更是灰暗一片，漠然无神了。但是，他的双手在神经质地颤动。我见他不止一次地寻摸他身旁的空席，想知道那座位上的人是否已经来了。每隔一会儿他就摸一下，这动作重复了好几次，似乎是

在期待那缺席的人随时会出现而生怕自己没发现他。

"那图书馆馆长能上哪儿去了呢?"我悄声问威廉。

"到目前为止，马拉奇是唯一拥有那本书的人。假如他没有参预犯罪的话，那么他也许还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危险……"

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我们只有等待。我们都等待着，威廉和我，还有院长，他仍在盯着那个空席；至于约尔格，则继续用手在寻摸着。

晨祷结束后，院长提醒修士们，说有必要为圣诞大弥撒作些准备工作。通常在唱赞美诗前一般先齐唱一些专为圣诞而唱的颂歌来验证全体修士的和谐。这些虔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被训练成一个人似的，能哼出一种再也和谐不过的声音来。由于几年来年年有这种仪式，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吟唱时，他们的灵魂似乎也融为一体了。

院长号召大家齐唱"圣诞颂歌"

我猜度院长是故意让大家在今晨唱这首歌的。在歌里，被迫害者哭求上帝支持他们反对邪恶的人们；而此时，那些人的特使也在场。这首歌会使他们想起：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同万军之主耶和华有着特殊的联盟，本修会都及时地抵御了来自强大力量对他们的迫害。这首歌一开始确实给人以一种强劲的印象。

合唱部开始时的声调缓慢而庄重，几十个低音在中殿里，在我们的头顶上萦绕，但又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似的。它绵绵不断，形成一种嗡嗡般的低沉而持续的和声。当另一组声音开始出现时，这组深沉的和声——来自地底下的——

还在徐徐有力地回荡。延续时间之长，可让一人用缓慢而顿挫的声音重复呼喊十二遍“万福玛利亚”。被拉长了的音节，又像是永恒的象征，给正在祈祷的人们，给正站在柱子——尖顶的岩石——底脚上用铿锵清脆的声音在吟唱的见习修士们，增添了信心和勇气。这时，他们内心的一切恐惧和不安似乎都消除了。随着和声里一个个音符的跳跃，我的心陶醉了。这泓汇合而成的声流，似乎在告诉我：他们的灵魂（连同我这位旁听者的），已无法抑制内心充溢的情感，它们要通过由这种美妙的音律伴随的和声，抒发内在的欢乐、悲哀、赞美和爱慕。可是这像是从地底下发出的声音，却迟迟不曾消失，似乎是在表明：强大的敌人对上帝信徒施行迫害的威胁依然冥顽地存在着。但它还是被一阵“哈里路业”①的欢呼声压了下去。这欢呼声最终汇集成一种浑厚、协调的声音。

好不容易唱完了这一首，大家又平和而庄重地唱起了另一首。我不再理会是哪个强者在对我(及我们)恶语中伤，因为那个坐着的，恐吓人的魔影业已消失。

我还深信：别的魔鬼也同时消失了。因为等我从为赞美诗而陶醉中清醒过来再回过头去时，发现图书馆馆长已出现在祈祷者中间了，好像他从来就不曾失踪过似的。我看看威廉，看见他眼睛里闪烁着一丝宽慰的神情。朝远处望去，院长也流露出同样的目光。至于约尔格他又一次伸出手来，一触到马拉奇的身体之后，马上缩了回去。我猜不透：他此时此刻到底是怎样一种感情。

现在大家欢快地唱起了“请帮助我”，那个清晰的元音

① 希伯来文的音译。意为：“赞美上帝”。后被基督教习用为欢呼语。——译者

"a"在教堂里欢快地回荡，甚至连该词中的"u"这个音听起来也不像"他们坐着"里的"u"那样令人畏惧了，相反，它给人一种神圣般活力的感觉。照例，修士们和见习修士们在吟唱时，应当仰首挺胸，经书要端得同肩胛一般齐，以免因低头看歌词而影响了发声。现在由于外面还是一片黑暗，尽管号子在奏出欢乐的音调，可许多人还是睡意朦胧。也许他们趁着别人正在唱一个长音的时候，摇晃几下脑袋，以稍微合一合眼睛，打会儿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唤醒修士（他的职务）还是要用一盏灯从一个个人的脸上照过去，以便使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全都清醒过来。

因此，首先发觉马拉奇的身子在奇怪地颤动的人，是一名唤醒修士，也就不足为奇了。马拉奇好像整夜没合过眼似的，这下可要一下子投到那片无边的黑雾里去长眠了。唤醒修士提着灯跑过去，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用灯去照马拉奇的脸，后者毫无反应。于是，那名修士推了推他，他竟一下子瘫倒在地，修士根本就来不及将他扶住。

吟唱慢慢地停住了，继而出现了一阵迷惑和骚乱。威廉从座位上跳起，直奔了过去。蒂沃利的帕西菲库斯同唤醒修士一起，把失去知觉的马拉奇平放在地上。

我们和院长几乎同时跑到马拉奇跟前。借着灯光，我们看清了马拉奇的脸。先前，我已经形容过他的脸了，但现在，在微光闪烁中，那简直是一张死人的脸：尖尖的鼻子，凹陷的双眼，干瘪的脸颊，泛白的耳朵布满皱纹，耳垂向外翻出，脸上皮肤僵硬、萎缩，颜色暗黄，阴森可怖。他双眼圆睁，嘴唇皲裂，喘气艰难。威廉弓下身子，我蹲在他身后，

看见马拉奇张开嘴巴时，舌头已成黑色，正在上下牙齿间不住地打战。威廉一手托着他的肩膀，把他扶起来，另一只手擦着他额上的汗珠。马拉奇感到有人在托着他，两眼往前直视着。但看得出，他什么都看不清，他根本辨不清谁在那里。他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攥住了威廉的胸口，把他的脸一直往下扳到几乎要跟他自已贴住了，然后轻轻地，嘶哑地吐出几个字来："他对我说了……真的……是有一千只蝎子的毒……"

"谁告诉你的？"威廉问道，"是谁？"

马拉奇挣扎着想开口，但在一阵剧烈的颤栗之后，仰面倒下了，脸上的血色和所有的活力，顿时消逝殆尽。他死了。

威廉站了起来，发觉院长站在身旁。他没跟他说什么。他还看见贝尔纳德·古伊站在院长的身后。

"我的贝尔纳德阁下，"威廉说道："在您巧妙地发现并抓获了凶手之后，这个人又是谁杀死的呢？"

"不要问我，"贝尔纳德答道，"我从没有说过，我已廓清了这里的罪孽，扫除了潜伏在这家修道院内的所有罪犯。假如我能够将所有的罪犯都捉拿归案的话，我又何乐而不为呢？"他看了看威廉："不过我还是要把漏网之鱼都交给我们的院长阁下来处置，不管对他们是进行严厉的惩罚……还是对他们继续放纵。"院长闻之，脸色煞白，无言以对。贝尔纳德随即离开了。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一阵哽咽的啜泣声，那是约尔格发出来的。他坐在跪垫上，由一名修士搀扶着。显然，修士已将马拉奇的事都告诉了他。

"没个终结了……"约尔格沮丧地说，"上帝啊，饶恕我们

所有这些人吧！”

威廉又面对尸体弯下身子，抓起死者的手腕，让灯光投射在他的手上，只见他右手的前三个指尖是黑的。

黎明五时至六时

挑选了一名新的生活总管，却没能产生一个图书馆馆长。

现在该唱赞美歌了吗？是太早？或是太晚了？从这时起，我就丧失了所有的世俗意识。也许过了好几个小时，也许没那么长，在这段时间里，马拉奇的尸体被安放在灵柩台上，修士们在尸体旁围成一个半圆。院长下令立即举行葬礼，我听见他在召唤本诺和莫里蒙多的尼科拉斯。他说，不到一天的时间，修道院连续失去了图书馆馆长和生活总管。院长对尼科拉斯说："你来接替雷米吉奥的职位，院内的许多活你都会干。你自己物色人员，接替你负责的锻造间工作。今天厨房、饭厅的一切事务均由你负责，这里的仪式你就不用参加了。去吧！"然后，他又对本诺说："昨天晚上你才被提名为马拉奇的助手，现在你的任务是为抄经室开门，并禁止任何人独自上楼去图书室。"本诺畏畏缩缩地说，他到现在还不知道那地方的秘密。院长瞪了他一眼："谁说你是应该知道的？你的任务就是让抄经室继续开放，这是我为那些已死的修士……和为那些也许还将殉身的修士的一种祈祷。每个修士将只看他们已有的书。假如谁想查一下目录，

可以让他查，但仅此而已。晚祷你就不用参加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必须把所有的门都锁上。”

“可我怎么出来呢？”本诺问道。

“这倒是。晚餐后我来锁下面的门。好，去吧。”

院长跟着他们走了出去。他知道威廉想跟他说话，可他故意避开了。这时参加刚才吟唱的唱诗班的留下的已经不多了，他们是：阿利纳多，蒂沃利的帕西菲库斯，亚历山大里亚的艾马罗和圣阿尔巴诺的彼得。艾马罗正在一旁轻轻冷笑。

“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吧。那德国人死了，说不定会出现一个更野蛮的图书馆馆长呢。”艾马罗说。

“你看谁会接替马拉奇？”威廉问道。

圣阿尔巴诺的彼得令人捉摸不透地笑道：“从这些天所发生的一切来看，已不像是图书管理员的人选问题了，而是院长这个……”

“嘘！”帕西菲库斯打断了他。这时，阿利纳多同往常一样，带着一副忧悒的神色开口了：“在我活着的日子里……他们还会再犯一次罪。必须制止他们。”

“您指的是谁？”威廉忙问。帕西菲库斯悄悄拉了一下威廉的手臂，然后把他引到离阿利纳多稍远一点的门边说话去了。

“阿利纳多……您是知道的，我们都非常热爱他。对我们来说，他代表过去的传统和修道院的全盛时代……但有时候他会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我们都挺担心新的图书馆馆长会是个什么人。这个人必须相当称职，又得很成熟、贤明……说到底就这些。”

"他必须懂希腊文吗?"威廉问道。

"按规矩还得懂阿拉伯文，这是职位的需要。其实我们中间不乏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恕我直言，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彼得，艾马罗……"

"本诺也懂希腊文。"

"本诺太年轻了。我不明白：昨天马拉奇为什么选中他来当助手，但是……"

"阿德尔莫懂希腊文吗?"

"我想他不懂。是的，他肯定不懂。"

"可是维南蒂乌斯懂希腊文，还有那个贝伦加也懂希腊文。很好，我谢谢你了。"

我和威廉走了出来，一起去厨房想弄点东西吃。

"您干嘛要知道谁懂希腊文?"路上我问威廉。

"因为已死的那些人，手指上都沾有黑污，且都懂希腊文。所以可以预料，接下来要死的人必然是懂希腊文的，包括我在内。你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您明白马拉奇临死时说的话吗?"

"你也听到了。蝎子。那是第五位天使吹号了，一批蝗虫飞至，个个都有一根像蝎子身上有的那种刺。它们用它来螫人、伤人①。不过马拉奇只是在告诉我们，有人曾预先警告过他。"

"那么第六位天使，"我说，"吹起号来就会出现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者胸前有铠甲如火、紫玛瑙和硫黄。马的头好像狮子头，火焰、烟团、硫磺，从马的口中喷出②。"

①② 均见《新约·启示录》第九章。——译者

"提到的东西多着哩。不过，不管怎么样，下一桩凶杀案可能会在马厩附近发生，我们得注意那里。同时，我们还得为第七支号的吹响作好准备。总之，还有两个人要遭难。那么，究竟谁最有可能被害呢？如果凶手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人知道'非洲的终结'的秘密，那么那些知情者就要遇害。就我所知，这只能是院长了，除非凶手的目的是别的什么。你刚才听他们说了，有人在策划废黜院长，而阿利纳多又说凶手是'他们'，说明不止一人……"

"得提醒一下院长才是。"我说。

"提醒什么？说他们要杀死他？我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只是在假设凶手想的跟我估计的一个样。万一凶手的想法同我的不一样呢？或者甚至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凶手呢？"

"这怎么讲？"

"我也不清楚。反正我告诉过你，我们必须设想到所有可能会出现的次序和混乱。"

晨七时三十分左右

我们参观了蓄满财宝的地下室；尼科拉斯谈了许多事。

被新任命的密室管理员莫里蒙多的尼科拉斯正在向厨师作出吩咐，一边又在听取他们介绍厨房里的事务。威廉想同他说些话，但尼科拉斯要我们等一会儿。他还必须到存放财宝的地下室去检查玻璃箱擦拭的情况，目前他仍兼管着这事，在那里，他可会有更多的时间同我们谈话。

少顷，他果然来叫我们了。他带我们进了教堂，来到大祭坛后面（这时修士们正抬着灵柩放入中殿，准备为马拉奇守灵），再顺着一把梯子往下爬，下到了一间低矮的屋子。那是间地下室，拱起的天花板由几根未经琢磨的大石柱支撑着。修道院所有的珍宝都藏在这儿，院长对这地下室十分珍视，从来不肯随便打开；只有在一些特殊场合，或者有贵宾光临的时候，才同意开启。

地下室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箱子，里面放着一件件精美别致，玲珑剔透的珍宝。尼科拉斯的两个亲信助手，提着两盏灯，灯光映照之处，这些珍宝闪烁着奇谲的光芒。金制的外衣，镶嵌着宝石的金色王冠，雕琢着图案和人物形象的金

属盒，以及用乌银象牙雕成的工艺品。尼科拉斯兴致勃勃地拿出一部圣经福音书给我们看，这部书的封皮上有一条条醒目的珐琅匾，匾上刻着一丝丝条纹，构成一幅十分华丽和谐的图案；书皮上还点缀着金制的细巧的装饰物和镶有形似指甲的宝石。他又指给我们看一只工艺十分奇巧的神龛。神龛两旁各有一根镶有金子的天青石柱子撑着，内有一尊用纯银制成的耶稣被安葬时的浅浮雕像，上面镶着一个嵌有十三颗钻石的金色十字架。浮雕的底座用粒状纯玛瑙做成，龛门顶上的小三角被玛瑙和红宝石饰成扇状。接着，我又见到一件用金子和象牙做成的可折合的雕刻品，上面分成五个部分，形成五幅关于耶稣生平的图案。在中央，我见有用镀过金的银质碎屑和玻璃质的混合物拼制而成的一盏起象征作用的小灯，在净白的底色衬托下，显得晶莹透亮，五色斑斓。

尼科拉斯在向我们介绍这些珍品时，眉开眼笑，喜形于色，还手舞足蹈的，显得踌躇满志。威廉对这些东西赞叹不已。接着，他便向尼科拉斯打听马拉奇是个什么样的人。

尼科拉斯用沾湿的手指拂试一下尚未擦净的水晶玻璃表面，然后，微微一笑，答道："许多人都说马拉奇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实际上他头脑很简单。依照阿利纳多的说法，马拉奇是头蠢驴。"

"当初阿利纳多未能如愿当上图书馆馆长，后来他好像对某个人一直耿耿于怀。"

"这我也听说了，那可是桩旧事了，至少发生在五十年前。我来这儿时，图书管理员是博比欧的罗伯特。当时老修士们都议论说，阿利纳多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罗伯特有一个助手，后来死了；当时还很年轻的马拉奇被指派为

他的助手。许多人都认为马拉奇没什么本事。他声称自己懂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其实不然；他仅仅能够模仿书法，能够抄录这两种文字的手稿，但对所抄的是什么根本不懂。阿利纳多曾暗示说，马拉奇被推举出来当助理图书管理员，目的是为了有助于他阿利纳多的敌人的计划的实施。可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一直在私下议论，说马拉奇像门犬一般忠实地护卫着图书馆，可对守护的是什么玩意却丝毫不懂。后来马拉奇挑选了贝伦加做他的助手，对此，也有人私下议论同样表示不满。他们说他并不比他主人更聪明，只不过是个阴谋家。他们还说——您大概也已听说了吧——他同马拉奇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奇怪的关系……这样的闲言碎语远不是什么新闻了。还有，您也知道的，有人议论贝伦加和阿德尔莫也有关系。年轻的抄写员们说马拉奇暗地里还十分妒嫉呢……还有人议论马拉奇和约尔格的关系。不过，这个关系跟刚才说的——您或许也相信的——那种关系不同——没有人怀疑约尔格的品行道德！可是，作为图书馆馆长，马拉奇按规矩应该认定院长作他的忏悔神父，其他修士则向约尔格忏悔（或向阿利纳多也行，但他现在有点神思恍忽了）……然而，他们说马拉奇却老是去找约尔格忏悔，就好像院长支配着他的灵魂；而约尔格却支配着他的肉体、他的行动和他的工作似的。正如您已经知道和看到的，假如有人想找一本几乎被人遗忘的古书，他不会去问马拉奇，而会去请教约尔格。马拉奇只不过管管图书目录和上楼去把书找出来而已；可约尔格却知道每个书名的意思……”

“约尔格怎么会对图书馆那样熟悉？”

“除了阿利纳多，他资历最高。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

这里了。约尔格现在至少有八十多岁，据说，他失明也已有四十年了，也许还不止……”

“在他失明之前，他是怎么掌握这么多学问的？”

“噢，有些关于他的传说。他似乎自幼得到上帝的恩典和庇护。他幼年时，就在自己的家乡卡斯蒂利亚，读起了阿拉伯人和希腊博士所写的书。即使现在，他眼睛瞎了，还常常在图书馆坐上几小时，让别人把书目背给他听，再帮他把书找来，然后由一名见习修士专门为他朗读上几个小时。”

“既然马拉奇和贝伦加都死了，剩下的还有谁知道图书馆的秘密呢？”

“院长。如果他愿意……他现在一定会把这些秘密传授给本诺……”

“你干嘛说‘如果他愿意’呢？”

“因为本诺还很年轻，他又是在马拉奇还活着的时候被任命为助手的，但图书馆馆长助理跟图书馆馆长可不一样。根据传统，图书馆馆长就是院长的继承人……”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图书馆馆长这个位置会如此使人垂涎。这么说，院长也曾经当过图书馆馆长喽？”

“不，不。我来到这里之前，他已经是院长了。那是距今三十年前的事了；在他之前，院长是里米尼的保罗。保罗是个奇特的人，有许多关于他的奇特的传说。听说他读书非常用功，图书馆里的书名他都背得下来。但他有一个奇怪的缺陷：他不会写字。大家叫他‘失写症神’……他很年轻时，就当上了院长，据说他受到克罗尼的阿尔杰德斯的支持……但这都是以前的老修士们信口嚼舌的话。总之，保罗当院长，博比欧的罗伯特接替他担任了图书馆馆长。但罗伯特病魔缠

身，且每况愈下。大家都知道他以后无法接任院长来管理修道院，因此，当保罗失踪时……”

“他死了？”

“不，他只是失踪了，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一天，他外出后，结果再也没有回来，也许在半路上被盗贼戕害了……总之，保罗失踪后，罗伯特不能接任，于是暗地里出现了一系列阴谋。据说，我们现在的院长是这个地区领主的儿子，他在福萨诺瓦的修道院长大。又听说他年轻时曾经照料过圣托马斯①，后来圣托马斯死后，他负责将那伟大的尸体从一座塔上抬下来，尽管抬的时候是那么艰难……那是他荣耀辉煌的一刻，可这里别有用心的人却对之议论纷纷……但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被选为院长，虽然他不曾当过图书馆馆长。有人向他传授了图书馆的秘密，我相信这人就是罗伯特。现在，您该明白为什么我不知道院长会不会把秘密传授给本诺，因为这将意味着他将立他为继承人。而本诺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语法学者，是个还未全部开化的北方佬；他对这个国家，这家修道院，以及修道院同本地区领主们的关系能懂什么呢？”

“马拉奇和贝伦加也均非意大利人，可他俩不都当上了图书馆馆长了？”

“这对您是难以理解的。修士们都在抱怨说，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家修道院已经背弃了她的许多传统……这就是为什么阿利纳多在五十多年前，或更早一些的时候，就渴望能当上图书馆馆长的原因……因为图书馆馆长一直是由意

① 即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译者

大利人担任的——这个国家并不缺乏有才能的人。还有……”说到这里尼科拉斯犹豫了片刻，似乎不太愿意说出下文：“……还有，马拉奇和贝伦加都死了，也许这正是为了不让他们成为院长。”

尼科拉斯显得有点心神不定，他用手在自己的面前抹了一下，似乎想驱散使人忐忑不安的思绪，然后划了个十字。“我在说些什么呀？您知道，在这个国度，可耻的事情已发生多年了，甚至在修道院，在教廷，在教堂都同样如此……为争夺权力发生冲突，互相倾轧，指控别人犯有异端而占有他的俸禄……多么卑鄙！我简直要对人类失去信心了。到处在明争暗斗，到处有宗派在施行阴谋。连我们的修道院也陷到这种地步！在这曾经使圣徒们自豪过的地方，竟有一批奸诈之徒，通过神秘的魔法，一个个显形。看看，这就是这家修道院的过去！”

他指着四处堆满的财宝，然后离开原地，带我们去看那些圣物箱，这些东西标志着修道院的荣耀。

“请看，这是刺入基督耶稣身体的那支长矛的尖头！”我们看见一个金色的小盒子，盖子是用水晶玻璃做成的。盒子里放着一块紫红色软垫，软垫上有块三角形的铁片。看得出，这块铁片曾经是锈迹斑斑的，只是由于长期擦拭并涂抹了油和蜡，现在重又晶晶发亮。但这还算不了什么。另一个盒子是银制的，用紫石英装饰，表面透明。盒子里装的是一块从圣十字架①上断下的圣木。当年康斯坦丁皇帝之母埃莱娜太后去朝拜圣地，她在挖掘了各各他山②和圣墓并在这上面修建

① 这里指耶稣受难时被钉在其上的十字架。——译者

② 在耶路撒冷附近，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之地。——译者

了一所大教堂之后，回来时亲自把十字架上的圣木带给了这家修道院。

尼科拉斯接着向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些东西。这些罕见的珍宝及其数量，我无法一一详述。我见到在一只用玉石制成的盒子里，有一个两时大小的十字架。一只小玻璃瓶内，有一小段棘冠，它被放在用一些凋谢了的小玫瑰铺成的底座上。另一只盒子里，同样在用凋谢的花瓣铺成的底座上，放着从最后的晚餐的餐桌布上取下来的一小块已经发黄的布片。还有圣马太的钱包，上面的链扣是银质的。在一个圆筒里，有一块圣安的胳膊骨，圆筒上面系着一条紫罗兰色的丝带，日久天长亦已开始腐蚀，圆筒口用黄金密封着。更令我惊叹不已的是，我见到一只玻璃铃下，有一块嵌有珍珠的红垫子，上面放着从伯利恒[①]的马槽上取下来的一小块材料；还有从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穿过的那件紫色外衣上取下的约四时长的衣布；另外还有从在罗马的使徒彼得踝骨上的锁链上取下来的两节链环；圣阿达尔贝托的颅骨；圣斯特凡的剑；圣马格丽特的胫骨；圣维塔利的一节手指；圣奥巴那的额部；圣克利索托姆的上肩胛骨；圣约瑟夫的订婚戒指；施洗者约翰的一颗牙齿；摩西的棍杖；圣母玛利亚结婚礼服上的一小片极其纤细的饰带。

接着我又看了另外一些珍藏品，虽非圣者之遗物，却同样是些稀世珍宝，令人叹为观止。它们都是由修士从遥远的国度带回来的：剥制的蜥蜴和水螅，独角兽的角；被一名隐士发现的一只蛋中蛋；一块希伯来人在沙漠旷野上吃过的

① 耶路撒冷南部一市镇，为耶稣降生之地。据传，耶稣生在马槽里。——译者

"吗哪"[1]；一颗鲸牙；一只椰子果；一根从洪水灭世[2]之前的动物身上取下的肩胛骨；一枚象牙；一节海豚的肋骨。接着还见到许多圣物，可我说不出它们的来龙去脉；也许这些东西同圣者的关系，要比它们本身更有价值。其中的一些东西（从它们业已发黑的银制容器及其制作工艺来判断），一定是相当古老的了。在我目及之处，尽是骨头、布条、木片、金属、玻璃。一些小瓶子里盛着一些黑乎乎的灰粉，其中有一瓶装的据说是已烧毁的所多玛城[3]的余烬；另一只瓶里装的则是杰利柯[4]城墙上的一些泥浆。这里的任何一件东西，哪怕是最不起眼的，都会使一个皇帝去用一个或者更多的城堡来换取。因此，对珍藏这些东西的本修道院来说，它们既是崇高的荣誉和威望的象征，又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

我继续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对一件件映入眼帘的奇物啧啧称羡、惊叹不已。这时，尼科拉斯已不再一件件地向我们介绍了，但每一件东西旁边都写有说明。现在我自由自在，漫无目标地在这些无价之宝当中转悠着，尼科拉斯的两名助手也提着灯到地下室的另一头去了。有时我能借着近处照来的灯光，把一些珍品看个究竟；有时则只能靠远处投来的灰暗的光线瞥个大概。有几片发黄了的软骨吸引了我，它们既希奇又让人有点恶心，半透明的，煞是神秘。一会儿，我又

① 指《圣经》中所述的希伯来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食物。——译者

② 《圣经·创世纪》载：上帝见当时人世罪恶弥天，便用洪水来毁灭地上的一切飞禽、走兽和人，最后除了方舟中的诺亚一家以及奉上帝之命所收养的各种禽兽各一对外，一切陆上动物悉遭毁灭。——译者

③ 死海边上一城邑名。据《圣经》记载，上帝以其居民罪恶重大，降火尽焚之。——译者

④ 巴勒斯坦一古城名。——译者

被一些碎布条迷住了：它们都有漫长的历史，颜色业已褪去，表面已经磨光，露出了织纹，偶尔从瓶底卷起，酷似一份褪了色的原始手稿。接着，我又不由自主地被一盆盆碎物深深吸引住了：碎物里掺有一些原是一床垫褥上的织品，那是一只有理性的动物遗下的圣物，现在被放进一个个水晶玻璃或金属制成的小盒子里；这些盒子的形状像一座座庄严的顶上有角塔的大教堂，而那些碎物似乎全部变成一堆堆矿物了。难道那些被埋葬了的圣者的躯体，就是这样在等待着他们肉体的复活吗？难道那些生物体就是从这样的碎物里重新得到组合，在天赐的极乐世界的荣光照耀下，一个个恢复他们天生的知觉和灵敏，或如有位学者写的那样，他们甚至能辨别出最微小的气味吗？

威廉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想，"他说，"我想到抄经室去一下，有些问题需要查一查……"

"可您借不到任何书的，本诺接受过命令……"我说。

"我只是去重新检查一下那天我读过的几本书，它们还放在抄经室维南蒂乌斯的书桌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这儿多待一会。这儿天你不是亲眼目睹了关于清贫问题的辩论吗？那么，好好看看这个地下室吧。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你的兄弟们为了争夺修道院长的位置而互相厮杀了吧？"

"您相信尼科拉斯的暗示吗？相信这里发生的罪恶跟争夺职位有关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现在我还不想作出任何明确的假设。尼科拉斯谈了许多事情，有些使我很感兴趣。但现在我想按着另一条线索追踪下去，也许这和过去的一样，只是换了个出发点或换了个方向。另外，你也别让这些箱子盒子里

的东西把你的心窍给迷住了。我在许多别的教堂里也曾见到过许多像这样的圣十字架上的断片。假如那全是真的，那我们的基督耶稣就不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是在用几块木板钉起来的十字架上受难；而是在用所有的树林钉成的十字架上受难的。”

“上帝啊！”我惊叫起来。

“真的，阿德索，比这更稀罕的财宝我也见到过。前些时候，我在科隆大教堂还看到施洗者约翰[①]十二岁时的头颅骨呢。”

“真的吗?!”我可真的惊呆了，不免有点狐疑地说道：“可这位施洗者受刑时不止十二岁呀！”

“你一定还会在另一个教堂的宝库里发现另一块这样的头颅骨的。”威廉一脸的严肃劲，叫我永远也无法捉摸他是否在开玩笑。在我的国家里，人们开了玩笑，总是自己先乱笑一气，然后别人也会和你一样乐不可支。可威廉总是在谈严肃的问题时才笑；而当别人认为他在开玩笑时，他却总是那么正儿八经的。

① 据《圣经·路加福音》记载，施洗约翰为祭司撒迦利亚和以利沙伯之子，曾为耶稣施洗。后因犹太王希律·安提帕娶其弟妇希罗底为妻，往谏被捕入狱，后遭斩首。——译者

晨九时左右

阿德索在听“安灵歌”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或者称之为幻觉也可以，随你怎样认为吧。

威廉向尼科拉斯道别后便去了抄经室。这里的珍品宝物我已看得差不多了，于是决定去教堂为马拉奇的灵魂祈祷。我从未喜欢过这个人，他有点怪可怕的，而且我不否认我曾一度怀疑他就是这里的罪魁祸首。可现在我知道他或许也不过是一个可怜虫，内心时时因激情未能彻底爆发而感到压抑，其心境就像一艘陶制小舟穿行于铁制大船中间一般。由于困惑而显得乖巧，由于意识到无可言说而缄默不语，深自韬晦。我觉得有点对不住他，因而愿为他来世的命运祈祷，这也许能抚慰我的内疚心理。

此刻，教堂里灯光暗淡，马拉奇的尸体安放在正中央，四周单调地回荡着修士们轻声吟唱的送葬曲。

在梅勒克修道院里，我曾目睹过好几位修士兄弟弃世而去。我可不能说这种场面会令人愉快，但我可以说，每每在这时候，我总感到十分的平静，在这种肃穆的氛围里，人的心地会变得纯净无瑕。修士们依次来到快要死去的人跟前祝福，谁都认为这位即将离去的人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不久

就要结束他那完美善良的一生，永久地进入天使们的行列中歌唱去了。人们的这种平静的、真挚的羡慕之情，感染了即将死去的人，最后使他能够在一种宁静的气氛里坦然地告别尘世。可这几天这里的几个人死得却是那么不同，那么骇人！我终于亲眼看到了一个被魔鬼般的毒蝎咬过的人是如何惨死的。维南蒂乌斯和贝伦加也是这样死的。他们泡进水里，希望能减轻一点痛苦，因为他们的脸，像马拉奇死时一样，是那样的憔悴干瘪。

我在教堂的后面坐下，身子骨冻得缩成了一团。稍觉暖和之后，我便跟着他们一起唱了起来。不过我只是跟着他们唱，至于唱些什么，几乎全然不知。我一个劲地打盹，脑袋不住地往前，往下冲。过了好一阵子，我相信自己一定睡着过，而且还至少醒过三、四次。这时，他们开始唱起“安灵歌”……那歌声简直像一阕催眠曲，使我终于大睡了起来，但也可以说是一个瞌睡，浑身疲软，头脑昏沉，反正那时是睡着了。我蜷着身子，弓腰曲背，那副模样准像个尚未坠地的胎儿。在灵魂处于一种迷离恍惚之际，我仿佛发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接着我眼前出现了一幅幻景，不过你要说是个梦也无妨。

我沿着狭窄的阶梯往下走向一条过道，仿佛是在进入一个地窟。我继续往下走，来到一个更大一些的地下室。这是主楼的厨房，是的，是个地地道道的厨房，不过里面很乱，有炉灶，锅盆，还有风箱，铁锤，看上去就像尼科拉斯的铁铺。熊熊的炉火，把一切照得红彤彤的。水壶里的水沸腾着，喷着蒸气，冒上一个个大水泡，还不时突突地发出单调的声响。厨师们挥舞锅勺，早已聚在一起的见习修士们争先恐后

地抢夺着仔鸡和串在通红炽热的铁杆上的禽肉。附近，铁匠们抡着铁锤，敲打声震耳欲聋；而铁砧上则火花四溅，与两个炉膛里喷出的火焰交相辉映。

我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地狱，还是在萨尔瓦托雷曾想象过的那个滴着果汁、跳动着香肠的天堂。还没等我明白过来，突然一群头大如锅，身子小如侏儒的人蜂拥而入，将我围裹起来带着我越过餐厅门槛，进入屋里。

为了设宴，大厅已被装点一新。墙上挂着大幅壁毯和旌旗，可是装饰在它们周围的不是我们常见的那些教诲启导善男信女的画像，也不是那些颂扬帝王功绩的肖像。相反，作画的人好像是受了阿德尔莫作的旁注的启发，产生了某种灵感，描绘了一幅幅虽说不上吓人，但也足够荒诞的画面：野兔围着茂密的大树舞蹈；满河的鱼儿自动跃入油锅，掌勺的竟是穿戴得像位主教的猴子；大腹便便的妖怪绕着冒热气的茶壶又蹦又跳。

桌子正中坐着修道院长。他身穿节日盛装，披一件缝着绛紫色花边的大法衣，手执一把叉子，俨然一位君王。约尔格在他边上端着大酒杯喝着酒。雷米吉奥打扮得像贝尔纳德·吉伊，正捧着一本蝎子形状的书，在虔敬地诵读圣人们的传记和福音书中的选段。其实这些选段讲的都是耶稣和他的一个门徒逗乐的故事：耶稣提醒那个门徒，说他是块石头，是块从平原滚来的石头，他就要在这块不知羞耻的石头上建造他的教堂；或者就是圣耶利米① 评论圣经的故事，他说，

① 据《圣经·旧约》载，耶利米是一位先知，《耶利米书》传为耶利米所述。——译者

上帝想让耶路撒冷遭劫①。那位修道院总管每诵读一句，约尔格听了都要发笑，还用拳头捶着桌子，大声嚷道："照上帝的口胃，你就要成为下一位修道院长了！"这些话可全是他说的，愿上帝宽恕我。

修道院长快活地打了个手势，一列修女迅速地走了进来。这是一群排着纵队、衣着华丽的女人。一开始我还以为能在她们中间见到我的母亲，可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错了。这位少女分明是个威严得像个擎着战旗的军人，只是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镶满白色珍珠的王冠，脸庞两边也分别垂着一串双股的珍珠坠儿，与她胸前的两串珍珠缠绕在一起。每颗珍珠下面都悬挂着一粒葡萄干大小的钻石，双耳佩戴着蓝色珍珠串，一直垂到她那白皙、笔直，宛如黎巴嫩宝塔的脖子底下，绞盘成一串项链。那件斗篷是骨螺般紫颜色的。她的手里拿着一只镶嵌着钻石的金色酒杯，我知道里边盛着某日从塞维里努斯那儿偷来的剧毒油膏，尽管我说不上她是怎么偷来的。这个女人艳若霓霞，身后晃动着其他女子的身影。第一位黑衣裹身，上披一副野花绣边的金制双层坎肩，外罩一件镶白边的披风。第二位穿一件粉红色衣裳，上面缀着绿叶并画着两个大方格，酷似一座黑色迷宫，身上另套了一件黄贡缎的斗篷。第三位身着一件鲜绿色小褂，织着红色小走兽，双手捧着一件镶白边的斗篷。我不再注意别人的服饰了，因为我一心想弄清陪伴那个少女的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位少女此刻看上去真像圣母玛利亚，她的同伴们好像每人都捧着一幅

① 耶路撒冷曾多次遭劫，公元70年为罗马军队彻底拆毁，犹太人大量出走。据《旧约·耶利米哀歌》，耶路撒冷遭劫是上帝对犹太人罪恶的惩罚，哀恳上帝宽恕眷顾，使它重得复兴。——译者

羊皮纸卷轴，或者说她们每个人嘴上各衔着一幅羊皮纸卷轴。我认出来了，她们是路得①，撒拉②，苏撒拿③和其他《圣经》里提到过的女子。

这时，修道院长喊道："进来，婊子养的！"随之，一队圣人贤士进入餐厅，他们有的粗布衲衣，有的珠光宝气，我全都认得。中间，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是我们的天主，但同时又是亚当。他双手搭在肩上扯住了那件紫色的长袍，长袍上有一顶偌大的王冠，红的，白的，镶满珍珠宝石，他头上的那顶王冠同那位少女头上的一模一样。他手里拿着一个大酒杯，猪血正从杯中溢出，其他一些我所熟悉的圣人贤士正簇拥着他。还有一群法兰西国王的弓箭手，穿红着绿，手握浅绿色盾牌，盾牌上交织地刻着十分醒目的基督的姓名。领头的朝院长举起酒杯，表示敬意。当修道院院长说完话时，众人呼应道："在'非洲的终结'，阿门。"随即，盛宴开始。

两名贴身招待，奉所罗门④大主持之命，开始前去放置餐桌。雅各书⑤和安德烈⑥带来一大捆稻草，亚当坐定中央，爱娃躺在一片树叶上，该隐⑦拖着一张犁进来，亚伯⑧进来时则拎着一只挤乳汁的木桶；诺亚⑨划着方舟凯旋而归，亚伯

① 据《旧约》记载，路得是希伯莱统一王国国王大卫之曾祖母。——译者

② 见《旧约·创世纪》：撒拉为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的妻子。——译者

③ 据《旧约·但以理书》记载，苏撒拿为一年轻美貌女郎，两长老见之，遂起淫心；因女不从，便诬告她与一青年通奸。后由先知但以理为苏撒拿昭雪了这一冤案。——译者

④ 古代希伯莱统一王国的国王（公元前十世纪）。据《圣经·列王记》记载，他在大卫王死后接位，以智慧著称。——译者

⑤ 基督十二弟子之一。见《新约》。——译者

⑥ 基督十二弟子之一。见《新约》。——译者

⑦ 亚当和爱娃的长子。——译者

⑧ 该隐之弟，后被兄杀害。——译者

⑨ 希伯莱一族长。上帝启示他造一方舟，用来拯救其自己、家人，以及各种动物雌雄各一对免遭大洪水之灾。——译者

拉罕[1]坐在树下，以撒[2]躺在教堂的金祭坛上，摩西[3]蹲伏在石头上，但以理[4]被灵柩台上的马拉奇抱着。托拜厄斯在床上伸开四肢，约瑟[5]一头栽在料斗里，本杰明[6]靠在麻袋上，另外还有不少人。这时，幻觉变得有点混乱起来。大卫[7]站在土墩上，约翰[8]立在地板上，法老[9]靠在沙砾上(那很自然，我自言自语，可是为什么呢？)，拉撒路[10]在桌上，耶稣在井边上，撒迦利亚[11]在树枝上，马太[12]在凳子上，拉伯在麦茬上，路得[13]在稻草上，泰克勒在窗台上(窗外露出阿德尔莫那张苍白的脸，他告诫她有从悬崖上掉下去的可能)。苏撒拿在花园里，犹大[14]在一座坟塚中，彼得[15]坐在御座上，雅各书蜷在网里，伊利亚[16]跨在马鞍上，拉结[17]骑在一只大包裹上，使徒保罗[18]放下剑倾听以扫[19]诉苦，而约伯[20]却在粪堆上呻吟。

---

① 希伯莱族的始祖，亦即犹太人的始祖。——译者
② 希伯莱一族长。亚伯拉罕的儿子，雅各的父亲。——译者
③ 以色列的先知及立法者。曾率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译者
④ 希伯莱先知。因忠于神，故曾困于狮窟而未受害。——译者
⑤ 希伯莱族一祖先，雅各的爱子。——译者
⑥ 雅各的幼子。——译者
⑦ 以色列第二任国王(约在公元前1,000年)。——译者
⑧ 耶稣的一个弟子。——译者
⑨ 古埃及王的一种尊称。——译者
⑩ 一患癞病的乞丐，在世间受尽苦难，死后得进天堂，耶稣使之复活。——译者
⑪ 约翰之父。耶稣称之为殉道者。——译者
⑫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译者
⑬ 大卫的祖先，拿俄米的媳妇。——译者
⑭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后出卖了耶稣。——译者
⑮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译者
⑯ 希伯莱的一位先知。——译者
⑰ 雅各之爱妻，约瑟及本杰明之母。——译者
⑱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译者
⑲ 以撒的长子。——译者
⑳ 希伯莱一族长。——译者

利百加[①]提着长袍赶来帮他，朱迪思[②]拎着毯子，爱甲[③]拿裹尸布。一些见习修士扛着一只热气腾腾的水壶，从里面跳出了萨尔维米克的维南蒂乌斯，他浑身赤红，开始分发猪血布丁。

整个餐厅变得越来越挤。人人都在狼吞虎咽：约拿[④]往桌上放了些葫芦，以赛亚[⑤]给了些蔬菜，以西吉[⑥]拿出了草莓，撒加利亚拿出的是埃及榕花，亚当的是柠檬，但以理的是白羽扇豆，法老的是胡椒，该隐的是玉米，夏娃的是花果，拉结的是苹果，亚拿尼亚[⑦]的是些像钻石大小的洋李，利亚[⑧]的是洋葱，亚伦[⑨]的是橄榄，约瑟的是个鸡蛋，诺亚的是葡萄，西米昂[⑩]的是核桃。耶稣唱着"安灵歌"并在往所有的盘子里放醋，这醋是他从一名法兰西国王的弓箭手的长矛上弄下的一小块海绵中榨取来的。

这时，约尔格搬开了他的作染料的草，点燃了一捆烧火用的矮树苗，撒拉弄来一些引火的东西。这捆矮树苗是叶夫特[⑪]扛来的，以撒卸下的，约瑟砍成柴的。与此同时，雅各凿井，但以理往湖边一坐，仆人们取水，诺亚拿酒，夏甲拎酒囊，亚伯拉罕牵来一头拉伯系在木桩上的牛崽，耶稣取出

---

① 以撒之妻，以扫及雅各之母。——译者
② 一犹太寡妇，为救人民而杀人。——译者
③ 亚伯拉罕之妾。——译者
④ 希伯来的一位先知。——译者
⑤ 希伯来的一位大先知。——译者
⑥ 希伯来的一位先知。——译者
⑦ 一个因撒谎而暴毙的人。见《圣经》。——译者
⑧ 雅各的原配妻子。——译者
⑨ 希伯来人第一个祭司长，摩西的长兄。——译者
⑩ 雅各之子。——译者
⑪ 以色列的审判官。——译者

绳子，以利亚捆住牛的四脚，押沙龙[1]揪住牛毛把它提在空中，彼得拔剑，该隐宰牛，希律王[2]放血，赛姆[3]掏净内脏和粪便，雅各添油，莫莱萨顿放盐，安太阿卡斯[4]把牛搁在火上，利百加烹烧。夏娃先尝了尝，顿时觉得恶心难受，但亚当却说不必大惊小怪，当塞维里努斯提出要放上一些芳香药草时，亚当就在他背上猛击一巴掌，接着，耶稣掰开面包，分给大家，还给每人递了些鱼。雅各突然叫了起来，原来是以扫把粥喝个精光。以撒贪婪地吃着烤羊肉，约拿[5]吃煮鲸鱼。耶稣禁食四十个昼夜。

这时，大家进进出出，七手八脚地拿来了精心挑选过的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猎物，本杰明总是得到最大的一份，玛利亚总是得到最好的，而马大[6]抱怨老是让他洗盘子。然后，他们一起瓜分一头牛崽，那牛崽突然长大起来。约翰分到的是牛头，阿贝萨洛姆分到的是牛脑，亚伦[8]分到的是牛舌，参孙[7]分到的是牛下颚，彼得分到的是牛耳，荷洛弗尼斯[9]分到的也是牛头，利亚分到的是牛屁股，扫罗[10]分到的是牛颈，约拿分到的是牛肚，托拜阿斯分到的是牛胆，夏娃分到的是牛肋骨，玛利亚分到的是牛乳房，伊丽莎白分到的

---

① 耶稣诞生前的希伯来的伟大先知。——译者
② 犹太之王。公元前37—4年在位，以残暴闻名。——译者
③ 诺亚的长子。——译者
④ 叙利亚之王。——译者
⑤ 希伯莱的一位先知。——译者
⑥ 耶稣的朋友。——译者
⑦ 摩西的长兄，希伯莱人第一个祭司长。——译者
⑧ 以色列的士师，力大无双的勇士。——译者
⑨ 尼布加尼撒的将军(见《圣经·列王纪下》24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四节。——译者
⑩ 以色列的第一位君主。——译者

是牛阴户，摩西分到的是牛尾巴，罗得①分到的是牛腿，以西吉的是牛杂骨。这时耶稣正在贪婪地吞食着一头驴，圣弗兰西斯在吃狼，亚伯②在嚼草，夏娃在吃海鳗，施洗者约翰在品尝蝗虫的滋味，法老在吃章鱼(那很自然，我自言自语，可是为什么呢)，大卫扑在那少女的虽黑但很美的胸上吃西班牙苍蝇，参孙啃狮子屁股，泰克勒被一只毛茸茸的黑蜘蛛追得尖叫着逃跑了。

显然，所有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有的因蹬着打翻在地上的酒而滑倒，有的一头栽进缸里，只露出两条交叉在一起的腿，活像两根大木头桩子。耶稣十指乌黑，撕下书页说：拿去吃吧，这些是辛弗西亚斯的谜语，里而讲到一条鱼，那是上帝，也是你们救世主的儿子。

亚当慵懒地摊开四肢，仰天痛饮，酒从他的肋骨渗出。诺亚在睡梦中诅咒海姆③。荷洛弗尼斯打着鼾，毫无戒心。约拿睡兴正浓。彼得望风直到鸡叫。一听到贝尔纳德·古伊和波吉托的伯特兰在阴谋策划烧死那个少女，耶稣蓦地醒了，他叫道：父亲呵，如果这是您的旨意，就让这酒杯离开我吧！有的呕得一塌糊涂；有的人喝得痛快；有的人死时还在大笑，有的人笑着死去；有的人搂着花瓶，有的人喝着别人杯中的酒。苏撒拿喊道：她决不会为了那头可怜的牛心，而把自己美丽洁净的肉体去供给那个总管和萨尔瓦托的。比拉多④像个迷途的幽灵，在餐厅四周徘徊，一边向人要求洗手。戴着

① 亚伯拉罕之甥。——译者
② 亚当和夏娃之次子。——译者
③ 诺亚的次子。——译者
④ 审判耶稣的巴勒斯坦南方一总督。——译者

羽翎帽的多尔西诺兄弟取来了水，又偷偷地嬉笑着撩开长袍，露出血淋淋的下身。该隐一边嘲笑他，一边搂住美貌的特伦多①的玛格丽特。多尔西诺在俯身哭泣，他跑到贝尔纳德·古伊身旁，头伏在他的肩上，称他为天使般的教皇。乌伯蒂诺拿生命之树安慰他，切泽纳那的迈克尔拿了一只钱袋来安慰他。玛利亚姊妹几个朝他洒膏油，亚当说他咬一口刚摘的新鲜苹果保管没错。

主楼的拱顶打开了。罗杰·培根乘着飞行器，从天而降。大卫弹起了七弦竖琴。莎乐美②蒙着七层面纱翩翩起舞，每飘落一层面纱，她就吹起七支号中的一号，揭开七印③中的一印，直到光剩下一只鞋底。人人都说，从来还不曾有过这等令人快活的修道院。不论男女，贝伦加一律扯下他们的衣服，吻他们的肛门。

修道院长为此终于勃然大怒了。他说，他组织了这般美好的盛宴，自己竟一点好处也没捞到。于是乎，公牛，羊羔，狮子，骆驼，牡鹿，小牛，牝马，太阳马车，圣欧巴纳的下颏，圣乌贝蒂纳的尾巴，圣韦南蒂亚的子宫，十二岁的小圣人布尔戈希纳那雕有花纹、长得像只酒杯似的脖子，都被当作礼品、珍宝给他一一奉上。但修道院长仍然大声叫嚷，说他们企图借献宝来扰乱他的注意力，事实上他们是在明目张胆地洗劫这座地下宝窟，而且有一本极其珍贵的书已经失窃，

① 意大利东北部一古城。——译者

② 希律王之女，因其舞使希律王大悦 遂应其请，将施洗者约翰之头给她。见《马太福音》14章8节。——译者

③ 见《启示录》第四、五章：天上的门打开后，只见天主坐在宝座上，右手拿着书卷，里外都写着字，这书卷用七印严封着．唯有站在他身旁的羔羊（耶稣）有资格揭开它们，当七印被一一揭开后，地上便出现各种奇观异象。——译者。

就是这本书提到了那只蝎子和七支弓。他吩咐法兰西国王的弓箭手，搜查所有的嫌疑分子。真是丢尽人脸，弓箭手从夏加的身上搜出一件花花绿绿的衣服；从拉结身上搜出一枚金印；从泰克勒胸前搜出一面银镜；从本杰明的腋下搜出一根吸管；从朱迪思的衣服里搜出一条绸缎床罩；从朗占纳斯①的手中发现一把长矛；在阿比米勒奎②的怀里发现了他邻居的妻子。最令人感到耻辱的是，竟然发现一只黑公鸡伏在一个姑娘的身上。这姑娘长得黝黑俏丽，像只黑猫。他们骂她是女巫，是假基督徒，所以大家都冲上去惩罚她。施洗者约翰砍她的头，亚伯剖开她的胸膛，亚当抓住她朝外扔，尼布加尼撒③用那只红肿的手在她的胸脯上画黄道十二宫，以利亚用烈马拉的车子将她拖走，诺亚将她按入水中，罗得将她变成盐柱，苏撒拿斥责她淫乱放荡，约瑟将她抛弃后同另一个女子相好，亚拿尼亚将她塞入熔炉。参孙用铁链将她捆住，保罗用鞭子抽她，彼得把她的头钉在十字架上，史蒂芬④朝她扔石子，劳伦斯⑤将她按在炉栅上烘烤，巴托罗缪⑥剥她的皮，犹大斥责她，修道院总管用火灼她，彼得又说他什么也没干。接着，他们踩着她的身体，在她身上拉屎，往她脸上放屁，朝她头上撒尿，向她胸脯呕吐；又扯她的头发，用熊熊的火把抽她的屁股。姑娘的玉体，曾经是那么美丽，可爱，顷刻间被撕成碎块，纷纷洒落在地下室的玻璃盒和用黄

① 希腊的哲学家及修辞学家。——译者

② 以色列英雄基甸的儿子。——译者

③ 巴比伦王，公元前605?—562年在位。见《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及《但以理书》一章四节。——译者

④ 基督教里第一位殉道圣徒。——译者

⑤ 基督教三世纪时一位殉道圣徒。——译者

⑥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译者

金、小晶体做的圣骨箱之间。也许，这并不是姑娘的残骸洒满了地下室，而是地下室的残骸在旋转着，渐渐形成了姑娘的身躯：先是无机物，然后重新分解，撒满一地，化作圣灰、碎片；这些碎片在疯狂的渎神行为的肆虐下，积聚了起来，如同一个巨大的躯体；经过几千年的光阴，仍分化成无数碎块。这些碎块被安排好要占据整座地下室，它们与那些死去的修士的尸骨相比，尽管有些相似，但更有光彩。这就像真实人的形体——造物主的杰作，已化成了无数单一的附属体，成了与其本来的形体相反的形象，或者不再是理想的虚构物，而是实实在在的尘埃和发臭的碎块且只能象征死亡和毁灭……

我再也找不到赴宴者的身影和他们带来的礼物了。似乎所有参加宴会的客人都在地下室里，一下子成了一块块小小的木乃伊，或成了一件件轻巧的遗物。拉结成了一根骨头，但以理成了一颗牙齿，参孙成了下颏，耶稣成了紫袍的碎片。似乎在这盛宴结束之际，狂欢已变成了一场杀戮，一场对那位少女的屠宰，一场全球性的大屠杀。我在这里目睹了最终结局，这些躯体(不，应当说是天底下和尘世间所有的那些贪婪的饿鬼们的全部躯体)变成了孤零零的一具尸体，就像多尔西诺受刑后的身体一样，备遭折磨，遍体鳞伤，成了令人恶心却又耀眼夺目的宝贝。这尸体四肢撑开着，好似一头剥了皮之后被高高挂起的走兽，虽然已经僵硬，但还连筋带肉，还有着五脏六腑和其他器官，甚至脸上的神情。剥下的皮上，还照样印着疤痕，有些地方毛茸茸的，有些地方柔软光滑，真皮、胸部和阴户也完整无损，看上去犹如一幅华贵的锦缎。乳房，手指甲，足踝下的茧皮，眼皮上的睫毛，服

珠，嘴唇，细瘦的脊梁骨和其他骨骼组织，虽然全部已呈粉末状，但仍在原位，保持着原样。双腿已经镂空，耷拉着像双靴子，那皮肉摊开着，像是一件绣满猩红色血管图案的十字褡裢。仿佛被雕琢过似的内脏，堆成了一团。硬绷绷粘乎乎的心脏，宛如红宝石；珍珠般的牙齿排列得整整齐齐，就像一串项链。舌头好像青红相间的垂饰；十指并列如十枝蜡烛。肚皮像铺开的地毯；肚脐眼就像这条地毯上打上的一个花结……这庞大的尸体，原先散落在玻璃盒和圣骨箱之间，现在又重新组合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躯体，从地下室的各个角落对我咬牙切齿，喁喁私语，巴不得我去死。也正是这个躯体，晚餐时还大吃大喝，行为放荡，动作猥亵，而眼下却成为一具耳聋眼瞎的僵尸，乌伯蒂诺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用指甲掐我的皮肉，一边悄悄对我说："瞧，还是这个东西，一开始骄横跋扈，以凌虐他人为乐，如今在这儿得到了惩罚和报应；这样，它才终于摆脱了肉欲的诱惑，成了永恒的僵尸，永远湮灭在能留存和净化它的冰霜之中。由于战胜了腐化堕落，它才得以被拯救出来，成了尘埃；而使已经成为尘埃和无机物的物质，再度变成尘埃是不可能的了。

突然，萨尔瓦托浑身闪烁着光芒，像魔鬼一样地走进了地下室。他叫道："傻瓜！你没看见这就是伟大的李尔塔尔德吗？你怕什么？我的小长老！这是奶酪糊。"刹那间，整个地下室变得晶亮，红光熠熠，转而又变成厨房，但与其说是厨房，倒不如说是一只粘乎乎，湿漉漉的大子宫，宫腔正中有一头动物黑得像个长有一千只爪子的乌鸦，它被铁链拴在一架巨大的壁炉上，正伸出爪子抓它周围的人。这头巨大的畜牲像农夫口渴时抓葡萄一样，一逮住那些人，就七手八脚

地把他们统统折断。一些人被扭折了腿，一些人被拧掉了脑袋。它饱餐一顿后，打了个呃，吐出的竟是一团火，气味好像比硫磺还要臭得多。多么美妙神幻！可此情此景再也吓唬不了我了。我惊奇地发现：我居然能坦然自若地看着这位“善良的魔鬼”(我就是这么想的)，而他不是别人，恰恰就是萨尔瓦托。我之所以不感到丝毫恐惧，是因为现在我对这位凡人的躯体已经太熟悉、太了解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事实上，那熊熊的火焰，现在看上去是那么柔和、欢快。我又重新看到了晚宴上所有的客人，他们又恢复了本来的模样，正唱着歌宣告：一切正在重新开始。那位少女仍在他们中间，完整无缺，美貌绝伦。她对我说：“没什么，没什么，你瞧，我甚至会比以前更漂亮的；就让我到柴堆上去一下吧，我烤烤火，待会儿我们再在这里相见！”哦，上帝饶恕我，她竟然朝我露出了阴门。我走了进去，发觉自己正置身于一个秀丽的洞穴，看上去像是黄金时代的幸福山谷，莹洁清新，有淙淙的溪流，有新鲜的水果，又有挂着奶酪糊的树木。所有的人都感谢修道院长举办了这般美好的盛会，他们推他，踢他，扯他的衣裳，将他按在地上，用棍棒敲击他的棍棒，算是表示他们的爱慕和愉快；而他则一个劲地笑，求他们歇手，别再逗他。贫生会的行乞修士骑着鼻孔喷着滚滚硫磺烟的战马跑了进来，腰带上系着装满黄金的钱袋。靠这些钱，他们将狼变成羊羔，又将羊羔变成狼。这些唱着上帝永恒万能赞歌的全体在场者，准许为他们加冕。“停止笑声，让宗教仪式来指导吧！”耶稣挥舞蒺藜编成的桂冠，高声喊叫。教皇约翰进来，一边咒骂这乱哄哄的场面，一面说：“照这样下去的话，真不知要闹到何种程度才罢休！”但是，所有

的人都嘲骂他。在修道院长的带领下，他们和一群猪一起跑到外面森林里去采集植物块茎。当我想随他们去时，我在一个角落里看见威廉正从迷宫里出来。他手里拿着块磁铁，这块磁铁死死地将他往北吸去。“老师，别把我扔下！”我喊道，“我也想去看‘非洲的终结’里有些什么名堂！”

“你已经看过啦！”远去的威廉回答道。我醒了，教堂里正回荡着送葬歌的最后几行。

我的幻觉也如同别人的幻觉：一闪而逝。人们常说，一个幻觉走过的时光，相当于人们在空中喊出一声：“阿门”。或许，我的这个幻觉要长得多，但再长也长不过吟唱一首“安灵歌”的时光。

晨九时后

威廉向阿德索谈他的梦。

我昏昏沉沉地踱出正门，发现门口围着一群人。那是方济各会的代表要离开了，威廉在同他们一一道别。

我也走过去，同他们亲昵地拥抱、吻别。接着我问威廉，那些阿维尼翁人会在什么时候带着他们的囚徒离开。威廉说：半小时前，当我还在地下室时，他们已经走了。我心想他们也许是在我做梦时离开的。

我突然感到一阵惊悸和惶然，过了一会儿才恢复正常。我想还是这样好，因为我一定不忍心看到那些被告（我是指那可怜的修道院总管和萨尔瓦托……，当然还有那位姑娘）被强行送到遥远的地方，再也回不来的。此外，那场梦还在我头脑里乱折腾，我的思想感情似乎已麻木了。

这批方济各会的成员朝大门口走去，要离开修道院了。我和威廉站在教堂门口，目送着他们。我们的心情异常沉重，尽管各人所想的不同。最后，我还是决定把那场梦说给威廉听。我的梦虽然是那么怪诞纷杂、混乱离奇，可我对梦中的每一情景、每一动作、每一话语都记得一清二楚，清楚得简

直令我吃惊。于是我从头至尾，一五一十、丁点不漏地把所梦见的统统告诉了威廉，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梦往往孕含着某些神秘的启示，有学识的人能清晰地探明这梦在预言着什么。

威廉静静地听完了我的叙述，然后问道："你知道你梦见的是什么吗？"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呀……"我不解地答道。

"那还用说，这我也知道。可你是否知道，你所梦见的大部分内容早就有人写过了：你只不过把你近来所认识的人和遇见的事加进一个你已熟悉的故事罢了，而这个故事你已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或在小时候，在学校里，要不在修道院听人说过了。那故事就是修士西帕利安写的。"

我一时还有点不相信，但很快就想起来了。威廉讲得真是不错！我也许已忘了那故事的题目，可有哪个成年修士或调皮的见习小修士，在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不捧腹大笑的？这故事的形式有散文，也有韵文，人们常在过逾越节[①]时读它一下，笑上一阵。这已成了习惯。但这个故事在一些比较严肃和不苟言笑、老成持重的修士中间是不准议谈的，违者必然会遭到一番痛骂。即便如此，还是没有一家修道院的修士不在悄悄地传述着它。它被人多次缩写和改编，还有许多人孜孜不倦地传抄着。他们说，这个滑稽发噱的故事蕴藉着许多深刻的道德哲理。有些人甚至说该让更多的人去读它，尤其是年轻人，通过阅读这一故事里的轻松玩笑式的描写，他们大凡能够记住许多基督教史上的重要事件。有人用诗歌

① 逾越节为犹太民族和犹太教三大节日之一。——译者

改编了这个故事送给教皇约翰八世，封面上写着："我爱开玩笑。亲爱的约翰教皇，请接受这个玩笑。假如您愿意，请您也笑一笑。"听说查理大帝还曾亲自将故事编成一出神秘喜剧①，专门招待晚宴上的贵宾哩。

想当初，每当跟伙伴们谈起这本故事集，或者背诵其中几个章节时，我不知给修道院长老们责骂过多少回。我还记得，一个在梅勒克的修士曾经断言，像西伯利安那样一个有德之士，是决不会写出这种拙劣的、亵渎圣经的平庸之书的。他说，这本书不是一个虔诚的殉教者写的，倒像是出自一个异教徒，或者一个专门在台上插科打诨的小丑之手……这类孩子气的玩笑话我已忘掉多年了，可是这位修士写的这个故事怎么又栩栩如生地复现在我的梦幻里了呢？我一直认为梦是一种神灵的启示，要不就是人在睡着的时候，对白天里发生的事的一种荒唐的，断断续续的回忆。现在我知道，人还可以梦见一本书里的内容，也即梦见另一个梦。

"假如我是阿提米陀勒斯，我就能准确地说出你这个梦的涵义了。不过即使我没有他那渊博的学问，我还是能很容易地探明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可怜的孩子，这几天你亲眼目睹了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情，正是这些事情使你认为本应是合乎正直的规则似乎都遭到了破坏。今晨当你睡意朦胧时，你重又回忆起以往那充满喜剧色彩的种种情景。也许出于其它某种原因，这个故事里的整个世界被描写得混乱颠倒了，而你又在其中加进了你最近的所见所闻，以及你的担忧和恐惧。从阿德尔莫的旁注开始，你进一步想象开去，不知不觉地就

① 欧洲中世纪流行的一种宣传宗教的戏剧。——译者

出现了盛宴中的一个狂欢场面，里面的情节错综交叉、混乱无比。然而正像那个修士所写的，一个人所做的梦都是他在实际生活中所见，所做的。于是你最后在梦里自问：究竟是梦里的世界，还是现实的世界才是真正颠倒的；并且你还问，干吗要颠倒。在梦里，你怎么也分不清哪是上，哪是下，生命在哪儿，死亡又在何方。你的这场梦终于使你对业已接受的教义产生了怀疑。”

“那要怪我的梦呀，我可没这么想，”我认真起来了。“这么说，梦里的一切并不全是神的启示，而只是恶魔在胡搅蛮缠、妄言乱语，梦里根本就不存在丝毫的真理啰？”

“我不知道，阿德索，”威廉说。“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真理，所以倘若某一天有人硬要从我们的梦里悟出一条真理的话，我看假基督降临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不过，我越想到你的梦，就越觉得它很有道理，也许对你没什么，可对我真有启迪。假如我在用你的梦推断我的假设，那么，阿德索，请原谅我。我知道，这样做很可悲，很不光彩，也许根本不应该……可我相信，你睡梦中的那颗灵魂所懂得的东西，远比我在六天里醒着的时候所知道的要多。”

“真的吗？”

“是的。但也许不对。我之所以认为你的梦有道理，是因为它跟我作出的一个假设吻合了。你帮了我的大忙。谢谢你了！”

“我梦里到底是什么使你如此感兴趣呢？我的梦不就和所有其他梦一样，全是些胡扯吗？”

“同所有的梦一样，它除了本身的荒诞和无稽之外，还有另一种意义。它产生各种幻象、幻觉，你可以视之为某种

比方或者类比去加以理解和诠释。”

“就像《圣经》那样？”

“一个梦便是一本经典，许许多多的经典也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正午

对传说的过去那几任图书馆馆长的继承次序作了新的推算；那本神秘之书又现端倪。

威廉刚才是从抄经室下来送人的，这回他决定重新回那里去。他要求本诺再让他查一下目录，然后迅速地翻找起来。“一定就在这儿，”他说，“一小时前我还见到的……”他翻到其中的一页，停住了。“就这儿，你看一下题目。”

在一列书目下，列有四个标题。这说明在一本合订本里有几本书稿。我读道：

Ⅰ. ar. de dictis cuiusdam stulti

Ⅱ. syr. libellus alchemicus aegypt

Ⅲ. Expositio Magistri Alcofribae de coena beati Cypriani Cartaginensis Episcopi

Ⅳ Liber acephalus de stupris virginum et meretricum amoribus

“都是些什么？”我问。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书，”威廉向我耳语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的梦给了我一些启示。我敢肯定就是这本书。实际上——”他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前后几页的内容，继续道：“实

际上，在我头脑里一直盘绕着的也正是这些书。这意思并不是说，我要去查阅书里的内容。噢，你带纸了吗？好极了，这回我们得做做算术了。还记得那天阿利纳多告诉我们的，以及今晨从尼科拉斯那儿听到的话吗？尼科拉斯告诉我们，他是三十年前来这儿的，那时，阿博已被提名为院长了。他的前任是里米尼的保罗，对不对？现在假定他俩之间的交接时间是在1290年，或许在这一年之后，也可能不到，这没关系。尼科拉斯还告诉我们，他来修道院时，博比欧的罗伯特已经是图书馆馆长了。接着他死了，马拉奇接任图书馆馆长。那可能是在本世纪初。把这记下来。那么，在尼科拉斯来之前，该有一段里米尼的保罗担任图书馆馆长的时间。他担任这个职务有多久呢？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可以去查修道院的分工档案簿，我想这一定保存在院长那儿，可我此刻不想向他要。我们假定保罗在六十年前被任命为图书管理员，这你记下来。而据阿利纳多说，五十年前，该他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的，可是这个位置后来偏偏给了别人，因而他一直耿耿于怀，牢骚满腹。他怨恨谁呢？难道就是保罗吗？”

“也可能是博比欧的罗伯特吧，”我说。

“似乎是这样。可现在你看看这目录。你知道，这些书目都是按照图书馆进书的先后顺序依次登记的，因此，根据目录登记本上笔迹的变化，我们可以分析和推算出图书馆馆长的继承次序。现在让我们从后面看起，再倒推上去。你瞧，最后的笔迹是马拉奇的，他只写了几页纸。所以看得出，三十年来，这家修道院没进过很多书。我们再往前看，连续几页的字是歪歪扭扭的，看来是用一只颤巍巍的手写的。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博比欧的罗伯特的字迹，那时他正在生病。罗伯特

担任图书馆馆长的时间也许不很长。然后再往前翻，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整页整页的目录，全出自另一只手，他写的时候充满着自信，故字迹端正，一大批书籍的标题（包括我刚才查到的几本），抄写得一目了然。里米尼的保罗干得可真出色！太出色了，以至会像尼科拉斯说的，年纪轻轻就荣膺了院长的桂冠。我们也可以这样假设，这位勤勉好学的保罗短期内为修道院购进了大批图书。但我们不是听人说过，因为某种奇怪的缺陷或疾病，保罗被人叫作是一名患了失写症的神，是无力写字的吗？那么这些目录又是谁登记的呢？我说，那该是他的助理。可是假如碰巧这位助理紧接着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那他当然会继续写下去，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答案，即为什么这么多页的书目全都出自一人之手。因此可以推断，在保罗和罗伯特之间还有一位图书馆馆长，他在五十年前接替了保罗，从而成了阿利纳多神秘的对手。这位阿利纳多比他年长，正期待着当上图书馆馆长哩。后来那人死了，不知怎么的，出乎阿利纳多的意料，也出乎他人的意料，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的不是阿利纳多，却是罗伯特。”

“可您有何理由对自己的分析如此自信，甚至断言，这字迹是一个不知名的图书馆馆长留下的？难道保罗就不能写下这几页目录吗？”

“因为在这本目录里，他们记下了所有教皇的训令和教诫，并且全都正确地标上了年份。譬方说，你瞧，这里记载着博尼法切七世的训令，年代是1296年，因此这本书在那一年之前在这里至少是不存在的，甚至我们可以假定，在这之后好多年，该书也还没进这家图书馆。可以这么说，我是把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用这些年代综合一起进行考虑的。假定

保罗在1265年当上图书馆馆长，于1275年当上院长，我发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笔迹却是从1265年一直持续到1285年，而这又不是罗伯特的笔迹，这样就出现了十年的脱节。”

威廉确实是个睿智之士。“那您的结论是……，”我问。

“尚无定论，唯假设而已，”威廉回答。

接着他起身去跟本诺说话了。本诺这时正严守着自己的岗位，但其神态显得很缺乏自信。他依旧坐在原先的书桌后，马拉奇的，放图书目录的那张桌子他还不敢立刻接管。威廉跟他说话时，表情不无几分冷漠。昨晚那个不愉快的场面我们还没忘记。

“图书馆馆长，即使你现已成了新上任的有权有势的人物，我想你也不会不愿意回答我的一个问题吧？那天上午阿德尔莫跟其他人在这里讨论谜语，贝伦加第一次提到‘非洲的终结’时，你还记得是否有人提起过西帕利安修士的那本故事集？”

“有的，”本诺答道，“我没告诉过你吗？在他们讨论希姆字修斯的谜语之前，是维南蒂乌斯提起这本故事集的，马拉奇听了大发雷霆，说那是本坏书。他还提醒大家，说院长已经禁止我们读那本书了……”

“院长？”威廉说。“很有趣。谢谢了，本诺。”

“等一等，”本诺说，“我想跟您谈谈。”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俩跟他离开缮写室，到通往下面厨房的楼梯口去。他这是为了避人耳目。我看见他的双唇在颤动。

“我害怕，威廉，”他说。“他们杀了马拉奇，现在我成了一个知道得太多的人了。还有，那些意大利人也在恨我……他们不想让另一个外国人当图书馆馆长……我敢肯定，那些兄

弟受害就是这个原因……我还从来没有告诉过你阿利纳多对马拉奇有多么的恨，他心里有多么的怨忧和不平哩。”

“许多年前，究竟是谁把眼看要属于阿利纳多的那个图书管理员职位夺走的呢?”

“那我不清楚，每凡说起这件事，阿利纳多总是很含糊其辞，再说那也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那些人现在也一定都死了。可是那些在阿利纳多身边的意大利人都时常声称……他们时常声称马拉奇不过是个稻草人……是被这里的某个人故意安插进来，并得到院长默许的……可是，现在我却在不知不觉中，也被卷入这两个敌对派之间的倾轧了……我是直到今天早晨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意大利是个充斥着阴谋的国家，连教皇都敢加害，不难想见，像我这么个可怜人又会怎样呢?昨天我还不明白，还以为那本书就是罪恶的根源，可现在我不再这么想了。那只不过是个晃子，你也看到了，书尽管找到了，可马拉奇还是死了……我必须……我想……我真想逃离这儿。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冷静一点。现在你要我出主意，是吗?昨晚你还俨然像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呢!傻小子，假如你昨天帮了我的忙，我们就能把最后一起谋杀遏止住了。是你给了马拉奇那本书，从而导致了他的惨死。你至少得告诉我一件事，你用手拿过那本书吗?你碰过它吗?读过它吗?而你为何没有死呢?”

“我不知道。我发誓，我没碰过。噢，对了，在实验室里我碰过的，”不过没有打开。我把它藏在衣服里，然后放在密室的货盘底下。我知道马拉奇在监视我，因此我赶紧回到抄经室，后来马拉奇提出让我当他的助手，我便把书给他了。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你真的没把书打开吗？”

“在把它藏起来之前，我确实打开过，为的是想认准那确实是你也在找的书。书的开头是阿拉伯文，然后好像是叙利亚文，接着是拉丁文，最后是希腊文……”

我这才想起刚才查找的目录上，头两条开头标有“ar”①和“syr”②的缩写字样。不错，就是那本书！可威廉还在问：“你碰过那书，可并没死，这么说碰它一下是不会死人的。你能跟我说说那篇希腊文说些什么吗？你看了没有呀？”

“我只是粗略地瞥了一眼，只发现上面没有标题，文章一开头好像缺掉了一部分……”

“自由书本……”威廉轻声地背诵着目录上的标题。

“我试着读了一下第一页，但我的希腊文太糟，这时另一个情况唤起了我的好奇心。那也是在那几页希腊文上。我未能一页一页地翻阅，因为要翻也翻不了。这些书页——怎么说好呢？——全湿漉漉地粘成一块了，很难把它们一张张分开。那种羊皮纸很特别……比其他羊皮纸要柔软，第一页已经腐烂了，看上去几乎皱碎不堪，几乎面目全非了。总之，这本书……怎么说呢？反正很怪！”

“‘很怪’，这话塞维里努斯也说过，”威廉说。

“这种纸不像是羊皮纸……，倒像是布片，很细密……”本诺继续说。

“是一种经过特别加工的软质亚麻纸，要不就是亚麻纸，”威廉说，“你从没见过这种纸吗？”

“听说过，想来不曾见过。据说这种纸价格昂贵，质地细

---

① 读“阿”，即“阿拉伯文”的词首。——译者
② 读“叙”，即“叙利亚文”的词首。——译者

软，因此人们很少使用。它是阿拉伯人造出来的，是吗？”

“是阿拉伯人首先制造的，现在，在意大利的法勃利阿诺也有人会造。还有……哦，当然，原来是这样！”威廉的眼睛猛地一亮。“啊，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发现！太好了，本诺，谢谢你！是的，不错，我想象得出，在这个图书馆的藏书中，那种软质亚麻纸定属罕见，因为近几年来图书馆几乎没进过那种书。再说，许多人都担心那种软质亚麻纸不同于羊皮纸，它经历几个世纪之后会腐烂掉的。看来那是真的。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他们当时想找一种要比青铜还罕见的材料……那么非软质亚麻纸莫属啰，对吗？很好，再见。别担心，你不会有危险的。”

我们告别了本诺，走出了抄经室。我想，这时本诺如果还没完全放心的话，至少比刚才要定心多了。

院长在餐厅里，威廉走上前去要求和他谈谈。院长因一时脱不开身，答应待会儿在他房间里见我们。

下午二时至三时

院长不听威廉的分析，反倒作了一大通关于宝石的宏论，并希望威廉不要再对最近发生的那些不愉快事件作进一步调查。

院长的房间座落在牧师会礼堂的对面，他在宽敞、豪华的正厅接见了我们。那天天气晴朗，多风，从窗外望去可看到大教堂屋顶那边壮观的主楼。

院长站在窗旁，凝视着主楼，然后庄重地用手一指，要我们看。

“一座多么令人赞美的堡垒，”他说。“它的比例概括地体现了建造方舟时用过的黄金分割定律。你们瞧，它分为三层，因为三是三位一体[1]的位格数目。三又是三位天使下访亚拉伯罕的次数。约拿在大鱼肚子里度过了三天；耶稣和拉撒路死而复活也是三天；基督三次祈求天父将痛苦的圣杯从他身上拿走，并三次背着别人悄悄地同使徒们一起祈祷。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复活后，三次出现在使徒们的面前。神学的美德是三个；神圣的语言有三种；灵魂由三个部分组成；智慧的创造物分三个等级——天使、人和魔鬼，声响也有三

---

① 三位一体为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它宣称上帝只有一个，但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译者

种——话语、气息和脉动——人类历史也可分为三个阶段：律法① 制定前、中和后。

“是啊，它们之间确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一种绝妙的统一，”威廉赞同道。

“那四边形也同样包涵了神圣的意义，”院长继续道。“地上有四个基本方位，一年有四个季节；世界由四个要素② 组成，还有热、冷、湿、干是四；出生、生长、成熟、老年也是四。动物可分为四类：天上、地下、空中和水里的。组成彩虹的颜色是四种；闰年也要四年才回归一次。”

“哦，是啊，”威廉说。“三加四等于七，又是一个极为神妙的数字，而三乘以四等于十二，耶稣即有十二个使徒。十二乘以十二等于一百四十四，这正好又是上帝的选民数。”威廉一下子道尽了基督世界那些玄妙的数字学问，使院长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样威廉也就得以谈正题了。

“我们得谈谈最近发生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我一直在仔细琢磨着，”他说。

院长从窗口边转过身来盯着威廉，脸色显得很严峻。“也许琢磨得有点太仔细了。我得承认，威廉兄弟，我对您的期望有些过高。您来这里已快六天，除了阿德尔莫外，又死了四个修士，两个修士则被宗教法庭逮捕走了——不错，那是公正的，可是假如审讯官不去忙着追究那几件血案的话，我们的这一耻辱本是可避免的——还有由我主持的这次会晤——当然，准确地说，那是由这些罪恶的事件铸成的——出现了一种多么可怕的结局……”

① 律法即指上帝通过摩西制定的律法，据《旧约圣经》——译者
② 即指古希腊哲学中土、水、气、火四大要素。——译者

威廉默默地听着，显得有点窘困。毫无疑问，院长的话一点不错。

“是这样，”他承认道。“我辜负了您的期望，但阁下，请允许我向您解释一下个中的原委。这些罪行并非由修士间的某种争吵或某些不和所致，而是同这个修道院出现的某些事有关。如要追本溯源，还得追溯到修道院遥远的过去……”

院长不安地望着威廉。“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本人也意识到问题并不出在密室管理员所干的那些糟糕事情上，而他这次出事却转移了人们对另外一件事的注意。那件事我也许知道，但我不便谈……原以为这事是一清二楚的，想必您会跟我谈谈的……”

“阁下想到了在接受忏悔时您所听到的某些事情了吧……”院长将目光移开去，而威廉继续道：“如果尊敬的阁下想知道，假如您问我是否也知道贝伦加和阿德尔莫之间，贝伦加和马拉奇之间有何不正当的关系，那么我说，是的，我知道的，而且这家修道院里的所有人都知道……”

院长的脸一下涨得通红。“我想，在一位见习修士面前讲这种事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吧。而且我还认为，既然会谈已经结束，您就没必要再将您的书记员留在身边了。你走吧，孩子。”他对我说这句话时，态度很傲慢，我蒙羞走了出去。可是出于好奇，出来时我故意将门留出一条缝，然后蹲在门口继续听他们谈话。

威廉继又说道：“因此，如果这些不名誉的行为确实有的话，我还是认为，它们不见得同那些令人痛心的流血事件有多大关系。问题的症结该在其他方面，我想，这您也已猜到。一切的一切还得归咎于一本书。这本书原藏在暗室‘非洲的

终结'里，后来失窃了，而经过马拉奇的努力，它又回归了原处。然而，尽管如此，正如您所看到的，罪行还在持续，至今还未制止。"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院长才用一种断续、踌躇的声调开始说话，这声调听上去就像他刚被什么万万意想不到的事情惊吓过一样："这不可能……您……您怎么知道'非洲的终结'的？您难道违反了我的禁令去过图书馆了？"

威廉本该直言不讳，道出事情真相的，但谁知道院长会不会暴跳如雷呢？然而，我的老师看来还是不想说谎的。他选用了另外提问的方式来回答院长的这一责问："尊敬的阁下，难道您忘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您说过，一个像我这样从未见过布鲁纳勒斯①，而能把它比划得如此详尽的人，是不会有困难来描述他没去过的地方的吗？"

"我是这么说的，"院长说。"可是您怎么会想到这些的呢？"

"至于说我怎么会得出这么个结论，说来话长呀。不过可以说，眼下犯下的这一连串罪行，其目的是有人为了阻止别人去知道某些被认为不该由他们知道的东西。迄今，凡知道图书馆秘密的人，不管是通过正当手段，还是别的什么途径的，都相继丧了命。现在还有一个人没死，那就是您自己。"

"您是不是在暗示……您的意思是不是说……"院长说道。

"别误解我的话，"威廉说。其实威廉很可能是在暗示些什么。"我是说，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图书馆的秘密，而他却不

① 该修道院一骏马名

想让其他任何人再知道。由于您是剩下的最后一位知道此项秘密的人，下一个受害者或许就会是您。为避免受害，您得告诉我有关那本禁书的事，尤其是在修道院里，还有谁有可能知道您所知道的有关图书馆的秘密。也许他在这一点上比您知道得还多。”

“这儿真冷呀，”院长说。“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吧。”

我赶紧从门口跑开，站在楼梯口等他们。院长看见了我，朝我笑笑。

“唉，这位年轻的修士在最近几天里耳闻目睹了多少令人不快的事啊！来吧，孩子，别太沮丧了。照我看，策划了的阴谋比实际发生的要多得多哩……”

他抬起手，让日光直射到他无名指上那只昂贵的戒指上。这是他权力的标志。这只戒指连同上面的宝石，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发光。

“你认出来了，是吗？”他对我说。“它是我权力的标志，也是我责任的标志。它不是装饰品，而是我所捍卫的那个神圣的天道的光辉象征。”他用手抚摸着戒指上的宝石——或者说，由那些斑驳杂色的宝石令人钦佩地镶嵌而成的佳作，那是人类艺术与自然的绝妙结合。“这是紫晶，”他说。“它是谦卑的镜子，时时提醒我们圣马太的纯真无邪、和蔼温厚的德行；这是玉髓，仁爱的标志，约瑟和圣雅各书虔敬的符号；这是碧玉，代表忠诚，使人想起圣彼得；这是缠丝玛瑙，殉难的记号，使人想起了圣巴托罗缪；这是青玉，象征着希望，使人想起了圣安德烈和圣保罗；这绿玉，象征着教义、学问和信仰，令人想起圣托马斯的美德……啊，这宝石的涵义有多崇高啊！”他滔滔不绝，仿佛已沉浸在一片奇异的幻景中。

"历来的雕琢师将《使徒行传》里亚伦[①]的论证和对天国耶路撒冷的描写都表现在这些宝石上了，因此，锡安山[②]的围墙上所装饰的宝石用的就是镶嵌在摩西的兄长亚伦的胸牌上的那些宝石。这些宝石中只是缺少了《出埃及记》中提到过的红玉、白玛瑙和金刚石。不过它们被《启示录》中提到的黄璧玺、缠丝玛瑙、翡翠和红锆石代替了。"

说着，他把那只戒指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我被这熠熠的光斑刺得目眩昏花，瞧他样子好像非要把我弄得眩晕过去才罢休似的。"其涵义真是了不起，是吗？对其他修士来说，宝石还有另外的涵义。对于英诺世三世[③]来说，红宝石就是镇定和忍耐；石榴石代表仁慈。对于圣布鲁诺[④]来说，在蓝宝石那纯净的光泽中浸透了神学的思想内容。绿宝石代表快乐；缠丝玛瑙代表六翼天使；黄玉代表小天使，碧石代表王权；绿玉代表王子；红宝石又代表大天使，绿刚玉代表天使。宝石所指的名堂多种多样，根据不同场合所作的不同解释，应当说，每个涵义或每种解释都包含了某些真理。那么谁来决定应在何种恰当的场合对它们解释到何种程度才对呢？这你是知道的，我的孩子，因为他们告诉过你了。那就是权力。它是最可信赖的解释者，也是最享声誉、最神圣的解释者。不然的话，怎样去解释呈现在我们这些罪人面前，世上那么多的符号或现象呢？怎样才能避免因魔鬼的诱惑而去误解这

① 据《圣经》记载，亚伦是摩西的兄长，是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译者

② 耶路撒冷城内一山名，上面建有皇宫庙宇，为希伯来政教及国民生活中心。——译者

③ 英诺森三世（1161—1216），于1198—1216为教皇。——译者

④ 布鲁诺（1030？—1101），曾在1086年于法国创立一称谓卡尔特会的教派，提倡苦修冥想。——译者

些符号呢？你要注意，正像圣希尔德加德已证明的，魔鬼是最憎恶宝石的这些涵义的，因为那个恶劣的畜牲从中窥见了通过各种知识的不同含义所显示的内涵。他要摧毁它，因为这个恶魔在垂死之际，已从宝石透出的光华中感觉到，他自己拥有的那些珍宝正在向他喷出阵阵光芒。他知道这种光正是来自使他受罪的火焰。”说着，他伸出手来让我吻他的戒指。于是我便跪下来。他抚摸着我的头，继续说：“所以，孩子，你必须忘记你这几天听到的那些无疑是错误的事情。你已加入了一个最高贵、最伟大的修会[1]，而我是这个修会的一名院长，你在我的管辖之内。听从我的命令：忘记这一切，发誓永远不将这些事说出去。”

我激动不已，在院长的训诫下本当从命了。我亲爱的读者，若我真的发了誓，你们现在就读不到这本真实记事录了。然而就在这时，威廉突然插话了。他这样做也许并不是真的想阻止我发誓，而完全是出于一种怒气、一种本能。他打断了院长的命令，打破了无疑已被院长制造出来的符咒的迷惑。

“这同这孩子又有何关系呢？我曾问过您一个问题，警告过您有危险，还请您告诉我那人的名字……这么看来，您现在是否也希望我跪下来吻一下这只戒指，并发誓忘记我所听到或怀疑的事情呢？”

“啊，您……，”院长看来很悲愁。“我并没期望一位行乞修士能理解我们的传统德行，或尊重我们缄默的风尚，为我们保守秘密，保持仁爱的神秘化……哦，是啊，仁爱，荣誉感，

---

[1] 指本尼迪克特会，又译作本笃会。——译者

还有就是我们发誓沉默。这就是我们所以能享有崇高声誉的基础……您给我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什么一本禁书引起一连串的谋杀啰，什么有人知道只有我才知道的一切啰……真是无稽之谈，纯粹是些毫无意义的指控。您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可没人会相信您，即使您那幻想般的推断有几分是正确的……，然而，现在一切都由我重新过问，亲自负责了。我会着手去调查的。我自有方法，我有权力。应当说，我一开始就犯了个错误，让一个局外人——不管这人有多高的才智，又多么值得信赖——去调查本该由我一个人来调查的事情。可您是清楚的，正如您说的那样，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事牵涉到有人违犯了清廉、操守的誓约，而我（显然有点轻率）却要另外一个人来告诉我那些我在接受忏悔时听到的事情。现在，您已告诉我了。我对您为我所做的一切，以及对您所作的种种努力深表谢意。两个代表团的会晤已经结束，您的使命业已完成。我想帝国的宫廷正急切地等您返回哩。谁都不愿长期失去一位像您这样的人的。我答应您离开这个修道院。看来今天太晚了，我不想让您在太阳下山后赶路，因为路上不安全。您可以明天一早走。哦，不要谢我，您到这儿来我很高兴。真是承蒙您的光临，这是一位兄弟来到了兄弟伙之间。您现在可以带这位见习修士去收拾行李了。明天黎明时分我再来和您道别。我由衷地感谢您。当然，您已没必要继续调查了，别再去打扰修士们了。你们可以走了。”

与其说他在打发我们离开，倒不如说他在撵我们。威廉道了声再见，便带着我下了楼。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完全糊涂了。

“你试着作一番假设看看。你一定已经学会该如何来推断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知道，实际上我至少会提出两种假设，但这两种假设是互相对立的，而且两者都令人不可思议。嗯，好吧……”我咽了一下口水，因为要我来假设，那可真叫我惶恐不安。“第一种假设：院长已经知道了一切，并认为您将什么也发现不了。第二种假设：院长从不怀疑您提的那件事(那究竟是件什么事我并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固执己见，认为这完全是由一场修士间的不和引起的，一场修士之间……修士之间搞同性恋所导致的恶果……然而，不管怎么说，今天他听了您的谈话，仿佛茅塞顿开，猛然想到了某件可怕的事情，想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并绝对猜到了谁是造成这一系列罪行的祸首。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他为了保住修道院的名声，决定摆脱您，自他自己来处理这件事。”

“好，不错。你在学着怎么分析了。正如你假设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院长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这家修道院的良好声誉。虽然他自己就可能是凶手或者就是下一个受害者，但他还是不想让败坏这个神圣修会名声的消息传扬开去。杀害自己的修士，而又不影响他修道院的名声，啊，通过……”此时，威廉变得有点激愤了。“这个封建贵族的杂种，这个因曾为阿奎那[1]掘过坟墓而出了名的骗子，不过是个酒囊饭袋而已，他的存在只是因为戴了一只像酒杯底一般大小的戒指。狂妄，狂妄，你们所有这些抱独身主义的人，简直比君主还

---

① 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 —1274)，意大利神学家。——译者

坏，比贵族还要贵族！”

“老师……”我像受了伤害，用一种责怪的口吻喊道。

“住口，你和他们是一个修会的人，你们这伙人自己不是贫贱者，也非贫贱人家出生。如果一个农民来了，也许你们会接纳他，但正如昨天我看到的，你们也会毫不迟疑地将他送交俗权处置，因为他不是你们中的一员，不是的，可他必须受到你们的保护！阿博他能够找到这个罪魁祸首，但为要保住这家修道院的名声，他可以把这个人戳死在贮藏财宝的地下室里……，让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一个卑贱的修士去发现这家神圣的隐修院里藏有一窝老鼠？啊，那可不行，阿博说什么也不会允许的。谢谢您，威廉兄弟，帝国的皇帝正需要您。您瞧我有一只多漂亮的戒指呀，再见。但是，眼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并不是我和阿博之间的一场较量，而是我和整个事件的一场决斗。不查个水落石出我决不离开这座深宅大院。他要我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是吗？当然，这是他的领地，但在明早之前，我得把这一切查清楚。是的，必定要查清楚。”

“必定？现在谁在强迫您呢？”

“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阿德索。但我们必定得干下去。情况就是这样，即使现在我们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不甚清楚。”

此时，我还在对威廉刚才所发的那通议论感到困惑和羞愧，因为他对我们本尼迪克特教会以及教会下面的院长表示了不满。于是我提出第三种假设，想竭力为阿博院长作些辩护。那时对我来说，好像这种辩术我也颇能自如运用了。“可您还没考虑过第三种可能性，老师，”我说。“这几天我们还

听说了另一个情况，其实今天早上，在尼科拉斯谈了一些情形以后，以及我们在祈祷时听到了那些议论之后，事情好像已很清楚了，那就是这里的一批意大利修士几乎很难容忍由外国人继承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他们指控院长不尊重修道院的传统。因此，依我陋见，这批人正躲在年迈的阿利纳多背后，并把他当作一面旗帜似的举在前面，要求改选修道院长，所以我在想，院长很可能是担心我们的调查会让他的敌手抓到什么把柄，于是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让自己来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件事为妥……”

“那倒可能的。但即使这样，我还是认为他是个饭桶。他这样做只能将自己置于死地。”

我们站在教堂的回廊里，这时，风愈刮愈烈，尽管还是下午，天色已很暗淡了。日落的时辰快到，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时间不多了，”威廉说，“但当一个人碰到时间太紧的情况，就更需要保持冷静。我们行动时必须做到不慌不忙，好像我们的时间多得永远用不完似的。我现在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叩开‘非洲的终结’那扇玄妙的暗门，因为我们要找的最终答案一定在那里。然后我们必须救出一个人，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人是谁。最后，我预料在马厩的周围将出事，所以你要监视那边……注意一切动静……”

事实上，在主楼和回廊之间的那段路上，这时正异乎寻常地热闹。一名见习修士从院长房间跑出来，直奔主楼。接着尼科拉斯也从院长那儿出来，他朝宿舍方向跑去。在另一个角落，那批上午就聚在一起的人：帕西菲库斯、艾马罗和彼得正在跟阿利纳多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好像想竭力让他

相信什么东西。

过了一会儿，他们像是作出了一项决定。接着，艾马罗搀扶着看上去仍有点犹疑不定的阿利纳多，向院长的房间走去。还不等他们进屋，我们又见这边尼科拉斯领着约尔格从宿舍里出来，也朝那个方向走去了。尼科拉斯看见两个意大利人进了院长的房间，便向约尔格耳语了几句，只见约尔格摇摇头。不过他们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往牧师会礼堂方向走去。

“院长正力图控制局势……”威廉疑惑地嘟哝着。从主楼跑出许多修士，他们原先是在抄经室里的。本诺紧跟着他们。他见到我俩，便走了过来，神情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焦虑不安。

“抄经室里有些骚动，”他告诉我们。“没人看书写字。他们都在议论着什么……出什么事了？”

“你是问出什么事了吗？那就是一直到今天早上，人们才发现那些最值得怀疑的人都已经死了。到昨天为止，大家还在怀疑被认为是愚蠢、奸诈、好色的贝伦加；接着怀疑上了生活总管，一个可疑的异教徒；最后又怀疑起马拉奇来，一个极不讨人喜欢的……而现在，他们不知道又该怀疑谁，提防谁了。他们急切地需要找到一个敌人，或者说，一头替罪羊。每个人都在怀疑别人。有些人像你一样感到很害怕；另一些人已经想好要去吓唬人。你们都过份焦虑了。阿德索，要时时留神马厩那边，我想去休息一会儿了。”

我本来也会对他这最后一句话感到十分惊讶的，因为我们只剩下不多几个小时了，而他却还要去睡觉，这至少不是个最明智的决定吧。然而，那时候，我已经相当了解我的老师了。他的身体越放松，他的头脑也就越灵敏。

下午四时三十分至六时

其间发生的事让人困惑不解，这里只作扼要的记述。

要我把以后的那段时间，即在太阳下山至夜幕降临的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详尽地描述出来，可真不容易。

威廉离开后，我去马厩附近走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马伕们正赶着牲口进窝。风很大，牲口显得有些焦躁不安，要在平时，它们是很平静的。

我走进教堂，所有的人都已在前排就坐了。但院长注意到约尔格没在场，便做了个手势，示意祷告推迟进行。他想找到本诺，差他去找那个老人。可是本诺也不在，有人说他很可能在抄经室关门窗。这时院长面带愠色地说，不是因为本诺对图书馆情况不熟悉，决定不让他关门了吗？亚历山大里亚的艾马罗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如果院长大人您同意的话，我去召他前来……"

"没人让您插嘴，"院长严厉地说。艾马罗重新坐下，同时向蒂沃利的帕西菲库斯递了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眼色。院长想找尼科拉斯，他也不在。有人提醒说，尼科拉斯在准备晚餐。院长随即作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似乎表明他并不

想在众人面前流露他内心的不快。

“要约尔格到这里来，”他喊道。“找到他！ 你这就去！”他对见习修士的指导老师这样命令道。

又有人向他报告，阿利纳多也不在。“我知道，”院长说，“他有点不舒服。”这时我是在圣·奥尔本诺的彼得旁边，我听见他在对身旁的罗拉的古恩佐低语。他说的是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人讲的方言，这种方言我有点懂。他说：“我该想到这一点的。今天，这可怜的老头作完训诫之后，心神就有些不定。现在瞧阿博这副样子，简直像个阿维尼翁的婊子！”

所有的见习修士都感到很困惑不解。他们以男孩特有的那种天真的敏感性，感觉到了唱诗班中正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这一点我也感觉到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死一般寂静，这种氛围真令人困顿、难堪。院长命令大家吟唱几首赞美诗，他随便挑了三首，而按照会规，它们都是不该在这时唱的。所以，大家听了都面面相觑，后来才慢慢地吟唱了起来。不一会儿，见习修士的指导老师回来了，本诺尾随在后。本诺坐了下来，头低着。约尔格不在抄经室，也不在密室。这时院长宣布祷告仪式开始。

仪式结束，大家准备去用晚餐时，我赶去叫醒了威廉。那时威廉正和衣躺在铺位上，身子舒坦着，动也不动。他说他没料到时间竟会过得这么快，天已经这么晚了。我将所发生的事扼要地跟他说了说。他听后摇了摇头。

在餐厅入口处，我们看见了尼科拉斯。几小时前，他一直跟约尔格在一起。威廉问他，那老人当时是否立刻进见院长了。尼科拉斯说，约尔格不得不在门外等好久，因为阿利纳多和艾马罗在院长室里。约尔格被召进去后，在里面待了一段

时间，尼科拉斯只得在外面等他。后来他出来了，要尼科拉斯陪着去教堂。那时离晚饭前的祷告还有一个小时，教堂里空无一人。

我们在同这位新任生活总管谈话时，院长看见了。“威廉老弟，”他告诫道，“您还在作调查吗？”和往常一样，他招呼威廉在他桌旁坐下。对本尼迪克特会的成员来说，殷勤待客永远是一种神圣的义务。

与往日相比，晚饭的气氛显得格外沉闷、愁人。院长因心烦，无精打采地吃着。末了，他要修士们快去作晚祷。

阿利纳多和约尔格还是没来，修士们见这位瞎子坐的位子依然空着，都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祷告结束时，院长要大家专门为布尔戈斯的约尔格的健康再作一次祷告，至于他指的是约尔格现世的健康，还是永世的健康，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大家都明白，肯定又有新的灾难要降临到修道院的头上了。院长随后命令，每个修士必须抓紧时间，以最敏捷的速度回到各自的铺位上去。他还说，任何人（他强调了“任何人”这三个字）不得在寝室外走动。见习修士个个如惊弓之鸟，首先离开了。走的时候，他们都低垂着头，脸用头巾遮得严严实实的，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推推搡搡，更没有人扮鬼脸，或企图趁人不备，偷偷地伸出脚去将同伴绊倒的。而他们平时就是这样恶作剧地相互打逗趣闹的。（见习修士尽管也算年轻修士，但毕竟还是孩子，因此老师的责备终究不能改变他们作为孩子所特有的习性。打打闹闹也该是他们这般年龄的孩子所需要的。）

当大人们依次离去时，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的这一举动似乎没有人注意。这时我发现自己正跟在一群“意大利

人"的后面。我听见帕西菲库斯压低了嗓音在对艾马罗说，"你真以为阿博不知道约尔格在哪儿吗?"艾马罗回答说，"他也许知道，而且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也许那个瞎老头胃口太大，阿博只得撇下他不管了……"

我和威廉装着要回朝圣者住的客房去的样子。恰在这时，我们忽然发现院长重又通过一扇尚未关上的门，走进了餐厅，回到主楼去了。威廉要我待在原地，说等到场上空无一人的时候再跟上他。我们迅速走过空旷的场院，进了教堂。

晚六时后

几乎完全是出于巧合，威廉发现了进入“非洲的终结”的奥秘。

我们俩活像一对刺客，在入口处附近的一根大柱子后面埋伏着，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放着颅骨的礼拜堂。

“阿博去关主楼的门了，”威廉说。“他从里面把门闩上后再想出来，只能通过尸骨室了。”

“然后呢？”

“然后我们要看一看他在干些什么。”

但是我们没能发现他在干什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没出来。他去“非洲的终结”了，我说。有可能，威廉回答。我急于要作出更多的猜测，于是又说道，也许他已从餐厅的那一扇门出来，去找约尔格了。威廉说这也有可能。也许约尔格已经死了，我进一步作了这样的猜测。也许他在主楼，在谋害院长。也许他们都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有另外某个人在等他们。那伙“意大利人”要干吗呢？本诺为何要这么害怕？难道这也可能是一种伪装，意欲诱使我们误入歧途？既然他不知道如何关闭抄经室的门窗，以及怎样从里面出来，那么在作晚饭前的祷告时，他干吗一直呆在抄经室里？难道他在

探索如何进入迷宫？

“都有可能，”威廉说道，“但真正发生的，或者说已经发生了，也可能将要发生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们的圣主最终会赐予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为我们驱散心中一切疑云的。”

“您的意思是？”我忽然充满希望地问道。

“我这个人眼下已给人一种无事不晓的印象，而实际上连怎样进入‘非洲的终结’都不清楚。到马厩去，对了，阿德索，到马厩去。”

“要是院长发现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就装扮成一对幽灵。”

依我看，这实在不是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我什么也没说。威廉显得越来越忐忑不安了。我们出了北门，顶着呼啸着的北风穿过了墓地。我祈求上帝保佑我们，别让我们真的碰上幽灵。那天晚上，这家修道院可不乏正受折磨的灵魂呀。我们来到马厩，听见马群不住地在嘶叫，慑于大自然的威力，这些牲口比以前更烦躁了。马厩正门上装有一排排宽大的，齐胸高的金属栅栏，通过栅栏可以看到里面的一切。黑暗中，一匹匹马的形体能依稀辨清。我们认出了布鲁纳勒斯，它站在左侧的第一个位置。在它右侧，同一排中的第三匹马已意识到我们在外面，正仰起头嘶嘶地轻声叫着。我会心地笑了。“Tertius equi，”我下意识地喊了一下。

“什么？”威廉问。

“没什么。我想起可怜的萨尔瓦托来了。天晓得是什么魔法驱使他驯养那匹马的。他还用拉丁文给这马起了个名字，叫‘tertius equi’。那个‘u’会指什么呢？”

“什么‘u’？”威廉问道。他显然没用心在听我的絮叨。

"是这样的，'tertius equi'的意思并不是'第三匹马'，而是'马中第三'。而equus[1]这个词的第三个字母是u。当然啰，这都是些胡说八道的……"

威廉看了看我。黑暗中，我隐约感觉到，他的脸部表情明显变了。"上帝保佑你，阿德索！"他对我说。"是呀。凡假设，即所谓论述，都是根据传闻，而不是事实作出的。……我多蠢呀！"

说着说着，他狠狠地在自己的额头上击了一下。他打得那么重，我听见"啪"的一声，我想他肯定把自己打痛了。"我的孩子，今天你已是第二次从嘴里发出智慧的声音了。第一次是在梦里，而现在则醒着！快跑，跑到你的住处去，去把那盏灯取来，要不把我们俩藏好的两盏灯都取来。别让人看到，尔后，马上到教堂和我碰面！别问为什么，去吧！"

我啥也不问就走了。那两盏灯在我床下，灯油早已加满了，事先我还特地把灯芯修剪了一下。我拿上打火石，放进了口袋，然后将那两只宝贝玩意儿抱在胸前跑进了教堂。

这时，威廉在三脚祭坛的下面重新读着曾由维南蒂乌斯作过旁注的经文。

"阿德索，"他对我说，"'Primum et septimum de quatuor'的意思并不是第一和第七个四，而是指四之第一和第七。注意那个'四'字！"我楷了好一阵子才幌然大悟。"Super Thronos Viginti Quatuor！那条铭文，那行诗！对了，镜上刻着那行字！"

"快，"威廉说，"也许我们还来得及救下一条命！"

---

[1] 拉丁文，意思是"马"，即上文equi的单数形式。——译者

"谁的命?"我问道。此刻他正拨弄着那些颅骨，想着如何设法打开通往尸骨室的那个门洞。

"那个不该死的人的命，"他说。这时我们已进了地下室的通道，在两盏灯火的照引下，朝着厨房的那扇门缓缓走去。

我曾说过，那时如果你推开那扇木门，你会猛地发现自己来到了厨房门口，来到了壁炉后面，到达通向抄经室的楼梯脚边的。我们正要去推那扇门，忽然听见左侧的墙内有声音。这声音低沉压抑，是从门边的墙里面传出来的。那凿在墙上，放有人骨和头盖骨的一排壁龛，几乎一直延伸至门边，但那里却少了一只壁龛，取而代之的是一堵由一整块方石砌成的石墙。石墙正中镶有一条匾额，上刻一些业已磨损的花押字。那声音好像就是从那块匾额后面传出来的，也像是从匾额的上方传出来的。反正这声音一半来自墙那边，一半来自我们的头顶上。

如果类似的事发生在头天晚上，我马上会想到那一定是死去的修士的幽灵在作怪的。可现在，我倒倾向于认为是活着的修士在作祟了。活鬼比死鬼更让人毛骨悚然。"那会是谁呢?"我问。

威廉打开门，从壁炉后面闪出。阵阵撞击声又从楼梯两侧的墙壁后传来，好像壁内被抛进了一个人，或者说，这个人被关进介于厨房内墙和南塔外墙间的宽厚夹墙内了(这墙也确实够厚的)。

"有人被关在里面了，"威廉说，"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还有另外暗道可通'非洲的终结'。在这个到处是通道的主楼里，这是完全可能的。况且，依我看，确有这么一条暗道。在你从尸骨室进入厨房之前，你会看见某段墙上有道裂缝，只要

选准一条与这段墙内的暗道平行的楼梯爬上去，就可进入那个暗室了。”

“那么谁会在那里呢?”

“另外一个人。一个在‘非洲的终结’，另一个在竭力找他。可上面那个人肯定已把控制入口处的机关堵死了，于是这个来找他的人就这样被关在里面了。此刻，这人正使尽浑身解数在挣扎，因为我猜想，在那狭窄的空间里是不会有多少空气的。”

“这人会是谁？我们必须把他救出来！”

“一会儿就能知道他是谁了。至于救他么，我们只能去上面把堵死了的机关松开才行。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一头的机关在哪里。快，到上面去！”

我们往上奔到缮写室，再从那儿进入迷宫，然后迅速来到南塔。一路上，我不得不两度放慢脚步，因为那天晚上，风一个劲儿地从狭长的缝隙间钻进来，形成了几股强劲的气流，直朝过道压来，并呼啸着吹向各个房间，把书桌上的书页吹得瑟瑟地响。为不让灯火被风吹熄，我只好用手掌护着灯盏。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那个墙上有镜子的房间。这一次我已作好了准备，再也不会像头次那样，让镜子照出的奇特形象镇住了。我们举起灯，照见了镜框上方刻着的那几个字：Super Thronos Viginti Quatuor……至此，一切已经大白于天下：quatuor这个词共有七个字母，我们只需按q和r这两个字母就行了。当时我一心想由我自己来按这两字母，就把手上的灯往房间中央的桌上一搁，但因为太激动，抑或说心情太紧张，火苗一下把原先就放在那里的一本书的书皮舔

着了。

“小心一点，笨蛋！”威廉低声喊道，随即噗地一下吹灭了火焰。“你难道要放火烧这图书馆不成？”

我道了不是，然后准备把灯重新点上。“你那盏不用也不要紧，”威廉说道。“有我这盏也够了。拿着我的，帮我照亮，这行铭文太高，你够不着的，我们得抓紧才是。”

“里面的人要是有武器怎么办？”我问。威廉尽管身材高大，这时却也不得不踮起脚，几乎是在暗中摸着这行铭文，以搜寻那两个操有生杀大权的字母。

“给我照好，真见鬼，有什么可怕的。主和我们在一起哩！”他说这话有点语无伦次的样子。他的手指正碰在quatuor中的q上，也许因为我站在几步开外的缘故，他的手干得怎样我比他看得更清楚。我早说过，这行铭文是雕刻或嵌在墙上的，所以很明显，quatuor这个词的字母是用金属片制成的，后面一定有个巧妙的机关。但外面看不出来，因为已被墙封住了。威廉刚按下q这个字母，就听见清脆的“咔嚓”一声。当他按下r时，又是一声“咔嚓”。这时整个镜框似乎抖动了一下，“啪”的一下打开了。原来这面镜子是扇暗门，铰链装在左面。威廉将手伸进墙壁和镜子门右侧间的狭长裂缝里，用力朝自己一边一拉，“吱”的一声，门顿时朝我们方向打开了。威廉迅捷钻了进去，我急忙跟上，灯高高地举在头顶上。

那时离晚祷结束已有两个小时了。第六天快要过去，第七天即将来临。就在这夜深人静之时，我们进入了“非洲的终结”。

第七天

夜

假如非要拟出标题来概述本章所述及的惊心动魄的内容，那么该标题得象整个章节一样长，这不啻是多此一举。

我们突然发觉自己已越过一条门槛，来到了一个房间，它和其他三个无门窗的房间一样，也是七边形的，里面充斥着发霉的书卷所散发的刺鼻霉臭味。我高举着的那盏灯首先照亮了室内的拱顶，然后，我把灯慢慢往下移，照了一下左、右两边，隐约间，可见远处靠墙竖着一排排书架。最后，在房间中央，我们看到了一张桌子，上面铺满了书页，桌后坐着一个人，纹丝不动，像具僵尸。他待在黑处，似乎在等我们。还不等藉助灯光看清他的脸，威廉便开口了：

“晚上好，尊敬的约尔格，”他说，“你一直在等我们吗？”

我们走上几步，灯光照亮了那老头的面容，他瞧着我们，好像眼睛没瞎似的。

“巴斯克维尔的威廉，是你吗？”他问。”从今天下午祷告之前起，我就来这儿把自己关起来等着你了。我知道你会来的。”

“院长呢？”威廉问。“在秘密楼道里的声音就是他发出的吗？”

约尔格犹豫了一下。"他还活着吗？"他问。"我以为他早闷死了哩。"

"我们开始谈话前，我想先把他救出来，"威廉说。"你可以从这一边把机关打开吧。"

"不，"约尔格不耐烦地说道。"再也打不开了。要想启动这个机关，你得在楼下按一下匾额，而在这楼上，你可按一下操纵杆的按钮，是它控制着那箱子背后的那扇门。"说着他扭过头去，朝那箱子点了点头。"箱子边上有个轮子，上面挂着砝码，这机关在这里就是靠这轮子控制的。我听到了轮子转动的声音，这表明阿博已进入这个秘密通道了。这时，我便猛地拉了一下那根系着砝码的绳子，把它拉断了。现在通道两边已经封死，那机关也永远修不好了。院长完了。"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因为他今天叫我去，告诉我多亏了你，他已经发现了一切。他还不知道我一直在企图保护什么——那图书馆的确切价值和存在的目的，他从来没弄清过。他要我向他解释他不明白的事，想要我把'非洲的终结'打开。还有那些意大利人，他们要求他结束所谓我和我的前任们一直控制着图书馆奥秘这样一种局面。他们为渴求探知新事物的强烈欲望所驱使……"

"所以毫无疑问，你答应了他你将来这儿，然后像你结束其他人的生命一样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修道院的名誉就保住了，不管是什么事，谁也不知道了。然后你又告诉他怎么到这儿来，以便来看看你是否确实死了。但实际情况是，你在这儿等他，然后把他杀了。你难道没想过他或许会通过那扇镜子暗门进来吗？"

"不，阿博太矮，怎么也够不着那上面的铭文的。我告诉了他另一条只有我才知道的通道。这条通道我用了多年了，因为对我来说，在暗中更方便。我只要到达礼拜堂，然后循着那些尸骨走到通道的尽头就行了。"

"所以你让他来这里，故意把他杀了……"

"我不能再相信他了。他已吓破了胆。他曾经因为在福萨诺伐把一具尸体从环形扶梯上背下来而遐迩闻名。真是不该得的荣誉。现在他死了，那是因为他无能攀登他自己的阶梯。"

"这梯道你已经用了四十年，当意识到自己眼睛要瞎了，再也不能控制图书馆以后，你精明异常地干了起来。你让一个可信赖的人当了院长，至于图书馆馆长，你先是让他选定你可以随意指使的博比欧的罗伯特，之后，又让他选定马拉奇，因为他事必躬亲于你。这四十年里，你是这修道院的主人，这就是那群意大利人觉察到的，也是阿利纳多反复念叨的事实。可没人听他的，因为他们都以为他早就疯了。我说得对吗？但你却在等我。你堵不了那扇镜子暗门的入口，因为机关是安在墙内的。你为何要等我呢？你怎么能肯定我会来呢？"威廉这么问道。从他问话的语调就能断定，他早已猜到了答案，他这样再问一下，只是想通过对方之口来证实自己的睿智大智和精明能干。

"从你来这儿的第一天起，我就断定你会明白一切的。从你讲话的声音，从你诱使我去争论我所不愿提及的问题的那种方法，我就猜出你比其他任何人都强。凡你想找的答案，不管是什么，你都能找到。你懂得只要动脑筋细致剖析，就一定能洞察出别人的头脑在思考什么。之后，我又听到你在

向那些修士提问题，它们一个个都切中了要害，但你却从未问起过关于图书馆的事。似乎你已经知道其中的一切秘密了。一天夜里，我去敲你住处的门，你不在，而你应该是在的。我又听到一个仆人说，厨房里少了两盏灯。最后，当那天塞维里努斯与你谈到一本书的事时，我即断定你已盯上我了。”

“但是你还是设法从我手中夺走了那本书。你找了马拉奇，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这个傻瓜仍然在受嫉妒的煎熬，以为阿德尔莫抢走了他心爱的贝伦加，其实那时贝伦加正在寻求另一位更年少的人的肉体，以满足他的欲望。马拉奇不明白维南蒂乌斯与这一切有什么关系，而你则让他更加迷糊。或许你已告诉他贝伦加与塞维里努斯关系非常亲昵，以此作为报偿，塞维里努斯就把那本从‘非洲的终结’拿来的书给了他。当然，我不知道你跟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反正马拉奇嫉恨得发狂，找到塞维里努斯之后便把他杀了。但他没时间去找你给他描绘这本书，因为这时总管进来了。是这样吗？”

“差不离吧。”

“但是你并不希望马拉奇死。也许他从来也没瞧过‘非洲的终结’里的那些书，因为他相信你，尊重你的禁令。他仅限于每天晚上闭门独处，一个人摆弄那些药草，以对付任何不速之客。那些药草是塞维里努斯给他的，这就是那天塞维里努斯会让马拉奇进配药房的原因，因为马拉奇每天都照例遵院长之嘱，来取塞维里努斯配制的新鲜药草。我猜得对吗？”

“你猜对了。我并不想让马拉奇死。我要他不择手段去找回那本书，并且原封不动地交给我。我告诉他，这本书有一千只蝎子的威力。但是这个疯子第一次要按自己的意志行

事了。我不想让他死：他是我的忠实走卒。但不要对我重复那些你已知道的事情，我确信你全都知道了。我不想满足你这样的心理，即自恃能明断一切。你本身已让自己得到满足了。今天早上我听到你在缮写室向本诺打听修士西帕利安的故事集，这说明你几乎快知道事物的真相了。我不清楚你是怎么发现这暗门的秘密的，但当我从院长那儿知道你已提到了‘非洲的终结’，我便肯定，你很快就会来的。这就是我在这儿候你的缘故。好了，现在你要什么呢？”

“我要看看现在唯一剩下的那本合订本的原稿，即里面订有一阿拉伯文稿，一叙利亚文稿和西帕利安故事集的释本或抄本的，再就是那不知是阿拉伯人，还是西班牙人写的希腊语原稿。这正是你在当里米尼的保罗的助手，被送回你的国家去收集在里昂和卡斯蒂利亚最精美的《启示录》文稿时发现的。这个收获使你出了名，使你在修道院里受到了尊重，并当上了图书馆馆长，而这职务本当属于比你年长十岁的阿利纳多的。我要看写在亚麻纸上的希腊语文稿。亚麻纸在当时是很希有的，在你家乡布尔戈斯附近的希洛斯出产这种纸。我要看那本书，那本你读过之后就偷来的书。正是这本书，你不让人看，而是藏在这儿，使尽心计地看管起来。当然，你没有毁了它，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毁书的。你只是守着它，不让人接触。我要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卷①。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本书遗失了，或是压根儿就没写过，而你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现存二十六章，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据三世纪的狄俄革涅斯·拉厄耳提俄斯说，《诗学》共两卷。第二卷已失传，该卷可能论及喜剧，因为亚里士多德曾在第六章中说以后讨论喜剧的。一说并无第二卷。——译者

藏着的也许正是它的孤本。”

“你完全可以做个了不起的图书馆馆长，威廉，”约尔格带着一种既羡慕又懊丧的口吻说道。“这么说来，你什么都知道了。好吧，如果我没错的话，你桌子那边该有张凳子的。坐下，你当该受奖。”

威廉坐下后，把我在这前递给他的灯放在桌上，灯光自下而上照亮了约尔格的脸。老头拿起放在自己跟前的一本书递给威廉。那本书的装帧我认得，它就是我在配药房里打开过的那本书，当时我还以为是一本阿拉伯文稿呢。

“那你就读读吧，威廉，一页一页地读吧，”约尔格说。“你算赢了。”

威廉望着那本书，可没有动它。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副手套，那不是他常用的露指手套，而是我们发现塞维里努斯死时戴着的那副。他慢慢地打开那本又破又皱的书。我凑上前，从他肩上看着。约尔格听觉灵敏，他注意到了我的声响。“你也在这儿吗，孩子？”他说。“过一会儿……我也会让你看的。”

威廉把第一页迅速地扫视了一下。“据目录上讲，这是一篇论傻瓜言论的阿拉伯文稿。但里面说些什么呢？”他问。

“哦，纯粹是些关于异教徒的胡聊传说，这里面认为，傻瓜嘴里吐出来的聪明话能使他们的牧师惊讶，惹他们的哈里发嘻笑……”

“第二篇是叙利亚文稿，根据目录，这是一篇有关炼金术的译文，译自一本埃及的无名小书。这类文章怎么会收进这部合订本的呢？”

“这是公元三世纪的一本埃及著作，与订在它之后的那

篇文稿内容相近，但危害没那么大。没人会去听一个非洲炼金师的胡言乱语的。他把世界的诞生归结于神的哄笑……”他仰起脸，以惊人的记忆力背诵着在他眼睛还能看得见的时候所读过的书，四十年来他一直在默默地念叨着：“‘在上帝大笑的瞬间，七个主宰世界的神诞生了。随着第一声笑，出现了光，第二声笑，出现了水。在大笑的第七天，出现了灵魂……’傻话。订在后面的那篇也一样，也都是那些想解释那本西帕利安故事集的胡诌……你对这些东西不会感兴趣的吧”。

实际上，威廉已经迅速翻过了那些内容，现在已翻到那篇希腊文稿了。我立即发现，这些书页是用一种与前面不同，质地更柔软的材料做成的。第一页已经破烂，边上有不少已磨损了，上面沾着许多灰白点子，这通常是由于时间太久和潮湿引起的。威廉读了开头的几行，一开始用的是希腊文，然后又翻成拉丁文，之后他一直用拉丁文读着，这样我就知道了这篇能致人死命的文稿是怎样开头的了：

第一卷书里，我们讲了悲剧和悲剧怎样唤起人们的同情和恐惧并得到纯化，即感情受艺术的感染引起的净化。现在，就像我们所许诺的，要谈喜剧（包括讽刺和滑稽）了，并看一看喜剧是如何通过激起人们对可笑事物所持有的欣喜之感来达到感情的净化的。就如我们在论灵魂一书中所说的，这种感情是很值得深思的，因为所有动物中，唯有人具备笑的功能。然后我要阐述一下喜剧摹仿的动作类型，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喜剧是如何通过动作和语言来逗

人发笑的。大家会看到动作的可笑性是如何产生于把至优比作至劣，或把至劣比作至优，产生于由欺骗引起的惊诧，产生于事物的不可能性，产生于对自然法则的冒犯，产生于不相关性和自相矛盾，产生于对人物的贬低，产生于滑稽庸俗的表意动作和不协调性，产生于对那些一文不值的东西的选择性。然后我们还要来观察语言的可笑性是如何产生于由不同的事物使用相似的词语，或相似的事物使用不同的词语所造成的误解之中的，产生于喋喋不休和反反复复的唠叨，产生于文字游戏，产生于使用昵称、发音不准等等，以及各种不规范语言之中的。

为寻找一些恰当的词语来表达原意，威廉不时地停顿下来。他翻译得真吃力。他脸带微笑翻译着，像是终于看到了他想看的东西。他大声地读了第一页就停住不念了，似乎他不想再知道更多了。接着他迅速地往后翻动书页，但没翻上几页就翻不下去了，因为在书角处，顶边和侧缘粘在一起了，就像湿气通常会把正在变质的纸张粘糊在一起那样。约尔格发觉翻书声停了，于是就催促道：

“继续读呀，一页页地翻下去呀，它是你的，你赢来的吆。”

威廉大笑起来，像是被逗乐了。“这么说来，约尔格，你不认为我聪明过人啰！你没见我戴着手套吧。由于戴了手套，我的手指就显得很笨拙，所以是没法把这书页分开的。看来我该把手套脱了，用舌头把手指舔一舔，就像今天早上我在缮写室里读书时做过的那样。但也恰在那时，我终于恍然大悟、

把这个谜悟出来了。看来我该边用舌头舔手指边翻书，好让相当量的毒药舔进我的嘴里。我指的这毒药就是很久前的某一天，你从塞维里努斯的实验室里偷走的那些。也许从那时起你就开始心神不定了，你心神不定，那是因为你已听到有人在抄经室好奇地议论有关'非洲的终结'的事，或是听到有人在议论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那本失落了的著作，要不这两种议论你都听到了。我相信，那瓶药你保存许久了，你打算在有危险的时候使用它。几天前，当维南蒂乌斯几乎要接触到它时，你真正感到了危险，同时贝伦加又显得大大咧咧，做事愚蠢，还处处想着讨好阿德尔莫。这样你就感到他并不像你希望的那样会恪守机密，所以你就来这里设下陷阱。你确实干得很及时，因为几天之后，维南蒂乌斯进来偷书了，一种几乎无法克制的欲望驱使他贪婪地把书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不久他就觉得难受之至，于是跑到厨房想吃些东西缓解一下。他就这样死在那儿了。我没说错吧，嗯？"

"没有，说下去。"

"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贝伦加在厨房里发现了维南蒂乌斯的尸体，但他唯恐受到追查，因为正是他泄密于阿德尔莫，从而使维南蒂乌斯得以在晚上走进'非洲的终结'的。他不知怎么办，后来他背起尸体，扔进了水缸。他想，别人会以为维南蒂乌斯是淹死的。"

"你何以能作出这样的判断？"

"你不也是这样推断的吗？当他们发现贝伦加的沾着血渍的布片时，我注意到了你的反应。这个冒失鬼在把维南蒂乌斯扔进缸里后，就用这块布擦了手。但是既然贝伦加已经失踪，那他必定是带着书走的，因为到那时，这本书也开始

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你希望他们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贝伦加，并发现他身上没有血，而是被毒死的。以后发生的事同样很清楚。塞维里努斯发现了那本书，因为贝伦加先是到药房去看那本书的，在那里读书可不被人发现。马拉奇在你的怂恿下杀死了塞维里努斯之后，在他回来弄清了大家都看不得的，并使自己沦为杀人犯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以后，他把自己杀了。现在我们总算能对这儿发生的一桩桩血案作出解释了……真蠢呀……”

“你指谁？”

“我。由于听信了阿利纳多的话，我以为这一系列罪恶发生的顺序是根据《启示录》里吹的七支号编排的。要真是这样，冰雹指的是阿德尔莫，而他恰恰是自杀的；血指的是维南蒂乌斯，而实际上那不过是贝伦加刹那间萌发的一个怪诞念头；火指的是贝伦加，而事实上贝伦加去澡堂只是一种随机行为；日头的三分之一被击打是指塞维里努斯的死，而马拉奇用那架浑天仪击打他的头，只是因为当时那是他唯一可随手拿到的东西。最后，蝎子指的是马拉奇之死……你为什么要告诉他这本书有一千只蝎子的威力呢？”

“那全是因为你。阿利纳多已经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了我。后来，我又从别人那儿得知你也觉得这似乎很有道理……于是我也相信，不是由于我，而是神的力量造成了这些人的死亡。我告诉马拉奇，他若要对此事表示好奇，那他也会像神安排的那样死去的。结果他真的应验了。”

“原来如此……为解释罪犯的动机，我设想了一个模式，但这却是个错误的模式，可这个罪犯没想到也套进了这一错误模式。正是这个错误的模式使我盯上了你。现在每个人都

被这本神秘的书搞得神魂颠倒，而在我看来，唯有你对此书思索得最甚。这倒不是因为你的家乡是最精美的《启示录》文本的产地，而是在于你对反基督徒所作的种种臆测。一天，有人告诉我，正是你把这本最精美的抄本带到这个图书馆来的。有一天，阿利纳多讲疯话时提到过，有一个神秘的魔鬼曾被派到希洛斯去收集书(当听说那魔鬼还提前进入了黑暗世界时，我的好奇心被激起来了。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讲的早逝者，但实际上他指的是你这个瞎子)。希洛斯靠近布尔戈斯，今天早上我又从目录中找到了一系列西班牙文版的《启示录》，竟都是在你接里米尼的保罗的班的前后收集来的。其中就有这本书。但直到我知道被偷的书用的是亚麻纸以后，我才肯定我的设想是对的。后来我又想起了希洛斯，于是就更肯定了。很自然，随着我们对这本书的内容和涂在书页上的毒药的作用越来越清晰，原来我那启示录式的杀人模式的设想也就开始站不住脚了。至于这本书以及那个天使吹号的传说怎么都会与你联系在一起，我也说不清。不管怎么样，我对这本书的大体内容更清楚了。不过也正是我那错误的设想，使我不得不更多地想到了你和你那关于笑的辩论。今天晚上，尽管我不再相信那个启示录的模式了，我却还是去马厩看了一下，而偏偏是在马厩旁，阿德索纯属偶然说出的一番话突然启发了我，使我终于进入了'非洲的终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约尔格说。"你神气活现地向我夸耀你是如何靠推理怀疑到我，但又说是靠错误的推理来这儿的，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呢？"

"对你我可不想说什么。我的假设被推倒了，就这些。但这不打紧，我毕竟还是到了这里。"

“上帝吹响了七声号角，而你，即使作出了错误的推断，也还是听到这号音混杂的回声了。”

“昨晚你在布道的时候也说过这类话。你想让自己确信，这里发生的一切均是由上帝安排的，你想以此自欺欺人，以掩盖你是个杀人凶手这一事实。”

“我没杀任何人。他们都是由于各自的罪孽而一命呜呼的。我只不过是个工具。”

“昨天你说犹大也是个工具，但他还是摆脱不了被打入地狱的蹇运。”

“我甘愿冒下地狱的风险。上帝会宽恕我，因为上帝知道我是为了他的荣耀而这么做的。我的责任是保护图书馆。”

“几分钟之前你还准备把我杀了，还有这孩子……”

“比其他人你是精明些，但仅此而已。”

“现在我既然已躲过了你的圈套，接下来你还想耍什么花招呢？”

“等着瞧吧，”约尔格答道。“我并不一定要你死，也许我最终会把你说服的。但你先告诉我，你怎么知道这书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卷的？”

“仅仅根据你那些对笑的诅咒，或我所了解的那一丁点有关你同别人的辩论显然是不够的。开始我并不明白它们的意思，但你有一次说起有一块无耻的石头滚过平原，地面上有蝉在鸣叫，以及古老的无花果树之类的话。类似的话我以前读到过。于是这几天我去查证了一下，果然这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第一卷和《修辞学》中举的例子。接着我又想起了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曾把喜剧定义为是一种讲 Stupra Virginum etamores meritricum——我怎么译呢？——讲庸

俗爱的故事的……渐渐地，我就猜到这准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第二卷了。我可以不看这本想要毒死我的书，就把里面的几乎全部内容讲出来。喜剧源于Komai，也即农庄，是饭后或宴会后的一种娱乐形式。喜剧并不反映赫赫有名、有财有势的大人物，而专事描写那些下层的可笑不可恶的小人物的；它不以主人公之死作终结，而是通过暴露普通人的不是和缺陷来引人发笑的。这里，亚里士多德把笑看作是一种具有良好倾向的力量，是有教益作用的，因为尽管它不照原样复述事件，看起来像是在瞎说一通，但一通过那些妙趣横生的，难以捉摸的情节和出人意料的隐喻，它迫使我们去更仔细地推敲所说所演的东西。然后我们会说，呵，事情的始末原来是如此，我还不知道哩。把人物和整个世界描写得比原来的，或比我们认为的更坏，描写得比史诗、悲剧，乃至圣者生平所显示的更糟更坏，这样你才能获得真理。是这样吗？”

“差不离。你是看了别的书构思出来的吗？”

“许多是从维南蒂乌斯的读书笔记里知道的。我相信，为找这本书他化了不少时间。我看过的那一篇书目他也一定读过，这使我肯定这就是他要找的书。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入‘非洲的终结’。当听到贝伦加跟阿德尔莫谈起这事时，他立即就像猎狗追逐兔子一样紧追不舍了。”

“是这样。我当时立即明白了，我意识到不顾一切保护图书馆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所以你在书页上涂上了药。这对你可不容易呀……因为你的眼睛……”

“在今天，我的手比你的眼睛还灵哩。我从塞维里努斯那

儿拿了把刷子，我还戴了副手套。这个主意不错，是吗？你是化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的吧……”

“是的。我原先想到的也许是一种更复杂的玩意儿，比如一颗毒钉之类的。我得说你的办法真是绝了：谁想读这本书就得中毒身亡，一命呜乎，而且周围绝无他人……”

我发现这两个正在进行精神交战的人，这时却互相称道起来了，似乎各自的努力都旨在赢得对方的喝彩。这真叫我不寒而栗。我头脑里突然闪现了这样一个念头，我觉得，贝伦加勾引阿德尔莫所用的计谋，及那位姑娘撩起我激情和欲望的近乎本能的自然性行为，与这种征服对方的智慧和熟练的技巧，与发生在我眼前的这种相互间的诱惑相比，实属不足挂齿矣！他们之间的这场交战实际上是几天前就开始的。双方似乎是在心照不宣地进行着神秘的较量，而且各自都为能得到对方的认可而暗暗高兴，但各自又对对手既恨又怕。

“但请告诉我，”威廉说，“书有那么多，为什么你更想把这本书保护起来呢？为什么你要把这本也许是亵渎神明的巫术之书——虽然不是以犯罪为代价——藏起来呢？为了这本书，你把你的同道，甚至你自己投入了地狱。有许多书论及过喜剧，也有许多书称颂笑的，为什么偏是这本书使你那么惊恐呢？”

“就因为这本书是这位哲学家写的。他的每一部书都使基督教几世纪来所积累的学说有一部分被毁于一旦。早先的教士们苦口婆心地对所有该知道的，关于道的威力作了论述，然而后来包伊夏斯①对这位哲学家的著作只略略加以诠释，

① 包伊夏斯(480？—524？)，罗马哲学家。——译者

道的神秘便立即让人类拙劣地摹仿了去，成了他们的范畴学和演绎法的哲学基础了。《创世纪》论述了人们应当知道的宇宙的组成，但只要读一读这位哲学家的《物理学》，人们就足以对宇宙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认为宇宙是由一种单调的、粘乎乎的物质构成的。那么阿拉伯人阿维洛埃斯[1]几乎使所有人相信了世界的永恒。我们已经知道了神所规定的各种名称，而那个由阿博埋葬了的多明俄会的教徒，由于受了这位哲学家的诱惑，傲慢地按着自然的推理方式又重新命名了世上的万事万物。这样，宇宙就成了一个容纳世俗事物的场所，他们称之为一个难以了解的媒介物。而在古希腊最高法院的法官眼里，宇宙的奥秘只有那些懂得如何仰望那可作鉴戒的、闪着熠熠光辉的第一缘由的人才能看出的。从前我们仰望上苍时，总对大地上的淤泥皱着眉头随便瞥上一眼。现在我们盯着大地，因为是地上的迹象才使我们相信了上苍。现在连圣哲和先知也要向这位哲学家发誓，他的每一个字都使世界的形象翻了个儿了。但是他还没能推翻上帝的形象。要是这本书成为……成为公开被诠释的著作，那他们就会把我们最后的界线逾越过去了。”

“这本书里关于笑的讨论，究竟有什么使你害怕的？你能毁掉这本书，但你怎么能禁止人们笑呢？”

“那也是。但笑是我们肉体软弱、堕落和愚蠢的表现。它是乡居者的娱乐，酒鬼的放纵，甚至神明的教会有时也会纵于喜宴，狂于集市。当然，这些常见的庸俗低劣的行为浸透着幽默，会使人们发出摆脱其它欲望和野心的笑……但笑终

① 阿维洛埃斯（1126？—1198），居住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哲学家。——译者

究是低级的，是对平庸者的庇护，是一种受到玷污的，供贱民享用的，不可思议的东西。那最初的使徒也是这样说的：结婚总比下地狱好。与其违背上帝建立的秩序，还不如在酒醉饭饱之后狂笑几声，按照这个秩序对自己所作的不伦不类的摹仿自得其乐地笑一番。选出傻瓜似的国王，沉浸在蠢驴蠢猪的礼拜仪式中，或者纵情狂欢，恣意胡搞一通……但是，恰在这里”——约尔格用手指敲击着桌面，旁边即是威廉摊开着的那本书——“在这本书里，笑的功能被颠倒了。它被上升为艺术，世上学者的大门也向它打开，它竟成了哲学的，伪神学的研究对象……昨天你看到了那些庸人是如何推翻上帝的法规和自然法则面制造出，实施着这些最可怕的异端邪说的。但教会能够对付这些庸人的异端邪说，他们已对自己判了死刑，被自己的无知毁了。多尔西诺及其一伙因无知而达到的疯狂，永远也不会导致天规产生危机的。他宣扬暴力，最后将死于暴力。他将像狂宴上被人吃光那样不留一丝痕迹般地被吞噬掉。而在欢宴时，被颠倒的世界形象是否会暂存于世那无关紧要，要紧的是那种行为不能演变成谋划，那些庸人俗语不能找出一个拉丁字把它翻译过来。笑使那些隶农从对魔鬼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因为在傻瓜的宴席上，魔鬼也因显得同样可怜和愚蠢变得可以随意指使。但这本书宣扬，摆脱对魔鬼的恐怖是智慧的表现。当他笑着在喝酒，酒浆在他喉咙里咕噜作响时，这个隶农就会觉得他自己是个主人了，因为他自以为和雇主倒了个儿了。这本书能使有学问的人变得更聪明，并从那时起，他们会学会非凡的技巧而使颠倒了的东西成为合理。这样本来总算还在隶农肚子里的玩意儿，到这儿就成脑子里的玩意儿了。人类特有的这种笑正反映了

我们还很有局限性，因此我们是罪人。但是许多像你这种头脑业已腐蚀的人，会从这本书中推导出极端的结论，从而使笑成为人类的归宿！笑确实能在某些时刻使隶农摆脱恐惧。但戒律是靠恐惧来维护的，恐惧的真谛是对上帝的恐惧。这本书能撩拨晨星的火神的激情，从而最终燎原整个世界。而这种连普罗米修斯也毫无所知的笑，将被确认为消除恐惧的一种新的艺术。对隶农来说，在他笑的时候，死就没什么可怕了。但狂欢过去以后，戒规仪式又将按照神的旨意使他们对死亡重新感到恐惧万分。这本书会提供一种新的灾难性的手段，通过超越恐惧来战胜死亡。假如没有恐惧，我们，我们这些罪人，也许又是最有先见之明的上帝的宠儿，会变成什么样呢？千百年来，学者和教士们吸收了神圣学问中的精粹，用崇尚的观念和意识克服了低琐卑劣的诱惑。但这本书——认为喜剧乃灵丹妙药，讽刺和滑稽能通过暴露短处、缺陷和弱点来净化感情——会诱使那些伪学者们通过接受低级庸俗这类可恶的反而东西来压倒高尚。这本书会纵容那种认为人们能在尘世得到安乐富足的思想（就像你们的培根在讲到自然魔力时说的那样），而这种思想正是我们不能允许，也决不可有的。瞧那些年轻的修士，他们竟也不知羞耻地读起修士西帕利安那种拙劣的滑稽故事来了。这是对《圣经》多么恶毒的篡改呀！然而，他们虽是读了，但心里还是知道这是可怕的。但一旦这位哲学家证实了这些充满低级趣味的想象的玩笑是有道理的，或者这种本来是平庸的，不值一哂的无稽之谈，一下跃为重要的人士极感兴趣的东西的话，那么本来应当是重要的东西，就会荡然无存了，上帝创造的人就将变成从无名的地狱里喷出的一群怪物，那时候，已知世界

的边缘将成为基督教帝国的中心；阿勒马斯庇①将登上彼得的宝座；勃列梅依斯②将进入修道院；大头大脑、大腹便便的侏儒将前来掌管这图书馆！在没有天规地法的状况下，仆人来制定戒规，到那时，我们(也包括你)将俯首听命。一位希腊哲学家(你的亚里士多德在这儿也引述过他的话，其实他也是他的一位帮凶，一位肮脏透顶的写书人)说，敌人的严肃必须用笑来驱除，而笑则必得用严肃来对付。我们的先辈明智地对此作出了选择：假如笑是俗人的欢乐，那么俗人的狂欢必须加以抑制，并予以耻笑，并用严厉来使之就范。宗教牧师理应把他们引向永生，把他们从食欲、情欲、食物等肮脏欲望的诱惑中拯救出来。那些俗人是无法使笑升华的，除非有人使笑成为一种对付那些牧师的严厉的武器。但一旦有人大肆使用这位哲学家的语言，并像这位哲学家那样说话，把笑上升为精妙绝伦的武器；假如服罪的语言被讽刺挖苦代替；假如长期渐渐建立的赎罪形象突然被破坏殆尽——啊，那么到了那一天，即使你，威廉，你的一切知识也将荡然无存的！”

“为什么呢？我会使自己的才智适应于别人的才智的。那样的世界可要比贝尔纳德·古伊用火和烧红的铁杆来羞辱多尔西诺的火和烧红的铁杆的世界好得多。”

“那么你自己将会落入魔掌。你将要在哈米吉多顿③的另一边战斗，那里必将发生一场最后的冲突。但到那天，教会

① 据古希腊神话，这是一支居住在北欧的独眼民族，他们与一种半狮半鹫之怪物搏斗，试图掠取后者所看管的金银财宝。——译者

② 指一些生满疥疮，或毁名盗誉者。——译者

③ 据《圣经》载，这里是善与恶大决战的战场。详见《启示录》16章16节。——译者

将又一次将其戒规施于冲突。亵渎圣灵并不使我们害怕，因为即使是诅咒上帝，我们还是能看到诅咒反叛天使的耶和华因为愤怒而扭曲了的形象。我们并不害怕借某种异想天开的改革的名义杀害牧师的暴力，因为这和有些人用来灭绝以色列人所用的暴力如出一辙。我们并不害怕多纳蒂斯特①教徒的严酷，净心徒们的疯狂自杀行径，波葛米尔斯们②的贪欲，阿尔比根西斯③教徒们的清高，自笞派教徒④的嗜血症和自由精神兄弟会的魔鬼般的疯狂，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这一切；我们知道他们罪恶的根源，而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之所以神圣的根源。我们并不害怕，因为说到底，我们知道怎样去摧毁他们——或更理想的是，让他们自己毁灭自己，傲然地将他们从天底下产生出来的死亡意愿推向天顶。确实，我得说他们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在上帝的筹划之中的，因为他们的罪恶突出了我们的美德；他们的诅咒鼓舞着我们去赞美和颂扬，他们随意的修行会使我们的苦炼更加严明；他们的不敬使我们的虔诚更烨烨生辉，正如有了黑暗之神的反叛和绝望，才使上帝的荣耀能更辉煌地照耀一切希望的开始和终极。但假如有一天——不仅那些俗人，而且有学识的人，也不相信不可战胜的圣经的“十诫”，也就是说，当那一天被嘲笑的艺术被大家所接受，成为高尚的、自由的，而不是机械的东西，假如有一天，有人说（也有人听）：‘我嘲笑

① 四世纪时，流行于北非的基督教一支派。——译者

② 于公元1000年出现于保加利亚的一种异教徒，其主要信条是上帝有两个儿子，即撒旦和耶稣。——译者

③ 源于公元1000年法国南部的一教派，后被当作异教徒于1200年间镇压掉。——译者

④ 为遵守教规，惩处自己，经常鞭笞自己的一种教徒。——译者

那些神的化身'，那么我们就奈何不了他们来亵渎上帝了，因为它能集结起躯体中像放屁和打嗝那样肮脏的能量，去获取那种纯属精神的权利，并动辄用之。”

“莱克尔加斯①已竖起一尊雕像，以对笑表示崇敬。”

“这你是在克劳里梯安的那本小书中读到的吧。为想用滑稽剧解脱不虔诚的罪恶，里面讲了一个医生如何用笑治好了一个病人的故事。如果上帝已经命定他在尘世的时间已经到了尽头，那有什么必要把他治好呢?”

“我并不相信那医生治好了他的病。他不过是教他如何来嘲笑病魔。”

“病魔并不是被驱除的，而是被毁灭的。”

“连同病人的身躯?”

“如果必要的话。”

“那么那恶魔就是你，”威廉说。

约尔格似乎并不明白他的话。假如他眼睛不瞎的话，我会说他是用一种茫然的目光看着威廉的。“我?”他问。

“是的。他们对你撒了谎。那魔鬼不是地狱之子，而是宗教的傲慢，不苟言笑的虔诚、容不得疑惑的狂妄。那魔鬼是残忍的，因为他知道他要去哪儿，而在行动时，他又总是从哪儿来又回哪儿去。你就是那魔鬼，又像魔鬼一样生存在黑暗之中。假如你想说服我，那你是失败了。我恨你，约尔格，假如能够的话，我真想把你带下楼去，让你赤条条地穿过场院，在你的屁眼里插上鸡毛，把你的脸画成个骗子、小丑，好让整个修道院都来嘲笑你，叫他们别再怕你。我要在

① 公元前九世纪斯巴达著名政治家，斯巴达宪法的制定者。——译者

你身上涂满蜂蜜，再叫你在羽毛堆里滚上一滚，然后用皮带把你系着牵到集市上去，告诉众人：这人曾向你们宣扬过所谓真理，告诉过你们那真理具有死亡的滋味，你们相信了，那并不是因为他说的话，而是他的残忍。现在我告诉你，在事物的各种可能性的无限漩涡中，上帝也允许你去想象一个世界，在那儿，所谓的真理诠释者只不过是个顽冥愚钝的偷盗者在重复陈词滥调而已。”

“你比魔鬼更可恶，你这个方济各会的信徒，”约尔格说，“你是个小丑，就像你们的祖师爷一样。你和弗朗西斯①没什么两样。他讲道的时候活像个江湖骗子；他把金子塞到财迷手里混淆视听；他不是用说教，而是背诵‘Miserere’②来玷辱修女的一片诚心；他用法文来乞讨，用一块木头来摹仿小提琴手的动作；他伪装成一个乞丐去迷惑那些贪吃的修士；他赤着身子在雪地里跑，和动物、树木交谈，把神秘的耶稣诞生图变成了一幅村庄风景画，用摹仿羊的咩咩声来呼唤伯利恒羊羔……这真是个绝妙的经院，那位佛罗伦萨的迪奥梯撒维行乞者不就是方济各会的修士吗？”

“是的，”威廉笑道。“他跑到牧师会去对牧师们说，要是他们不给他一块约翰使徒的外衣布片，让他当作圣物保存起来，他就拒食。可他拿到了以后，却用来擦屁股，然后扔入粪堆，又用根棍子把它在粪堆里搅一下，还大叫：哨，救命啊，兄弟们，因为我把先圣的遗物掉进茅坑了！”

“这个故事显然使你很感兴趣。也许你还想告诉我另外

① 即指意大利修士阿西西的弗兰西斯（1181？—1226），是他创建了方济各会这一教派。——译者

② 指诗篇第五十一篇，首句为“啊，上帝怜悯我吧！”——译者

一个方济各会的行乞者米伦莫奇的故事吧。他有一天在冰上摔了一跤，躺在了冰地上，他的朋友取笑他，其中一个问他是不是想躺在比这更舒服的地方，他对那人说：是的，躺在你老婆身上……你和你的兄弟们就是这样寻找真理的。"

"这就是弗朗西斯教人们怎样从另一侧面去观察问题的。"

"但我们已经制约了他们。昨天你看到他们了，你的兄弟，他们都重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不再像庸人那样说话了。庸人不该说话，而这本书通篇论证庸人的舌头是智慧的工具。必须制止这种情况，这我现在就在做着。而你说我是魔鬼，可我不是，我是上帝的手。"

"上帝的手是用来创造，而不是隐藏的。"

"有许多界线是不许逾越的。上帝命定有些书该写上，这里有狮子'的字样。"

"上帝也创造了怪物，比如你就是。要知道上帝是希望什么都说出来的。"

约尔格伸出颤抖的手，把书拖了过去。他翻开书，然后掉了个头，好让威廉仍能正面看。"那么为什么，"他说，"上帝会允许这样的书丢失几个世纪，而只有一本被留下来，而那唯独的一本又会不知去向？为什么这抄本会落在一个根本不懂希腊语的异教徒手里多年，尔后又被遗弃在一个陈旧的图书馆的密处，而且是我，并不是你，奉了上帝的旨意去那儿找到了它，并又保藏了这么多年？我知道，我知道，就像我能用眼睛看到它一个个刚硬的字样，我的眼睛也能看到你所看不到的东西。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意志，我照他的意志在行事。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夜

是夜，灾难降临；由于过度的德行，地狱的力量占了上风。

老人沉默了。他伸出双手放在书上，仿佛在抚摸书页，要把它们捋平以便好好阅读，又好像要保护这本书不让猛禽的厉爪把它抓走。

“不管怎么说，这一切已经完全没用了，”威廉自言自语道。“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找到了你，找到了这本书，而其它书却白白地毁了。”

“不能这么说，”约尔格说，“那也许是书太多了。如果你需要证据证实这是本该诅咒的书，那你现在已经得到了。为了证实它们没被白白地毁掉，再毁掉一本也不嫌多。”

说着，他那双骨瘦如柴的手把薄薄的手稿慢慢地撕成碎片，塞进嘴里，渐渐地咽下去，好像他在吞噬的不是书，而是书的主人，像是要把这些纸片看作是那人的皮肉似的。

威廉惊愕地看着他，似乎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待清醒过来以后，赶紧扑上去，喊道，“你在干什么？”约尔格微笑着，露出毫无血色的牙床，黄色的粘液从苍白的嘴唇流出，滴落在稀疏的白胡子上。

"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期待听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声音吗？现在听着，那个声音在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1] 明白吗？我向你担保，这样的话以前从未对人说过。我已是风烛残年了。"

他笑了。他，约尔格。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笑……他的笑发自喉咙深处，因此从嘴唇上看不出他很高兴，倒像是在哭。"你没想到吧，没想到会有这种结局吧，嗯？承蒙上帝恩赐，这个老人又赢了，是不是？"威廉上前夺书，但约尔格凭藉气流的颤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赶紧往后一缩，一边用左手把书紧紧抱在胸前，一边用右手继续把书撕成碎片，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

约尔格在桌子的另一边，威廉够不着他，故只得猛地绕过桌子去抓他。但他把自己的凳子踢翻了，而且衣服挂住了凳框。约尔格觉察到了威廉的这副狼狈相，又一次笑了，而且笑得更响了。他以出乎意外的敏捷速度伸出右手去摸灯。循着灯火发出的热，他触到了火焰，然后不管他会不会被火炙痛，用手紧紧地捂着，将火灭了。屋里一下变得漆黑一团。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了约尔格的笑声："来找我吧，现在可数我看得最清楚啦。"他不说话了，也没发出别的声响，只是两脚轻轻地移动着。以往他就是靠这种脚步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叫我们吓一跳的。我们不时听到他在房间里撕着那本书，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

"阿德索！"威廉喊道，"把住门口，别让他走了！"

---

① 详见《新约全书》启示录第十章——译者

但为时已晚。有这么一阵子，我一直想扑到那老头身上，所以当灯火熄灭时，我在我老师对面一头绕过桌子冲过去。可太晚了！我知道约尔格已在我之前跑到了门口。要知道，这个老头在暗处走路的本领可大了。我们听到撕纸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这声音有些含混，因为它是从隔壁房里传出来的。我们同时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一种刺耳的、一声紧一声的，发自铰链的吱吱嘎嘎声。

“当心那扇镜子暗门！”威廉大叫一声。“他要把我们关在里面了！”我们循着响声朝门口奔去。我绊倒了一只凳子，擦伤了腿，但我没理会，因为就在这一刹那，我意识到如果约尔格把我们关在里面，我们就再也出不去了。黑暗中，由于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怎样去开门，我们将永远也没法把门打开。

我想威廉一定和我一样，绝望地在暗里摸索着。我冲到门口时，感觉到他就在我旁边。这时暗门正在关上，我们使劲用身子顶住不让他关。还算好，门给及时顶住了。他终于撒开手，门一下打开了。约尔格显然意识到，他一个人对付我们两个是不行的，所以拔腿跑了。我们从那该死的房间走出来，可对那老头究竟跑往哪儿去了却一无所知。周围依然是那么的黑。

我突然想起来了。“老师，我带有打火石哩！”

“那你还等什么？”威廉喊道。“快找灯点上！”我奔回暗处，走进密室去找灯。仗着神的魔力，我很快找到了。我手伸进无袖外衣，掏出了打火石，由于手颤抖得厉害，划了二三下才划着。威廉在门口气喘吁吁地喊道：“快！快把灯点上！”我终于点上了。

“快!”威廉还在催我。“不然，那老头会把亚里斯多德的书全吃掉的。”

“他还会死的!”我愤恨地喊了一声，跟着老师一起搜寻起来。

“我才不管他的死活哩，这该死的怪物!”威廉喊着，一边眯着眼，在屋内各处东寻西找。“他已经吃了那么些，命也就注定了，但我要的是那本书。”

他停下不找了。这回他很镇静，说:“等一等，再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他的。嘘! 别作声，静一会儿。”我们静静地站着。寂静中，我们听到不远处有人撞上了箱子，以及书本掉到地板上的声音。“在那儿!”我们一起喊道。

我们朝响声发出的方向奔去，但很快就意识到该放慢脚步才是，因为那天晚上图书馆内四处透风，风呼呼地刮着，刮得几乎与屋外一样大，我们奔跑速度一快，好不容易点燃起来的灯火就有可能被吹熄。既然不能加快脚步，就该使约尔格走得慢些。但威廉的想法却正相反。他叫道:“我们抓住你了，老头，现在我们有灯了!”这倒是个聪明的决定，因为这意外的喊声或许能使走在我们前面的约尔格不知所措，从而使他那魔幻般的敏捷和能在黑暗中行走的能力失效。我们很快又听到一个声音。循着这声音，我们走进了YSPANIA的Y房间，只见约尔格躺在地上，手里还拿着那本书。他撞翻了一张桌子，桌上的书散落下来，压在他身上。这回他正挣扎着想爬起来，可一边还在撕书，力图尽快狼吞虎咽地把猎物吞吃完。

我们追上他时，他已经站起来了。他感觉到我们在他面前，故脸朝我们向后退去。在灯光的映照下，他的脸看上去

很可怕：五官扭曲；颗颗邪恶的汗珠顺着额头、脸颊滚落下来；那双平时死一般苍白无神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一条条碎纸片从嘴角挂落下来，看上去就像一头贪吃的野兽，塞得饱饱的，嘴里的食物再也咽不下去了。由于焦虑不安，由于威胁生命的毒汁在血管里大量流淌，由于绝望及恶魔般的决心，老头那一度令人起敬的形象变得令人作呕，怪诞无比了。要是在其他场合，他的这副模样也许会引起哄笑，但我们此刻就像正在潜近猎物的狗一样，本身的模样也近于畜牲一般了。

我们完全可以不紧不慢地抓住他，但我们却是猛地向他扑去。他挣扎着，双手紧紧捂住胸前的书。我左手抓住他，右手高举一盏灯，以便用灯火烤他的脸。他被烫痛了，发出一声沉闷的叫喊，几乎是吼叫，碎纸片纷纷从嘴里喷溅出来。他右手松开书，突然伸向灯盏，笃地一下夺了过去，掷在地上……

灯盏恰好落在一堆从桌上散落下来，并摊开在地的书卷上。灯油洒了出来，火焰立即吞噬起破旧的书页，使一本本书像干柴似地燃烧起来。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似乎这些古书几世纪以来一直在期待一个纵火犯，现在终于得到了满足，对一举被焚还很陶醉。威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后，放开了那老头。老头顿时后退了几步。威廉犹疑了片刻，不知是重新抓住约尔格好，还是立即扑灭火堆好。他犹疑的时间也许太长了些，眼见一本最古老的书一下被燃着，霍地吐出了火舌。

这风也真可恶，原本能使打火石微弱的火星熄灭，此时却在为熊熊燃烧并跳动着的火焰助兴，甚至裹着火星飞来舞去。

"快，快灭火！"威廉喊道。"否则一切都会烧光的！"我扑向火焰，但随即止步不前了，因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威廉又一次跟在后面来帮我。我们伸出双手，同时用眼搜索有无灭火的东西。我灵机一动，有了主意。我脱下衣服，想以此来灭火，但火焰此时已窜得很高了。衣服很快被吞噬，并使火势更旺。我缩回被烧痛的双手，转向威廉，只见约尔格正从威廉身后往前靠过来。火势现在很大，老头无疑很容易感觉到火在什么地方。他把亚里斯多德的书卷扔进了大火。

威廉狂怒了，他狠狠地推了老头一下。老头被推倒在一只箱子上，头重重地磕在箱角上以后，倒在了地上……我听到威廉大骂一声，接着看到他全然不顾那老头，而转身去抢书。但太迟了。那本亚里斯多德的书卷，或不如说老头吃剩的那片片书页，已经烧着了。

与此同时，一些火星被风吹到墙上，另一箱书在熊熊的火焰中已经卷起了边角。现在，不是一堆，而是两堆火在房间里燃烧。

威廉意识到我们不能用手把火扑灭，便决定以书救书。他抓起一卷看上去似乎比别的书装订得更结实的书，试图把它作为工具来扑灭这可恨的火焰。然而，在燃烧着的书上挥舞书卷只能搅乱起更多的火星。尽管他想用脚踩灭火星，但却起了反作用。烧了一半的纸片抖动着飘了起来，并像蝙蝠一样在屋里盘旋。而风，又和着舞动的火焰一同起舞，并吹送火焰去点燃地上更多的书卷。

不幸的是，这是迷宫中最杂乱的一间：卷起的书稿从书架上垂落下来；一本本书堆放得零乱不堪，而且书页从书脊中落出来，就像一条条从张开的嘴巴拖出来的羊皮纸舌头，

随着岁月的流逝，都变得干燥不堪了。桌上一定还有许多马拉奇忘了放回原处的书籍（那时有一阵没人当他的助手），因此整个屋子都是这类羊皮纸文稿，就等着约尔格引起这番骚乱后，使自己转换成另一种元素。

很快，这个地方成了一只火盆、一片燃烧着的丛林。书箱也成了牺牲品，在火中劈劈啪啪地作响。我意识到，这整个迷宫只是一大堆用于殉葬的火柴，它们就等着这第一颗火星哩。

“水，我们需要水！”威廉喊道，但接着却又说，“在这鬼地方上哪儿找水啊！”

“到厨房，下楼去厨房，”我喊道。

威廉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他的脸被火光映得通红，“那里水倒是有的，可等我们下去再上来……真见鬼！”他喊道。“这间屋不管怎么说是没救了，隔壁那间很可能也要遭殃。我们立即下去，我去找水，你快去报警，我们需要许多人！”

我们找到了通向楼梯的走道。大火照亮了下面的房间，但越往下走，火光也更暗，最后两间屋我们几乎是摸着黑经过的。楼下，月光朦胧地照着抄经室，我们穿过那里，到了餐厅。威廉冲进厨房，我奔向餐厅大门，摸索着想从里面把门打开。由于焦虑，我动作十分笨拙，花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打开。我来到外面草地上，拔腿朝宿舍跑去，但转念一想，我可没能耐把修士一个个地叫醒呀。我灵机一动，走进教堂，寻找通向钟楼的路。我上了楼，拉动所有的钟绳，把钟敲响。我用力拉绳，那根主要的钟绳升上去时，我也随着一起上升。在图书馆救火时，我的手背烧伤了，但手掌没伤着，可这回由于在绳上滑上滑下，手掌也弄伤了。血流了出来，我只得

住手不再拉了。

然而那时我已经把钟敲得够响，时间够长了。我飞快地跑到外面，刚巧看见第一批修士从宿舍涌出来。我还听到不远处传来仆人们的声音，他们正从住舍的大门口出来。我一时怎么也难说清，因为我还不会用他们的语言措词造句，而且涌上舌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母语。我用还在滴血的手指着主楼南翼的窗户。在用石膏制成的雪花型窗格玻璃上，映着一片不寻常的火光。从火光的亮度上我意识到，在我下楼撞钟时，火势已蔓延到别的房间了。整个暗室窗户和位于东塔楼与窗户之间的正楼现正被一片摇曳的火舌吞噬着。

“水！快去取水！”我大声叫道。

起先没人听懂。修士们惯于把图书馆看成是神圣不可近的场所，此刻怎么也不明白它竟会受到这样的威胁，而这种事情只应该发生在农民的小茅屋上的。那些最先朝窗口张望的人惊吓得连连在胸前划十字，口中还喃喃有词。我知道他们正想着鬼魂的出现。我一把抓住他们的衣襟，恳求他们能明白我的话。终于有人把我的啜泣译成了人类的语言。

他是莫里蒙多的尼科拉斯。他说道：“图书馆起火了！”

“是的，正是，”我有气无力地说着。由于精疲力尽，我一下瘫倒在地。

尼科拉斯显示了巨大的能力。他大声向仆人发布命令，指示围在身边的一部分修士去打开主楼其他各扇门，其余的去找水和盛水的容器。他要在场的人到井边和修道院的水缸去取水。他让放牧人用骡和驴运送罐子和坛子……如果这个人有权下达这些命令的话，人们一定会听从的，然而那些仆人只习惯于听从雷米吉奥的命令，抄写员只习惯于听从马拉

奇的吩咐，而所有的人只知道接受院长的指示，但是，天哪，他们三人都不在场！修士们四处张望，寻找院长，以求得指示和安慰，但是找不到。只有我知道他死了，或者说正奄奄一息快要死了。此时此刻，他像一头壮实的公牛，被关在业已变成火炉的密不通风的过道里。

尼科拉斯使劲把放牧人往一个方向推，但另一些修士却出于好心把他们推向另一边。一些修士显然昏了头，其他人还睡眼惺忪着。我渐渐恢复常态。现在既然可以说话了，我就试图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事情。但必须知道，由于我的衣服扔进了火里，我当时几乎是赤身裸体着。一个模样像小孩，手上淌着血，脸被烟熏得污黑，身子因一丝不挂快要冻僵，其神态又是这样狼狈的人，说出的话有谁会信呢？

尼科拉斯终于拉着一些修士和另外一些人进了厨房。那时，厨房门已被打开。另有一个倒还懂事，拿来了几支火把。厨房里乱糟糟的，我想一定是威廉为了找水和盛水的容器，将它翻了个底朝天。

就在这时，我看到威廉出现在餐厅门口。他的脸被烤焦了，衣服冒着烟，手里拿着一口大锅，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我觉得他很可怜。我意识到，即使他顺顺当当地把一大锅水拎上楼而不溢出一点儿，即使他能再次这么提上一锅，得到的结果也是微不足道的。我想起了圣人奥古斯丁的故事。他看见一个小男孩想用汤匙把海水勺干。这个小男孩是个小天使，他这样做是为了取笑一个想知道神性之奥秘的圣人。像那小天使一样，威廉精疲力竭地倚在门框上，对我说："不可能了，即使修道院所有的修士都来，我们也做不到了。图书馆保不住了。"与小天使不同的是，威廉哭了。

他从桌上撕下一块布，想用来披在我身上。我紧紧地抱住了他。我们终于被打败了，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只得干瞪眼。

耳边响起了喧闹声。空手从螺旋形阶梯走上来的人，和受好奇心驱使两手空着上楼，现正欲下楼找盛水容器的人碰在了一起。一些比较聪明的人已开始在找锅、盆了，但他们发现厨房里的已不够用。突然，驮着瓦罐的骡子冲了进来。赶牲畜的放牧人卸下水罐后，开始往上运水，但他们并不知道怎样上抄经室，待几个缮写人告诉了他们怎么上楼，正要上去时，却撞上了惊慌失措地冲下楼来的人群。罐子打破了，水洒在了地上，只有寥寥几只罐子被一些热心相助的手传递到了楼上。我不自觉地跟着人群来到缮写室。浓烟从图书馆的出入口处冒出，最后一批试着登上东楼的人群下来了。他们两眼通红，给烟呛得不住地咳嗽。他们说要冲入这地狱是决不可能的。

这时，我看见了本诺。他刚从底楼提着大桶上来，人累得脸都扭曲了。听了下楼的人所说的话后，他反驳道："地狱会把你们都吞没的，胆小鬼！"他转过身，似乎要找人帮忙。他看到了我。"阿德索，"他喊道。"图书馆……图书馆……"不等我回答，他奔向楼梯勇敢地冲进了浓烟。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听到上面一阵吱吱嘎嘎响。石块夹着灰浆从抄经室天花板上纷纷落下来。拱顶上一块刻成花朵状的大石块松动了，接着差一点砸到我的头上。迷宫的地板坍了。

我冲下楼，奔出门外，看到一些好心的仆人正试着把梯子架在楼上的窗户上，企图从窗口把水递进去。但是最长的

梯子也只能刚够着抄经室的窗口，攀登上去的人根本没法从外面把窗子打开。他们传话让人从里面开窗，但那时没人再敢上去了。

这时，我朝顶层窗口望去，只见大火穿过一间又一间屋，在成千上万张干燥的纸页中迅速蔓延。整个图书馆此刻一定成了一个烟雾腾腾的火钵了。大火照亮了所有的窗口，一团黑色的浓烟从屋顶窜出。火已经烧着了房梁。一度看上去是那么坚固和方正的主楼，在这种情势下显得是那么孤单、脆弱。到处是裂缝，墙壁往里倒塌，火焰从破碎的砖瓦里冒出来，窜向一根根木头。

突然，一些窗户似乎在屋内受到了什么冲击，哗哗地砸下来。火星飞向空中，闪闪烁烁地点缀着漆黑的夜晚。强劲的风势已经减弱了。这又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大风能吹走火星，而弱风则使撕碎的羊皮纸文稿夹着火星在空中舞旋，使之成为一支火炬的内核。就在这时，只听见一声巨响。燃烧着的大梁一定已经落到地板上了。迷宫的地板坍了。这时我看见火焰从抄经室升起，那里也放满了箱子、书卷及摊在桌上的手稿纸片，它们现正等着去挑逗火星来引燃自己。人群中发出阵阵惋惜声。那些抄写员痛心疾首，扯着头发，还想勇猛地冲上去夺回他们所钟爱的书卷。可是一切都是徒劳。失魂落魄的人们在厨房和餐厅里漫无目的地四处奔跑，互相碰撞着。你磕我，我绊你，使不少人跌倒在地。提着水桶的人把救火的水都泼翻了，被带入厨房的骡子也意识到了大火的来临，它们得得地冲向出口处，踢倒忙乱的人群，甚至自己那惊慌失措的主人。显然，不管怎么说，这伙虔诚聪明，但业已束手无策的人，如同群龙无首一般乱作了一团。即使

真的有人来援助，这样的混乱也会误事的。

整个修道院一片混乱，但这仅仅是悲剧的开始。一团团得意洋洋的火球纷纷从窗口和屋顶涌出，在风的煽动下，飞到了四面八方，点燃了教堂的屋顶。人人都知道，最金碧辉煌的大教堂也是经不起火舌的舔噬的。像圣城耶路撒冷一样，教堂用石头砌成，庄重而牢固，但墙和屋顶是由看上去尽管迷人，但却脆弱不堪的木头支撑的，因为如果天花板拱顶是由橡树一般高耸、挺拔的柱子支撑的话，人们难免会联想到恐怖的森林。教堂里还有许多东西是木头的：圣坛、唱诗班的座椅，绘有画的板壁、长凳、神父座椅、烛台，还有我第一天就为之吸引的美丽的大门。教堂立即起火了。所有的修士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都明白，修道院处在存亡攸关之际。于是他们更紧张地奔跑起来，在更为严重的混乱中应付着新的危险。

应该说，比起图书馆来，教堂比较容易进入并加以保护。由于图书馆只有几个出口，而且被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着，所以这个不可随便入内的场所注定要付之一炬了。而教堂在祈祷和施舍时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是水不多了，或者说水找不到多少了。井底的水汩汩地冒出，节奏是那么缓慢，怎么也跟不上紧急之需。修士们都想扑灭教堂的大火，但没人知道该怎么救。另外，火势是从上面蔓延开来的，把人送上去灭火，或用砂土盖火都很困难。而当火焰从下面窜出时，再撒砂土也无济于事了，因为屋顶正在坍下来，压在救火人的身上，伤了许多人。

痛惜财富被焚的哭喊声和疼痛的呻吟声交织在一起。有

的人脸炙焦了，有的人四肢压伤了。高高的拱顶坍落下来，把另一些人压在下面。

风又刮紧了。真所谓风助火威呀。很快，教堂后面的谷仓和马厩也起火了。受惊的牲畜挣断缰绳，踢倒厩门，往四处乱奔。马嘶、牛哞、羊咩。一片可怕的嘈杂声。火星溅到许多马匹的鬃毛上，它们痛极了，撒开四蹄在草地上毫无目标、一刻不停地狂奔乱跑，践踏着路上的一切。我看到老阿利纳多在路边东走西跑，一副茫然的神态。他被一头满身是火的健壮的马匹撞倒在地，拖着掀起了一阵尘土，最后被不成人样地丢弃在地上。我既没有办法，又没有时间去救他，那怕感叹一下他的结局也不行，因为这样的场面到处可见啊。

燃烧着的马群把火带到了尚未被风吹到的地方。铁匠铺起火了，接着是修道士的房间。人们不知所措地从一头奔到另一头。我看见尼科拉斯，他的头部已经受伤，衣服撕成了碎条，一副颓唐不堪的模样。他跪在门口的小道上，喃喃地唸着诅咒神的咒语。我还看见蒂沃利的帕西菲库斯，他已放弃所有抢救的打算，正想着抓住一头狂奔而过的骡子。他抓着了，还大声喊我像他一样抓一匹骡骑上逃跑，逃离这像哈米吉多顿一样可怕的地方。

我想知道威廉在哪里，我真担心他会被埋在不住倒塌的砖墙下。我找了好久，终于在走廊附近找到了他。他手里提着旅行包，当火势蔓延到清教徒住处时，他已经爬上小屋，把他至少是最珍贵的东西抢了出来。他也抢出了我的包。我从包里拿出衣服穿上。我们伫立着，屏住呼吸，看着四周发生的一切。

现在修道院注定要付之一炬了。几乎所有的楼房都或多或少燃着了，至于还没烧着的，时间也不会长，因为风呀，牲畜呀，甚至救火人员的忙乱状态都在助长火势。只有没有房屋的地方是安全的，如菜畦、修道院的院子……楼房是没有指望获救了。取消了救火这个念头之后，我们倒可站在空旷处，置身于危险之外，观望着这一切了。

我们看见教堂在缓缓地燃烧。凡大型建筑多半都有这样的特点：木头部分迅速烧完了，而整个建筑还要痛苦地挣扎几小时，甚或几天才化为灰烬。但主楼这幢建筑与众不同，这里有大量的易燃物。抄经室的大火已经烧到了厨房，几百年来曾经作为迷宫的顶层实际已经焚毁殆尽了。

“这是基督教世界里最大的图书馆，”威廉说。“反基督徒确实近在眼前，因为学问再也不能掩盖他的真实面目了。今晚，通过这件事，我们总算见到了他的嘴脸。”

“谁的嘴脸？”我茫然问道。

“我指的是约尔格。在那张由于痛恨哲学而变得丑陋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反基督徒的尊容。他并不像他的告密者所说的那样，来自犹大部落或某个遥远的国家。反基督徒可以从对真理或上帝的极度热爱、虔诚中诞生，正如异教徒是从圣人中产生，着了魔的人是从占卜者中产生一样。敬畏预言者吧，阿德索，敬畏那些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的人吧。作为惯例，他们使许多人和他们一起献身，或常常使那些人在他们之前献身，或替他们去献身。约尔格作出这样残暴的事情，是因为他狂热地热爱他的真理，直至敢于做出任何事情来推翻谬误。约尔格害怕亚里斯多德的第二卷书，因为很可能正是这卷书在教导着人们怎样去重新认识所有的真理，

从而使我们不至于沦为鬼魂的奴隶。也许那些热爱人类的人的使命正是要使人们嘲弄真理，使真理变得滑稽可笑，因为唯一的真理在于学会使自己从对真理的疯狂热情中解放出来。”

“可是，老师，”我鼓起勇气难过地说，“你此刻这样说，是因为你灵魂深处受到了伤害。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今晚发现了一条真理，这条真理是你以往几天看了那些书，把其中的道理悟懂了以后得到的。约尔格赢了，但是你却把他击败了，因为你揭露了他的阴谋……”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阴谋，”威廉说。“我是出于错误发现它的。”

这种说法自我矛盾，我无法断定威廉是否是故意这么说的。“那雪地里留下的印迹确实是通向布鲁纳勒斯的，”我说。“阿德尔莫是自杀的；维南蒂乌斯并非淹死在水缸里；迷宫也是如你想象的那样布置的；碰了一下“quatuor”，我们真的进入了密室；还有这本神秘的书也正是亚里斯多德写的……所有这些你都对了。我还能继续举出许多你藉助学问揭开一系列事情真相和奥秘的例子来。”

“阿德索，我从没怀疑过各种迹象的真实性，而且它们是人类可以用来使自己适应于这个世界的唯一可信赖的东西。我所不理解的是各种迹象间的相互联系。我最终之所以能够查究到约尔格这个人，完全是因为我把《启示录》中所描述的那七支号依次吹出后的迹象，同这里发生的几起死亡事件联系了起来。因此，这仅仅是巧合使我成功的。我发现约尔格在为所有的罪行寻找一个罪犯，而据我们所知，每一起罪行都是由不同的人犯下的，或者说根本就没人犯过。我发现约

尔格在追求一种反理智的设想，或许他根本就没什么设想。也许他本人是被自己最初的计划所驾驭，从而开始了一连串的原因，反原因，和互相矛盾的原因。所有这一切自顾自地发展着，彼此间产生着与任何设想均无关连的联系。那么，我所有的智慧在哪儿呢？我固执地一味追求一种有秩序的模式，而我早该明白，宇宙根本是没有秩序的。”

“你在幻想这么一个秩序的时候尽管错了，可你还是发现了一些……”

“阿德索，你说得很好，谢谢你。我们心里想象的那个秩序就像一张网，或像一架梯子，是为得到什么而编造的。但你以后必须把梯子扔掉，因为即使你发现它有用，它也是毫无意义的。你是这样说的吗？”

“我就是这样说的。谁告诉你的？”

“你们国家的一个神秘主义者。他写到过这一点，只是我忘了他在哪儿写的。完全不必让人在哪一天把他的手稿重新找出来，真正有用的真理乃是要被扔弃的工具。”

“你没理由指责自己。你已尽力而为了。”

“一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是微不足道的。要接受宇宙间不可能有秩序这个想法是困难的，因为这违背上帝的自由意志和它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上帝的自由是对我们的责难，至少是对我们的自豪感的责难。”

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敢于发表神学上的论点：“那么，一个必然的存在怎么能与可能性混为一谈呢？上帝和宇宙混沌初开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上帝的绝对权力和绝对自由不是恰恰说明，上帝是不存在的吗？”

威廉不动声色地看着我，然后说道：“如果一个学者赞

同了你的观点，那他怎样去传播学识呢?”

我不明白他这话的含义。“你是指，”我问道，“如果缺少了真理的尺度，就没有可能传播学识和没有可传播的学识了吗？要不，你是指，你再也不能传播所知道的东西了，因为别人不允许你这样做了，是吗?”

那时，只听一声巨响，宿舍的一部分屋顶坍了，片片火星被扬了起来。徘徊在外的羊群惊恐地叫着从我们身旁掠过；一群仆人大叫着从我们身边跑过，还险些把我们冲倒。

“这里太混乱了，”威廉说。“主啊，不要那么混乱，不要乱了。”

最后一页

寺院烧了三天三夜，最后的努力化为乌有。在我们逗留那儿的第七天早晨，当幸存者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间屋子可以幸免，最精美的建筑也只剩下断墙残瓦，教堂似乎已把自己掏空而吞下了塔楼时——人们这才失去了与神的惩罚抗争的信心。牧师会礼堂和院长华丽的住宅还在燃烧，但很少有人再去抢剩下的最后几桶水。大火烧到离教堂远处边上的作坊时，仆人们已经把可能抢出的东西都救出来了。他们还挤出人群，冲进田野，去抓捕那些在夜晚混乱中逃出墙外的牲畜。

一些仆人冲进教堂的废墟。我猜他们想在逃离之前去地下室抢一些珍品。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如愿，地下室是否已经坍陷，这些小丑是否为得到宝藏而沉沦到地壳底下去了。

同时，人们从村庄涌来试图帮忙，也许想趁火打劫夺取些什么。许多死者依然还躺在烧得发红的废墟上。到第三天，受伤的人得到了治疗，在外面发现的尸体被掩埋后，修士们和所有其他人都收拾起各自的东西，离开了那该死的，还在冒烟的修道院。他们四处奔命，真不知去向何方。

威廉和我在树林里找到了两匹迷途的马，骑着离开了这个地方。在我俩看来，这两匹马是至今唯独尚存的东西。我们朝东走去。正当我们重新来到博比欧时，传来了有关皇帝的坏消息。他到罗马后被人拥立为王，考虑到不可能与约翰达成协议，他不按教义选定了一个教皇，尼古拉斯·V·马西留斯被命名为罗马主教。但由于他的缺点，或说是由于他的软弱，说起来都是些可悲不堪的事在那个城市发生了。忠于约翰教皇，不愿作弥撒的神父受到了折磨；一位奥古斯坦的修道院院长被扔进建在凯辟托林①上的一个狮子陷阱；马

西利和杰恩顿的约翰声称约翰教皇是个异教徒，路易判处了他死刑。然而皇帝的暴政引起了地方贵族的不满，再加上他挥霍了巨额公共基金。我们陆陆续续听到这些消息后，决定推迟去罗马。我知道威廉不想亲自目睹这些事，以免使自己的希望破灭。

我们来到庞波萨后，得知罗马已经背叛了迁往比萨的路易，而教皇约翰的使者正得意洋洋地开进了罗马。

同时，切泽那的迈克尔也意识到，他在阿维尼翁并没做出什么事——他确实在为自己的生命担心——故也逃往比萨，加入了路易一行。

我们估计那个巴伐利亚人会去慕尼黑，所以不久就调转方向，决定去那里，因为威廉也意识到，意大利对他并不安全。以后几年中，路易看到他的支持者联合了起来，西伯来贵族瓦解了。又过了一年，不按教规选定的教皇尼古拉斯颈脖上套了一根绳索向约翰教皇投降了。

到了慕尼黑以后，我只得含泪离开我的好老师。他的归宿未定，而我的家人则要我回梅勒克去。自从在那个悲惨的夜晚，威廉在修道院废墟堆前向我流露了他的沮丧之情以后，我俩之间似有默契一般，再也没提及那件事，就是在我们痛苦地告别时，也没提。

老师给了我许多将来如何学习的忠告，还送给我一副眼镜，那是尼科拉斯为他做的，他说自己的一副已经找到了。他又说我还年轻，但迟早会有一天用上眼镜的（这话已得到验证，在我写这几行字时，它正架在我的鼻梁上）。接着，他

① （罗马建于其上的）七丘之一。——译者

以慈父般的温柔拥抱了我，然后走了。

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好久以后我才听说，他在本世纪中叶那场席卷欧洲的大瘟疫中丧生了，我一直祈祷上帝能接受他的灵魂，能原谅他因受理智的虚荣心所驱而做出的众多自豪行为。

许多年以后，我有机会作为一个成人被院长派往意大利作一次旅行。返回的路上，我抵不住诱惑，走出很远去重访那座修道院的遗址。

山坡上的两座村庄已经荒芜，周围的土地也无人耕耘。我爬上山顶，一片凄凉，死寂的景象展现在眼前，我的眼睛模糊了。

曾为此地增色不少的宏伟壮丽的建筑，如今只剩下一堆堆废墟，就像在这之前，罗马城中古代异教徒纪念碑所遭受的厄运一样。常青藤覆盖着残垣断柱，完好无损的榫缘孤单寥寂。地上野草丛生，以前种菜养花的地方已很难辨认，只有一些高出地面的墓塚还依稀可见。形似美洲蜥蜴的蛇在石头间蜿蜒，或在墙上匍匐。捕食的禽兽在追逐条条蜥蜴，它们是唯一可见的生命迹象。教堂的大门经风化腐蚀，只剩了一个轮廓，门楣也只剩下半个。我还瞥见受人崇拜的基督，他的左眼因长满了苔藓，变得混浊不堪，我还瞥见狮子脸上长着什么东西。

主楼除了南墙成了废墟外，依然矗立在那里，蔑视着时光的流逝。位于外侧、高耸在悬崖上的两座高楼几乎完整无损，只是所有的窗洞像空邃的眼窝，从中长出的枯藤犹如是粘糊的泪水。楼内，被烧毁的艺术佳作和大自然的杰品混和

在一起。整排厨房上面，由于地板和屋顶像飞降的天使跌落了下来，露出了一个大孔，使人一下能看到茫茫苍穹。没长苔藓的地方，由于数十年前那场大火的熏灼，依然是烟黑一片。

我翻拨破砖碎瓦，好几次发现有从抄经室和图书馆飘落下来的书卷残片。这些年来，它们像宝藏似地被埋在土里。我把它们搜集起来，像是要把一本业已撕坏的书卷拼凑起来似的。我随后注意到，在摇摇欲坠却依然完整的一幢高楼里，有一架通向抄经室的环形楼梯，从那里登上倾斜的废墟，我得以进入图书馆。现在，整座图书馆已空空如也，看上去只像是一条紧靠外墙的走廊。

在一垛墙边，我找到了一只书箱。在经过大火的洗掠后，它竟然还奇迹般地躺在那里，真不知是什么道理。书箱已遭到水和白蚁的侵蚀，不过里面尚剩一些纸片。我翻弄着楼下的垃圾堆，又找到一些残存的书页。我的收获相当可怜。但我还是化了一整天时间搜寻着，似乎从图书馆的残片余页中，我能找到点什么启示。一些碎纸片已经褪色，另一些纸片上隐约露出一个图象，或一、二个字。整句都清晰易辨的纸页也发现了好几张，更有几次还找见了包着金属饰物的封皮……但这些都是外表完整、内部均已烧空的书魂。有时也能找见残存的半页，不过只有引言或标题还能辨认。

我把所找到的残页都收集起来。为救出这些可怜的宝藏，我扔掉了一些有用的东西，而把它们塞进我的两只旅行袋里。

在归途中，在到达梅勒克后，我花了好多时间辨认这些碎片。我常常根据一个字或一个大概的图象辨认那是什么著作。当我恰好找到这些作品的其他抄本时，我就深情地读起

来，似乎这是命运赐与我的遗产，似乎辨认出这些被焚毁的版本乃是上帝在对我说："拿起来并加以选择，"我把这些书耐心地修补完后，我便拥有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它是业已失去的一个伟大图书馆的象征，一个由碎片、引文、零零落落的句子和残存的抄本所组成的图书馆。

这些书我越读越明白，这是机遇的结果，其中并无什么启示。然而由此，这些残存的书页伴随我度过了我的余生。我经常像求教神谕似的求教这些书，我几乎还记得曾在书页上写过些什么。而我写的，在你们这些不明真相的读者看来，只是一些从其他书本上抄录而来的诗篇，或一首象征着什么的赞美诗，一首长长的，除了重复这些碎片所给我的提示就没别的内容的离合诗。我至今还不清楚，我是否吟诵过这些诗句，或者它们是否从我嘴里漏出来过。但是，这两种可能都会有的。我越向自己重复从这些碎纸片引出的故事，就越不理解这里面是否真的有一种设想，这种设想超越了事物内在的自然联系，超越了把这些事物连接起来的时间观。对一个踏入死亡之门槛的老修士来说，不知道在他写的字句里是否含有某个隐喻，甚或不止一个，乃至许多，要不根本就没什么隐喻，这不啻是件痛苦事。

然而，我也无能看到这一点。这也许是正在潜近的巨大黑暗在这古老的世界上所投下的阴影的结果。

去年的雪在哪里呢？大地在跳着死亡之舞，我似乎好几次看到多瑙河上挤满了载着傻瓜去黑暗之窝的船只。

现在我能做的只是沉默不言。独自一人坐着，沉默不语，与上帝交谈是多么有益于健康，多么令人愉快啊！我很快会再生。我不再相信这是我这一阶层的修道院长所说的那

种上帝的荣耀，或是那些日子方济各会的修士相信的那种欢快，也许甚至还不是虔诚。上帝是个纯粹的虚无之物，他现在仍然也还是这样。我将很快进入这片无边无垠的平坦沙漠，在那里，一颗真正虔诚的心会在极度的欢乐中死去。我将在寂静和难以形容的和谐中沉浸到神圣中去，在此过程里，所有的平等和不平等都将消失。在那地狱里，我的灵魂也将消逝。我将不知道平等，或不平等，或其他任何事情。所有的差异都将忘却。我立足在单纯的地基上，存在于静静的，什么差异也没有的空旷中，生活在无人发现自己有一个合适地方的隐居处。我将进入一个寂静的、无人居住的、既无事情可干、又无概念可言的神学世界。

抄经室里很冷，把我的拇指冻得生疼。我撇下这份手稿，因连我都不知道这是为谁写的，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